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九六冊目次

清雍正上諭內閣一百五十九卷（一）（清）允祿等輯 弘晝等續輯 清乾隆六年武英殿刻本 一〇〇一

清雍正上諭内閣一百五十九卷（一）

（清）允祿等輯　弘晝等續輯

清乾隆六年武英殿刻本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一百五十九卷

雍正七年

世宗憲皇帝俯允廷臣之請

命和碩莊親王允祿精錄刊布。所載起

御極之初、止於是年。以雍正九年告成。

皇上卽祚以後復

命和碩和親王弘晝編次雍正八年至十三年

上諭校正續刻補爲全書。以乾隆六年告成。原本皆以每

月別爲起訖。不標卷數。今恭依舊次。釐爲一百五

十九卷。原本亦未題書名。今恭釋

諭旨由內閣

宣示者居多。謹題曰

上諭內閣。以別於

上諭八旂諸編焉。伏考

國家舊制。始置內三院。後乃改置內閣。以出納

綸音恭逢

列聖膺圖

乾綱獨攬。自增用奏摺以後。皆

高居紫極

親御丹毫。在廷之臣、一詞莫贊。卽

硃批諭旨是也。其原本由內閣票擬者。遇事涉兩岐。輒恭

擬雙簽以請。無敢擅專。至於

訓誥特頒則

指授內直諸臣於

禁廷具草。有纖微未達

聖意者。必

御筆塗乙添注。亦罔敢以私意參其閒。

鑒定之後。降付內閣。宣布中外而已。更無由如前代宰輔

假批答以竊威福者。此一百五十九卷。名爲臣工

所精錄。實與

御札手敕無以異。

勵精宵旰之風。謹持魁柄之意。萬世可伏讀而見之也。我

皇上御駁程頤經筵劄子、力斥其天下安危繫於宰相

之說。誠所謂聰聽

彝訓。垂裕後昆者矣。

雍正七年閏七月十六日和碩怡親王臣允祥一
等公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領侍衛內大臣
臣馬爾賽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保保和殿
大學士仍管吏部戶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事
臣張廷玉經筵講官文華殿大學士仍管戶部尚
書事臣蔣廷錫謹
奏爲恭請彙編
上諭刊刻頒發事竊惟牖民覺世天開首出之聖人錫
極綏猷人仰亶聰之元后唐虞三代之世帝典王
謨昭垂星日歷代英主賢君所有詔令具載史冊
若唐之貞觀政要明之洪武聖政等書當時編輯
頒布至今班班可考書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洪
範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帝王誥誡
之文所以著勞來匡直之意示蕩平正直之途陶
淑斯民整齊治化經籍所傳蔑乎盛矣欽惟
皇上
道隆千古
治軼百王
闡精一之微言圖疇迪敘
建中和之大法彝紀丕昭爰弘垂訓立教之思用著
覺民正俗之義
綸言諄摯

詔諭周詳無一事不曲折指授無一人不親切提撕澄
敘官方整飭士習崇舉孝興廉之典申務農力本
之規杜抗糧健訟之風嚴竊盜爭鬬之禁以及倉
儲水利軍伍保甲諸大政皆洞悉情形引伸開導
天下臣民莫不警醒覺悟感發奮興聞風者洗心
滌慮自悔前非懷德者敬信奉行愈深鼓舞是
皇上之睿訓宏猷實萬世之金科玉律也歷年以來內
外臣工屢次恭請編次刊刻頒布天下未蒙
俞允今侍讀學士臣康五瑞又復條奏懇請臣等伏查
明洪武七年命宋濂等分類編輯所行善政著爲
寶訓五卷頒示天下後有善政史官隨類增入凡
十五卷又洪武十九年頒行御製大誥三卷使民
觀感知所勸懲且著訓曰朕出斯令乃臣民之至
寶頒布天下務必戶戶有之伏覩自雍正元年至
今七年
皇上訓諭數百萬言精微廣大無不備舉實與二典三
謨媲美後先允宜彙輯刊頒使遠近臣民家喻戶
曉昭萬年之法守立萬姓之章程伏祈
皇上俯允所請臣等開列大臣官員職名
欽點編次校閱等官自雍正元年以來所奉
上諭編年繕錄進呈
御覽恭候

裁定刊刻成書頒示天下俾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咸知
聖天子訓民勵俗之恩如此其懇勤誠篤將歸仁嚮義
一道同風仰承啓廸之
鴻謨永保郅隆之
盛治臣等不勝懇切顒望之至爲此謹
奏奉
旨內閣九卿翰詹科道會議具奏雍正七年八月初二
日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朱軾
文淵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臣孫柱文淵閣大學
士兼禮部尚書臣陳元龍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
書臣尹泰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德新臣對林
吏部左侍郎臣宗室普泰戶部右侍郎臣傅泰禮
部尚書臣石文焯左侍郎臣錢以塏右侍郎臣傅
德臣蔡世遠兵部尚書臣路振揚左侍郎臣楊汝
穀刑部尚書臣德明臣勵廷儀右侍郎臣海壽額
外侍郎臣牧可登工部左侍郎臣鄂爾奇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臣宗室塞爾赫臣謝王寵通政使司
通政使臣張愻誠左通政臣湯之旭左叅議臣雅
圖臣吳山臣張國棟大理寺少卿臣巴德保翰林
院侍讀學士臣覺羅逢泰臣德齡侍講學士臣覺
羅吳拜臣張照臣俞兆晟詹事府詹事臣張廷璐
吏科給事中臣高山戶科掌印給事中臣巴圖禮

科給事中臣兆華臣顧祖鎮兵科掌印給事中臣
馬賽刑科掌印給事中臣常柱工科掌印給事中
臣奚德慎掌河南道事監察御史臣梅㻋協理河
南道事監察御史臣楊士鑑掌江南道事監察御
史臣傅色納協理江南道事監察御史臣劉吳龍
掌浙江道事監察御史臣羅鳳彩協理浙江道事
監察御史臣宗室崇揚赫掌山西道事監察御史
臣焦祈年協理山西道事監察御史臣歸宣光掌
山東道事監察御史臣善岱協理山東道事監察
御史臣湯倓掌陝西道事監察御史臣晏斯盛協
理陝西道事監察御史臣耿大烈謹
奏爲恭請編次
上諭刊刻頒布事臣等竊惟世運郅隆之會治平極盛
之時必有繼天立極之聖人弘開覺民善俗之大
化古稱峻德新民至誠成物惟文命光被於四表
斯德教協和於萬邦堯典禹謨商盤周誥用以錫
極歸極使之一道同風者由來尚已欽惟
皇上
德備中和
功兼位育
聰明睿知勤敷求康保之思
德禮政刑協仁育義正之用

乾行健而政紀咸肅
皇綱振而敎化弘敷上則敬
天法
祖下則察吏安民凡理財用人之要務人心風俗之大坊
刑法令甲之科條閭閻衣食之經畫旱潦積儲之
調發盜賊獄訟之防維農田水利之興修軍伍保
甲之規制近自宮廷畿輔遠訖東西朔南無不仰
廑
宸衷上煩
睿訓黜陟刑賞必詳示底蘊以服其心因革變通必熟
籌始末以期可久明天人感應之理示禍福自取
之由開人自新引人遷善
皇言藹藹
聖謨洋洋廣大精微高明博厚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
合其明殫
上聖之心思啓斯世之蒙昧至正大公渾然天理詳明
篤摯深入人心臣等伏念四海至廣兆民甚衆雖
其聽聞感悟不異面命耳提然必誦讀尋惟乃可
淪肌浹髓中外咸切近
光之慕臣民共殷就
日之忱伏乞
皇上聖恩俯允怡親王允祥等所請先就雍正元年至

七年所頒
上諭
特命大臣官員開館敬謹彙輯編年繕錄進呈
睿覽裁定刊刻成書頒行天下以後千萬年接續編刻
永以爲例俾萬方士庶奕世臣民仰見立政之
天心時聞敷言之
聖訓自庠序以至郊圻知無黨無偏之大義合知愚以
及老幼咸遵道遵路以同風斯正直蕩平治道超
於隆古敦龐熙皡民物育於太和臣等合詞公懇
俟
命下之日應派編次大臣及校閱繕錄收掌各官聽內
閣開列請
旨其擇吉開館一應事宜由禮部詳察典例具
題臣等不勝踴躍誠懇之至謹
奏請
旨奉
上諭年來內外大小臣工奏請刊布上諭者甚多朕皆
未允今侍讀學士康五瑞又復具摺陳請怡親王大
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衆議僉同言詞懇切朕自御
極以來時時以牖民覺世爲懷是以告誡臣工訓誨
士庶化導兵弁者周詳往復不憚煩勞無非欲其慕
義嚮風遷善改過共由於蕩平正直之途也凡此詔

諭所頒皆以
皇考之心為心以
皇考之政為政繼志述事率由舊章當時
聖諭之所啓廸包涵者朕則闡揚而詳發之其中間有因
革損益先後不同者則因時制宜化裁變通之道也
惟是歷年諭旨或因一省而發或因一事而發有司
等照例宣示於該管之處其別省遠地豈能一一周
知且傳寫悉經書吏之手字句之間往往錯訛遺漏
夫欲使薄海之廣臣民之衆遵道遵路易俗移風必
使天下之人備聞朕訓深知朕心庶幾感發奮興以
為進德修業之助今王大臣等旣稱上諭刊布有裨
益於人心吏治著照所請行朕亦不敢謂朕之諭旨
可以有勞來匡直之功惟冀億萬臣民共知朕提撕
儆戒之苦心耳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
詔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惟我國家受
天綏祐
太祖
太宗肇造區夏
世祖章皇帝統一疆隅我
皇考大行皇帝臨御六十一年德茂功高文經武緯海宇
寧謐曆數悠長不謂謝棄臣民遽升
龍馭親授神器屬於藐躬朕
皇考大行皇帝
德妃之子昔皇二子弱齡建立深為
聖慈鍾愛寢處時依恩勤倍篤不幸中年神志昏憒病類
風狂
皇考念
宗社重任付託為艱不得已再行廢斥待至十有餘年沉
疾如故痊可無期是以
皇考升遐之日
詔朕纘承大統朕之昆弟子姪甚多惟思一體相關敦睦
罔替共享昇平之福永圖磐石之安孔子曰三年無

改於父之道我
皇考臨御以來良法美政萬世昭垂朕當永遵成憲不敢
少有更張何止三年無改至於
皇考知人善任至明至當內外諸大臣朕方亟賚翊贊以
期終始保全務宜竭盡公忠恪守廉節俾朕得以加
恩故舊克成孝思倘或不守官箴自干國紀既負
皇考簡拔委任之恩又負朕篤愛大臣之誼部院屬吏直
省有司亦宜實心任事潔己奉公不得推諉上官自
曠厥職天下百姓受
皇考恩澤日久蠲賑頻施勸懲備至間有愚氓甘犯律令
皇考每遇讞決必加詳審爰書累牘披閱靡遺少有可生

之路立施法外之仁凡我百姓各宜孝親敬長畏罪
懷刑以副朕仰法
皇考如天好生之意兹因諸王貝勒大臣文武官員人等
僉謂天位不可久虛
宗社允宜早主再三陳請朕勉徇輿情暫抑悲痛於是月
二十日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以明年為雍正元年仰惟
先志之宜承深望
皇圖之永固適昭新化期衍舊恩於戲追慕

前徽繼述無忘於夙夜廣推
聖澤恩膏願被於寰區凡爾親賢文武其共矢盡誠各輸
心膂用紹無疆之業永垂有道之庥布告天下咸使
聞知

上諭四十四道
十四日奉
上諭曰
皇考教養文武大小臣工六十餘年孰不躬沐
深恩今一旦
升遐衆心哀痛切至於將大殮時可命王貝勒貝子公文
武大臣俱入乾清門內令其瞻仰得盡哀戀之情

又禮部議奏儀注內開公主王妃俱於
乾清宮丹墀內齊集奉
上諭曰
皇考之女朕兄弟之福金豈可遠列丹墀朕心不忍著仍
入大內親近
梓宮使得盡哀朕之兄弟子姪俱著入乾清門內於丹陛
上隨朕行禮
又王大臣等奏請
上御昭仁殿或
御弘德殿奉
上諭今遵

皇考大事哀痛方深何忍安居內殿其以乾淸宮東廡爲
倚廬
十五日
欽命王大臣四人爲總理事務王大臣奉
上諭現令啟奏諸事除朕藩邸事件外餘俱交送四大
臣凡有諭旨必經由四大臣傳出并令記檔則諸事
可以秩然不紊其奏事人處亦諭令記檔凡
皇考所有未完事件何者可緩何者應行速結朕未深悉
加以苫塊之次中心紛沓著大臣等將應行速結事
件會同查奏請旨
又諸王大臣等合詞跪奏臣等仰見

皇上至性純孝過於哀慟伏思
大行皇帝付託至重
天地
宗廟
社稷所關甚大叩祈
皇上少節哀痛以保護
聖躬奉
上諭云
皇考之恩深重不但諸王大臣愛慕無窮凡官員兵民無
不愛慕況朕受
皇考養育深恩盡孝盡哀乃朕爲子之道朕亦自量不至
過哀
又總理事務王大臣諸王大臣等以
上哀瘠過甚奉觴粥勸
進奉
上諭朕受
皇考付託之重朕自酌量可進飲食朕自少進若勉强飲
食反於朕躬無益朕斷不肯少有假僞嗣後不必勸
奏
又奉
上諭先時
皇考甚愛惜諸蒙古王台吉等一應大事其未出痘者皆

不令來京朕何敢違
皇考旨意而行著行文各蒙古處其未出痘者斷不可前
來諸蒙古賓客皆感戴我
皇考撫養重恩今來朝謁
梓宮非常日可比著增給口糧
又奉
上諭蒙古賓客皆
皇考恩養之人來時視其品級高下排列整齊加意照看
勿使勞苦
又奉
上諭曰

梓宮前太監因
皇考大事奔走服役值此嚴寒朕心深爲憫惻著俱賞給
皮衣
十六日禮部奏宣讀
大行皇帝遺詔儀注奉
旨著問該部此儀注內只議諸王大臣如何不議及朕
躬禮部回奏
遺詔特曉諭內外頒行天下舊典未載
皇上應行之禮所以未敢具議奉
上諭
遺詔自宮中捧出時朕豈可照常靜處乎其作何行禮之

處總理事務王大臣禮部公同議奏覆奏
遺詔捧出時
皇上在
乾清宮簷下立
遺詔過時
皇上跪俟
詔過起
上回苫次奉
旨是
又總理事務王大臣議奏南海子舊衙門及鄭家
莊新造

行宮此兩處
殿宇深嚴制度弘敞俱係
大行皇帝頻經駐蹕之地可以安奉
梓宮恭請
皇上欽定奉
上諭朕受
皇考深恩如天罔極忽升
仙馭攀戀無從惟有朝夕瞻近
梓宮稍盡哀慕之忱此二處隔越郊外離宮禁甚遠朕心
不忍爾等所議未當
世祖章皇帝大事時曾安奉於景山壽皇殿朕意亦欲安

奉於景山壽皇殿庶得朝夕赴
梓宮前親行奠獻爾等即傳諭該部速行敬謹修理
又御史楊保等條奏鴻臚寺官宣讀
大行皇帝遺詔時未宣漢文奉
上諭楊保等條奏一案雖非大事然亦有關繫朕今若
將此事交部察議則以後滿漢人員必生互相異視
之見
皇考一視同仁從未分別滿漢今朕念切紹庭諸事仰體
皇考聖心且宣讀清字、
詔書時大小臣工既已共聞即與宣讀漢字
詔書無異此番

皇考在
天之靈使滿漢人員翕然如一家之意也有何分別滿漢
之處著將本發還
又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先因京師米價騰貴
皇考宵旰焦勞
特命朕查視各倉彼時見倉糧甚多奏請將應行出倉之
米迅速辦理蒙
旨俞允朕今仰體
皇考軫恤民生之至意務令米價漸平著交與監督張坦
麟陳守創會同倉場即速辦理其修補舊廒添建新

廒甚屬緊要著交與監督張坦麟陳守創呂文櫻譚
濟布折爾金帶領工部賢能司官確實料估會同倉
場應修補者速行修補應添建者現今冬寒之際俟
明年春初添建此項修補添建所需錢糧動用捐貯
驛站銀兩其應否補項之處再議此事並非此時應
下之旨係遵奉
皇考原下之要旨是以特諭張坦麟等敬謹奉行
又奉
上諭曰
皇考念切天下兵民生計宵旰勤勞前因京師米價昂貴
焦思極慮從塞外回鑾減膳節用自妃嬪以及宮人

太監日令一餐當
龍馭上賓之時猶惓惓未釋於懷也向來口外米穀不准
運進口內而燒鍋仍照常開設可速令口外米穀准
其進口其開設燒鍋著禁止從前朕恭承
皇考諭旨同大臣等查閱倉廒見各倉米穀甚多今應將
倉內米穀作何發糶使米價得平以副
皇考聖心著隆科多孫渣齊查弼納明日進見面議
十七日禮部奏
登極儀注奉
上諭爾等所議自乾清宮月臺坐轎出乾清門正門等
語乾清宮雖垂簾幙朕何忍在

皇考前即坐轎出中門著將轎預備在乾清門朕從東旁
門出再坐轎朕心始安　又禮部奏請
御殿行禮既畢列坐賜茶奉
上諭朕因祗承
皇考遺命勉抑哀痛成此大禮豈忍安坐飲茶即在朝羣
臣亦誰能下咽著停止賜茶　又禮部奏捧
寶人員應捧
玉寶由
乾清宮御路中行奉
上諭此寶雖
皇考傳曰所御今傳之於朕即朕之寶也

梓宮在上豈可竟由中路而出著由甬路旁行
又大學士等奏須雍正年號錢文式樣奉
上諭錢文係國家重務向因錢價昂貴常廑
皇考聖懷此事甚屬緊要從前雲南巡撫楊名時題請鼓
鑄部議不准未經舉行今何以能使錢文價平方合
皇考便民利用之意滇省之外何省應令鼓鑄與錢價有
益之處著總理事務王大臣九卿公同會議具奏
又奉
上諭下五旗諸王屬下人內京官自學士侍郎以上外
官自州牧縣令以上該王輒將其子弟挑爲包衣佐
領下官及哈哈珠子執事人折挫使令者甚衆嗣後

著停止挑選其現在行走人內係伊父兄未任以前
挑選者令其照常行走若係伊父兄既任以後挑選
者俱著查明撤回或有過犯該王特欲挑選之人著
該王將情由奏明再行挑選
又奉
上諭張英勵杜訥在內廷行走歷年甚久端謹恪勤亦
曾教諸阿哥讀書朕篤念舊勞特加恩卹張英著加
贈宮保勵杜訥著加贈尚書該部議奏
又奉
上諭海青自幼隨侍
皇考實心効力年久人材亦好朕方供飯時忽然念及此

卹
皇考在
天之靈有以示之也著賜伊爲一品再太監顧問行亦係
自幼侍從
皇考効力年久之人著贈伊爲三品俱致祭一次
十八日
上以
大行皇帝遺詔內有二十七日釋服之
旨
諭滿漢大臣朕凡事無不遵奉
皇考遺旨而行但持服乃人子之道二十七日服制之處
朕斷然不從設若此事朕不得行其志必致遺恨無

已爾諸王滿漢大臣宜體朕意
十九日禮部以本月二十日
皇上初登大寶請
皇太后前行禮儀注進
旨啟奏
皇太后奉
上諭
皇太后懿旨宜與諸大臣皇帝誕膺大位理應受賀至與
我行禮有何關緊況
先帝喪服中即衣朝服受皇帝行禮我心實爲不安著免

行禮欽此著總理事務王大臣禮部內務府總管等再
行恭懇
皇太后本日王大臣等具奏懇請奉
上諭諸臣所奏
皇太后覽過仍不受禮朕再三懇求奉
皇太后懿旨諸大臣等既援引
先帝所行大禮懇切求請我亦無可如何知道了今晚於
梓宮前謝
恩後再行還宮欽此傳諭王大臣等知之
又禮部奏本月二十日
皇上紹承大寶告祭行禮恭請停止

親詣
梓宮前奠酒併請
欽定恭代奠酒之人奉
上諭奠酒時朕仍親奠强自節哀朕得多近
皇考梓宮愈增禍胤更復何所避忌明垂上食時爾部大
臣引朕至乾清宮門外朕親奠畢旁立俟祭後再
行告祭禮
二十日
諭禮部朕惟自古賢聖之君必有顯號徽稱以昭功德
之盛垂於萬世此國家不易之鉅典也仰惟我
皇考大行皇帝臨宇六十一年早承大統寅畏小心旦明

禋昭格之忱
郊祀親升中之典監於成憲率由舊章孝奉
兩宮尊養兼至展敬
陵
廟備物盡誠總攬萬幾阜成兆姓蠲賦動盈千萬賑恤脅
不稽時水旱先事而賜必速寬刑肆赦德洽好生盛
暑則釋囹圄嚴寒則賑饘粥兵糧預給優賞頻頒准
甸屢巡動數百萬之帑金運
籌而兩河底績稽邦特幸行數千年之殊禮屈
帝尊而九拜崇師覽奏牘而利弊周知觀臣僚而賢愚立
辨保全勳舊庇廕宗支廣育人材敦厚風俗布昭

聖武申討不庭元裔背叛而旋踵就殲三孽逆命而剋期
獻馘俄羅斯佔喀爾喀之疆圉諭以威德即奉約章
喀爾喀逼厄魯特之暴殘納其困窮胥登衽席噶爾
丹肆毒鄰境三臨絕漠掃靖烽烟策妄阿喇布坦摧
滅與國出師命將恢復藏地臺灣置郡紅苗革心南
朔東西無思不服至於
天縱生知日新好學講筵時御手定六經廣博士於五賢
配先儒於十哲文媲二典書邁百家貫徹天文總括
地理旁羅術數考正元聲研索韋編鑒裁纂輯凡此
難名之美蓋洵亘古帝王首出之
一人雖復累牘連章不能紀述萬一朕方與天下臣民均

切怙戴不意
龍馭上賓顧予沖人嗣膺大統仰承
佑啟之恩敢後顯揚之禮謹考彝章宜升
尊謚爾部詳察典禮具奏
又
諭禮部朕惟君國之道必崇孝理化民之本務重尊親
欽惟我
母后仁承
天德順協坤儀恭儉溫慈懋昭淑範恩勤顧復誕育眇躬
朕纘荷鴻圖恭承
懿訓顯揚

聖善儀典宜隆式考舊章恭上
皇太后尊號爾部詳察典禮具奏
二十一日諸王大臣等以
萬幾至重咸候
聖裁治理請遵
大行皇帝遺詔二十七日釋服具奏奉
上諭云
皇考大行皇帝聖德神功罕有比倫實為亘古未有之
聖君朕亦不宜行近代相沿之典禮釋服之制以日易月
雖始於漢文而高宗諒陰三年獨非古制乎朕不能
上比高宗而哀慕之情不能自已若謂三年有誤政

事則二十七日之內可保不誤乎況朕有賢好昆弟
親信大臣可以代朕總理庶務若謂二十七日之制
皇考既已行之於前須知
皇考御極之始正在沖齡朕非行前代未行之典禮以為
超越前人然稽之史冊漢文以來誰能媲美
皇考爾諸王公大臣多平素讀書博通典故若從漢文以
來能舉一聖君如我
皇考者朕自當勉從衆請爾等若不能舉一媲美之聖君
則朕又安忍守漢文二十七日之制乎本朝舊制釋
服亦待百日之期庶可少盡思
君思

父之哀衷揣爾等之意惟恐過勞朕躬殊不知朕若持服
尚可少進飲粥暫眠苫塊如必強朕釋服則朕必致
寢食俱廢矣
皇考遺命一言一字朕無不拳拳服膺只此二十七日釋
服之
詔非敢故違而罔極恩深哀思迫切雖蹈違命之愆亦不
恤也朕言及此曷勝嗚咽實不能悉朕之悲懷爾諸
王大臣其諒之
又
諭內閣大學士爾海勲勞懋著從前
皇考御乾清宮曾降旨諭在廷諸臣其後亦屢經嘉獎茲

特追封圖海爲一等公其塋墓著交與該部修理並
加祭一次
又
諭內閣舅舅佟國維奏摺蒙
皇考收貯機密事件之內欽思
皇考必另有主見始行收貯
孝懿皇后朕之養母則隆科多卽朕之親舅此公爵著隆
科多承襲交與該部修理舅舅墳塋加祭一次
二十二日
諭兵部現今各省將軍處題補引見到旗人員再各省
副叅以下千總以上題補引見到部人員著查明具

奏從前
皇考引見武職官員其甚不堪者頗少朕今值
皇考大事未得引見應派王大臣驗看將人材可用與例
相符者具奏補授令其到任其人材庸劣者指名具
奏如此則案件不至堆積而到京人員亦無守候之
苦
二十三日諸王大臣等復以
郊
廟祀典必待
皇上除服後舉行大祀不可久闕考据古今典禮合詞
虔懇再四固請遵奉
大行皇帝遺詔以二十七日釋服奉
上諭覽諸王大臣所奏引據經書義理明晰朕惟有嗚
咽悲慟耳始知爲君之難祇此持服一節乃天子第
一苦衷曾不如臣庶尚能各盡其心雖勉從所請朕
之哀思因茲愈切矣
又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自大將軍以下各路將軍各省督
撫提鎮及凡有奏摺之官員在京俱有管事之人若
因
大行皇帝大事將本省奏來之摺隱匿不奏斷乎不可若
沉擱或發回亦斷乎不可凡具奏者必因有事方奏

若有沉隱停滯日後發覺必照大不敬律治罪著嚴
諭伊等在京子弟家人
又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從前我
皇考於吏部堂官除尚書張鵬翮外其餘大臣聲名不好
者曾降
諭旨朕亦聞傳納勒什布李旭升等聲名不好今當嗣位
之初恐伊等以朕未經辦事或奸巧舞文或因循怠
忽日後察出朕必加等治罪張鵬翮亦不可推諉滿
洲大臣以致貽悞事體被人連累將此傳諭張鵬翮
知之

又奉
上諭曰
世祖皇祖考之乳母自幼看奉
皇考
皇考時常獎譽又
皇考之乳母自幼撫看朕躬朕追念之欲加恩典而兩家
之子孫係何官職今在何處朕亦不知此兩家當如
何加恩之處總理事務王大臣禮部滿漢大臣內務
府總管恒親王裕親王公同議奏
二十四日總理事務王大臣內閣禮部翰林院奏
天行皇帝尊謚廟號乃追崇大典

皇上至孝性成惟
聖知
聖伏乞
睿思親定昭垂萬世奉
上諭云
皇考大行皇帝尊謚廟號諸王大臣等請朕親定朕思子
臣尊崇
君父之心何有止極然必須至允至當方孚千秋定論若
少有溢美之詞不獨失天下之至公且開後人之僭
越是因臣子之愚忠愚孝轉將
君父盛德大業之實行涉於贊頌之虛文朕心殊不安也

我
皇考大行皇帝纘繼大統舊典本應稱宗但經云祖有功
而宗有德我
皇考鴻猷駿烈冠古鑠今拓宇開疆極於無外且六十餘
年
手定太平德洋恩溥萬國來王論繼統則為守成論勳業
實為開創朕意宜崇
祖號方副
豐功但追崇大典攸關理應僉謀共協一人之心即千萬
人之公心一時之論即千萬世之公論爾諸王大臣
等可會同九卿詹事科道文六品以上武四品以上

詳考舊章從公確議毋得依違毋得附和務期紀實
以垂萬年若稍有幾微未協知而不言則大非臣子
忠愛之道
又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內外倉庫不無虧空看守人等知
朕此時處處降旨申飭以為朕凡事無有不知恐小
人有思欲假借失火掩其虧空之事爾等嚴諭各該
管大臣官員以至頭役人等知悉加謹小心倘倉庫
有火燭之事該管官員以及看守兵丁執事人等俱
照大盜律治罪
二十五日奉

上諭外間草炭價值騰貴其故皆因諸王阿哥及家貲豐裕大臣等令其家人出城遠迎邀截爭買居積待價貴獲重利其不肖家人復揑增原價巧飾虛詞從中隱瞞以圖肥已此等情弊係朕所洞悉者嗣後凡草炭運至局廠鬻賣者聽其買用外不得仍前出城遠迎各相爭買着交該部嚴行傳示倘仍蹈前轍令該管官兵卽行緝拏再草炭價值如何可使得平之處着該部定議施行

二十七日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軍前將軍各省督撫將軍提鎮等處所有

皇考硃批諭旨俱着敬謹封固進呈若抄寫存留隱匿焚棄日後發覺斷不寬宥定行從重治罪京師滿漢大臣官員凡一切事件有

皇考硃批諭旨亦俱着敬謹封固進呈日今若不查取日後倘有不肖之徒指稱

皇考之旨揑造行事並無證據於

皇考聖治大有關繫嗣後朕親批密旨亦着繳進不可抄寫存留

又奉

上諭令值大事守護

梓宮之人有寒苦者朕視之不忍各賞銀三十兩整理衣

服使其溫煖此賞銀不必動正項錢糧從朕藩邸取用

二十八日諸王貝勒貝子公文武大臣官員等恭擬

大行皇帝尊諡曰

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功德大成仁皇帝廟號曰

聖祖奏入奉

上諭諸王大臣官員俱深悉我

皇考一生神聖實行同心合詞恭上

尊稱無一人異議甚愜朕懷朕之哀思庶可稍釋矣

又禮部請將元旦表文交與該衙門撰擬具奏奉

上諭曰

皇考大事尚未過百日元旦上表朕心不忍着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又

諭內務府總管等諸王大臣僉云朕持服二十七日之後應居住乾清宮朕思乾清宮乃

皇考六十餘年所御之宮殿二十七日之後朕卽居住其中心實不忍朕意欲居於月華門外養心殿爾等可將殿內一應陳設敬謹收撤畧加脩葺務令素樸以備朕居朕不敢謂遵古三年諒陰之禮然必於養心

殿內守孝二十七月以盡朕心爾等可同該司料理
二十九日
諭內閣大學士尚書侍郎等朕惟敷政之道用人爲先
闢門籲俊之典由來尚矣然知人則哲自古爲難朕
在藩邸不與朝臣往來所以內外大小官吏皆不能
晰知令荷
皇考大行皇帝命承大統臨御之初簡用人材最爲先務
爾諸大臣皆久蒙
皇考知遇任以股肱況
梓宮靈爽式憑爾等哀感交迫之時益當各竭忠藎仰報
高深內而大臣以及閣曹外而督撫以及州縣或品

行端方或操守清廉或才具敏練者爾等各據實知
灼見從公具摺密奏古人云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
讐爾等果矢公忠以人報國或系日同僚共事或同
鄉同年或門生親戚子弟俱准保奏勿避嫌疑不可
徇私援黨不可沽名市恩不可輕聽風聞不可言過
其實有一於此則上負
皇考任用之恩又負朕諮詢之意自取朕之輕視矣
皇考遺命囑朕篤愛懿親保全臣下況數十年來
聖明之世本不容有姦貪昏耆之人朕所需者人材但當
有舉無劾毋得修怨陷害爾等具摺或滿字或漢字
各須親寫不可假手子弟詞但達意不在文理字畫

之工拙其有不能書寫者即行面奏至於政事中有
應行應革能裨益國計民生者爾等果能深知利弊
亦著各行密奏朕自即位以來用人行政若有闕失
爾等亦宜直言密奏毋得隱諱朕之諄切詢問者一
則急欲得人以資治理二則欲知朕行事之當否三
則觀爾等所舉之人及所奏之事便可知爾等之居
心制行矣
三十日奉
上諭月令正值來往
陵寢道路之際恐不肖之徒肆行騷擾村莊生事詐有
累地方官民亦未可定應派出滿漢御史各一員仔

細巡查如有此等之人即行題參工部尚書孫渣齊
前去修理
陵寢往返亦著巡查再地方官修理道路各項預備之處
俟文到預備亦不致悞不得預派徒勞黎民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

上諭三十四道

初一日以本月初三日恭移

大行皇帝梓宮奉安

壽皇殿告祭

上從苫次出望見陳設祭品遂失聲大慟

諭誠親王允祉等曰

皇考明年七旬大慶吾兄弟等方思以

萬壽聖節在

暢春園盡誠致敬供奉甘旨與四海臣民共效無疆之

祝豈意今年此日乃於

乾清宮內作如此陳設耶言念及此心肝摧裂　又奉

上諭曰

先帝平日服御器用俱令陳設於

壽皇殿

又

諭宗室覺羅人員

皇考至仁至厚

恩篤宗支凡宗室覺羅大罪始行薄懲小罪槩予寬免歷

年

高天厚地之恩無一人及於刑辟者伊等自作罪孽必不

得已始令圈禁朕意曾經

皇考問罪圈禁之人原不可以釋放祇以現遇恩赦姑與

釋放伊等尚有何顏出門嗣後當自念身係宗室覺

羅可閉戶家居安分靜守倘仍不悛改到處往來又

經事發朕決不寬宥定行重治其罪

又奉

上諭每見八旗官員動輒罵及所屬人等父母薄俗如

此所不忍聞先經

皇考常申訓誡至再至三尚未悛改夫該屬人等即有過

失只可指斥其本身於其父母何預且凡事自有國

法應笞責者笞責應題參者題參出言詬罵甚屬非

理嗣後仍有辱罵人之父母者許被罵之人即行回

明該管大臣參奏再宮內太監等亦好罵人父母嗣

後如有太監在街道中罵人者許即重打綑綁交與

步軍統領轉交總管太監懲治著步軍統領傳示各

城內務府總管傳示各首領太監通行曉諭永遠禁

止

初二日

諭戶部

皇考御極六十餘年澤周兆姓恩洽人心凡

巡幸所經州縣小民無不除道清塵趨事恐後古北口一

路爲我

皇考每年行幸之地農工商賈皆得瞻仰

天顏親承膏澤今聞
皇考賓天民心不知如何悲痛此路百姓歷年出力實堪
憐憫今將宛平順義懷柔密雲平谷五縣昌平一州
雍正元年應徵正項錢糧一萬四千二百八十兩零
盡行蠲免又
陵寢一路此時正當修道之際亦宜軫恤今將大興三河
二縣通州薊州遵化州三州雍正元年應徵正項錢
糧一萬三千三百七十六兩零亦盡行蠲免爾部行
文該撫徧飭所屬州縣實心奉行務令小民均霑德
惠倘有不肖有司私行徵收澤不下究事覺定行重
處爾部即遵諭行

初三日奉安
大行皇帝梓宮於壽皇殿諸王大臣等合詞恭懇
皇上節哀奉
上諭我朝自
太祖
太宗
世祖以至
皇考咸貴實行不尚虛文朕遇
皇考大事五內哀痛不能自持諸王大臣以朕過於悲慟
公懇節哀朕思人子之於親喪哭泣擗踊亦庸常之
事將來能否仰副
皇考聖意保全骨肉惠養臣民如聖人所云善繼善述朕
亦未敢自必但朕受
皇考教誨鞠育迄今四十餘年恩勤篤摯慈愛無窮朕承
歡
膝下無時不瞻
天仰
聖一旦永別寸心如割觸目增悲至情迫切實不能已朕
非於此自謂盡孝亦非博盡孝之虛名也今朕躬尚
能勉強支持倘果不能亦不敢過於哀毀有負
皇考付託之重況
天降縞雪林木皆白自安奉

梓宮於壽皇殿庭哀鳴七夜仰觀
天意俯察物情尚且如此朕能已於沉痛乎今
梓宮奉移壽皇殿朕未釋服之前必每日三次親詣獻食
一月內日一次親詣獻食一月後數日親詣一次如
此庶可稍釋悲思若欲朕銜哀強制則朕心愈無以
自解朕在藩邸從不務一切虛名今惟有行其所安
以自盡其心而已爾諸大臣其諒之不必再奏
初四日禮部奏恭上
皇太后尊號應行典禮儀注奉
上諭欽奉
皇太后懿旨予自幼入宮蒙

大行皇帝深恩備位妃列幾五十年雖夙夜小心勤修內
職未能圖報萬一
欽命予子纘承大統實非夢想所期
龍馭升遐予即欲相從冥漠予子皇帝再三諫阻以爲老
身若逝伊亦欲以身從雪涕含哀情辭懇至予念
先帝付託之重丕基是紹
宗社攸關勉慰其心未伸予志今諸王大臣援引舊典請
上尊稱此時
梓宮大事正在舉行悲切哀衷何暇他及尊崇典禮實非
予心所安況予戒慎居心謙沖訓子但願予子體
先帝之心永保令名諸王大臣體

先帝之心各抒忠悃則兆民胥賴海宇蒙休予躬大有光
榮勝於受尊稱遠矣予言字字出於真誠可傳諭諸王
大臣共諒予心勿復固請欽此傳諭總理事務王大臣
等知之　本日諸王大臣等具摺懇請
皇太后堅執不允
皇上誠敬詳切叩請再三始奉
慈諭隨降
諭旨曰諸王大臣奏請一疏朕親呈
皇太后再三懇請奉
皇太后懿旨諸王大臣援引舊典懇切陳辭皇帝屢次叩
請予亦無可如何知道了欽此

初五日禮部等衙門將三大節慶賀表式進
呈奏請頒發各省奉
上諭九卿奏請撰擬元旦萬壽冬至表式頒發現今
皇考大事未過百日正哀慕之時朕豈忍升殿受賀元旦
冬至賀表應俟雍正二年舉行至萬壽表文非過二
十七月斷不可頒發諸王大臣即竝行再奏朕亦必
不允從
初六日
諭內閣九卿翰林詹事科道朕仰荷
祖宗眷佑纘承大統恭上
皇考聖祖仁皇帝

尊謚敬念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
三聖相承功高德盛載考典章加上
尊謚因念
孝莊文皇后翊運啟基育成
兩帝朕在沖齡備膺慈愛
孝康章皇后誕育
先皇懿徽流慶
孝惠章皇后德隆福厚篤愛朕躬朕意亦宜竝加

尊謚但追尊罔出至情而推崇必遵定禮爾等可稽考載
籍酌古準今會同確議具奏俾朕得稍展思慕之誠
又念
仁孝皇后作配
皇考孝敬寬仁坤儀懋著
孝昭皇后恪恭溫順樹範宮闈
孝懿皇后徽音淑德慈撫朕躬恩勤備至均應恭上
尊謚以昭示萬年爾等一併會同詳察典禮擬奏
又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奉
皇太后懿旨

孝懿皇后曾撫育皇帝貴妃係
孝懿皇后親妹我意欲將貴妃封為皇貴妃又和妃奉事
先帝最為謹慎將和妃封為貴妃將此與皇帝商議朕惟
皇太后聖心至仁至厚此
旨實為允當貴妃封為
皇考皇貴妃和妃封為
皇考貴妃爾等會同禮部查例具奏
又
諭滿漢部院八旗大臣等諸侍衛近侍及執事人以受
皇考數十年豢養深恩不忍遠離
梓宮奏請願往

陵寢守護者甚衆若盡行遣去勢有不能朕念
皇考陵寢如照定例止令總管關防等守護朕心實為不
忍朕意欲於諸弟中派出一人封以王爵子姪內派
出二人封以公爵永遠恭代朕躬守護
陵寢此處另降諭旨外應將大學士一員尚書一員侍郎
二員都統二員領侍衛內大臣一員內務府總管一
員副都統二員散秩大臣二員乾清門侍衛四員近
侍四員侍衛暨驂四十員派出守護伊等缺出不必
補人此所派官員將現任滿漢大臣及原品食俸原
品致仕並從前委署人員職名查明開列具奏
初七日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爾等傳諭直隷各省將軍督撫提
鎮伊等貢獻方物除將食品恭獻至
梓宮前者外其進至朕前者惟藥物可以照常呈進餘者
二十七箇月內俱不得呈進有呈進者朕亦不開奏
事人等不敢接傳並不記檔二十七箇月後有欲貢
獻方物者先行奏請得旨後方許奏呈
又
諭吏部兵部王大臣等驗看應行革退人員內其曾在
軍旅効力身經受傷竟以衰邁革退甚可憫恤著留
與伊等職銜再文職官員內除捐納出身而年老庸
劣者外其由進士舉人正途出身人員白幼讀書初

選知縣即以才力不及革退亦爲可憫嗣後將此等
人員酌量或授爲教職或著原品休致之處吏部會
同兵部定議具奏
初八日奉
上諭外藩小台吉到日應給與廩餼不必久留即令起
程各回本處隨到隨令瞻仰
梓宮至於除服之後朕隔一二日至
壽皇殿乘便著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倂大台吉十餘人齊
集見朕其各小台吉亦令於東山東門內遠處齊集
初十日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各部院出稅差官員往年皆公務

無虧而羨餘又足養贍家口照看親戚族人近日則
不然率多虧帑獲罪歸亦無顏見其宗族親戚公私
均屬無益
皇考洞鑒其故每將稅務交與地方官管理各省已居其
半嗣後稅務悉交地方官監收歲額之外所有羨餘
該撫奏聞起解應賞給者再行賞給爾等會同戶部
工部議奏
又禮部議覆朝鮮國王送到山東漁採人楊三等
被風飄至伊國審無信票又據奉天將軍咨報楊
三等至鳳凰城始將信票交出復被領催雅爾泰
失去應將楊三等交山東巡撫確查曾否給票雅

爾泰照例治罪奉
上諭朝鮮誠心篤敬臣服我朝歷年已久今將山東漁
採船隻飄風到伊國之楊三等十四人送回伊等或
實係風飄到彼或匪類借端欲爲不法俱未可定嗣
後飄風船隻人口有票文並未生事者照舊令其送
回若無票文生事犯法者著朝鮮國即照伊國法懲
治此係遵奉朕旨並非伊敢將內地之人私行治罪
也如此匪類方知畏懼越境妄行之人便少著九卿
詹事科道公同會議具奏
十一日奉
上諭比見八旗官員兵丁內嗜飲沉湎以致面貌改常

輕生破産肆行妄爲者甚衆其中豈乏材具可用之
人朕實憫之惜之著八旗都統各將該屬官兵內酗
酒不肖之徒給限一年或二年令其悛改能改者留
之如不能改係官員即行題參應襲者令人承襲係
兵丁即行革退將本佐領下閒散人內揀選人材可
用者充補食糧既可以養其生亦可以得其力如此
凡嗜飲酗酒之徒自知所懲戒矣若禁止之後仍然
不改一經查出幷將該管官員嚴行治罪再著行文
外省將軍副都統城守尉等一體嚴加約束務令法
在必行
十二日奉

上諭年老大臣俱係
皇考所用舊人每由午門外步行入內奏事甚屬勞苦可
憫因此前曾降旨與王大臣等王大臣等以俱令騎
馬入內未免繁擾等語具奏從前
皇考理事之日諸大臣俱預先齊集略行歇息然後入內
奏事現今伊等既有陳奏事件又請
皇太后安請朕躬安不時入內著將六十五歲以上大臣
應騎馬入內者列名具奏其准騎馬入內大臣由東
華門入者至箭亭前下馬由西華門入者至內務府
總管衙門前下馬

又

諭九卿等自
皇考升遐以來朕心哀慕無已一應典禮俱令詳考舊章
務從隆備蓋不敢以天下儉於
親也但上之所行下必效之向來八旗官員於喪葬等事
已極糜費今見朕備禮如是恐習以成風競尚奢侈
而兵民等或至傾家蕩產殊與朕以禮敎天下之意
不相副也論語云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
戚禮記云喪具稱家之有無載在典籍甚昭著也著
九卿等將滿漢職官按其品級分為等次及兵民喪
葬務從簡樸毋得僭妄併將婚嫁等禮詳議定例具
奏

又

諭刑部恩詔內赦罪一款非朕本心徒開惡人僥倖之
門於事有何裨益但朕即位之初諸臣援例陳請不
得不允奏施行凡此罪人皆因其自取之罪並非治
之以不應得之罪也此番援赦寬免人等俱宜詳記
檔案如既赦之後仍不悛改干犯法紀務將伊等前
罪加等罪之著詳悉曉諭

又

諭內閣九卿等陳夢雷原係從耿逆之人
皇考寬仁免戮發往關東
皇考東巡

念其平日稍知學問帶回京師交誠親王處行走累年以
來不思改過招搖無忌不法甚多朕以
皇考恩免之人不忍加誅然京師斷不可留
皇考遺命以敦睦為囑陳夢雷若在誠親王處將來必致
有累九卿等知陳夢雷者頗多或其罪有可原不妨
直言朕即赦免如朕言允當應將陳夢雷并伊子遠
發邊外或有陳夢雷之門生平日在外生事者亦即
指名陳奏又楊文言乃耿逆偽相一時漏網公然潛
匿京師著書立說今雖已服冥刑如有子弟在京者
亦即奏明驅遣爾等毋得徇私隱蔽陳夢雷處所存
古今圖書集成一書皆

皇考指示訓誨
欽定條例費數十年
聖心故能貫穿今古彙合經史天文地理皆有圖記下至
山川草木百工製造海西秘法靡不備具洵爲典籍
之大觀此書工猶未竣着九卿公舉一二學問淵通
之人令其編輯竣事原稿內有訛錯未當者即加潤
色增刪仰副
皇考稽古博覽至意
又理藩院遵
旨將曾經軍前効力荷蒙
聖祖仁皇帝恩賚之蒙古王台吉等分別次序在

梓宮前以
聖祖仁皇帝御用物件賞賜奉
上諭凡此皆
皇考御用之物爾等乃
皇考信任之人故頒賜爾等嗣後當永永思念
皇考恩遇之隆倍加効力
十三日
諭部院各衙門凡出示曉諭原欲利民除弊使人知所
遵奉以昭功令也書云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
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可見條教號令所係
綦重古聖王兢兢愼之近見各衙門出示或變易舊
章或悉徇私意或作威作福或釣譽沽名往往朝夕
自爲更改彼此互相矛盾胥吏因之以作奸宵小借
端以滋擾種種弊竇不可勝舉
先帝實深惡之嗣後各衙門遇當禁約曉諭之事務期矢
公矢愼協情當理可以永遠奉行者方准出示倘仍
蹈舊轍科道官即行糾參治罪
又
諭戶部自古惟正之供所以備軍國之需當治平無事
之日必使倉庫充足斯可有備無患
皇考躬行節儉裕國愛民六十餘年以來蠲租賜復殆無
虛日休養生息之恩至矣而近日道府州縣虧空錢

糧者正復不少揆厥所由或係上司勒索或係自己
侵漁豈皆因公那用
皇考好生如天不忍即正典刑故伊等每恃寬容毫無畏
懼恣意虧空動輒盈千累萬督撫明知其弊曲相容
隱及至萬難掩飾之時又往往改侵欺爲那移勒限
追補視爲故事而全完者絕少遷延數載但存追比
虛名究竟全無著落新任之人上司逼受前任交盤
彼既畏大吏之勢雖有虧空不得不受又因以啟效
尤之心遂借此挾制上司不得不爲之隱諱任意侵
蝕展轉相因虧空愈甚庫藏全虛一旦地方或有急
需不能支應關係匪淺朕深悉此弊本應即行徹底

清查重加懲治但念已成積習姑從寬典除陝西省
外限以三年各省督撫將所屬錢糧嚴行稽查凡有
虧空無論已經參出及未經參出者三年之內務期
如數補足毋得苛派民間毋得借端遮飾如限滿不
完定行從重治罪三年補完之後若再有虧空者決
不寬貸其虧空之項除被上司勒索及因公那移者
分別處分外其實在侵欺入已者確審具奏即行正
法倘仍徇私容隱或經朕訪聞得實或被科道糾參
將督撫一併從重治罪即如山東藩庫虧空至數十
萬雖以俸工補足爲名實不能不取之民間額外加
派山東如此他省可知以小民之膏血爲官府之補

苴地方安得不重困乎既虧國帑復累民生大負
皇考愛養元元之至意此朕所斷斷不能姑容者前日恩
詔中內閣引例開列有豁免虧空一條朕未曾允行
誠恐開貪吏僥倖之端而於民間究無裨益也至於
署印之官更爲緊要必須愼重簡擇諺云署印如行
刦
皇考每言及此未嘗不痛恨之蓋署印之人始而百計鑽
營既而視如傳舍故肆意貪婪圖飽慾壑或取媚上
官供其索取貽害小民尤非淺鮮其於前任虧空視
作泛常接受交盤復轉授新任苟且因循虧空之弊
終不得清嗣後如察出此等情弊必將委署之上司

與署印之員一併嚴加治罪決不寬貸爾部可即傳
諭各省督撫
十五日
諭怡親王允祥等朕受
皇考深恩四十餘年未嘗遠離自
皇考升遐無由再瞻
色笑今追想
音容宛然在目御史莽鵠立精於寫像昔日隨班奏事常
覲
聖顏
皇考有

御容數軸收藏內府今
皇考高年
聖顏微異於往時著莽鵠立盡心圖寫
御容爾等擇潔淨肅清之地令莽鵠立薰沐敬寫
又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
皇考於文武官員見一二次即知其居心行事歷久不忘
故將一應官員俱調來引見朕不能如此若俱調來
引見伊等往返甚苦且此際又致懸缺署理嗣後文
武官員內將何等官員以上調來引見何等官員先
補授後引見之處爾等與吏部兵部會同詳加定議

具奏

又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從前揀選庶吉士外諸進士俱留

京學習三年伊等若果用心學習猶可如不用心學

習則留京何益嗣後進士內揀選學問好者著令教

習年滿照例補用其餘進士等俱令回籍伊等候缺

之處爾等會同翰林院吏部議奏

十七日奉

上諭內廷各執事人員俱係隨侍

皇考之人其中亦有大臣官員子弟著各該處總管揀選

保奏引見朕酌量錄用有通曉滿漢文者著聲明

又工部查奏臺灣各屬軍器損缺應令賠補奉

上諭去年賊犯朱一貴等作亂官兵俱各効力此項著

落賠補軍器之處俱免其賠補

又戶部奏康熙六十一年河南通省漕糧仍令運

送奉

上諭今年應徵本色米石照常運送其採買米石俱著

折銀解部免其起運次年將本色採買之米石著全

運送

十八日刑部將四季奏

聞已結未結事件黃冊進呈奉

上諭各省已結未結事件部內四季繕造黃冊具奏

皇考至聖一經

御覽歷久不忘諸事故能速結朕實不能企及凡定限事

件限內能完與否朕亦不能深知恐定限太緊或有

不能如期之處總理事務王大臣會議具奏

二十日河道總督陳鵬年奏泰家廠等堤工河水

漫溢奉

上諭此漫溢之處不於歲前堵築完竣來年桃汛水發

愈難辦理陳鵬年會同楊宗義務於歲前速行堵築

完竣該部知道

二十一日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外藩蒙古諸王貝勒貝子公台吉

塔布囊於

太祖

太宗

世祖時誠心効順各著勤勞是以

恩寵優渥世襲罔替復蒙

皇考加恩撫恤六十餘年今因朕御極來朝應召入見賜

茶其如何陛見之處著議奏

又禮部奏請慶賀元旦禮儀奉

上諭禮部奏請元旦請

皇太后宮行禮并請朕升殿受禮朕轉奏

皇太后奉

皇太后慈諭皇帝登極鉅典攸關是以前日勉從諸王大
臣之請今雍正元年元旦尚在百日之內何忍即行慶
禮欽此諭爾等知悉至朕元旦升殿前請頒發表式之
本已降諭旨

雍正元年正月

上諭二十六道

初二日

諭戶部恩賜老人原爲崇年尚齒而地方實老人者每
州縣動支數千金司府牧令上下通同侵扣吏役復
任意需索老人十不得一上負曠典罪不容逭今飭
令督撫嚴査務令有司親自沿鄉訪察照有據實造
冊給發不許絲毫侵扣如仍蹈前弊立即參處如督
撫奉行不謹朕若訪出必加以失於覺察之罪再老
人九十以上者州縣不時存問其或鰥寡無子及子
孫貧不能養贍者督撫以至州縣公同設法卽養或
奏聞動用錢糧務令得沾實惠

初三日奉

上諭前年因黃河衝決
皇考特遣牛鈕齊蘇勒等堵築修理堤工一切完竣交與
楊宗義乃楊宗義不能時時加謹防守致修築之處
又復衝決經九卿議將楊宗義革職拏交刑部從重
治罪
皇考本卽將伊治罪從寬恕免將一切河工俱交與伊令
其效力贖罪今被衝決之堤工俱已合龍似屬成功
仍著交與楊宗義加謹防守不時修築春日冰融之
先務期預爲防守堅固斷不可似從前疎忽又致衝

決果能加謹防護即可贖其前愆如將已完堤工再
致衝決朕必重治其罪
初四日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奏八旗官兵米石
應准倉場衙門所請將所有六七成米折算添給
支放奏
上諭所給之米照伊等所奏米色微高尤善如不及所
奏米色支給務將倉場大臣該倉監督從重治罪
初六日奉
上諭舊大臣內原任大學士阿蘭泰王熙李光地原任
尚書趙申喬伊等俱係在
皇考時宣力効忠之人作何追卹加恩之處總理事務大

臣會同大學士白潢尚書張鵬翮左都御史朱軾會
例議奏
初七日
上召來京叩謁
梓宮之科爾沁達爾汗親王和碩額駙羅卜藏同穆布等
入
養心殿
賜茶奉
上諭爾等先世俱在
太祖時歸誠効順竭力同心誼若一家懋著勤績爾等皆
深沐

皇考加恩愛養之人今聞
皇考升遐相率匍匐奔謁
梓宮哀號擗踊朕心深為惻惻仰惟
皇考視爾等如子孫於茲六十餘年恩隆情篤今
龍馭上賓屬大位於朕躬朕仰承
皇考付託之重當視爾等亦如一家深加愛養爾等皆仰
承
皇考恩養之人
皇考雖已升遐朕嗣大統一如
皇考在位爾等亦宜感念
皇考深恩和衷共勵竭誠効力於國家再爾等衆扎薩克

等俱有辦理旗務統轄衆庶之責旗下人員皆係爾
等下屬凡事務期秉公矢慎各撫恤爾屬下人等慎
勿擾累
十二日
諭理藩院策妄東洛卜著封貝勒連歲西邊軍興青海
王以下台吉等以上各著勞績
皇考曾降
諭旨於凱旋之日議敘著總理事務王大臣與議政大臣
等將青海王台吉等歷年功績公同查明作何加封
施恩之處定議具奏
又

諭署直隸巡撫趙之垣河南巡撫楊宗義朝廷設官置
吏原以養民遇有災荒卽多方撫恤方不負委任之
重今據山東巡撫黃炳奏稱直隸河南鄰境小民貧
生無策間有攜家就近覓食者朕覽奏惻然當此春
初農事方興若任其流離則小民何所依歸著卽遴
選賢員招輯復業核實賑濟務令得所勿失農時仍
督飭文武官弁稽察奸匪以安善良方副朕惠養元
元之至意
十二日理藩院以來謁
梓宮之蒙古王貝勒貝子公額駙台吉等奏稱世受
國恩至為深重不忍卽歸擬住京師候送

梓宮安奉
陵寢享殿等語轉奏奉
上諭候送
梓宮尚須兩三月若去而復來殊屬勞苦時當春季馬匹
必致羸瘦來而復歸必更艱難矣著照王等所請在
京候送
梓宮俟安奉
陵寢享殿禮成後令回本地至九月內
梓宮安奉
地宮伊等必復來送正值秋草馬肥可卽從伊本處前詣
陵寢是時朕亦必往
陵寢也
十四日奉
上諭各省奏銷除地方正項錢糧及軍需之外其餘一
應奏銷積弊甚大若無部費雖當用之項冊檔分明
亦以本內數字互異或因銀數幾兩不符往來駁詰
不准奏銷一有部費卽糜費錢糧百萬亦准奏銷或
將無關緊要之處駁回以存駁詰之名掩飾耳目容
覆到日旋卽議准內外通同欺盜虛冒此等情弊盡
在
皇考睿照之中
聖恩寬大未行深究朕今不得不加整理嗣後一應錢糧

奏銷事務無論何部俱著怡親王隆科多大學士白
潢左都御史朱軾會同辦理
十五日
諭九卿朕受
皇考付託之重撫育羣黎夙夜孜孜惟恐閭閻失所昨山
東巡撫奏稱東兗二屬上年二麥失收小民未免困
苦直隸河南鄰境之民貧生無策亦有攜家覓食者
朕覽奏惻然比卽飭諭直隸河南巡撫加意撫綏招
集復業但兩省巡撫並未奏聞朕恐其視為泛常奉
行不力爾等可會同確議或特遣大臣或交與該撫
作何賑濟安輯之法務使窮黎得霑實惠又前歲河

南黃水潰決汎溢於直隸地方比年以來兩省近水
居民耕種無資衣食匱乏均應加恩撫恤爾等一併
議奏
又
諭戶部原任兩江總督常鼐劾奏兩淮巡鹽御史張應
詔科派加觔銀兩經工部尚書李先復等審明覆奏
爾部駁詰以為加觔銀兩去年衆商既已供為張應
詔所派今常鼐身故衆商遂改前供所審未為允協
朕聞常鼐居官本無令名
皇考亦曾向朕言之其所奏豈可為準
皇考當日不肯據常鼐所奏定案故遣大臣前往察審今

既已審明不必再行駁詰況張應詔本無科派之事
眞實難掩衆商安得不改易前供乎至於商人欲以
此項銀兩充餉朕豈需此其已交十三萬餘兩准其
抵算往年商欠其未完銀二十餘萬兩盡行豁免我
皇考恤商愛民若辦理此事亦必如此歸結也至於衆商
歷年所欠正項關係國帑應作何限年徵收之法爾
部確議具奏
十六日奉
上諭八旗舉人生員內有在護軍執事人行走者俱著
退回若係生員給與二兩錢糧米石係舉人給與三
兩錢糧米石令伊等得以讀書

又奉
上諭八旗滿洲人等除照常考試漢文秀才舉人進士
外至於繙譯技勇亦屬緊要應將滿洲人等考取繙
譯秀才舉人進士并武秀才舉人進士著總理事務
王大臣等會同該部將作何考試額數多少之處定
議具奏
又
上以莊親王薨逝降
旨臨奠諸王大臣等懇請停止奉
上諭王大臣等所奏雖是但朕之長輩止有莊親王一
人宗親誼篤朕心必欲親往著宗人府並有執事之

王大臣等隨往其餘不必前去
二十三日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提鎮副將俱係
聖祖仁皇帝簡用之員特將
聖祖仁皇帝所遺弓矢鞍韉等項寶物賞與伊等所賞物
件伊等應作何敬謹領受迎接供奉將
聖祖仁皇帝恩澤貽及子孫累世永戴之處爾等會同兵
部議奏
又
諭工部去年黃河漫溢衝決秦家廠一時不能堵塞朕
念數省生民實東南漕運攸關特遣齊蘇勒前往堵

修幸將泰家廠馬營口俱經堵築完工但冬日冰凍
所修工程或未必堅固目今水解流澌之時水勢定
行稍長況三月桃花水降其堵築堤岸不可不加保
固今楊宗義丁憂布政使牟欽元署理巡撫印務凡
齊蘇勒所需河工物料及所用官員著牟欽元即行
給與毋得遲誤該部速行文牟欽元知之
又
諭直省主考官爾等俱係
皇考選用之人朕諒爾等必能自好是以特簡為主考官
爾等到彼處務至公考試取其真實學問優長者爾
等果能不徇私聲名好則不但無負朕之選用亦不

負
皇考愛養之恩矣回京之日朕自加陞擢如有徇私之處
經朕訪聞定行從重治罪決不寬貸
二十四日奉
上諭從前每逢考試常有無賴匪類生事擾犯此風斷
不可長著總理事務王大臣傳諭該管衙門考試之
前即嚴行曉示倘有此等無賴匪類務將為首之人
從重治罪以示儆戒
二十六日
諭都統阿拉錫理藩院尚書特古德爾等傳旨與策妄
阿喇布坦之使人曰爾之台吉在我

聖祖皇考時雖有微勞亦多罪戾又無故侵我哈密發兵
往取殺害喇嘛毀壞佛教惟天子統御萬邦理宜興
師問罪我
聖祖皇考至仁如天祇陳師邊境俟爾台吉深悔前非即
加恩寬宥並無意於殄滅爾國也其後因澤卜尊丹
巴胡土克圖再三請赦策妄阿喇布坦之罪我
聖祖皇考念其舊日微勞又憐念胡土克圖老人懇請特
允所奏許令遣使往諭策妄阿喇布坦待其伏罪陳
奏到日即降
恩旨今
聖祖皇考升遐朕纘承大寶胡土克圖老人遠來再為奏

請故復遣使於爾若爾台吉即使親信之人敬懇陳
辭朕即寬宥以寧爾土宇若冥頑不靈特欲構兵亦
可明言其意欲廣我
聖祖皇考之仁恩亦在爾之台吉欲振我
聖祖皇考之武烈亦在爾之台吉朕仰承
聖祖皇考之心以行我朝兵威亦爾台吉所知也今胡土
克圖大喇嘛又已圓寂從此亦無有為爾台吉奏請
之人矣可作速定奪具奏若仍前支吾則兵自爾起
無與朕也因爾非專使不與爾勅書爾其謹識朕言
往諭爾台吉
二十七日奉

上諭前引見滿洲翰林之日因成文行止不端特加訓
諭成文妄奏不知所陳何語近朕令諸翰林各據所
知條奏成文奏摺內有興利除弊等語
皇考聖治又有何弊朕何以除之伊又奏請八旗十五歲
以上俱令讀書如此則挑取護軍之處復用何人所
奏無一要欸恣意瀆陳又復懇辭教習二十阿哥之
職人甚狂妄驕大著革職跟隨二十阿哥行走若能
改過則已若仍不改必鎖拏監禁
又署直隸巡撫趙之垣題請領賣通倉變色米石
戶部議覆准行奏
上諭此案係朕親手爾等辦理之事

皇考因直隸各州縣內有米穀短少之處將通倉變色米石
石糶賣於民有益並非勒令每處著落糶賣若干不
但水次遙遠之州縣雖近水次之地若於民無益亦
不勒令糶賣今趙之垣不能領會
皇考原降諭旨之意以二百里以內附近水次之州縣派
定數目糶賣具奏如此不但無益且又多此一事戶
部即照趙之垣所議准行甚謬此案無庸另批著曉
諭趙之垣將此項變色米石於米穀短少之州縣領
去糶賣若於民有益即行領賣若領運繁難無有益
處即行停止如民間有因米穀短少情願赴通糴買
此項米石自行運回者亦聽其買去

又兵部以三等侍衛李景泰擬補雲南提標右營
守備引
見奉
上諭李景泰係直隸人伊母年邁雲南地方甚遠著以
山東河南地方守備員缺補用
二十九日奉
上諭鑲黃旗護軍參領赫色常格正白旗護軍參領赫
達鑲白旗前鋒參領費揚古護軍參領巴爾泰此五
人年已老邁皆曾多年効力軍前著以原品致仕准
食半俸各賞銀五十兩
三十日

諭山東巡撫黃炳朕纘承大統父母斯民普天之下皆
吾赤子凡身任封疆者當深體朕心遇有災荒及時
賑濟使窮黎實被其澤據奏東兗兩屬去歲二麥失
收小民未免困苦直隸河南鄰境之民資生無策亦
有攜家覓食者朕覽奏惻然爾奏欲各捐己貲以為
賑濟朕思爾等貲從何出勢必仍取之於民是賑民
實以累民也不如動用倉儲遴選賢員確查乏食窮
民分路賑濟小民庶得均霑實惠至鄰省流移之民
亦宜一體撫恤毋令失所又奏請平糶倉穀於民食
大有裨益必得實心任事之人方副朕惠養元元之
意再奏請漕糧十萬石分貯各縣往年曾經屢次截

留此項會否支用所存多寡併如何分貯之處著具
本奏聞
又
諭山東巡撫黃炳山東運道淺阻舊例派撥民夫挑淺
濟運朕思東省連年薄收百姓困苦未必堪此重役
將來流亡日多民生日蹙深爲可憫古人救荒之策
有大興役以濟民食者不若竟動正項錢糧僱募民
夫給以工食挑濬運河則應僱既多散者復聚民資
工食稍延殘喘民心鼓舞工程易竣運道早通於興
役之中即寓賑濟之意莫便於此已有旨命佟吉圖
署理按察使速赴河南與總河齊蘇勒商定回任料
理運道俟其到日爾可與公同竭力料理務使小民
得霑實惠
又戶部議覆審理兩淮鹽務工部尚書李先復覆
奏一疏奉
上諭李先復等所奏兩淮行鹽國課攸關凡關鹽務之
事督撫理應會同該御史酌量料理等語部覆定例
遵行已久應無庸議但督撫與該御史如相和好即
長鹽價以致病民如不相和好即不巡緝私鹽以致
累商嗣後倘各有臆見著將情由達部聽部定奪

雍正元年二月
上諭二十五道
初二日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凡事當倣法
祖宗成憲方爲盡善
皇曾祖妣孝莊文皇后大事當發引時
皇考親自恭送
皇祖妣孝惠章皇后大事發引之時
皇考聖躬違和足疾甚重尚且
親送
梓宮啓行諸王大臣豈能勸止乎朕今親送
皇考梓宮至
山陵朕意已定諸王大臣勿再強奏
又辦理土默特事務刑部郎中福住等奏披甲阿
納等盜牛二頭照例立絞奉
上諭偷盜一二牲畜即將蒙古立絞人命重大嗣後應
定擬絞監候之罪爾等遵旨暫行一年與往年盜案
相較若蒙古從此盜案漸少則照此例行倘蒙古無
知法輕多玩而盜案比往年較多則仍照原定之例
擬罪
初四日
諭禮部陳鵬年潔己奉公實心爲國因河工決口自請

前往堵築寢食俱廢風雨不辭積勞成疾歿於工所
聞其家有八旬之母室如懸罄此其鞠躬盡瘁死而
後已之臣傳諭該撫賜司庫銀二千兩其母賜以封
典陳鵬年賜以優謚以一品廕其一子

初五日奉
上諭國家養育人材首重翰苑既讀中秘之書必當立
品端方居心敬慎方為不愧官箴聞有僥倖之徒乎
昔結黨營私至科場年分則互相援引轉為請託遇
謹守之人畏干法紀不肯通同作弊反羣相排詆飛
語誣陷此風甚不可長亟當甄別勒令解退回籍以
示勸懲著大學士張鵬翮尚書田從典徐元夢朱軾

侍郎張伯行李紱會同滿漢掌院學士將翰林院詹
事府官員有不安分生事有玷官箴者指名具奏不
可徇情

初八日
諭吏部直省教官專司訓迪士子今年幼不通文藝之
人捐補教職即為年長學優者之師可乎伊等既已
捐納應照其品級補用別職之處該部議奏

又
諭吏部嗣後銓選月官內有應補應扣者各將何以應
補何以應扣之故明白曉示衆人庶使人心允服

初九日奉
上諭左都御史朱軾係
皇考簡用大臣居官素清朕纘承大統以來實心行走孝
行昭著聞伊家有八旬之母恩詔內應封夫人著加
賜一品夫人封典并賞該省藩庫銀二千兩為伊母
養贍之資

初十日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諸王大臣等外間匪類捏造流言
妄生議論謂朕鍾愛十六阿哥令其承襲莊親王王
爵承受其家產朕為君上多封諸弟數人為親王何
所不可而必藉承襲莊親王以加厚於十六阿哥乎
現今廉親王怡親王履郡王朕皆封以親王郡王矣

不特此也大阿哥之子弘昉一閒散宗室而現居親
王邸第豈伊本分所應得乎朕欲於諸弟內擇一人
封親王令居右翼尚且不得其人而小人議論乃如
此且如發遣一人即議朕報復舊怨不知其人自犯
凌遲重罪本無可生之理而朕特寬貸其死也又如
擢用一人即議朕恩出於私以新進加於耆舊之上
今諸大臣具在歷年以來誰是朕藩邸往來者如其
有之能掩衆人之耳目乎如朕所用佛格尹泰等於
朕何私之有皆朕平日素不相識之人也佛格係宗
室輔國將軍品端學優在
皇考時無薦舉之者故未錄用朕聞其人可用擢伊尚書

特欲有裨於政事耳朕前歲往盛京時始識尹泰之
面見其爲人甚屬明達伊係四格親戚或向曾在二
阿哥處行走一二次亦未可定
皇考惜其材品不加罪責授伊盛京佐領置之閒曹而已
凡經
皇考治罪者朕又何嘗錄用一人乎卽欲評論伊等亦待
兩三年後果其劣跡昭彰然後可加指摘乃畧無所
據卽以朕所用之人爲非何其狂妄古者殷高宗舉
傅說於版築之間朕爲天子簡用所知之人乃人君
分內之事臣下何得妄議也勒席恒者憸邪小人伊
父蘇努係七十之黨結爲生死之交舉國孰不知之

七十等朋比爲奸搖惑人心擾亂國是朕于蘇努父
子宥其罪屢霈恩施封蘇努爲貝勒授勒席恒領
侍衛內大臣御前行走亦冀其感念朕恩悛改舊惡
豈朕畏懼伊等而然耶勒席恒不但不知感戴而且
心無饜足仍然結黨營私護庇貝子允禟代爲支吾
巧飾將朕所交之事顛倒錯謬將朕所降諭旨任意
增減致諸王大臣每事掣肘難於辦理又朕諸弟兄
家有奸惡太監數人種種引誘伊主伊主不法之事
皆由伊等而起朕若明正其罪詳審究擬則牽連甚
多伊主亦不可當朕念兄弟之情特欲保全不加明
訊將此輩奸惡小人免死發遣以消釋其事曾謂勒

席恒曰此不過懲治家下惡奴其事甚細不必存記
檔案而勒席恒顯悖朕旨記載檔案其意特欲後人
疑爲事不明白漫將數人治罪以此不令之名歸之
於朕也勒席恒於
皇考時並無竭誠效力之處其爲朕效力又復如此乃敢
以懇給佐領冒昧陳請狂妄悖謬至矣極矣勒席恒
不但不可在內廷行走幷不可在外廷行走著革職
發往西寧以便伊跟隨允禟爲其效力前大將軍王
允禵未到京之時衆人意甚恭敬既到京之後恭敬
者轉爲怠玩朕不知此等下愚何所見而然我朝舊
制行軍之處必派王公等前往大將軍王允禵到京

後未定應行回任與否是以諸王大臣議請將貝子
允禟派往軍前駐劄西寧此不過爲國家邊塞起見
允禟怠慢不肯起程奏云俟過百日又云俟
陵寢回來後起程屢次推諉耽延時日誠屬何心朕所不
解朕曾詰允禟曰爾旣不願朕代爾前往何如且允
禟之太監何玉柱一至微至賤之人而使有家產至
數十萬伊家何人不可用而用一漢給事中秦道然
爲伊府管領豈非欲圖大事耀內廷太監以財利而
要外廷漢人之稱譽乎如此作爲朕卽明正其罪禁
錮高墻有何不可卽置之極典亦有何不可朕今並
未革其貝子降其俸祿撤其家奴也代伊懲治家下

奸惡太監反謂朕凌逼弟輩揚言無忌悖亂極矣諸
弟兄受朕委曲保全之恩不思圖報日每淆亂朕心
激朕之怒爾等若自謂忠臣孝子悌弟並無干犯罔
法之處朕即明指所犯之事宣示於衆朕屢屢寬宥
並不知感而反議朕凌逼弟輩有是理乎朕受
皇考弘恩歷年身居藩邸享安閒之福登極以來不辭勞
瘁事事必求至當治益求治安愈求安誠以
皇考付託神器至重思欲仰副
皇考知人之明否則如前安逸可也何苦乃爾勞瘁耶爾
諸臣理宜靖共爾位體朕宵旰勤勞以期仰副
皇考知人之明之志同心協力襄贊朕躬俾每事必出於

至是斯乃爾等之職分今輒欲與朕各執其是意欲
自居於是而居朕於非乎爾等伎倆朕所悉知朕若
非遠勝爾等每事胥協於義理之至當何可向爾等
降此諭旨朕爲普天率土之主爾等莫非臣下若任
爾等之縱恣朕何以對
聖祖皇考乎書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朕受
皇考鞠育教誨深恩四十五年今承大統惟思永永無改
何止三年此念出於至誠朕之弟兄及諸大臣一切
過犯無不施恩寬宥豈意衆人並不知感百日之內
淆亂朕心者百端伊等其謂朕寬仁不嗜殺人故任
意侮慢乎此啓朕殺人之端也夫啓朕殺人之端者

其人族滅猶不足以蔽其辜矣如陳夢雷罪大惡極
朕尚詢問九卿大臣云陳夢雷如應寬宥爾等秉公
具奏僉云陳夢雷罪大惡極斷不可留應行正法朕
猶免其死罪將伊一切惡款俱未許究止坐以發遣
之罪繫獄待遣孰知陶賴張廷樞二子
擅自釋放陶賴張廷樞之罪甚大朕猶欲保全大臣
免其治罪止以降級結案詎意伊等心懷怨憤謂大
臣等及朕御前行走之人凡事何必奏聞夫有事預
先奏聞朕猶得爲之潛消默化倘事端初起不即奏
聞迨至彰明較著方始具奏不但於事無益且必連
累多人矣況奏事止論虛實豈可謾以奏聞之人爲

非其以爲非者特欲壅蔽朕之耳目也朕承
皇考大統自臨御以來諸王大臣人人得享太平之福朕
並無此時姑且容忍待一二年後漸加誅戮之心如
朕果懷此心
天地
宗社
皇考神靈鑒之爾等各宜砥礪勿失臣節敬謹遵奉君上
果能悛改惡習竭力供職一二年後言語面目之間
必有誠於中而形於外者朕自必知如不悛改不思
皇考六十餘年敎養深恩不感戴朕保全寬宥之意妄生
事端干犯法紀似此犯法之人朕斷不寬宥必行正

法前者睿親王將伊同列之王誅戮伊不過攝政王
耳如四輔臣時伊等欲誅何人不可朕雖庸懦既爲
人主何難將犯法之人正法使朕推廣
皇考之仁慈唯爾等自勉之使朕昭宣
皇考之天威亦爾等自取之朕之諸弟及諸大臣應知朕
仰體
皇考聖心仁愛思欲保全爾等之意出於至誠務必成全
朕之孝思各自竭力供職愼毋干犯國法
十三日
諭禮部致治之要首在風化移風易俗莫先於鼓勵良
善使人人知彝倫天則之爲重忠孝廉節之宜敦古

帝王勞來匡直所以納民於軌物者舍是無由也朝
廷每遇覃恩詔欵內必有旌表孝義貞節之條實係
鉅典邇來直省大吏往往視爲具文並未廣諮遠訪
祇將有力之家囑託賂遺者漫憑郡縣監司之申詳
卽爲題請建坊而山村僻壤貧寒耕織之人或菽水
養親天性篤孝或柏舟矢志之死靡他鄉鄰嗟歎爲
可欽而姓氏不傳於城邑幽光湮鬱潛德消沉者何
可勝數爾部卽行傳諭督撫學政諸臣嗣後務令各
屬加意搜羅虛公核詢確具本人鄉評實蹟題奏旌
獎勿以匹夫匹婦而輕爲沮抑勿以富家巨族而濫
爲表揚以副朕成俗化民實心彰善至意

十四日都察院奏請道員內陞外轉奉
上諭陞轉拘定年限未爲允協如外任好官因一盜案
詿誤不得陞遷豈不可惜嗣後科道官員內陞外轉
不必拘定歷俸年限俱行開列
十六日
諭六部尚書侍郞等各部屬員旣各分司則各有職守
彼此不得干預況每司滿漢共有六員不可謂辦事
無人若皆闒冗貪庸何難指名題參另易其人安可
他司越俎代庖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豈罔聞
乎明係鑽營包攬爲漁獵之計嗣後不論何司不論
滿漢永遠不得借才能之名一人兼攝數司之事若

有緊要事件暫時派出指辦一二事尚可
又
諭戶部治天下要道莫過安民朕纘承大統以來軫念
蒼生病瘝時切直隸山東河南連年歉收朕特降諭
旨緩徵遣官賑濟每歲京師五城設立粥廠自十月
初一日起至三月二十日止交五城御史煮粥賑饑
今尚在青黃不接之時著展期一月煮粥散賑至四
月二十日止但就食之民來京者多每日各增加銀
米一倍務使得霑實惠以副朕憫念窮民至意
又
諭禮部國家掄才大典首重試官主考憑房考閱薦之

文定其去取則一榜衡鑒之當否係於分校諸臣之
賢不肖亦匪輕矣近科以來
皇考慎重闈門顧俊之典於順天鄉試及會試房考官慮
其人邪正不一特命每房各用二人同閱試卷使之
互相覺察彼此鈐制用意良爲周密但法久弊生一
房兩考官豈皆遇秉公持正之人設有一狡黠者參
雜其間卽爲賢者之累况兩人或皆不肖則朋比作
奸其害更甚嗣後仍著照停定科場條例各房止用
一人校閱其責旣專其功罪亦難推諉朕纘承大統
思欲善繼
皇考旁求俊乂之志務俾鎖闈清肅盡得眞才故特酌復

舊章防杜弊竇爾部卽遵諭行
又
諭都察院從來各衙門募設書辦不過令其謄寫文書
收貯檔案但書辦五年方滿爲日旣久熟於作弊甚
至已經考滿復改換姓名竄入別部潛蹤掩跡無所
不爲更有一等積棍名目缺主獨掌一司之事盤踞
其中事無大小一手擬定而不肖司官交通賄賂倚
爲腹心上下朋奸莫可查究書辦尚有更換缺主總
無改移子孫相承竟成世業各衙門奸弊叢生未有
不由於缺主者自今以後書辦五年考滿各部院堂
司官查明勒令回籍候選逗遛不歸者著都察院飭

五城坊官稽查遞逐至於缺主多捐納官職原有勢
力可以抗違該衙門職掌糾參並刻查明缺主的名
題參革究押解回籍庶作弊之本原永絕而官方可
以肅清矣著各部院衙門會同確議具奏 又奉
上諭嗣後缺主與年滿書辦發回原籍之處著各部院
一年一次保結具奏倘仍有潛居京師者或經朕聞
知或被科道題參將保結具奏之大臣官員一併治
罪
又
諭六科給事中監察御史
皇考臨御六十餘年至聖至明無日不以國計民生爲念

凡所以咨訪吏治通達民情之意至爲殷切乃邇年
以來無知小人見科道上疏者少遂疑
皇考不甚信納科道之言又議言官皆緘默自容此大失
皇考本懷眞所謂坐井觀天也殊不知內而滿漢大臣外
而督撫提鎭皆許密摺言事兼因各省地方事務督
撫身親閱歷自能詳悉周知較言臣風聞無稽之談
弗詢之謀勝什倍矣以此
皇考據所聞見折衷行之大小國政措置咸宜言官無所
用其建言補闕是以
皇考不務求諫之虛名而實於天下之利弊無不洞觀也
朕仰承大統一切遵守成憲首以求言爲急在京滿

漢大臣外省督撫提鎮仍令摺奏外爾等科道諸臣
原為朝廷耳目之官與朕躬最親與國家最切凡有
所見自應竭誠入告皆當絕去避嫌顧忌之私乃為
忠藎也爾等今雖備位臺垣即將來之公卿大吏為
科道時若不能盡言則後日官至大僚豈能期爾建
白謀猷乎今著爾等各科道每日一人上一密摺輪
流具奏或二三人同日各奏一摺一摺祇言一事無
論大小時務皆許據實陳之即或無事可言摺內亦
必聲明無可言之故在外候旨或召進面見或令且
退其所言果是朕即施行即或未甚切當朕亦留中
不發決不令一人知之倘有徇私挾仇顯係情弊巧

十六　雍正元年二月　十二

為瀆奏者亦不能惑朕之耳目也密摺不許與人參
酌如有漏洩或同僚中知而言之則同僚即可據以
密聞朕將兩人之摺合驗情事爾等能隱諱推諉乎
至於有能面折廷諍或彈劾權要或更革弊端不妨
仍照舊露章奏聞朕亦不拒又朕居藩邸時在朝大
小官員及
皇考御前之人以至藝術之流從無熟識往來者即藩邸
豈無素所任使之人然從不假以顏色信用其言今
朕躬攬大權苟欲加之富貴何所不可而肯偏聽其
言引為私人乎但朕登極以來所用一二大臣皆深
悉其人可用而用之非有念舊偏徇之心誠恐向日

効力微員借稱王府舊臣在外招搖嚇騙生事干法
其害甚大斷難姑容爾等可不時留心察訪一有聞
見著即刻密參切勿畏忌爾諸臣其敬承明諭各抒
忠悃毋負朕懸鞀設鐸之意

又

諭直省督撫爾等抵任每使家丁管理事務號為堂官
往往串通中軍旗牌威嚇勒索且使潛往各屬探聽
事件各屬皆有坐省家人與督撫司閽一氣相通爾
謂其密而彼已知之因得預為防囑若誤信其言則
是非顛倒為害滋甚至走差齎本之人每至驛遞抑
勒多端騷擾百出尤屬不法嗣後著永行禁止不許

十八　雍正元年二月　十三

出入衙門堂上辦事則遣佐貳官輪班值日奔走出
入則於衙役中擇家道殷實謹厚熟練之人分任仍
嚴加察訪若招搖生事即行革退
十九日禮部以恭上
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功德大成仁皇
帝尊謚儀注具奏奉
上諭爾部所奏閱
冊
寶儀注內亦未議及朕躬行禮之處凡關
壇廟祇帛悉皆行禮今閱
聖祖仁皇帝冊寶亦當行禮為是爾等酌議具奏禮部恭

議得
皇上聖諭甚是凡閲
壇廟祝帛並皆行禮今閲
冊
寶亦應照閲祝帛儀行一跪三叩頭禮奉
旨是
二十日奉
上諭孫思克之妻係公主長輩且功臣之妻朕意欲令
公主穿孝此事交與該部議奏將內庫銀賞給二千
兩派大臣一員侍衛十員將茶酒往奠東四旗除有
承辦事件之大臣外俱著前往發引之日仍著往送

二十一日戶部摺奏江蘇巡撫吳存禮奏請寬免
康熙三十三年以前舊欠蘆課銀兩奉
上諭此項虧空錢糧屢經部駁而該撫仍請豁免此案
歷年甚久如果當免即應照所請議行倘不當免則
應將該撫一併議處若徒往返駁詰是此事終無結
案之期矣著將歷年所奏原案逐一查明議奏
二十三日諸王大臣等奏
皇上追念
先皇悲思篤切躬襄
大事勞瘁倍常伏懇
皇上仰惟
先皇付託之重强抑哀情其每日一詣
壽皇殿拜奠之處乞隔數日一詣奉
上諭朕哀慕之情誠因
皇考付託鴻基之重故愛惜此身於臣子之道十分未盡
二三朕非强飾以取孝名但朕受
聖祖皇考四十五載顧復教育深恩此舉國所共知者今
一旦永訣中心悲痛何能自已且今尚得瞻仰
梓宮用極哀思乘此猶可稍展至
梓宮朕隔之後何由再得瞻仰
皇考乎朕躬尚能自持朕亦儘力强制諸王大臣所奏知
道了

二十五日奉
上諭向來奏銷錢糧不給部費則屢次駁回勒索地方
官朕欲革除此弊特設會考府衙門前降諭旨甚明
近見各處奏銷之事並不送會考府各部有擅行駁
回者如此則勒索之弊尚未革除也嗣後有應駁之
事定須送會考府查看如果應駁會考府王大臣官
員列名駁回
二十六日奉
上諭從前士默特因遷移臺站殊爲擾累乃伊等於用
兵之際知爲國家大事看守臺站毫無遲悞甚屬可
憫除賞給米糧之外作何按人數加恩賞賜及前往

賞賜巡察臺站或另委人前去或卽交與管理臺站
人員之處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奏
二十八日
諭理藩院衙門額駙敦多卜多爾濟策凌貝勒丹晉多
爾濟公傅貝等俱自軍興以來効力有功之人深爲
皇考所軫念傅貝前於
皇考時奉使往和託輝地方甚有勞績其人材亦可用著
俟封郡王四額駙敦多卜多爾濟効力行間大兵往
西藏時著有勳績著封親王貝勒丹晉多爾濟自軍
興以來辦理伊等喀爾喀各項軍務著有勳績著封
郡王此數人者皆於國家鞠躬盡瘁宜力効忠之人

朕特先加恩賞其軍前効力勤勞之衆喀爾喀人等
自台吉以至兵丁俱著內扎薩克查明具奏朕將加
以重恩
二十九日
諭吏部虧空錢糧各官若革職留任催追必致貽累百
姓伊等既已獲罪革職豈可復留原任嗣後虧空錢
糧各官卽行革職著落伊身勒限追還若果清完居
官好者該督撫等奏明著通行直隸各省督撫知之

雍正元年三月
上諭二十一道
初一日奉
上諭頒發詔書禮部筆帖式人少不足以供各處頒詔
之用且必得少知自愛材尚可用者方可差往其酗
酒妄行無所顧忌之人豈可派去著將各部院筆帖
式令各該堂官與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揀選派往
又
諭兵部福建福州府駐防漢軍兵丁向因伊等不思効
力不安本分生事健訟
皇考欲令伊等改過將馬兵一半改爲步兵裁減馬匹俟

伊等知過能改再與施恩朕今詢問石文焯知彼處
兵丁人口蕃衆度日艱難深爲憫惻著將福州府馬
兵及馬匹數目俱復其舊額以仰副
皇考矜恤兵丁之
聖心一切應給之項俱照原數支給該部卽行文將軍總
督巡撫通行飭諭兵丁嗣後俱應各安本分熟習騎
射遵奉法度約束務思効力邊疆仰體朕豢養之至
意如仍不悛改再蹈從前惡習國法具在斷不寬恕
初二日
諭副都統阿思海朕聞蒙古地方牧羊一事兵丁甚爲
苦累又有歷年賠償一項爾到彼將作何料理之處

會同將軍議奏
初四日奉
上諭佟圖賚佟國綱佟國維著照公遏必隆之例建立
祠堂每年二季致祭夫人並附祭再公圖海亦建立
祠堂每年二次致祭
初六日
諭部院各衙門凡一應衙門卷案各有典守之官稽查
引據全以舊檔為憑此固一代之典冊六官之掌故
不得視為具文也收貯卷案封禁雖嚴而翻閱查對
不能脫書吏之手盜取文移改易字跡百弊叢生莫
可究詰皆由司官漫不經心或且通同作弊遂至於

此嗣後司官遷轉將所掌卷案新舊交盤各具甘結
說堂存案如有疎失換易等弊一經發覺與受同罪
爾各部院衙門急宜查核清楚設法封貯永杜弊端
不得因卷案浩繁畏難退沮其交盤事例爾部院諸
臣公同確議具奏
初九日江蘇巡撫吳存禮奏同知鄭山虧空錢糧
請革職留任勒限賠還奉
上諭江蘇巡撫吳存禮將署理上海縣同知鄭山題請
革職留任催追虧空錢糧鄭山既係賢能遴選署印
之員何至虧空錢糧此項虧空應將遴委鄭山署事
之上司查明令其分賠嗣後凡委署印應遴選賢員
署理如署印官虧空錢糧著落遴委署印之督撫布
政使分賠如有將虧空錢糧勒逼接任官收受情由
著接任官開列情由竟報部科該部科即行據實奏
聞
初十日
諭都察院巡視五城御史甚為緊要一城滿洲漢軍漢
人三員殊為太多難得如許好官有一不肖即掣肘
廢弛一城之事嗣後一城只派二人漢軍者歸併於
漢人班內筆帖式亦著隨御史更換如有生事不守
分者即行題參若該御史徇情罷軟或被爾等查出
或朕另有所聞將御史從重治罪爾都察院堂官不

時訪察該御史內有聲名不好者不必等待一年量
其輕重或題參革職降級或掣回本衙門其聲名好
者即行保留巡城二三年
十一日奉
上諭閱看通本每日交刑部事件甚多刑部具題事件
甚少人命事件關係重大斷不可稽遲日期其何處
如此稽遲之處著大學士嚴查并令三法司各將遲
悞情由自行具奏
又奉
上諭侍郎王懿在部前効力已久亦有年紀著王企埥
前去更換協辦軍需錢糧現今大將軍處事少渣克

曰張連登王之樞著俱交與年羹堯在布隆吉爾地
方開墾地畝築城効力伊等俱負
皇考任用之恩貪婪至極舉國皆知朕仰體
皇考保全故舊大臣之
聖心不忍將伊等置之於法著仍帶原品効力如能改過
朕仍從寬起用倘不自知罪戾不感激朕寬容包含
予以自新之路將所交差使推諉於人隱匿贓私心
懷怨誹朕滿二十七個月之後必行明正其罪置之
重辟王之樞濟克旦所遺員缺著開列具奏伊等四
人之親子十五歲以上者俱著跟隨伊父前往効力
現今在內在外有居官者俱行離任暫帶原品發往

其員缺俱著另補如不悞所交之事盡心効力著年
羹堯保舉議叙王之樞王企埥等俱於到京之時再
降旨發往

十三日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吳爾占所犯之罪甚重即應交與
伊族處死但朕即位伊始未曾誅戮一人吳爾占又
係宗室朕不忍將伊即正典刑著從寬免死從前伊
父獲罪於
皇考貶其親王之爵伊等怨望肆行誹謗
皇考深知伊等承襲王爵者不知感恩不承襲者又生怨
望是以未令承襲伊等希圖王爵互相傾害陷伊宗
嗣於死地色亨圖又覬覦王爵各處鑽營卒不能得
復生怨望去年在南海子舉止傲慢以致
皇考震怒伊等俱屬無知妄亂不安本分之人不可容留
京師緣錫之子並吳爾占父子色亨圖父子給假五
日料理發往盛京到盛京時無論城內城外令其在
五十里內居住伊等屬下佐領交與該旗請旨朕另
有處置包衣佐領內令其酌量力能養贍人數帶往
其餘交該旗請旨至於一切器用交與伊隨往之家
人倘仍來往京師暗通音信彼時朕不得已定按律
治罪

十四日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朕降旨速議事件每至遲延應定
限速結議政九卿會議事件亦有待一二人不至以
致躭延者嗣後議政九卿會議事件縱使一二人有
事不至現在之人即列銜定議其未到者不必列銜
經朕查問本人各自陳奏

又福建巡撫黃國材奏琉球國進貢頭號船內貢
使表文及方物一半沉海所到二號船內彝目進
其返國補具表文方物再來進貢禮部議准具奏
奉
上諭琉球國進貢使臣毛弘健等所坐頭號船內人員

俱衝礁覆沒甚屬可憫所失表文方物免其補進准
作進到京師二號船內所存方物交與來使帶回仍
准作進貢到京其賞給之處著察例具奏俟降諭行
所賞之物行文該地方官賞給令其起程
十五日
諭內閣禮部
至聖先師孔子道冠古今德參天地樹百王之模範立
萬世之宗師其爲功於天下者至矣而水源木本積
厚流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則
聖人之祖考宜膺崇厚之褒封所以追遡前徽不忘所
自也考稽舊制

孔子之父叔梁公於宋眞宗時追封啓聖公自宋以後
歷代遵循而叔梁公以上則向來未加封號亦未奉
祀祠庭朕仰體
皇考崇儒重道之盛心敬修崇德報功之典禮意欲追封
五代並享烝嘗用伸景仰之誠庶慰羹墻之慕內閣
禮部可會同確議具奏
又刑部等衙門議覆山東省地方盜刦高汝爵罷
大起楊化麟二案盜首獲日另結現獲爲從各犯
照例免死減等發遣奉
上諭覽該部議覆山東省盜案二本皆以未經拏獲之
郤廷貴楊秃子高明顯作爲首犯明係地方官吏不
肯追捕全驗硏審確情避重就輕草率結案現獲各
犯若概置重典則原非首惡若悉從末減又何以懲
兇暴而安善良寬嚴之義未得其中滋盜長姦莫此
爲甚此三案首犯交與該巡撫著落印捕各官設立
賞格勒限嚴緝務令就擒毋使漏網逾限不獲從重
議處庶幾法無枉縱盜風可望少息矣
十六日禮部等衙門奏欽天監官恭詣
陵寢相度地界議覆奉
上諭
陵寢重地凡有關於風水者理合嚴禁但將相隔甚遠本
無關礙之地俱以有關風水論則無知小民以私竊

耕種樵採而獲罪者必多矣前因
陵寢地方柴薪甚艱曾令欽天監會同總管副將詳確相
度將遙遠無礙之地令衆樵採此等田土或交皇莊
耕種或應作賞給之用著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戶
部禮部工部欽天監定議
十七日刑部議奏臺灣叛賊家口分別定罪奉
上諭凡謀反大逆以及謀叛重罪均無可宥按律凌遲
處死正犯之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期親及
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已未析居男十六以上不論
篤疾廢疾皆斬但此案事起倉卒遠隔海洋親屬人
等有身在臺灣者亦有身在內地者若槩從誅戮情

堪憫側除身在臺灣者依律正法外其在內地者從
寬免死解部給與功臣之家為奴該督撫逐一詳查
應行正法者正法應行解部者解部
十九日
諭理藩院傳旨與追勦厄魯特羅卜藏錫拉布等之王
貝勒貝子公台吉大臣侍衛暨兵丁等爾等一聞厄
魯特潛逃俱各親率兵丁奮力追勦殺斬擒獲無一
漏網甚屬可嘉爾等皆因感戴
聖祖皇考仁恩所以為朕抒誠効力如此況賊人無多爾
等尚且親率兵丁追勦如遇大敵其必努力前驅更
不待言矣爾等忠誠朕已深悉甚為欣悅凡効力之

人著查明具奏朕將特加恩賚將此諭旨繕寫交與
來京之護軍郭莫多領催白爾和圖七十四等賫回
通行傳諭再主事多爾濟等現在彼處即令伊等將
追緝賊人効力身亡得傷人等逐一查明具奏
二十日工部奏廣善庫已經奉裁所有承修七處
壇廟工程應交工部修理奉
上諭各
壇廟工程廣善庫修過者甚多其竝未年久而即至於重
修者乃係伊等剋扣錢糧以致所修俱不堅固爾等
嚴加確查此工程者派監察御史給事中共七員部
院衙門賢能司官七員工部司官七員每處各派三

員敬謹堅固修理七處派大人七員監修
二十一日禮部奏
景陵安奉禮成後親王大臣等恭奉
升祔
太廟神主回京奉
上諭列帝王皆不親送梓宮至陵故令親王大臣奉
主回京朕既親往若不躬奉
神主而歸於心何安俟
山陵事畢點
主禮成朕親奉
皇考神主回京途間如何分站及如何先還預備奉迎之

處一併詳議具奏
二十二日
諭戶部陝省自軍興以來大兵駐劄運送糧餉供支草
豆無一不需民力原非他省可比
皇考每為軫念今當大沛恩膏以予惠元元所有康熙六
十年以前陝西全省除借給籽種著該督撫查明定
議分年帶徵外其餘凡有民屯衛所實在未完銀米
豆草悉予蠲免倘有不肖官吏以虧空捏稱民欠濫
邀曠典者一經發覺罪在不赦該部作速行文毋得
遲留
二十五日江蘇巡撫吳存禮奏請寬免蘆課等項

銀兩奉
上諭江蘇等屬民欠地丁等項銀一百三十一萬餘兩
內蘆課等項銀九萬八百兩零雖非恩詔內應行豁
免之項但此事歷年最久倘行催徵窮民必致受累
著一併豁免

雍正元年四月
初六日
上諭二十道
諭理藩院爾衙門人員來往蒙古地方者間有不肖之
徒肆行無禮勒索凌虐夫外藩之與天朝不但伊扎
薩克王郎台吉亦係賓客豈可令領催等卑賤之人
肆其欺凌乎著爾衙門嚴行申禁詳定條例俾嗣後
來往之人永遠遵行
初九日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奏
聖祖仁皇帝梓宮奉安
山陵大禮已成距

升遐之日已閱五月恭請
皇上御門聽政以慰羣情奉
上諭諸王大臣所奏雖是我
皇考梓宮尚在
享殿安奉朕今即臨御正門理事心實不忍念
皇考付託重大鞠養朕身至一切禮儀多有未盡每以天
下爲民事關緊要勉强照常辦理亦無遲悞臨御正
門理事俟
皇考梓宮奉安
地宮之後再爲舉行
十一日諸王大臣援據典禮再三懇請

皇上御門聽政奉
上諭諸王大臣等援古帝王典禮再三懇請朕亦無可
如何知道了
十二日奉
上諭黑龍江船廠等處人戶學生各處之人聚彼貿易甚多今地方有應料理之事只將軍武官料理致有於例不合之處此兩處或御史或部院賢能官員酌量派出一二員到彼料理其差滿更換年限著議奏
十四日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朕臨御以來時以天下蒼生爲念凡自外省來京之員各處雨暘豐歉必面見詳問蓋欲周知民隱也差往致祭華嶽之侍讀學士田文鏡今日回京朕詢彼經過地方情形與百姓生理據奏山西平定州壽陽縣徐溝縣祁縣等處雨澤歉少民間生計維艱汾州府屬地方得雨亦未霑足地方官現在徵比錢糧夫巡撫以撫綏地方愛養百姓爲職今平定壽陽等處黎民饑饉並未奏請賑濟緩徵反行催科小民何以存濟此皆因伊等去年曾奏報得雨今欲掩飾前言甚屬不合巡撫德音布政使森圖著交該部察議仍即命侍讀學士田文鏡會同巡撫德音率領地方官員將平定等四州縣饑民速行賑濟務使恩澤實霑撫養得所毋爲時日以致窮黎失

業爾等即傳諭遵行
又吏部帶領月官引
見奉
上諭引見月官衣服頗甚整齊聞貧窘之員有貸覓衣服者朕之觀人並不在於服飾也嗣後引見官員各就己力尋常潔淨衣服亦可引見勿圖鮮華強爲備辦至於侍衛等只務被服華美亦當量力服用并著曉諭傳示
十五日
諭直隸各省督撫國家敦勵風俗首重賢良舉髦士以勸秀民實爲政敎之大端凡封疆大吏宜共體此意廣詢博訪不可視爲具文漫不加察也前所頒恩詔內有每府州縣衛各舉孝廉方正暫賜以六品頂帶榮身以備召用一條距今數月未有疏聞豈通都大邑之中海澨山陬之遠遂無潜修砥操克稱俊乂可應詔旨者歟誠恐有司怠於採訪雖有端方之品無由上達殊負朕殷殷延攬之至意特著直省各督撫速遴前詔確訪所屬果有行誼篤實素爲鄉黨所推者即列名具奏毋得隱蔽及濫引塞責
又直隸巡撫李維鈞奏原任署撫趙之垣應發回原籍令川陝督臣清查伊叔趙弘燮家產以完帑項奉

上諭曰
皇考御極六十餘年用人之道嘉善獎能不吝爵賞宥罪赦過率多矜全如勇畧將軍趙良棟乃心王室忠勇素著始終宣力有如一日
皇考待以隆恩異數超越等倫其子趙弘燮承其先世之餘蔭位任封疆不思竭力報稱惟圖利偷安以致事務廢弛庫帑虧空
皇考不忍遽加罷斥寵遇如初格外優容冀其改悔迨至病故又令其姪趙之垣署撫篆爲之料理一切未完事件蓋不欲其生平行事一朝破露遂罹國法傷其先人名節耳

皇考之所以待功臣者至於如此亦云厚矣朕纘承大統即洞悉趙之垣暗昧無知萬難勝任然猶仰體
皇考深仁厚澤曲加優庇面飭訓諭數次乃趙之垣怙終不悛昧於大義具摺捐銀二十萬兩始知前此所聞勒要屬官銀兩進上之言並非虛語不知是誠何心試問此銀出於何所直隸全省數十萬民生係於巡撫一人之賢否奉職無狀貢納財物謂可邀免有是理乎昏謬至此無怪其不知君恩之高厚矣畿輔重地貽誤匪輕特令解任准其暫回原籍仍著速來完補伊叔任內虧空俟其完日朕尚能全其身命保其門戶猶是
皇考厚待功臣之意也趙氏父子忍負國恩
皇考與朕寧忍負功臣後裔耶該部速將此諭行文川陝總督抄謄告示曉諭使咸知朕意

十六日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前諭各衙門司官遷轉將所掌案卷新舊交盤說堂存案向日部中案卷面書堂司官姓名下註題押其接縫處或標封字或用司印尚可私竊增刪嗣後皆用堂印有添寫處亦用堂印並設立印簿開明年月用印數目及用印司官名姓如此則弊端可杜而卷案亦按簿可查傳諭各衙門一體遵行

又

諭翰林院自古帝王臨朝施政右史記言左史記動蓋欲使一舉動一出言之微無不可著爲法則垂範百世也
皇考聖祖仁皇帝英年踐阼即設日講起居注官於詞臣中擇其才品優長者以原官充補鉅典茂昭度越前代誠爲聖帝哲王之盛事御極六十一年紹精一執中之統勵敬
天勤民之心文謨武烈經緯萬幾盛德日新大業鴻顯天下臣民仰瞻至治不啻日月麗天江河行地莫不敬信悅服記注之臣美不勝書

皇考聖祖仁皇帝謙德彌光聖不自聖唯恐史官或多溢
美之詞故康熙五十六年以後裁省記注祇令翰林
五員於理事時輪侍班行凡有重務要旨仍命内閣
諸臣記而存之意至周深也茲朕纘承大統夙夜兢
業日昃不遑思所以上繼
皇考功德之隆下致四海晏安之治顧惟涼德深懼負荷
之難今御門聽政之初益當寅畏小心綜理庶事咸
期舉措允宜簪筆侍臣何可闕歟當酌復舊章於朕
視朝臨御祭祀
壇
廟之時令滿漢講官各二人侍班不獨記載諭旨政務或
朕有一言之過一事之失皆必據實書諸簡策朕用
以自警與寡悔尤庶幾凛淵冰之懷以致久安慎樞
機之動以圖長治其仍復日講起居注官如康熙五
十六年以前故事爾衙門即遵旨行

又

諭理藩院綽木聘等逃遁本屬小事蒙古人等凡遇之
者俱各不顧身命努力追擒伊等感激
皇考覆育深恩竭誠仰報朕覽奏章爲之墮淚嘉歎不已
將此旨繕寫發與達雅令將效力人等查明具奏毋
使一人遺漏朕將加以特恩

十八日

諭滿漢部院八旗各衙門朋黨最爲惡習明季各立門
戶互相陷害此風至今未息爾相結黨必有一傷惟
我
皇考允執厥中至仁在宥各與保全不曾戮及一人爾諸
大臣内不無立黨營私者即宗室中亦或有之爾等
若以向蒙
皇考寬大幸免罪愆仍蹈前轍誘惑朕之無知弟姪必致
殺身覆族狂昧極矣豈但滿洲即漢人亦與一家骨
肉無異何苦波累及之至於誅戮豈不可愍夫人之
性情各有所向豈有與通國之人無不投契之理但
辦理公事不可存私令諸大臣俱在朕前朕居藩邸
若曾與爾等議及私事賄買人心密相往來今日爾
等之前豈能降此諭旨乎
皇考知朕中立不倚斷無殺戮之事是以命朕纘承大統
朕自思之亦惟朕方能不戮一人無一不保全耳朕
非獨因
皇考付託之重實感
皇考四十餘年教養深恩委曲周至每念
弘慈昊天罔極此朋黨之習爾諸大臣有則痛改前非無
則亦以爲戒爾等當思
皇考數十年寬厚之恩亦當共體朕委曲保全至意若仍
怙惡不悛朕雖欲勉强仰體

皇考聖衷力為寬宥但廹朕於不得已之時將憑
皇考之威靈執法誅戮誰曰不可乎夫朕言是即宜遵行
朕言非即宜陳奏朕未嘗拒也朕屢詔求言雖小臣
欲進言者咸得上達每多召入屏去左右令其面陳
爾諸大臣非不得奏之人乃隱匿不奏退有後言其
人不當用某事不當行誠小人之惡習也夫朕所用
之人所行之事如有不當爾等身為大臣何難陳奏
所言果是朕即用之矣孟子云吾君不能謂之賊如
不奏而但肆譏議設有人詰以不奏之故能無愧於
心耶賢者朕之所好爾等即宜好之不肖者朕之所
惡爾等即宜惡之乃或其人為朕所信任盡心竭力

於國家之事則反謂其專擅作威如此人孰肯效其
所為自取誹謗乎其或唯諾成風諸事不問但思自
便其身為已則得矣於國何補夫君親大義也而君
於親尤重譬若父之讐則與之相愛父所愛則與之
為讐為人子者有是理乎要之以君之好惡為好惡
然後人人知改其惡而遷於善君臣一心國之福也
傳之萬世亦有令名爾等其祗承朕諭永遠遵行

又

諭大學士等爾等皆
皇考簡任耆舊大臣論年齒雖與
皇考相等若經歷事務豈能仰及
皇考萬一
皇考實足為爾等之師是以爾等但能奉遵
諭旨若斯稱善已朕自幼未曾理事
皇考命朕紹承大統朕深念付託之重凡朕所降諭旨爾
等以為是則曰是以為非則即陳奏勿得面從雖封
還硃批諭旨朕亦深喜斷不譴責朕如此信任爾等
若但隨聲附和是自取辱也

又

諭吏部戶部兵部各省給發駐防官兵米穀草豆等項
價值不一除已有定額省分照常給發外其餘未曾
定額省分多寡不符理應將本省歷年給發之價酌

處其中畫一定議價值一定便於遵行如遇年豐價
平稍有羸餘於官兵亦屬有益倘歲歉價貴該督撫
據實陳奏朕自加恩

又

諭領侍衛內大臣八旗都統統領等國家武備關繫重
大爾等皆有訓兵責任昔
皇考常躬率士卒寓訓練於較獵之中
皇考騎射超倫士卒無不欽服各相鼓勵並非爾等訓練
所致朕不能企及
皇考則訓練之事惟爾等是賴但訓練士卒有實心操習
者亦有虛應故事者若爾等按期較射以圖塞責不

過閑談飲茶而散則不但徒勞軍士爾等亦徒多往
返何益之有此皆朕居藩邸時素所深知者今欲密
訪何難即闕前吳爾占任領侍衛內大臣三年詢以
侍衛馬射奏云不曾寓目
皇考宥之若朕則不能寬恕矣爾等能盡職朕必全爾等
顏面爾等亦宜全朕繼述之孝思嗣後爾等務宜實
心訓練比來軍士生計稍艱
皇考教養六十餘年
恩賚頻施無不周備以天下之正供贍養兵丁如此外再
欲加增錢糧亦恐難給兵丁生計之艱其故雖多大
抵因奢侈所致爾等皆管轄兵丁之人應將平素守

分者加以優獎奢侈者加以訓斥則自知懲勸矣此
事一時亦難移易朕與爾等約以三年為期如三年
後仍不能改爾等之罪不止罷黜且一經罷黜勿希
復用彼時勿更怨望
又禮部議奏
孔子先世五代應俱封公爵奉
上諭五倫為百行之本天地君親師人所宜重而天地
君親之義又賴師教以明自古師道無過於
孔子誠首出之聖也我
皇考崇儒重道超軼千古凡尊崇
孔子典禮無不備至朕蒙

皇考教育自幼讀書心切景仰欲再加尊崇更無可增之
處故勅部追封
孔子先世五代令部議封公上考歷代帝王皆有尊崇
之典唐明皇封
孔子為文宣王宋真宗加封至聖文宣王封
孔子父叔梁紇為齊國公元加封
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加封齊國公為啓聖王至明
嘉靖時猶以王係臣爵改稱為
至聖先師孔子改啓聖王為啓聖公王公雖同屬尊稱
朕意以為王爵較尊
孔子五世應否封王之處著詢問諸大臣具奏

又直隸巡撫李維鈞奏脩築太行等堤銀兩請公
同捐助奉
上諭脩築甄家莊等四處漫決堤工用過銀兩俱因緊
要工程動用不必捐補著以正項錢糧奏銷
二十四日吏部議奏山西巡撫德音布政使森圖
隱匿地方災荒既不奏報又不停徵照溺職例革
職奉
上諭遣祭華嶽之侍讀學士田文鏡到日朕詢彼經過
地方情形與百姓生理據奏山西平定州等處民間
生計維艱地方官現在徵比錢糧即遣田文鏡速往
賑濟況年羹堯來京之時曾囑德音查明欵收州縣

奏請緩徵至今並未奏聞巡撫係封疆大吏一聞百
姓饑饉當即陳奏德音既不奏聞反行催科徵納其
不能勝巡撫之任於此可見德音從寬免革職著來
京在學士任効力行走其員缺著諾岷補授布政使
森圖入不及著革退在驍騎叅領効力行走其員缺
著連肖先補授

二十六日

諭戶部朕臨御以來宵旰憂勤凡有益於民生者無不
廣為籌度因念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殷繁地土所出
僅可贍給偶遇荒歉民食維艱將來戶口日滋何以
為業惟開墾一事於百姓最有裨益但向來開墾之

弊自州縣以至督撫俱需索陋規致墾荒之費浮於
買價百姓畏縮不前往往膏腴荒棄豈不可惜嗣後
各省凡有可墾之處聽民相度地宜自墾自報地方
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撓至陞科之例水田仍
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者著為定例其府州
縣官能勸諭百姓開墾地畝多者准令議敘督撫大
吏能督率各屬開墾地畝多者亦准議敘務使野無
曠土家給人足以副朕富民阜俗之意該部即遵諭
行

又戶部議奏公庫銀兩照常借與官兵奉
上諭此項支借銀兩原欲使官兵有所裨益其果否支
借及該管官員有無指名侵用情弊現在庫內存數
若干遣副都御史牛鈕給事中鄂托拜速往查核即
出征官兵支借庫銀亦有已經豁免者一併查明議
奏

雍正元年五月

上諭三十三道

初一日大學士等奏

孝陵新產蓍草請宣付史館以昭

世祖

聖祖功德之隆

皇上孝治之感奉

上諭

孝陵新產蓍草皆由

世祖

聖祖功德隆盛所致非朕孝思所能感格覽諸臣陳奏引

據剴切著照所請行

又禮部等衙門奏

皇上孝思罔極

登極以來尚未

臨御正殿五月初五日時協正陽恭請

皇上御太和殿行常朝禮奉

上諭朕原欲過年之後始陞御正殿今諸臣援引古典合詞懇奏朕限於禮制勉從所請其奏樂賜茶著停止

初二日雲貴總督高其倬題免鶴氶等處取藏兵丁賠補倒斃馬匹兵部議奏仍著落賠補奉

上諭兵丁遠馳異域甚屬勞苦且滿洲綠旗俱當一視此倒斃馬匹若仍令伊等賠補朕心不忍著盡行豁免

初六日奉

上諭大小官員有一定之品級即有一定之服式所以重名器也近多不按品級輒帶數珠馬項懸纓前用導馬更有將紬爲坐具者尤爲僭越嗣後應各按品級遵奉定例而行著八旗大臣步軍統領衙門都察院衙門嚴行稽查如有此等之人即行指叅若大臣官員等徇情疏忽經朕查出將伊等一併議處再舊例諸王等以數珠鞍轡賞伊屬下者許其服用此等

人員難於稽查嗣後著將賞用之處行文該旗存案年底彙奏如此則等威有辨而僭越者少矣

又奉

上諭湖北布政使員缺朕熟思數日不得其人著大學士尚書都御史侍郎副都御史等各保一人密摺封奏如又有所知堪任他職者亦併繕入再有裨益政事啓沃朕躬之言併附陳奏務宜謹密所奏必出於公正倘有交通約會等情使朕聞知不獨見輕於朕且彼此非笑亦當顧惜尚其慎之

又

諭禮部近日天時頗旱

皇考先年屢降
諭旨云大喪之後必有旱年
太皇太后
世祖章皇帝
皇太后皇后之事俱曾經過朕當此之際實恐懼於懷而
未置也三月十二日雨雖霑足朕曾兩三次以微暘
之意曉諭衆人三月以來風多未雨遂覺旱乾再直
隸山東山西河南地方連年雨水不調田禾歉收朕
雖遣大臣官員賑救當此旱特民必皇皇朕心甚以
爲慮朕在宮中雖早爲盡心虔誠祈禱尚未霑足朕
躬仍虔誠祈禱爾部亦虔誠祈禱諸大臣各敬謹齋

戒
初七日奉
上諭鄭家莊修蓋房屋駐劄兵丁想
皇考聖意或欲令二阿哥前往居住但未明降
諭旨朕未敢揣度舉行今弘晳既已封王令伊率領子弟
於彼居住甚爲安協其分家之處現今交與內務府
大臣辦理其旗下兵丁擇日遷徙之處俟府佐領人
數派定後舉行弘晳擇吉移居一切器用及屬下人
等如何搬運如何安置並何日遷移兵丁如何當差
府佐領人等如何養贍及如何設立長久產業之處
著恒親王裕親王淳親王貝勒滿都護會同詳議具

奏一切供用等項務須議令充裕勿使伊艱難並貽
累屬下之人彼處離京城二十餘里不便照在城居
住諸王一體行走除伊自行來京請安外其如何上
班及會射諸事著一併議奏
又九卿覆議四川蓋造營房官員分別議敘具奏
奉
上諭議敘四川蓋造營房一事前則不及今又太過議
事以公平正直爲主何至參差如是若朕欲加恩何
難特發諭旨所以令諸臣公議者原以求其至當朕
本無成見也且朕受
皇考高厚之恩纘承大統爾諸臣宜矢公矢慎共襄盛治

嗣後務宜屏去私心勿事機巧凡事祇求當理卽合
朕意逢迎之術斷不可用朕昔在藩邸洞悉諸弊豈
有向以爲非至今日而忽以爲是耶諸臣如不痛加
洗滌不獨見輕於朕且貽笑於天下後世矣
又兵部議奏甘肅巡撫綽奇題請同知暹焕等應
賠駝隻銀兩勒限追賠又奏遊擊王兆萬等倒斃
駝隻著落分賠奉
上諭此項駝隻買備已久原牧養官員亦有身故者且
俱係微員著落伊等賠補勢必不能著俱從寬免
初十日
諭翰林院部院衙門俱設司官專管定稿之意[illegible]

專管繙譯聽官專管收發文書翰林院衙門亦有錢
糧出入陞遷議敘並各衙門文移往來事務煩瑣關
係不輕乃俱出自筆帖式典簿廳之手故遲速輕重
多有弊端如庚子鄉試添送假監入場今年又用假
印出結其已發覺者如此掌院學士應於俸淺編檢
內擇才守優長者滿漢各二員充作司官專主定稿
說堂庶小吏不得作弊而衙門肅清矣所委充司官
之編檢如果實心任事辦理公敏著掌院學士據實
奏聞加以殊恩

十一日

諭大學士等此番鄉試落卷著大學士王頊齡尚書勵

廷儀署吏部侍郎內閣學士史貽直戶部侍郎張伯
行李周望兵部侍郎阿克敦副都御史李紱同南書
房翰林檢閱如人不足於翰林院編檢內揀選十員
再此番係雍正元年特恩加科有因迴避考官不曾
應試者殊屬可憫即令派出大臣擬題奏請候朕點
出於內閣考試

又廣西巡撫孔毓珣摺奏請將捐助軍需銀兩解
送西安奉
上諭凡地方官捐助軍需應先行奏聞否則或致分派
屬員科斂民間亦未可定孔毓珣捐助銀兩既經解
送則已該部可行文孔毓珣知之

十二日

諭大學士等刑部直省命盜案件主稿雖在刑部然必
由三法司等衙門公同確擬畫題方行請旨今刑部
議覆被盜疏防及人命失察等案有該督撫未將所
屬地方官弁報參者刑部於具題完結本尾聲明行
令查參到日再議嗣經該督撫有照例補參者亦有
援例請免者止用咨覆刑部既不再題又不照會都
察院大理寺衙門是以部中姦猾胥役得以操縱其
事暗地招搖有部費者則為援引輕例且有竟將咨
文沉匿日久潛消者如無部費雖督撫聲明在所可
寬不准邀免欺隱朦混事同議異嗣後凡三法司會

議案件本尾有帶及行令補參者督撫咨覆到部其
或處分或寬免作何完結之後令刑部知會畫題衙
門公同刷卷如此則胥役不得萌遝故智上下其手
矣

十五日

諭大學士等清字譯漢字綸綍攸關職司宜慎若但拘
泥字句則文義不能貫通但期通俗明易則修詞未
能典雅必須詞意兼到方可宣達朕之意旨嗣後凡
清字上諭及改簽旨意內閣滿漢諸臣當會同商酌
詳細譯定將滿漢文俱繕寫進呈覽定施行

十七日

諭滿漢九卿詹事科道天時亢旱朕夙夜焦勞敬蓋齋
戒久未得雨意者用人行政之間尚有缺失不能感
召天和以致甘霖未沛朕欲在廷諸臣直言得失猶
恐視為具文槩以諛詞頌揚負朕實心求言之意今
特諭爾諸臣各具密摺凡朕所行之事或有過失務
須盡言無隱即所行無過或更有應行事宜爾等各
據已見陳奏務期盡善使朕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方
得古大臣責難於君之義至用人一途或有未當爾
等務必據實指陳勿避嫌怨即朕親信重臣亦不妨
指出上古君臣都俞吁咈至今傳為盛事爾等若能
披肝露膽極言直諫即所奏未盡合宜朕亦重其人

品倘仍蹈徇依違浮詞塞責朕亦薄其為人此諭出
於至誠爾等各宜副朕實心不可虛應故事果有嘉
謨嘉猷俾得見之政事將召天和而蘇民困胥在於
此矣

又

諭吏部國家大典首重掄才必主司鑑空衡平內外簾
官協心共事加意釐剔放榜後方得士心悅服京師
首善之地關係尤重朕於雍正元年特行開科并廣
額數欲振興文教俾單寒績學之士人人自奮今順
天主考朱軾張廷玉公慎自矢細心搜閱盡拔佳文
內外簾官亦能各自淬礪屏除弊端榜發之日輿論
翕然朕心甚為嘉悅其酌加議敘用示優獎兼使嗣
後考官咸知激勸以副朕興賢育才之意

又

諭兵部武職人員原因騎射而得功名當以弓馬之優
劣為授官之先後則人人自勵演習益加精勤矣如
部發外省年滿千總向來挨次補用不論騎射之優
劣所以杜奔競而絕營求也朕思優劣不分但按名
次伊等以為名次既定補授有期不復以弓馬為事
何以勵人才而資實用乎嗣後命往年滿千總應令
督撫確加考驗騎射優者先行題補劣者令其學習
不按名次以為先後庶武弁皆知勉力騎射不至廢

弛至於督撫乃封疆大臣自無不秉公之理爾部確
議具奏

二十日

諭大學士等山西平定州等處山多田少粒食恒艱小
民向賴陶冶器具輸運直省易米以供朝夕近聞直
隸州縣因米貴禁糶此方百姓何以仰給昔春秋時
諸侯各君其國尚申遏糴之禁今天下一家海內之
民皆吾赤子自宜緩急共濟現今陝西督臣運米萬
石賑救山西甚愜朕意豈有坐視鄰封乏食反行遏
糴之理自今凡鄰近郡邑偶遇荒歉即相拯卹毋得
各分疆界漠不相關其所當禁者富戶規利販米動

盈千萬又沿海數省運米出洋玩法網利該督撫提
鎮當著實嚴査禁止至肩負小民貿易度日必從自
便可也著直隸巡撫應諭鄰近平定州等處州縣不
得禁糴以副朕一視同仁之意并諭山省各督撫通
使知悉

又

諭戶部山東連年荒旱百姓艱食朕夙夜焦勞已諭巡
撫多方賑濟近聞兖州等處雨未霑足誠恐小民乏
食無以為生現今糧船未入閘河可乘此時截留漕
米以備賑恤爾部酌議截留米石數目及分貯何府
州縣作速具奏勅諭該撫遵行

又

諭河南巡撫石文焯河南居四方之中地廣民庶為幅
員要區素封之家常多儲藏米穀以收居積之利比
年連遇荒歉民食維艱貧者逃亡頗衆朕夙夜廑懷
思所以安全拯濟之道前特遣官往賑務令實心奉
行俾窮黎得安袵席河以南數郡雖已得雨河北三
府時逾麥秋尚未霑足誠恐小民勢難耕種不可不
預為籌畫或暫開納粟准作貢監之例則富室所貯
之粟皆得流通出納於官以為賑恤之用似屬有益
該撫可即詳議具奏

又

諭河道總督齊蘇勒漕運總督張大行山東巡撫黃炳
歷年漕船遲滯皆由運河淤阻運河之水全賴山東
諸湖蓄水以資灌注近歲諸湖漸就淤積附近居民
或佔成田地以致水少不能引以濟運今宜乘夏秋
雨水之時預為蓄水之計及今不圖明年重運必至
仍舊艱阻爾諸臣應各留心相度凡沿途近地已經
成田者不必追究其未經耕種者當湖水稍落速宜
嚴禁不可仍令侵佔至諸湖隄防務須修築堅固引
河閘座務須啟閉得宜則湖水深廣運河自然流通
不竭將來漕艘更無阻滯之虞矣

又揀選保舉之內閣中書等官員蒙

賜貂皮緞疋謝
恩奉
上諭爾等雖勉供職竊惜顏面潔已勤慎勿以官職卑
微遂自菲薄與日繼起大臣端於爾等是賴爾等務
須以善為師忠良是效其姦回邪曲不識君臣大義
委靡怠惰之人斷不可學敬之念之

二十一日

諭大學士等孝經一書與五經並重蓋孝為百行之首
我
聖祖仁皇帝欽定孝經衍義以闡發至德要道誠化民成
俗之本也鄉會試二場向以孝經為論題後改用太

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夫宋儒之書雖足羽翼經傳
豈若聖言之廣大悉備今自雍正元年會試二場論
題宜仍用孝經庶士子咸知誦習而民間亦敦本勵
行卽移孝作忠之道胥由乎此又聞各省鄉試房考
凡州縣官由科甲出身者止許入闈一次大考官以
秉公精鑒識拔文才為主何論曾否入闈嗣後凡遇
鄉科各省督撫臨場調齊科甲出身之員不論已未
分房監臨試以時藝一篇其文理優長者為內簾房
考荒疎者供外場執事則分校得人而佳文盡拔矣
朕於雍正元年開科廣額總欲鼓勵人才興起教化
著該部通行直省督撫俾副朕崇教育才之意

又內閣九卿等奏
皇上因天時少雨虔禱宮中自早至暮未曾進膳
天意感孚甘霖立霈恭請頤養
聖躬照常進膳奉
上諭
上天暨
皇考在
天之靈慈憫朕躬卽時昭應朕心猶有不感荷欣慶之理
所奏知道了
二十二日工部議覆給事中永福條奏
行宮等處修理銀兩應將未經查核之堂司官交部

察議奉
上諭此係傳事伊等並不隱匿掩飾既將情由奏明著
從寬免其交部察議嗣後凡此等事件俱著查出據
實陳奏應治罪者朕卽治罪應免罪者朕卽從寬若
將舊事隱匿掩飾不行查奏經朕查出必從重治罪
二十三日奉
上諭令時值炎熱人易傷暑非寒冷時可比凡齊集諸
臣聽擇陰涼處飲水坐候門俱洞開令得受風每日
三次上食時年老者隨便齊集或因暑熱以致遲悞
朕亦寬恕爾等職司稽察毋得過嚴此實
皇妣太后仁愛至意爾等務宜仰體倘有舛悞朕惟爾總

理事務王大臣是問命婦齊集處亦照此傳知
又
諭理藩院
皇妣天性仁慈衆所共知今
皇妣大事外藩公主郡主等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
聞之自必速來伊等感戴
皇考
皇妣深恩竭誠來謁固所當然但時值炎熱蒙古內未出
痘者甚多途間急行人馬中暑到京或致有傷則重
違
皇考

皇妣之聖心朕亦有所不忍將此傳諭蒙古各旗知之伊
等斷不可來前者
皇考大事朕曾諭蒙古諸藩令於八月盡間來謁
山陵目前正值炎暑著停止前來蒙古王台吉內除未出
痘者不必來外應來者於八月盡間來京伊等旗下
地方亦屬緊要不可疎防來時或扎薩克或協理台
吉必留一人辦事至公主郡主等聞
皇妣大事有必欲來者亦不可急迫致傷人馬著從容前
來
又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貝子允禵原屬無知狂悖氣傲心

高朕屢加訓諭望其自知改悔以便加恩但恐伊終
不知改而朕必欲俟其自悔則終身不得加恩矣朕
惟欲慰我
皇妣皇太后之心將允禵晉封為郡王伊從此若知改悔
朕自疊沛恩澤若怙終不悛則國法具在朕不得不
治其罪伊亦難怨允禵來時爾等將此旨傳諭知之
二十四日奉
上諭曰
皇考升遐之日十四阿哥不獲預襄大事無由盡心前朕
恭送
梓宮留伊

陵寢附近湯泉居住俾得於大祀之日稍盡其心又欲保
護其身體曾諭副將李如栢若阿哥欲不時往拜
陵寢汝勿聽許若遇大祀遵奉朕旨則可令其前往前日
太后體中違和朕遣侍衛吳喜朱蘭太名之令其速即馳
驛前來阿哥行至里許李如栢追而止之吳喜示以
部文李如栢以部文內未載諭旨不足憑信將吳喜
朱蘭太羈候請旨十四阿哥前既不預
皇考大事今又不及預
皇妣大事不得盡其孝道實屬伊之不幸即使李如栢不
阻其行要亦不能及矣十四阿哥前已降旨封王副
將李如栢遵朕前旨執法不回能止十四阿哥之行

誠謹可嘉十四阿哥一聞李如栢稱奉諭旨即中止
不前遵法可嘉再所差侍衛李如栢止之即靜候諭
旨亦屬甚是夫李如栢漢人也能知大義行事果斷
如此公吳爾占宗室也奉
皇考命守咸安宮將
皇考所交之事不敬謹遵行藏匿
旨意欺罔行私二者相較吳爾占不堪極矣李如栢才具
優長行誼篤實向來不逐時趨但知竭力報効
皇考不二其心朕所深知著給與翎子有要地總兵官缺
出補用並傳諭看守咸安宮大阿哥處之王大臣管
侍衛內大臣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武大臣步軍

統領等知之俾知大義所在理應守法奉公力改從
前朋黨惡習
又諸王大臣等奏
仁壽皇太后仙馭賓天
皇上悲痛號踊達辰達旦水漿不御伏懇
皇上勉抑哀情保護
聖躬以慰天下臣民之望奉
上諭朕謹念
皇考付託重大不惟節哀而且強忍朕於
聖祖仁皇帝大事雖抑制哀衷尚勉盡臣子之道不意復
遭

皇妣太后之事力實憊矣代朕計者亦謂難堪諸王大臣
自應爲朕慮但朕思負荷重大務必節哀強忍保護
朕躬以仰體我
皇考
皇妣罔極深恩上慰我
皇考
皇妣在天之靈爾諸王大臣勿過爲朕慮
二十五日奉
上諭除服以前每日伺候清晨親往
壽皇殿供獻
二十六日

諭禮部朕惟尊親之典首重易名聖善之修必崇顯號
我
皇妣大行皇太后端莊恭肅慈惠安和奉侍
先皇壼儀茂著誕育沖藐
母道備隆顧復恩周命提義盡寬仁逮下澤洽宮庭謙儉
持躬化流禁掖朕繼承大統嗣服鴻基方期合萬國
之懽心奉
慈闈之色養不意遽遭大故
仙馭上升抱痛銜哀感深罔極惟藉顯揚之典少申孝慕
之誠允宜稽考彝章薦升
尊謚應行典禮爾部詳議具奏

二十七日諸王大臣等奏
皇上日詣
壽皇殿親奠
仁壽皇太后梓宮悲痛廹切伏惟
皇上兩遇大事今又時當盛暑恭懇間隔兩三日
親詣一次奉
上諭朕性本質誠不事掩飾前云強忍節哀言實由衷
斷不至過於哀毀罔恤朕躬欺爾諸王大臣也爾等
勿爲朕慮但念
皇妣延育朕躬慈恩罔極今初成服隔日一詣
梓宮親奠朕實難安按之典禮三次上食俱宜躬親今止

一次恭詣已勉從爾等所請矣每日清晨哭奠盡哀
方得少展思慕
父母之心不如是朕不能忍反於朕躬無益倘不勝暑熱
力不能支亦不勉強即另降諭旨諸王大臣當諒朕
此意遵行勿得再奏

雍正元年六月

上諭二十道

初二日

諭刑部熱審減等國朝舊有成例蓋念時當盛暑囹圄
之地倍覺炎蒸笞杖所加更爲酷烈故特予減等以
昭法外之仁迨後日久弊生罪人妄希巧脫胥吏因
緣爲姦故延日期致逃法網是以停止熱審減等之
例以杜弊端我
聖祖仁皇帝如天好生凡閱讞章哀矜詳愼秋審決囚屢
行停止至每歲夏月必
特沛恩綸監候者寬其刑具枷責者緩至秋涼雖停熱審
之例仍寓減等之心恩至渥也朕仰體
聖慈時深欽恤嗣後每逢熱審之期仍復減等舊例其監
禁重犯亦量加寬恤至情罪可疑及牽連待質人等
暫予保釋俟秋後再行拘禁凡內外讞獄衙門一體
詳愼遵行庶幾刑期無刑之意其有故意遲延仍蹈
前弊希圖漏網者除本犯不准減等外官吏嚴加議
罪爾部即通行直省

初八日

諭兵部進藏及克復臺灣有功人員其現在者俱已議
敘惟已經身故者未得議敘同爲國家立功之人乃
以身故之後不得均沾恩澤朕心深爲憫惻爾部著

即酌加議敘著為定例以副朕褒錄有功之至意

又

諭理藩院郭爾羅斯乏食議將鄰近札薩克公巴圖旗下倉糧撥給散賑等語殊未妥協如將公巴圖旗下倉糧撥給將來伊旗下若遇災旱又將何處米石撥給乎白都納倉糧頗多即將此米散賑但止給與米糧餬口並無產業何以為生向者給產業買牲畜之事俱派富戶富戶苟且塞責所給蒙古之物浮報數倍蒙古並不得實惠科爾沁一旗與其他蒙古不同

太祖高皇帝時首先臣服且為朕

皇曾祖妣孝莊文皇后

皇祖妣孝惠章皇后之母家世為國戚恪恭巽順歷今百有餘年今聞伊屬下之人乏食朕心軫惻著即動用正項錢糧三萬兩往賑再派出大臣一員司官一員往郭爾羅斯旗下將實在窮苦並無牲畜之人查明數目按伊戶口足用之數給與乳牛羊隻此項牛羊或應買給或應折價令其自置並所派大臣官員爾衙門會同總理事務王大臣速議具奏

十二日戶部奏江蘇巡撫吳存禮以節年蠲免錢糧六案題請蠲免查得應准蠲免民屯地丁等銀外有不應蠲免銀一十九萬餘兩但與前奉

特旨蠲免康熙三十三年以前蘆課等項錢糧一例應否蠲免請

旨奉

上諭此民欠地丁等項銀七百二十九萬六千餘兩外蘆課等項銀十九萬二千七百兩零雖不應蠲免但此事歷年最久若行催徵窮民必致苦累著一併蠲免

十三日

諭戶部兵部朕惟治安天下欲兵民並得其所必以敷恩減賦為要比年以來策妄阿喇布坦狂逞逆命發師致討四川陜西進藏官兵歷經險道往返萬有餘里甚屬勞苦朕深憫念其倒斃駄載馬匹價銀及口

外沿途與西藏留駐兵丁續補駄馬價銀著悉免追賠又西陲軍興以來民間急公趨事供應差役實屬朕懷聞陜西甘肅二屬各州縣衛所地丁銀兩每錢額外徵收三釐米每斗額外徵收三合以為備荒之用此項徒有加賦之名而無賑濟之實著自雍正元年始將額外徵收銀米永行停止如有舊欠亦悉予蠲除爾部即速行文該督撫遵諭奉行務俾均沾實惠以副朕篤念兵民至意

十四日戶部奏蘇松等處漕船過淮違限各官議處奉

上諭年來因雨澤歉少河內水淺以致運白漕船過淮

違限運官等從寬免革職著該部將現議內有類此
事者亦以免議具奏
十七日
諭工部據河南巡撫石文焯奏稱黃河南岸中牟地方
河隄衝決近嵇曾筠從河南來朕問河南黃河形勢
伊所奏尚明白即著嵇曾筠前去伊若知有諳練河
工之人著奏聞帶去再八旗漢軍現任官員捐納候
選及註誤革職各員有情願往河工効力者令其作
速遞呈該部儘數查開交與總理事務王大臣將家
道殷實人材可用者挑選十人引見朕派出四五人
交與嵇曾筠帶往嵇曾筠到河南時將此決口作何

堵築之處與河南巡撫石文焯總河齊蘇勒公同商
議即速修成決口以下州縣被衝人民應賑濟者亦
即速賑濟毋致失所河南預備河工錢糧自來無多
此項工程即將布政司庫正項錢糧動用工完之日
查核銷算派出人員至河工時如果効力勤勞有河
員缺出應保奏者即行保奏補授若無缺出則具題
議敘再將諳練河務者常留數員於工上自於緊急
工程有益
二十日禮部題請
勅諭廷臣詳議
母后配
廟典禮奉
旨總理事務王大臣內閣九卿翰林院詹事科道詳奏
典禮確議具奏廷臣遵
旨會議敬考古今典禮恭請
四后同祔
聖祖廟
尊謚並加仁字奉
上諭朕惟
母后升祔
太廟大典攸關欲伸臣子之孝思必準前代之成憲務得
情理允協乃可昭示萬年諸王大臣等奏請

四后同祔
太廟引據宋朝太宗真宗四后祔廟之禮朱子及有宋諸
儒皆以為允當覽奏既得展朕孝敬無窮之心復合
前代斟酌盡善之典不覺悲慰交集恭惟
孝誠仁皇后元配
宸極
孝昭仁皇后
孝懿仁皇后繼位中宮
孝恭仁皇后誕育朕躬母儀天下按先儒祔廟之議一元
后一繼立一本生以次並列今
母后升祔位次當首奉

孝誠仁皇后次奉
孝昭仁皇后次奉
孝懿仁皇后次奉
孝恭仁皇后如此庶於古禮符合而朕心亦安矣

二十一日奉
上諭貝子丹忠實心効力朕不忍違其遺本所奏是以將伊家眷及屬下之人俱交與四川提督岳鍾琪曁加養贍安頓朕富有四海以天下為家豈有利其所屬之人之理今據侍郎常壽代親王察汗丹津奏稱丹忠係伊親姪請將所遺屬下歸併兼管詞意懇切著將丹忠屬下俱賜與察汗丹津管轄其一應人口著岳鍾琪委員會同札薩克一二員查明數目令同原遊牧之地居住務俾各得其所勿致殺害至丹忠屬下寨桑等素著勤勞亦著岳鍾琪委員查明造冊送部俟秋涼時朕令伊等來京量加恩賞

二十二日河道總督齊蘇勒奏報河岸決口奉
上諭所奏中牟縣屬黃河南岸河水漫決前據石文焯摺奏朕遣兵部侍郎嵇曾筠選員與伊一同前往至河南將決口堵築之處會同河南巡撫石文焯河道總督齊蘇勒商酌動藩庫正項錢糧速築告竣已降諭旨至該督所奏山盱高堰一帶臨湖堤工恐河水下注泛溢復以黃河北岸關係運河作速加築保護

知道了今正值雨水之時該督帶領河員加意防護毋得疎忽

二十三日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朕前曾諭將江西省尾幫船糧截留山東二十萬石以備賑恤今聞東省百姓食米維艱涂天相回京奏稱路過東省民間米穀甚少山東巡撫並未具題朕念江西尾幫船隻須八月間方到彼時已及秋收恐此際百姓乏食著總理事務王大臣戶部與涂天相速行會議具奏

二十五日刑部等衙門奏馮子直因姦殺死阿爾兔姦婦莫靈克知情應凌遲處死奉
上諭因姦殺死親夫知情未曾動手之婦人莫靈克擬以凌遲處死如帮助姦夫殺死親夫及本身自殺親夫者又當作何治罪大學士會同三法司查明律文酌議具奏

二十六日兵部議奏未經出口兵丁其倒斃馬匹仍令賠補奉
上諭保定府城守尉所屬滿洲兵丁古北口提標綠旗兵丁雖未出口亦勤勞四載有餘若仍令賠補馬匹朕心不忍著俱從寬免

二十八日
諭吏部兵部三年舉行大計五年舉行軍政其居官優

者列為卓異劣者分別輕重置之八法所以澄敘官方勸善懲過典至重也朕思卓異八法所舉所劾不過十數人而平等供職不列舉劾者尚有多員如文官倉庫之盈虧辦事之能否武官騎射之優劣訓練之勤惰皆未填註考語是考課羣吏尚有遺漏之處也嗣後大計軍政除卓異八法照舊例舉行外其平等官員文職自知縣以上武職自守備以上俱於大計軍政之年令督撫提鎮註明考語造冊報明吏兵二部務期秉公核實不得徇情任意顛倒是非爾等確議具奏

又

諭戶部各倉監督俱係限年滿漢一同更換立法最善前任若有未清後任豈肯接受所以稽錢糧之出入而除虧空之弊端也查通州坐糧廳有通濟庫每年動用輕賫等項銀數十萬兩關係錢糧亦屬緊要而坐糧廳一差並無年限更換或滿員陞轉則更滿員或漢員陞轉則更漢員滿漢參差更換彼此牽制回護勢難徹底清查况在任日久倘有虧欠必至積累增多更難清理爾部可將通濟庫錢糧逐一確查務期明晰其坐糧廳一差嗣後或限二年或限三年滿漢一同更換庶接受之際不至含糊而弊端亦不至久而益深也爾部即確議具奏

二十九日奉

上諭奉天地方乃我國家啓祥之所甚屬緊要朕前歲奉天聞地方人言論悉知兵丁差役頗多不能休息之處曾降諭旨令將軍唐保住將無用塘哨悉行撤退唐保住雖將無用塘哨撤退而將軍副都統於定額親隨兵丁之外多帶百餘人省城官員又各帶其子弟因而屬員效尤各多帶兵丁以致應差乏人兵丁仍多勞苦又於鎗手中以選擇熟練之人爲名每城調取二三十人田獵夫省城相隔遙遠往返人馬俱疲再自山海關以至廣寧皇莊頭三百有奇止交筆帖式領催等微末人員駐劄中後所催徵錢糧辦

理事務以致交結匪類糶賣官糧漁利入己且自中前所至錦州義州廣寧等處相隔二三百里詞訟案內干連之莊頭地方官調取抗不赴審即使到案亦抗不遵行以致案內干連之人每多苦累再人命案件呈報地方官之後雖相距數百里亦必俟筆帖式領催檢驗炎暑日久難以憑信則百方檢驗慘不可言朕之所聞如此從前雖每年派卿員前往管轄莊頭因不實心辦理於地方並無裨益應遣大臣一員駐劄於寧遠錦州大凌河等處地方令其料理一應公務管轄里長獵戶遇有詞訟事件會同地方官審結此所遣官員應令駐劄何處著領侍衛內大臣等

兵部總管公同詳議具奏

又

諭內閣朕惟人才難得務在矜全器使之道寸長即錄每見外任文武官員一經督撫提鎮參革縱有才堪効用之人終身廢棄不能復用朕甚惜焉嗣後外任官員除特參貪酷外其因公詿誤降革解退之員將任內錢糧案件完結之後文官或吏才不足文學可觀雖不能臨民治劇尚堪以京職自効武職或有年力精強人材騎射足備驅使各自揣度本身分量尚可用者許其親赴都察院具呈著都察院十日一次彙題代為陳奏朕當試其所長有可取者棄瑕

錄用以示朕憐惜人才至意

又

諭內閣凡旗員為外吏者每為該旗都統參領等官所制自司道以至州縣於將選之時必勒索重賄方肯出結及部選後復遣人往其任所或稱平日受恩勒令酬報或稱家有婚喪等事緩急求助或以轉因私事要挾至五旗諸王不體恤門下人等分外勒取或縱門下管事人員肆意貪求種種勒索不可枚舉以致該員竭蹶餽送不能潔己自好凡虧空公帑罹罪罷黜者多由於此嗣後如有仍蹈前轍恣意需索等弊許本官據實密詳督撫轉奏督撫即據詳密奏倘督撫瞻顧容隱即許本官封章密揭都察院轉為密奏倘又不為奏聞即各御史亦得據揭密奏務期通達下情以除積弊外任旗員勿得隱忍畏懼朕不治以干犯舉首之罪著通行八旗直省督撫徧諭內外旗員知悉

又

諭理藩院塞外居住之八旗察哈爾蒙古護軍驍騎之器械三年查看一次而前往之護軍參領驍騎參領等驛撥蒙古勒索馬羊等物其三年一往比丁之官員亦有勒索之處朕所洞悉再察哈爾蒙古內未曾出痘者甚多若來京挑選護軍倘遇出痘恐有損傷

嗣後察哈爾八旗護軍缺出即著察哈爾總管副總管參領等公同閱看人材可用者挑補其挑補之護軍俟三年查看軍器時從京中奏派大臣一員前往查看軍器將所挑之護軍一併驗看其三年比丁亦照外省例交與該總管等詳查明白將比過丁數造冊送各該旗都統則衆蒙古無騷擾之患亦無往返京師之事於伊等大有裨益著八旗蒙古都統管侍衛內大臣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公同議奏

三十日奉

上諭朕去年親閱京通各倉雖有積貯但京師人民聚集食指浩繁米糧關係重大儲備不可不多查有漕

各省惟湖廣江西產米最廣近年盛京年歲豐收米
價亦賤此三處酌量動正項錢糧採買數十萬石僱
募民船運送來京大有裨益著怡親王隆科多會同
確查作何採買運送之處詳議具奏

雍正元年七月

上諭共二十六道

初六日

諭八旗都統等八旗世襲佐領及世職官員有年幼者
於供職之處未曾歷練若不令人指教何由諳習規
矩以底於成就嗣後凡十六歲上朝之佐領著委令
一員率領指教俟四五年後再令其自行供職其十
八歲上朝之世職亦令委員指教俟三年後再令其
自行供職將此通諭八旗都統等各當盡心教育一
體遵行

初七日

諭禮部國家祀典必貴潔誠
先農壇每歲展祀且為親耕耤田之所最宜清肅舊制
園墻內有地一千七百畝以二百畝給壇戶種植五
穀蔬菜以供祭祀餘一千五百畝每年交租銀三百
兩以備修理閒康熙四十年間內務府撥給園頭耕
種粢盛蔬菜無所從出惟向市井採買殊非潔淨精
誠之意今著園頭清還地畝仍給太常寺壇戶耕種
以供祭祀之需餘地一千五百畝著將內外園墻查
明丈尺每種地十畝估計令其修墻若干務期加謹
葺護毋致傾壞每年將滿漢太常寺少卿派出一員
不時稽察庶壇壝清潔祀事更加虔謹矣

又

諭工部貢院內應用桌椅等器向俱五城借用民間之物頗爲擾害用過給還之時又被蠹役多方勒索以致各寺廟及買賣人等種種苦累此等應用之物當交與工部備造一分俟考試之年取用事竣交回部內加謹收貯若典守人員懈怠以致毀壞遺失即令賠補數年後將舊物更換則桌椅等器全得整齊小民等亦免衙役勒索之苦此雖係小事該部大臣理應留心辦理若諸事漫不留心只圖僥倖保全官職朕前豈能僥倖何益之有今特降諭旨勿謂朕躬親細事轉相竊笑也該部議奏

雍正元年七月　二

初八日戶部遵

旨議覆遣官往

盛京江西湖廣採買米糧本

上諭每方差漢御史或給事中一員動正項錢糧買米僱覓民船運來此項米石買畢仍行起運趕上漕船可以先到即先來如其不能在何處遇見即爲便行走此係官買之米若交與地方官恐派累小民亦未可定不必交與地方官運送著派同知通判等官一員協同買米之員管運到京武職內派守備一員押運到淮之日總漕處派守備一員更換盛京著滿官一員去近採內府佐領等會同現今莊頭等將官米一十一萬五千四百八十四石糶賣一半其餘一半米石暫行存貯俟得新米於次年糶賣所得內現存銀內留下七千五百餘兩其十萬兩交與何處請旨此派去之員一到盛京將錦州等處將軍府尹所管內府佐領所存米石查看總數於近海口處兌十萬石即將內府佐領等所存庫銀動用僱覓民船裝運如倉內現存米石數目不敷動盛京錢糧買米運送而天津尚係總會之所理應修建倉厫其應建幾倉之處八月間送

將官時爾等面傳諭旨與直隸巡撫著直隸巡撫會同天津總兵官定議具題建造

雍正元年七月　三

初九日

諭戶部兵部從前商人王綱明因虧空銅斤銀兩具呈願採買兩江浙閩湖廣五省營驛馬匹於每匹額價內節省三兩填補虧空後五省以王綱明所交之馬疲瘦不堪易於倒斃題請仍自行採買每匹扣銀三兩交部爲王綱明補塡虧空此事雖行已數年但各省採買額價不敷不能採買膘壯營驛之馬恒至倒斃且致地方官員歲有賠累況商人王綱明虧空銀兩與各省地方官員何涉而代爲補塡除從前五省解部補塡銀兩外以後每匹扣銀著俱行豁免其王綱明尚欠銅斤銀兩作下該部作速查明著落王綱

明等名下作何清結之處另行議奏
又內閣覆奏折本內兵部議給大臣官員等廕生
奉
上諭郎圖善代達福鏗特胡世屯大成俱著給與三品
廕生伊等承襲祖父高爵其子孫習於安逸未必即
能効力行走若給伊等一二品廕生以員外郎主事
用恐不能稱職與其被堂官叅革不如給與三品廕
生補用令其學習行走豈不甚便如將來任事果優
彼時朕自有加恩之處此正朕成就伊等之意並非
吝惜一二品廕生而不給與也爾等傳集伊等宣諭
朕意否則徒生怨言且副後之効力人員反生懈心

雍正元年七月　四

矣
十一日
諭內閣朕前降諭旨因年羹堯奏稱趙之垣情願捐銀
一萬兩往布隆吉爾地方築城効力朕念趙之垣係
功臣之後若伊才具不克勝知府之任道員事簡易
辦欲捐銀議敘以道員用可聽其効力若趙之垣才
克勝任即仍留知府用現今趙弘燮虧空庫銀三四
十萬兩交與趙之垣料理又何必另外捐銀此朕施
恩之意也況年羹堯啓奏築城已有張廷登王之樞
等可以竣事今復遣往効力議敘似又開捐例斷
不可行若布隆吉爾築城張廷登等所捐之貲不克

完工令年羹堯酌撥具奏再將情願効力者發往此
朕之諭旨也爾等票簽全不符合將朕緊要語句俱
行遺漏總之大學士等不肯留心辦事及至錯悞在
乾清門免冠謝罪甚屬非禮爾等俱係
聖祖仁皇帝委任大臣
聖祖仁皇帝天縱生知兼之臨御日久諸事精熟爾等舛
錯之處全賴
聖祖仁皇帝改正所以不至悞事今朕臨御之初內藉大
學士外藉督撫提鎮爾等理應諸事勤慎盡心協辦
如前日本上落去一字事雖甚小然不得謂小事便
可輕忽寫本雖係中書之事爾等肯用心細閱自無

雍正元年七月　五

錯悞若大學士諉咎於學士學士諉咎於侍讀侍讀
諉咎於中書則朕亦可諉咎於大學士諸事錯悞令
天下人疑朕與大學士俱不看本豈不可恥又如前
日蔡珽所奏之事即係年羹堯奏過之事爾等又票
該部議奏朕疑其事或有異同照簽批發及觀部議
仍是一事可見漫不經心此等之處大學士既不詳
看學士等亦應詳看何一同玩忽至此朕若亦如爾
等玩忽督撫本章概批依議用人一途聽之九卿隨
意保舉豈不省事但爾等可以負朕朕何忍負我
皇考之深恩乎況朕於爾等陳奏虛心採納並未有偏執
之處朕非文過飾非之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爾等

果能指摘朕過朕心甚喜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改過是天下第一等善事有何繫吝以箝結爲老成以退諉爲謹慎非朕所望於爾等之意總之三年之內將向來怠玩積習務須盡改倘仍付之膜外不肯改易不特國法難行即天理亦所不容矣

又

諭戶部朕惟治民之道在愛養民力蓋民力寬舒則元氣自復此務阜之要務也山東山西河南三省連年山豩歉收朕軫念窮黎已發帑賑濟復將現年錢糧盡行緩徵而歷年民欠帶徵之項若仍行追比援新

而徵舊與兆姓終無裨益目今時雨霑足秋禾滋茂登稔在望俾耕鑿小民終歲無催斂之煩家室有蓋藏之慶則力既有餘輸將亦易來年自必急公完賦爾部將山東省康熙五十八年至六十一年分年帶徵未完錢糧山西省康熙五十六年至五十九年分年帶徵未完錢糧河南省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一年緩徵錢糧作速行文三省巡撫俱著停徵一年務使里井霑恩吏胥無擾以副朕愛養民力之意爾部即遵諭行

十二日

諭戶部朕自臨御以來勤求民瘼事無鉅細必延訪體察務期利民而於徵收錢糧尤爲留意惟恐閭閻滋擾此念時切於懷如江西省有漕米各州縣運糧到省又自省倉搬上軍船故有腳耗扒夫修倉鋪墊等項編載全書歷來支給已久自康熙二十三年部中誤駁不准支給行令追還嗣後一例駁追究無完解至三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特頒諭旨將從前已經支給者俱免追賠恩至渥也至康熙三十八年部議又以腳耗與扒夫等項分晰未清仍令扣追不知腳耗乃貼運之總名扒夫等項乃支給之細數實一事非兩項也自康熙三十八年至今已二十餘載應追銀五十一萬餘兩米

六十一萬餘石積累增多究無完解追比日久官民均受其累朕知之甚悉特諭爾部將從前積欠盡免追賠向後准其支給副朕加惠黎元體恤有司之意

十三日奉

上諭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內頗有家計艱窘之人頃者外省副都統等既已酌給親丁坐糧將如何酌給伊等坐糧之處著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會同兵部議奏

又

諭倉場侍郎糧運關係國儲必須遄行無阻始得及早抵通自楊村至通州河道多有淤淺擱船起剝每至

恥延以致回空凍阻并諭新漕著該督嚴飭坐糧廳
查看河道有淤淺處作速挑濬深通毋使阻滯并知
會天津總兵官用心催趕且天津一帶地方向有販
賣私鹽等弊糧船不許停泊火速趲行直抵通州至
抵通後速行起卸交倉毋得需索抑勒苦累軍丁朕
去年親行閱倉知漕糧過壩一晝夜可五萬袋可見
交卸甚易爾等加意督催務使空船早得回南新漕
亦可無誤漕運一事朕親身閱歷纖悉洞知爾等倘
不盡心料理或因勒索致有遲延責無所諉

十四日

諭禮部朝鮮國歸順我朝以來恪盡藩職進貢年久在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時屢次施恩將伊國貢物減免今所貢禮物
尚多此內若有可減去者爾部會同內務府確議具
奏再加減免以紓朝鮮民力

又

諭朝鮮國使臣密昌君李樴爾朝鮮國王啟疆東土於
我
太宗文皇帝時誠心豫附恪守藩封我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視同一家恩施優渥爾國王祖父亦能仰承
厚澤奉職惟謹百年於茲矣我
聖祖仁皇帝化成久道萬國來王念爾國君李焞幼纘嗣
服克紹前猷權不下移忠能撫衆數十年來職貢罔
懈用是
降恩異數寵眷有加賞予便蕃貢物頻減病則賜之以珍
藥殁則錫之以榮名
特遣近臣優頒奠弔今朕纘承大統爾嗣王李昀遣爾恭
進賀表朕嘉爾嗣王忱悃肫篤又念爾係嗣王宗族
特行召見以示優禮爾歸告爾嗣王維乃祖父之緒
夙夜祗勉慎守綱維毋替厥服長爲屏翰不忘恭順
克殫忠誠朕必體
列聖怙冒弘仁俾爾遠藩保安全於永久

十五日奉

上諭欽差出京沿途地方官向有餽送督撫派於州縣
州縣派於里民朕深知此弊於散賑催漕看河各欽
差大臣官員出京時皆逐一諄諄告誡不令騷擾地
方官民但恐陽奉陰違又恐地方官畏懼以不敢忽
畧欽差之故仍蹈前轍且差去之大臣官員即能潔
己自持而隨從人役未必盡能遵奉至欽差事畢回
京之後督撫或借欽差公費名色開單分派州縣州
縣不敢問其虛實州縣轉派里民里民不敢爭其多
寡甚至以科派贏餘或塡虧空或充節禮種種弊端

深可痛恨著各省督撫於欽差經過之地即將所發
上諭大張告示遍貼通衢嗣後欽差務期恪遵訓諭
嚴束人役毋得騷擾地方需索餽送如欽差本無需
索州縣官借名私派里民及暗加火耗者著即指名
題參至督撫身為大吏尤宜廉潔率屬倘有扶同苟
派致擾民生者一經查出決不姑貸
十六日奉
上諭看來下五旗諸王將所屬旗分佐領下人挑取一
切差役遇有過失輒行鎖禁籍沒家產任意擾累殊
屬違例
太祖

太宗時將旗分佐領分與諸王非包衣佐領可比欲其撫
循之非令其擾累之也從前朕之伯叔爲諸王時雖
漸失初意尚未過甚至朕兄弟輩所分包衣佐領之
人既少而差役復多因而不論旗分佐領包衣佐領
一概令其當差其餘諸王遂亦從而效之或有不肖
王等因漁色之故多幾人命人所共知且護衛等尚
無不奏而擅行革退之例如此日流而下則五旗之
人竟有二主何以聊生所關甚大嗣後仍照舊例旗
分人員止許用爲護衛散騎郎典儀親軍校親軍或
諸王挑取隨侍之人或欲令所屬人內在部院衙門
及旗下行走者兼管家務或需用多人以供差役或

補用王府官職或令隨侍子姪著列名請旨將奉旨
之處知會該旗都統等令都統等覆奏其旗分人員
不許擅行治罪必奏聞交部如不請旨斷不可也倘
有仍將旗分人員妄行擾累令其多供差役兼管散
職著該旗都統等奏聞若都統等隱匿瞻徇一經御
史參劾即將該都統等治罪
十七日
諭大學士等史書務紀其真而史才古稱難得蓋彰善
癉惡傳信去疑苟非存心忠厚學識淹通者未能定
得失於一時垂鑒戒於久遠也有明一代之史屢經
修纂尚未成書我

聖祖仁皇帝大公至慎之心旌別淑慝務期允當惟恐幾
微未協遂失其真鄭重周詳多歷年所冀得良史之
才畀以編摩之任朕思歲月愈久考據愈難目今相
去明季將及百年幸簡編之紀載猶存故老之傳聞
不遠應令文學大臣董率其事慎選儒臣以任分修
再訪山林績學之士忠厚淹通者一同編輯俾得各
展所長取舍折衷歸於盡善庶成一代信史足以昭
示於無窮著將滿漢大臣等職名開列具奏
又
諭工部沿河州縣向有額設河夫自百名至數十名不
等興工則併力齊築工停則分遣巡防損者隨補塌

者隨培修搶護俱係熟諳夫役故雖偶有衝決不
能爲患近聞管夫河官侵蝕河夫工食每處僅存夫
頭數名遇有工役臨時僱募鄉民充數塞責以致修
築不能堅固損壞不能隄防冒銷誤工莫此爲甚嗣
後著總河及近河各省巡撫嚴飭河道不時稽查按
冊發實禁絕虛冒倘有仍前侵蝕貽誤河防者卽行
指名題參

十八日工部奏銷永定河劉文口挑淺及京口營
整理船桅等錢糧奏

上諭所奏甚不明白若從前所議非是卽當於此本內
直陳其非是之處今不行直陳是徒欲市恩邀譽而

已凡辦理國家事務君臣務須一體假使君有未是
而臣居其是或君居其是而臣有未是此皆足貽笑
於天下可將此事詳察議奏

又御史湯之旭條奏律例款項請酌定畫一刊刻
成編頒示天下奏

上諭此所奏律例畫一之事未嘗不是但天下事有治
人無治法得人辦理則無不允協不得其人其間舞
文弄法正自不少誠能秉公無私何患條例之繁假
若闒頹孫濟舞勒什布赫成格等辦事雖條例畫一
弊終難免著大學士等會同總理事務王大臣及刑
部都察院詳酌密奏

二十二日奉天將軍唐保住參奏虧空錢糧各官
應照數追完奏

上諭將軍唐保住將虧空錢糧之存任等參奏甚是歷
年以來諸臣不知感戴
皇考寬厚慈祥之恩轉以侵盜國帑勒索小民之事視爲
故常此等相沿惡習朕必力加整理此案係已往之
事是以但加申飭倘三年之後尚有如此敗露者必
正典刑斷不寬宥爾等宜深悉朕心凡事須秉公辦
理

二十六日總兵林國賢請以伊子改入南陽民籍
兵部議奏應不准行奏

上諭林國賢准加贈右都督伊子准入河南南陽民籍
嗣後提督總兵副將等官仍照例不許在任置產入
籍外其參將以下俱係微員任所縱有房產諒亦微
薄若概行勒歸原籍必致困累爾等同九卿定議具
奏

又福州將軍宜兆熊奏請福州駐防協領等缺將
挨次應陞人員送部補授兵部議奏應不准行奏

上諭據宜兆熊所奏亦似近是各省城守尉缺出止將
此一缺應陞之人咨送到部補用發回之後始將此
陞缺應補之人咨送到部如此則缺既久懸而往返
行走亦擾累驛站嗣後協領參領佐領缺出仍照常

循例將保送之人與本旗應選之人一併引見其防
禦以下等官照年滿千總例該將軍等於驍騎校領
催內揀選人材可用能管轄兵丁者著來京引見記
名者候缺出免其引見依次題補爾等會同總理事
務王大臣兵部定議具奏

二十八日戶部以豁免項內蘇太屬下衛所舊欠
屯折等項錢糧請
旨奏
上諭未完屯折銀二萬四百九十餘兩內存留俸工銀
一千二百九十餘兩雖不應豁免但此事歷年已久
該撫既稱實係拖欠在軍著一併豁免

二十九日
諭諸王大臣及內外文武各官朕惟自古帝王撫御寰
區治化隆盛中外臣民紀功述德頌禱情殷故天保
之詩卷阿之什擬升恒於日月期純嘏之彌長虎拜
之詞形諸歌詠者往往有之我
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餘年至治神功參兩
天地深仁厚澤超邁百王薄海內外罔不食德飲和淪肌
浹髓臣工黎庶無以致其感激愛戴之誠故每於
萬壽聖節京師暨直省各建道場薦祉祝釐總因
聖祖仁皇帝恩德及人者至久感人者至深諸臣於無可
報答之中勉竭忱悃以晉天同慶之心倣華封嵩祝
之意在諸臣亦藉以自盡其心耳今朕嗣位之初夙
夜祗懼不敢少懈所以立政圖治者安能及
聖祖之萬一爾諸臣工於朕誕日倘仍照從前建立道場
則自此以後將成定例在京王公以下及部院等官
未免從事靡文稽遲公事在外文武大吏亦恐科派
屬員貽累地方且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既非朕
以勤儉勵有位之心又非朕以康阜期海內之意尚
虛文而無裨實政朕甚無取焉特宣布中外於朕誕
日毋得建立祝壽道場但冀內外諸臣各殫厥心勉
襄化理勤修職業利濟蒼生以慰朕宵衣旰食之焦
勞即不啻天保卷阿之祝頌矣若不遵諭旨朕必加

以處分不少寬貸

又
諭大學士等藏地兵馬已撤計程將至內地從前統領
兵馬之大臣怠忽者多縱兵橫行騷擾民人種種無
恥之行朕所深知著嚴行該地方官並統領兵丁之
大臣若不各自約束仍縱所屬兵丁毀役任意或前
或後行走逞强搶奪肆無紀律地方官於何處拏獲
即將該管官一併拘留該處請旨將統領之大臣從
重治罪若地方大臣徇情隱徹朕別有訪聞將地方
大臣官員一併治罪將此諭旨明白曉諭兵馬經行
各路軍民知悉

又

諭禮部湖南士子赴湖北鄉試必經由洞庭湖湖水浩瀚無涯波濤不測六七月間風浪尤險間有覆溺之患朕心甚爲惻然或至士子畏避險遠裹足不前又非朕廣育人材之意今欲於湖南地方建立試院每科另簡考官俾士子就近入場永無阻隔之虞共遂觀光之願明年二月爲鄉試之期爾部可即行文湖南巡撫若能於二月之前預備場屋則於明春即分湖北湖南兩闈考試倘爲期已迫預備不及則於下科舉行至於湖廣通省取中原有定額今既分兩闈其取中之數應如何分別之處著湖南湖北巡撫公議湖廣總督從公酌定具奏

雍正元年八月

上諭二十道

初二日

諭各鹽政官員國家欲安黎庶莫先於厚風俗厚風俗莫要於崇節儉周禮一書上下有等財用有度所以防僭越禁驕奢也孟子亦曰食時用禮菽粟足而民無不仁朕臨御以來躬行節儉欲使海內之民皆敦本尚實庶康阜登而風俗醇夫節儉之風貴行於閭里而奢靡之習莫甚於商人朕聞各省鹽商內實空虛而外事奢侈衣服屋宇窮極華靡飲食器具備求工巧俳優妓樂恒舞酣歌宴會嬉遊殆無虛日金錢珠貝視爲泥沙甚至悍僕豪奴服食起居同於仕宦越禮犯分罔知自檢驕奢淫佚相習成風各處鹽商皆然而淮揚爲尤甚使愚民尤而效之其弊可勝言哉爾等既司鹽政宜約束商人嚴行禁止出示曉諭諄切勸誡使其痛自改悔庶循禮安分不致蹈僭越之愆而省一日之糜費即可以裕數日之國課且使小民皆知警惕敦尚儉約於民生亦有裨益庶不負朕維風振俗之意若仍前奢侈不知悛改或經朕訪聞或被督撫糾劾商人必從重究治爾等亦不能辭徇縱之咎

又

諭各關差官員國家之設關稅所以通商而非以累商
所以便民而非以病民也朕撫御寰區加惠黎庶惟
恐民隱不能上達近聞榷關者往往寄耳目於胥役
不實驗客貨之多寡而[illegible]胥役之報單胥役於中
未免高下其手任[illegible]其欲者雖貨多稅重而
蒙蔽不報者有之或以[illegible]者亦有之不遂其欲
雖貨少稅輕而停滯關口候至數日尚不得過是以
國家之額稅聽猾吏之侵漁以小民之脂膏飽奸胥
之谿壑司其事者竟若罔聞知乎又聞放關或有一
日止一次者江濤險急河路窄隘停舟候關於商民
亦甚不便嗣後榷關者務須秉公實心查驗過關船

隻隨到隨查應報稅者納稅即放不得任胥役作弊
勒索阻滯以副朕通商便民之意至於崇文門收稅
及分派各處查稅之人亦有多方勒索分外苛求之
弊京師爲四方輻輳之地行李絡繹豈宜苛刻滋擾
監收者尤當不時稽查杜絕弊端倘等若不遵諭旨
經朕訪聞定行重治其罪
初三日御史孫塔等題參戶部事件違限奉
上諭從前戶部堂官將部中事件累百纍積怠玩不理
自怡親王辦理戶部事務於展限四十日之內一切
積弊剔除殆盡奬勸屬員清理數千案件甚屬可嘉
即使偶然遺漏一二小事不但無庸議處其清理如

許事案尚應議敘察議之處著從寬免至御史孫塔
等以逾限題參如此方是凡勤敏効力之人偶有過
失姑從寬宥其權在朕大學士亦不得徇庇情面草
率歸結至於戶部職掌皆係錢算會同稽考錢糧之
事較於別部加倍繁多非如銓選地方員缺等項可
比似應稍展限期得細加察核於事更有裨益著都
察院科道將戶部事件展限歸結之處另行定議具
奏
初九日內閣侍讀學士田文鏡賑濟山西事竣將
借帑之處面奏奉
上諭山西省平陽府屬之霍州靈石汾州府屬之平遥

介休石樓潞安府屬之襄垣黎城太原府屬之平定
沁州屬之武鄉九州縣借賑過饑民銀六萬五千六
百七十七兩盡行豁免不必令還著戶部行文該撫
出示曉諭咸使聞知
初十日
御筆親書
景陵碑爲復
命誠親王淳親王及翰林中善書者恭寫乃
召九卿及南書房翰林至
乾清宮
上諭曰

景陵碑圖事關重大誠親王淳親王素工書法朕已令其
恭寫翰林中善書者亦令其恭寫朕早嘗
皇考庭訓每倣學
御書膂荷
嘉奬今
陵寢碑匾朕亦敬謹書寫非欲自耀已長但以大禮所在
不親寫於心不安爾諸臣可公同細看不必定用朕
書須擇書法極好者用之方愜朕心
十二日
諭兩江總督查弼納江南提督高其位署江蘇巡撫何
天培浙江巡撫李馥太湖三萬六千頃連跨數郡地

勢既廣支流復多爲盜賊出沒之所平時既易藏奸
廵捕又難著力故蘇常盜案多於他省良善被擾官
吏處分皆因太湖爲之巢穴也爾等均有統轄之責
可公同確議遴選賢員清查嚴緝俾匪類就擒餘黨
解散日後作何稽察防範之法不使宵小復萌地方
長享寧靜之福以副朕禁盜安民之意
十四日奉差閱河大學士張鵬翮等奏豫省北岸
欽堤關係黃沁並衛河運道理合保固再秦家廠大壩北
尾堤應築堤一道接連遥堤庶溢出之水不致下
注又遥堤單薄應再加幫築奉
上諭曰

聖祖指示釘船幫挑水壩既應保固即當從壩尾接至遥
堤若從秦家廠北壩尾接至遥堤恐其兜水其秦家
廠月堤與從中塡實工價應行估計之處著派一員
前往與齊蘇勒嵇曾筠石文焯議奏圖本一併賫去
十七日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大學士九卿我
聖祖仁皇帝爲
宗社臣民計愼選於諸子之中命朕纘承統緒於去年十
一月十三日倉猝之間一言而定大計薄海內外莫
不傾心悅服其享安全之福
聖祖之精神力量默運於事先貫注於事後神聖睿哲高

出乎千古帝王之上自能主持若朕則豈能及此也
皇考當日亦曾降
旨於爾諸臣曰朕萬年後必擇一堅固可託之人與爾等
作主必令爾等傾心悅服斷不致貽累於爾諸臣也朕
自卽位以來念
聖祖付託之重
太祖
太宗
世祖創垂大業在於朕躬夙夜兢兢惟恐未克負荷向日
朕在藩邸時用懷接物無猜無疑飮食起居不加防
範死生利害聽之於命蓋未在天下之重自視此身

甚輕今躬膺
聖祖付託神器之重安可怠忽不爲長久之慮乎當日
聖祖因二阿哥之事身心憂悴不可殫述今朕諸子尚幼
建儲一事必須詳慎此時安可舉行然
聖祖既將大事付託於朕朕身爲
宗社之主不得不預爲之計今朕特將此事親寫密封藏
於匣內置之乾清宮正中
世祖章皇帝御書正大光明匾額之後乃宮中最高之處
以備不虞諸王大臣咸宜知之或收藏數十年亦未
可定諸王大臣等當各竭忠悃輔弼朕躬俾朕成一
代之令主朕於爾等亦必保全成就篤厚恩誼豈非

家國天下之大慶乎朕意若此諸王大臣其共議之
又兵部奏平定西藏人員議敘奉
上諭平定西藏乃自古未至之絕域所以
皇考曾有從優議敘之
旨況
皇考當春秋高邁備兵於極邊宣揚威畧峻德鴻功允垂
億萬斯年之美政也此一次議敘軍功前固無例可
援後亦不得爲例兩路率領八旗官員進勦之將軍
等著給與世襲三等阿達哈哈番議政大臣給與拜
他喇布勒哈番副都統營總等給與拖沙喇哈番其
護軍校驍騎校給與頭等功牌二面仍加一級綠旗

官員經大將軍等咨送冊開頭等者照攻取打箭爐
功加一倍二等者功加五等三等者功加二等至於
滿洲漢軍綠旗之外委官俱係一體効力人員無論
由部委外委概行從優議敘以仰副我
皇考恩綸特沛從優議敘之
諭旨
十八日兵部奏議敘克復臺灣人員奉
上諭臺灣地方自古未屬中國
皇考聖畧神威取入版圖逆賊朱一貴等倡亂佔據臺地
皇考籌畫周詳指授地方官員遣調官兵七日之內勦除
數萬賊衆克復全臺

皇考當春秋高邁威揚海外功德峻偉官兵感戴
皇考教養之恩奮勇攻取甚屬可嘉固不必援引前例後
亦不得爲例茲仰副
皇考從優議敘之曠典官員現行議敘功加外著概行各
加一等總督滿保雖有失陷地方之罪但一聞事發
即親往廈門撫慰衆心遵依
皇考指示調遣官兵七日之內克復臺灣滿保著兼兵部
尚書職銜提督施世驃統領大兵徑度海洋鼓勵將
士屢經大戰擊敗賊衆七日之內克復臺灣厥功甚
大施世驃著給與世襲頭等阿達哈哈番總兵官藍
廷珍會協助施世驃藍廷珍著給與世襲三等阿達

哈哈番水師營副將許雲失陷臺灣非關伊畀奮勇
前進多殺賊衆身又陣亡著給與世襲拜他喇布勒
哈番叅將羅萬倉遊擊游崇功俱係陣亡羅萬倉游
崇功著給與世襲拖沙喇哈番歐陽凱著追贈太子
少保

二十二日

諭議政大臣爾等所議之事皆國家要務理宜慎密今
議政大臣議尚未行早已洩漏人人皆知於稠衆之
中會議奴隸亦不廻避可乎嗣後王大臣議政務宜
慎密在議政處執事之司官筆帖式等亦宜嚴加訓
飭如有似此洩漏者朕若訪聞必重治其罪不貸

又管理藩院侍郎事都統拉錫奏喀爾沁等處歲
歉乏食請俟査覆到日賑濟奉
上諭據奏俟査覆到日加恩拯救現今乏食人等必至
失所著戶部作速派官二員領銀五萬兩前往再著
侍郎本錫副都統阿林保作速馳驛前往喀爾沁俟
錢糧一到卽行散賑扎薩克八處俱一面淸査一面
給發毋得稽遲

二十三日奉
上諭恭謁
景陵時昔日
聖祖仁皇帝前親近之諸王大臣悉令得入
隆恩門至
享殿前叩謁　又奉
上諭蒙古諸王俱因
梓宮安奉
地宮竭誠叩謁著分爲四班每日引一班進謁

二十四日奉
上諭
皇太后素性謙謹事
聖祖仁皇帝數十年未嘗少懈今暫安奉
皇太后梓宮於蘆殿
享殿內現奉

聖祖仁皇帝梓宮
皇太后前一應供獻及祭文不可由中門出入俱應於西
門行走以仰體我
皇妣謙冲至意

二十五日奉
旨翌日仍詣
景陵諸王滿漢大臣奏云昨日
皇上躬詣
三陵至
景陵哀痛過甚今日復詣
陵致祭

聖躬已極勞瘁況二十七二十九初一等日均應大祭
二十六二十八兩日伏乞停止
親往奉
上諭
梓宮於初一日安奉
地宮及今每日親往尚得瞻仰
梓宮過初一日則不得瞻仰矣明日朕仍親往　諸臣復
奏云恭聞
聖諭臣等何敢再奏但昨日謁
陵時蒙
恩召近
梓宮舉哀親見
皇上聖心悲切號泣不止哀勞太過臣等不勝悚懼二
十九初一兩日禮數尤多大典攸關伏乞
皇上於二十六二十八兩日停止
親往奉
旨諸王大臣陳請再三此兩日暫停親往
二十六日奉
上諭曰
聖祖仁皇帝鹵簿內備鞍之御廐馬匹送至達里剛崖櫪
養終老此馬俱曾經
皇考乘騎著敬謹交與福壽牧養若有私自騎用及抵換

者事發卽行處斬
二十八日
上以九月初四日
聖祖仁皇帝升祔
太廟
欽命大學士等恭點
神主奉
上諭點主一事所關最重古人必取名望素著德行純
粹學問淵深者充此職任今爾等位既貴顯人品皆
優故簡命爾等爾等當體朕敬重之誠勿視爲差委
故事須潔誠齋戒屏却思慮一塵不染
聖祖在
天之靈陟降上下爾等誠意所聚一若
聖祖神靈洋洋如在方副朕一片孝思爾等不必有意於
哀慟亦不必有意於恭敬亦不必有意於感格只以
一誠默契爲是
二十九日
諭各蒙古王貝勒貝子扎薩克台吉他布囊等自爾祖
宗歸附
太祖
太宗以來蒙被聖化於茲五六代矣世締國姻恩深祿重
兄弟主臣洽比保聚安居樂業百有餘年其間厄魯

特噶爾丹猖獗美兵破喀爾喀七旗侵及內扎薩克
蒙古蹂躪遊牧之地
皇考爲爾等三次自將出師乃滅噶爾丹使爾等永享太
平之福六十餘年以來爾等屬下偶有饑饉災傷莫
不發帑與糧賚給畜牧吏派富戶屯田代耕使饑者
復安散者復聚非一次矣
皇考養育爾等蒙古恩澤重矣大矣曩者鄂爾羅斯以歲
饑聞朕仰體
皇考聖意即遣大臣前往發倉賑救置備牛羊給賚今喀
喇沁翁牛特八旗又以歲饑聞復遣大臣前往即速
查明饑口動用正項錢糧買米散賑夫一時阻饑朕

雖賑之長年貧乏之民在爾各君長於本旗內貢多
益寡互相賙恤以養育之庶幾得所耳若不知各子
其民思所以養育之道仍然厚斂重徭納之於阽危
之域而恃天朝之賑恤不特爾衆失所又重違朕愛
養斯民之至意矣雖曰爾之屬下乎乃皆我
皇考歷年豢養之民也豈可使之至於散亡況爾屬下盡
散孰爲爾等納賦孰爲爾等供徭愛民惠下是第一
要務不可不知也連歲災旱頻仍今年又遭饑饉爾
等各子其民者如何減賦如何輕徭如何裕其農功
如何孳其畜牧爾等王貝勒大臣等議定務使各得
生理以仰副我

皇考聖心以慰朕心定議之後倘有顯背公議仍然重賦
苛役者爾等自思朕其奈何國法具在非朕所得而
私也爾等共相勸勉互相輔助遵諭奉行我
皇考因視爾等長成愛如子孫事事包容處處矜恤爾等
視
皇考如祖父恃
皇考之慈愛每事懈逸朕新即位務須各盡爾職謹慎小
心管轄屬下訓練兵丁嚴禁盜賊奉公守法循分安
生仰報我
皇考矜愛之恩俾朕得以仰法
皇考慈惠爾等至意始終保全永永勿替朕之願也今日

特於
皇考梓宮前諭爾等知之

雍正元年九月
上諭十六道
初一日工部奏康熙二十六年起五十八年七月
止曾任木倉監督人員所虧木植一槩著落追賠
照律治罪奉
上諭木植事件舉國皆知此內亦有屈枉者亦有實在
可恨者該部應分晰明白具奏如一槩寬免則不肖
之徒得以僥倖若俱各治罪其中屈枉人員不無可
憫王大臣必要除私秉公加謹查核方得明白
初五日
諭禮部自古祖功宗德制在不祧饗帝饗親祀應並舉

報本之情罔極配
天之典宜隆仰惟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亶聰御宇至德誠民早歲而攬弘綱恩
覃無外小心以勤昭事誠著升中
寢園備物於春秋
重闈將敬於朝夕軫萬民之疾苦水旱預籌勵百爾之勤
懋賢愚立辨赦宥罪仁風廣被祥刑發帑蠲租豐
歲頻聞減賦時邁歌而黃淮底定清問及而稼穡周
知闢里隆九拜之儀考亭躋十哲之列科目以增加
而益盛士子因訓飭而交修
聖自多能心猶好學總百家之閫奧垂千古之典謨經天

緯地之文一貫萬殊之理禹鼎湯盤之句龍翔鳳翥
之書莫不薈萃幷包裔皇典麗至於
皇威遠暢廟畧遐宣臨邊塞而萬幕傾心示神謨而三孽
授首察哈爾不敢伏莽厄魯特頓爾傾巢俄羅斯稽
顙以奉共球烏斯藏望風而銷鋒鏑以至波澄紫海
籌靜紅苗雨露及於天維疆索通於地紐清寧合撰
參兩大以成能覆載同流兼三才而立極武功文德
前代之所未聞聲教車書史冊之所未覩建中錫福
久道化成萬物遂而
宸衷弗釋其勞四海寧而
皇躬弗辭其瘁六十一載豐功厚澤深浹人心四千餘年

哲后賢君難侔曆服紫壇紺幄知
天意之同符蒼璧黃琮思德馨之並薦朕續承丕緒永念
前徽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允宜崇祀郊壇克配
上帝以後冬至祈穀祭
天俱奉
聖祖仁皇帝同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配享夏至祭
地亦如南郊祈穀禮祗奉配享其應行禮儀爾部詳議具

奏

初八日

諭順天府府尹鄉飲酒禮乃敬老尊賢之古制近聞年久視爲具文所備筵宴亦甚不堪爾衙門應加謹舉行

十一日奉

上諭查驗八旗器械甚屬緊要從前查驗時彼此那借及租箭呈驗之處朕所深知現今日期已近若今年查驗器械勢必竭蹶租賃糜費兵丁銀錢殊爲無益今歲不必查驗著勒限一年令將器械修理完固預備朕於明歲十月間遣信任大臣會同兵部務令一

日查驗一旗驗畢封貯公所再驗一旗將二十四旗盡行驗畢交還各旗方無那移租箭之弊著將此曉諭八旗令各預備

又

諭戶部巡撫裴𢛸度因起蛟水泛請捐俸工賑恤被水居民等語各省督撫偶遇地方有事俱即請捐俸工殊非正理俸工特爲贍養伊等家口而設縱將通省官俸捐助爲數無幾有何裨益至若工食盡行捐出胥役人等又何以應差行走如果民遇災祲該督撫即應奏聞動支正項錢糧若小有水旱或此須修理隄岸城垣該地方大小官員有願出己資捐助効力

者何必具題即欲報聞亦止可另行繕摺具奏該部行文直省督撫凡地方遇有公事奏請捐助俸工之處著永行停止

又理藩院奏請賑濟扎魯忒貝勒魯空等三旗乏食人等奉

上諭著再給銀二萬兩交與本錫阿林保齎往此項爲恐從前發去銀五萬兩或有不敷添解備用並非分別此一旗給與若干彼一旗給與若干也可將兩次銀兩合數旗之人通同散給如有不敷再行請旨

十六日戶部將江蘇所屬蘇太等衛舊欠項下不應豁免銀兩請

旨奉

上諭此民屯地丁等銀三百五萬九千餘兩內地租等項銀六千八百七十餘兩雖不應豁免但此事歷年已久實欠在民著一併豁免

十七日議政王大臣等議准浙閩總督滿保奏請修築海寧塘堤奉

上諭錢鏐時所築塘堤中間雖被沖壞至今尚有存者數年來督撫等所修塘堤俱虛冒錢糧於不當修築處修築以至隨修隨壞又聞赭山有二處海口今一處淤沙壅塞水不通流若濬治疏通使潮汐不致留沙壅塞則海寧一帶塘工方可保固言之者雖未必

稔知然不可不留意抑或地方大臣恐糜費錢糧此
等處雖明知而不顧也爾等傳諭該督撫知之
十九日
諭大學士等朕近於
聖祖仁皇帝所遺書笥中檢得未經頒發
諭旨一道以明太祖崛起布衣統一方夏經文緯武爲漢
唐宋諸君之所未及其後嗣亦未有如前代荒淫暴虐
亡國之跡欲大廓成例訪其支派一人量授官職以奉
春秋陳薦仍世襲之朕伏讀之下仰見我
聖祖仁皇帝海涵天覆大度深仁遠邁百王超軼萬古朕
思史記東樓詩歌白馬商周以來無不推恩前代後
世類多疑忌以致歷代之君宗祀殄絕朕仰體
聖祖如天之心遠法隆古盛德之事謹將
聖祖所貽
諭旨頒發訪求明太祖支派子姓一人量授職銜俾之承
襲以奉春秋祭享但恐有明迄今年代久遠或有奸
徒假冒致生事端爾內閣大學士即會同廷臣詳明
妥議以聞
聖祖仁皇帝寬仁矜卹之至意
二十日奉
上諭從前
皇考將公主郡主等下嫁與蒙古者欲其撫恤蒙古之屬

下人也今公主郡主等不知體恤往來行走整年居
住京師兩處安家蒙古甚爲勞苦嗣後欲來京師著
先請旨得旨後方可來京不請旨者不得來京
二十二日直隸巡撫李維鈞奏請直隸省地方丁
隨地起戶部議准奉
旨交與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九卿等奏應行
令該撫確查各州縣田土因地制宜作何攤入田
畝之處分別定例庶使無地窮民免納丁銀之苦
有地窮民無加納丁銀之累奉
上諭巡撫李維鈞條奏丁隨地起一事九卿並不據理
詳議依違瞻顧皆由迎合上意起見即如本內有地
窮民一語既稱有地何謂窮民不與有米餓莩之語
相似乎不但此也凡九卿會議理應將所議事件預
先詳審至臨議時各出己見平心靜氣公同商確以
求至當邇來九卿坐班多有不齊及至會議彼此推
諉不發一言或假託閒談遲延累日令一二科道新
進者昌言於衆便羣相附和以圖塞責在九卿遲延
一日內而六部八旗外而各省俱因以遲延矣以此
爲居官安靜及至保舉議行事件又有請託賄賂等
弊爾等在
聖祖時皆受
深恩不圖實心報効每事迎合有時依議准行便謂迎合

得許遇有駁回事件雖加嚴飭又謂上有深意以此
事君負恩殊甚此皆朕之所深知而不忍見者
聖祖與
天相似諸臣豈能以人意揣度
天心所有種種惡習皆在
聖祖洞鑒之中包涵已久有何益處朕卽位以來將此等
惡習槩置不究爾等自揣平日所爲亦當知懼亦當
知感矣今仍欲迎合朕意朕於諸事本無成見有何
迎合之處所發會議事件原欲與衆共商卽書所云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之意也元首股肱
誼同一體朕祇欲諸弟盡爲賢王諸臣盡爲良臣事

事當理卽朕意耳朕從不自以爲是所議允當朕卽
不從不妨面折廷諍再三執奏卽不顯言亦可密摺
敷陳至爾等以堯舜比朕朕果能上法堯舜乎抑爲
贊頌之詞也如或不能正可因此句勉卽爾等亦當
上法古名臣也
聖祖良法美政布在方策朕與爾等期共相勗勉以臻至
治朕宵旰勤勞爾等可圖安逸乎嗣後務宜洗心滌
慮痛改前非凡事皆持公正止論是非毋事揣度朕
實心延納果能據實直陳豈肯拒阻若仍蹈前轍朕
或據理飭行或擇人另議爾等豈不自愧乎原本發
還九卿著仍照戶部議行

二十六日禮部請定取中進士名數奉
上諭今科進士照朕所定一百八十名之數入榜取中
仍降旨與總裁官朱軾張廷玉此外不拘省分不限
額數有可取佳卷選出另行具奏放榜後其落卷照
今春檢閱之例檢閱
二十八日湖廣總督楊宗仁奏請定百姓食鹽價
值奉
上諭據楊宗仁奏請欽定鹽價伊並不體察事理但固
執伊所原題具奏朕視民商皆屬一體如何定奪士
農工商雖各異業皆係國家子民理當一視同仁督
撫偏袒百姓巡鹽御史偏袒商人可乎總督係地方

大臣凡辦理事務必須平心靜氣期於合理楊宗仁
身爲總督於此等處並不留意混行瀆奏殊溺大臣
之職著黃叔琳謝賜履前往楚省會同楊宗仁將鹽
價作何酌定之處確議具奏謝賜履印務著何順暫
行署理
二十九日
諭大學士等人臣膺命効職果能實心愛民淸白自矢
則官去民思甘棠留詠有愈久而不能忘者從古有
之若今之生祠書院不知始自何人自督撫提鎭以
及監司守令所在多有究其實不過官員在任之時
或係下屬獻媚逢迎或地方紳衿有出入公門包攬

詞訟之蠹倡議科合假公派費佔地興工甚至園囿
亭臺窮極華麗勞民傷財一無顧惜及其後或爲宴
會遊玩之場或本官竟據爲產業考其年月則官員
去任之後百姓追思而特爲興造者甚少此事向曾
禁止而踵弊如故當再爲嚴飭嗣後如有仍造生祠
書院者或經告發或被糾參即將本官及爲首之人
嚴加議處其現在之生祠書院如果係名宦去任之
後民間追思蓋造者准其存留其餘俱著地方官查
明一槩改爲別用或爲義學延師授徒以廣文教如
此則以無用爲有用惜民財力杜絕虛浮於地方風
俗大有裨益

又理藩院奏陣亡台吉進達克
恩加䘏典伊子噶爾馬策布騰等謝
恩奉
上諭蘇尼特王垂濟拱蘇勒本旗下台吉管理旗務官
進達克帶領伊旗下兵丁與逃竄之厄魯特羅卜藏
錫拉珀等鏖戰身亡甚屬可嘉此並非出兵亦並未
令其率衆追擒伊即率領兵丁前去在陣身亡是以
朕交部議敘部議二等台吉加一等授爲頭等台吉
具奏朕曾特降諭旨施恩將進達克照依公爵致祭
今襲頭等台吉進達克之子噶爾馬孫多布著授爲
輔國公伊第二子噶爾馬策布騰亦曾奮勇對敵受
傷著授爲頭等台吉第三子共格垂穆皮爾亦曾臨
陣著授爲二等台吉

三十日

諭內閣朕惟我
太祖高皇帝天錫智勇肇造鴻基
太宗文皇帝纘業恢圖布昭聖武
世祖章皇帝統一寰區功成治定其時內外文武勳舊臣
工戡亂効力茂著厥功
皇考聖祖仁皇帝特勅內閣翰林院諸臣纂修
三朝國史用揚
列聖之鴻謨並及諸臣之勞勩迄今尚未編輯猶惟

聖祖仁皇帝垂統六十餘年以守兼創
恩澤聲教遠及海外絕域
德業之盛超於百世凡於指授所及能顯立功勳誠敬任
事之大臣與夫軼羣出衆有才之人若不及今博採
間見薈萃成編恐閱世久遠或致闕畧著將國初以
來文武諸臣內立功行間誠敬任事卓越之才有應
傳述者行文八旗將諸王貝勒貝子公以及文武大
臣之冊文誥勅碑記功牌家傳等項詳加查核暨有
顯績可紀者亦著詳察逐一按次彙成文冊悉付史
館刪去無稽浮夸之詞務採確切事實編成列傳如
此可以垂之萬世庶爲國家宣力有功之大臣不致

宸沒

雍正元年九月

十二

雍正元年十月

上諭十八道

初三日

諭歸化城都統丹晉及兩旗官兵前者

聖祖皇考由寧夏親征漠北時巡狩歸化城地方見爾等歸化城土黙特兩旗官兵士衆委靡弓馬不習法度日以廢弛因將兩旗都統革退另選在京都統副都統叅領等員管轄歷年訓練有方軍律嚴整舊習漸改有志向上是以數年以來選用在京人員之例已經停止今爾保送之官兵人等盡皆弓馬嫺熟且兩旗兵丼行伍整齊凡有行圍及出征等事與內地兵

雍正元年十月

一

丁一體効力此皆我

皇考教育爾等所致也歸化城土黙特兩旗原在四十九扎薩克內其都統副都統等官皆係國初歸附之土黙特功臣子孫世職今念爾等既已棄咎從忠允宜遵復舊例楚宗著授京城額外都統楚宗員缺將原任都統阿必達之子副都統艮敦補授艮敦員缺著丹晉將爾兩旗內應補人員與原任都統副都統世家子孫及叅領內人材可用儀表修偉向能管轄兵丁曾經効力行間人等查明保送引見朕將親擢焉

初四日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各部院衙門無品筆帖式往往選

至二三十年始得陞授小京官伊等在部院効力年久不得一職甚屬可憫著大學士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會同吏部將伊等與侯補之筆帖式等一同考試擇其文理優長者給與品級嗣後三年一次考試其優等者俱著給與品級

初五日

諭兵部驛站關係重大經朕屢加嚴諭然其間積弊難以盡詰有在官之累有在民之累如直隷山西等省差徭更為浩繁雖驛馬足數亦供應不敷乃內而兵部外而驛道於給發馬匹時官吏通情受賄往往所給浮於勘合之數且行李輜重皆令驛卒乘馬背負

多至八九人不等所到州縣以見馬換馬向有舊例不敢詰問至督撫提鎮經過之處更唯命是從嗣後照勘合之外有敢多給一夫一馬者許前途州縣即據實揭報都察院以聽糾叅如甲縣容情不揭而被乙縣揭報者並甲縣一併治罪其督撫提鎮騷擾驛遞者皆照此例庶少甦在官之累至若河南山東諸省離京稍遠謂耳目易欺每驛額設馬匹不過十存三四其草料工食仍照舊開銷且逐年詳報倒斃侵蝕補買之價差使一至則照里科派將民間耕種牲口強遣當差令其自備物料跟隨守候種種累民尤屬不法著該地方督撫將所有驛站逐一徹底淸查缺額者勒限補買至派借民間牲口尤當勒石永禁違者即從重治罪

又

諭內務府直隷省州縣亦可與爾衙門文移往來如莊頭人等有在州縣地方生事者著該州縣官員竟行呈報爾衙門爾等查問訓飭若不悛改即行斥革著行文直隷巡撫凡有皇莊州縣地方遍行曉諭至各莊頭交糧時須逐一查問將生事之人嚴加訓飭不肯悛改者即行斥革

又兵部奏山西出征兵丁倒斃駝載輜重馬匹應令賠補奉

上諭山西兵丁遠馳異域甚屬勞苦其倒斃駝載輜重馬匹著照川陝例免其賠補

初六日奉

上諭前差運省先往河南賑濟回京時朕諭以河南官員賢否據奏俱屬不及無一賢員朕因特選七員命往石文焯應將劣員即行叅革其員缺即應以命往人員補授乃徇庇優容並不將不及劣員查叅只將陞任丁憂病故等缺以命往人員擬補具奏殊屬不合督撫係封疆大吏地方有劣員應即叅革倘優容不行題叅留任一日則地方百姓受害一日外省大僚果能自矢忠誠何致轉畏屬員著行文嚴飭石文

焯伊屬員內若果無庸劣盡是賢能著以五人輪次
來京引見
又湖廣總督楊宗仁審擬原任桂陽縣知縣董瑞
受賂一案仍照原題擬流援赦刑部議駁具奏奉
上諭依議部駁事件督撫每固執原題具奏一經駁回
往返遲誤干連人等多至受累嗣後部內應駁事件
督撫若固執原題具奏部內即將督撫一併議處奏
聞如不應駁事件而部內故求疵隙題駁該督撫即
將不應駁之情由奏聞
初八日奉
上諭在京八旗及外省兵丁凡係三年以內從征自軍

前回者無庸議及如久在行間裁減撥回者除現在
當差行走之人外其因衰老有疾革退人內或其子
弟錢糧可以倚賴或其產業尚足自給者不必併查
若本身不能當差又無可倚賴之人著各該管官逐
一詳查彙奏賞給伊等半分錢糧養贍終身
又禮部奏孝行節義既經設立祠宇其建坊銀兩
應請停給奉
上諭孝行節義建立牌坊年久毀壞遂致湮沒今欲設
立祠宇特為昭垂久遠之意並非欲節省錢糧部議
建立祠宇停給建坊銀兩不合建坊銀兩仍著給與
十二日

諭內閣九卿詹事科道從來用人之道必兼聽並觀疇
咨博採方能允當而無失朕於選用人員每諮訪卿
等正以朕一人之耳目有限不若合爾諸臣之見聞
始無遺漏爾等僉云未能深知互相推諉夫盈廷諸
臣各省之人咸在同鄉親故豈無確實見聞其賢者
即有小善亦應稱舉其不肖者即有小惡無容隱匿
若知其賢而不言是謂蔽賢知其不肖而不言是謂
黨惡即如九月分選官摺內有劉尚儉者係四川夔
州府叅革貪酷知府劉天觀之子其父刻剝小民之
脂膏為伊子捐納罪莫大焉如此之人豈可錄用在
廷豈無一人知之者乃俱緘默不言以此推之可見

知而不言者甚多爾等之意惟恐結怨於朋友遂容
隱不肯以保全其功名雖誤朕選用之事而不顧貽
害於地方而不恤試思得罪於朋友與見棄於君父
孰重而孰輕全一人之功名與貽地方之患害孰大
而孰小況卿等所舉之賢不肖朕不過於引見時借
以叅酌自有裁奪并欲知薦者之居心與知人不知
人所舉賢者亦只據現在有善可稱非責爾等保其
終身無過不必過慮後日之貽累嗣後務宜痛改積
習苟有見聞即從實舉出進賢勿避嫌退不肖勿避
怨朕生平惟以真誠待人卿等何必瞻徇疑畏當以
至誠報朕倘共各抒忠悃勿負朕推心置腹之至意

庶用人得其道而吏治日隆矣
十五日奉
上諭嗣後凡查富戶將從外任丁憂及無罪致仕回京
者永遠免其行查如一併行查徒令不肖都統參領
等借端取利於事甚屬無益且將伊等俱派富戶則
人如何能作好官自降旨之後若仍有索詐等情定
行治罪
十八日歸化城都統丹晉奏報圖思海運米駝隻
從大同至歸化城八百四十八隻內損壞一百七
十五隻奉
上諭此項駝隻皆因圖思海等運米時不加意牧養以

致殘疾瘯蠡數日之間損缺甚多如將此等駝隻交
與察哈爾土默特蒙古人等必致倒斃又復責令賠
償蒙古人等殊覺枉抑朕早已洞悉此情恐其擾害
蒙古特遣副都統勒什布前往令於交駝時將殘疾
者盡行記檔此項損傷駝隻既係圖思海之故應俱
著落圖思海賠償
十九日
諭大學士等國家建官分職於翰林之選尤為慎重必
人品端方學問醇粹始為無忝厥職所以培館閣之
材儲公輔之器也從前
聖祖加意育才循循訓導又纂修各種書籍需員甚多故

翰林院編檢幾至二百人庶吉士亦五六十人朕臨
御之初未有編纂諸事又未能如
聖祖之善於訓導誠恐人才置之閒散特多方錄用內而
科道吏部外而道府州縣俱各隨材器使務令疏通
今編檢尚有百餘人庶吉士尚有數十人著內閣大
學士會同翰林院掌院教習秉公別擇其學問優長
字畫端楷或精於翻譯國書者留本衙門辦事及分
各館纂修其或才具練達可當科道吏部之選或長
於吏治編檢可為道府庶吉士可為州縣者一一分
別具奏至或老病衰廢願自解退者聽其以原官休
致其有行止不端事跡確實者奏聞革退今朕特恩

開科人材輩出將來揀選庶常朕當親加考試引見
揀選至口後散館仍照舊例以三等分用目今正屆
殿試之期朕深知向有擬送策聯鑽營甲第等弊殊
可痛恨朕所點閱卷大臣俱係平日實心委任之人
各宜虛公謹慎杜絕諸弊倘有仍蹈前轍者必嚴加
處分務使文治日隆英材蔚起以副朕籲俊興賢之
至意
又總理事務王大臣議奏旗丁掛欠米石應令總
漕議定搭運年限再將弁丁發南追比奉
上諭康熙三十八年至五十年止掛欠者盡行寬免五
十一年至五十八年掛欠者暫停併追五十九六十

六十一年掛欠者如果幾年之內能一齊賠還朕亦
施恩寬免如仍延挨不肯竭力交清將新舊一併嚴
追將此諭旨併所議之處作速行文總漕張大有俟
議奏時議覆

二十日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今年殿試在十月二十七日天氣
已寒諸貢士若照舊例在丹墀對策恐硯池氷結難
於書寫此一次著在太和殿內兩傍對策再傳諭總
管太監令多置火鑪使殿內和煖諸貢士得盡心作
文寫卷

二十二日戶部奏陝西省長武西鄉二縣浮糧仍
照例徵收奉
上諭長武西鄉二縣浮額錢糧屢年徵收甚累百姓著
予豁免

二十六日

諭戶部朕自御極以來宵衣旰食無日不以民依為念
督撫以下守令以上凡有地方之責者均宜公忠體
國仰副朕心今年夏月朕以北省二麥歉收差員到
南省於秋成後採買米石以備賑貸平糶朕意切於
為民正欲酌盈劑虛以羡補不足也又恐有不便於
民之處於差員臨行之時再三申諭地方米多方可
採買不必定要買足今聞各省地方官因欽差買米
禁止商販不許出境大負朕痌瘝一體之意甚屬不
合況浙江及江南蘇松等府地窄人稠即豐收之年
亦皆仰食於湖廣江西等處今秋成歉收若商販不
通必致米價騰貴該部速即行文各省總督巡撫凡
有米商出境任便放行使湖廣江西安慶等處米船
直到蘇州蘇州米船直到浙江毋得阻撓庶幾有無
流通民皆足食以副朕愛養元元之意

又

諭工部琉璃亮瓦兩廠官地每月按間計標徵租相沿
已久朕念兩廠多係流寓賃住貿易小民情可憫惻
嗣後止徵地租免其按間計標逐月輸納著即通行
曉諭以副朕撫恤窮黎至意

雍正元年十一月

上諭十七道

初六日兵部議奏叅遊等官丁憂給假定限十箇
月奉
上諭所奏亦是但尚未詳盡今直隸人亦有在雲南居
官者雲南人亦有在直隸居官者亦有近本省居官
者一例給假十月可乎其丁憂給假之處亦不得預
定且無論何人聞訃莫不急遽一定假期必致將任
內事件不交代清楚草率離任武職防禦甚屬緊要
從前武職俱著在任守制必有深意嗣後給假部內
應酌量其遠近定限其丁憂之員所防守地方有無

緊要與應否給假之處著該督撫提鎮聲明具奏有
應給假者朕方准行不可預定此本著發回再加詳
議具奏

又兵部尚書盧詢條奏請定捕盜官役勸懲及窩
主之罪九卿詹事科道議奏請立捕役賞格窩主
發遣黑龍江奉
上諭此議尚未詳盡從來盜案內盜首脫逃尚未緝獲
或報以病故者甚多如何使盜首必不漏網並盜案
亦不致稽遲之處應再加詳議再所擬窩主之罪尤
未允協其窩主有窩强者有窩竊者有知情者有不
知情者有分贓者有不曾分贓者律內按罪分別立
決監候斬絞以至杖笞開載甚明今一槩議為發遣
黑龍江地方可乎又所議獲盜過半免其治罪於過
半之外拏獲一名賞銀十兩等語夫獲盜過半免其
治罪足矣於過半數外拏獲一二名亦何賞之有即
賞亦不過地方官酌量行之以示鼓舞又何得預定
所賞之數著落地方官令其捐出乎此本著發回再
行詳議具奏

初八日大學士馬齊等奏京口將軍印務已經奉
旨著李杕署理悞將張天植自陳本擬票簡用副都統
署理京口將軍印務字樣請將臣等交部議處奉
上諭忠君愛國之心發於至誠凡事自然不致舛錯遺

漏惟思竊位沽名趨利避害僥倖於萬一而於國家
制度政事輕重絕不加意茫然不知豈不貽笑於世
國家政事皆
皇考所遺朕年尚壯爾等大學士所應爲之事尚可勉力
代理爾等安樂怡養心力無耗得以延年益壽是亦
朕之惠也此等小事猶非所重但能各守君臣大義
使朕不致恐懼疑惑便是國家之福朕之所望於大
臣者於一切利欲之心勉自克制精白乃心維持國
家大體不使吾朝君臣貽譏於萬世朕之所望足矣
若欲以機心行機事思以惡名歸之於朕朕斷不能
受爾等徒用心於無用之地耳君臣一體尚其思之

初九日
諭大學士等古制凡廟諱文書式但於本字內缺一筆
不改易字樣朕於
聖祖仁皇帝聖諱二字每見即感痛於心非偶閱時憲曆
二月月令內見
聖諱上一字不覺失聲長慟嗣後在京各部院衙門及八
旗在外各省將軍副都統督撫提鎮司道府州縣衙
凡奏章文移遇
聖諱上一字則寫元字遇
聖諱下一字則寫燁字爾等交與該部即遵諭行
十一日

諭戶部浙省偶值秋旱其被災地方已降諭旨蠲免錢
糧令有司加意撫綏查杭嘉湖所屬被災十四州縣
應額徵漕米三十二萬石朕思荒歉之歲民間納米
爲難著令徵收一半改折一半俾地方多存正米十
六萬石又有耗米若干既可以濟民之食又可以紓
民之力於閭閻大有裨益其改折之價著照康熙九
年例每米一石折銀一兩按限解部又念被災之後
所交米色未能純一其十六萬石漕米著令紅白兼
收以示朕軫恤地方格外施仁之至意爾部即遵諭
行
二十一日奉

上諭爲治之道在於務實不尚虛名朕纘承丕基時刻
以吏治兵民爲念事無大小期思詳慮求其見諸施
行實可以有濟天下者必下諭旨諄諄告戒中外條
奏有當理者無不嘉與採納所冀內外臣工實在遵
行庶有成效一年以來所降諭旨及內外條奏頒發
於六部九卿八旗直隸各省者亦已多矣內外衙門
於奉到事件若不過行一文書出一告示徒託空文
竟不見諸實事則不徵不信豈朕倚毗相助爲理之
至意歟倘所降諭旨及條奏准行之事其中果有一
二未盡允協宜加損益者自當據實入告著通行曉
諭六部九卿八旗及各省督撫提鎮凡從前所降諭

旨及條奏議行事件皆令於來年十二月將各條各
款實在如何施行及行之如何已有成效條分縷晰
明白奏聞至有密奏密降諭旨者仍詳悉密封奏聞
朕之所以寬其限者欲俾各得悉心體究斟酌施行
於吏治兵民實有所濟各宜砥礪以副朕懷
又
諭禮部
孔子道冠古今爲萬世師表溥海內外無不俎豆尊崇
國學乃四方表率其制尤重
聖祖仁皇帝臨雍釋奠典禮優隆朕纘承大統景仰先型
羮墻如見念國學爲造士之地聖教所被莫先於此

恐歷歲既久有應加修葺之處爾部會同工部詳加
閱視凡
文廟殿宇廊廡及講堂學舍務須整理周備俾廟貌聿
新以申景慕朕將親詣焉
又刑部等衙門以盜犯陳謀等分擬斬決發遣具
奏奉
上諭曰
皇考如天好生凡大盜事件按律俱應立決者並交與大
學士會同三法司議將造意爲首及傷殺人者一二
人正法餘俱減等發落今此案大盜陳謀等聚黨連
劫七家殺傷人命情甚可惡著大學士會同原議大
臣將同行連劫七家及情屬可惡者再行逐一詳察
議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庶吉士散館滿漢試卷著隆科多張廷玉張伯行
登德閱看具奏從前已將庶吉士内揀選分用此内
或更有才堪外任及可任部員者爾等會同朱軾分
別具奏朕思編檢庶常乃清要之選必須學問優長
人品端方始爲稱職若品行有虧雖文藝可觀亦無
足取爾等再問塞楞額鄂爾奇文岱王國棟伊等如
知其學問優劣人品賢否之處亦據伊等所知具奏
至今歲所中進士爾等務悉心察訪必得文行兼優

之士擢爲庶吉士將來始可以收得人之效其餘散
進士聽各修書館總裁等有知其學問有用者即奏
伊等指名題取効用雍正元年特開恩科所拔狀元
于振等應格外施恩將于振即授翰林院修撰戴瀚
楊炳俱即授翰林院編修二甲第一名張廷珩即授
翰林院檢討俱著在南書房行走
二十五日
諭宗人府大學士領侍衛内大臣九卿等怡親王於
皇考時敬謹持身廉潔立品未嘗闘利干預一事糾黨邀
結一人所屬人員略無援累不似其他無知弟輩種
種致煩

皇考聖心其安分自守家計空乏舉國皆知朕素崇獎自
朕御極以來一心戴朕克盡臣弟之道所交事務悉
効公忠亦衆所共知也查從前朕弟兄分封之例緫
計各得錢糧二十三萬兩朕欲援此例賜之王以十
萬儘足奏辭不已朕勉諭再四王僅受十三萬兩而
已再照裕親王例令支官物六年王又摺奏朕不准
所請王叩首固辭極其懇切較之弟輩中數人罔知
自愛在
皇考時不知恩不知足自計盜取國帑者當作何分別也
朕欲以王之善表揚於衆以愧無知諸弟且爲後日
子孫模範故特諭諸王大臣令不允王之所請既不

可得允王所請則超軼尋常實心爲國宣力之弟輩不得以諸弟兄應得之分賜之朕心實爲不忍殊裁奪著諸王大臣議奏

又禮部奏冬至令節於皇后前進箋行禮儀注奉上諭朕舉行冬至慶賀禮因聖祖配天大典諸王大臣强之再三朕不得已從之皇后前上箋慶賀之禮過三年舉行

二十七日奉

上諭殿試武進士著兵部酌定考期具奏考試之日清

晨寒冷著於辰時預備朕於巳時臨試著茶房膳房預備考試人員食物如是日大風甚寒兵部具奏改期此次考試乃朕元年加科恩例伊等自外省來者甚多適遇冬寒著每人賞銀四兩爲整理衣服賃取馬匹之用

又兵部以考選軍政具奏奉

上諭此係初次考選爾等秉公考驗此官員內有出兵効力行走年老俸深者諸事尚能坐理仍著留任如果不堪方行革退再人雖年老衰頹不宜留任而出兵効力之處甚多將伊即行革退致令無以度日深屬可憫似此等者另行分晰具奏朕自加恩其雖無効力行間之處而供職年久者伊等身逢太平之世何由得經歷戰陣爾等亦宜留心朕若不下此旨爾等不敢如此驗看

二十九日

諭大學士等向來庶吉士學習清書散館之後每至荒廢以三年學習之功置之無用殊爲可惜嗣後清書散館之翰林不可令其荒廢今年新科進士選拔庶常朕意學習清書者少派數人令其盡心學習務期通曉散館後亦不可荒廢或在翰林或在部曹即令與滿員一同繙譯如此方實有裨益新科進士於引見之前朕欲先行考試知其學問再行引見選拔庶

人才不致遺漏目今天時寒冷考試之日一應仍照殿試預備考試題目朕將詩文四六各體出題視其所能或一篇或二三篇或各體俱作悉聽其便

又

諭八旗大臣副都統祁爾薩條奏內稱欲裨益於兵丁生計故於喜喪之事俱加恩賜臣愚以爲從前滿洲人等遇有喪事親友饋送粥茶弔慰後因風俗漸弛至有多備豬羊大設餚饌送飯者官兵競相倣法不計產業過事奢靡等語夫饋粥一事乃我朝滿洲人篤於居喪至廢飲食是以親友相恤特饋粥以食之並非筵宴也但此禮沿行至今失其本意竟至過爲

侈費昔廉親王允禩値伊　母妃之事欲沽取孝名
詭爲孝行迨至百日猶令二人扶掖匍匐而行於
例外加行祭禮每祭焚化珍珠金銀器皿等物蕩盡
產業求異於人其令人扶掖而行至半年者係何意
見何以至此迄今思之終不可解朕於是時曾恐允
禩致殞其生特加憐惜及事畢畧無衰損愈覺充肥
由此觀之其專事矯詐明矣彼時曉事之人多有厭
惡而譏議之者敦郡王允䄉郡王允禵貝子允禟三
人相結指稱送飯大設席面百日之內輪流備送日
用猪羊二三十口備極餚品四人門下人等每日筵
宴紛擾不但朕知衆人無不知之也且允禟等曾以

與允禩送飯會同朕躬以允禩如此詭詐沽名而無
知之人遂謂允禩爲甚孝以致舉國喧傳此亦衆人
所共知也惟我
皇考洞見其情曾於衆阿哥會集時
諭曰孝必本於誠心如欲邀孝名即爲虛僞即爲不孝爲
人子者不務盡孝於父母生前而欲矯飾於歿後譬有
乞丐於此告之曰爾死我爲爾焚化金銀累萬彼乞丐
亦只欲生耳斷無美死之心也以之指責允禩者屢矣
朕當
皇考
皇妣大事惟遵

皇考當
皇祖考
皇祖妣大事時所行儀禮外不敢借稱盡孝稍有詐取名
譽過爲矯飾之處論語云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
易也寧戚朕前曾降諭旨著大臣等查考喪禮定爲
儀節具奏已經十月尚未議覆今朕欲協諸經書義
理期有裨於旗人生計將副都統祁爾薩所奏准行
但恐衆人謂朕抑制伊等使居喪不得備禮有礙於
子孫盡孝之心親友相關之誼如以有礙不准祁爾
薩所奏又恐不協經書義理無裨於旗人生計是以
朕尚疑而未定著各部及八旗大臣等會同詳議具

奏至從前所交議奏之旨經至多日大臣等尚未議
奏必有不便施行之處大臣等不敢直陳朕恐慢降
諭旨心甚疑焉如果有不可行之處將旨繳回　大
臣等遵
旨議定條例具奏奉
上諭凡作僞飾詐以取虛名係朕平日所羞爲者且自
太祖
太宗
世祖
聖祖以來歷代相繼專務誠實撫天下之萬民登國家於
平治毫無粉飾之政諸臣咸當恪遵我朝制度崇尚

實行部薄虛名此所奏知道了將兩次所降諭旨一
併傳示八旗徧令遵行
又奉
上諭前將怡親王奏摺交王大臣等議奏王又屢次奏
辭力求允其所請朕尚難於酌定想王大臣等自難
定議今除喂養馬匹外俱著照所請以副王謙抑之
懷朕另行加恩將現在王所兼管之佐領俱令為王
之屬下賞給頭等護衛四員二等護衛四員三等護
衛十二員共添護衛二十員加賜豹尾槍二長桿刀
二每佐領下添給親軍二名王大臣等若酌理宜如
此施恩於王即遵旨行知各該處

雍正元年十二月
上諭十一道
初五日
諭內務府總管等凡為莊頭之人以力田節儉為本如
李姓鄧索住等奢侈妄為俱已獲罪莊頭等當深以
為戒勤農務本躬行節儉教訓子孫讀書守分如果
有才能朕自加恩錄用爾等傳諭知悉再莊頭等所
居房舍應量其家口所需酌定額數無得恣意僭侈
如有仍前諸弊不知服田力穡但以奢靡相尚擅用
非分之物作種種兇惡之事及違例廣建房舍者定
行正法
初六日
諭八旗都統向者每甲喇止參領一員因不敷用始委
署一員協理昨議政大臣奏稱護軍校驍騎校等官
以之委署參領職卑不勝其任停其委署等語其說
亦是今將委署參領即改作副參領秩為五品嗣後
副參領員缺仍將護軍校驍騎校等官一併揀選引
見補用若參領副參領奉有差遣其員缺應行委署
者奏聞委署如此則責任專而管轄得力由兵丁出
身者其陞轉之途亦不致壅滯旗下既得人材事務
亦大有裨益員額既添効力之人益得上進至現在
委署參領應分別優劣優者授為副參領劣者奏明

令其各回原任

初七日吏部戶部議覆貴州省奏銷康熙六十一年地丁錢糧經徵全完各官照例議敘奏

上諭貴州通省地丁錢糧不足十萬兩若照此議行備有經徵各官得邀議敘督催各官雖極爲効力終不能得議敘共督催各官或仍照十萬兩以下一年內全完准行議敘之定例或合併二三年錢糧督催全完始行議敘之處戶部會同吏部定例議奏

初九日刑部等衙門奏臺灣叛寇餘黨劉國華等出洋行刦分別治罪其被盜殺傷之兵丁林光等分別卹賞奏

上諭此本所議賞兵之處甚輕一兵陣亡五兵俘傷亦會殺死二賊伊等攻戰是實應照軍功議敘至收受賊首劉國環杜君英所給劄付仍舊幾年藏於吳郡山中同夥俱係叛逆該督定擬斬罪部內議減非是宜將原先不入叛黨後方入夥行刦賊犯另爲查明分別定擬

十一日兵部議奏副將胡友良年老休致奏

上諭副將胡友良曾否立有勞績著查奏再從前軍政時有副將以下官員因老病殘疾不能騎射革退者伊等少年時在軍前曾著勞績今因年老不能騎射以致革退情屬可憫著交與兵部將曾在軍前効力身帶傷痕竭力供職之員逐一查明具奏

十五日

諭九卿朕惟靖盜所以安民而欲靖盜必須嚴諱盜之處分併正竊盜之刑法州縣有司因畏盜案叅處顧惜功名往往諱盜不報或以强爲竊或以多爲少或賄囑事主通同隱匿以致盜賊肆無忌憚定例諱盜處分不爲不嚴無如督撫等官全無覺察殊負朕保愛良民之至意再竊賊雖非强刼然行竊日久必至夥刼所以律載竊盜三犯卽絞立法之意原在防微杜漸今各直省竊盜依律究擬者絕少盜案之多實由於此如何使有司不敢諱盜併如何重懲竊盜之處該部會同詳議具奏

又刑部等衙門議覆河南巡撫石文焯題奏毆死小功服叔之馬洪望擬斬立決一案奏

上諭從前湖廣巡撫張連登所題楊商玉與楊眉望之父楊末公角口楊眉望見伊父被毆將大功服兄楊商玉毆死因此援引救父殺死大功服兄之謂華常收爲免死減等充發之例將楊眉望題請減等朕以
皇考在日將此事交與九卿會議減等結案者亦因諒其情由可矜施法外之仁然並不曾著爲定例張連登何得卽引此爲例將楊眉望減等具題故將張連登交與吏部議處今石文焯疏稱馬兆六與馬洪望之

父馬兆謙角口馬洪望因救父將小功服叔馬兆六
打死援引救父打死小功服兄之吳育改爲擬斬監
候之例將馬洪望應否減等之處聽候部議題請與
理頗合部內雖議將所請之處不准仍將馬洪望照
例擬斬立決朕念馬洪望因救伊父將馬兆六打死
馬洪望改擬斬監候張連登石文焯所題事件情由
雖同石文焯援例兩請張連登乃擅自減等具題恐
各省督撫不知其故以爲其事相同何以獨將張連
登議處且恐其畏罪將此等事不敢具奏嗣後命案
有似此情由可矜者仍援例兩請朕閱覽定奪再或
有子之人與人角口故令伊子將人毆死者豈可減

等此風斷不可長將此諭旨通行直省總督巡撫

十六日奉

上諭諸路軍前兵丁自軍興以來並皆竭誠効力前朕
特降諭旨屢次將老病者撤回寧家現在軍前之人
盡屬壯健奉命勤力無一違悞之事甚屬可嘉時值
冬寒俱著賞給行糧一月

十七日浙閩總督滿保奏請嚴禁天主教禮部議
奏各省西洋人除應送京効力者外餘俱安揷澳
門奉

上諭西洋人乃外國之人各省居住年久今該督奏請
搬移恐地方之人妄行擾累著行文各省督撫伊等

搬移時或給與半年或數月之限令其搬移其來京
與安揷澳門者委官沿途照看送到毋使勞苦

十九日

諭兵部國家保障封疆惟武臣是賴參將以上責任尤
重其年老有疾不能料理以致營務廢弛者自難姑
容但其間或有久歷戎行曾著勞績者情亦可憫嗣
後參將以上有老病之員該督撫提鎮照例題參仍
將伊從前行間効力之處査明另繕奏摺夾於本內
同送內閣奏聞朕酌加恩典以示篤念舊勞之意

又奉

上諭定例八旗官員等一經革職盡謂之廢官令當勞

苦差役挑取爲鎗馬甲夫革職之人今雖罷黜其未
革職之前亦曾仰受國恩榮列班聯若果以頑劣無
恥致獲罪戾此係伊所自取罔宜列於廢官令當勞
苦差役至因公詿誤衰老有疾才力不及無心等過
獲罪人員並非故犯亦列廢官令當勞苦差役情甚
可憫嗣後八旗革職人等各視其罪之輕重著爲定
例如婪贓枉法虧欠帑項規避怠惰行止不端曠班
等罪革職之人仍照舊例令當勞苦差役此外因公
詿誤衰老有疾才力不及無心等過革職之人將列
於廢官挑取爲鎗馬甲及當勞苦差役之處概行寬
免如此不但現任官員惟恐後日之爲廢官敬謹不

敢輒犯即因公詿誤革職人等雖經削職尚得改過自新安知其日後不仍堪効用也著交該部議奏

雍正二年正月

上諭十三道

初二日奉

上諭朕詢問貝勒博貝爾管轄之烏梁海人民何以為生據奏臣在將軍奇立德處借餉一萬八千五百六十兩辦買牲餼均勻分給各得產業今勝於昔其所借餉銀將臣俸銀逐年扺補還項等語博貝歷年宣力勳績卓然且烏梁海等衆亦係朕之羣黎百姓豈有養育朕之羣黎百姓而借餉於朕之理所借銀兩不必扣還著行文將軍奇立德知悉

初八日軍前効力宗室賴士參奏駐防都統圖臘副都統鄂三與羣小怨望誹謗

聖躬揑造拘拏諸大臣凌逼衆阿哥縱恣隆科多年羹堯擅權等語具奏奉

上諭朕覽爾此奏不覺大笑爾乃不知朕居心行事之人若朕身有過愆我

聖祖皇考譴將此位付託於朕若輩雖不如此議計而朕返躬自問亦覺赧然若朕之品行尚堪承荷大業能不負我

皇考付託之重有裨益於國家黎民無論無此荒唐謬妄之語即使有之其議論之人

天必鑒之徒自作孽耳於朕何與況此等瑣屑懷私之事

朕實不爲若朕果以恩怨繫心肯爲挾私報復之人
我
皇考至聖至神亦必不將大位傳與朕躬也且朕從來并
無汲汲以居心行事表白於衆之念亦并不以此置
之懷抱不但爾不能知朕舉世亦無知朕之人今此
一年內中外之人亦略知大概矣爾遠在軍前是以
尚未悉知若再稍有所聞自能豁然醒悟俟爾豁然
醒悟時爾自覽今日之所奏亦必發笑也爾亦不必
愧怍畏懼但當安心黽勉効力贖罪不必營營枉勞
心慮也親筆書此特行曉諭爾身爲宗室故如此剴
切陳奏朕心嘉悅爾但寛心勿爲朕慮朕必不至大

謬極謬可以自保　又奉
上諭將賴士此奏令兩營大臣官員俱行觀覽并朕硃
批諭旨亦令觀之使衆各發一笑
初九日
諭理藩院世間尊重喇嘛者特因其爲佛門弟子耳宗
風漸衰喇嘛倡狂犯法不守本戒今乃至於舉兵犯
順抗敵官軍肆行兇逆實爲大悖佛教誠如佛言壞
我法門即我後來徒衆也西海逆賊羅卜藏丹津一
事喇嘛等理宜將作亂之人善言開導令其和輯不
致起事戕害生命是爲維持佛教如其不能亦應呈
明該將軍等各自閉戶安居豈意反助西海悖逆之

人竟糾合數千喇嘛手持兵刃公然抗拒官兵及至
潰敗猶不降順入廟固守以致追殺覆滅有玷佛教
至矣極矣欽惟
太宗文皇帝時將第五輩達賴喇嘛遣使入覲極爲恭順及
世祖章皇帝時將第五輩達賴喇嘛延至京師封爲瓦齊
拉達喇達賴喇嘛蒙被殊禮百年以來法教得以興
隆者皆我朝之恩也前者準噶爾寇取昭地殺戮僧
徒拆毀寺廟
聖祖仁皇帝遣發大兵恢復昭地俾達賴喇嘛重安法座
佛教復興如此隆恩喇嘛並不感激反黨助悖逆之
人兇惡已極朕素聞內典優待喇嘛不但喇嘛等無

不盡知即衆蒙古王台吉等想亦共聞諸蒙古等祇
知尊崇佛教不分涇渭但服袈裟之人即便禮拜以
致喇嘛等毫無忌憚任意妄爲敗壞佛門無所不至
現今吳喇忒公達爾馬悉利奪人婦女給伊供奉之
喇嘛溫克格隆被人告發如此尚得爲尊崇佛教者
乎因此等不堪之喇嘛不但牽累大德高僧抑且毀
辱世尊法教敬佛重僧豈應如此朕於喇嘛中有高
行者敬重之其庸劣者切責令其悛改務使僧衆勤
修戒律各遵經典依波篩拇爾義信受奉行俾佛日
永輝法流彌遠始爲無愧佛教耳喇嘛皆係蒙古雖
知誦經至於三藏大義本性圓通未必如朕倘有精

通經典別有所見謂喇嘛之善惡不必分別理合一
概恭敬聽其任意妄行乃有益於佛教者可令伊與
朕面相辯論伊說果長朕即惟行如伊之所見不能
高出於朕自應與朕一心令喇嘛等精進修行以圖
永遠興隆佛教矣佛經云欲聽人爲弟子者必令從
師三年觀師所爲然後禮拜爲師爲師者亦必三年
內知其果可以爲弟子然後傳經不然苟且拜爲師
弟以致毀滅戒律其罪更甚於十大惡據此則供奉
敗檢踰閑之喇嘛者其受破戒之罪業必矣於佛教
有何益乎將朕此旨遍諭各處寺廟喇嘛並住居蒙
古扎薩克處之大小喇嘛等知之嗣後人人謹持經

典清淨六根各守本願誓戒屏絕嗜慾將宗喀巴所
說之波諦毋爾經竭力遵行不知者從德行兼全之
喇嘛求其傳授爲決趨向遵依菩薩經典讀誦受持
於六波羅蜜功夫一心力行使念念常歸平等方能
合於佛教再佛說十大惡罪常人亦毫不可犯惟應
積福德行況喇嘛者乃佛弟子何可不遵佛說不積
福德行而犯十大惡罪乎尚其竭力勉遵毋忽倘陽
奉陰違不守本願誓戒毀滅法乘妄作惡業甚至飲
酒賭博經營買賣爭競鬬毆與搆詞訟種種肆無忌
憚是於佛法國法俱爲有罪罪之人者必照律定擬
其未至干犯國法之處照京城喇嘛清規分別輕重

定爲三等至輕者於衆喇嘛齊集念經之所令其虔
禮百拜畢再令供掃地之役中等者令其齋僧布施
禮拜懺悔重者杖責驅逐出廟還俗爲民倘該管大
喇嘛得木齊格斯奎等不嚴行約束教訓怠玩聽徇
以致生事一經告發將該札薩克並該管大喇嘛得
木齊格斯奎等從重治罪如此伊等自必一心勉力
將衆人漸漸化誨俱各遵奉經典依波諦毋爾義信
受奉行是爲維持佛法於宗喀巴之教大有裨益

十八日奉
上諭楊琳辦理鹽務以來錢糧雖然完納聞將窮民生
理盡行霸佔百姓怨憤夫錢糧雖屬緊要當爲百姓

存留微利養生若既爲錢糧起見又圖自己取利絲
毫不與百姓使窮民失所成羣竊盜其害較欠錢
糧爲大務須謹愼廉潔從公辦理方屬稱職不可只
爲錢糧起見不顧百姓

又
諭宗人府前者
皇考以公星尼無恥不端招搖生事革去公爵繼又念伊
先人之故仍復施恩令伊子星海承襲公爵詎知星
海又復不才昏庸懶惰身罹國憲
皇考尚冀星尼或知懲創悛改惡習復其公爵以觀後效
今星尼不惟不感戴

皇考之恩不知改行易轍且各處鑽營無恥貪婪有玷天
潢著仍革去公爵拘禁在家毋令疎縱將應襲公爵
之人查明具奏再伊屬下佐領甚多與公爵不稱可
酌留數佐領與襲公之人其餘佐領存於公處著該
旗議奏星尼待伊佐領下人貪污不法不加懲治將
來宗室必至無所顧忌矣

又

發下八旗都統年底所奏閱射優劣及奏銷錢糧紙
張等項各摺奉
上諭覽八旗都統所奏甚屬糊塗理應陸續乘便各將
一二事具奏朕得次第披覽明悉方可辦理今將一

年所積事件於年底彙奏盈千累百之摺朕一時從
何處看起朕若不披覽明悉如何辦理嗣後射箭人
員不到或技藝生疎者作何勒限教訓其逾限不到
或不遵教訓者作何治罪著公同酌議具奏其應裁
減之項奏請裁減再或應陸續分奏以便朕覽或應
公摺彙奏以便交部查核之處俱著詳議具奏

十九日奉
上諭嗣後本章奏摺內字面及人名有與朕名字同者
應迴避更改外其餘與朕名音同字異及同邊傍之
字俱不必迴避更改

又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朕御極以來加恩文武官員各得
陞階而宗室獨無仕進之路朕欲施恩予以陞階思
之再三總不可得如用伊等爲大臣侍衛猶可供朕
使令若用之部院或遇伊等屬下人爲大臣難以行
走勢必至於不得不曲徇情面若令其應鄉會試與
民人一體搜撿亦失觀瞻可否補用宗人府官員筆
帖式之處爾等傳與宗人府確議具奏再宗室內有
學優才美者作何考選之處亦著確議具奏

二十二日都察院奏吏科戶科掌印給事中揀選
補授奉
上諭巴圖白濟俱依擬用但奏稱吏科戶科甚屬緊要

嗣後掌印給事中缺出俱揀選具奏若以吏科爲緊
要則兵科稽察補授武官寧不緊要乎若以戶科爲
緊要則刑科稽察人命寧不緊要乎所議非是將本
發回著改正具奏

二十六日奉
上諭八旗滿洲蒙古漢軍俱係累世效力舊人承平既
久滿洲戶口滋盛餘丁繁多或有人丁多之佐領因
護軍馬甲皆有定額其不得披甲之閒散滿洲以無
錢糧至有窘迫不能養其妻子者朕每思及此惻然
動念將如何施恩俾得生計之處再四籌度並無長
策欲增編佐領恐正項米石不敷朕若不給與錢糧

俾爲養贍何以聊生既不能養其家戶何由造就以成其材今將旗下滿洲蒙古漢軍內共挑四千八百人爲教養兵訓練藝業所挑人等只給三兩錢糧計四千八百人一年共需錢糧十七萬二千八百兩每一旗滿洲蒙古漢軍共六百名內蒙古旗下六十名漢軍旗下八十名共漢軍之八十名令爲步兵食二兩錢糧就此錢糧數內通融料理可以多得四十名兵丁每一旗著挑取一百二十名再看來軍器內長槍尤爲有用著滿洲蒙古每佐領下挑取護軍四名馬甲四名令其學習長槍漢軍每佐領下挑取馬甲四名令其學習籐牌挑刀此四千八百名教養兵若

計佐領挑取恐其人有多寡不同應於旗下甲喇內計其人數挑取如此則護軍馬甲益得有用之人而閒散餘丁亦得學習成就矣至於如何編錄教訓管轄之處八旗都統護軍統領副都統等公同盡心詳究務期永遠可行定議具奏

二十七日

諭將軍傅爾丹奇立德等策妄阿喇布坦事已七八年矣此數年內動支正項糧餉採買馬駝羊隻及轉運軍儲留在軍前之橐駝喀爾喀所捐上都鹽池所解八姓商人所買各項馬駝羊隻共計數目若干此數年內用過若干現存若干將此馬駝羊隻會交何旗看守看守之扎薩克處現存若干缺額之處已賠者何人未賠者何人將始末根由確實詳查物數人名一一開明具奏凡事必須確實斷不可私意徇情巧爲隱飾軍需關係緊要朕必知之甚明然後處之允當也

二十九日戶部議覆山東巡撫黃炳所奏康熙六十年并雍正元年散賑銀米著落各官賠補奉

上諭地方偶有災祲朕即軫念窮黎遣官散賑動支正項銀米務使均沾實惠此拯救災黎之至意也如將散賑銀米不入正項開銷著落各官賠補殊非朕特遣官員拯救災黎之本意巡撫黃炳所奏康熙六十

年散賑用過穀石及雍正元年散賑用過銀兩二疏俱交與該部將散賑用過銀米准入正項報銷再李樹德居官貪婪伊任內經管倉穀久已虧缺欲借散賑以補虧空乃天下之所共知也此等人斷難容其倖免所有借賑冒銷之倉穀散賑用過之庫銀著在李樹德等名下另行勒限嚴追至伊同時貪官陶錦李元龍等應賠之人李樹德知之甚悉即令李樹德分晰明白盡行著落賠補庶貪官知所儆畏而地方公事亦有裨益

雍正二年二月

上諭十三道

初二日

諭都察院元年恩科典試諸臣皆體朕意矢公矢慎應
試士子亦皆恪遵功令未敢苟且鑽營是以場前場
後俱各帖然今聞應試士子不比去年安靜竟有投
送詩文干謁往來親密者現今開列之同考官若少
爲其所搖動乃自取罪戾也朕之賞罰悉秉至公今
場前既多奔競榜後必生事端今歲同考官當十分
謹慎毋蹈法網都察院卽須示曉諭應試士子皆令
安分守法毋得希圖僥倖仍實心察訪如有鑽營彰

著者卽行拏叅治以重罪

初五日

諭諸王大臣九卿等欽惟
孝莊文皇后躬備聖德
天錫純禧誕育
世祖章皇帝瑞應昌期君臨萬國逮我
聖祖仁皇帝纘
聖嗣統久道化成立萬世無疆之業皆我
孝莊文皇后福德兼隆之所啟佑也康熙二十六年十二
月
慈馭升遐先期

面諭我
聖祖仁皇帝曰我身後之事特以囑汝
太宗文皇帝梓宮安奉已久卑不動尊此時未便合葬若
另起塋域未免勞民動衆究非合葬之義我心戀汝父
子不忍遠去務必於遵化安厝我心無憾矣再四丁寧
言之懇切我
聖祖仁皇帝涕泣受
命爰
諭諸王大臣集議僉同於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安奉
梓宮於
孝陵之南爲

暫安奉殿迄今三十餘年矣朕惟禮經曰合葬非古也先
儒又云神靈有知無所不通是知合與不合惟義所
在今
昭陵安奉日久若於左近另起
山陵究非合葬之義且自
孝莊文皇后安奉以來我
聖祖仁皇帝曆數綿長海宇乂安子孫蕃衍想
孝莊文皇后在天之靈極爲安妥
遺命諄諄
聖祖仁皇帝遵奉三十餘年今朕身任付託之重
山陵典禮理宜斟酌盡善以垂萬世者莫大於此著諸王

大臣九卿等會同確議具奏
初九日
諭直省督撫等官朕惟撫養元元之道足用爲先朕自
臨御以來無刻不廑念民依重農務本業已三令五
申矣但我國家休養生息數十年來戶口日繁而土
地止有此數非率天下農民竭力耕耘兼收倍獲欲
家室盈寧必不可得周官所載巡稼之官不一而足
又有保介田畯日在田間皆爲課農設也今課農雖
無專官然自督撫以下孰不兼此任也其各督率有
司悉心相勸並不時諮訪疾苦有絲毫妨於農業者
必爲除去仍於每鄉中擇一二老農之勤勞作苦者

優其獎賞以示鼓勵如此則農民知勸而惰者可化
爲勤矣再舍旁田畔以及荒山不可耕種之處度量
土宜種植樹木桑柘可以飼蠶棗栗可以佐食桕桐
可以資用卽榛楛雜木亦足以供炊爨其令有司督
率指畫課令種植仍嚴禁非時之斧斤牛羊之踐踏
奸徒之盜竊亦爲民利不小至孳養牲畜如北方之
羊南方之豕牧養如法乳字以時於生計不無裨益
總之小民至愚經營衣食非不迫切而於目前自然
之利反多忽略所賴親民之官委曲周詳多方勸導
庶使踴躍爭先人力無遺而地利始盡不惟民生可
厚風俗亦可還淳爾督撫等官各體朕惓惓愛民之

意實心奉行倘視爲具文苟且塗飾或反以擾民則
尤其不可也
又福建巡撫黃國材奏一應細事無庸瀆奏但咨
部彙題奉
上諭曰
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餘年孜孜圖治
聖壽已至七旬猶日攬萬幾不倦於勤朕仰承鴻業自宜
效法前規朝乾夕惕事無鉅細親爲裁斷豈當年富
力強之時而可稍圖暇逸乎如果中外大臣仰體朕
心抒忠爲國辦理事務井井有條雖封章堆疊朕心
樂於披覽不以爲勞若不殫心竭力苟且塞責以致

事務廢弛雖日無一章朕心豈得安乎今黃國材身
爲封疆大吏自應將地方利弊作何興革官員賢否
作何勸懲之處盡心辦理何得以省簡奏章之事爲
愛君之意迎合君上況伊曾以年老氣衰具疏乞休
止應養其精神料理伊任內事務今迎合瀆奏用心
于無益之地殊屬不合原本著發回
初十日護軍統領汝福派往德州山海關等處考
察軍政事竣回京具奏奉
上諭看爾等所奏各處兵丁亦有五十名者其守邊口
兵丁又有二十四名者似此並不成部伍矣將所有
五十名兵丁之處添爲百名其守邊口之二十四名

兵丁酌量添設則遇有用時可成部伍凡由京城開
散人內挑爲馬甲派往又於滿洲人等有益將此及
都統巴拜所奏之處一併交總理事務王大臣與爾
等會同議奏

十四日

諭直省督撫百姓完納錢糧當令糧民戶戶到官不許
里長甲頭巧立名色希圖侵蝕聞有不肖生員監生
本身原無多糧倚恃一衿輒敢包攬同姓錢糧以爲
己糧秀才自稱儒戶監生自稱宦戶通都大邑固多
而山僻小縣尤甚每當地丁漕米徵收之時劣生劣
監遲延拖欠不卽輸納大干法紀該督撫立卽嚴查
曉諭糧戶除去儒戶宦戶名目如再有抗頑不肖生
監卽行重處毋得姑貸倘有瞻顧不力革此弊者或
科道官叅劾或被旁人告發查出必治以重罪

十七日奉

上諭帝王臨雍大典所以尊師重道爲教化之本朕覽
史册所載多稱幸學而近日奏章儀注相沿未改此
臣下尊君之詞朕心有所未安今釋奠伊邇朕將親
詣行禮以後一應奏章記注稱幸者宜應改爲詣字

二十日

諭戶部朕軫念民依時廑宵旰遇有旱澇災荒惟恐窮
黎失所雍正元年因直隸山東河南山西二麥歉收

特遣廷臣發粟賑濟錢糧照被災地方分數已經蠲
免停徵嗣蒙
天庥雨暘時若四省秋成豐稔少慰朕懷但念四省頻歲
荒歉較別省爲甚今百姓元氣方復若將兩年舊欠
併於本年徵收民力不支爾部速行文各巡撫查明
實在舊欠若干據實題報分作三年帶徵其已收在
官者速飭起解毋令不肖有司借端蒙混致滋虧空

又

諭直省督撫朕惟四民以士爲首農次之工商其下也
漢有力田孝弟之科而市井子孫不得仕宦重農抑
末之意庶爲近古今士子讀書砥行學成用世國家
榮之以爵祿而農民勤勞作苦手胼足胝以供租賦
養父母育妻子其敦龐淳樸之行豈惟工賈不逮亦
非不肖士人之所能及雖寵榮非其所慕而奬賞要
當有加其令州縣有司擇老農之勤勞儉樸身無過
舉者歲舉一人給以八品頂帶榮身以示鼓勵

二十二日奉

上諭科爾沁達爾漢親王和碩額駙羅布藏滾布旗下
協理台吉兀爾虎滿乃我
皇考深加眷注之人且科爾沁十部非他部落可比自我
太祖
太宗開創之日首先臣服世締姻親爲我

孝莊文皇后戚屬今科爾沁察台吉內惟兀爾虎濟年老
近又在軍前著有勞績去歲軍前回來朕憐伊年老
留駐京師著將伊晉封公爵
二十三日直隸巡撫李維鈞奏古北口提標兵。
倒斃馬匹請免賠補兵部覆奏應不准行奉
上諭陝西出征之宣化鎮標兵丁倒斃馬匹著從寬免
其賠補前已曾降諭旨矣古北口提標兵丁倒斃馬
匹亦照該撫等所請免其賠補
二十八日
諭刑部今屆仲春雨澤愆期時有大風朕心深用兢惕
念自臨御以來惟恐政事或有缺失時時省察不敢

少有忽略今雖有令諸臣陳奏政事之名而眾人不
過一概頌揚之辭毫無裨益朕之並無私意可以質
諸
天地實堪自信無少愧處熟思刑名為國家之要政上關
天和下係民命若刑獄未能清理即為天時亢旱之由所
以朕於讞獄必加詳慎即懲治之人雖置之於法朕
於其中從寬從輕之處惟
天地知之至於兇頑之徒情罪可惡眾人亦有知者亦有
不能盡知者朕俱於法外從寬不可勝數朕未經明
示眾人何由而知凡諭旨懲治人等皆從輕治罪朕
深可自信並無冤抑一人但爾部所辦案件雖如朕

親理然其中終有微間夫用法不得不嚴所謂火烈
而民畏之爾等執法之官固宜外示嚴明而中心須
存仁恕凡案件到部數日可結者不得固執定限即
當速行審結以免拖累牽連則輕罪之人不致久羈
囹圄且案件早完一日則無辜者得早脫一日之苦
若因限期未滿任意耽延雖所告得伸者亦必致其
含怨即訊鞫罪人亦不可輕用重刑若云非夾訊不
能定案此尤爾部之大謬錄囚之際當如懲治爾等
之子姪嚴切之下務存矜憫之心但求平允不可過
當要使獲罪之人亦仍感激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
而勿喜朕在藩邸時奉

聖祖諭旨審事初見用刑遍體驚顫不覺淚下至數見之
後遂覺少異於前爾等刑官時理刑獄切不可習為
平常爾等若於刑名少有未當即大負朕任用之意
且爾等亦當自念其子孫少有疏忽所關甚鉅若致
事有錯悞豈容推諉蓋刑部非他曹可比尤不可以
愚昧意想不到以致錯悞為詞嗣後諸事當同寅協
恭速為辦理毋得恃才偏執毋得驕徇推諉爾等皆
朕簡任之臣務宜仰體朕心欽恤民命
又原任山東巡撫黃炳會同漕運總督張大有將
砍伐柳株之糧船水手夏廷樑等照盜園
陵樹木律擬以杖徒一案刑部奏偷盜官物律有正條應

不准行奏

上諭此案夏廷樑等砍伐沿河柳株爾部以有正律題駁甚是黃炳張大有將砍伐沿河柳株比照盜園陵樹木之律甚屬不合著交吏部議處

雍正二年三月

上諭十五道

初一日

諭禮部等衙門及國學諸生治天下之要以崇師重道廣厲學宮爲先務朕親詣太學釋奠先師禮畢進諸生於彜倫堂講經論學凡以明道術崇化源非徒飾圜橋之觀聽也維孔子道高德厚萬世奉爲師表其附享廟廷諸賢皆有羽翼聖經扶持名教之功然歷朝進退不一而賢儒代不乏人或有先罷而今宜復有舊缺而今宜增其從祀崇聖祠諸賢周程朱蔡外孰應升堂附享者並先賢先儒之後孰當增置五經博士以昭崇報均關大典九卿翰林國子監詹事科道會同詳考定議以聞再邇年文教廣被由我聖祖仁皇帝壽考作人六十年來山陬海澨莫不讀書稽古直省應試童子人多額少有垂老不獲一衿者其令督撫會同學臣查明實在人文最盛之州縣題請小學改爲中學中學改爲大學大學照府學額數取錄督撫等務宜秉公詳查不得徇私冒濫至鄉試解額聖祖仁皇帝屢次增廣乙酉戊子等科復於額外加中五

經三名至五十六年而罷以其久而滋弊也嗣後各
學臣及祭酒司業於錄科時先加面試毋考閱文果
佳本監加中四名直隸各省大小不一某省應加中
幾名著分別詳議定數具奏如無佳文寧缺勿濫合
試臨時請旨本監貢生監生本科鄉試中式者加增
十八名朕臨雍講學雖率由舊章然必期於世道文
教有益不蹈一切虛文諸生其各欽遵

又

諭國子監祭酒司業等官朕惟聖人之道昭揭日月彌
綸天地萬世帝王下逮公卿士庶罔不仰遵成憲率
由教育我國家尊崇

至聖遠邁前代朕纘承大統古訓是學惟日孜孜茲雍
正二年三月朔日親詣辟雝祗謁
先師孔子行釋奠禮思以鼓勵英才丕隆文治爾監臣
宜嚴督諸生善為誘導爾諸生亦宜殫心肄業實踐
躬行秉端方以立身敦忠孝以興誼勿營奔競勿事
浮華文必貴於明經學務期乎濟世俾品成藝進以
副朕教育至意此爾多士之庥亦惟爾監臣董率之
功也慎勿怠荒職業以貽爾羞諸師生其共勉之

初四日博士孔傳誌候襲博士孔繼溥等恭遇
皇上詣學大典來京陪祀聽講禮成謝
恩

召見於
乾清宮奉
上諭爾等皆是聖賢後裔與衆不同然身為聖賢後裔
之身必心為聖賢後裔之心方不愧先聖先賢今因
爾等遠來朕特召見面諭願爾等慎修厥德以繼家
聲勉之勉之

初五日

諭刑部朕於二月二十八日面諭爾部刑獄上關
天和當欽恤民命牽連之人毋得久羈監禁爾等遵朕諭
旨釋放數百餘人於本月初三日即大沛甘霖遠近
霑足可見天人之感捷如影響莫謂適逢其會事屬

偶然爾後益當恪遵朕旨諸事更加詳慎以副朕刑
期無刑之至意

又大學士等奏
皇上至誠至敬感協
天心甘雨應時隨禱立霈臣等請合詞陳賀奉
上諭敬誠二字朕之所勉但恐未能耳朕誠能先天下
之憂而憂諸卿必獲後天下之樂而樂也與卿等期
共勉之

初六日奉
上諭賭博案內有將該旗大臣官員一併議處之例但
步軍統領衙門設有捕役緝拏賭博人等而都統等

並無捕役其該旗人或於僻處同人賭博伊等從何
得知若因一人犯賭遂將該旗大臣官員一併議處
似覺無辜此議處條例殊屬太重著交吏部兵部刑
部會同八旗大臣等再行詳定會議具奏

又

諭吏部兵部朕命各省督撫提鎮將所知官員保題特
爲要缺欲得賢員之故今見凡陞往別省者概不肯
令赴陞任各欲留於本省越次保舉題留者甚多夫
天下一體豈得各分爾我嗣後如係水師營緊要員
缺仍許題請以陞銜留任倘所陞現係要缺而所留
之缺並無緊要一概不許題留

初九日

諭吏部兵部三年一次舉行大計軍政此內有應革職
者若俟部議具題奉旨之後方行解任其地方遠者
爲日甚久劣員預知被革恐其恣肆妄爲嗣後舉行
大計軍政之時有應革者卽令解任若具題之後或
有免其革職者仍可再行補授

十二日署江寧巡撫何天培將疏脫旗犯之解役
陸升等援赦具題請
旨奉
上諭何天培將疏脫逃犯吳大柱之解役援赦具題此
逃犯係何方何旗人何故脫逃並未聲明著交與大
學士等行文何天培著聲明緣由若不灼見其罪之
輕重則應否寬免之處如何可定覽各省督撫奏章
內亦有聲明緣由者亦有似此含糊不明者大學士
等行文各該督撫嗣後事有類此者務令聲明緣由

十八日

諭準噶爾台吉策妄阿拉布坦爾前者無故侵擾我哈
密疆界罪在不赦
皇考聖意止令邊地防守雖各路發兵原無勦滅準噶爾
之意也其後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爲爾奏懇
皇考欲施恩寬宥所以遣使楚陽托音等諭爾前年爾所
遣使奎納木喀布厓等至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處

轉至總督年羹堯軍前送至京師朕定爾平生功罪
開示大義面諭遣回令爾深省前非歸誠請罪遣使
根敦同楚陽托音前來奏辭恭順得遂
皇考初心朕意嘉悅爾奏稱惟祈休養生靈闡揚正教爲
第一要務等語爾台吉不過準噶爾一部落之主尙
欲休養生靈闡揚正教何况朕天下之主普天之下
皆朕土率土之濱皆朕臣乎朕特爲休養生靈闡揚
正教之故遣御前總管京城喇嘛班第副查薩克大
喇嘛達爾漢楚陽托音內閣學士衆佛保副都統扎
錫喇嘛錫拉卜格春等宣諭若台吉果欲輯寧爾國
尙其誠一乃心與朕所遣大臣等申定疆圻諸事順

理妥議歸於和順朕必施恩軫念永遠眷顧仍前通
市使命往來爾台吉誠能以鮮終為戒共必惟和惟
順無貳無疑披瀝悃忱以期永好不特克協於朕休
養生靈至意爾台吉游牧地方亦永永無虞安居樂
業矣特此諭示兼賜爾各色緞二十七疋

二十日奉

上諭王鼐馬咸厚係新科進士非應得即用之人因年
已將老朕格外施恩越次選授但年老之人戒之在
得務須仰體朕心益加勉勵勤慎供職方不負朕特
用之意嗣後新科進士選授時即將此旨傳知

又

諭刑部刑獄關係重大必須虛公詳慎盡得實情不可
疎忽遺漏以致民有冤抑君臣之義本同一體朕視
臣下如手足爾等若遇事有可疑而不能決者不妨
面奏待朕斟酌至當然後施行既不面奏又以私心
揣度巧欲逢迎上意及刑罰不中則退有後言爾等
身為股肱大臣而存此等卑汚之心豈不可恥或朕
有未當之處亦不妨直陳所見人非聖人孰能無過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朕之不
吝改過諒爾諸臣素所共知凡有功者加之以賞有
罪者加之以刑此乃帝王馭世之大權朕但知因事
順應並不先有成見嗣後爾等皆宜體朕欽恤之意
不可自恃已見亦不可彼此推諉拖累罪人和衷協
恭平心靜氣毋得有意逢迎務使用法如衡之平如
鑑之明庶幾民不輕犯國無冤獄以共成咸中有慶
之治

又刑部議奏護軍校五十向伊主逞強照例發遣

奉

上諭此事部內審議俱屬錯謬刑部從前但以五十向
伊幼主逞強請革去護軍校以便刑訊含糊具奏朕
因准令審理今看所審之事並未詢問公門度門度
知情與否亦未聲明又云五十刀砍七兒有嘴唇皮
破傷痕刀砍如何只破嘴唇驗傷處亦不明白惟據

準保等任意拏送便將五十刑訊擬斷擬罪五十係
為伊父門度辦理家務効力年久之人念豢養之恩
見幼主有過直言規諫以致懷恨送部亦未可定此
事著交與宗人府大學士公馬爾賽會同刑部問明
公門度詳加審究務得實情具奏再諸王貝勒貝子
公等屬下包衣人員俱係累世効力舊人或念伊先
世豢養之恩見幼主有過直言規諫或因需索不遂
非聽小人讒佞之言將効力之人妄加殘害借端送
部治罪則忠直之輩人人籍口而讒佞小人反得任
意橫行矣朕君臨天下不使一人負冤獲罪豈可聽
下五旗公等任意肆行毒及無辜乎嗣後如此等曾

在伊先世効力之人幼主無故尋釁妄行陷害借端送部治罪者准其聲明冤抑或赴宗人府或赴都察院呈訴該衙門奏聞詳審果係冤情或撥於別旗或撥於他王門下若所訴盡誣當如何加等治罪之處亦著定議具奏

二十三日奉

上諭正藍旗滿洲蒙古漢軍三旗兵丁不能置備器械者滿洲佐領八十一分內兵丁二百一十三名蒙古佐領三十分內兵丁九十六名漢軍佐領三十二分內兵丁八十名共計三旗兵丁三百八十九名著照依正白旗滿洲例賞銀令其置備其餘他旗賞銀置

備器械之處即照依正藍旗所奏佐領下人多窮定其數目照數動內庫銀兩賞給此非計其佐領行賞都統等務應身自詳查視其實係不能置備之人賞給令其置備其鑲白旗滿洲兵丁等器械雖經世子弘昇奏稱所缺無多已將養馬銀兩那移給與但他旗俱行賞給若不賞給伊旗伊旗下人必怨弘昇矣著仍行賞給或補給拴養馬匹之人或給兵丁置備器械或器械已經置訖存貯以充公用之處著弘昇酌量辦理今雖賞給銀兩令其置備器械但於今年十月內點看一時爭相置買其價必然倍增未必今年即能備具令於今年十月點看一半明年十月再行全看如此則價值不至騰貴而兵丁等亦易於置辦矣但今年點看一半其餘一半明年點看其中有那移頂替者亦未可定著於明年點看時即行閱看兵丁或朕躬親閱或派王大臣閱看之處著八旗都統會同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奏再從前曾經禁止質當盔甲器械等物今再嚴加禁約交與八旗五城於京城內外當舖中所有盔甲器械著以來年正月為限此時稍寬其期俾得辦理完給正月以後朕派侍衛官員乘其不意將各當舖稽察倘經察出務將五城官員及開當舖人質當之人併該管人稽察人等從重治罪不可不預申禁約或有不肖之徒借此

訛詐開當舖人亦未可定併應嚴行禁止

二十七日禮部奏青海大捷請受朝賀奉

上諭此番平定青海皆係我

皇考所簡用之將軍育養之官兵感恩効力是以克奏膚功此特賴

皇考所貽謨烈豈可為朕有乎但朕躬者即

皇考之繼體朕亦祗得勉從所請俟告祭諸

陵後擇日具奏

雍正二年四月

上諭十九道

初三日怡親王等議奏副河道總督嵇曾筠請設標下河兵應不准行奉

上諭嵇曾筠已授副總河職銜伊奏請添設河兵一事爾等議覆毋庸添設但總河駐劄南河兼管運河於河南黃河相去甚遠猝有緊要工程實難相顧故將河南黃河另著副總河管理若無標下官兵難供驅使總河標下十河營兵數甚多或令齊蘇勒酌撥分給務期不遠可行爾等詳議具奏

又三法司議奏侵隱莊親王財產之府佐領下人

焦弘勳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奉

上諭楊纘緒田嘉穀俱有言職風聞事件尚許奏聞焦弘勳一案三法司堂官俱已書題伊等並不書題若議罪之處與伊等意見不合即應另行啓奏伊等既不書題又不另奏非欲沽名即係徇私爾等傳諭楊纘緒田嘉穀令其明白回奏此案既有御史二人不肯書題該部不行聲明亦屬不合嗣後凡會稿事件如有不書題者爾部即行聲明具奏

初五日奉

上諭據蘇尼特阿霸垓阿霸哈納爾蒙古人等俱稱連年災傷今又遭大雪牲畜俱已倒斃等語若差官合奏始行加恩則現今乏食之人恐至饑餒著於領多索里侍衛納蘭馳驛前往查核發戶部帑銀二萬兩前去會同阿霸垓公德木楚克逐一查明計算實在無畜牧不能度日者將此銀兩著四旗酌量散給均使沾恩

初七日奉

上諭自戊子年來朕之無知兄弟數人種種妄行以致

皇考暮年憤懣之處難以枚舉未嘗貽

皇考一日之安也是以肌體消瘦血氣衰耗伊等非惟不自引咎毫無愛戀之心且固結黨援希圖僥倖由來久矣伊等如此妄行朕時時殫竭心力寬慰

皇考保全伊等不但伊等知之諒亦衆所共知也朕即位後不念舊惡惟篤兄弟之誼恩予包容指示教誨冀其改過以期終始保全伊等不知感恩罔悛舊惡益復妄行在昔

皇考時朕尚以兄弟之故如彼周旋豈今紹承大寶而有凌逼兄弟指瑕求疵之理乎允禩素行陰險狡詐

皇考深知曾於朕兄弟前屢降

諭旨不可悉數亦難悉記今姑舉其一與衆知之康熙五十三年

皇考自熱河回鑾駐蹕要亭允禩遣人以將斃二鷹上進

皇考

皇考甚怒硃批
諭旨以示朕及諸皇子捧閱之下俱無奏言朕獨籍摺具
奏所批
諭旨誠親王收貯現今繳上諒此
殿旨允禩未必得知卽允禵亦斷不以告也
皇考所遺諭旨諸王大臣一經捧閱卽知之矣朕豈有意
凌虐苛責之哉自朕卽位不計允禩從前諸惡惟念
骨肉兄弟優封親王任以總理事務理應痛改前非
感朕包容委任之意輸其誠悃以輔朕躬乃不以事
君事兄爲重猶以同輩諸弟允禟允禵爲伊出力之
故懷挾私心由此觀之其大志至今未已也諸凡事

務不實心辦理有意曠廢使朕受不美之名且每遇
奏事並不身到亦不檢點苟且草率付之他人故激
朕怒以治伊罪朕斷不使伊志得遂也朕之此弟較
諸弟頗有辦事之材朕甚愛惜非允禟允禵等可比
朕今惟加以教誨令其同心改過至誠佐理政治堪
爲得力之人斯不但成朕友于之誼亦以全
皇考慈愛之衷伊果抒忱於朕卽無異盡心於
太祖
太宗
世祖
聖祖矣如此則諸王大臣誰復外視伊者不但伊自受恩

傳之子孫亦永永勿替若仍不知悛改肆行悖亂干
犯法紀朕雖欲包容寬宥而國憲具在亦無可如何
當與諸大臣共正其罪昔
皇考年十五執巴圖魯公鰲拜往事可鑒朕若果欲將允
禩治罪當令其不及措手豈有於衆前三復教誨之
理朕實望其同心耳爾諸王大臣亦宜時加勸化務
令改悔併皆留心詳視允禩果能同心改過明於君
臣大義感激朕恩表裏如一爾等卽據實陳奏若怙
過不悛亦斷不可隱諱允禩
聖祖仁皇帝之子朕之弟也安可目覩其日卽於凶惡乎
伊之善惡若不據實奏明稍有隱匿非惟負朕更有

何顏瞻拜
景陵朕向日並無希望大位之心倘如伊等營謀朕亦不
讓伊等伊所糾合之人朕豈不能糾合伊能市私恩
小義之名朕豈不能邀取朕素無此志他人容或不
知深知朕者無過允禩也
皇考以大位付朕朕念
皇考四十五年顧復深恩勉承大統仰荷
皇考詒謀之重夙夜祗懼不遑寢食天下幾務無分巨
細務期綜理詳明朕非以此博取令名特以欽承
列祖開創弘基仰體
皇考付託至意爲

社稷之重勤勞罔懈耳爾諸臣內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
奏謂允禩賢於朕躬有足取重之處能有益於
社稷國家朕卽讓以此位不少遲疑爲君非易事若只圖
一身逸樂亦復何難必欲繼美
皇考則更無難於爲君者矣朕既受
皇考所付重任則朕之一身上關
宗廟
社稷不得不爲防範以
皇考之聖神猶防允禩等之奸惡不能一日寧處朕身視
皇考何如耶且於
皇考則爲父子於朕則爲兄弟父子之與兄弟相去甚遠

伊等在
皇考時毫不遜順恣意妄行匪朝伊夕至今猶然不止所
當深慮朕可不念
祖宗肇造鴻圖永貽子孫之安乎大臣等叅奏允禩摺子
曾與誠親王恒親王淳親王看過王等云此所奏雖
是而猶未盡
皇考大內所降諭旨伊等不知之處甚多隨以
皇考從前所降諭旨繕摺具奏爾等將此摺傳示諸王大
臣　又奉
上諭允禩既再三懇求奏稱若將各摺宣示諸王大臣
臣更有何顏而行走等語

皇考所降硃筆諭旨與朕比時囘奏摺子傳示衆人之處
著暫行停止俟其改悔其誠親王及大臣等所奏摺
子著宗人府內閣一併鈐印封固內閣另行敬謹存
貯
又
諭刑部朕惟明刑所以弼教君德在於好生從來帝王
於用刑之際法雖一定而心本寬仁是以虞廷以欽
恤垂訓周書以愼罰爲辭誠以民命至重凡少涉疑
之案寧過乎仁無過乎義也朕自臨御以來一切章
奏無不留心細覽於刑獄一事尤加詳愼誠恐法司
未能平允情罪未能悉當朕心深用惻然故凡京城

及各省題奏讞獄但少有可矜者無不法外施仁量
加末減獨念朝審重囚其情實者刑科必三覆奏聞
勾除者方行處決而外省情實重囚惟於秋審後法
司具題卽咨行該省無覆奏之例朕思中外一體豈
在京諸囚宜加詳愼在外省者獨可不用詳愼乎人
命攸關自當同仁一視自今年爲始凡外省重囚經
秋審具題情實應決者爾法司亦照朝審之例三覆
奏聞以副朕欽恤愼罰之至意爾部卽遵諭行
初八日允䄉奉使口外不肯前往於雍正元年十
一月進張家口捏稱有
旨令其進口居住兵部奏

聞奉
旨交廉親王允禩議奏允禩以作速行文令允禵仍舊
前往幷將不行諫阻之長史額爾金交部議處等
語具奏奉
上諭覽所奏殊爲多事允禵於中途私回不肯前往原
奉差遣之處今又何必令其出口若仍令出口似朕
有意將伊逐往嚴寒之地矣朕若遣往自必令伊前
赴喀爾喀地方伊既已進口亦聽其自便至額爾金
原非允禵意之所重現今指使允禵之人尚未處分
額爾金何必治罪著允禩再議具奏　允禩奏請將
允禵革去多羅郡王撤其所屬佐領沒入家產解

回交宗人府永遠禁錮奉
上諭所奏著交諸王貝勒貝子公及議政大臣詳議具
奏允禵卑鄙性成行止妄亂文學武藝蒙
皇考訓諭數十年終於一無所成平生無一事可以上慰
皇考聖心貽
皇考一日之悅豫抑且賦性陰險朕兄弟中最爲微末無
恥之人既不自知其庸懦無能又不肯安分守己忿
意矯強覽廉親王所奏允禵惡蹟似無虛語數十年
來朕諸兄弟
皇考何嘗藏諸深宮之中各人行誼昭然在人耳目不惟
朕之兄弟知之舉國孰不知之耶諸王大臣等務期

各秉公忠維持大義自出意見議奏倘稍有迎合之
念及苟且照廉親王所奏議覆之處豈特辜負爾等
臣節更有何顏瞻拜
景陵且廉親王所奏或出至誠或蓄他志在朕猶自遲疑
未信此事惟賴諸王大臣公忠辦理著速議具奏
比時諸王大臣奏允禵奉使不肯前往詐傳
旨意私自進口不法已極應革去郡王撤回佐領交宗
人府永遠禁錮臣等所議實秉至公即有
諭旨寬免允禵臣等必不奉
詔奉
上諭此事交爾等公議欲識諸王大臣之意耳如欲治

允禵之罪則竟治其罪矣朕非不能執法之主豈有
委爾等治罪之理覽諸王大臣議奏朕非鄙薄爾等
所見實有不到允禵朕弟也國法具在犯法即應治
罪朕豈避加罪於弟之名而委之於人乎允禵之事
交與允禩者特以觀其如何處置並無他意向來允
禩允禟允禵等俱奉允禩爲師伊所指示即便遵行
故朕望允禩教誨伊等使之改過乃不但不行教誨
反激成伊等妄爲朕所差遣之處竟不前往私回觀
望居住口外數月又稱奉旨進口如此不法任意妄
行皆由允禩指示其意惟欲朕將伊等治罪以受不
美之名允禩見小不明大體豈知此等無理無義乖

戾犯法之弟治之以罪適足以昭朕無私之善政何
礙之有經史謂社稷爲重君次之若令朕躬有過無
益於
社稷諸王大臣以
社稷爲重倣伊尹放太甲之所爲朕亦視爲忠愛之臣若
諸王大臣官員軍民人等敬朕如父母畏法如雷霆
則朕躬上闢
社稷苟無益於朕躬卽無益於
社稷矣朕今施以恩澤而不知感矜以法令而不知懼朕
當以
社稷爲重雖係兄弟亦難顧惜朕自當明罰勑法候降諭

旨此事諸王大臣理應將允禩素行與今所作之罪
明白指陳或照允禩所議治罪或加等減等治罪之
處請旨定奪朕自降諭旨豈有以朕弟而聽諸王大
臣擅自定議之理乎此權亦不可付之諸王大臣也
初九日奉
上諭禁止私刨人參者原爲窮民入山傷生者甚多所
以立法甚嚴舊定律例不論已得未得俱解送刑部
嗣以未得參之人未免往返拖累爲可憫惻故於盛
京刑部監禁每年差官前往審理朕思伊等俱係圖
利窮民春夏時被獲監至九月十月方得審結延挨
月日身受寒暑風雪飲食不能隨時多致疾病死亡

甚屬可憫寧古塔有將軍辦事御史盛京有將軍刑
部併副都御史永福嗣後將各地方所獲者卽行審
理作速完結年底令審理各官將一年內審結之案
彙齊具本啓奏自今年爲始將審理偷刨人參事件
之部院衙門堂官停其差遣如此則案內之人無久
禁凍餒之苦累矣
又
諭江南總督查弼納漕運總督張大有署理江蘇巡撫
何天培朕惟漕運所經河道固以通國庾之輓輸亦
以便商民之利涉旗丁與商民自應一視同仁無容
偏護而偏累也去年因秋冬雨少河流淤淺而旗丁

人等不顧漕運維艱任意攬載客貨致船重難行聞
今春丹陽常州等處地方及沿途遇淺槩拏商船起
剝且借名需索貪婪公行得賄者雖空船亦行釋放
不遂其欲者勒令當差有將貨物行李拋棄河干紛
紛露積或爲風雨所損傷或爲盜賊所窺何該管漕
運文武官弁漫無約束毫不經心小民營販貲生何
以堪此擾害爾等係地方大吏皆當實心體恤稽察
周詳奉諭之後或再有起剝之事當各嚴飭所屬官
弁申明約束不得仍蹈前轍並出示遍諭軍民人等
使知朕一體軫恤之至意至張大有身任總漕糧艘
往來乃其專責尤宜整肅綱紀釐奸去弊嚴明馭下

毋使玩法犯科乃往往固執已見袒護下屬任其沿
河盜賣漕糧兼倚勢欺淩貽累地方甚屬不合今除
已往不深究外嗣後若仍不加意約束屬員有心縱
容及失於覺察再經朕訪聞定行嚴加議處其欽承
毋忽

十一日九卿等遵
旨詢問御史田嘉穀楊纘緒會議焦弘勳一案不肯畫
題又不另議緣由具奏又田嘉穀楊纘緒各明白
回奏奉
上諭焦弘勳一案田嘉穀楊纘緒如何不畫題若有不
慊意處卽當兩議或將不畫題緣由繕摺奏聞不然

雍正二年四月　十二

卽應同三法司畫題具奏言官倘許風聞言事乃在
與議之例既不兩議又不奏明緣由又不畫題躭延
命案是屬何心因朕問及躭延之故始知由伊等不
畫題所致伊等既故爲隱瞞設朕不問及不知伊等
之不曾畫題竟照法司所議完結伊等必退有後言
以爲人命案件三法司大臣官員不能詳審定案是
以我等不曾畫題借此邀名干譽無所不至古人愼
重民命每戮一人必謀之左右謀之大夫更謀之國
人今縱不能謀之國人如何與議官員內倘爾議論
不能全同況朕自卽位以來屢經面諭大臣官員務
宜矢公矢愼同寅協恭不可少有偏私拘執意見如

有於心不合之處不妨奏聞朕自有定奪朕深望爾
等之直言陳奏爾等自應仰體朕心直陳所見今觀
田嘉穀楊纘緒之所爲是專務虛聲自樹黨援非愚
昧無知卽其心叵測此等人如何用得事雖微小亦
不可不防微杜漸此風斷不可長田嘉穀楊纘緒著
革職回籍今尚在三年之內故但令革職回籍如三
年後大小臣工尚不能滿漢一體同心協力猶有各
執已見邀譽沽名者朕必治以重罪

十五日奉
上諭朕於朝會大典行禮有年見我滿洲禮儀甚屬廢
弛大非尊君敬上之道我

雍正二年四月　十三

皇考神聖寬仁如此等處雖經目覩一切包容若爲不知
故稽察之大臣官員仰見
聖度寬宏遂皆視爲尋常並不約束糾參漸致疎忽不謹
朕今卽位既已深知若不整理嚴禁將來流弊無所
底止我
皇考在位六十餘年天下軍民每一言及尙無不額手感
戴而居官者反不知敬禮可以爲人乎且
皇考在位六十餘年深仁厚澤遍及四海九州而朝堂之
上尚有不知竭誠盡敬干犯法紀者朕今何所恃而
望衆人之無不致敬盡禮耶此等愚昧之人非可以
寬仁感化祇得以法令治之國家大典攸關君臣大

義所係朕亦無知之何朕自御極以來屢有諭旨近
又申飭嚴禁乃奉旨未幾而李建勲雜植於行大典
禮之門郎顯違朕旨著將二人俱革職拏送刑部監
候秋後正法並飭諭該稽察之御史侍衛等嗣後加
謹嚴査遇有失儀者即行糾參若不糾參經朕另派
之人査出必重治伊等之罪
十七日
諭太常寺贊禮郎讀祝官內有人材可用辦事勤慎者
爾等即行題奏令其部內辦事仍兼管行走亦無貽
誤祭祀之事再贊禮郎讀祝官除祭祀外並無別事
有常在園館醉飲至祭祀之處猶有酒氣者此等人
雖能讀祝爾等亦必題參革退

十八日署京口將軍李杕奏請領催劉起鵬等補
授驍騎校奉
上諭各省此類記名人甚多缺出之時皆將記名人題
補但未記名之人若無補用之途伊等何以効力行
走著該部行文各省將軍等將未記名人內有人材
可用弓馬嫻熟盡心効力者揀選具奏
十九日奉
上諭前有條奏婦女入廟進香成羣聚會混雜行走妄
費無益及入於別教妖言惑衆理宜禁止者曾降旨
准行但並未禁止民人於名山寺廟中禮拜也今聞
凡係寺廟槩行禁止不許民人叩拜又往髩髻山進
香人等於金盞河地方掛號取稅皆與朕旨不合其
禁止太過之處在京著禮部查明具奏金盞河地方
交與直隸巡撫令其查明具奏
二十日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奏青海大捷獻俘
太廟是日
皇上御午門受俘奉
上諭此次平定青海實乃
皇考留貽之功故捷音到日恭告
景陵今逆首惡吹拉克諾木齊等三人檻送到京朕令
議獻俘
太廟之禮以慰
列祖在
天之靈諸王大臣等乃議及受俘歸功於朕非朕本心可
否祗行獻俘不行受俘之禮諸王大臣等再察典禮
具奏

二十四日都察院奏請將散給流民餘剩銀兩存
貯五城以備賑饑粥飯柴薪等用奉
上諭此銀存貯五城備用甚好遇有掩飾之事亦於此
項銀內動用但須核實毋得冒濫
二十六日奉
上諭允祕不肯前往奉差地方並不請旨私自回來詐

稱抱病任意出入邊界朕已寬容數月伊毫無惶懼
之意公然違旨居住彼處近召入王大臣等嚴降諭
旨允䄉未嘗不知亦竟不差一人前來謝罪奏請殊
失臣節其以朕為不能治伊之罪乎允䄉素係內暴
無知之人著革去王爵調回京師永遠拘禁將允䄉
之子與伊家產佐領下人員如何措置並拘禁處所
著各該管處另行請旨

雍正二年閏四月

上諭十七道

初四日

諭直省總督巡撫社倉之設原以備荒歉不時之需用
意良厚然往往行之不善致滋煩擾官民俱受其累
朕意以為奉行之道宜緩不宜急宜勸諭百姓聽其
自為之而不當以官法繩之也近聞各省漸行社倉
之法貯蓄於豐年取資於儉歲俾民食有賴而荒歉
無憂朕心深為嘉悅但因地制宜須從民便是在有
司善為倡導於前留心稽核於後使地方有社倉之
益而無社倉之害此則爾督撫所當加意體察者也

又聞民間輸納錢糧自封投櫃亦屬便民之法但偶
有短少之處令其添補每至多方需索其數浮於所
少之外理應將原銀發還仍於原封內照數補足交
納庶可免多索之弊此雖細事督撫大吏亦不可不
留心體察嚴飭有司以除民累

初五日

諭刑部朕披覽奏章其中人命案件如故殺謀殺者尚
少而以鬪毆傷人者甚多或因口角相爭或因微物
起釁揮拳操戈一時殞命及至抵罪雖悔何追此皆
由於愚賤鄉民不知法律因一朝之忿貽身命之憂
言之可為憫惻古有月吉讀法之典

聖祖仁皇帝上諭內又有講法律以儆愚頑之條蓋欲使
民知法之不可犯律之無可寬畏懼猛醒遷善而遠
過也但法律包舉甚廣一時難以遍喻應將大清律
內所載凡毆殺人命等律逐條摘出疏解詳明爾部
可通行各省令地方有司刊刻散布於大小鄉村處
張掛風雨損壞仍復再頒俾知鬬毆之律尚然如此
則故殺謀殺罪更可知父兄子弟互相講論時存提
撕警戒之心以化其好勇鬬狠之習庶命案可以漸
少以副朕好生慎罰之至意

又

諭宗學教習輔國將軍善福等朕惟睦族敦宗務先敎
化嘗見宗室中習氣未善各懷私心互相傾軋並無
扶持愛護之意惟知寵厚妻黨姻婭其於本支骨肉
視若仇敵殊為悖謬或因祖父昔日微嫌追念倡惡
必圖報復即如齊正額行事無狀甘蹈匪僻以致重
干法紀王貝勒之子孫妄自尊大任意奢侈不顧禮
義陷於罪戾者往往有之其將軍及閒散宗室不知
自重狎比小人蕩盡先人產業而為無恥之事者尤
為不少昔我
皇考加恩宗室養育栽培撫恤備至苟有片長薄技靡不
收錄如晉奇經希勒席恒等皆曾擢用伊等不思感
恩酬德反要結朋黨專事鑽營大負

皇考委任之意且其居家素行亦多因謬即如賴士不安
本分蕩產破家及其贖罪軍前仍不改過生事訐告
宗室中似此不肖無恥者不可枚舉朕嘗數前明宗
室年久繁衍失於訓教末流猥鄙至不可言誠恐朕
之宗室日流日下不知前鑒深用為憂是以深慮熟
籌欲思保全之道若非立學設教鼓舞作興循循善
誘安能使之改過遷善望其有成今特立義學揀選
爾等教習宗室爾等隨其資質勸學興行導以禮義
夫教訓之方漸摩陶養非可責效旦夕爾等須盡心
竭力善為開導毋避怨毋倦怠教習久而禮義明自
當遠惡從善或有不遵教訓罔顧廉恥有玷名教者
小則爾等自行懲戒大則揭報宗人府會同奏聞其
行止端方精勤好學者無論年齒長幼即行保奏從
來立教之術莫要於獎善懲惡善不獎不能使之勸
惡不懲不能使之改爾等既膺簡任其各平心靜氣
屏除私意教訓宗室子弟如己之子弟懇懇然無毫
髮不盡其心可將此旨通行曉諭令朝夕記誦如木
鐸之警眾俾皆覺悟自新庶幾積習可除翕然嚮化
以協休風爾等務期勤慎黽勉恪供厥職以副朕篤
厚宗親殷勤教育之至意

又

諭太僕寺少卿兼巡視河道監察御史須洲爾奏差巡

覩河道理宜悉心經理凡事公平勿執已見方於漕
運有益據奏有裝載芝蔴船十隻持令箭過閘閘官
放行以致漕船擔閣七日將閘官叅劾前來夫運河
之設未嘗禁商船之往來但水小則加意管束先儘
糧船前行水大時則聽商船任便行走京師百貨俱
取給於東南之商販今將芝蔴船嚴禁若此則各種
商船必然一槩阻滯百貨安能流通於民生日用均
屬未便爾從前署理漕司印務與巡撫不協今管理
河道諸事記恢往往見小尚氣甚負朕委用之意嗣
後當平情和衷盡去偏私膠固之習方有禆於公事

初八日奉

上諭聞得銷毀剌字之人甚多既已剌字私自銷毀即
屬怙終不悛且此必有用藥代為銷毀字迹者嗣後
如有私毀剌字之人理應審明若係本身私毀者本
律杖六十補剌太輕作何重治其罪其代為銷毀者
將代毀之人一併作何治罪之處著妥議定例具奏

又兵部議覆條奏地方官員私動驛站馬匹處分

奉

上諭朕以天下民生為念凡一切欽差與祭祀山川之
大臣官員回京時必召入而見詳詢生民景況地方
情形以及雨水田苗聞得地方官祗知嚴緊驛站諸
凡勅詔經過迎送俱不成禮至伊等私事及上司差
役轉擅動驛馬逢迎應付從前惟恐騷擾驛站朕曾
降旨嚴飭但勅詔經過地方官吏迎送有關大典豈
可疎玩爾等繕寫諭旨申飭各省督撫

初十日奉

上諭國家設立官員分別等次俱有定分不得僭越湖
北糧儲道郭維新於起程之前請訓旨時朕曾諭如
有禆益地方百姓之事著令密奏郭維新蒞任後奏
稱該省漕船式樣覺大遇水淺之處輓運維艱請照
江浙漕船式樣減小成造朕未降諭旨今伊又奏稱
道台將船價造完工兌載漕糧於正月十七等日起
程三月十六日過淮等語夫改造漕船亦屬大事郭

維新理應報明該督撫如果有益題明改造今並未
報明上司即行任意改造著行文湖廣總督楊宗仁
巡撫納齊喀魏廷珍此項船隻改造之時郭維新曾
否報明如伊等知其實有禆益令其改造亦應奏聞
然後舉行如未經報明以為奉有諭旨改造船隻督
撫係地方大吏亦應奏報著楊宗仁等將曾否報明
及督撫因何不奏并有無禆益之處據實明白具奏
其郭維新兩次奏摺一併發往

又

諭順天府府尹京師廣寧門外向有普濟堂凡老疾無
依之人每棲息於此司其事者樂善不倦殊為可嘉

聖祖仁皇帝曾賜額立碑以旌好義爾等均有地方之責
宜時加獎勸以鼓舞之但年力尚壯及游手好閒之
人不得借名混入其中以長浮惰而生事端又聞廣
渠門內有育嬰堂一區凡孩穉之不能養育者收留
於此數十年來成立者頗衆夫養少存孤載於月令
與扶衰恤老同一善舉爲世俗之所難朕心嘉悅特
頒屬額并賜白金爾等其宣示朕懷並倡率資助使
之益加鼓勵再行文各省督撫轉飭有司勸募好善
之人於通都大邑人烟稠集之處若可以照京師例
推而行之其於字弱恤孤之道似有裨益而凡人怵
惕惻隱之心亦可感發而興起也

又戶部議覆淮關稅銀缺額著落經收官員追賠
奉
上諭前已將各關加增銀兩俱行裁去此項虧缺銀兩
若係虧缺原額即著落追賠若係虧缺加增銀兩應
行豁免著察明議奏
十一日條奏請改併衛所歸州縣管轄兵部等衙
門遵
旨議奏軍民戶役不同歸併未便且武科甲出身人員
專選衛所守備千總若盡裁衛所必致選法壅滯
應不准行奉
上諭此事部議所見甚小況滇蜀兩省曾經裁減衛所
未聞不便今除邊衛無州縣可歸與漕運之衛所民
軍各有徭役仍舊分隸外其餘內地所有衛所悉令
歸併州縣飭令直省督撫分別詳悉區畫具奏其武
舉武進士作何銓選不令壅滯之處吏兵二部詳議
奏聞
十二日
諭戶部朕惟錢糧關係緊要而民瘼尤宜體恤聞有州
縣虧空錢糧百姓情願代賠者此端斷不可開虧空
之員未必愛民況百姓貧富不等斷無闔縣情願代
賠之理或係棍蠹勾連借端科斂或不肖紳衿一向
出入衙門通同作弊及本官被叅猶冀題留復任因

而號名多事之人連名具呈稱係闔縣願賠後官畏
承追處分接呈入手即差役按里追呼名曰樂捐其
實强派其爲民累不淺嗣後紳衿富民情願協助者
聽其自行完納其有闔縣具呈者即將爲首之人治
以重罪如府州縣官擅准派賠著該督撫查叅重處
至因公那移之項依限全完定例准其開復嗣後督
撫題報全完即給咨本官令其隨本引見朕觀其人
可用者即用如不可用以原品休致其年老及不願
補官之人亦於本內聲明給還原職不必來京爾部
行文直省督撫一體遵行
十四日奉

上諭阿布蘭雖係宗室朕素不深知在
皇考時伊於委任之事尙爲勉力廉親王又於朕前保奏
朕因特加殊恩晉封貝勒賞給佐領又令總理事務
外人不知以爲阿布蘭曾奏聞二阿哥謄書一事故
爾擢用不知謄書事敗阿布蘭尚自遲疑未奏係貝
勒蘇努指使奏聞非其本心也阿布蘭自任用以來
並不實心効力而且素行卑污前大將軍允禵自軍
前回時伊特出班跪接從來宗室公於諸王阿哥並
無此例也宗人府建立碑亭翰林院所撰之文阿布
蘭以爲不佳另行改撰並不頌揚
皇考功德惟稱賛大將軍允禵擬文勒石朕即位後伊自

雍正二年閏四月 八

知誣謬復行磨去辦理旗務每每徇私近叅奏佐領
一事經朕交部查出曾傳示衆大臣似此罪惡種種
朕是以交宗人府議處非有別意也若即將伊革斥
衆人不知以爲何以旋用旋斥遂生議論則是與廉
親王封王時向致賀者云何喜之有不知死於何日
之語相符矣朕若不將此詳諭爾等無論舊時王大
臣即朕所用之廉親王怡親王阿爾松阿勵廷儀等
亦人懷懼心矣如貝子允祹人甚平常朕雖加以殊
恩封之王爵任以部務並不黽勉効力其性好事其
行瑣屑再李英貴勒席恆俱朕施恩擢用之人因其
不肖有負朕恩始行革退善則用之不善則退之朕
素性也
皇考每訓朕諸事當戒急用忍屢降
諭旨朕敬書於居室之所觀瞻自警今於阿布蘭既不詳
察而用之太急至於不可寛宥之罪又不便隱忍則
皇考訓誡之聖明益著而朕亦知過矣阿布蘭應得何罪
之處朕殊難降諭行爾部院滿大臣會同宗人府定
議具奏

十六日

諭河南山東巡撫并沿河鎭道等官糧船關係甚重務
須及時抵通豫省向因漕米截留並不留心河道漸
至淤淺今糧船逾限未至此係爾地方官責任必須

雍正二年閏四月 九

開濬深通使舟行無阻早到早回不誤抵次再南糧
大米幇船亦爲遲滯至今未過臨清爾等皆有催漕
之責當協力趲行務令速得抵通將來回空之船方
不致遲誤冬兌

十八日

諭漕運總督及直隸山東河南巡撫各省旗丁運糧進
京沿途水次理應奉公守法乃數年前浙江湖廣糧
船因懷挾私忿彼此爭鬬持戈放箭殺傷者多逞其
兇頑肆行無忌又聞前歲之冬糧船守凍在山東地
方竟行搶奪擾害居民去歲回空又聞强取百姓衣
物此等皆大干法紀嗣後總漕若不嚴加約束禁止

妄行仍然寛縱直隸山東河南巡撫即著轉飭沿河
官弁不時稽察倘犯法爲非即分別輕重按律治罪
不得稍有徇縱推諉以長刁風若有如從前爭鬬傷
人及搶奪擾民之事該督撫即行奏聞請旨於彼地
立刻正法決不寛貸可預行曉諭各省運丁知之

二十二日

諭沿海各省督撫提鎮戰船出洋巡哨最爲緊要舊例
地方官承管修造營員每多方勒索不顧州縣賠累
地方官惟知交結營員獨其收受彼此俱有私心修
造豈能堅固以致出洋船隻易至朽壞重修朕深知
其弊欲改歸營員修造使州縣無賠累之苦而於軍

政似實有禆益爾等可會同速行確議具奏若有不
可行處不可迎合强以爲是

二十五日

諭工部九門石路損壞重車行走甚難爾部會同提督
衙門詳勘確估將九門應行修補之處挨次修理再
西直門外石路修至高糧橋其暢春園石路有損壞
者亦著修補

二十六日

諭大學士等廣西巡撫李紱於赴任之前面奏請將原
任翰林徐用錫帶往廣西暫爲教授如効力好保題
府道等語朕從不知此人亦未聞其姓名因從其所
請今訪聞此人乃外貌內巧險僻小人當年大學士
李光地被其所欺薦之於
聖祖仁皇帝用爲翰林因招搖生事李光地又復認過劾
奏隨即罷斥方黜革之日都中士大夫皆仰頌
聖祖仁皇帝之神明今李紱之奏薦此人想亦被其愚詐
也此等人且不可以爲官何況教授師範乎著將徐
用錫發回原籍交與地方官嚴加約束不許仍令出
境請託貪緣生事

雍正二年五月

上諭二十一道

初二日

諭戶部朕惟漕運關係甚大經費本無不敷而運丁悉行不法者皆由官弁剝削所致如開兌之時糧道發給錢糧任意扣尅運丁所得十止八九而僉丁之都司監兌之通判又多誅求及至啟行沿途武弁借催趲爲名百計需索又過淮盤查私貨徒滋擾累究屬無益運丁浮費既多力不能支因而盜賣漕糧偷竊爲非無所不至矣嗣後各省糧道給發錢糧不許扣尅分毫沿途武弁不許借端需索運丁除包攬抗違

外所帶些須貨物亦無庸苛刻盤查至江浙船政同知經管修造糧船侵漁尤甚此官於漕政毫無裨益著卽裁去爾部行文各督撫不時查察如有仍前需索等弊立卽指叅從重治罪庶運丁漸有起色自必保守身家凜遵約束禁官弁之侵剝卽所以戢旗丁之刁悍也

又

諭兵部陝西人材壯健強勇者多騎射嫻熟勝於他省每科取中不過三十名而入學額數亦與他省不相上下額少人多不無屈抑自雍正四年鄉試爲始西安甘肅武舉各加中十名其武童入學額數若通省俱加恐有冒濫照文童改學例令督撫會同學臣查明技勇最優之州縣酌量數目奏請加額

初四日

諭刑部朕因朝儀不肅曾屢降諭旨嚴飭刑部司官李建勳羅植朝賀失儀此二人違旨大不敬本應立斬但念朕卽位以來立心不以己意輕殺一人且係立法之初故令監候秋後處決以觀衆人知畏法與否若衆人仍不畏法秋後定行處決以爲大不敬者之戒則此二人乃衆人殺之也後於朕侍之日見班行整齊祭壇之日亦皆敬謹夫二人之可殺者欲以明法也今旣人人皆知遵法是法已明矣則犯法之人可

從寬宥乃衆人生之也可將李建勳羅植免罪釋放勒令回籍并行文該地方官勿令出境爾等將此旨交與內閣傳諭大小官員知悉

又刑部等衙門奏鬬毆殺人之蘇林應否准其留養請

旨奉

上諭蘇林着從寬免死減等發落存留養親例內雖有父母年老家無次丁應存留養親之條但兇徒恃此有意傷人殊未可定已死之人亦屬可矜嗣後如此類存留養親之人觀其所犯罪之輕重作何派其多出銀兩給與死者之家若不給與仍照原擬治罪之

處著刑部定例議奏
初八日
諭兵部朕弘獎人材加意擢用各省武職有經引見者
亦有未經引見者爾部可行文各省督撫提鎮自副
將以下遊擊以上除地方有緊要事務及曾經引見
之員外將人材可觀素有聲名者每省陸續保送四
五人輪流來京引見
又
諭內務府內府佐領渾托和下人分撥時派給各莊頭
者以生齒日繁將來有錢糧不敷之患令往各莊服
田力穡庶幾仰事俯育有資朕特念伊等生計故有

此舉爾等奉行不善竟似將伊等發遣者以致恐懼
疑惑再莊頭等役使壯丁頗多悖理嗣後如敢
肆行凌虐者許壯丁即行控告所告果實止一二人
則另撥與別處屯莊至四五人即將莊頭革退治罪
著嚴行曉諭各莊頭等其分撥漢人內有欲歸民籍
者著詢問伊等原主如情願令其分撥家人為民則
准其為民有欲撤回亦准其撤回
初九日
諭禮部兵部兩廣總督孔毓珣奏稱安南國王黎維祹
遣陪臣范謙益等賀登大寶貢獻方物並三年歲貢
於閏四月初三日從廣西桂林府起身由水路進京
等語朕因向來驛遞供應差遣多有騷擾曾降諭旨
定例供給之外不許溢額應付今安南國王慶賀大
禮遣使遠來長途勞瘁應加恩恤其經過地方一切
供給食用之物酌量增加令其充足以示朕嘉惠遠
人之至意
十一日兵部奏考試武舉應編立好字號奉
上諭依議考試武舉議定編好字號在京武鄉試朕派
信任大臣考試嗣後各省武鄉試或以好字號取中
或以文章好取中之處著於解部武鄉試錄內註明
以便會試查對
十二日奉

上諭李元璽等一案係李元璽等新犯之罪刑部宜照
伊等所犯之罪審擬具奏今覽刑部所奏將步軍統
領衙門以李元璽為大光棍拏送舊案及遇赦寬免
之處查出一併敘入本內夫李元隆等原案與此新
案毫不相涉乃刑部援引敘入朕不解其何意或以
李元璽之罪曾經
皇考寬免亦欲朕將李元璽等寬免耶抑以從前步軍統
領將李元璽等為大光棍送部之處俾朕知之即行
正法耶今朕若將伊正法則又經
皇考從前將伊寬免人必推原所由謂照步軍統領以大
光棍拏送之故正法欲將弄權殺人之名歸於步軍

統領也今朕若不將伊正法又謂此係大光棍何以
不行正法此明係以難處之事歸之朕躬欲以試朕
也近日馬爾齊哈在朕前稱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是
譏朕不當察及細務其心欲朕不加詳察則伊等可
以遂結黨與任意擅行夫古帝王明四目達四聰舜
好問而好察邇言故上下之情不致壅隔閭閻疾苦
利弊無不周知古人云黈纊充耳前旒蔽明亦有所
謂而云然也馬爾齊哈粗識數字便於朕前誦述古
語並不想此上文為何句亦不知此句出於何章妄
行資奏此云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
守非君子之所重並非謂全不留心也如耕田播種

乃農夫之事講誦訓詁亦屬文士之業若云不親細
務朕又何用行耕耤造學之典乎國家設官分職各
有專司而總攬萬幾全在一人之裁決但云委諸有
司則六部之事付之六部為天子者惟有端默高拱
而已豈不為逸但天下之事可以如此料理乎朕亦
以刑部事件民命攸關所係非小務期明罰勑法備
予慎恤每案必詳審再三求其至當始愜於衷而欲
朕付之不見不聞可乎若云有司則刑部尚書侍郎
非大有司乎今所辦事件顛倒如此有司寧可恃哉
馬爾齊哈向在各旗行醫朕以伊係行醫之人必然
好生其為人似尚坦率即位後洊擢刑部侍郎當感

恩思報竭力盡忠以奉君上而猶不改舊習存從前
分黨之念其始召見時即禮貌疎略絕無對君恭敬
之意故一見之後總未令其獨進聞其在乾清門於
大學士列僚坐共食曾降諭旨嚴飭令其改過今又
以曾子語譏訕朕躬設令朕或有不當何妨直陳其
事竢朕採擇而為此隱約之詞狂妄甚矣其意欲殺
身以成名耶朕御極以來用人行政自返絕無過當
朝廷清肅亦無弄權怙勢之人即欲成忠臣之名又
何所憑藉徒喪其身命爲叛臣賊子之名為天下所
笑而已總理事務王大臣皆
皇考素所倚重遵奉

皇考遺命輔佐朕躬非其類者咸懷嫉妒每以絕無影響
之事加之此皆有意擾亂國政造言生事者之所為
也爾等心所不快之人輒欲借事巧傷朕確有成見
豈為宵小所動搖乎如放砲放鳥鎗及打狐鹿何者
俱係八旗漢軍從前內府佐領下那爾泰趙昌蓄於
放砲放鳥鎗
皇考時交與那爾泰趙昌管轄乃伊等選其奏准步兵砲
手鄂爾博之缺挑選內府佐領下人近復以內府佐
領下人如何可佔各旗分例勑諭八旗漢軍步兵砲
手鄂爾博之缺一槩收回各歸本內府佐領下戶口
滋生繁庶伊等俱支領錢糧若無錢糧難以養贍朕

思國家錢糧何可止養贍無用之人具抄沒入官人
等家口閒散無用者與其糜費錢糧養贍不如分給
現有莊屯令其種地伊等得以餬口多取糧米而內
家錢糧亦可儲備要務特勅下內務府大臣乃伊等
不能宣揚朕意曉諭衆人無故歸怨總理事務大臣
謂伊具奏將內府佐領無用之人一槩發往莊屯此
與伊等何涉而歸怨之耶
皇考常言每事當防微杜漸朕服膺
聖訓爾等猶前邪僻之見朕斷不能隱默也朕用人任使
全出至公而來喜等無知小人議論謂朕聽用總理
事務大臣等之言所用者皆係伊等親友伊等俱係

一六 雍正二年五月 七

皇考簡用之人并朕即位後所特擢也今朝廷之上俱是
皇考時所用大臣朕豈有私乎馬爾齊哈係蘇努之黨觀
其行事伊等結引黨與至今猶未散解朕屢申諭旨
告戒諄切望伊等洗心滌慮將從前結黨僥幸之想
悉行改除伊等自求生全身家可以永保若執迷不
悟心懷二三不竭力抒誠爲朝廷効力則伊等自取
死亡國法斷不輕貸馬爾齊哈不過一無忌憚小人
衆大臣勿爲彼欺或如馬爾齊哈仍似從前狂悖諸
王大臣隨見隨即拘拏具奏故特諭知除阿爾松阿
馬臘到任未久與伊等無干將勵廷儀馬爾齊哈高
其佩佘天相交部嚴加議處

十四日奉
上諭廉親王今日具奏貝子允禟事又將議處滿丕事
一併具奏謂之無心可乎再議處滿丕案內並不將
總兵等官取供遽行草率擬罪向來定例有如此者
乎謂非明知故犯可乎皆因前日朕於馬爾齊哈案
內言及蘇努之故耳由此觀之伊等黨與尚自與朕
爲仇朕又豈可默默而已豈有數日一次擾亂朕心
之理即曰無心亦必允禩身有獲罪於天之處寘
之中有莫之爲而爲者從前審訊與允禩相商之張
明德供出賴席普奇一案
皇考在乾淸門降旨曰蘇努之祖阿爾哈圖圖門貝勒楚
英薨逝時

一六 雍正二年五月 八

太宗特降諭旨云此人若在必亂國家大抵此一宗枝向
日原有嫌郤即如蘇努於我父子兄弟骨肉之中讒譖
離間暗中鑽營惟擾亂國家是務朕防之有年矣爾等
其知之每事留意此
諭旨乃衆阿哥及諸大臣官員所共聞也朕即位之後於
蘇努格外加恩晉封貝勒將伊子勒席恒委署領侍
衞內大臣朕寧畏懼伊等而善遇之耶亦冀伊等感
朕寬大之恩遷善改過耳詎意如此加恩勒席恒不
但並不感戴仍袒護貝子允禟扶同隱匿將所交事
件故爲遲延所降諭旨任意增減致大臣等難於辦

理衆所共知也及朕將勒席恒派往西寧伊弟烏爾陳指稱武備院奏事入內於朕前顯露憤恨之容勒席恒係獲罪之人例不得奏請訓旨而烏爾陳將伊兄引入紫禁城內兼弟兄之情輕君臣之義如此之人何可容留京師是以將烏爾陳同伊兄一併發往軍前今蘇努以七十病故歸怨於朕退有後言爲伊諸子及伊朋友之故與朕結怨是仍念伊等舊日黨與搆亂國家之心毫無悛改也蘇努不可留在京師煽惑衆心著革去貝勒其屬下佐領著撤回存貯公所止留伊之府佐領著伊同在京諸子於十日內帶往右衛居住到彼若不安靜自守仍事鑽營著差人往來京師定將蘇努明正國法

十八日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朕從前曾傳諭外省文武大臣等凡陛見來京不必進獻一切物件朕近日調鎮協等官來京引見特欲識其人詢問地方事務理應單身速來不可帶食物進獻今總兵官顏光旿來京仍帶食物不合嗣後著永行禁止曉諭各省大臣

又

諭直省總督巡撫前四川巡撫蔡珽題報重慶府知府蔣興仁病故本到朕聞蔣興仁之死乃係自盡特降諭旨令蔡珽明白回奏蔡珽不知愧悔而回奏之語仍復支吾令署撫塞爾圖確查具奏朕向聞有職官自盡而多稱病故含糊完結者夫一介小民偶有此事亦必報明官長詳察情節爲有身明一命之案而輕生若此必有萬不得已之情或係本人犯法畏罪或彼上司逼勒或受同事欺凌斷非無因豈容草率含糊以逃國法嗣後大小職官若有此等必令督撫據實具題明白歸結若本家隱匿不報則將子弟及親族人等重治其罪若該管官員脅制更改或隱匿不報亦重治其罪倘督撫失於覺察或彼旁人告發或被科道糾參將該督撫一併嚴加議處爾等即遵諭通行各屬知之

十九日

諭九卿先儒從祀文廟關係學術人心典至重也宜復宜增必詳加考證折衷盡善庶使萬世遵守永無異議爾等所議復祀諸儒雖皆有功經學然戴聖何休未爲純儒鄭衆盧植服虔范甯謹守一家言轉相傳述視鄭康成之淳質深通似乎有間至若唐之陸贄宋之韓琦勲業昭垂史册自是千古名臣然於孔孟心傳果有授受而能表彰羽翼乎其他諸儒是否允協以及宰予冉有增置博士之處著再公同確議務期至當不易具奏

又

諭四川陝西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督撫提鎮朕聞各處土司鮮知法紀所屬土民每年科派較之有司徵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馬牛奪其子女生殺任情土民受其魚肉敢怒而不敢言莫非朕之赤子天下共享樂利而土民獨使向隅朕心深為不忍然土司之敢於恣肆者大率皆漢奸為之指使或緣事犯法避罪藏身或積惡生奸依勢橫行此輩粗知文義為之主文辦事教之為非無所不至誠可痛恨爾後督撫提鎮宜嚴飭所屬土官愛恤土民毋得視為魚肉毋得濫行科派如申飭之後不改前非一有事犯土司參革從重究擬漢奸立置重典切勿姑容寬縱以副朕子惠元元遐邇一體之至意

二十日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七十馬爾齊哈常明等皆係妄亂之人伊等俱廉親王之黨七十原為阿靈阿某主各處鑽營阿爾松阿視為恩人在戶部時專主戶部之事今在刑部又專主刑部之事凡小有材者俱引誘入黨愚懦之流俱恐嚇入黨常明業已正法伊等俱在八旗王大臣并近侍人家或用逢迎或用離間如此貽地鑽謀者尚有數人但不遇事發朕亦不深究伊等畏懼悛改則已若仍固執不改伊等斷不能掩朕之耳目必將伊等正法七十自將堅關差回京隱匿伴年任內多收稅銀數萬朕俱寬宥止令出銀數千兩與朕弟莊親王修理府第理應踴躍効力乃竟不感戴寬宥之恩並不上緊令完未完之項至今不肯交納且又造言怨望因此莊親王具奏朕著莊親王將七十圈禁伊府內令其交納銀兩何人求爾爾即奏聞七十仍復怨恨沒怜不知悔過竟抗違囑託有違此照看朕御極之初即諭諸王大臣曰彼此結黨互相戕害皆屬惡習爾等當以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是非皆一聽朕自內理善者朕所嘉美爾等若一體嘉美之則其人愈加鼓舞以向於善他人亦企慕效法之矣惡者朕所賤惡爾等若一體賤惡之則其人無地自容亦可冀其悔悟悛改矣傳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朕雖未能為仁人諸臣當輔朕以成仁人果能盡言規諫朕過何所拒卻也昔日

皇考時凡夜懿遵旨之人其人轉得建立功勳與加榮耀衆皆隨聲附和轉為究其名仍依本分爾等不識而皆轉成指議小人尚虛其有所作為之男願與相稱爾事既為妄習人臣事君當同德同心爭先恐後乃國家之事亦果遇祭祀之君不得已亦當為臣子此十之事何不能致身盡忠而言進讒又不遵其制之君何故競效此最下惡習有何益乎朕甚不解其故

孟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如象之弟尚且如此況
君臣之義乎瞽瞍爲父舜號泣於旻天而卒底豫者誠
之故也今君若非及無辜濫用宵小人不能於君前
矢忠進諫惟退有後言從令效附君惟則失於天下
萬世而已豈非至愚極陋今將是非所在歸君上之
自爲王大臣等專擅行私於下可乎如此則意見不
合者不得已各自爲黨矣欲除朋黨之與衆同內外
共爲一心既爲一心則是非與了一人同之朕有過
誤大臣盡忠諫諍若不能用其讜論鑒其忠心即
桀紂之君也大臣即效王子比干之所爲亦足垂名
於萬世矣何故行此無父無君小人之行朕在藩邸

雍正二年五月

甚惡此風斷不爲其所染廉親王至今與朕結怨亦
即此故今廉親王之意不過欲觸朕之怒多行殺戮
使衆心離散希圖僥倖成事耳雖然伊不過作此妄
想豈能如其願乎古人云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皇考每以此語特指廉親王言之即今朋黨之人尚猶未
息即如抄沒石文桂家產時大學士馬齊不知從何
處得信於先一日晚間密告之俾得預爲之地伊係
皇考任用大臣年高如此皆官如此行事此乃不知君臣
大義之輕重效法衆人惡習所致誠如大義即父子
豈可相顧此等之事難以枚舉如七十等貪緣妄亂
之人若不將幾人處斬則法不能行理應將七十即
行正法現今審理搜查家產俟查完之時著阿爾松
阿馬爾賽哈奏聞七十著革職拏交阿爾松阿馬爾
賽哈聽其作何處分阿爾松阿馬爾賽哈即往七十
家查其家產雖細微物件不得藏匿阿林保富達世
亦往協助其所查之家產仍給莊親王爲修府之用
諸王大臣等此後專心一志輔翼朕躬成全仁人之
名同好其所當好同惡其所當惡如仍固執不改各
爲一是非朕亦不得不加誅戮今青海之人弟兄骨
肉相殘貽人恥笑若必致朕誅戮宗室有何好處爾
等謹識朕言實心奉行以副朕好生慈愛之至意此
事可遍諭八旗文武大臣官員知悉

雍正二年五月

又
諭禮部內廷太監及王公家太監之爲民者率多在京
居住此甚最好生事不可容留京城此內有六十五
歲以上情願住於京城者聽其居住餘者回籍嗣後
有年未及六十五歲之太監內有曾經効力因得疾
疾而爲民者若情願在京居住令總管太監奏聞此
外令領取部票各回本處居住王府太監爲民亦令
報部領票回籍者行文該地方官嚴查回籍太監如
不在本籍居住或往別省者該地方官一併從重治
罪
二十二日奉

上諭裕親王保泰素行卑汚而遇屬下人又甚嚴酷都統等俱畏懼之遵伊之言而違朕之旨此非國家美事也若將爲國家効力人員留伊屬下甚是可惜且凡事掣肘朕不得其力於屬無益正卿孫珠桂道徐麟員外郎布蘭泰倉城守尉鄂爾岱等俱朕所知之人著將伊等俱調在上三旗其近族俱著查奏再郎中薩哈齊主事色赫禮巴顏泰察拉推圖著該衙門大臣帶領引見另降諭旨王屬下之中書筆帖式等內有年力精壯人材可用能知自愛可以上進者該大臣亦一併帶來引見著將此旨徧諭有屬下之王貝勒貝子公等知之

雍正二年五月

五

二十七日奉

上諭王府佐領分出之人編設佐領令其兄弟子姪管理尚可若以旗分之人湊集編設佐領令其兄弟子姪管理朕意以爲非宜彼等兄弟子姪亦各有定分宗室等豈可將人之定分佔據乎凡此等處應行區別宗室之爲領兵將軍等職乃伊等分內之事一爲佐領竟成諸王之屬下矣其宗室管理佐領惟朕可以役使若在王等門下以供使令王等既難自安且多掣肘之處理應置之公中令在上三旗行走況閒散宗室內亦有統轄旗分佐領者王公理宜統轄屬下閒散宗室豈宜統轄屬下乎似此者亦應撥出置之公中王等果能爲國宣力著有嘉行朕自將佐領添增賜給再公等之長輩宗室欺侮幼輩擾累伊等屬下之人視爲泛常公等亦不能相抗任其所爲其屬下人等念係本公宗族亦不便於首告或千百之中僅有一二發覺耳其無辜受累者甚多伊等行輩雖卑亦係統轄屬下之人恃其輩長而欺侮之可乎擾累其屬下之人又可乎將此著宗人府一併詳議具奏

又奉

上諭朕從前並未認識七十但聞其行止今又適遇此事七十常明馬爾齊哈等在王大臣家往來鑽營不但朕知之舉國誰不知之七十在部中專主事件乎日又不安靜今大臣等因朕一時之怒請將七十正法朕若日後追悔大臣等亦不可當爾等會同議政大臣三法司秉公詳議具奏如有不便盡一之處各抒所見另議具奏若不秉公議奏即是負朕之恩

雍正二年五月

十六

二十八日

諭諸王大臣德寧蒙

聖祖仁皇帝擢至大臣之列身沐

聖祖仁皇帝隆恩毫無圖報之心悠忽玩惕揑稱足疾希圖推諉並不効力行走深負

聖祖仁皇帝簡用之恩且素行不端不安本分鑽營允禟

令伊子永端在軍前聽求允禵欲在侍衛內行走永
端既願與允禵効力著發往允禵處令跟隨允禵再
德寧前往江南時多方網利飽其私橐家道遂以殷
富又聞伊曾有強佔人家產之事爾等可將伊家產
查明抵補其虧空酌留伊餬口之資其餘查明應行
給還之人定議具奏德寧身爲宗室而肆意夤緣請
託有玷天潢似此估惡爲非若不加以懲創仍令寬
然自給則衆何以知儆戒也

二十九日

諭工部等衙門閘前三門外溝渠壅塞人家存水街道
泥濘行路艱難如有積水之處作何疏通毋使居民
受害爾衙門查明奏聞

雍正二年六月

上諭十七道

初三日

諭刑部向來盜案有滚案之弊強盜被獲審實定罪着
於別府州縣或隣省未結案內賄囑他盜供稱同夥
官即關提質審一案甫畢一案復起名曰滚案展轉
相連動歷年歲或更中途脫逃遂使已結之案終歸
未結刼殺大盜借此支延無所畏懼而州縣轉喜此
等供扳可爲獲賊過半之地附會了事此弊不除無
以鋤莠安良爾部定例議奏

初五日宗人府奏管理禮部事務貝子允祹誤寫
妃姓將允祹革去貝子降爲鎮國公照例留三佐
領其餘佐領俱行歸公又因誤禁寺廟燒香人等
議將允祹革去辦理禮部事務又因儀注內遺漏
清文允祹無可辭之咎應無庸議二案折本內閣
覆奏奉

上諭允祹原係器小庸劣之人前尚守其無能謹愿可
憫後漸謂其才識自以爲能改易其心自孫國泰之
事以後凡辦理事務往往悖謬卑污不堪不能勝禮
部之任若仍留在禮部其餘大臣官員受伊妄爲之
累屢獲罪譴允祹著革去禮部任其禮部事務著裕
親王保泰辦理理藩院事務著隆科多兼理今覽議

處允禵三疏或失之重或失之輕此二事著交同宗
人府一併再議具奏
又直隷巡撫李維鈞參捕役王福等誣指張七爲
盜照例治罪又福建巡撫黃國材參吳道等以鳥
鎗傷許拾等三人斃命應分別斬絞刑部俱議駁
具奏奉
上諭刑部議駁二本特故尋巡撫李維鈞黃國材之隙
耳巡撫李維鈞因張七審非此案正盜將捕役王福
等擬罪具題部內議稱恐何質証仰信張七等非此
案正盜應令該撫另委賢員再加詳審並查故出故
入之承審各官治罪等語此事從前該縣雖曾將張

七等審係正盜經知府徐琳駁回再審知非此案正
盜因而改正有何可駁之處至於巡撫黃國材將鳥
鎗傷人之吳道吳保等擬以斬絞具題部議稱吳道
吳保以鳥鎗致死人命情同罪異等語吳道係鳥鎗
傷人胸膛登時斃命吳保係鳥鎗傷人左腿回家身
死且許拾曾率領族人尋毆吳保罰之情同罪異可
乎此等駁議非有意尋隙而何馬爾齊哈自五臺回
奏稱直隷盜賊潛匿朕降旨詢問李維鈞俱係無影
響之事此定係馬爾齊哈屯莊親族在直隷地方李
維鈞並不照看約束嚴緊因此懷恨將伊所奏事件
漫行搜駁部内係總理各省事務之地宜揆情度理

將應駁者駁回應行者准行方是若將應駁事件不
行駁議是屬徇私應行事件妄行駁議是屬攬權太
過不可不及亦不可從前刑部駁議數事朕曾降諭
旨以爲甚是伊等遂開妄駁之端今伊等若因此諭
旨遂於應駁事件亦不駁議朕必仍著議處此二本
著發回俱照該撫所題議奏刑部堂官交部察議具
奏阿爾松阿馬臘到任未久著免議俟過一年後事
有情弊再將伊等一併察議
初七日戸部奏江寧安徽福建陝西四省未完民
欠與
恩詔年久應免之條相符者候

旨豁免奉
上諭此事部議自康熙十八年至四十五年止舊欠銀
米等項豁免著將五十年以前舊欠銀米等項俱察
明豁免議奏
初十日
諭戸部八旗給放米石原係七月開倉今年因有閏月
恐食米人衆不能接續故特施恩令六月開倉給放
但放米原有限期現今雨水之際車價必貴若依定
限催促衆人領運則車價多費而時又暑熱今既已
開倉仍照常給放外其有願俟天晴路乾領米者不
必催促六月開倉不在限内仍照七月開放之限將

此傳諭八旗及該部倉場侍郎

十一日

諭禮部民間祈求晴雨一事甚不合理朕以誠心祈禱猶慮

上天不即感應乃一應人等任意設壇觸犯鬼神聚集不肖僧道妄行求雨殊屬非分如果欲求雨只宜各存誠心叩禱而已何必種種作法嗣後除奉旨外或在寺廟誦經求雨尚可如私自設壇借求雨之名妄作法術即以妖言惑衆治罪該部即通傳八旗五城嚴行禁止

十二日

諭大學士王頊齡在廷諸老大臣皆

先帝擒擢培養畀之朕躬以贊不逮能不眷之况卿學識優達品行端安增重巖廊年雖耄耋體常康寧今力辭祿位朕弗忍焉即不獲已而諒闇之年卿其可不强事耶蓋一日之留勝千里之暌也卿當少安體朕眷待之至意 又

諭內閣諸老臣皆係

皇考簡用畀朕之人如因衰老休致朕心不忍大學士王頊齡著仍在內閣辦事但伊係年邁之人或身力疲倦不能支持間時行走可也朕手書諭旨爾等給與王頊齡

又刑部將毆斃家人之護軍九哥照例定擬具題

奉

上諭覽九哥毆斃家人達子一案達子並無兇惡別情只係酒醉之故伊主即行毆斃殊屬暴戾九哥著枷號二個月鞭一百達子之母與伊妻所供之詞甚屬可憫俱著從伊主家開放嗣後遇毆斃家人事件詳其情罪分作三等定例議奏刑法者上關

天和下係民命實為治之要也朕御極以來讞斷必加詳慎務期當罪而得其平惟明克允所以體

天心而重民生也向來八旗官軍人等待家人過嚴微小之失必加鞭責甚至傷體斃命以致奴僕畏懼逃遁

者頗多奴僕至於背主而逃即緝拏追獲亦難信任使令夫奴僕雖賤彼亦人子况性命攸關何得任意荼毒致其無容身之地耶朕於刑部成獄除强盜故殺謀殺等犯不得不依律正法其餘罪犯畧有可恕者俱行寬免從未降旨特殺一人朕大君也於有罪者尚不忍輕殺一人臣下乃可毆死無辜之奴僕乎且奴僕奔走服役勞苦殊甚兼其質本愚昧易獲過愆全賴上人之矜恤原有即有酗酒為非之人雖應加懲治亦不宜過重致於死地以逞一時之憤暴該部即行文曉諭八旗嗣後務宜待下以寬不得擅自毆死家人以副朕仁愛生人之至意

又刑部等衙門奏准兩廣總督孔毓珣奏生員陳
爲翰打死何壯深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奉
上諭此事尚未審得實情何壯深係陳爲翰種地交租
之人斷無先動手打陳爲翰之理陳爲翰定係劣衿
倚仗威勢將何壯深踢死此事著交與巡撫李紱務
必審出實情具奏若不審出實情朕必另行遣官往
審再將陳爲翰考取增生之學道與現審之敎官一
併查奏從前朕因僧人係皈依佛敎行善之流嘗可
毆人致死曾特降諭旨著定治罪之例夫皈依佛敎
之人尚不可任其毆人致死况在聖門讀書之人乎
旣讀書而欺凌百姓毆人致死實大有玷於斯文不

可照常人例論嗣後有生員欺凌百姓毆人致死者
作何加等治罪之處該部會同九卿定議具奏
又
諭膳房凡粥飯及肴饌等類食畢有餘者切不可拋棄
溝渠或與服役下人食之人不可食者則哺猫犬再
不可用則晒乾以飼禽鳥斷不可委棄朕派人稽查
如仍不悛改必治以罪
十四日山西布政使高成齡條奏州縣耗羨銀兩
當解司庫以憑大吏分撥奉
上諭此事著總理事務王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平心靜
氣秉公持正會議具奏少有一毫挾私尚氣阻撓不
公者國法具在斷不寬宥著各出已見明白速議具
奏如不能畫一不妨兩議三議皆可
十九日
諭吏部直省督撫統轄屬員必中正和平推誠體察屬
員有一善則獎勸誘掖以成之其微瑕小疵於事尚
無大碍則多方訓導使之省悟至怙過不悛卽據實
題叅如此始能激濁揚清於地方有益若妄自尊大
暴戾恣睢甚而一言不當卽加叱辱如四川巡撫蔡
珽慢罵屬官以致重慶府知府蔣興仁憤激而死似
此褊急任性不惟有乖大臣之體且恐屬吏相率顧
畏阿順取容氣節一壞欲其建立功名安可得乎爾

部行文各督撫須仰體朕意正已率屬虛懷待下卽
檄行申飭亦無慢罵之理至尊卑相見尤有一定之
儀毋得倨傲致長諂諛之風其部院堂官亦當和衷
俞受待屬員以禮始不負朕委任之意
二十一日刑部等衙門奏七十應卽正法奉
上諭七十甚屬妄亂應卽行正法示衆但朕自御極以
來除强盜故殺謀殺人犯外並未降旨特殺一人七
十雖應處斬亦不足以當朕之初命正法之人常明
之惡甚大
皇考亦未加戮但行發遣後因在發遣處仍復妄行始行
正法七十著從寬免死僉妻子發往三姓地方若感

朕再造之恩在彼安分自守則已倘不改務惡仍造
言生事搖惑彼處官兵妄作妄爲則是伊自殺其身
也不可以其地遠謂朕無聞此諭行亦著曉諭七十
二十三日奉
上諭前爲五旗王貝勒貝子公等屬下人已諄諄降旨
議定條例想王等必傾心敬遵矣凡府佐領下人有
用於部院者亦有用於外省州縣者王等宜爲國家
得人起見獎成循吏俾勤勞官職竭力自効是亦門
戸之光榮乃反令其酷害地方百姓侵蝕錢糧妄取
財物伊主顏面置於何地今如王成勲只一州縣伊
主星尼只一公爵尚如此勒取數千兩若官大於此

而屬於王府者尚可問乎將王成勲事遍諭五旗王
貝勒貝子公等嗣後仍不悛改猥瑣不堪將國家公
事漫不關心類此再有三事發覺朕必將五旗府佐
領下人一槩裁革永不敘用爾時王等莫怨朕躬乃
爾等自取也
又衍聖公孔傳鐸奏報闕里
聖廟火災奉
上諭據奏
先師大成殿以及兩廡俱被火災請出
聖像牌位新建崇聖祠幸得無恙等語朕心驚惕不安
朕惟
孔子道高德厚爲萬世師表所以維世教立人極者與
天地同其悠久朕臨御以來思極尊崇之典用申仰
止之忱今闕里
聖廟被災揆朕尊師重道之誠有未至歟朕在諒闇之
中素服齋居無庸更事減膳撤樂惟謹擬親詣國學
文廟處中祭奠宣讀告文以展朕踧踖不安之誠先期
齋戒二日於二十七日不設鹵簿朕隨身素服前往
諸王大臣官員陪祀者亦皆常服從事仍遣官馳赴
闕里祭告以慰神靈幸新建崇聖祠無恙
聖像神牌不至露處朕心稍寧遣工部堂官一員會同
該撫作速計材料工擇日興修務期規制復舊廟貌

重新告成之日朕將親詣行禮該部遵旨速行
二十七日禮部奏
皇上親詣
文廟祭告儀注奉
上諭不陪祀王等大臣官員不必迎送亦不必鳴鐘自
東華門出

雍正二年七月
上諭七道
初三日大學士等奏松江提督高其位奏飛鵶食
蝗一摺請
旨發抄並宣付史館奉
上諭若以飛鵶食蝗為瑞則起蝗之初得無有由乎昨
發下奏摺與諸王大臣看者誠恐爾等體朕憂民之
意不釋於懷故將蝗不成災之處令衆知之非以為
瑞也其發抄及宣付史館俱不必行
初四日
諭直省督撫引見月官內經朕改調人員特因地方緊

要觀其言動舉止人似可用者調用記名然必俟任
事後方可定其賢否若督撫不實心訪察而因朕一
時稱許遂爾優容任其恣意行事可乎再揀選命往
各省人員督撫亦不可因係揀選之人聽其妄為不
行糾參此等人係朕特用必當益加勉勵實心愛民
方不負簡拔之意倘任意放縱有玷官箴便當從重
治罪嗣後督撫題參官內有此等官員若將原係奉
旨調用或揀選命往不思報効辜負擢用之處於參
本內聲明
初六日總理事務王大臣九卿科道等議覆山西
布政使高成齡條奏提解火耗奉

上諭高成齡提解火耗一事前朕曾降諭旨令爾等平
心靜氣秉公會議今觀爾等所議亦屬平心靜氣但
所見淺小與朕意未合州縣火耗原非應有之項因
通省公費及各官養廉有不得不取給於此者然非
可以公言也朕非不願天下州縣絲毫不取於民而
其勢有所不能且歷來火耗皆在州縣而加派橫徵
侵蝕國帑虧空之數不下數百餘萬原其所由州縣
徵收火耗分送上司各上司日用之資皆取給於州
縣以致耗羨之外種種餽送名色繁多故州縣有所
藉口而肆其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不肯參奏此從
來之積弊所當剔除者也與其州縣存火耗以養上

司何如上司撥火耗以養州縣乎爾等奏稱火耗分
數不可不分別酌定朕思一省之內州縣有大小錢
糧有多寡地大糧多之州縣少加火耗已足養廉若
行之地小糧少之州縣則不能矣火耗不定分數倘
地方遇差多事繁之時則酌量可以濟用或是年差
少事簡則耗羨即可減矣又或偶有不肖有司一時
加增而遇清廉自好者自可減除矣若酌定分數則
將來竟成定額必致有增無減此火耗分數之不可
以酌定者也又奏稱提解火耗將州縣應得之項聽
其如數扣存不必解而復撥等語現今州縣徵收錢
糧皆百姓自封投櫃其拆封起解時同城官公同驗

耆耗羨與正項同解分毫不能入已州縣皆知重耗
無益於已孰肯額外加徵乎是提解火耗既給上下
養廉之資而且留補虧空有益於國計若將州縣應
得之數扣存於下勢必額外加增私行巧取浮於應
得之數累及小民况屬之督撫顯然有據屬之州縣
難保貪廉此州縣羨餘之不可扣存者也又奏稱巡
撫諾岷清勤敏幹布政使高成齡操守亦優應令二
人盡心商確不致流弊於山西省內照所奏試行此
言甚非天下事惟有可行與不可行兩端耳如以為
可行則可通之於天下如以為不可行則亦不當試
之於山西譬如治病漫以醫藥試之鮮有能愈者今

以山西為試行之省朕不忍也况天下撫藩豈盡不
如諾岷高成齡而謂二人獨能行之乎又奏稱提解
火耗非經常可久之道凡立法行政孰可歷久無弊
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
其政舉朕謂有治人即有治法法有因時制宜者譬
如人有疾病因症投藥病愈即止今提解火耗原一
時權宜之計將來虧空清楚府庫充裕有司皆知自
好則提解自不必行火耗亦可漸減矣爾等所議為
國計乎為民生乎不過為州縣起見獨不思州縣有
州縣之苦上司亦有上司之苦持論必當公平不可
偏向又朝廷之與百姓原屬一體朝廷經費當足民

間偶遇歉收可以施恩賑恤百姓自無不足之虞是
清補虧空於國計民生均有益也天下督撫有如諾
岷等不避嫌怨實心任事自能酌量行之通省羨餘
絲毫不能隱匿又孰敢此外多取一錢以干罪戾乎
朕於臣下期望甚殷即州縣官員亦冀其為皐夔稷
契自此各加勉勵勿侵蝕國帑勿貪剝小民各省火
耗自漸輕以至於盡革此朕之願也爾等所奏與朕
意不合若令再議爾等必遵朕諭議覆進行朕亦不
能保其將來無弊否也各省能行者聽其舉行不行
者亦不必強可將此諭旨並爾等所議之本交存內
閣

初九日
諭吏部遠省州縣員缺部選官領憑赴任必需數月甚
而懸缺日久署印屢易其官以致遺誤地方者不少
若將揀選舉人選期尚遠者挑選命往各省聽候缺
出委用署事至應選時仍來京候選庶遠省署事不
致乏人於吏治有益爾部可定議具奏
十三日都統世子弘昇等議覆丈量奇哈兒右翼
四旗地畝奉
上諭誠親王及允禵皆係鑲藍旗伊等馬廠在正黃旗
地方不合限三年內令其搬移或有不能搬移之處
令伊等自行陳奏弘昉乃一閒散宗室設立馬廠無

用原是御馬厰分出著仍歸併御馬厰再黃河岸一
帶有撥回歸化城地畝一百六十頃著賞給右衛兵
丁暫停徵賦應於何年起科著將軍與禮布定議具
奏
十六日
諭諸王貝勒公滿漢文武大臣官員等朕即位後於初
御門聽政日即面諭諸王文武大臣諄諄以朋黨為
戒今一年以來此風猶未盡除
聖祖仁皇帝亦時以朋黨訓誡廷臣俱不能仰體
聖心每分別門戶彼此傾陷分為兩三黨各有私人一時
無知之流不入於此即入於彼朕在藩邸時敬慎獨

立深以朋黨為戒不入其內從不示恩亦無結怨設
若朕當年在朋黨之內今日何顏對諸臣降此諭旨
乎
皇考深知朕從無偏黨欲保全爾諸臣名節故
命朕纘承大統今日大小臣工所以安然無事得享太平
之福者皆我
皇考之恩賜也朕平日並未樹立黨援而登踐寶位爾等
亦可知朋黨之無益矣夫朋友亦五倫之一往來交
際原所不廢但投分相好止可施於平日至於朝廷
公事則宜秉公持正不可稍涉黨援之私朕今御製
朋黨論一篇頒示爾等須洗心滌慮詳玩熟體如自

信素不預朋黨者則當益加勉勵如或不能自保則
當痛改前非務期君臣一德一心同好惡公是非斷
不可存門戶之見即爾等彼此亦當互相砥礪時常
訓誡行事共求當理諸臣不負朕心則朕可不負
皇考付託之重朕之不負
皇考全在爾諸臣之共相贊成朕為天下之令主也諸臣
不負朕朕豈忍負諸臣乎朕之用人加恩容有未當
之處或不能保其將來至於治人以罪無不詳慎或
寬貸之處人有不能知者即下一嚴旨亦求至當從
未隨意輕加呵斥如七十之惡亂舉國皆知發遣在
道竟寬其械繫臨行時王大臣內多有贈遺此朋黨

未消之明驗也夫朕用一人而非其黨者嫉之罰一
人而是其黨者庇之使榮辱不關於賞罰則國法安
在乎嗣後朋黨之習務宜盡除爾等須捫心自問不
可陽奉陰違以致欺君罔上悖理違天毋謂朕恩寬
大罪不加眾倘自干罪戾朕雖未必盡行誅戮或千
人之中百人百人之中十人爾等能自保不在百人
十人之列乎書云禹拜昌言朕即效昌言之拜以求
爾等斷絕黨私同心輔佐盡誠極言勿使朕躬有過
此朕所厚望於爾等也凡人於朋友箴規尚不可背
況君臣大義耶爾等當上念朝廷任用之恩下為身
家子孫之計各勉之慎之

又
諭刑部嗣後具題案內官員人等有一人於兩案犯罪
一案罪輕先行題結俟後案審明從重歸結者至後
案從重題結之日仍將前案所擬輕罪罪名敘入於
後案內然後再引本案所犯重罪按律例定擬如前
案已擬重罪後案罪名輕於前案者至後案題結之
日亦必將前案所犯重罪罪名聲明仍歸前案定擬
如再有數案犯罪者亦必將各案所擬罪名俱簡明
敘入最後題結本內

雍正二年八月
上諭十六道
初二日刑部侍郎高其佩等議奏鮑鑰侵欺官帑
應著落徇庇之上司楊琳名下追完奉
上諭爾等所奏甚屬不合鮑鑰侵欺官帑楊琳徇庇不
行追解均干國法今楊琳既將應解銀兩自行捐解
楊琳之事已完況今楊琳已經身故若仍將鮑鑰名
下應交之利銀向楊琳家屬名下追取是鮑鑰奸玩
之徒反得安然無事殊非法紀之平具鮑鑰原借本
銀六千餘兩法應照追據奏有交剩及變價銀六百
餘兩准作鮑鑰應交本銀其利銀盡行寬免著移咨

刑部將鮑鑰枷禁該城門上俟其完交本銀之日該
部奏聞釋放
初三日諸王大臣等奏蒙
恩頒賜
御製朋黨論敬謹實心奉行奏入
上命近侍恭設香案
名諸王大臣進見奉
上諭諸王大臣等所奏未知衆意僉同否抑出於二三
人之意而衆人附名同奏者歟今爾等既稱衆意僉
同朕心深為慰悅爾諸臣但能如陳奏之言實心奉
行不但朕之福即

宗廟
社稷之福亦爾諸王大臣之福也朕受
聖祖仁皇帝付託之重繼登寶位朕之身上承
祖宗之大統爲天下臣民主爾等應以大統視朕躬不應
以昔日在藩之身視朕躬也若朕居心行事有一時
一端少存當日意見卽朕自輕其身爾諸王大臣若
尚存當日之見是豈知君臣之大義乎若因中有私
心尚懷疑畏則又不知朕之甚者也朕在藩邸時光
明正大不立黨援爲
皇考洞鑒是朕所行已有明效爾等卽當以朕躬爲法也
朕四十五年之內旁觀甚明在朝諸臣豈能無一瑕

疵朕俱寬宥時時諄切訓誨與其改過自新今日諸
王大臣既在朕前僉稱共矢公誠並無異念此言
天地
祖宗實鑒臨之廉親王允禩卽代朕焚香以告嗣後爾諸
王大臣等果能同心奉公協力襄贊
上天必加默佑不但身受厚福餘慶且及子孫若或心懷
異念退而違背禍必隨之豈能倖免乎朕惟望爾等
一德一心輔佐朕躬爲天下令主若朕行事偶有闕
遺爾等或面折廷諍或密封陳奏朕必嘉納至諸臣
中有誠心爲國者衆人當重禮優待之其有心懷二
三者當儆戒愧勵之以期君臣交勉共臻上理庶今

日諸王大臣所奏不徒託之空言也願爾等共勉之
初四日
諭禮部鄉會試爲掄才大典內外簾官子弟理應迴避
但跋涉數千里志切觀光旣至京師不得與試深爲
可憫朕於上科特降諭旨另行考拔然此只可暫行
不便著爲定例今科凡官員入闈者其子弟著一體
應試將試卷另封進呈朕派大臣校閱遴選庶人才
不致屈抑至於闈中謄錄試卷弊端甚多其有賄囑
者則書寫精工否則潦草舛錯致悞佳文著知貢舉
及監試御史嚴行申飭其謄寫不工者必重加責懲
令其重寫並令對讀官嚴飭各生悉心校對勿使字

畫錯誤倘外簾官失於查察日後發覺將該管官員
一並嚴加議處
十一日奉
上諭滿洲兵丁於技勇武藝俱屬精練惟向來未習水
師今欲於天津地方設立水師營分撥八旗滿洲前
往駐防操演似屬有益其應於何處駐劄設立幾營
派兵若干用船若干並如何製造船隻如何演習兵
丁之處怡親王會同拉錫朱軾張廷玉蔣廷錫詳議
具奏
十二日
發下密摺条奏浙江巡撫黃叔琳徇庇鄉紳陳世倌

將民人賀懋芳立斃杖下又前審理湖廣鹽務曾
受商人吳雨山賄賂伊弟巡視臺灣御史黃叔璥
回京時路過浙江縱僕騷擾地方三案奉
上諭黃叔琳前差江南主試及任吏部侍郎時聲名頗
好故用爲浙江巡撫自命下日屢次召見觀其神氣
頓異言語浮泛跪聆朕一切訓旨總不安詳凝神敬
聽彼時朕卽疑之自到任後舉薦不公數奏不當所
參屬員皆朕訪聞諭知者並非出伊本意而伊卽借
此以邀名兄密摺奏請之事件件支離兼多請託在
廷諸臣先行奏聞而摺隨繼之此等作用徒自取罪
戾耳何能搖惑朕之主見也朕自黃叔琳抵任以來

從未以其所行爲是頻降嚴旨竟置若罔聞屢次向
廷臣論及今覽此奏則朕所見不謬矣豈可因朕之
誤用匪人勉強姑容貽害地方也朕意此奏大槩眞
確事雖屑小然初任卽如此肆志將來放縱何事不
可爲大負朕之任用黃叔琳著解任佟吉圖著署理
巡撫印務將朕所論一切任內之事著黃叔琳明白
交代佟吉圖其陳氏僕人黃叔璥兩案與龍市三次
情由著將軍安泰佟吉圖從公嚴察審明具奏吳雨
山一案著李周望塞楞額嗎爾泰嚴審定擬具奏此
三案承審諸臣若絲毫瞻徇情面朕必治以重罪黃
叔璥亦著解任往浙對埋似此存私不法撫臣都中

人人共聞有憑有據而科道徇情不言反將諾岷等
秉公任事之人無影無響風聞彈劾如此是非顛倒
公私不辨甚溺諫官之職大負朕之所望也著都察
院齊集該衙門官員問明回奏

又

諭刑部朕君臨天下常願無一夫不獲其所今年直隸
河西務堤水畧覺漫溢江西亦有一兩縣水發江南
海塘與浙江起蛟之處亦皆不成災其餘直省各州
縣以及口外用兵地方俱田禾茂盛五穀豐收億兆
樂生遂性咸受和平之福而秋審朝審情實重犯羅
於典刑雖其罪本無可赦然朕心深爲軫惻爰體

上帝好生之心著將今年情實人犯停其處決以副朕矜
恤至意

十四日奉

上諭朕思天地之間惟此五行之理人得之以生全物
得之以長養而主宰五行者不外夫陰陽陰陽者卽
鬼神之謂也孔子言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豈神
道設教故碁以鬼神之事卽天地之理不可以偶忽
也凡小而邱陵大而川嶽莫不有神焉主之故皆當
敬信而尊事况海爲四瀆之歸宿乎使以爲不足敬
則堯舜之君何以望秩於山川文武之君何以懷柔
百神及河喬嶽今愚民昧於此理往往信淫祀而不

信神明傲慢褻瀆致干天譴夫善人多而不善人少則天降之福即稍有不善者亦蒙其庇不善人多而善人少則天降之罰雖善者亦被其殃近者江南報上海崇明諸處海水泛溢浙江又報海寧海鹽平湖會稽等處海水衝決隄防致傷田禾朕痛切民隱憂心孔殷水患雖關乎天數或亦由近海居民平日享安瀾之福絕不念神明庇護之力傲慢褻瀆者有之夫敬神固理所當然而趨福避禍之道即在乎此能敬則謂之順天不敬則謂之褻天褻天之人頤可望綏寧之福乎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朕固當朝乾夕惕不遑寧處以敬承天

意亦願爾百姓共凜此言內盡其心外盡其禮敬神如神在實以至誠昭事而不徒尚乎虛文人意即神意一念之感格自足以致休祥豈獨一鄉一家之被其澤哉爾百姓果能人人心存敬畏必獲和慶安瀾著該督撫將此諭旨令地方官家喻戶曉俾沿海居民一體知悉

又

諭吏部凡官員虧空錢糧倉穀該管上司失於盤查自應革職分賠但定例虧空官員審無侵欺入己之項勒限一年內賠補全完准以原職補用而失察革職之上司轉不得與本官一體開復似屬可憫嗣後虧空銀穀限內全完例應開復者該督撫查明原參失察之上司一併題請開復爾部即行文直省督撫遵行

十八日

諭都察院嗣後外省督撫有徇私背法逞威如蔡珽之逼死知府黃叔琳之杖斃商人等事給事中御史等若受其請託賄賂瞻徇隱瞞經朕於別處訪聞將都察院堂官一併議處至參劾本章科道或有畏難之心亦未可定可將本章封固祇稱參本不必聲明姓名事由

十九日奉

上諭國家分理庶績務在得人道府州縣等官尤屬要職其有才幹素著廉潔自持者不得以時上聞何以示勸著於各省道府同知通判州縣等官內總督保奏三員巡撫保奏二員布政使按察使各保奏一員將軍提督亦屬本省大員將所知者亦令保奏一員俱各密封保奏不得會同商酌此保奏內不必將朕特用之員塞責朕特用人員內有才守兼優者不拘人數亦另摺奏聞俟朕降旨調取之時再令來京引見如所保之人不當日後劣蹟敗露將保奏上司一併治罪

又

諭吏部恩詔內漢大臣蔭生缺少壅滯不得補用著將
年二十以上者查明人數請題考試其在外省有情
願來京考試者亦著一體考試限明歲八月赴考
二十日
諭吏部近有諭旨著佟吉圖署理浙江巡撫印務謝賜
履未到之前巡鹽印務亦著佟吉圖署理今覽鴉爾
泰奏稱現今海水漫溢鹽廠漂沒頗多沿海州縣民
人田廬大受其患等語浙省正在有事之時佟吉圖
辦理兩處印務力不能支著石文焯馳驛速往浙省
署理巡撫印務石文焯到時將被災人民作何撫字
作何賑濟之處一面辦理一面奏聞河南巡撫印務
著田文鏡署理該部速行

二十一日
諭諸王宗室等朕今日特名爾宗室等入內以朕意遍
諭爾等書云克明峻德以親九族朕今纘承
皇考聖祖仁皇帝大業若不首正宗室何以正天下萬民
朕歷年來見宗室之習氣不善無故視若仇讎彼此
交相陷害動輒語人曰彼與我甚不相合專欲陷我
否則曰彼原與我有仇專欲害我夫今日宗室皆是
同
祖骨月仇自何來此皆惡亂之人搆鬬其間令骨月生隙
耳朕未登大位之先不但朕之兄弟宗室即八旗大

臣官員並無一人與朕有仇通國共知所以方可於
爾等之前下此諭旨即曰有之今便與爾等明言之
以共改此陋習豈非美事朕在藩邸時不特不與人
結仇亦不與人結黨爾宗室等一家骨月視若仇讎
反將母黨妻族子婿及漫不相干之人視為至戚親
密往來朕在藩邸有年與舅族皇后族及諸姻戚之
家並無一親密太過者亦衆所共知也且亦並無與
滿漢大臣及內廷執事人侍衛等一人交結親密往
來者初時弟兄之內尚相往來自戊子年
皇考下訓旨之後弟兄之內亦並無私相往來之處若有
私相往來之事能掩誰人之耳目乎自前歲公請

皇考幸朕花園之後朕具摺名莊親王公允祹看花又曾
名誠親王因病不至又曾名恒親王怡親王果郡王
迨允禵出征時亦曾屢次具摺名之此外更無有也
前猶有人疑朕與二阿哥不睦夫二阿哥為皇太子
時乃國之儲君也二阿哥未得罪之先朕但盡弟道
臣道凡事敬謹因
皇考隆恩為愛朕躬二阿哥恐有妨於已遂至以非理相
加然朕惟有盡已之道恭敬巽順而已此皆衆所共
知戊子年二阿哥得罪令伊保全者誰之力歟雖二
阿哥亦知感激也比時
皇考聖躬違和又禁錮允禔拏問允禩連有四大事朕忘

身與家惟以
皇考為念靡晝靡夜凡百躬親者四閱月欲報
皇考隆恩於萬一
皇考灼知朕之為人行事爰付大位蓋因朕心仁慈毫無
朋黨偏私能明大義可以保全爾等之故也朕向者
不特無意於大位心實苦之前歲十一月十三日
皇考始下旨意朕竟不知朕若知之自別有道理
皇考賓天之後方宣旨與朕朕豈可明知而任國家之擾
亂乎不得已纘承大業
皇考聖明凡事預定所以大業授受之際太平無事以成
國家之善慶失宗室惡習

皇考以冲齡踐阼何由細悉朕今嗣位若明知而不為整
理仍聽爾等相仇相陷是負
皇考付託大業之意矣爾等內有背主鑽營結黨之人豈
能逃爾等衆人耳目若平日不肖之人果能努力改
過自新頂戴君上殫心盡力於國家朕亦必為包容
如蘇努等懷挾伊祖舊讐專意離間宗支使互相傾
害人人不睦朕即位以來棄伊過惡格外施恩朕豈
擢伊等而然耶亦欲其改過從善耳伊等不從仍在
下鑽營搆亂毫不悛改專欲與伊祖報仇朕為主上
國法是守豈可容其如此乎爾等姑猶視朕躬為昔
日之雍王當念朕躬為

聖祖之繼體承
太祖
太宗
世祖
聖祖之天下
社稷之身朕為令主羣生共享太平之福使羣生感戴朕
躬是即感戴
聖祖皇考也大學云在止於至善朕望爾等偕至於善允
望爾等輔佐朕躬善益求善朕居大位勤念
皇考付託之故思日孜孜惟善是從施於有政以期兼善
天下爾等當體朕此意各存善心各行善事朕若少

有過失爾等竭其所知力為匡正鯁諫俾朕得為令
主誠使宗室之內無非善人善事以示天下後世豈
不美哉昔爾宗室如此不睦相將如仇幸遇
聖祖仁皇帝及朕躬父子相承樂與包容百事消釋設有
今日若遇冲齡不才之主宗室相陷必至殺戮殆盡
爾等知此益當相親相睦恪遵國法各守本分敬慎
勤儉豈獨朕心懽悅外人知之誰不稱頌加敬乎如
大阿哥允禔廉親王允禩郡王允禵貝子允禟俱各
不知本量結為朋黨欲成大事
皇考洞鑒其情禁錮允禔令允禵出征西寧置之遠地無
知之人反謂試用允禵將定儲位允禵遂妄生覬覦

舉國盡知
皇考年高體弱儲繼統之子於數千里之遠有是理乎禁
錮允禵遣置允禟者特知二人昏悖狂肆恐亂國家
也伊等結爲朋黨竭力鑽營本係嫡親兄弟又結爲
同盟示相親密鑽營內廷之人巧行賄賂收服人心
家貧者陰與貨財好名者美言稱獎徧置耳目以愚
弄人專欲待間乘時成伊大志誠親王曾奏
皇考云伊等所爲學梁山泊賊當時
皇考亦曾屢下諭旨謂伊等如梁山泊賊從前衆皆保廉
親王爲皇太子視爲奇人今朕封伊爲親王用之重
地彼之所以報朕待朕者舉國知之矣振古未聞有

如此不知君臣大義之奇人也因此朕即位以來離
散伊黨令居遠地惟望伊等改悔前行朕今日豈懼
此等匪人黨與所懼者萬一事生必致誅戮多人耳
朕之仁愛至意
上天知之朕躬非朕所惜但所居者
太祖
太宗
世祖
聖祖之位
社稷天下之所係也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夫親之者
朕也睦則在於爾等若不知大義擾亂國經愎亂臣

賊子之心朕雖百方寬宥教訓爾等不悛不改朕亦
無可奈何從前大阿哥畏人暗害每夜各門加鎖侍
衛夸色亦恐人殺之窗槅俱用板釘此等人生在世
日恐見殺於人雖生何爲伊益亦自知其所行爲實
屬臣惡也夫人不知己之惡反以人之言其惡者爲
仇又如子孫各知其祖父所行之惡理應黽勉修省
乃以爲歷世所仇而益相仇恨庸懦之輩挾仇尚淺
英傑之人挾仇更深此等習氣豈爲美事凡人必言
行相合乃嘉朕今嗣大位何者爲朕之所行之事六
部大臣外省督撫皆能遵旨奉行是即朕之所行之
事也朕下訓旨於爾等而爾等不能悛改惡習即朕

之不能言行相合也俾朕言行相合者在爾等爲朕
努力矣又今爾等內有爲蘇努吳爾占星尼之幼輩
者誠知爾等長輩之罪戾毋患其未能匡救於前但
從此勤修善行無復繼其奸宄惡跡可也若聞朕降
此慈訓猶執祖父以來舊仇猶存報復之見其人自
必立遭殃禍爾等敬識之竭力自治能自治者則皆
善人也又爾宗室等居家各宜守分節儉毋或侈費
當以虛名僭稱爲戒爾等行事僭侈亦非美事貝子
公等輙擬諸王官員們散宗室輙擬貝子公使其身
果爲王貝勒而下人稱爲王貝勒宜也下人非分之
諂稱於己何榮適足取人嗤笑耳朕初爲貝勒時人

稱為王輙為報顏又諸宗室家毋妄與外邊漢人來
往如有敎書作文等事當用舉人進士此輩皆看國
家考取錄用之員其心無他一種考試不中之人生
性好事在外各處貪緣乃漢人中下賤之輩斷不可
與親近伊等但誘人多事從中僥倖得利遂其志願
爾等敬識之朕望爾等克篤忠誠盡心効力凡知君
臣大義者衆敬之其怨望搆亂不知君臣大義之奸
究必衆辱之如此則善人知感愈加為善惡人知耻
思改其惡矣凡諸陰詭詐惡奸結仇讐之習爾等返
之於身有當速改無則加勉家庭之間崇實安分習
武學文存敬慎勤恪之心行睦婣任恤之事朕所日

望者誠實之人光明正大所深惡者作偽之人詭詐
陰險爾等惟朕所望者是遵所惡者是戒福祿自至
矣吾宗室甚衆果能和衷一體交相愛恤交相匡救
各持大義為子孫表範世世率由如此則我家庭之
內和氣達於天地億萬斯年垂諸史冊我宗室之榮
顯何如哉何為守目前之陋習挾往日之微嫌而棄
千萬載之令名乎現爾等雖固守此陋習必無所益
堅挾此微嫌必不能報徒然犯法受辱貽羞天下萬
世而已可惜朕此一番誠心訓誨爾宗室等尙其誠
服而力行之朕不勝厚望各宜竭力自勉

二十四日

諭戶部前因江浙督撫等摺奏七月十八十九等日驟
雨大風海潮泛溢衝決堤岸沿海州縣近海村莊居
民田廬多被漂沒朕卽密諭速行具本奏聞賑䘏但
思被災小民望賑孔迫若待奏請方行賑䘏致時日
躭延災民不能卽沾實惠朕心深為惻惻著該督撫
委遣大員踏勘被災小民卽動倉庫錢糧速行賑濟
務使災黎不致失所其應免錢糧田畝卽詳細察明
請蠲凡海潮未至之村莊不得混行濫冒至於緊要
堤岸衝決之處務須速行修築無使鹹水流入田畝
朕念切痌瘝務令早沾實惠該地方官各宜實心奉
行加意撫綏俾涸瘵得蘇生全速遂以副朕勤恤民

隱至意爾部卽行文各該督撫遵奉速行

又少詹事錢以塏條奏重修闕里
孔廟應令內外儒臣捐貲營建奉
上諭前聞
孔廟被災朕卽降旨遣大臣前往作速估計動支正項
錢糧擇日興工務期規制復舊廟貌重新覽錢以塏
所奏內外大小臣工夙業詩書仰承聖澤各宜捐貲
修建等語雖為當理今有旨已令動支錢糧不必再
令臣工捐貲但朕亦不便阻儒士之私情今直省府
州縣
文廟學宮或有應修者本籍科甲出身現任之員及居

家進士舉人生員平日讀聖人之書理宜飲水思源不忘所自如有情願捐貲不必限以數目量力捐出修理各該地方

文廟學宮並祭器等項其不願者不必强勒

二十七日奉

上諭營千把總亦應給與封典其封號勅命該衙門撰擬具奏

雍正二年九月

上諭十五道

初一日

諭兵部浙閩總督滿保奏摺內稱衢州副將馬瑹平時操演兵丁整理營伍俱好但年過六十兩耳重聽因令告退等語此奏殊屬未合營伍官弁理應論其居官之賢否人才之優劣不必拘其年力若平時能整理營伍操演兵丁耳雖重聽自當留任再出兵効力人員其年雖老尤宜體恤如平時不能整理營伍操演兵丁押勉稱餙之員雖年力少壯亦當參處嗣後督撫提鎮於各營將弁中但視其居官之賢否及曾否効力不必因其年力少衰遽爾勒令解退

又

諭各省將軍督撫提鎮朕前曾下諭旨與兵部行文各省將軍督撫提鎮自副將以下遊擊以上除地方有緊要事務及曾經引見之員外將儀表修偉素有聲名者每省陸續保送四五人輪流來京引見兵部已遵旨通行伊等理宜遵旨陸續輪流送京引見今竟有河北鎮總兵吳如譯奉行不善將伊該管官弁盡行送京引見以致地方無人營伍空虛殊非朕意嗣後有送京引見者應於通省官弁中計算一次不過四五人陸續送來其操守如何操練營伍如何之處

著各省將軍督撫提鎮擇實落揭具奏其戰陣有功
之人筋力就衰長途跋涉艱難者停其來京將本人
整理營伍操演兵丁操守如何之處亦行據實密奏
再陝西甘肅四川雲南現在辦理軍務不必來京引
見

初三日

諭戶部開例捐納少助軍需原屬一時權宜非可行之
久遠
皇考曾屢言捐納非美事朕纘承大統亦以軍需之用度
浩繁戶部之供支不繼捐納事例仍暫開收今仰賴
皇考在
天之靈西邊軍務將已告竣卽現有需用錢糧之處爲數
無多著將戶部與陝西各案捐例卽行停止其運糧
赴巴里坤與肅州所動西安司庫銀兩悉作正項報
銷

又宗人府議奏宗室覺羅等佐領向在各王門下
者俱歸上三旗奉
上諭宗人府議將宗室覺羅所管之佐領在各王門下
者撤回歸併旗下在上三旗行走但伊等佐領內所
有護衛官員歸併旗下作何補用在上三旗作何當
差之處並未議及況伊等佐領內所有護衛官員並
無過犯豈可遽令解任乎此處應行酌議著交與八

旗文武大臣各出己見每旗各爲一議具奏俟議畢
著滿大學士會同領侍衛內大臣詳加定議具奏

又山西巡撫諾岷參奏河東運判王令德所奉
欽頒
上諭不行恭繳應交部察議奉
上諭王令德著免察議此不過朕之訓飭諭旨無甚關
礙嗣後朕之訓旨或致遺失水濕染汚毀壞該督撫
提鎮行文內閣奏明給與不必題參

初五日奉
上諭前往臺灣換班之兵丁守戍海外嚴疆糧餉在臺
灣支給伊等所留家口若無力養贍則當差之兵丁
必致分心苦累朕甚爲軫恤每月著戶給米一斗以
資養贍內地米少卽動支臺灣所貯米石合計船價
僱募運至廈門交與地方官躬親按戶給發務使均
沾實惠

初十日

諭禮部上年天下舉人會試來京一次今年赴京會試
者尤多恐往返道路及留京守候者盤費均難接濟
特加恩賞將入塲之雲南廣東廣西貴州四川遠五
省舉人每人賞銀十兩福建浙江江南江西湖廣陝
西六省每人賞銀七兩直隸山東河南山西近四省
每人賞銀五兩務按進塲舉人名冊查明給與本身

俾得均沾實惠即於明日出榜時一同出示曉諭勿
致稽遲遺漏
十三日奉
上諭驍騎校護軍校雖係官員實與兵丁無異伊等於
通倉支領米石其所用車價較多嗣後驍騎校護軍
校等俱著於京倉支領米石
十九日九卿議奏河工應行奏銷錢糧俱於年內
題銷奉
上諭九卿議將康熙六十年六十一年河工用過錢糧
未經題銷各案速行查明於歲內造冊題銷朕思此
事難行令河臣查奏果係今年斷不能完如將此事

交與伊等能於歲內完結乎九卿並未計及便與不
便遽行如此議奏者特謂年內如不能題銷河道總
督等自必題請展限姑且推諉內外事情俱屬一體
凡事皆當揆情度理酌量事宜似此推諉議奏不但
事件不能結案往返行文題奏反致多事年內果否
能造冊奏銷之處著問九卿
二十一日
諭江南浙江總督巡撫等今歲七月中颶風海潮泛溢
江南浙江沿海州縣衛所堤岸多被衝塌居民田廬
漂沒朕軫念深切已降諭旨令江浙地方官亟行賑
濟撫綏毋使災黎失所今被衝海塘若不及時修築

恐鹹水灌入內河有礙耕種爾督撫等著即查明各
處損壞塘工料估價值動正項錢糧作速興工至沿
海失業居民度日艱難藉此傭役俾得工價以資
餬口是拯救窮民之法即寓其中矣將此再行飭諭
務期實心遵旨速行以副朕憂恤元元至意倘有不
肖地方官扣尅工銀及怠緩不力者該督撫嚴查即
行題參從重治罪
又河道總督齊蘇勒副總督嵇曾筠各奏報黃淮
秋汛情形奉
上諭據奏黃淮二水經過秋汛工程平穩知道了齊蘇
勒自補授總河以來實心効力與嵇曾筠各率屬員

將各處堤工搶修保固雖河水泛漲堤工俱各無虞
甚屬可嘉齊蘇勒著給與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嵇
曾筠著加三級齊蘇勒會同嵇曾筠將河工實在効
力行走勤勞顯著之員察明造冊送部議叙
二十二日
諭湖廣總督楊宗仁江西巡撫裴𢓜度河南巡撫田文
鏡山東巡撫陳世倌安徽巡撫李成龍今歲各省秋
成大有惟浙江江南沿海地方七月十八九等日海
潮泛溢近海田禾不無損壞朕軫念災黎惟恐失所
業經嚴飭各省督撫發倉賑濟多方撫卹但蘇松杭
嘉等府人稠地狹向來出米無多雖豐年亦仰給於

湖廣江西及就近鄰省今沿海被災恐將來米價踴
貴小民艱食湖廣江西地居上流河南山東二省接
壤江南今歲俱各豐收安徽寧太等府州亦俱收成
豐稔著動湖廣司庫銀買米十萬石江西司庫銀買
米六萬石運交浙江巡撫平糶動河南司庫銀買米
四萬石山東司庫銀買米六萬石安慶司庫銀買米
五萬石運交蘇州巡撫平糶俱著速即辦理選委廉
幹賢員陸續運送平糶銀兩仍移還補庫其米應於
何地交卸湖廣江西督撫即咨會浙江巡撫河南山
東安徽巡撫即咨會蘇州巡撫酌議速行務於蘇松
杭嘉四府民人有益毋得怠緩遲誤

二十三日

諭兵部各省副將以下遊擊以上官員輪流來京引見
者朕念伊等遠來故皆賞給銀兩其雲南貴州四川
廣東廣西福建六省路途甚遠尤與別省不同俱著
令馳驛前來爾部按其官員品級酌量給與驛馬仍
只須照常計程行走不必因令馳驛過於急速如有
欲自備夫馬不願馳驛者各隨其便

二十五日

諭大學士九卿等朕前為兵部所奏年滿千總一事因
未詢定例誤降諭旨彼時大學士等應即詳陳其故
使朕不致有誤今幸所降諭旨尚未發出朕已詢知
定例倘朕知之不早勢必將發出諭旨追還更改殊
妨政體
皇考御極六十餘年諸事無不諳練朕在藩邸年久雖於
羣情利弊事理得失無不周知至於國家政事有關
定例者朕既經歷未久如何可比
皇考匡正之責實在爾等若復隱忍不言是將成朕之過
使事多舛錯爾等豈能辭其責乎朕曾屢諭爾等君
臣道同一體君如有過臣亦不能逃其責即使人君
不能容納臣下之言猶當一心愛主極陳無隱況朕
自御極以來痛懲逢迎之弊諄諄以實心臣鄰朕躬
期望爾等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其過也人皆見

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朕之素性不吝改過苟自知
其非即於大廷廣衆之中明言以改之從無護庇粉
飾之事今為年滿千總所降諭旨爾等具悉成例辦
事有年豈不知朕偶誤總以逢迎緘默為心或是或
非聽朕為之而不言則待朕者何薄自待者何厚耶
嗣後爾等各宜深悔前非務思君臣一體之大義竭
誠殫慮仰副朕懷

又吏部議奏武昌府同知張廷樞承催逾限應罰
俸奉
上諭直隸各省凡經徵督徵承催督催之官知限期將
屆必罹降革因求上司調煩調簡希圖免脫者有之

著行文各省督撫嗣後如題調煩簡官員須將伊等
任內有無承督事件於本內聲明具奏如此庶無僥
倖巧脫之弊矣

雍正二年十月

上諭二十三道

初一日奉
上諭殿試舊例俱在太和殿丹墀下上年因天氣寒冷
著在太和殿內考試明日看天氣和煖仍在丹墀下
若天氣寒冷著在殿內將此交與禮部著兩處預備
初四日吏部議覆條奏
盛京官員於在京各部院缺內另立一班補用之處
應不准行奉
上諭依議盛京官員筆帖式等習俗不堪歷年虧空侵
盜倉庫錢糧甚多此特本處人員結黨聯絡互相欺
誑堂官所致著嚴行飭諭二三年內伊等能改惡習
則已如仍蹈故轍朕即照條奏行斷不姑恕
又戶部議奏雲南銅廠積欠稅銀應催追治罪奉
上諭銅廠課銀歷年已久將催追治罪之處槩
從寬免
又禮部議覆條奏江海等神應加封字號遣官致
祭奉
上諭致祭禮儀宜極加虔敬其應封字號著敬慎選擬
仍行文直隸山東江南浙江福建廣東督撫每省各
查一江海大神廟將修理之處具奏
又刑部將官領造箭銀兩之書辦朱貴芳等分別

定擬具奏奉
上諭部議將書辦郭元佐交兵馬司暫行取保俟拏獲
孫煥章等到案之日質審等語郭元佐係承辦領取
造箭銀兩之人將伊提拏監禁嚴訊則脫逃之孫煥
章等尚可拏獲若取保釋放則孫煥章等必無拏獲
之日矣郭元佐果有寃抑可矜之情大臣等何妨據
實請免豈可如此巧為銷結乎看來部院事件伊等
欲行之事每多巧飾脫卸如不欲行之事則文致其
罪從重斷擬此等情弊朕深知之凡事應誠心盡理
秉公持正何得存私心以為輕重耶著問刑部大臣
具奏

初九日工部奏准
盛京工部領取油飾彩畫
陵寢需用顏料內紅土一項應給價本地買用奉
上諭部議油飾彩畫
永陵配殿所用紅土係各處通有之物若自京城運往糜
費運價應給銀於彼處買用等語紅土雖云各處皆
有然亦有美惡不同何得謂一槩可用乎著問李永
紹伊曾為盛京官若謂彼處紅土可用將此本仍着
進呈倘非李永紹意見係部內王大臣立議
陵寢所關甚重理應倍加敬謹何得希圖節省微價輕忽
陵寢工程伊等有何意見如此定議之處著王大臣具奏

初十日刑部等衙門議奏盜犯俞明新發遣逃回
應交與該將軍即行正法奉
上諭俞明新係雍正元年六月三十日定例之前逃回
著從寬免其即行正法仍照舊例行
又刑部奏偷盜錢糧之原任御史董起弼脫逃將
參領等議處其案內人犯黃大本取保候審奉
上諭部議將黃大本交與地方官暫行取保俟董起弼
拏獲之日質審等語現今為假文領取造箭銀兩之
主稿書辦郭元佐取保一事朕降旨詢問時伊等自
知錯誤奏懇發回原本此事又何為如此議奏或係
未降諭旨之前已經定稿即如此具奏乎或已降諭

旨伊等明知故以此試朕乎著刑部明白回奏董起
弼偷盜錢糧又畏罪逃避情殊可惡此必預謀藏匿
之處始敢如此犯法李姓曾在西山尋求壑谷為藏
身之所似此皆國家之亂賊著行文直省務將董起
弼嚴查拏獲凡係降旨查拏之人該地方官果盡心
捕緝豈有不獲之理如第交與屬員以擒拏為名如
何能獲即如德麟逃走時奉
特旨遣官擒拏旋即拏獲嗣後有特旨緝拏之人直省督
撫及地方官員著於年底將各該屬地方並無此人
之處保結具奏具保結後或被旁人告發拏獲或日
後本人被獲供出隱匿之處將窩藏之家並出具保

結之地方官員督撫等作何重治其罪若該地方官
員能獲奉旨紏拏之人犯作何議叙其緝獲之人及
告發之人作何恩賞之處著定例具奏
又工部奏准山東巡撫陳世倌題請闕廟公捐修
理
文廟銀四萬兩附入動支正項錢糧奏銷奉
上諭前錢以增奏請令各省捐修闕里
孔廟朕未允行即降旨令動正項錢糧修理人人共知
今允禩竟違旨將陳世倌等所捐之處議准此特允
禩存心陰險欲陷朕以受捐之名也此捐銀之處不
准行

十三日
諭九卿詹事科道朕惟周禮有司勲之官凡有功者書
名太常祭於大烝祭法曰以死勤事則祀之凡以崇
德報功風厲忠節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鴻圖
太宗文皇帝式廓區夏
世祖章皇帝奄有萬邦自創業以至定鼎將帥之臣致命
立功者不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中間殲滅三逆永清朔漠以
及平定西藏臺灣雖干戈所指如疾風振槁而師旅
之臣捐軀馬革及守土之官見危授命者所在多有
邇者青海蕩平西域效順然自用兵以來將士奮勇
前驅亦有殁於行陣者此皆盡忠報國之臣朕甚嘉
之亦甚憫之當於京城建立祠廟春秋妥侑世世血
食其偏裨士卒力戰敵愾舍生取義者亦附列左右
用以褒崇大節揚表芳徽俾遠近觀聽勃然生忠義
之心於治道亦有稗益仍令翰林官纂其籍貫事跡
各爲立傳彙成一編垂諸永久爾等悉心詳議具奏
十四日
諭刑部司官爾部之事最爲緊要當日
聖祖仁皇帝於刑部事更屢
聖慮爾等小臣豈能知之從前刑部堂司實爲有負

聖祖弘恩彼時刑部之事舉國皆知朕在藩邸豈有不知
但
聖祖八歲登極在位六十餘年功業甚大即大小臣工稍
有疎忽尚可寬容今朕纘承大統在臣下觀之同一
天子在朕自視不及
聖祖遠矣朕有十分是處不過及得
聖祖一分若有一分不是朕即承當不起所以於各衙門
事務無不加意詳察若有疎忽斷不能姑容爾部尤
與別部不同即如戸部有誤不過錢糧出入數目不
符吏部有誤不過陞選官員前後舛錯若刑部乃民
命所關豈可絲毫錯誤朕所以屢降諭旨不可亂用

重刑乃有子灝勒可得者審理官領俸米一案將無
辜之人妄行夾訊本應卽正典刑以儆酷吏今朕但
將伊等夾訊實係朕之寬恩嗣後若有如此濫刑者
豈但夾訊而已重而至於充發抄沒再重而至於立
斬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朕既有此言必有此事並非
以此恐嚇爾等也卽如今年紊亂朝儀者亦是爾部
司官彼時何難卽行正法寬至秋後者欲觀後來
諸人知儆戒否耳是時爾等私相擬議曰不過皇上
恐嚇之意斷無秋後正法之理後見朝儀整肅是法
已立矣故將此二人寬宥若朝儀仍不整肅試看此
二人正法乎不正法乎大凡問官聽斷之時切不可

動私怒往往有罪之人自己情虛故作可憐之狀問
官卽行寬恕亦有出言冒撞者益增其理直所以氣
壯問官卽動私怒輒用重刑可乎卽如佛格在刑部
時每遇宗室犯罪卽用夾訊以避所賂之名獨不思
誰無父母誰無妻子誰無肢體誰無血肉博一己之
清名不顧他人之身體較之要錢爲更甚也用刑須
要體會一慎字夾棍重刑尤不可輕用三木之下何
求不得必遇人命盜案其罪重者方可夾訊若其罪
輕不足抵一夾訊則斷不可用朕當日初次審事見
用刑時不但心中不忍甚至下淚及至審過幾次便
看得平常爾等初次刑訊諒亦有不忍之心迨後漸

漸用慣遂不覺其人之難受矣總之爲刑官者執法
不可不嚴存心不可不慈凡遇罪犯到案須心平氣
和察言觀色自可得其實情如有疑惑必須細心察
訪誠則明明則誠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思之思
之鬼神通之卽如冒領俸米一案原非難審之事初
次審問不明何妨費兩日工夫通州咫尺細細採訪
自得確實卽至遲延寧可自甘參罰亦不當如此濫
用重刑也刑部衙門從來有過無功如百事俱是於
爾等何功一事有失卽爾等之過所以爾部今日之
事是明日之事非今日之是不得益明日之非也早
間之事是晚間之事非早間之是不得益晚間之非

也刑部辦事朕亦深知其難爾等既作刑官無論事
之大小須以平允爲主每日進署先須念上有天地
下有子孫明有國法幽有鬼神自不敢以刑名爲兒
戲矣且刑名之事原可學習而能人一能之己百之
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至於擬罪必按律例律例甚少只抵得數十篇文章
爾等由舉人進士出身者甚多若肯作文章讀之將
有不熟之理乃當閒暇之時置律例於不問臨時聽
信書辦高下其手尚得謂之刑官乎在爾等必云刑
部辦事皇上何由得知若刑部之事朕不能知外省
督撫之事朕又何能知之朕聞刑部堂官秉正無私

刑部司官實心任事朕心甚喜朕謂刑部受賄賣法
濫用重刑朕心甚為不悅嗣後爾等果能潔己奉公
盡心竭力助朕成一令主朕必使爾等成一名臣或
二年五年朕當加等擢用豈肯令爾等老於刑部不
然朕不能為爾等竟也凡人於出仕之時無論補授
何官無論事有難易隨分盡職方不失臣子之義若
予無人而不自得焉此之謂也若在刑部時苟且因
循希圖陞轉如此存心便非純臣即陞轉別部亦為
肯實心辦事至外陞府道兼理刑名其不能稱職可
知矣朕若必謂爾等於刑名受賄凡有人心者亦未
必至此但或受親友請託或被權要脅制或堂官偏

私抑勒事有掣肘俱未可定果有此等情弊爾等竟
繕摺到乾清門奏聞朕下旨之後奏事人亦不敢攔
阻即堂官或因事妄參司官爾等不妨將某事某案
係某辦理共辦過若干件或因某事抑勒不遂其心
以致糾參據實直陳朕必召見詳問斷不肯令爾等
稍有冤抑至爾部事件非實在能幹之員不能辦理
即如于灝勒可得據爾部堂官稱為中等司官中等
者尚且如此下等者可知矣爾等須自己酌量年力
精壯者尚可勉勵其年老殘疾不能辦事者何苦自
作罪孽殃及子孫當速具呈告退勿得尸位素餐但
或有因司官受刑欲挂冠而去者須將此意呈明朕

必玉成之若借端具呈退有後言沽名釣譽斷乎不
可爾部用人最關緊要如有告退缺員爾部堂官於
翰林院衙門並別部司官曾任州縣者細訪確實列
名具奏引見如好即令補授不可用即令各回該處
可也所議于灝勒可得摺子所引律例不符朕因伊
等不遵慎刑之旨妄夾無辜故令夾訊以償之摺內
不將緣由聲明竟是朕私用夾棍矣著另擬具奏

十七日

諭兵部據奮威將軍岳鍾琪具奏副都統達鼐阿爾什
總兵黃喜林王嵩孫繼宗參將蘇圖等統領大兵窮
追羅卜藏丹津直至花海子擎獲丹津渾台吉及其

妻子並招撫三十三家台吉當此口外水凍草枯之
候官兵奮勇遠行甚屬可嘉自大將軍以下著從優
議敘官兵勞苦朕甚憫之一切馱載輜重馬駝必多
損傷著查明免其賠補其各兵營馬如有倒斃亦令
領帑購買補數再馬兵每名賞銀八兩步兵每名賞
銀六兩蒙古兵有隨軍效力者亦著奮威將軍按其
行走效力等次應如何賞給之處確議奏聞以示朕
優恤之至意

二十日福建總督滿保題參汀州府知府何國棟

奉

上諭朕前聞何國棟居官平常特降旨詢問滿保伊摺

奏何國棟人雖性傲並無貪婪尚有辦事之才朕曾
批示若如此爾可善於訓導令其効力供職今滿保
或聞伊兄何國柱治罪懸揣朕前此有意詢問乃欲
迎合朕意將何國棟以浮躁題叅如何國棟果係劣
員前朕降旨詢問時滿保即當據實奏聞乃既經保
奏今因伊兄治罪復行題叅前後違謬殊屬不合況
何國棟聞伊兄何國柱治罪又聞朕詢問祇有畏懼
勤謹行走耳焉敢轉行狂妄此必無之事也朕以此
甚鄙滿保何國柱所以治罪之故因允禵福金病故
朕降旨令葬於黃花山允禵違抗不從廉親王允禩
向伊言之伊始聽從故遣何國柱相視葬地伊同時

理應將用得用不得之處指定具奏乃並未詳視但
抄錄舊檔之詞稱此二處俱可以用得朦混具奏此
或允禵不欲葬伊妻於黃花山處向伊請託或將可
以用得之詞朦混一時及葬後乃言葬於惡地欲以
惡名加之於朕故將何國柱治罪即如何國柱之弟
何國宗現任少詹豈有因伊兄治罪將伊弟一併革
退之理朕於一切事務惟循理從公毫無私意且分
別是非進善退惡乃國家治理攸關督撫係封疆大
吏凡事理應實心從公辦理分別是非善善而惡惡
如是非不分善惡倒置惟猶豫揣摩以迎合為事則
一應弊端於此叢起亦大負朕信用之初心矣此風

斷不可長著嚴飭行仍令滿保將從前保題何國棟
今又題叅情由明白回奏並行文各省督撫嗣後務
須盡除猶豫揣摩迎合之習俱應立心誠篤凡事從
公而辦據理而行諸大臣果能遵朕諭旨同心協助
則何政不修何民不治乎各省大臣若如此迎合行
事地方官賢否朕再有聞知亦難以詢問督撫矣
又兩淮巡鹽御史噶爾泰奏報海潮衝決奉
上諭據奏七月內海潮衝決范隄沿海二十九場溺死
竈丁男婦四萬九千餘名口鹽地草蕩盡被漂沒朕
心惻惻如同執熱著即動鹽課銀三萬兩委員分路
賑恤務使得所不必該御史捐補其未完折價錢糧

四萬餘兩悉行蠲免毋得仍稱帶徵名色致累現在
窮丁該部遵旨速行至淮商運行鹽觔恐竈丁一時
未能預辦應作何接濟民食該部作速確議具奏
二十二日浙江將軍安泰等奏遵
旨審得密叅原任浙江巡撫黃叔琳徇私虐民三次罷
市一案其打死賀懋芳事是實黃叔璥買紗緞事
是虛且並無罷市三次之處已將黃叔琳發往兩
淮審理吳兩山一案奉
上諭原任浙江巡撫黃叔琳因海寧縣陳姓家人欠肉
鋪銀兩致相鬭毆一事不將陳姓家人治罪反將鋪
戶提拏枷斃又伊弟黃叔璥家人因強買紗緞爭鬭

告知黃叔琳將舖戶提挐杖斃合城人心不服以致
三次罷市經朕聞知隨令將軍安泰布政使佟吉圖
明白究審頃聞伊等欲暗銷黃叔琳令陳世倌在後
堂坐看杖斃賀懋芳之事因特降諭旨發往今聞伊
等所奏適合朕旨竟徇庇粉飾含糊銷結具奏矣黃
叔琳令陳世倌坐於後堂觀看杖斃舖戶情迹顯然
而陳世倌如何營求黃叔琳如何受其囑託徇情打
死等情並未審明又黃叔璥家人因强買紗緞爭鬧
告知黃叔琳即將舖戶提挐杖斃之處亦未審明安
泰佟吉圖將朕交審之事不詳審明白乃徇庇含糊
欲行銷結殊屬不合大負朕信任之意至於巡撫斃

一罪人亦屬常事但將無辜之人因受囑託徇情妄
殺殊屬可惡不可不將實情審明此事仍交與伊等
再行詳審務將始末實情審出黃叔璥陳世倌著俱
革職提挐嚴審黃叔琳亦著革職又奏稱黃叔琳現
因吳爾山一事前往質審等語但此事合省人所共
知干証俱在何必待黃叔琳質審應即審擬具奏此
事並無難處但夾訊陳世倌即得實情如少存私念
固執原題畏縮粉飾不據實審明朦混銷結必另遣
大臣往審如所遣大臣再不能審明將承審大臣官
員與罪人一併提來朕親自審理明白斷無輕結之
理此際伊等欲圖銷結了事將罪犯暗行致死定照

叛逆例治罪
二十三日戶部奏直隸九郡豐收惟霸州七州縣
田禾偶有淹損應准該撫所奏停徵奉
上諭直隸九府今秋歲登大有惟霸州東安大成武清
玉田寶坻梁城所七州縣所地畝稍被水傷朕即諭
巡撫李維鈞將倉糧發賑今李維鈞奏請將七州縣
所被水村莊本年錢糧緩至雍正三年麥收後帶徵
但念此小民生全初遂若將今歲錢糧歸於明歲帶
徵則新舊之賦輸納於一年之內物力維艱勢難兼
顧夫百姓雖登樂利猶資惠養有方爾部行文該撫
著將霸州等七州縣所被水村莊雖未成災今年應

徵錢糧內或應有蠲免之處詳查定議具題務紓民
力以副朕軫念黎元至意
又
諭直隸各省督撫提鎮凡有題奏事件從前俱有部費
朕屢次降旨開導通行禁止毋使衙門積蠹肆行欺
誑今聞仍踏前轍凡事不講部費不能結案各衙門
書辦勢雖枵腹辦事給與些須紙筆飯錢於理猶無
違礙何得任費盈千累萬以遂小人無厭之求致壞
國政聲名況各省大臣題奏事件俱經朕躬親覽交
部定議議覆時朕詳覽獨斷在各省大臣何不自信
甘受蠹役欺誑朕實不解至會考府係朕新設特爲

稽查各部諸弊以清錢糧之出入會考府王大臣朕可保其無受使費之理今聞有一二省畏懦不明之大臣另加一倍使用此事殊可痛恨嗣後著永遠嚴行禁止若督撫提鎮及布按兩司仍稱部費差人來京料理各部院仍前縱放惡棍缺主書辦人等任意生事欺誑經朕查出與受一體治罪

二十四日奉

上諭工部主事金昆能繪畫昔年曾在藩邸行走朕因其從武會元出身識得數字故令改授文職遂蒙擢工部主事乃自到工部以來諸事把持招搖放縱廉親王居心巧詐事事任用凡有差使俱將金昆派出

措塞且其意以爲金昆有過天下必加朕以私用匪人之名也金昆亦倚廉親王爲知己肆行無忌大負朕恩金昆著革職禁錮於繪畫處令其効力如不能改過自新或又多事必重治其罪

二十五日

諭江浙兩省督撫提鎮江浙兩省沿海地方於七月十八十九兩日皆被潮水漂没居民廬舍雖經頒旨加意賑恤然朕惻惻之念至今尚未能釋惟有朝夕警惕以答

天意但海爲衆水所歸無不容納今乃狂潮泛溢水不循軌或者海洋潛藏匪類亦未可定稽諸前事往往有之沿海各省督撫提鎮務須實心愛養小民整理營伍俾閭閻各安其業汛防有備無虞毋令海洋別生事端庶不負朕委任之意

二十六日奉

上諭朕盡三年喪禮齋居養心殿聞得裕親王保泰在家唱戲曾問及保泰伊竟承認復任意妄奏因愧成怒大失臣節若治其罪則應置之極典朕因追念伯父特予寛免理合益加感激朕恩効力行走以贖前愆乃保泰前者於八旗衆大臣前將朕所交事件託言昏庸不能辦理憤怒請退朕未曾俞允近來看其辭色甚爲不恭伊本昏悖之人想亦存阿爾松阿之

心伊等原屬朋黨並無出力之念今朕雖勉强任用亦於國事無益著將宗人府禮部都統武備院及看守大阿哥等事俱行革退朕看伊如何在家行樂唱戲保泰既無爲朕出力輔理國政之心料伊子亦不得力俱著革退令隨伊父安逸供其子職朝夕盡孝可也朕登極時即將保泰恩寵重用伊之三子朕俱加特恩保泰幼年初在内廷行走之時

皇考令朕教其經書算法率領指示行走保泰受朕恩遇甚深又伊合家俱賴朕成全之處伊門下人等所共知者朕所施於保泰之恩伊此生何可背負乃自將蘇努問罪以來保泰致恨於朕即生異心其不知輕

重至於如此朕與保泰兩人之事惟
上天
聖祖及朕伯父伯母之靈實昭鑒之伊等計謀但欲逼朕
合於廉親王之言以搖動衆心朕亦無可柰何惟有
據理行事而已欲朕隱忍以受庸主之名朕斷不能
垂泣降此諭旨宣付起居注並令宗人府及諸王大
臣等知之

又奉
上諭前因刑部尚書不得其人阿爾松阿往天津料理
鹽務時甚屬明白朕嘉其能特加擢用乃降旨之時
疑欲殺伊抵死固辭此卽廉親王當封王之日以爲

不知死在何日之意也若視親王尚書之職爲朕殺
人之具則朕實不能行賞罰於天下矣朕居大位朕
心甚愧阿爾松阿自受任以來竟與朕爲讐反覆勸
之不聽懲之不畏伊既不能回心是朕令有罪之
人總理天下刑罰大事其名豈可居乎況伊無心爲
朕出力雖勉強用之亦於國事無益朕甫用之又復
激朕退之此亦欲加朕以輕進退大臣之名也朕柰
之何惟有任過而已刑部尚書員缺將塞爾圖調補
阿爾松阿朕亦不加誅戮令伊在文武各職中自行
揀擇行走伊欲退職待時亦聽其意

又奉
上諭鑲白旗希爾根佐領下驍騎校阿林係朕藩邸之
人因狂妄不端曾經將伊治罪伊告往西陲軍前効
力奇立德將伊委署叅領朕問奇立德奏稱臣不認
得阿林其賢否亦不深知伊係從部委署叅領發來
者及交管侍衛內大臣舒穆嚕問阿林據供先係委
署閑散旗員從京發往到軍前時奇立德詢問因說
是雍親王門上人所以奇立德委署叅領觀此奇立
德明係欺誑奇立德受
皇考重恩在出兵地方名聲不好本應治罪但奇立德曾
受
皇考之恩在出兵地方七八年纔回京師朕卽加罪有所
不忍阿林狂妄不端難留京城居住著革職同伊子

及期親兄弟兄弟之子俱往船廠披甲
二十八日廣東巡撫年希堯題報暹羅國運米併
進穀種等項奉
上諭暹羅國欽遵
聖祖仁皇帝諭旨不憚險遠進獻穀種果樹及洋鹿獵犬
等物甚爲恭順殊屬可嘉作何獎賞著定議具奏所
奏穀種鹿犬已經差官送京各種果樹俟來歲春和
另行委解知道了運來米石令地方官照粵省現在
時價速行發賣不許行戶任意低昂所奏每米一石
定價五錢則賤買貴賣甚非朕體恤小國之意著行

文浙閩此次已到之米與該國現經發運續到者皆
照粤省一體遵行嗣後且令暫停俟有需米之處候
朕降旨遵行其壓船隨帶貨物本當照例徵稅但該
國王既能輸誠向化冒險遠來此次應輸稅銀著一
槩免徵來船梢目徐寛等九十六名雖係廣東福建
江西等省人民然住居該國歷經數代各有親屬妻
子實難勒令遷歸著照所請免令徐寛等回籍仍在
該國居住以示寛大之典

二十九日奉

上諭川陝進藏出口一應用兵之處倒斃騎馱馬匹著
悉免賠補

雍正二年十一月

上諭十八道

初二日奉

上諭王貝勒公等悉有一定品制國家大典攸關不可
稍有踰越亦不可過爲貶損各按品制遵行乃合於
理如或有意貶損亦屬違法朕前爲貝勒時並無僭
越之處後爲親王亦未嘗有意謙抑惟遵國之制守
己之分而已近聞廉親王允禩過爲貶損凡事俱減
於伊爲貝勒之時至將引馬悉行撤去此伊專事詭
詐以術巧取謙讓之名以誑惑不知道理之愚人邀
其稱譽又以此形容朕爲王時所行似爲僭越之意

懷奸敗法莫此爲甚此等詭詐之行朕一經剖明宣
示於衆則伊之存心卑鄙險惡昭然矣將此曉諭諸
王貝勒公等嗣後再有此等不按定制過爲貶損以
取虛名紊亂典章者著宗人府衙門即行糾參

初三日禮部奏請考試繙譯舉人奉

上諭考試繙譯舉人不必分作三場只須一次考試一
日一夜量其所能奏章一道或四書或五經酌量出
一題其優劣便已可見此考試並無漢文不必派漢
大臣再考試舉子俱係八旗內人其繙譯好者衆所
共知卽字跡亦最易認伊等試卷應行謄錄著於六
部各衙門書寫之筆帖式內酌量足用選取合其謄

寫挑選中式之卷進呈時再定額數仍選備卷呈覽其
其分房及看守巡察官員俱照文鄉試例派用該部
確議具奏
初四日
諭各省兼管關稅之巡撫凡商賈貿易之人往來關津
宜加恩恤故將關差歸併巡撫以巡撫為封疆大吏
必能仰承德意加惠商旅也但各關俱有遠處口岸
所委看管之家人賢愚不一難免額外苛求及勒取
飯錢等弊稍不如意則縛送有司有司礙巡撫之面
徇情枉法則商民無所控訴矣嗣後將應上稅課之
貨物遵照則例逐件刊刻詳單印刷多張各貨店俱

給一紙使衆人知悉其關前所有刊刻則例之木榜
務令豎立街市使人人共見不得藏匿屋內或用紙
掩蓋以便高下其手任意苛索立法如此自能剔除
弊端但爾等受朕委任之重尤當仰體朕心遴選誠
實可信之人以任稽查之責必期商民有益方為稱
職
初五日
諭翰林院編修萬承蒼從前科場聲名不好近來在外
仍復招搖春間鄉試之前又不安靜因朕特降嚴旨
故弊端止息翰林一官首重人品罷斥此等不端之
人正所以重清華之選萬承蒼著革職發回原籍伊

弟庶吉士萬承芬著革去庶吉士仍歸閒散進士班
內挨次候選爾等諭令閉戶讀書勿效伊兄行止倘
不知自勵亦不免於罪戾掌院學士當不時察訪如
有此等之人即當參奏毋得姑容有負職任
初六日
諭刑部從前因李元璽等俱係惡棍朕曾降諭旨著用
大枷枷號乃阿爾松阿馬爾齊哈居心奸險欲以非
刑之名加朕竟用三百斤之枷枷號刑部從前用過
之枷俱有斤數交與刑部查明仍照從前用過大枷
斤數將李元璽等一併換枷枷號
初九日

諭怡親王允祥凡外國人來朝所給食物歸國時所須
賞賜俱有定例但該管官員未免忽畧遂使遠人不
沾實惠朕深知之朝鮮國守職恪順百年有餘目今
琉球來使亦甚屬敬謹其歸國時一切應賞之物務
使得沾實惠擇其佳者賞賜嗣後除理藩院蒙古賓
客外朝鮮俄羅斯暹羅安南等國人來朝其所給食
物歸國時所須賞賜爾會同該部料理或有應行加
賞之處酌量定議奏聞
十二日
諭大學士等聞得廣西猺獞雜處匪類不時竊發踰山
越嶺難以擒拏汛兵各守地界不敢擅自越境嗣後

分防各弁不論何標何汛凡係附近地方毋分彼此互相接應庶匪類無可潛藏矣設兵原以衛民地方若有匪類自當彼此策應協力擒拏著廣東廣西督撫提鎮公同酌議嚴飭各營汛一體遵行並傳諭直省督撫提鎮等凡地方有此等事當同心協力互相照應不可託言限於疆界而分彼此也

又湖南巡撫王朝恩奏報岳州衛屬被災俟確勘分數題明賑濟奉

上諭王朝恩奏稱岳州衛所屬地方被災分數難據詳報但臣履任伊始未經確查事關蠲免錢糧動支倉穀再加確查詳覆到日另行題報賑濟等語岳州衛田穀被旱情形從前曾經署撫朱綱題報差委屬員確勘將該衛所屬臨湘縣地方實被旱災七分之田畝應免錢糧分數造册出具保結呈送據此王朝恩理宜一面清查應行散賑者即行散賑一面按其分數應免錢糧者即行奏請如云履任伊始俟再加確查始行散賑被災之民寧可待乎假如伊未到任朱綱豈不辦理若謂錢糧緊要民命尤屬緊要有民始有錢糧王朝恩所奏甚屬錯謬此事已經遲悞嗣後再如此遲悞定行治罪將本發回著嚴飭行

十三日奉

上諭廉親王存心狡詐結黨營私自朕即位以來凡遇

政事百端阻撓即如清查工部清片一案廉親王以重為輕以輕為重顛倒錯亂必欲將朕聲名敗壞其從前所犯罪過交宗人府議處者不止數十件朕俱曲為寛宥不過切加訓誡冀其改過自新並未降職一級罰俸一月乃在廷諸臣為廉親王所愚反以朕為過於苛刻為伊抱屈即朕屢降諭旨之時審察衆人神色未嘗盡以廉親王為非一年以來大小臣工因廉親王貽累者甚多乃甘受罪愆並不歸怨廉親王而廉親王亦恬然自安竟不知愧又不念及國法全無恐懼此黨援之終不能解散者也黨援必由衆人附和而成若人人皆知廉親王之非則黨援自散廉親王一人又何所恃而如此行為乎朕曾降旨與廉親王汝心既有不服便當令汝代理政事廉親王奏云若如此我惟有一死而已揣其意若彼時諸臣順從廉親王亦直任而不辭若諸臣不容則竟捨身以成其名朕豈肯明知而墮其術中逼致死地乎朕此一舉又萬不可也工部郎中岳周拖欠錢糧廉親王私幇數千金代伊完納其意以為他人凡事苛刻而我獨優容加恩不但邀結岳周一人並令所管之人無不感戴如此沽名邀譽竟不知其何意岳周並非無力完項之人昨伊將現銀二萬兩請託大將軍年羹堯為伊為布政司年羹堯據實叅奏朕用人皆

出至公此等小人不止僥幸妄進並欲使朕之背名有玷耳廉親王至今尚無改悔之心諸臣復不醒悟積習若此何所底止因此朕不得不諄諄誡諭倘諸臣洗心滌慮盡改前非則廉親王黨散勢孤朕得以不傷骨肉手足之情兼可無負
聖祖仁皇帝保全之恩其令天下臣民咸知朕意

又奉
上諭曰
皇考聖祖仁皇帝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決獄理刑務求平允獨於徐彩官毆死人命一案從寬減等流徙陝西此

皇考因徐彩官係朕藩邸之人恐因此累及於朕特施寬典朕再三奏請將伊置之大辟未蒙
俞允此案事情徐彩官原係可以為首可以為從之人彼時趙申喬未達
皇考聖意固執己見然較之衆人游移無定者不啻天淵朕深嘉之即原參官御史陳珣不得已而奏劾之情惟朕深悉是以即位以來曾降旨吏部查其現在何處尚欲加恩惜其已故迄今朕心既未能見白於天下而罔思
皇考委曲愛朕之
深恩此心悽惋何能自已茲據年羹堯奏稱徐彩官尚在戍所著將徐彩官拏解刑部仍按律擬絞監候自今以往諸大臣既得悉知
皇考愛護朕躬之
深恩而朕仰體
皇考鴻慈亦斷不肯以藩邸細人使國法少有屈抑且又焉知
皇考非有意留此案待朕更定使天下臣民咸知朕之居心行事如此罔極
深恩朕何能一刻暫忘也

又
諭內閣九卿詹事科道歷年戶部庫銀虧空數百萬兩

朕在藩邸知之甚悉此乃國帑所關極為重大故朕特令怡親王管理清查並諭怡親王爾若不能查清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查清朕必親自查出朕思康熙年間之虧空此時不能清楚倘雍正年間又有虧空將來亦復不便稽查積弊相因何以經國用而致後人乎後經怡親王查出實在虧空二百五十餘萬兩深以追補為難請以戶部所有雜費逐年代完約計十年可以清楚此怡親王欲善為歸結之意朕思歷年經手俱有堂司官員當時任意侵漁此時置之不問令其脫然事外國法安在諭令交與戶部尚書孫渣齊辦理孫渣齊職司戶部以致虧空如

此之多朕曲加寬宥並未革職只令伊查明經手官
員量其家產派令完補乃孫渣齊徇情庇護私人必
有曾賂子一案無恥不堪其罪不容追矣朕念
先帝舊臣不忍正法不過將孫渣齊革職而已其各員名
下應追銀兩照所派數目作速追完其餘一百餘萬
兩照怡親王所請在戶部逐年彌補各員賠補之項
若將來不能全完仍將不能完清官員治罪朕亦不
能再寬矣至於怡親王欲上補國課下全衆人多方
委曲成就此事辦理甚屬可嘉而無知嫉妬小人反
謂王過於苛刻不但屈抑天理人情何在特諭爾等
知之

又

諭九卿大臣及工部上駟院兩衙門官員人等朕御極
以來令廉親王總理事務廉親王居心奸詐凡伊所
辦之事皆要結人心欲以惡名加之朕躬從前令伊
管理藩院時伊將來京科爾沁台吉等不給盤費盡
皆逐去致使科爾沁台吉等哭泣而回後令伊管理
工部凡關係錢糧應嚴追還項者伊欲市恩竟行寬
免應寬免者反行嚴追凡係小事故作寬容並不顧
理之是非大事有錯便自承當以抗朕旨前因工部
郎中岳周遲誤柴炭廉親王既已題叅隨賠給銀二
次共一千七百兩後又借與銀二次共一千六百五

十兩不過以此施恩欲收衆人之心今岳周竟以銀
二萬兩許大將軍年羹堯求薦爲布政司年羹堯奏
聞訊問各犯皆吐實情此乃廉親王有心壞朕之名
顯而易見者也廉親王所作罪過宗人府屢次議罪
奏聞朕皆寬宥從無罰俸一月降級一次之事案卷
俱在歷歷可考朕屢次降旨教諭並不改悔必欲壞
亂國政暗使銀錢收買人心朕不使允禩允禟允禵
等過於富厚者爲此故也允禩居心行事如此朕屢
次剖晰曉諭爾諸大臣爾諸大臣今已盡知惟是工
部上駟院兩衙門官員人等恐不知廉親王之居心
柔奸一唆其衙中便爲所累朕豈忍以兩衙門之臣
下爲伊所愚弄乎用是曉諭爾等非令爾等毎事與
伊抗拒但令爾等於辦事効力之處一歸於正勿被
伊引誘惑亂而已若廉親王允禩果將好官保題朕
亦錄用若伊題叅者實係不好朕亦治罪朕既憐憫
爾等開示曉諭以後若有無知小人受其引誘入其
黨與朕必治以重罪後悔無及

十四日工部將所議
盛京
陵寢需用紅土原本進呈奉
上諭
陵寢所需物料典禮攸關理應敬謹允禩等議稱

陵寢所用紅土折銀發往彼處採買可省脚價此特允禩
存心陰險欲加朕以輕
陵工而重財物之名也此議不可准行所用紅土著仍在
京採買好者運送應用如有不肖官員串通部員不
將紅土價運折銀攜往本處採買定行重治其罪
十五日廣西巡撫李紱題奏墾荒事宜奉
上諭據廣西巡撫李紱條奏墾荒六款請勸支捐穀為
開墾之費等語朕觀其意不過為開銷廣西昔年捐
納穀石之計此項捐納之穀原係陳元龍王沛憤經
手其間有名無實首尾不清之處甚多朕知之最悉
此時李紱難於料理故借開墾之名以為開銷虧空
之地可著陳元龍王沛憤前往廣西將此項徹底清
楚倘有不清著李紱據實參奏至於墾荒諸款皆巡
撫職所應為之事不必瑣瑣陳奏
十七日
諭怡親王等貴州定廣狆苗從來比他省苗蠻兇頑尤
甚朕向知之前雲貴總督高其倬摺奏調遣官兵勦
捕狆苗時朕曾降旨與高其倬狆苗兇頑所居之地
山深箐密進勦官兵務期擒捕首惡勿致踈忽今據
高其倬等奏稱進勦惡苗時官兵用命攀援而入直
抵賊巢於十月初七十四等日擒獲巢魁阿近暨其
弟阿臥及妻子賊黨等地方從此安靜深為可嘉此

朕御極以來第一次平定兇苗之事高其倬趙坤毛
文銓並從優議敘此內著有勞績官員著該督查明
造冊報部一併從優議敘効力兵丁即加恩賞
二十二日宗人府奏廉親王允禩悖
旨將闕里修建
孔廟准令地方官捐修又允禩奏將
陵寢需用紅土發銀本處購買辦理
陵工輕忽二案應從重治罪奉
上諭允禩罰俸及治罪之處俱著寬免允禩百般激朕
之怒使治伊罪朕豈肯墮其術中但將伊行事謬妄
之處俾衆聞之耳自親王以下閒散人以上若有歸
附允禩結為朋黨者即為叛國之人必加以重罪決
不姑貸亦斷不姑容也
又刑部彙題本內凌辱署佐領之前鋒赫倫泰應
發遣白都納奉
上諭部議將赫倫泰引庫薙爾晉辱罵護軍統領雅親
之例擬以發遣但庫薙爾晉係革退護軍又辱罵該
管大臣今赫倫泰止向伊佐領語言不遜即援此例
議覆未免太過將本發回另擬具奏赫倫泰著於朕
辦理旗務之日帶來引見
二十五日奉
上諭岳周一案牽連多人怡親王等承審細心訊問並

未加刑一人能將其中情弊徹底審出甚屬可嘉足
爲讞獄諸臣標準較之阿爾松阿馬爾齊哈等將無
辜之人濫施刑訊者不啻霄壤此所審事情著九卿
詹事科道秉公定擬具奏

雍正二年十二月

上諭二十一道

初二日

發下田文鏡奏摺交九卿詹事科道閱看奉
上諭朕覽此奏一片至誠激切朕甚憐之嘉之若謂言
不由衷則是欺君誑上之大奸慝田文鏡非惟不爲
亦且不能也此等毫不瞻顧因循實心任事之人朕
若不保全則大小臣工惟以附和趨勢爲務誰爲國
家誠心効力乎著交九卿詹事科道同看秉公回奏

初三日禮部奏雍正三年元旦請受朝賀奉
上諭朕即位之初諸王大臣奏請元旦陞殿受賀至再
至三朕無可如何惟於次年受賀今年元旦陞殿讀
表時朕聽之不禁心傷悽然垂淚今尚未過三年明
歲元旦著停止行禮

初四日

諭吏部尚書朱軾浙江沿海塘工最爲緊要署巡撫石
文焯前奏必須通用石塊修築後又奏稱不必用石
全無定見誠恐貽悞塘工朕已諭令法海佟吉圖作
速詳議具奏矣但恐法海等初任不諳地方情形爾
曾爲浙江巡撫必知海塘緣由著馳驛前往浙江將
作何修築之處會同法海佟吉圖詳查定議交與法
海等修築爾即回京朕思海塘關係民生必須一勞

不逸務要工程堅固不可吝惜錢糧江南海塘亦爲緊要爾浙江事竣即至蘇州會同何天培鄂爾泰將查勘蘇松塘工如何修築之處亦定議具奏

又

諭禮部工部國子監進士題名碑始於唐時新進士榜後於慈恩寺塔下題名立碑自宋明以至我朝皆建碑於國學按諸進士甲第先後刻姓名籍貫於上凡所以重科名也今太學

聖廟戟門外所立本朝歷科題名碑自順治丙戌科起至康熙戊戌科而止考會典諸進士釋菜後禮部題請工部給建碑銀壹百兩交與國子監立石題名康

熙三年輔政大臣裁省此典其每科皆諸進士捐貲立石我國家振興文教凡鄉試會試動用帑金數萬朕即位之始即開恩科誠以科目一途實用人取士之所係題名之典豈宜遺缺著工部動用正項錢糧令國子監將雍正癸卯甲辰兩科題名碑記即行建立康熙辛丑科亦行補建嗣後每科仍照舊例題請庶士子觀覽此碑知讀書之可以榮名益勵其自修

上達之志爾該衙門即遵諭行

初五日戶部奏准雲貴總督高其倬請將新順番民所納馬匹等項變價報部奉

上諭部議將番民所納馬匹等項變價報部等語但行問効力人員朕正在加恩厚賞所納此等物件又何須變價其馬匹等物著賞給郝玉麟以下効力官員

又

諭刑部爾部案件最關緊要朕所賴者爾諸大臣爾等所賴以辦事者全在司官每司必得一二實心辦事才能之員方有裨益朕思翰林院滿漢編檢庶吉士俱係進士出身伊等即目下不熟練律例亦不難於讀記爾等於滿漢編檢庶吉士內揀選或有情愿在刑部學習辦事者或爾等所知者共揀選二三十員

引見後分在各司學習辦事如有辦事明白實心効力者爾等酌量於爾部司官員缺題補

初八日九卿議覆山西巡撫諾岷條奏本章貼黃內多開條款者請飭通政司停止駁議奉

上諭諾岷奏稱貼黃多開條款通政司駁議之處應否停止等語九卿應按其所奏將應否停止駁議之處議覆乃並不照事議覆祇稱本章違式許通政司題參與伊具題本意全不符合況令通政司擅駁本章則緊要事件必致遲悞再貼黃自限定字數以來朕連日披閱本章內多辭意不能詳盡之處諾岷所奏近是將本發回再議具奏毋得固執原議

又刑部等衙門奏准湖北巡撫納齊喀請將戳死郭定國之李方儀留養奉

上諭殺人之犯因伊親老又家無次丁奏請免死留養
然亦須查明被殺之人有無父母是否獨子若係親
老又係獨子一旦被殺以致親老無人贍養而殺人
之人反得免死留養殊與情理未協著行文直省督
撫如奏請殺人之犯存留養親務須將被殺之人有
無父母及以次成丁之處一併查明於本內聲明具
奏
又刑部等衙門奏岳周鑽營保薦布政使擬斬立
决允禩幫助岳周銀兩使其鑽營交宗人府議處
奉
上諭岳周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决允禩從前所犯之

罪較此重大者甚多朕已俱行寛免允禩著從寛免
交宗人府議處
初十日吏部尚書朱軾奏
皇上至仁大孝超越萬古居喪三年猶如一日考諸史
冊實所未有今服制已滿請祫祭
太廟即吉釋哀奉
上諭朕覽朱軾所奏當之甚愧朕受
皇考四十餘年顧復深恩罔極莫報祇爲黙盡一點私情
非謂歷代帝王不能行之事朕能行之思欲立法定
制以垂令名也倘有毫末近名之念
皇天其日鑒之且如祭祀朝會大禮不容久曠者朕亦勉
徇諸王大臣之請照常舉行惟有齋居素服思哀思
慕盡一已之誠於宮禁之中古人云禮之至者無若
哀之深者無節朕自嗣統以迄於今撫時生感觸物
增悽僾見僾聞潸然出涕情不容以自禁心不能以
自覺追論其合於古制否乎昔
世祖
聖祖皆以冲齡登極一時禮制容或有所未備設
世祖
聖祖踐阼之日已若朕躬之年則盡禮盡制必有朕所萬
不能逮者今朕之諒陰三年不過黙盡其心而抱歉
之處尚多敢云盡禮乎至若奏稱三年以來深山窮

谷無不哀思戀慕遏密八音等語此乃
皇考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浹髓淪肌四海臣民哀痛迫切
感激思慕愈久不忘出於人心之自然非朕有所禁
約而然也夫以薄海內外凡有知識之倫尚且哀慕
不忘如此况躬爲子臣欲報昊天罔極之德其終身
哀慕復何時能已耶朕之衷曲非欲表暴於人特因
奏章過於稱揚朕心滋愧故畧爲宣寫以示中外此
所奏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議具奏
十一日奉天將軍唐保住奏借欠豆石人員著落
催追奉
上諭八旗內子姪幼小本身已故家產盡絕並無子嗣無

力賠還者俱從寬豁免
十三日諸王大臣奏明年元旦伏祈
皇上俯順輿情陞殿行禮進表奉
上諭諸王大臣雖請朕俯順輿情諸王大臣亦當思仰
體朕意朕意以爲行慶賀禮以示萬國不若盡孝道
以示天下二年元旦因行元年之禮故允所請去年
允行長至之禮因
聖祖仁皇帝配
天大典朕不得已勉從衆請至於御殿進表受賀不比尋
常之御殿謝恩行禮也朕已降此諭旨諸王大臣著
即遵行　諸王大臣奏孝經言天子之孝得萬國之
歡心以事其先王是日
皇上陞殿受賀錫福兆人
聖祖仁皇帝在
天之靈必爲欣慰實與孝經之義相合奉
上諭諸王大臣奏請朕於明歲元旦陞殿受賀朕因未
過三年著停止今諸王大臣又復引經據典陳懇再
三著准行禮其表文但行呈進不必宣讀
又王大臣等奏二阿哥病勢不起奉
上諭前奉
皇考諭旨二阿哥斷不可放出朕惟
皇考之旨是遵彼時若有旨完結朕亦遵行耳朕惟仰體

皇考聖意奉若大道而行前看守之王大臣奏聞二阿哥
病症朕即下旨與王大臣於太醫院擇良醫調治其
者少愈二阿哥披誠陳奏感激朕恩殊爲可憫今日
醫云病復變重朕欲往看恐二阿哥執臣禮朕何必
受之俟有事後朕再往奠前二阿哥福金事既照親
王福金辦理若二阿哥有事亦應照親王之例辦理
一切所用之物交與內務府大臣莊親王常明來保
等俱於內府取給不可費弘皙絲毫理郡王所屬人
等俱著穿孝即傳諭令其預備二阿哥之子孫交與
總管太監劉進忠王以誠等多派人照看從前
皇考時大阿哥福金曾派在內阿哥穿孝如二阿哥有事
著誠親王公允祹長子弘曙弘晫弘曦弘昉弘春弘
昂穿孝照親王例齊集時值隆冬福金及大臣之命
婦免其齊集若即出殯朕心不忍擇定出殯日期送
至鄭家莊設棚安厝伊子弘皙亦得盡其子道出殯
時每翼派侍衛大臣各一員散秩大臣各一員侍衛
各五十員送至鄭家莊
又
諭倉場侍郎從前因倉役得錢則給與好米否則給與
成色米故令將米不拌勻支放不但使倉役無索詐
之端即旗人知米色拌勻亦必不肯以錢行賄如此
則旗人既不費錢財均得一色之米而倉役索詐之

弊亦可革除所以降旨令其拌勻有謂拌勻之米不好者特倉役等夤緣之所致也倉內所有只此米石並無別項之米此俱係倉役人等欺誑旗人欲得財賄之故爾等行文八旗令都統等傳問兵丁或情願領此拌勻之米或仍欲用錢而領未拌之米詢明定議各行具奏

十五日王大臣等以二阿哥患病溘逝蒙
皇上降旨親往致祭合詞懇請停止奉
上諭王大臣勸朕雖是但朕心不能自已之處爾等尚未盡知二阿哥獲重罪於
皇考其身若在仍屬負罪之人今既如此則罪已畢矣罪

既畢依然朕兄也從前裕親王之事
皇考自熱河回京即躬臨致奠朕之弟兄亦著穿孝今封二阿哥為親王卽與裕親王無異從前
皇考曾有諭旨二阿哥大阿哥斷不可放出是以朕遵奉而行自登大寶以來於二阿哥處未降一旨未遣一人雖錫賚頻加皆未言及朕所頒賜也惟交與總管太監傳送彼詢所從來則云不知蓋朕心不欲受伊拜謝並不欲聞伊感恩之言也前日聞伊病朕遣大臣往視二阿哥奏曰臣當日與皇上雖無好處亦無不好處臣得罪
皇考係大不孝之人應將臣棄置不問乃蒙皇上種種施恩甚厚臣心實深感激臣今福薄病已至此安敢虛言前若賜臣二寸白紙一條豈能延至今日乎臣雖稍有知識豈不知之仰蒙聖恩別無他願惟望病愈而已又訓伊子理郡王曰於爾君父之前有一分之能卽竭盡一分之力有三分之能卽竭盡三分之力若能一心竭誠効力以事君父方為令子等語此皆二阿哥至誠由衷之言也觀此
皇考之聖明愈見矣朕今往奠乃弟兄之情惻然不能禁止但知自彈其心並非邀譽也此朕至情諸王大臣久而自見明日朕必往奠王大臣不必再奏

又奉

上諭弘晳之母奏事二阿哥有年無纖芥之過人甚淳謹著封理親王側妃令居伊子府第弘晳盡心孝養理親王侍妾曾有子女者伊子如欲迎養則聽其迎養有欲隨側妃居住者亦聽其隨去不願者另給房舍與居豐其衣食以終餘年著通諭理親王府下人等知之

十八日奉
上諭外官畜養優伶殊非好事朕深知其弊非倚仗勢力擾害平民則送與屬員鄉紳多方討賞甚至借此交往夤緣生事二三十人一年所費不止數千金如按察使白洵終日以笙歌為事諸務俱已廢弛原任

總兵官門光煒將伊家中優伶盡令入伍食糧遂致
張桂生等有人命之事大府道以上官員事務繁
日日皆當辦理何暇及此家有優伶即非好官著督
撫不時訪查至督撫提鎮若家有優伶者亦得互相
訪查指明密摺奏聞辟養一二人亦斷不可徇隱亦
必即行奏聞其有先曾畜養聞此諭旨不敢存留即
行驅逐者免其具奏既奉旨之後督撫不細心訪察
所屬府道以上官員以及提鎮家中尚有私自畜養
者或因事發覺或被揭參定將本省督撫照徇隱不
報之例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兵部所奏廕生摺內有情願在旗行走六十四人
朕從前曾降諭旨給與廕生人員令其分部行走因
伊等俱係年少子弟藉祖父效力得一品二品廕生
遽授以員外郎等官倘不能辦事日後必致參革殊
非朕加恩之意所以將世職一品二品廕生俱著給
與三品廕生考試分給部內學習行走如行走好者
著本部大臣具奏仍以原品級補用今此六十四人
既不能學習文藝情願在旗行走伊等皆因祖父世
職應得廕生今既不得用於部員著仍照伊等世職
給與原品級廕生不必待漢廕生一齊考試著於明
年四月初間擇日請旨考試

十九日奉

上諭湖南地方西與貴州接境民苗雜處奸宄叢生
武大吏務於邊境犬牙相錯之處互相稽察彼此協
應方能禁戢苗彝綏靖地方即如貴州之黎平府知
府衙門設於湖南所屬之五開衛城內聞五開衛守
備李孝悉為不法曲庇漢奸任其出入苗地生事害
民莫可究詰夫以嚴疆重地乃容此不職之員該督
撫等何故置若罔聞著總督楊宗仁巡撫王朝恩明
白回奏將李孝革職交與貴州巡撫毛文銓嚴審定
擬具奏

又刑部議覆署江蘇巡撫何天培奏將誣告顧二

等之沈襄擬流折贖奉

上諭部內議將誣告之沈襄年逾七十應照例收贖又
稱伊子沈振與既將伊父治罪應免罪等語誣告人
以死罪者其父子俱議免罪可乎將本發回著再議
具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汝福原屬廉親王之黨廉親王貪助汝福財賄同
心協力到處鑽營人所共知伊伯父佛格專盜虛名
譏議
皇考時朝政與廉親王比匪營私欲收君父聲名擾亂國
家政事種種奸惡朕旨寬恕兩月之內由閒散宗室

用至刑部尚書朕如此施恩者原因其有才欲令改
過庶宗室內得一可用之人也詎知佛格毫不
凡事舛錯擾亂朕衷因解伊部務令為都統伊在
議處任意妄言吝嗟怨恨淆惑衆心伊雖如此朕尚
未加罪令伊以護國將軍教訓宗室子弟伊當感激
朕恩盡心教訓其子姪効力圖報今不但無感激之
意畧不以事爲事其行止仍然如故毫未悛改且
任伊子肆行無忌今日汝福在朕前顯露悖逆情狀
其從前惡蹟皆係佛格所教可知矣人臣無將史冊
所載今顯然在朕前如此行事豈有寬恕之理乎著
將佛格汝福交宗人府監禁朕另降諭旨

雍正三年正月

上諭十一道

初十日

諭滿漢科道凡有關內外朝政吏治每人各條奏一摺
封固呈進若有奏二三事者一事用一摺限兩日內
彙齊繳上不可互相通知訪問亦不可商之親友各
據己見奏聞

二十二日奉

上諭蔡珽身爲巡撫縱情任性將所屬知府蔣興仁威
逼自盡經年羹堯參奏朕始知之降旨詰問若蔡珽
當時即據實陳奏其罪猶輕乃蔡珽屢次朦混欺隱
罪實難逭因交與塞爾圖令其奏塞爾圖不無袒護蔡
珽之心然實情難掩隨將此事情節一一查出及塞
爾圖本到之後內閣應票擬嚴旨乃大學士等以蔡
珽已於開礦案內革職將此本票擬該部知道庇護
蔡珽之意顯然及刑部議罪時引律內增減緊關情
節朦朧奏准應斬非軍務錢糧酌情減等將蔡珽擬
以枷責具奏蔡珽曾爲大吏有罪當置之於法枷責
殊失國體此不過巧爲開釋之意國法所在恩威當
自朕出臣下以意爲輕重徇情市德可乎後經刑部
將伊按律擬斬今奏稱蔡珽已經到京請旨監禁朕
思蔡珽所犯情實罪當但當日係年羹堯參奏今若

將蔡珽置之於法人必以朕爲聽年羹堯之言而殺
蔡珽矣朝廷威福之柄臣下得而操之有此理乎卽
如岳周之罪本應卽行正法因係年羹堯所參故改
爲監候再四川巡撫王景灝乃年羹堯所薦王景灝
在軍前辦事出力及來京陛見朕觀其才幹可用故
簡任巡撫今若因年羹堯之薦而擯棄之則非鼓勵
人材之道故試用之以觀其後效朕之存心大公至
正是非功罪權衡允當且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寧可
使人謂朕聽年羹堯之言而用王景灝斷不可使人
謂朕聽年羹堯之言而殺蔡珽著將蔡珽從寬免罪
並將始末諭衆知之

又

諭理藩院邊關城門收稅雖關國用但祇令來往貿易
商人納稅其請安進貢之蒙古等並無收稅之例今
聞將伊等餘帶馬匹乘載口糧之車輛及買去之茶
葉勒令停止私行收稅并索取零星物件又聞有奸
惡商人希圖匿稅專僱蒙古車輛偷載商貨出入者
甚多此皆守口旗員及收稅官不嚴束胥役之故也
爾衙門可行文該管官員嚴行禁止

二十三日管理蒙古同知白石請將入官地畝照
邊內例定爲三等起科每犂一具徵銀四兩二錢
等語具奏奉

上諭每犂一具徵銀四兩二錢小民貧窮與牛僅能交
納不可催科太迫著同知白石到彼處斟酌如伊等
情願卽照此徵收如不能卽減去二錢

二十四日

諭吏部年羹堯將驛傳道金南瑛等如許官員參奏前
來金南瑛係朕任用之人曾經揀選頭等朱軾保題
在會考府行走怡親王亦曾奏薦並非無才之人年
羹堯題參甚屬錯誤金南瑛著仍留任去歲年羹堯
來京陛見時朕將文武官員揀選多人令年羹堯帶
往者因年羹堯辦理外省事務熟練令伊等隨往學
習耳並非令其悉皆補用也且伊等歷俸甚淺亦未

至於卽用今年羹堯將金南瑛等參奏撥其情狀特
欲出缺用朕所命往之人此斷乎不可有違朕命往
官員之本意著降旨年羹堯此次命往之人如有缺
出不得卽行題補雖委署印務亦著請旨再行委署
如此內有應卽用之人著密摺請旨又奏稱本內所
參官員俱係胡期恒詳揭等語胡期恒朕未識面此
所參官員朕亦未知其人除金南瑛外其餘官員著
胡期恒帶領來京聲明情由具奏伊等員缺暫且不
必補人巡撫印務著彭振翼署理

又

諭理藩院達爾諾爾處打魚人等聚集至二三千人若

將伊等即行逐去俱係無藉窮民雖回原籍亦未必
安分爲生此皆扎薩克等希圖微利縱容積漸所致
若不委一能員恐不能辦理馬爾薩現在閒住著伊
帶銀三千兩前去其有本商人能自回籍者著即發
回其無力回籍者酌量給與盤費所帶銀兩敷用則
已倘不足用著將得木楚克等馬匹取用至得木楚
克處朕另行給賞補償俾此等窮民亦感朕恩安居
原籍改惡爲善著曉諭扎薩克等知之

二十五日吏部奏湖南山東學政員缺開列翰林
等官請
旨奉
上諭從前各省學政與正副主考朕皆就其爲人謹慎
者派往並未考試文藝其中竟有不能衡文者此皆
由中式之後荒疎年久故耳著將應差之翰林并由
進士出身之各部院官員查奏候朕試以文藝再行
差委

二十六日
諭大學士等凡大小臣工面承諭旨皆國家政務理宜
愼密不可漏洩於外然此弊甚是難除昔
聖祖仁皇帝時若兩人同見而旨意漏洩者則彼此互相
推諉若一人獨見而旨意漏洩者則謂近侍內監竊
聞種種弊端朕知之甚悉是以臨御以來召見臣工

常令一人獨進不許三尺之童在側伊等出外恐漏
洩難逃罪譴而遇至親好友詢問又不能謝却則多
方造作言詞以告之其實非朕諭旨也周易曰臣不
密則失身若將密旨宣露於外則其爲人已不明於
君臣大義並且利害不知所言尚可聽乎況其言又
不確實多假捏欺人之語無益有害何必聽之嗣後
切勿輕問輕信爲人所愚自干罪戾著該部將此旨
頒行中外

二十九日欽天監奏二月二日五星聯珠日月合
璧實爲萬年嘉瑞請
勅付史館奉
上諭據欽天監奏稱雍正三年二月二日庚午日月合
璧以同明五星聯珠而共貫宿躔營室之次位當娵
訾之宮爲從來未有之瑞應請勅付史館等語朕惟
日月五星運行於天本有常度是以從古曆元可坐
算而得然古稱高陽時五星會於營室漢帝時五星
聚於東井宋祖時五星聚於奎史書皆紀以爲祥蓋
七政會合數雖一定而遭逢其時者實海宇昇平民
安物阜之會也若以爲德化所致朕方臨御二載有
何功德遂能致此嘉祥皆由我
皇考六十餘年聖德神功蟠天際地爲千古不世出之君
爲

上天第一篤愛之子所以純禧駢集曆數綿長錫祚垂光
至於今日覩此難逢之嘉瑞朕嗣統以來兢兢業業
率由舊章惟以
皇考之心爲心以
皇考之政爲政宅衷圖事罔敢稍越尺寸故遂
上天垂鑒仍如
皇考之御宇綏猷而錫以無疆之福也朕幸逢嘉會不但
不敢自居亦且不敢自謙總由
上天申眷
皇考朕與天下臣民同在福祐之中當與天下臣民共慶
之所奏著付史館并頒示中外

又雲貴總督高其倬條奏籌畫寧謐黔省民苗等
事奉
上諭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議奏此本內緝掠販賣一欵
與毛文銓密摺所奏川販之事詞語竟不相同是高
其倬欲將川販字樣隱避但以境連川楚一句含糊
帶過此特畏懼年羹堯之所致也朕君臨天下每事
出於大公至正豈有重視川陝而輕視雲貴厚待年
羹堯而薄待高其倬之理督撫須深知朕心庶無瞻
顧將此川販緝掠一事交與年羹堯王景灝嚴行禁
止務除從前惡弊毋害黔省民苗倘不實力奉行定
將伊等一併嚴加議處

又
諭兩廣總督孔毓珣廣西蕉木山場常有礦徒騷擾雖
屢經驅禁而巢窟尚在廣東終難安靖聞蕉木山路
共有四汛在廣西者三在廣東者一兩省汛兵各宜
盡心防維不得坐視推諉嗣後將該管文武分地查
核以專責任或礦徒從某地來不能稽察或已至某
地不能擒逐或逃入某地不能堵截各就本地官弁
題參議處庶兩省同心協力務期盜息民安以副朕
意

雍正三年二月

上諭二十二道

初一日諸王文武大臣官員等奏七曜同躔爲萬年
嘉瑞恭請
皇上御殿行慶賀禮奏
上諭據奏二月二日庚午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爲亘古
難逢之大瑞請陞殿慶賀等語朕惟
皇考六十餘年敬
天勤民始終如一是以
上天申眷至於今日覩此嘉祥在
皇考爲福鍾善慶之餘在朕躬爲迎迓
天庥之始惟有兢兢業業竭力盡心永久如一以仰答
上天之眷佑以克承
皇考之弘猷期與大小臣工矢誠心而敦實政陞殿受賀
不必舉行但念
天瑞實因
皇考而致應遣官告祭
景陵以昭祥瑞之自應行典禮著該部具奏
初二日諸王大臣官員以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爲
數千餘年未有之上瑞再申虔懇仰祈
皇上俯允所請陞殿受賀奏
上諭朕生平存心真誠內外如一惟期與大小臣工夙
夜孜孜愼終如始以答
上天之嘉貺以紹
皇考之前徽昨頒諭旨已悉朕意今諸王大臣等再申懇
請是以有意謙讓視朕矣若如此則不知朕心也
上天既賜嘉祥朕與內外臣工惟有益加敬謹以仰答
上天昭示之恩承
皇考詒謀之遠朕與諸王大臣期共愼之勉之所奏陞殿
慶賀不必行
初八日
諭內閣各省督撫提鎭將朕硃批密諭有同在一省而
彼此互相傳看者有隔越鄰省而彼此互相通知者
亦有經過其地而私相探問者周易曰幾事不密則
害成是以歷來會議軍務皆極愼密以防漏洩凡文
武大吏之密奏及朕所降密旨俱係國家緊要事件
豈不更重於軍務而可輕洩以貽害乎嗣後若有此
等一經發覺該部照洩漏軍機律治罪
又
諭工部河南河堤工程甚屬緊要一切需用物料必須
歲前預備方不悞緩急之用聞去年冬間陳世倕不
將錢糧撥給物料並未預備稽曾筠行催數次但於
十分之中撥給二三四倘遇水漲有需用物料之處或
致遲悞關係甚大陳世倕昏昧已極稽曾筠懦弱推

諉又是何心論旨到日即將錢糧撥給河工官員所
用物料作速預備並著嵇曾筠明白回奏
初九日三法司奏生員陳為翰打死何北深一案
巡撫仍照鬪毆殺人律擬絞監候具題應改為斬
監候奏
上諭讞獄之道貴於虛公詳慎務得其平不可稍存一
毫意見以致畸輕畸重朕駁審陳為翰一案該撫審
出實情仍照前擬具題而該部又欲駁重朕籌之再
四若依部駁恐將來督撫等俱有意迎合而事情委
曲有所未盡若仍照該撫所擬又恐將來督撫等堅
執前見不肯改易朦朧結案二者皆於法不得其平

朕慎重讞獄期於盡善無弊此案著九卿等會同詳
議悉心斟酌以歸至當夫矜棍倚勢欺壓平民固屬
不法至於閉戶讀書之人設或遭土棍欺凌又豈法
所能容書曰惟明克允益用法惟明允乃得其平也
朕因此案併諭及之爾等其悉朕意
十二日
諭順天府府尹直省督撫朕惟古昔帝王以孝治天下
誠以孝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則也故魯論云慎終
追遠民德歸厚矣朕以藐躬纘承大統永惟
皇考聖祖仁皇帝顧復洪慈恩德罔極中心哀痛什伯恒
情以日易月實所不忍特以

天
地
宗廟大祀朝會重典不容久曠時亦勉從諸王大臣之請
遵禮舉行惟於宮庭內素服齋居默盡此心每撫時
觸景輒增悽愴僾見愾聞之際哀發於中潸然出涕
古人云禮之至者無文哀之至者無節實非有所做
而行亦非欲以立法定制垂譽於天下後世也終身
孺慕寧有已時今諸臣據二十七月即吉之文合詞
公請祫祭釋服朕以禮制情勉允所請於雍正二年
二月十二日祫祭
太廟釋服即吉伏念

皇考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普遍寰區
賓天之日凡京畿直省海澨山陬士農工賈白叟黃童莫
不呼號哀泣孺慕之誠三載以來有如一日今舉行
吉禮應敷告天下朕嗣位以來惟日兢兢嚴恭寅畏
不敢怠息庶幾克荷
皇考聖祖仁皇帝付託之重百姓受
皇考聖祖仁皇帝教育深恩當勉勵忠誠勤守職業言慈
言孝克友克恭農夫盡力於南畝工商致精於器用
毋尚奢侈毋事浮偽共期歸真還樸比戶可封以無
負
皇考六十餘年培養漸摩之至德於朕奉

先思孝之心實有賴焉爾該地方官遍行曉諭俾薄海黎
民咸悉朕意

十四日

諭諸王大學士九卿等壬寅之冬朕纘承大統幾務殷繁以向來從不干預政事一切俱未周知且恐哀戚之中思慮不到而有差誤是以特令廉親王怡親王及馬齊隆科多四人總理事務以資贊襄迄今三年服制已滿合辭懇辭總理事務具見悃忱准照伊等所請各歸職守辦事三年以來疉遭
皇考
皇妣大事怡親王悉心辦理諸事妥協能體朕意無一事

勞煩朕心所委大小一切事務絲毫不苟小心謹慎竭盡心力忠誠任事實屬可嘉著從優議叙具奏隆科多馬齊亦著議叙具奏廉親王自委任以來諸事推諉無一實心出力之處無一有裨政治之言且時挾私心遇事播弄希冀搖動衆志攪擾朕之心思阻撓朕之政事即如管理工部事
皇考梓宮奉移
山陵需用夫役向來
太后
皇后典禮亦皆動用夫役二萬餘名伊奏稱費用錢糧太多今減省一半便可足用以此密奏朕不知舊例業已准行若非大學士奏阻幾墮其術中矣命管理理藩院事凡外藩到京廩費口糧將科爾沁台吉等於邊口攔阻逐回令不得拜謁
皇考梓宮致蒙古等涕泣而歸言我等皆天朝近親特為
聖祖仁皇帝大事而來竟不得瞻仰
梓宮怨聲載道若非經拉錫奏聞隨即開示蒙古等幾致寒衆蒙古之心矣又如管理上駟院事奏稱馬圈畜馬太多請行裁減大半以省錢糧其意非欲以彰揚
皇考廉儉之名節欲使馬匹不足將來設有緩急無所取資也此不過就允禩職任中舉一二端而言至如以破紙書寫奏章祭祀大禮所設更衣幄次油氣薰蒸

刻不可近用破損桌案安奉祝版種種不敬之事舉國所知其他顛倒是非草率急忽悖慢無禮之處亦不可枚舉朕每事俱令衆人觀看若與較論則罪名甚大朕尙有難以諭衆而隱忍不出諸口者亦復不少朕皆容忍寬免允禩非才力不及智慮不到之人而有心所行若此誠不知其何心大槩因朕遠允禟允䄉而生怨恨之所致也豈其意或恐於朕前輸誠效力即爲允禟允䄉所輕不然朕之崇重信任允禩如此伊不當如此待朕也此朕所知見者至於爾大臣等三年來日在朝班日日難掩或廉親王有實心待朕忠誠爲國出力而朕不能知之處亦未可定爾

等可據實陳奏其應否議敘之處著眾公會議具奏
今日之議
皇考在
天之靈實照鑒之千古公私議論攸繫卿等若少心口相
異不但上負
聖祖在
天之靈陷朕於不公不義即卿等千古忠佞名節所關亦
當詳審斟酌也
十五日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奏請
駕幸圓明園奉
上諭國家大禮

皇考
皇妣雖有輕重之別而朕之私衷則
皇考
皇妣不容分視外邊吉禮仍令照國家典制舉行已有旨
了朕於宮中務期獨盡人子之禮若駐蹕圓明園遊
豫巡幸不但朕心實為不忍
皇考
皇妣之事朕何可有所分別況今之二十七月並非勉強
從事沽取孝名以為觀美祇求朕心之安耳禮盡則
朕心自安朕意已定諸王大臣毋得執意再奏
十六日

諭靖逆將軍富寧安軍興以來已經數載爾在軍前効
力小心謹慎甚屬可嘉既為統兵將軍用度豈可匱
乏提督路振聲係初次派往之人在邊地効力已久
甚屬可憫現今策妄阿喇布坦之事未完又不便撤
兵即欲撤兵亦必俟策妄阿喇布坦來使起程之後
方可議及若以此處兵丁久戍之故即令更換轉令
伊等軍前數年勞績有初鮮終矣但爾等在外年久
甚廑朕懷今賞將軍大臣官員兵丁等帑金二十萬
兩內給將軍二萬兩提督五千兩其餘按弁兵効力
年分以為賞賜之等次綠旗兵丁向係輪班行走伊
等作何賞賜之處爾會同路振聲商酌所賞銀兩著
行文年羹堯動西安庫帑派賢能官員解送

十七日
諭各省督撫提鎮凡文職如司道知府等官武職如副
將參遊等官出京之時奏請訓旨朕多令進見面加
敎誨獎勵戒勉或言及地方之事間有與督撫提鎮
論旨中批示所不能盡者向伊等諭及朕意不過欲
文武大吏詳悉朕旨便於商酌奏請定奪今各省督
撫提鎮往往有奏稱某屬官到此口傳上諭臣一面
遵奉施行等語此則大非朕意督撫提鎮等聞屬官
口傳旨意必當再行奏聞俟批准之後方可奉行何
得冒昧遽行也若地方有應行事宜朕自然諭部傳

旨或摺批密諭豈有命微員隨便口傳之理况伊等
奉朕面諭時亦有不能明晰領會傳宣錯悞而督撫
提鎮覆奏時竟與原旨不符者甚多此等皆大有關
係且伊等至彼處傳旨時只應在衙署內密向本人
傳宣若於大庭廣衆以屬員而傳旨與上官張大其
事皆非朕本意也

又戶部議奏貴州貴陽府知府徐如玉等虧空倉
糧應革職究追奉
上諭依議積貯倉糧特爲備荒賑濟之用但南省地氣
潮濕貯米在倉一二年便致霉爛實難收貯若改貯
稻穀似可長久應否改折稻穀收貯之處著九卿詳
細定議具奏

二十一日奉
上諭已經遇赦豁免人等若仍照原議擬以死罪於理
不合其三年已滿所欠錢糧不行完納者著監禁再
限三年追完

又
諭兵部前條奏議行各省賫送本章一日限行四站者
特恐事件或致遲誤且有枉法作弊等情是以如此
定限欲事得速行辦理而弊端可除耳乃自定限以
來聞驛站時有苦累者蓋各處驛站平險不一遠近
不齊或猝遇大雨或陰雨連綿河水暴漲途路泥濘

急馳甚艱不能一槩日行四站者有之若一體計限
議處未爲允協國家定法必寬嚴得中令上下俱有
裨益始可永遠遵行朕凡事揆情度勢務求至當嗣
後遇有賫送平常本章其難行四站者應將途路艱
難情由聲明倘實屬不能亦應稍爲通變其如何因
地制宜酌爲定限俾馳驛之人不至太苦亦不至推
諉遲延枉法作弊之處爾部會同大學士九卿確議
具奏至黑龍江所奏平常本章著照將軍陳泰所請
以三站爲限

又
諭副總河嵇曾筠摺奏稱河工備用物料委河道陳世
倕乘時購辦詎陳世倕不諳河務抗違膠執年內止
發銀十分之一屢檄嚴催今尚不及十之三四現在
物料稀少甚爲焦急隨又面諭續發銀兩并飛檄飭
催承領各官星夜運工等語河工事務甚屬緊要爾
身爲副總河一切堤工理宜先時督催應用物料預
爲備辦俾臨期無倉卒疎虞之患如有屬員抗違膠
執即應一面題參一面行文該撫速催辦理庶於堤
工無悞乃爾從前並未奏聞及見朕因遲悞物料嚴
旨申飭之後始將陳世倕抗違膠執併預防桃汛等
情具奏此不過以桃汛在邇恐有疎虞先爲推諉之
地如此居心殊負委任之意今年春汛預修堤岸倘

有衡決之處定將爾與陳世倕一併治以重罪爾其
竭力飭催工務毋少疎忽
又
諭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據岳鍾琪奏稱青海郡王厄爾
德尼所屬部落窮困流離貧乏窘之親王八青和碩
氣等所屬部落雖稍能存給亦屬貧窮爾身爲撫遠
大將軍凡西陲軍務調發糧餉綏輯遠人皆爾之責
理應酌量事勢緩急人口多寡盡心籌畫辦理乃岳
鍾琪以厄爾德尼等窘乏情形密札相商爾僅發銀
一萬兩爲賑濟之用此諸部落流離失所之衆豈萬
金所能遍濟爾何不思及也是知爾於諸務皆未實

盡其心矣厄爾德尼等遭叛賊搶奪投命來歸全賴
安插得所俾其衣食有資漸登樂利庶慰朕無一夫
不獲之至意今爾既不能籌畫於未然又不克拯濟
其現在如諸部落內或有一二人窘急萬難自存潛
逃遠匿竄入策妄阿喇布坦之地者朕必重治爾罪
斷不姑侑朕前因他處風聞青海情狀即急遣鄂賴
乘驛前往會同爾加意料理今覽岳鍾琪之奏皆眞
實矣爾隱匿不奏聞者是何意見著明白回奏
二十二日
諭內閣禮部欽惟
皇考聖祖仁皇帝德褁生安功隆參贊光被四表協和萬
邦集千聖之大成超百王而首出
鴻猷駿業史不勝書今
景陵大禮告成應擇吉恭建
聖德神功碑備紀耿光大烈以昭垂萬世永永無極著內
閣禮部敬謹會議具奏
二十三日奉
上諭理親王之事朕曾降諭旨令其一應所用之物俱
齊備辦理毋得少有疎忽阿延圖將所需供羊遲悞
內務府總管常明又奏稱工部遲悞涼篷此皆因康
親王允禵每事欲加朕以不美之名伊等黨與明知
故悞形跡顯然阿延圖特爲備羊派出之人而將供

羊遲悞其情可惡阿延圖著革職枷號一月鞭一百
二十五日
諭大學士等去歲進勦青海桌子山等處兵弁不論何
鎮標營將人材可觀技勇優長者著將軍岳鍾琪揀
選保奏守備二員千總二員把總二員馬兵四名總
兵官黃喜林王嵩紀成斌宋可進孫繼宗每人保奏
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一員馬兵四名文到限三
日昔名報部候旨調來引見錄用
二十六日御史錢廷獻與刑部等衙門將李振生
等謀殺李明一案兩議具奏大學士三法司科道
官員並錢廷獻奉

上諭據此事情應依前議行但凌遲二命關係甚重若不將朕依前議之意諭明則中外臣民無知者或謂朕不愼重人命錢廷獻亦必以朕爲不能洞見其肺肝尚靦然以直言自居朕愼重讞獄每事必斟酌再三而於忠讜之言更無不嘉納今錢廷獻另議此案以爲蔣知非捕役賄囑揑造卸罪於人試思捕役若果有拷逼李明之處斷無將伊復行勒死之理又云李和尚等扛屍時李發興於五更昏黑之中何能看得分明既經看見何以當日絕無一詞至李貴許銀以求免首始行首告此等處俱應駁行該撫另行審明等語夫五更時天雖未明兩人同扛一屍豈有全

不看見之理李發興於天未明時見人扛屍如何即敢聲喊且係無干之人自然怕事不行舉首及李貴許銀四兩賄求免首李發興既得確憑始行首告此情理必然最易知者即復行駁審亦不過如此情節朕以此詰問錢廷獻伊又奏稱偶然見識送爾另議夫人命事件關係重大非風聞言事可比偶然二字是何言歟錢廷獻欲行駁審之意不過爲重犯緩延歲月而捕役原非善良即久繫囹圄亦似無妨耳然凡事貴得情理之當苟曲意沽名所關匪細錢廷獻本係浙江人從前爲挑濬東湖西湖係奏爲海防係奏今又於此案另議總欲徇顧同里挺然與衆大臣異論既可得美譽於鄉黨又可在君上之前標特立之槩於法司諸臣以邀直聲全是一派私心毫無秉公竭忠之念朕若不從其議則貽朕以輕忽民命之名朕若漫從其議則法司大臣官員必疑朕於情罪允當之案何以因錢廷獻一語遽行駁審致朕有因私言而輕公議之名是錢廷獻挾私懷詐但欲沽一己之聲譽而以兩難之事歸之君上也如此不忠理應革退今暫行寬宥俾其改過嗣後凡有言責之官務宜秉公除私實心爲國其所建白必於吏治民生確有裨益方不負厥職鬼神亦必默祐若仍怙舊習不知悛改則不但冥冥之中罪譴難逭而國法具在

朕亦斷不姑恕彼欲沽名干譽者徒自喪其身名耳究有何益凡大小臣工均當恪遵朕諭竭盡公忠以副朕懇懇訓誡之至意

二十七日

諭大學士等內外文武官員歷年虧空甚多

聖祖仁皇帝寬大如天不忍加之以法伊等罔知儆畏驕縱日久朕臨御以來即欲嚴加懲治恐化誨未施遽行正法近於不教而殺是以屢降諭旨諄諄警戒又因國帑關係重大條奏虧空者紛紛朕從其所請令委曲設法查其宦囊及其族黨親戚平日分用官貲者多方爲彌補之計以寬本人之誅然此不過一時

權宜非可久行惟是奉行不善者違朕本意或行株
連尤爲可惡夫此等侵帑殃民之人若不明正國法
終於無所畏懼今化誨三年不爲不久倘仍然侵蝕
恣意妄爲不惟國法難宥情理亦斷斷不容自雍正
四年以後凡遇虧空其實係侵欺者定行正法無赦
督撫大吏務須悉心查究不可寃抑亦不可寬縱期
於核實具奏毋得以侵爲那使若輩漏網凡殺人及
盜律皆抵罪然命案盜案其害不過一人一家而止
若侵帑殃民者在一縣則害被於一縣在一府則害
被於一府豈止殺人及盜之比該督撫何得徇庇容
隱不伸國家之法以爲地方除害乎且從前一切權

宜設法原欲委曲以全其性命今既將侵欺國帑之
員按例正法則查其宦囊及其親黨之事俱不必行
矣今年未完之項仍照舊追賠從雍正四年正月爲
始著遵照此旨以彰國法該督撫如或扶同徇隱以
侵爲那亦必嚴加處分朕所以先降諭旨者冀其及
今知所儆懼猶可悛改以免重罪也定例侵欺三百
兩者斬然每至句決時多有寬宥今立法既期必行
則三百兩卽斬之例似覺過於太嚴朕心爲之不忍
侵欺及那移二項俱應計數目之多寡酌定罪名之
重輕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議具奏

又

諭戶部從前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會議奏准雲南四川
鼓鑄錢文恐該省禁止不許出境於民間不便著行
文該督撫聽其流通各省以便民用不必禁止出境

二十九日

諭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等朕因貝子允禟行事悖謬在
西寧地方縱容下人生事妄爲特發諭旨著都統楚
宗往彼約束令據楚宗摺奏臣至西大通貝子允禟
住處允禟並不出迎請安據本地千總阿維新稱聞
得貝子腿疼不能動轉臣隨至貝子允禟門首向三
等護衛克什圖告訴我奉特旨差來貝子如何不見
臣久始令臣進去見允禟在屋中站立形色如前氣

燄強盛並無憂懼之容臣將貝子允禟喚出令跪聽
中將諭旨傳宣允禟並未叩頭卽起立向臣云諭旨
皆是我有何說我已欲出家離世之人有何亂行之
處臣看允禟屬下之人亦俱無憂懼之形疑允禟有
所倚仗之處等語朕遣楚宗到彼傳宣諭旨約束其
屬下之人原恐其生事騷擾地方且冀其改悔前愆
遵守法度曲爲保全乃允禟不知感激朕恩肆行傲
慢全無臣下事君之禮且稱出家離世等語其意以
爲出家則無兄弟之誼離世則無君臣之分如此荒
誕不經朕不解其胸中是何意見也朕受
皇考付託之重臨御以來於國家政務悉心辦理朕自揣

精神力量可以經理有餘惟於弟兄之中此數人萬
難化誨既不感恩又不畏法使朕心力俱困如允禩
允禟允䄉允禵等在
皇考時結成黨與恣意妄行以致
皇考聖心憂憤日夜不寧十數年來其事不可悉數此舉
國所共知者
皇考賓天時允禵從西寧來京一路並不奏摺請
太后安亦不請朕安反先行文禮部問其到京如何行禮
儀注及在
壽皇殿叩謁
梓宮後凡一切外來諸臣即蒙古扎薩克王公等一到皆

近至朕前抱膝痛哭而允禵遠跪不前毫無哀戚親
近之意朕向前就之仍不為動彼時拉錫在旁扶朕
領之使前伊出遂將拉錫罵詈到朕前大肆咆哮云
我本恭敬盡禮拉錫將我扯拽我是皇上親弟拉錫
乃擄獲下賤若我有不是處求皇上將我處分若我
無不是之處求皇上即將拉錫正法以正國體其咆
哮之狀無禮已極及
梓宮奉移
山陵時朕令拉錫佛倫傳旨允禵倨傲不恭且與拉錫佛
倫爭鬧本不與允禩相干之事而允禩從帳房中出
勸之令跪允禵即跪可見伊以朕旨為輕惟允禩之
言是聽此即其明驗也允禵之妻病故朕厚加恩䘏
乃伊奏摺中有我今已到盡頭之處一身是病在世
不久等語伊代朕躬奉祀
景陵以貝子加封王爵有何屈抑而出此怨望之語不過
為賠補數萬侵取之錢糧耳允禵身為大將軍乃將
不應支用之項濫行支用部院大臣畏勢迎合任其
濫支耗蠹國帑有違定制自應賠補况其所耗國帑
俱用以市恩結黨邀買人心任意非為無所不至與
允禟允䄉皆數百萬之富彼此聯屬相為首尾者朕
著允䄉送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至張家口外託病
違令不行又私與允禟貽字往來餽送馬匹允禟回

書中有事機已失悔之無及之語甚屬悖亂允䄉又
私行禳禱將雍正新君字樣連寫入疏文內大為不
敬此等字跡日今現在總之允禩等私結黨援牢不
可破朕若以向日之見聞或將伊等門下之人嚴行
訊詰何愁不得而其罪一明則國法難容矣朕居心
寬大不忍為此務欲保全骨肉不事深求總之以
皇考之心為心也阿靈阿鄂倫岱二人原係廉親王允禩
等之黨首罪惡至重此輩懷毒逞奸上費
皇考無限慈懷屢干
聖怒嘗日因允禩得罪在要亭地方將伊門下太監審訊
太監云阿靈阿鄂倫岱乃我主子之黨問他二人便

知彼時阿靈阿鄂倫岱在傍俱無言可辯顏色改變
良久但稱我旣係你主子之黨平日曾送過何物你
主子曾賞過我何物將此可笑之語支吾豈能欺君
父與衆耳目乎戊子年拏問允禩開赦後次年春
皇考從霸州回鑾自行宮起身至南紅門言及鄂倫岱等
結黨之事
皇考震怒沿途切責鄂倫岱行至三十里而
聖怒未解鄂倫岱悍然不知畏懼亦無一毫愛君之心朕
在傍悚惕不安之甚於行幄前向婁徵額云
聖躬初愈今又震怒於風沙中行二十里若少頃
聖駕出又復動怒爾開端奏勸我當隨同奏懇及

雍正三年二月 九十九

聖駕出而鄂倫岱仍悍然向前迎立以觸
聖怒致
皇考復嚴加切責婁徵額進前奏勸朕遂泣奏云
皇父聖體初愈此等悖逆之人何足屢煩
聖怒亂臣賊子自有國法若交與臣便可即行誅戮因朕
懇奏再三
皇考之怒方解又在熱河時
皇考聖體甚是違和大臣侍衛等俱請安求瞻仰
聖顏惟鄂倫岱並不請安且率同乾清門侍衛等每日較
射遊戲鄂倫岱罪惡多端
皇考行圍哨鹿時悉數其罪令侍衛五哥鞭責之又一年

元旦清旋在乾清門院內掀衣溺便朕見之駭異知
其行同畜類至於每事干犯
聖怒以致
天心鬱悶不寧者不可枚舉令其前往邊地料理驛站効
力行走伊到彼處並不撫恤驛站之人反將驛站事
務敗壞致蒙古等不能存活朕即位後聞知賞賚數
萬金另遣効力人員前往料理以甦蒙古之困鄂倫
岱種種罪惡俱行寬免並未治罪從驛站調回仍令
爲領侍衛內大臣又爲都統伊之父祖朕皆厚加恩
典冀其悛改過惡爲朕出力而鄂倫岱結黨之心堅
如金石並無感激報効之念以爲朕之加恩於其父

雍正三年二月 百

祖皆因隆科多之力所致與已無涉在朕前並無一
語奏謝鄂倫岱引見本旗襲職人員明知罪人之子
例不得承襲乃違例帶來引見朕亦寬免其罪伊身
爲火器營大臣乃於操練兵丁之處一次不曾親到
去年伊從俄羅斯回來奏請將蘇尼特爲賊之台吉
數人調來京師披甲朕諭以不如仍留本處交與札
薩克王等自能管束令其悛改如不能悛改再依爾
等所奏行鄂倫岱藉寫諭旨時並不遵照朕旨乃寫
云
皇考時調來披甲可以使得朕心不忍造此無影響之語
其意以爲

皇考欲行之事朕不忍行欲將歸過
皇考之名加之於朕也朕有硃批諭旨降與阿爾松阿者
令鄂倫岱轉交乃鄂倫岱於乾清門衆人前將朕旨
擲之於地且極力黨護阿爾松阿將其死罪承認在
身毫不畏死頑悍已極朕每召諸王大臣等頒發諭
旨鄂倫岱從未有一次點首心服前召旗下大臣面
諭云近日大臣等辦事將從前積習已改十之七八
若再整頓一二年便可全改朕嘗慮向來惡習恐非
誅戮一二人不能挽回今看來可不用誅戮矣為此
朕心甚喜諸臣無不點首喜動顏色惟鄂倫岱略無
喜容俯首冷笑彼時朕即欲降旨詰責已而中止鄂

倫岱惡貫已滿
天地神明不肯寬宥昨因辦理旗下之事在衆人前將一
原當侍衛之人問鄂倫岱此人何如鄂倫岱並未認
識妄奏云此人平常朕責以爾在
皇考時身為大臣有心彼倫只知顧惜身家不肯實心出
力苟且欺罔朕所稔知此等處朕屢經開諭毫不悛
改今日在衆人前又如此誑奏是誠何意鄂倫岱奏
云我信口回奏含忿搖頭故激朕怒由此觀之總因
伊私相推戴之人未得大位其罪原與阿靈阿等自
揣為
天地君上所不容欲自速其死故將怨望
皇考之心怨望於朕耳鄂倫岱之罪雖置極典不足以蔽
其辜而朕念其為
皇祖妣
皇妣之戚屬其父又經陣亡不忍加誅從寬發往奉天令
與阿爾松阿一同居住使結黨營私之徒遠離京師
不得煽惑衆心允䄉鄂倫岱等黨惡蟠結遇事生波
一事未了復生一事牴死不休實不可解嗣後大小
臣工若有怙惡不悛暗附朕之兄弟者朕必明正其
罪置之重辟使向日結黨之弟兄無附會濟惡之人
正所以曲為保全之計總之朕兄弟中黨援積習沉
錮已久朕既不能懾之以威使其畏懼而加意施恩

又終不能使之感化朕衷深為抱愧不過竭盡朕之
心力曉諭內外臣工令彼等不能為害於大清國之
意朕亦無可奈何之事也若云必當盡除禍根朕心
實有所不忍即將來彼等能為國家子孫害天下後
世只可議
皇考及朕優容寡斷過於姑息耳不得議
皇考與朕見不及也朕種種苦心自然
上天垂鑒
皇考在
天之靈照察惟欲爾等滿漢文武大臣共知朕心天下後
世亦共知朕心

雍正三年二月

上諭二十三道

初三日

諭大將軍年羹堯爾欲令康濟鼐駐劄西藏所議雖是但康濟鼐居住阿里克地方亦甚屬緊要不知康濟鼐情願與否且與阿爾布巴隆布奈等彼此能和睦與否亦未深知今令康濟鼐爲總領帶伊屬下唐古特往居西藏恐有未便且阿爾布巴等倘有不服康濟鼐孤身在彼雖欲効忠勢必不能自主亦屬無益朕意康濟鼐仍管轄兩處康濟鼐得以往來行走於事似有裨益若令康濟鼐居住西藏諭旨既降伊即

欲往阿里克地方照管亦不可待此事極宜斟酌著大將軍年羹堯會同侍郎鄂賴詳細妥議具奏如以康濟鼐在兩處行走爲是康濟鼐往阿里克地方去後令何人居住西藏總領辦事之處一併詳議具奏

初五日

諭吏部朕初卽位時內外官員俱未認識惟科道官每日輪班條陳進見因念外省事務緊要故令科道中可用之人補授外任但科道外轉向屬降用是以令其將科道原銜帶於新任前御史陳時夏越分奏事朕曾嚴飭今河南管河道給事中陳世倕係專管錢糧工程之員在副總河嵇曾筠處甚是掣肘於緊要工程所需物料不卽給發價銀以致物料遲悞去歲江南撥到河兵三月不給兵餉如此等事嵇曾筠竟不叅奏必有瞻顧之處朕降諭旨詢問總河齊蘇勒今齊蘇勒將陳世倕執拗掣肘情節具奏河道近省尚屬易知卽可整飭他省所用道員倚恃身有科道職銜抗違上司亦未可定朕用人行政豈可令上下不遵定分乎除新用許容柯喬年陸賜書三人仍帶科道職銜外爾部查明凡有兼科道銜之各省道員行文各該督撫問明本人有情願不兼科道銜在道員任內効力者該督撫據實具奏留任其有不願在道員任內効力者亦令據實奏明仍調回原任再陝

西洮岷道單疇書去年總督年羹堯陛見來京時奏伊才力不及操守不廉朕看此人老成端謹必係不能迎合年羹堯之所致況年羹堯多以無影響之事捏成陷人單疇書辦事才情或有不及斷非操守不廉之人現在京員老成者亦少著將單疇書調回以卿員用其洮岷道員缺爾部歸於月分銓選引見

初七日都察院奏修造

太祖

太宗

世祖神牌管工部事廉親王允禩草率不敬應將允禩並該部堂司官按律治罪

召入大學士九卿
諭曰
祖宗神牌關係甚大修造不加敬謹非擬大辟不足蔽辜
若將堂司官員按法誅戮則何以處廉親王允禩且
允禩供稱祇查看
太廟
奉先殿所修
神牌至他處
神牌修造時並未查看等語伊乃承辦工部事務之人理
應俱行親往敬謹看造乃漫不經心祇交與司官草
率從事以致修造時日未久遂至漆流字漫且允禩

並非思慮不到不能辦事之人特存心做壞此事欲
陷朕以不敬之名耳任伊有心故為朕斷不將伊治
罪又聞伊欲卸罪於司官將已給之口供復行擊回
更改都察院卽當允其更改何以不會聽許著明白
回奏此罪名不但司官難以承當卽允禩又可以承
當乎朕既謂斷不將伊治罪欲寬伊罪唯有躬自引
咎耳但此等情節爾諸臣不可不共知之今據爾等
奏稱康熙三十七年
天壇配享
神牌
皇考特諭佛保監督內府工匠修造等語彼時允禩未將

舊例查奏朕全然不知因在諒陰之中心神恍惚未
及周詳然皆朕疎忽之過也由此觀之是朕敬
天尊
祖之意大不及
皇考矣今
神牌應如何敬謹修理之處大學士會同九卿確議具奏
再各處
壇
廟所供
神牌著太常寺堂官前往敬謹閱視如有應修之處一併
議奏

初九日
諭戶部豫省陽武封邱中牟三縣地方從前兩被水災
較他處為甚聞其近堤地畝有被水漾漫流為支河
者亦有水去沙停地畝變為沙灘目前不能播種者
又有近河之處地土變為鹽鹻者自昔年被災以來
特遣大臣專司經理不惜帑金多方堵築又念民間
輸賦維艱於蠲免之外將應納錢糧寬期分年帶徵
今幸修築功成河流順軌地無水患民獲安居但念
被災之後元氣未復若將新舊錢糧並徵民力未免
竭蹶且恐被水與停沙之地以及鹽鹻之區一時未
能耕種則國課何由而辦朕心深為軫念著戶部侍

郎托時前往會同巡撫田文鏡將三縣昔年被災地方悉心查勘其地土被災之輕重及荒地成熟之遲早與舊欠新徵錢糧應徵應免之處一一確實分別定議具奏務使窮黎實沾恩澤以副朕勤求民瘼之
至意

初十日

諭大學士等前聞南坪壩番人聚衆梗化朕料其必有起釁之由曾降諭旨令據提督岳鍾琪摺奏叛番懼罪逃散拏獲起事首惡喇嘛番子扳那等九名其餘脅從潛匿者現在陸續投誠數日可以安輯此事實因石泉營守備孟繼先魚肉番人縱兵騷擾茂州知州邊鴻烈擅作威福因修城苛虐番人以致伊等憤激殺傷兵民等語番人敢行悖逆自有憲典至守備知州等既有苛刻激成之由必須審出實情分別治罪以伸國家之法以服番衆之心著刑部侍郎黃炳前往秉公嚴審定擬具奏

十三日工部奏請修理
壇
廟等處支取銀兩奉
上諭此本內將修理
壇
廟及修墳立碑等項俱在一處繕寫

壇
廟尊嚴如何將修墳立碑之事一處並寫殊為不敬不知伊等是出自臆見抑或遵照舊式縱使舊式如此亦應更改另行分晰繕寫纔是似此等事廉親王並非意見不到之人著查問具奏

又諸王宗室等以建立宗學具摺謝
恩奏
上諭書云以親九族九族既睦爾等宗室之內自應和協彼此保護骨肉之親豈可相為讐敵乎朕在藩邸時雖知宗室之惡習但孔子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朕今即位教育愛護宗室俱係朕躬職分之事譬如爾等皆有屬下屬下之人尚思保護況於同姓骨肉乎朕前議處蘇努吳爾占之罪伊等並非與朕舊有隙怨祇以骨肉之內彼此傾陷互為讐敵一有微隙可乘則此欲殺之彼欲陷之以至羣起而欲殺其人使其人無所容身朕昔事
皇考時偶有不能稱
旨之事並不疑人之毀我凡尤人之言未嘗一出諸口今我宗室內互相讐陷之習皆由蘇努所致朕弟二三人改與不改亦自聽之凡讐當解不當結所謂九世之讐必報者指敵國言之耳非言宗族骨肉也一氣

和協在同姓骨肉方能如此若異姓之人必不能一
氣和協也以骨肉而信下人無影響之言彼此視爲
讐敵反與傍人相親豈非輕重倒置乎今朕宗室僅
千餘人尚不及十佐領人數若如此互相傾陷何所
底止朕甚惜之惟望爾等習爲善人如宗室內有一
善人滿洲內亦有一善人朕必先用宗室滿洲內有
一善人漢軍內亦有一善人朕必先用滿洲推之漢
軍漢人皆然苟宗室不及滿洲則朕定用滿洲矣爾
宗室內不但同心協力報効國家之人爲朕所深眷
只安靜守分不干法紀之人卽在朕眷注之中若妄
行犯法朕必照例處分豈可望朕之寬宥乎今爾諸

宗室聞朕諭旨心以爲是者有之以爲否者亦有之
朕豈能必爾等之皆以爲是而實心奉行卽朕之子
孫亦不能保其必然但人不可不竭力自勉朕只望
爾等爲善人行善事朕之誠心
祖考在天之靈無不鑒察朕豈有負善人之理乎爾等爲
立宗學之故謝恩朕必不受今尚未加教訓並不曾
有裨益之處卽受爾等之謝亦屬可愧如以朕設立
此學果爲有益爾諸王宗室之子弟或在家延師讀
書亦可或欲勞其身心閱歷事務令入宗室學中讀
書亦可惟令教習等嚴加訓誨爾等又時加約束自
可望其成就若溺愛袒護己子反怨教訓之人何由

望其成立耶爾衆宗室等聽朕此旨實心奉行各自
勉勵或學習經書或嫺熟武藝宗族骨肉內彼此扶
持各守本分無貽羞辱如果學習數年文武兩途有
幾人成材則朕心之喜如獲奇珍庶此學之設不爲
虛矣若不如是雖有立學之名而無實效反爲多此
一事何益之有今尚未學卽以爲受朕之恩行禮謝
恩誠可不必朕受之亦覺無味譬如賜爾等田地一
坵必耕種得穀飽食之後方可爲受朕之恩若所賜
之地並未耕種卽使耕種猶未定其收與不收得食
與不得食而卽以爲受朕之恩可乎再宗室子弟之
成丁者宜各自黽勉獨學至於鼓舞振作之勤則在

爾宗人府王貝勒公等如數年中各自勤學誠得幾
人成立彼時不但爾等謝朕之恩朕且舉行筵宴以
誌歡慶總之宗族骨肉之間以和爲貴爾等勉旃
又果郡王允禮等將工部知會該旗文內擡寫廉
親王之處參奏奉
上諭如此方是甚屬可嘉王大臣等所行果能如此朕
之保全骨肉亦可以自必矣將此奏交該部察議并
將朕此旨令文武大臣等咸各閱看如有腹誹之人
伊之居心豈不自知自疚
上天鑒之
十五日

諭內閣部院諸大臣大臣之道貴於殫精竭忠事事盡
心務求至當爾吏部兵部之事近又有議罪太重之
弊爾等以為議輕則上必從重不若議重則恩自上
出必從寬典此等私心揣度皆係從來積習朕所洞
悉何得仍其故智乎如朱綱鉛法一事議以革職因
朱綱平日奏摺朕命陞科多代奏故從重議以見避
嫌之意盧詢獨奏一事議以革去都統因其同為兵
部堂官故從重議以見不瞻徇之意紀黨阿於舉行
計典時上三旗無一卓異之員豈有正紅旗鑲紅旗
鑲藍旗皆有可薦之人而上三旗乃不如下五旗竟
無一人可薦之理據稱伊等或係出差或派往打圍

故未行薦舉夫既有可薦之人獨不可展限補薦乎
此事因有關係故交部議處該部以為此必朕欲重
處之人遂議革職以迎合朕旨夫朕欲革去紀黨阿
之職何難竟行斥革而必借此一事以從部議乎此
等但知行私自便全無公忠為國之心皆欺詐惡習
所當痛加悛改者也又如
祖宗神牌關係重大工部不加敬謹豈僅貶官削籍可蔽
其辜昔
皇考特遣佛保監看內府匠役修理此等大事工部豈無
檔案廉親王允禩豈有不知乃並不具奏亦並不親
往監視此特允禩有意忽畧以成朕過朕惟有一人

引咎而已又如大學士張鵬翮員缺吏部即行開列
具題請旨朕令內閣確查舊例其初含糊回奏及朕
憶
皇考加恩李光地有一月後開列之
旨大學士始查出檔案請罪夫內閣吏部俱有檔案可查
乃吏部並不查明遽行題請大學士亦不查明漫行
擬票當時李光地之事朕在藩邸時即聞人傳頌
皇考待大臣恩意周渥不忍遽行開缺以為盛事爾等豈
不聞知且現有檔案而置若罔聞必待朕再四往復
查詢始具奏請罪是誠何心朕非過於煩瑣欲爾等
屢次請罪特欲求其當耳蓋大學士之缺必遲回鄭

重以得其人非如他職有一缺出即有一人可補況
皇考加恩閣臣允為備至如李光地係
皇考登極後之進士洊歷台輔恩禮優渥至於如此張鵬
翮為
皇考之舊大臣朕擢任機衡今加恩乃不如李光地可乎
此係
皇考非常恩典在新任閣臣及吏部或尚可託詞未經詳
查舊檔至如馬齊嵩祝與李光地同時共事之人如
此
隆恩豈有遺忘不知之理設朕不加意查詢乃於張鵬翮
之缺遽若開列補授又將使朕引為己咎矣此等事

皆係朕聲名所關爾等大臣全不在意豈爾等不盡心辦事抑或爾等才情俱出朕下耶朕願大臣之才情過於朕以輔朕之不逮不願大臣之才情不及朕徒數數謝罪為也爾等大臣凡有過失朕一一執法議罪以國體言之既非美事而於

皇考平日之簡用論之亦不為有光朕何所為而樂為乎但期事之歸於至當非好為苛求乃不得已也諸大臣其諒之勉之

又

諭各省督撫周禮稱惟王建國體國經野孟子亦言仁政必自經界始疆界所關誠為至重從來兩省交壤

之地其界址多有不淸雲貴川廣等處為尤甚間有一省之內各州縣地界亦有不淸者每遇命盜等事則互相推諉礦廠鹽茶等有利之事則互相爭競甚非息事寧民之意朕深知此弊今特降諭旨與各省督撫其共矢公心勿存私見詳細淸查如與鄰省地界有不淸者則兩省各委賢員公同勘定若本省內地界有不淸者卽委本省賢員勘定地皆朕土人皆朕臣此盈彼絀悉在朕版圖之內無容分視也雖地界或間有難定之處但平心勘畫卽使稍有不協然一定之後久遠得以遵據永無推諉爭競之處於地方大有裨益矣其舉行此事宜於農隙之時所派官員不得私受請囑收取餽送及科派百姓騷擾經過地方如有發覺定行重治其罪諸督撫各愼為之

十六日

諭大學士等應開科道人員俱係科甲出身再考文字亦屬無益今次著於翰林各部院衙門應行開列人員內令各堂官薦舉翰林院掌院學士阿克敦出使未回著蔡珽會同張廷玉薦舉從前朕於科道中欲用外省道員故將有才幹者選用今外省道員將次用足有才幹者可以不必科道職司言路務擇忠誠為國直言無隱者方為稱職如錢廷獻之徒務虛名劉燦之挾讐為己崔致遠之抗違狂妄此數人皆但

知有身而不顧朝廷如此存私之人斷不宜於言責今次薦舉人員內若有此等行為必將原保舉之人一併究問爾等卽遵諭傳知

又

諭吏部月選道府州縣等官於地方民生最為切近與其甄別於既仕之後不若詳愼於未仕之前是以我

皇考特重其事每於月官銓選之後令九卿詹事科道公同驗看凡有出身不正素行不端之人各將所知據實陳奏而九卿等每多瞻徇莫肯抒誠及朕臨御以來屢降明諭務令具陳無隱乃仍循舊習瞻顧懷私係同鄉則畏避嫌怨係別籍又謂不能確知如此殊

非慎選官方之道也昨鐵擊鄖陽知府胡文溥乃貿
賢之子行止不端有奏聞者朕問九卿僉曰不知惟
詹事王圖炳一人直奏胡文溥係市井庸愚此並非
迎合朕意况朕素不知胡文溥之姓名但人臣事君
之義當竭忠誠或胡文溥有冤抑之處為伊表白陳
奏猶可不可如是推諉不知也嗣後月官掣缺之後
九卿照例驗看但九卿人少不能周知並令各部院
衙門堂司官將所知漢人內有出身不正行止不端
者各具密摺於月官考履歷之日至乾清門進呈其
有品行素優者亦令密奏若係旗員則令本佐領參
領都統副都統亦照此例各具密摺奏聞倘有挾讐

誣奏者徒自取罪戾耳朕參閱衆論自能洞悉虛實
諸臣亦斷不能欺朕也如此則不肖倖進之徒皆知
畏避人人各懷惕勵名器不致濫邀於吏治民生大
有裨益矣

十七日

諭九卿等治道莫尚於風化而節行實為風化之首故
旌揚盛典歷代崇之凡以闡幽光而彰至教也朕卽
位以來拳拳以敦教化勵風俗為務恩詔中勅令旌
表節義使寒苦守節之家均沾恩澤嗣又頒發諭旨
至再至三誠欲地方有司加意採訪俾深山窮谷之
中側微幽隱無一不大顯於斯世也但每見直省舉

報節行俱係民間婦女而營伍中人絕少夫海內營
伍中矢志勵操艱苦備嘗以完節行者斷不乏人而
向來罕聞舉報豈以旌典例由生員具呈教官具結
而教官生員與兵丁聲氣渺不相通無由眞知灼見
故舉報寥寥耶朕於兵民一視同仁而兵之與民其
秉彝好德之心濯磨激勸之道又未嘗有二乃營伍
中節烈或竟湮沒不彰朕甚憫焉夫生儒與戎伍既
恐聲氣不接而風化之原要未有不起於學校者必
如何而使兵民一體凡營伍中節行貞烈之婦女盡
得舉報不致冒濫亦不致隱漏舉向來湮鬱未著之
幽芳並邀國家旌揚之盛典著九卿等詳議具奏以

副朕廣勵風節至意

十九日刑部奏監追借欠西寧庫帑之常明已經
完項尚有戶部庫帑未完應令釋放行追奉
上諭常明雖完西寧庫帑而戶部庫帑未完何得竟作
還完欠項釋放若因西寧庫銀行追在先戶部庫銀
行追在後將現在銀兩准其抵還西寧庫項即行釋
放則戶部庫項致生推諉延挨之弊矣應不論事之
先後但視其罪之輕重將輕罪之項令其先完重罪
之項令其後完常明仍著監禁將伊未交銀兩嚴行
催追若不清完仍按拖欠西寧庫銀治罪再外省督
撫審結一切虧空案件皆將數多者指為挪移數少

者指爲侵欺益以那移罪輕可以遲延日月故先完
侵欺之項希免重罪情弊顯然其間有供應軍需及
賑荒等事實在那用者尚可因事原情然此等亦甚
少而以侵欺爲那移者甚多朕意嗣後或有侵欺
之案與那移之案並發者或有侵欺之案先發那移
之案後發者總勿論事之先後但視其罪之重輕應
將那移輕罪之項令其先完侵欺重罪之項令其後
完使揑飾那移希避重罪之人無所施其伎倆若有
完那移數內完足侵欺之數者其餘侵欺那移之數
委屬力不能於限內全完者亦即行正法又屬過嚴
如此等犯著暫停正法仍寬限監追如只有那移而

無侵欺者仍照舊例治罪庶幾寬嚴允當爾部傳諭
九卿詳議具奏
又管理戶部事務怡親王奏請酌減蘇松浮糧奉
上諭覽管理戶部事務怡親王所奏具見勤求民隱爲
國推恩之意正應戶部辦理之事蘇松之浮糧當日
部臣從未陳奏常廑
皇考聖懷屢頒
諭旨本欲施恩裁減乃彼時大臣以舊額相沿已久國課
所關綦重恐損上益下非理財之道數以不應裁減
固執覆奏凡國家大事因革損益必君臣討議盡一
始可舉行若

皇考違衆獨斷既非詢謀僉同之義且恐一時減免倘後
來國用不足又開議論之端是以從衆議而中止然
聖慈軫念蘇松誕敷渥澤屢蠲舊欠以紓民力其數較他
處爲多是亦與裁減正額無異也今怡親王等悉心
籌畫所酌奏請甚爲可嘉朕仰體
皇考愛民寬賦之盛心准將蘇州府正額銀蠲免三十萬
兩松江府正額銀蠲免十五萬兩論語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周易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朕但願百姓
之足時存益下之懷用是特沛恩膏著爲定例俾黎
民輕其賦稅官吏易於催科可飭令該地方知之
又奉

上諭台吉通木克於初次出兵時在阿爾泰地方每臨
陣奮勇當先領喀爾喀兵同丁壽與厄魯特交戰甚
屬有功白吉熟悉吐魯番額倫哈必兒漢等地方請
前往効力後同輔國將軍阿爾納調至布隆吉爾在
青海復有戰功又與副都統阿玉西管總蘇圖領兵
擒獲俗津等
皇考曾召伊見喀爾喀扎薩克等內第一効力人員甚加
褒獎朕亦深知之著將通木克封以公爵再懷特公
巴吉之弟阿海同伊兒初次出兵時往巴爾庫爾處
哨探奮勇効力於察哈爾擒獲三逃人又嘗搶撒木
皮兒又同阿爾納在吐魯番與厄魯特交戰又曾窮

追佁津伊亦係効力人員著將阿海封爲頭等台吉跟隨伊等到來官兵著照從前撤回官兵例賞給通木克阿海自

陵寢到來時發給馬匹起程應賞之處著查從前賞給公等之例議奏

行文應將允禵照例議處奏

二十三日宗人府議奏工部將康親王字樣撤寫

上諭朕從前屢降諭旨將允禩斷不治罪所議革退親王掣回佐領之處俱著寬宥可任其妄爲伊妄爲力竭或有止日尚望其回心歸正庶幾與朕出力也

又川陝總督年羹堯兩江總督查弼納署理江寧巡撫何天培以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各具本奏賀

奏

上諭年羹堯所奏本內字畫潦草且將朝乾夕惕寫作夕陽朝乾年羹堯平日非粗心辦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歸之於朕耳朕自臨御以來日理萬幾兢兢業業雖不敢謂乾惕之心足以仰承

天貺然敬

天勤民之心時切於中未嘗有一時懈怠此四海所知者今年羹堯既不以朝乾夕惕許朕則年羹堯青海之功亦在朕許與不許之間而未定也朕從前訓誡年羹堯曾有勉爲社稷之臣當矢青天白日之語年羹堯自省居心行事未必能仰遵訓旨身體力行也朕今降旨詰責年羹堯必推託患病係他人代書未曾看出夫臣子事君必誠必敬陳奏本章縱係他人代書而年羹堯豈有不經目之理觀此則年羹堯自恃已功顯露其不敬之意其謬悞之處斷非無心即如查弼納何天培慶賀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二本圖其紙既潔白而字畫亦甚端楷將此二本一併發與年羹堯看令其明白回奏

二十五日

諭大學士等甘肅巡撫胡期恒朕素不識其人因西海初經平定必得熟悉邊地情形者畀以巡撫之職朕

詢問年羹堯伊即薦胡期恒謂可勝任前年羹堯曾薦王景灝求令陛見及王景灝來京朕觀其才具實屬可用是以此番薦舉胡期恒朕亦不疑即用爲甘肅巡撫後見揭參金南瑛等七人朕察其情節甚不允協且年羹堯於王景灝則請令陛見於胡期恒則不請令陛見是殆欲借王景灝一人使朕信其言之不誣遂可薦舉胡期恒之類以肆其蒙蔽也今胡期恒來京所奏之言皆屬荒唐悖謬自云途次曾經操箸以卜其應否據實奏對夫人臣奏對應以實不以虛此亙古不易之理乃竟以此決之神明無論褻神逆理而其心之疑惑不定欺罔詐僞即此一事可見

其居心爲人矣觀其人甚屬卑鄙下賤豈特不稱巡
撫卽道府之職亦屬有玷著革職朕已諭問年羹堯
矣其揭叅一案現交與吏部刑部審擬自然明白甘
肅地方甚屬緊要巡撫員缺著將軍岳鍾琪兼理
又
諭內閣覽年羹堯奏稱委赴南坪築城知州邊鴻烈守
備孟繼先不恤番民欲令寒冬入山砍木且出言恐
嚇以致各寨番民驚惶生事曾經一面繕摺奏明一
面調兵勦撫等語伊前奏摺內止稱欲築城時喇嘛
衆番因此處原無城郭亦無駐劄兵丁今築城駐兵
伊等不能任意行事是以聚衆將築城應用物件盡

行燒燬此等番民已曾歸順今因築城離叛殊屬可
惡現在調兵前往等語並未將邊鴻烈等情由聲明
朕降旨察問伊將從前奏摺內全無之事竟稱已於
摺內奏明含糊具題或是年羹堯從前有心隱匿具
題抑或被屬員欺瞞遂爾朦混具題之處著年羹堯
明白回奏
二十七日莊親王允祿等將總理事務王大臣遵
旨分別功罪定議具奏奉
上諭廉親王允禩怡親王允祥爲人聰明強幹廉潔自
矢才具優裕朕深知其能辦大事遭
皇考上賓之時朕心神恍惚恐事有錯誤爰於卽位之初
命二王贊佐朕躬効力國家總理事務朕倚任二王
原無異視也廉親王因不得遂其大志又以朕疎遠
允禟允䄉允禵致生怨恨不惟不輸誠効力且每事
煩擾朕之心思阻撓朕之政事惑亂衆心專欲激朕
殺人朕爲伊等縈念備極焦勞是竟以歷年之煩擾
皇考者又欲以之煩苦朕躬矣怡親王極其敬愼遵守臣
節凡朕所交事件專心爲國竭盡忠誠勤勞辦理從
無絲毫致使朕心勞瘁殊屬可嘉且此三年來佐朕
治理之功甚大廉親王種種悖謬之罪朕旣盡行寬
宥如怡親王之誠心効力者若不加恩褒異則將來
之宗室諸王爲國効力之心必至懈怠矣怡親王著

賞一郡王聽王於諸子中指名奏請授封隆科多著
賞給世襲頭等阿達哈哈番於諸子中作何承襲之
處聽伊具奏馬齊著賞給拜他拉布勒哈番餘依議
二十八日奉
上諭盛京乃開基之地寧古塔黑龍江三姓等處與之
接壤皆屬緊要向來於此地發遣人犯至今漸多此
輩原係匪類兇惡習成豈能悛改其子孫亦未必能
成善類本處無知少年恐爲所引誘流染匪僻以致
廢壞風俗所關甚大且將來發遣之人多於本地兵
丁亦深有未便嗣後凡發遣人犯可否分配內地邊
遠之區令地方官嚴加收管稽查人數無多禁約亦

易至强盜理應悉行正法其減等發三姓乃法外之
仁今應作何變通再八旗內府佐領王府佐領下有
罪發往打牲烏喇者人數漸加亦當酌量務期得當
經久可行諸王大臣等會同悉心極慮詳議具奏

又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大臣等之家人互相黨比結爲
兄弟鑽營請託之處甚多大臣等彼此和洽其請託
固不待言如彼此不睦家人從中或爲調停或爲激
怒千態萬狀各欺其主以圖己利伊主爲其所惑不
能辨別是非反爲家人所用而忘己之利害大臣等
誰無任使之人往往聽信家人之言行事獲罪敗名

不可勝數此朕數年來所深知亦衆人所共知也此
等事大有關係不可不嚴行禁止著交與步軍統領
五城官員凡大臣等之家人如有嫁娶筵席延請親
友等事令各稟明家主然後舉行倘有私結黨與約
爲兄弟彼此會飲請託事件者即行嚴拏具奏朕必
重治其罪再諸大臣之妻互相延請宴會爲樗蒱之
戲借此夤緣請託大臣中現有爲伊妻所制凡事依
允者甚屬可恥大臣等宜加防範苟以此爲小事漫
不加察遂致敗名獲罪慚愧豈有大於此者且國家
大臣若不能約束妻奴如何辦理國家之事將此通
行八旗曉諭諸大臣各宜加意嚴行約束

雍正三年四月

上諭十八道

初一日

諭直隸河南山東督撫朕因兩省接壤之區人民雜遝
最易藏奸已令直省督撫清理疆界聞曹州西南桃
源集地方界聯三省壤接七縣而離各州縣治又皆
遼遠文武兵役巡察難周此處尤爲緊要爾等可各
差幹員會勘應如何專委弁員撥兵彈壓及應歸某
省管轄之處爾等會同詳議具奏

初二日吏部議奏原任翰林院檢討董玘准予終
養奉

上諭部議董玘准其在籍終養俟親終服滿之日令其
來京候補此語甚謬凡人誰無父母爲人子者無不
欲其父母常存今於伊告請終養疏內聲明親終服
滿補用爲人子者聞之何以爲情況該撫舉董玘爲
孝廉方正此人雖暫未錄用朕但願伊克盡子職常
奉伊親耳似此不仁之語朕不惟不忍降旨亦不忍
閱覽將本發回著刪去此段具奏

初三日怡親王奏辭議敘奉

上諭王忠敬勤勞一心佐朕辦理政事三年以來實多
裨益茲因議敘朕加封王一子爲郡王以彰國家酬
庸之典王宜祗遵前旨不必固辭

初四日安徽巡撫李成龍奏沈爾升逼姦謝氏不從致死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奉

上諭三法司核擬具奏謝氏之夫縱勒通姦氏守貞自矢終不為强暴所汙旋即自盡可謂節烈婦人中之超衆者殊為可嘉應加恩旌表以敦風化嗣後有如此等節烈之婦應作何加恩旌表之處著一併定議具奏

初九日

諭刑部朕每覽所奏罪犯案內多有僧人不法致干憲典者為僧無清淨行行兇頑事則其非僧也必矣朕嘗覽釋教雖不足為治世理民之用而幻其身世遺

其榮利有戒定慧之學有貪嗔癡之戒為說雖多總不出乎寡慾攝心戒惡行善四端為大要也為其徒者雖有為禪為律為講為持誦四種之不同然莫不以四端為之本尚有數種名僧非僧者飲酒食肉專為不法謂應赴謂馬流謂鑒頭謂挂搭謂悶棍謂江湖謂捏怪謂煉魔謂潑皮等僧名色皆敗壞僧教凡甘為非法者皆屬此等輩也若是真僧必不犯法犯法必非真僧如前項諸名色之人若概以僧目之則苗莠弗辨而涇渭莫分矣朕非區區專為僧人正其名色蓋核名實辨是非國家勸懲之法不可忽也爾部行文直省嗣後凡遇僧人犯法須按是何名色之僧人入案呈奏不得概稱僧人字樣若是戒僧為干犯法紀之事朕已有旨必嚴加治罪

初十日

諭大學士等怡親王恪恭盡職夙夜匪懈贊襄國政披露忠誠朕念茲勤勞特加封王一子為郡王以昭酬庸之典迺王具疏懇辭及見朕時復再三陳奏情詞諄切出於至誠朕亦難强用是姑允其請以成謙讓之美

又宗人府吏部因修葺官學遲延一案宗人府議將廉親王允禩罰俸三年吏部議將工部侍郎薩爾納等各降一級罰俸一年奉

上諭宗人府吏部所議之事俱屬未當吏部既稱工部司官不領銀兩以致遲悞復稱堂官給領又行駮延等語果係堂官已經給領堂官即屬無罪凡事應審其輕重斟酌允協議處合宜朕或予寬宥伊等亦知感戴若罪不至此漫加過當之處分則朕雖加恩寬宥伊等亦祗謂原係無辜不應獲罪即如廉親王從前所犯之罪較此更重者朕已俱行寬宥若於此案如此議處則伊必將謂從前所犯諸大罪俱屬此類矣此特係徇庇廉親王故貽朕以枉罰無辜之名以掩飾其從前諸大罪耳宗人府所議之本著暫收貯內閣衙門其吏部本著發回另行分別議奏俟議奏

之日將宗人府此本一併進呈
又年羹堯奏都司張欽對敵傷指請令休致奉
上諭據年羹堯奏都司張欽與賊對敵右手受傷兩指殘缺艱於騎射應令休致等語張欽雖兩指殘缺未必不能辦事管兵遽令休致情屬可憫此中或有別故亦未可定著該部行文岳鍾琪查明具奏
又湖北巡撫納齊喀奏原任糧道郭維新應賠銀兩交該旗勒追奉
上諭郭維新因擅行改造糧船令伊賠還銀兩並非婪贓侵盜者可比著從寬免其追賠

十一日

諭大學士等天人相感之理至微而實至顯凡人果實盡誠敬自能上格天心人君受
天眷命日鑒在茲其感通爲尤捷朕自臨御以來敬
天之心夙夜警惕凡水旱災祲皆
上天譴責朕躬特示警戒內省行事之過愆詳察政治之闕失務期黽勉以回
天意用是上承
帝鑒有求輒應如今年三月十六日覽署山西巡撫伊都立奏摺知平陽地方三春少雨朕懷甚爲憂慮祇告
神明齋心虔禱續據伊都立奏報於十八十九二十等日得雨霑足三月二十九日覽河南巡撫田文鏡奏摺知開封一帶地方亢旱朕於四月初一日禱於
神明竭誠致敬刻不敢懈昨田文鏡奏報初三日開封四境果得時雨可見天人感通之理捷於影響莅覺可畏可懼而不敢纖毫疎忽也但恐督撫大吏於地方水旱之事不速行奏聞則朕無從省戒以挽
天心致使旱澇成災閭閻受困此則地方大吏隱蔽之咎也嗣後督撫等於地方幾覺有水旱之事即據實速奏庶朕可及時修省祈求爾督撫等亦宜省咎思過勤求民隱勿徒爲祈禱之虛文以飾愚氓之觀聽朕此旨並非自謂精誠昭格欲以誇示於衆蓋實有見於天人之際感應不爽呼吸可通有善天既降福則有過天亦必降罰惟有兢兢業業時存戒懼盡人事以仰邀
天鑒願日與諸臣交爲勉勗而已

十二日

諭盛京將軍滿漢大臣大凌河副都統多索立衆城守尉等邇來盛京諸事甚壞風俗日流日下朕前祭
陵時見盛京城內酒舖即有千家平素但以演戲飲酒爲事稍有能幹者俱於人參內謀利官員等亦不以公務爲事衙門內行走者甚少其聚會往來者不過彼此相請食祭肉嬉戲而已司官竟有終年不一至衙門者堂官亦置若罔聞再坐臺之人看守邊口俱係

闗東人伊等雖有押送罪人之差而當兵者全無當
兵之實爲官者亦無爲官之道朕深知此等陋習[illegible]
降諭旨數次竟不悛改因此將將軍大臣內不及者
革退另簡爾等補授爾等雖係新任但能留心細訪
即便知之應將盛京陋習極力整飭令其悛改復還
滿洲舊日儉樸風俗勤學騎射武藝若有悪亂之人
即加重處以儆其餘將軍大臣其欽遵朕旨與下屬
官員同心協力各自黽勉力改從前陋習再盛京地
方乃本朝創業之地關係甚重爾等將聚集悪亂之
徒不時稽査應逐去者作速逐出境外大臣等若仍
相推諉不實心効力朕訪聞治罪之時勿復怨悔

十六日奉
上諭朕向見工部所製器械類多粗率是以即位之後
特降諭旨此後細小工作該部即行置辦若工作稍
大及緊要物件俱應先行奏明造成之後奏請差人
驗看前因製造兵丁帳房錯悞朕曾降諭旨今製辦
阿爾泰兵丁軍器關係甚屬緊要朕意其必然盡心
辦理昨製成奏請驗看朕著夸岱來保査閱據二人
回奏刀刃無鋼盔有裂縫甲係市買粗鐵所造朕詰
問廉親王伊即具摺認罪情願賠補夫軍器所關至
重朕既屢降諭旨伊又奏請驗看而所製之物並不
堅利若此其居心尚可問乎朕與廉親王允禩分屬

君臣誼屬兄弟今觀允禩之於朕則情如水火勢如
敵國朕嗣登大位念
皇考付託之重凡用人行政朝乾夕惕務求至當而廉親
王允禩處心積慮必欲自居於是而以不是歸之於
朕朕自反無愧何必與之較論但朕之是非有關
皇考之得失所以不得不諄諄辯白也廉親王允禩果肯
實心任事部務皆所優爲論其才具操守諸大臣無
出其右者而其心術之陰險諸大臣亦無與之比者
此惟
皇考與朕躬知之甚悉向因將允禩乳母之夫雅齊布置
之於法一案

皇考硃批諭朕衆兄弟有朕與允禩父子之義已絕之
旨後因允禩向朕再四哀懇云若將此
旨宣示則我實不可以爲人矣朕彼時因將此
旨封固交內閣收貯是朕之所以矜全允禩者如是允禩
全不知感恩悔過事務沽取名譽邀結朕之臣下之
心以固其黨與敗壞政事豈知朕之政事伊斷不能
敗壞惟有邀名結黨伊自懼其罪耳當日允禵將近
到京允禩奏云皇上如此加恩允禵必然悅服及允
禵到京狂悖妄爲允禩又云此我未獲先寄書信於
中途曉示之也觀此等言語則二人之相契可知何
以允禵在京終日趨奉允禩允禩竟無一言勸其改

過是誠何心設使當日允禵允禟俱留在京必致相濟爲惡欲如今日之安寧無事其可得乎允禩每有罪過朕於諸王大臣之前降旨訓誨視諸王大臣之意頗有以允禩爲屈抑者允禩罪案甚多朕俱曲加寬宥並未治罪有何屈抑之處爾工部官員等受
皇考數十年教養之恩當念君臣大義爲朕竭力盡心以圖報稱勿因允禩之甘言詭計爲其所惑允禩故爲小心謹畏於屬員則作噢咻體恤之狀其心實欲敗壞事務且知朕必能察出將衆人治罪以彰朕之苛刻俾衆人感伊而歸怨於朕其居心大抵如此爾諸王大臣需能實知允禩之非則其黨與自然解散允

禩果能自知其非幡然改過盡爲弟爲臣之道則朕旣得其是允禩亦歸於是豈非朕之深願乎無如朕心如此而允禩惟欲行其詐僞斷伊一己之是仍冀遂其大志使衆人議朕之不是以見
皇考之付託於朕爲誤允禩雖具此深心大力但向旣過
皇考睿照燭奸之
聖父今又過朕才力能與相當之兄不能逞其伎倆益自增其愧恨耳雖然過而能改則無過矣朕仍望其改悔

又

諭大學士九卿等前日李鍾峩奏稱翰林爲儲材重地自康熙四十五年至康熙六十年會試七科不分省分大小遠近每省俱有庶吉士查雍正元年癸卯科漢軍及河南四川進士無館選者雍正二年甲辰科蒙古及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廣東湖南廣西雲南貴州進士俱無館選之人請廣儲才之路等語朕侍奉
皇考朝夕敬聆
庭訓從未諭及政務所以館選庶吉士之事朕實不知朕卽位之後以培養人材最重翰林故加意詳愼隆科多曾奏稱
聖祖時館選每省俱有庶吉士所以朕於雍正元年癸卯科館選時試其文義觀其人品於僻遠省分之人亦

酌量選取又時諭教習之臣盡心訓迪迨後歷經簡擇及考試文章其中惟江浙人文義實較各省爲優因將各省人員分用於內外各衙門而江浙人留館獨多雍正二年甲辰科館選亦詳加考試朕因以文義優者選爲庶吉士於是山西河南等省進士遂多不得與選蓋翰林職司文章若以文義不及者處之則用違其才而其人或有他長反無以自見矣朕凡於用人行政無不審度籌畫務求當理而選擇翰林更爲留意實欲使人人勿枉其材各効所長庶國家得收器使之效豈計及於各省翰林之多寡有無也今覽李鍾峩所奏是必外人有此議論故李鍾峩遂

以入告朕甚嘉之大凡國家政事朕有不及見聞者若臣下不言朕何由而知朕正欲爾等盡心陳奏朕因得以察其所奏之是否是則改而從之否則亦可以朕意宣示爾等使天下之人曉然共白不致妄生議論嗣後館選庶吉士或應考試文義選取或應每省額選幾人或應分為南北兩院向來教習止派滿漢各一員今若按省分各選庶吉士或亦按省分各設教習可乎至各省未得館選之進士中或有文義可充翰林之選者爾等確有所知即行舉出毋使人有遺才之論爾大學士會同九卿詳議具奏

又

諭內務府今年京城附近地方雖雨水霑足然山東河南兩省尚未得雨進膳餚饌宜為撤減著每日只用菜蔬二器餅餌二器滿菜二器用榼盛貯進御餘物一概不用

十八日

諭戶部朕撫育蒸黎務期休養寬裕俾咸臻安阜故於各省雨暘節候時時咨訪體察無刻少釋於懷近聞河南山東春雨稍缺朕心深切軫念雍正元年七月曾降諭旨將河南省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一年分緩徵未完錢糧山東省康熙五十八年至六十一年分帶徵未完錢糧俱著停徵一年雍正二年二月復念二省去歲秋成雖稔百姓元氣方復舊欠新徵恐難兼顧又令該撫將實在民欠分作三年帶徵以紓民力今二省春雨未足民氣未能舒暢朕念本年正供方竭力輸將而分年舊欠復欲及時完納民力未免拮据用是再沛恩澤著將河南省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一年帶徵錢糧并雍正元年未完民欠俱從雍正二年起限寬作五年帶徵山東省康熙五十八年至雍正元年帶徵錢糧為數更多著從雍正二年起限寬作八年帶徵爾部速行文該撫查明實在民欠數目按照年分以次帶徵俾閭閻納賦舒徐以副朕勤恤民隱至意倘有不肖有司不按年限預行徵

比者即指名題參從重治罪其已收在官者速飭起解毋令借端牽混以致侵蝕虧空爾部即遵諭行

二十二日

諭大學士等朕從前將御前侍衛揀發年羹堯處特欲其効力軍前遇有緊要事務備其驅策並非供伊之隨從也乃伊將朕揀發之侍衛不用於公務俱留伊左右使令帶至西安以侍衛擺對前引後隨又令侍衛為伊墜鐙是誠何心況

聖祖時富寧安傅爾丹處皆有揀發侍衛從未聞將軍等將侍衛作奴隸使令也督撫並無跪接大將軍之例伊去年來京陛見又未帶有大將軍勅印而途中令

總督李維鈞巡撫范時捷等跪接是誠何心伊係征
勦青海將軍青海之叛逆王台吉等則可令其下跪
至並無罪犯蒙古王等亦令下跪可乎況阿寶係札
薩克郡王本朝之額駙亦竟令其下跪伊如此僭越
無知是誠何心爾等行文年羮堯令其明白回奏

二十八日奉

上諭沈竹戴鐸乃朕藩邸舊人行止妄亂鑽營不法聽
人黨與造揑無影之談煽惑衆聽累朕聲名怨望譏
議非止一端朕隱忍多年及登大寶知此二人乃無
父無君之輩寬其誅而棄之不用年羮堯奏請將沈
竹帶往軍前効力戴鐸在

皇考時密奏年羮堯謀反之心在朕前亦曾奏其欲反朕
曾將此事向年羮堯言之年羮堯在朕前亦極言戴
鐸爲人之不堪及朕將戴鐸解退發與年羮堯軍前
効力年羮堯並不令其効力且與寬大房屋居住養
助盤費朕問年羮堯戴鐸在軍前用度出於何所年
羮堯奏云總督滿保曾與戴鐸銀三千兩今朕命戴
鐸來京臨行時年羮堯又向戴鐸云傅鼐奏稱滿保
給爾銀一千兩此戴鐸之口供也朕藩邸屬下人中
可用者惟年羮堯傅鼐二人論才情年羮堯勝於傅
鼐論忠厚年羮堯不及傅鼐伊二人素日不和朕所
悉知昨年羮堯過保定向李維鈞言皇上今用傅鼐

則耳目雜矣若人能雜朕之耳目則百爾臣工皆可
雜朕之耳目矣但人未必能雜朕之耳目年羮堯尚不能雜朕
之耳目傅鼐一人豈能雜朕之耳目乎今據戴鐸此
事年羮堯欲以傅鼐雜朕耳目之名歸之於朕乎是
何心也朕實不解爾等報復私怨忍不顧朕用人行
政之聲名耶不然年羮堯之爲此言者欲加朕以聽
信讒言之名而掩其悖謬負恩之過耶昭昭在上豈
可存此等念乎反覆欺詐之處著年羮堯明白回奏

又

諭議政王大臣年羮堯因

皇考大事來叩謁時曾奏貝勒延信向伊言貝子允禵在

保德州遇延信問

皇考升遐並不悲痛向延信云如今我之兄爲皇帝指望
我叩頭耶我回京不過一覲

梓宮得見

太后我之事即畢矣延信回云汝所言如此是誠何言豈
欲反耶再三勸導允禵方痛哭回意朕聞此奏頗訝
之及見允禵到京舉動乖張行事悖謬朕在疑信之
間去冬年羮堯來京陛見朕問及此事何以未見延
信奏聞年羮堯對云皇上可問延信彼必實奏朕言
伊若不承認如何年羮堯奏云此與臣面語之事何
得不認朕因諭問延信延信奏稱並無此語及延信

至西安朕又令年羹堯面訊之年羹堯回奏云今延信不肯應承臣亦無可如何等語此事著岳鍾琪石文焯二人面覩延信年羹堯對質明白回奏

雍正三年五月

上諭十五道

初二日

諭大學士等查弼納保奏參將遊擊六員摺子彙寫一樣考語竟有六人盡係相同之理朕調取武職官員輪流引見係國家用人要政朕將大臣等繕奏之語悉皆躬自抄錄又將朕看閱之處亦逐一記於該員名字之旁為將來用人之據且各省大臣之所保奏亦得見其公私今查弼納怠忽至於如是伊從來未嘗有此蓋因將伊姻戚蘇努治罪心懷怨望以致如是耳著將此摺一併行文訊問查弼納

初四日

諭吏部月官條奏原欲觀其人之存心今漸有將地方關係事務條奏者伊等乃新進小臣恐或受人囑託或將條奏事件在外聲揚云我曾於引見時條奏某事以沽虛名或刻入文集亦未可定如有此等漏洩情弊一經查出必治以重罪爾等即明白傳諭嗣後月官考試履歷令其密封進呈

十四日

諭吏部前年羹堯奏稱陝西郃陽縣有鹽梟甚是兇惡必得用兵彈壓遂調集兵丁令河東運使金啟勳前往料理金啟勳不告知該處人民竟率兵驟至郃陽

縣地方黑夜圍其堡子致無知男婦人等多驚惶無
措有自縊投崖跳井而死者范時捷先經摺奏朕將
范時捷原摺發與年羹堯令其明白回奏而年羹堯
希圖朦混反奏稱並未傷損一人金啓勳料理此事
甚屬妥協並范時捷再行摺奏復令年羹堯查明今
始將金啓勳領兵嚇縱逼死人口名數奏聞金啓勳
附合年羹堯生事擾民甚屬可惡著將金啓勳革職
拏問並將范時捷年羹堯奏摺發與史貽直高其佩
等查明嚴審定擬具奏
十六日奉
上諭朕軫念民生蠲租賜復不過行吾心之所安使斯

民共沾實惠並無一毫市恩之念欲以崇尚虛名也
前蠲免江南蘇松兩府浮糧彼處士民感激朕恩為
朕祈福間有誦經立碑蓋造龍亭聚會演戲者雖或
出於愛戴之誠然實非矢報君親之理朕所望於天
下者祇欲各安職業端本務實以生以養庶幾家給
人足共享昇平仰報我
皇考之付託耳以云祈報莫大於此至於誦經禮懺諸事
皆為粉飾虛文即謂頌禱致虔亦於朕躬毫無所益
且聚眾演戲蓋造碑亭非徒糜費金錢兼恐有不肖
官吏及里胥人等借名私派乾沒肥己貽累小民俱
未可定此等陋俗

聖祖仁皇帝久已洞悉屢經降
諭旨禁止及朕臨御以來曉諭天下人民務本重農力行
節儉而聚眾演戲諸事更屬奢靡浪費蘇松士民習
於華侈今又為此虛文以祈朕福甚非朕意朕實惡
之著該督撫嚴行禁飭其碑亭建造之處槩行停止
仍遍諭士民各歸本業以副朕懷嗣後仍有此等浮
華之舉朕必嚴懲以法
又奉
上諭制錢乃日用必需之物務使遠近流通始便民用
京師錢局每歲鼓鑄則制錢應日加增今亦不致缺
乏而各省未得流布民用不敷是必有銷燬官錢以

為私鑄者且聞湖廣河南等省私鑄之風尤甚為此
特頒諭旨著直隸及各省督撫申飭該地方官密訪
查拏嚴行禁止毋使奸徒漏網倘稽察少疎仍蹈前
弊一經訪覺定將地方大小官吏分別治罪該督撫
不可視為具文當實力奉行嚴加禁緝其私鑄治罪
之例當何如嚴定律條著三法司詳議具奏
又
諭大學士等從前松江提督高其位署理江南總督印
務時年羹堯奏
聖祖仁皇帝云高其位年老衰憊兩耳重聽貪位隱飾遺
誤地方不應昇以重任是以

聖祖仁皇帝降旨罷其署理之職及朕即位猶記年羹堯
之言特召高其位來京陛見朕視其爲人老成忠厚
善氣迎人雖已年老精力猶可任用適值年羹堯在
京遂令伊詢問高其位觀汝筋力尚可爲朕効數年
之力不得固辭目下現有鑾儀使一缺旗下都統一
缺著高其位量其力之所能或願在京効力或願仍
回松江提督之任令其自行陳奏此時高其位奏稱
都統事務向來不甚熟練至於鑾儀衛又無可効力
之處等語朕因其陳奏遂令仍回松江此乃出自朕
加恩於老臣憐恤高其位之意並非年羹堯賛助之
力揣年羹堯必隱其從前之參劾反市德於高其位

而高其位不知亦以爲出於年羹堯賛助之力也去
年高其位奏進松江漁船所獲玉寶朕賞以四團龍
補服等物又適值年羹堯在京必又向高其位居功
冀其感激聞年羹堯將蘇州一無賴小人王廷貴薦
與高其位高其位不察其能否不驗其騎射即授以
把總未幾又特拔爲千總此事在向時外省督撫提
鎮中皆所不免年羹堯尤視爲常事但高其位向被
年羹堯所參及朕加種種之恩皆特出朕意與年羹
堯毫無干涉而年羹堯擴君恩以爲已功高其位遂
私囑如奉公令即此見年羹堯之巧詐營私隨處要
結而內外臣工之爲所愚者不少矣朕特爲發年羹

堯之奸巧非罪高其位也以上情節著高其位明白
回奏其所薦王廷貴著高其位速遣來京朕親自閱
看

又

諭內閣江南浙江海塘已差尚書朱軾會同江浙巡撫
查勘估議具奏但沿海黎庶全賴堅築海塘捍禦潮
汐得以保全生聚事關民瘼朕時刻在念若塘工遲
誤則海濱之人未能安居樂業所派効力人員雖經
赴工惟恐遷延時日驟難告竣亦未可定著巡撫張
楷法海等星速遴委幹員動支司庫錢糧立限堅築
剋期報完務使永保安瀾毋得因循延緩亦不得草

率塞責貽誤民生

又刑部等衙門議麗登雲打死林榮一案僉都御
史吳隆元兩議具奏奉

上諭麗登雲打死林榮一案吳隆元另議情由毫無合
理之處即如律載官司差人捕獲罪人聚衆中途打
奪殺人及聚至十人爲首者斬監候等語是中途打
奪殺人者即應擬斬若聚至十人即不殺人亦擬斬
律載甚明今此案麗登雲明係中途打奪殺人何得
稱爲所糾之衆止有三人與聚至十人有間遂以應
照鬭毆殺論兩議具奏今詰問吳隆元兩議情由曾
否與法司大臣商酌初則奏稱曾說與刑部書吏後

又奏稱兩議之處曾向尚書塞爾圖言之在朕前奏對之語自相悖謬況吳隆元身為僉都與各道御史不同即所見甚確亦當與法司諸大臣虛衷推詳以期平允今所議既與律例不符又於情理乖謬徒自貽恥安能顯其所長且吳隆元平日稱隆科多為柱石大臣又將年羹堯所薦落卷故意在年羹堯之前極力贊賞看其行止不過趨承附勢希圖僥幸殊不知生殺之權操之自朕伊所逢迎之人何能保全伊之身名似此假作剛方之態陰為奸險之謀朕豈肯姑容著隆科多查審具奏

十七日

諭大學士等從前年羹堯所奏事件朕所降諭旨並硃批諭旨甚多有交部者亦有未曾交部者其前後所奏事件每有互相舛謬之處爾等行文年羹堯著將諾穆渾等帶往杭州一切年羹堯所奏事件奉朕所降諭旨並硃批諭旨俱著察明具奏俟察明具奏時將伊等如何措置之處著年羹堯具奏請旨至去冬年羹堯奏請帶往補用人員內惟侍衛渣爾護係奉旨發去之員其餘有請託年羹堯帶往者有年羹堯自欲帶往者此內亦有將督撫大臣官員子弟帶往者亦有欲作質當帶往者是以有感激年羹堯之人亦有怨恨年羹堯之人著伊等各將帶往緣由請託情節并年羹堯所行事蹟聲明繕寫摺子俱交與岳鍾琪轉奏倘有不能聲明情由者俱著仍隨年羹堯前赴杭州學習高其倬之弟高其傒著令回京至於前歲朕揀選發與年羹堯之侍衛俱係

皇考時所用在朕左右隨侍之人特欲伊等効力軍前罷勉勤勞並非令為年羹堯廝役而供其驅使也伊等至彼貪其資財為年羹堯前引後隨且為墜鐙竟似奴僕聽命而行伊等既甘卑賤如此即令跟隨年羹堯前往杭州至杭州時將伊等如何措置之處著年羹堯具奏請旨

又

諭戶部去歲江浙海潮冲溢沿海場竈淹沒之處甚多兩淮鹽政所屬地方經噶爾泰奏聞朕即發帑賑恤并將雍正元年二年竈戶未完折價銀四萬餘兩悉行蠲免其兩浙鹽政所屬地方該巡鹽並未將被災之處題報今謝賜履摺奏去秋海潮飄決情形兩浙與兩淮無異朕一視同仁務使率土均霑膏澤著將華亭婁縣上海海寧餘姚蕭山慈谿等縣雍正元年二年未完場課銀兩悉行蠲免該鹽政通行曉諭俾各場丁戶人人得霑實惠將已未完場課數目確查報部倘有不肖有司將已完作欠或借端朦混私行重徵者即指名題參若通同隱匿後經察出將該鹽

政一併從重治罪該地方督撫仍嚴加稽察毋使吏
胥中飽以副朕勤恤窮丁普濟同仁之至意爾部即
遵諭行

十八日

諭大學士等山東曹州知州朱惟鈞居官聲名甚劣毫
無愛民之心火耗竟加至二五如此劣員何以尚留
任所並未題參著陳世倌明白回奏

二十日

諭大學士等頃將年羹堯解退大將軍總督職任補授
杭州將軍陝西通省滿漢兵民羣稱得命復見天日
靡不懽忻相慶乃聞年羹堯繫戀總督職任又設法

揚言將行李發往巧圖仍留原任自負為良臣欲加
朕以遺棄功臣之名眩惑營求彼處兵民人等年羹
堯既負朕恩辱朕顏面致眾共憎惡若此尚復繫戀
營求誠為不識羞恥者間有愚人或貪圖年羹堯財
物或仍畏年羹堯威勢代為具呈朕必照逆黨例從
重治罪斷不寬宥年羹堯應交岳鍾琪事件著作速
交代急赴杭州任所將此行文岳鍾琪及該撫等令
其知悉

二十五日

諭禮部前博爾多來京陛見奏稱僧人弘素處有朕昔
年賞賜金剛經一部上有朕所製序文今欲刊刻流
傳朕細思向來並無此事因命博爾多將此經取來
閱看昨日齎到文與字俱非朕筆且將朕名皆書寫
錯誤甚不可解聞弘素已經身故其同寺僧人必有
知其由來者著即行文問明具奏不必嚴拏拘禁前
令各處呈繳御筆伊等既將此序認為御筆何以不
行呈繳若以為非御筆何以不行詳察亦著問明朕
在藩邸時因府第與栢林寺相近閒暇之時間與僧
人談論內典並非以僧人為可信用也況今臨御天
下豈有密用僧人贊助之理近日直隸宣化府江南
蘇州府等處竟有僧人假稱朕旨在彼招搖生事者
已經發覺懲治此等小人行為皆於朕之聲名大有

關係爾部不可不嚴行禁飭若再有此等著該地方
官訪拏參奏毋得疎縱年來各處呈繳御筆今限期
已滿尚有未繳者所繳之內亦有假筆混雜者朕俱
從寬不行深究今又有金剛經序文之事爾部可嚴
行各省以文到之日再限一年務令全繳倘再有隱
漏定行治罪

二十六日奉

上諭盛京習氣甚屬不堪俱因蘇努為將軍八年徇
無知小人之心沽取虛名私恩小惠逞其機詐惟利
是圖毫無裨益地方軍民之處敗壞盛京風俗即將
蘇努粉身碎骨不足以盡其辜非有為國家實心効

力之大臣盡心竭誠大加整理不能挽囘風俗著都
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帶伊原品級往盛京署禮部侍
郎兼理府尹事務
二十八日吏部兵部議將妄行參奏金南瑛之將
軍年羹堯革職奉
上諭此係年羹堯總督任內之事並非將軍任內之事
乃吏部應議者與兵部無涉若果以將軍係兵部職
掌卽應請旨交與兵部而吏部可不必會議今竝未
請旨含糊專擅會同兵部議革年羹堯將軍之職具
奏特預先立意徇庇年羹堯耳如此巧爲殊屬不合
隆科多等著交與都察院嚴察議奏將本發回仍令
吏部議奏

雍正三年六月
上諭三十一道
初一日
諭內閣昔
聖祖仁皇帝明目達聰無微不照凡關係國計民生之事
尤殷採訪屢降
諭旨令內外臣工各抒所見不時條奏無非欲洞悉下情
興利剔弊以期治臻上理也在廷諸臣不能仰體
聖懷往往挾私自利未見有剴切敷陳裨益政事者如科
道等官之章奏或請開例捐納或請開設礦廠或請
節省錢糧種種假公濟私之處不可枚舉皆在

聖祖仁皇帝洞鑒之中故近年來條奏之事
聖心裁擇其可行者見之施行其不可行者槩置勿用而
言官之不得遂其私者反有
聖祖仁皇帝不甚納諫之妄議此等小人情狀朕在藩邸
知之甚悉疾之甚深故臨御以來諄諄告誡期其各
矢公忠直陳無隱夫條奏者原欲上以匡君下以澤
民非爲臣子沽名之具也朕原有旨命密奏中朕不
行者若有眞知灼見力懇施行仍准其繕摺陳奏非
必止於密奏也因念諸臣之欲進言者或有所顧忌
或有恐招怨尤或有牽制之情或有不便顯言之處
故令各人密封進呈其中言有可採招怨結冤者朕

將摺內職名裁去發出或令諸臣會議或即見諸施
行而外間不知何人所奏其所以如此者無非欲人
人盡其所言無所瞻顧迴避而朕得收聽言之實效
於治理大有裨益之意也乃有詐偽之人見其所奏
既行而誇耀於人者亦有因裁去銜名無可稽考竟
將他人陳奏之事而據為己有者亦有罔出之自朕
訖言諸臣而實非諸臣之條奏者種種浮言深可痛
恨現今已發之條奏正多諸臣不妨自己直認某事
係我所奏備目今不肯明言日後私相誇耀或攘人
之名以為己有或貪天之功以為己力朕則不能聽
其肆行巧詐而置之不問也又常見人文集中有擬

雍正三年八月 二

稿未上之奏疏夫既有此疏何以未上既云未上何
故存稿此乃欺罔之徒內懷詐偽外託忠誠遇事不
敢直言故飾虛詞傳播人口以欺世盜名無恥之甚
且更有以特恩施行之事而冒為己功者如蠲免蘇
松浮糧一事係戶部所奏恩自朕出並無一員條陳
近聞有人自稱為彼之密奏者人而無恥至於此極
即原任大學士王掞先每向人言曾在
聖祖仁皇帝前摺奏此浮糧之事未蒙允行昔
聖祖仁皇帝時諸臣密奏之摺皆在宮中朕一一查閱並
無此條陳王掞受
聖祖仁皇帝恩遇數十年官至台輔而於此事欲自沽美
名遂捏造此語以不美之名歸之
聖祖其負恩悖義存心狡詐一至於此王掞之子王奕清
發往軍前不思効力乃多方諂媚年羹堯懇其在朕
前奏令回京朕察其偏徇不允所請伊次子王奕鴻
原係情願赴軍前効力者亦賄囑年羹堯奏請懇以
道員補用朕亦未允王掞有何所見朕於年羹堯惟
言是聽而為此姦巧之舉也昔日
聖祖仁皇帝深知王掞之罪念係大臣曲加寬宥王掞乃
不知感恩悛過而如此行為尚得謂無玷為臣子之
分誼乎王奕鴻父子親覩朕躬鑽營年羹堯甚屬可
惡著將王奕鴻發往軍前與王奕清一處効力朕念

雍正三年八月 三

為政之道首在得人故自即位以來於文武大小臣
工皆留意簡選而於伊等陛見之日必召入面詢親
加訓誨欲其潔己奉公勤修職業謹守法度愛養兵
民往往丁寧誥誡至再至三無非諭及內外事務及
勉勵官方之語而諸臣出外每每任意增減多方粉
飾以誇示於衆竟有與原降諭旨甚不相符者此皆
大有關係者凡文武官員曾經面奉諭旨除不能記
載者俱將訓旨一一詳細將年月日一同繕寫進呈
內外文武大臣著自行封進其不應摺奏之員著封
固交與該上司轉奏自今以後凡面奉諭旨者亦俱
著繕寫進呈若不繕寫進呈但私相傳播及私自記

載者即係假捏旨意定當從重治罪

初二日奉

上諭原任工部製造庫司庫吳達禮補授戶部司庫朕令詢問廉親王允禩吳達禮居官操守如何允禩理應訪問明白回奏乃只以不曾見一二語推諉及再令訪問吳達禮原任內操守如何及戶部司庫之缺應用伊否允禩又只將閻進鄂林幾句浮泛之詞搪塞仍不據實回奏其意以為若不保恐吳達禮銜怨若保又恐干連自己如此小事尚懷兩端可見其姦偽之心始終不改矣且無論君臣大義即兄弟之間受託訪問一事亦當盡心為之假若允禩交託之事

允禩肯如此推諉耶今朕當面詢問尚不肯說著九卿會同宗人府將吳達禮可用不可用之處詢問允禩務令說出

又

諭兵部陝西四川雲南進藏官兵朕從前俱已加恩議敘其康熙五十九年得藏之後四川雲南兩省官兵駐防藏內及察木多各處地方者久著勤勞甚屬可嘉至今尚未議敘爾部行文岳鍾琪高其倬各將駐防官兵查明報部交與議政處即行議敘

初四日

諭大學士等本朝各省土司俱畏威懷德甚為恭順間有一二梗化者皆由地方文武大吏調劑失宜之故今春年羹堯奏稱四川雜谷及大小金川等土司頗有不法情狀朕即知此必年羹堯希冀其多事欲借此名色得以久操大將軍之權固留川陝總督之任耳年羹堯若不速離川陝則川陝必至多事是以決意將年羹堯調往杭州未幾南坪壩之事果已安帖茲據岳鍾琪所奏雜谷金川沃日等土司又已悅服彼此和輯矣此諸土司向日皆因年羹堯辦理不公以致互相讐殺今岳鍾琪遵朕諭旨辦理有方寧番息事殊屬可嘉著交與該部議敘其條奏土司襲職之處著內閣九卿會議具奏

初六日

諭內閣署總督岳鍾琪總督高其倬楊宗仁孔毓珣河道總督齊蘇勒提督吳陞魏經國在

聖祖仁皇帝時服官有年勤勞素著自朕即位以來又能潔已奉公深知大義不附邪黨不事鑽營居官行已俱屬可嘉應沛殊恩以風有位岳鍾琪高其倬楊宗仁吳陞魏經國著加太子少傅銜孔毓珣齊蘇勒著加兵部尚書銜以示朕嘉獎優眷之至意

初七日奉

上諭目今天氣炎熱紫禁城內凡該班處之領侍衛內大臣前鋒統領護軍統領護軍參領侍衛班領侍衛

以至護軍校等有年逾六十五歲者俱著停其直宿
之班伊等所該之班令年少人代爲直宿有應行奏
請派出者即著奏請派出紫禁城内凡守門看堆子
之護軍等有年逾六十歲者亦著停其直宿之班伊
等之班令年少護軍等代爲直宿俟過三伏至秋凉
時再令各赴該直宿之班天氣炎熱早晨大臣等奏
事出入之際看門之護軍等令其照常穿衣至午後
脫袍繫帶稍爲納凉亦可

又

諭大學士九卿等年羮堯如許大罪顯露而伊子年富
年與等尚毫無畏懼之形若伊父果有冤抑之處應

分晰代奏若無冤抑之處則應竭誠効力以贖伊父
之罪乃並不如此行事但隨處爲伊父探聽音信憤
怨之情見於顏色年富年興原甚不堪俱著革職交
與伊祖年遐齡供伊侍奉倘仍不悛改定行正法再
隆科多之子玉柱行止甚劣亦與年富年興相同玉
柱著革職交與伊父隆科多

又

諭吏部等衙門年羮堯在任種種僭妄曾經降旨詢問
今據年羮堯奏稱伊爲大將軍所行之事俱循照俗
例而行等語昔年用兵有諸王掌大將軍印者有大
臣掌大將軍印者惟允禵妄自尊大種種不法我朝
大將軍如此行事者從未之聞也年羮堯不但踵而
行之且殺戮過焉今乃云循照俗例夫允禵所行悉
僭妄非制豈可云例假若云例則係國家大將軍之
定制豈可云俗此語狂悖已極任年羮堯職分即當
年諸王掌大將軍所行之例伊尚且不應比擬而乃
效法允禵狂妄不法之舉是誠何心著年羮堯明白
回奏又據年羮堯奏稱戴鐸將王子在藩邸時所批
摺子一抑而與臣看臣恐其在外招搖生事所以敬
收臣處今附摺恭繳等語戴鐸昔年曾具稟摺語甚
妄亂朕彼時手批切責之朕昔日之居心守正安分
即此所批數語可見今將戴鐸原摺及朕手批發與

九卿公同閱看不知此所批之語有何可招搖之處
而年羮堯奏摺中故意隱約其辭以啟天下之疑不
知何心朕藩邸門下之人向者惟年羮堯與戴鐸二
人肆無忌憚曾在朕前敢作不法之語昔日年羮堯
啟摺中有云今日之不負
皇上即他日之不負王爺之語彼時朕手批切責有云爾
此語眞亂臣賊子之言觀今日之負我知他日必負
皇父之論朕欲將其啟摺繳奏於
皇考之前因伊再三懇求而止伊父年遐齡可憑著年羮
堯將伊啟與朕當日之批諭繳上恐存伊處招搖朕
當日不即繳奏此二人者因思二人居心陰險叵測

各處結黨狂妄悖逆且年羹堯又係明珠之孫揆敘欲希此發露以誣陷朕朕豈肯墮其術中耶況沽名邀譽之事又朕所不為是以切責批發直書朕之衷曲即付本人收存以為憑據朕深知戴鐸行止妄亂罪實當誅而近日不將戴鐸置之於死者實恐年羹堯等奸邪小人加朕以殺戴鐸滅口之名也諸問年羹堯朕昔所批伊之啟及朕所行之事所諭之言或戴鐸向伊曾如何說朕果有一言一字不可以對今日之臣庶者乎俱著年羹堯據實具奏庶使天下人共見之又據年羹堯奏稱既不敢久居陝省亦不敢遽赴浙江今於儀徵縣水陸交通之地靜候綸音等語朕前降諭旨令速赴杭州新任今逗留中途藐廢職守遷延觀望不知何心亦著明白回奏其回奏摺內凡支吾掩飾及未經回奏之處俱著年羹堯一一分晰明白回奏至九卿等所議革去一切職銜追回恩賜等物鎖拏來京嚴審正法之處俟年羹堯回奏到日再行請旨其年羹堯所繳戴鐸之摺仍發還與年羹堯去

又吏部將妄參金南瑛等員之原任川陝總督年羹堯議罪具奏奉

上諭所議甚屬悖謬年羹堯所犯之罪甚多雖即行正法亦不足蔽其辜並不在此一事朕交此事即當就

此事定議乃任意妄議處分過當又議將朕所賞之物盡行收回是比照何例耶前議既屬徇庇今議復爾過當料想他人斷不敢如此定議此乃隆科多有意擾亂之故隆科多著交與都察院嚴加議處此本仍擲還吏部另議具奏

又河道總督齊蘇勒保題陳琦等補授主簿等缺吏部議駁具奏奉

上諭部議陳琦等五員或冊內無名或與冊互異與例不符應無庸議等語如冊內無名與冊內互異理應行文該督詳查果有情弊即應議處豈可如此朦混議結乎所議朕全不解將本發回再議具奏

又

諭順承郡王錫保等時值盛暑爾等同兵部尚書孫柱都統范時捷於明日會同三法司除欽交人犯及斬犯絞犯外凡現審人犯內有應釋放者即行釋放著刑部繕本具奏其部議枷號送門之人亦著取保釋放俟處暑後補行枷號

初九日

諭大學士等各直省督撫提鎮舊例俱有頒發王命旗牌所以重節鎮之權崇天室之威也但傳守既久或遇地方卑濕蟲蛀漆剝或因歷歲滋多形裂毀敝而該督撫提鎮等以旗牌損壞例當參處但藏之神笥

不敢修整甚有預防損壞將所須旗牌收貯照樣另
造者尤為不可嗣後各督撫提鎮所須王命旗牌務
須加謹收護勿致損傷亦不得另造其有地方卑濕
歷歲滋多不免蟲蛀漆剝形製毀敝者從寬免其處
分聽其一面照式整修一面咨照該部

十一日奉
上諭隨年羹堯往陝西之二等侍衛施景範畢映三等
侍衛楊恒寗弘道周儀藍翎陳光祖六十五俱補知
縣陸綱候補同知關聯璧九人俱著回京主事丁松
三等侍衛袁士弼編修汪受祺胡彥穎金以成檢討
寶啟瑛揀選知縣戴維賢馬世輝候補知縣王俊修

世祚朱廷岚揀選知州汪元祐候補知府高璥許登
瀛十四人俱著隨年羹堯前往杭州此十四人與從
前隨去之人并岳鍾琪現今差送之唐光禝等七人
俱交與浙江地方官不時查察倘有絲毫多事之處
該撫即指名題參此內汪受祺奏稱父母年近八旬
現居京師伊父雙目久已失明伊母兩足不能行動
等語汪受祺既有此情節從前年羹堯帶往時何不
據實告辭直至今日始將此情懇求又不將年羹堯
所行之事參奏明係袒護年羹堯著行文浙江巡撫
問明汪受祺具奏

十四日兵部議准直隸總督李維鈞奏請大城營
守備員缺將藍翎侍衛張大烈補授奉
上諭各省所發藍翎侍衛皆係藍翎侍衛中之平常者
故命於外省補用此等應於不緊要之缺題補至分
與各省年滿千總皆選騎射嫻熟者命往令其題補
並非命往令其學習也若果騎射較前生踈該督理
應題參李維鈞從前並未將許印等參奏今遇缺出
始稱此二人騎射尚未嫻熟反將藍翎侍衛張大烈
題補此內必有情由許印苗世忠著調來引見

又
諭兵部從前功加人員雖有應補之缺因人多缺少
至老不得錄用又無俸祿錢糧以致衣食匱乏之情甚

可憫又因不給俸祿錢糧無從稽其真假即頂替之
弊所由生也現在此等功加人員應作何錄用不致
壅阻作何給與俸祿錢糧留營差操以杜頂替之弊
著九卿詳加確議具奏

又山東巡撫陳世倌保題棠邑縣知縣何多學等
請補武定州知州等缺奉
上諭朕從前曾諭各省文武大吏令具密摺薦舉賢員
陳世倌曾遵旨密薦知縣二員昨又具密摺奏稱現
有直隸州缺臣從前密薦之員不敢再行保題今此
本內又另題何多學等朕從前並無密薦人員不許
明題之旨況從前既可膺密薦今遇缺自應保題若

云曾經密薦遇缺不行保題是密薦反阻賢員上進
之路甚屬非理陳世倌所辦事件每每悖謬朕殊不
解將原本發回著另行具奏陳世倌從前密薦之人
不行保題之故亦著聲明具奏
又奉
上諭大臣妻病故雖無賜䘏之例但大學士富寧安在
軍前効力年久今伊妻病故著派出內大臣一員侍
衛十員奠茶賜內庫銀五千兩著大學士嵩祝侍郎
常壽監看辦理出殯時鑲藍旗文武大臣官員俱著
往送交與該部致祭一次
十七日

諭大學士等朕即位即聞葛繼孔行止不端但未見其
人是以曾降旨密問江南總督查弼納據查弼納奏
稱葛繼孔辦事勤慎其才尚可用又問何天培亦云
其人無甚大不好處尚知敬畏從事朕又細察二人
皆爲其所愚故解其臬司之任調爲內閣侍讀學士
此朕欲親加試看之意也後見年羹堯參奏之摺送
將葛繼孔改授鴻臚寺少卿乃葛繼孔於年羹堯來
京時又私往納賄請託及朕降旨詰問始一一供出
云向原認識年羹堯去冬年羹堯入京向臣攜手叙
舊云爾是辨識古玩之人今番從江南來應送我幾
件古玩且來見我臣因將銅器磁器書畫共十二件
差家人送去羹堯隨約臣往見又云我久知你才情
肆應今後自當留心照看但還要送我幾件古玩臣
又將玉器字畫共五件差人送去前後俱交羹堯家
人魏之耀收受等語葛繼孔人品不堪貪緣年羹堯
至今尚各處鑽營殊屬可惡著革職發與李成龍開
濬安慶府河道工程効力若少推諉必治以重罪至
年羹堯始以正人自居參劾葛繼孔爲匪人繼又與
之殷勤親密索取古玩許爲留心照看著行文年羹
堯伊自己係正人之流與抑匪人之流與葛繼孔之
古玩果正人所當索取與且如何照看如何留心之
處著一一明白回奏年羹堯原參葛繼孔摺底一併

抄發又年羹堯摺內稱陳璸乃伊所薦因伊奏薦葛
繼孔一事與陳璸遂絕往來等語陳璸之清操乃
聖祖所久知亦舉朝所共曉昔曾爲四川學道與年羹堯
同城而居無交遊之事是以不疾之已甚耳後絕往
來定係陳璸絕年羹堯非年羹堯絕陳璸也年羹堯
欲借曾薦陳璸以沽名真無恥之極此事亦不可不
辨
十九日吏部奏盆都縣知縣孫廷翰等改補教職
奉
上諭依議教官有訓督生員之責若其人過於衰老亦
不可補授著行文各省督撫有不勝知縣之任改補

敎職人員務必驗看尚可補用敎職者題請改補其
衰老已甚者著以原品休致
又
諭吏部朕從前恐天下督撫叅劾屬員或有不公致受
屈抑曾降諭旨令歷年廢官具呈都察院查核題明
引見當經補用數員今見年羹堯題叅金南瑛等數
人皆屬誣枉又如滿保之叅汀州府知府何國棟有
意揣摩迎合朕深鄙其爲人已經降旨令湖州府知
府曹掄彬曾有人在朕前叅奏伊於門生吳實蔡嵩
差往督學時有所需索朕降旨問石文焯如此之人
豈能爲清白吏石文焯奏稱曹掄彬居官尚屬謹愼

後石文焯離任將諭旨移交法海法海未悉情由將
曹掄彬題叅并將接受諭旨之處具摺聲明但因委
令親審屬縣人命曹掄彬以鹽案限期將屆不能兼
審命案而法海竟以抗違玩視人命題請革職情罪
未符曹掄彬著暫留浙省俟法海來京問明再降諭
旨朕爲天下臣民之主一夫不獲尚廑朕懷豈可令
郡縣司牧枉受寃抑乎朕屢降諭旨令督撫務宜秉
公體恤屬員今金南瑛等案旣經發覺恐此外尚有
寃抑之員嗣後道府以下知縣以上各官有實在寃
抑被叅降革者仍令赴都察院具呈確查原叅緣由
核實具奏其並無寃抑係己身實有罪愆人品不端

才力不及之人混行具呈者亦必重治其罪
二十日
諭大學士等天庾積粟漕運最爲緊要而通商裕國關
稅亦應留心朕上年因恐糧船遲滯曾有旨船至大
江不可攔阻搜查致生事端有誤漕運今聞各糧船
有於兌糧起運之後卽多包攬貨物及回空時又多
夾帶私鹽此皆由經過馬頭處所停留裝卸而地方
官不行嚴查之故也夫窮丁裝帶些微貨物情尚可
恕至私鹽乃大干法紀之事況斷無沿途零買零賣
之理必有一定地方其裝卸亦必非俄頃可辦必須
二三日工夫若該地方官果實力稽查自然弊絕其

如何稽查如何勸懲必使裕課通漕兩得其宜並行
不悖者總漕張大有安徽巡撫李成龍會同虛公詳
議具奏又聞糧船中有帶火炮鳥鎗火藥者伊等皆
係合幫結隊而行不畏盜賊火炮鳥鎗安所用之著
通行嚴禁該管地方官弁若虛應故事陽奉陰違一
經察出決不輕貸
又
諭內閣直隸大名府屬之滑縣濬縣內黃縣爲河南漕
運所經地雖接壤而屬則隔省聞多有呼應不靈之
處以致河南糧艘年年遲誤糧運乃河南專責且大
名府所屬計一州十縣彰德府所屬只一州六縣衛

輝府所屬只六縣若以滑濬內黃三縣分隸彰德衛
輝則多寡旣均而於運道得專責成亦有裨益著九
卿速議具奏
二十一日
諭大學士等據候選知府高大魁奏稱年羮堯從西安
起程赴任杭州時一車兩馬僕從數人布幃輜車等
語年羮堯平日狂妄僭越貪汚狼籍之處不可枚舉
今以總督陞授將軍有何屈抑而爲此困苦怨望之
狀其意不過欲使人見之謂朕挫抑清介効力之臣
令不美之名歸之於朕耳掩其贓汚以示廉潔此等
狡詐將欲誰欺聞其將所有貲財產業分散各處寄

匿寄頓直隸四川江南尤多著直省督撫提鎭通行
各該地方文武官員備悉嚴查令藏匿寄頓之家速
行出首免其治罪倘有絲毫隱漏一經發覺將藏匿
寄頓之人照逆黨例立卽正法其不行查出之督撫
該管官員一併從重治罪高大魁著回京其奏摺著
年羮堯明白回奏
又
諭大學士等滇黔西粤俱苗彝雜處之區閙黔之安籠
滇之廣羅廣南粤西之泗城鎭安安隆上林等協營
爲三省交界之處層巒疊嶂苗彝巢穴其間每與鄰
省小嫌釁相讐殺本地捕緝則竄往鄰省以致案牘
難結必得大員統轄始於撫循巡緝有濟查貴州之
安籠鎭本爲控馭苗蠻而設其駐劄之地與廣西雲
南所屬地方均爲接壤若將廣西雲南接壤之土司
與改流地方各協營汛悉受安籠鎭節制而該鎭亦
受三省督提節制其將弁之舉劾兵丁之汰補糧餉
之銷算仍照各本省舊制惟於苗蠻讐殺刦擄諸事
悉令安籠鎭總兵就近調度庶緝苗有專責而地方
得以寧靜朕所聞如此未知果否有益邊疆著雲貴
總督高其倬廣西巡撫李紱署貴州巡撫石禮哈廣
西提督韓良輔悉心商酌各出所見詳議具奏
二十三日

諭大學士等前據年羮堯摺奏鎭海堡城外之戰我兵
已將賊人殺敗城內都統五哥帶領滿兵及察哈兒
兵開城西門前後亂跑尾追賊後搶掠物件以致賊
人折回斫傷西安驍騎校一員滿兵一名察哈兒兵
二名五哥首先敗回又復衝硝綠旗隊伍致鎭海營
千總與兵卒帶傷者十有餘人其餘行事昏憒不知
羞恥席倫圖輕浮妄言狂吽無禮皆軍事所最忌者
臣是以卽行撤回等語朕比時卽批示令其具本參
奏隨據年羮堯奏稱都統五哥席倫圖本應參劾然
臣之受恩威權太重若再參兩都統於臣不利伏乞
暫賜優容置之閒散之地等語朕是以將五哥席倫

圖調回令其別處効力今據護軍統領常明奏稱羅
卜藏丹津侵犯康城邊界時年羹堯令臣到鎮海堡
送信與都統五哥五哥隨帶西安滿兵二百名察哈
兒兵三百八十名入守鎮海堡凡四晝夜至第五日
令臣總兵之宋可進帶西寧綠旗兵一千五百名來
赴臣與都統五哥參將張家翰同率在城滿洲蒙古
綠旗兵丁六百餘名出西門向城下排列與賊戰賊
即奔敗因深入賊壘交戰西安正藍旗驍騎校署參
領四哥鑲藍旗披甲達三保陣亡正黃旗領催署驍
騎英泰等五六人俱數處重傷察哈兒兵亦有陣亡
及受傷者此皆世受國恩遇敵感憤報効死傷之人

臣不敢隱匿謹此奏聞等語常明身在軍前所奏如
此與年羹堯從前所奏迥異且年羹堯既稱五哥首
先敗回種種失律之處彼時又不參劾及朕降旨令
其參奏又云臣威權太重不便又參兩都統夫行軍
之道與論功罪之當否豈可意為輕重且以年羹堯
之擅作威福所參者豈止兩都統而至此忽又懼威
權太重於身不利求朕委曲從寬耶今觀常明所奏
當日在事官兵奮力殺賊有受重傷者有陣亡者此
等深屬可憫五哥等既無失律之罪則効力之官兵
等應加優䘏此案功罪不便含糊歸結著年羹堯明
白回奏

二十四日
諭吏部外任官員迴避本族例俱赴京另補朕思督撫
兩司及統轄全省之道員其本族之人迴避者自應
赴京另補若分巡數府之道員及知府同知通判知
州等官所管止於一府一州鄰府鄰州非其所轄其
屬員職分卑微若必一例赴京另補未免往返稽延
艱難拮据深可軫念嗣後遇此等應行迴避之員著
該督撫即於本省內調補如此則屬員既遵本族迴
避之例而又無另補守候之苦於公私均為有益爾
部即遵諭行
又禮部等衙門請動用工部銀兩修理密親王墳

院奏
上諭據奏由工部給銀雖係定例但密親王子年幼諸
事未諳或恐不敷所用著簡水藻廬湔范時繹照裕
親王山陽式樣公同料估委賢能官員動工部帑銀
伊等監察修造
二十六日奉
上諭岳鍾琪所參臨洮知府白鈉涼州同知張梅皆係
年羹堯倚用爪牙招權納賄兵民共憤此二人俱著
革職照岳鍾琪所請發西寧修大通城効力其任所
貲財令該督查明造冊看守其本籍所有財產亦著
落各該旗該撫即行查明看守勿致疏漏此二人之

罪今尚未至抄沒若果實在効力則已如不實在効
力再從重治罪
又奉
上諭今年雨大屋漏墻欹者多朕軫念披甲人等家貧
不能修理特加恩賜務使人人得所著動戶部庫銀
九萬兩賞給八旗每旗一萬兩上三旗內府佐領一
萬兩令得修理房屋著八旗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
領副都統內務府總管將作何分別賞給之處會議
請旨
二十七日吏部等衙門議覆外省調補革職等官
勒限歸旗奉

上諭此內議稱應令歸旗人員僻路無驛站之處限每
日行七十里等語一日行七十里未免緊迫著改為
五十里餘依議
三十日兵部將失察臺灣換班兵丁船內偷帶無
照民人之守備邱延祚等議處具奏奉
上諭此事朕曾特降諭旨嚴行禁止此案於失察官員
議處太輕再查出拏送之官亦應議敘將本發回著
再議具奏嗣後如仍有將無照民人夾帶船內偷渡
者發覺之日朕必將該總督提督一併治罪

雍正三年七月
上諭三十道
初一日奉
上諭年羹堯從前題奏西藏青海等處軍功議敘文武
官員多冒濫不實朕所深知今特施寬大之恩凡有
軍功議敘文武官員若係年羹堯任內冒濫題奏者
無論已陞未陞已授未授俱准速行據實自首其官
職卑微不能自達者俱交該督撫提鎮齎送此皆出
自年羹堯恃逆擅作威福之舉與伊等無干朕皆從
寬宥倘若仍隱匿遲延不肯首明者一經發覺定行
拏問嚴加治罪再此等無軍功者既可以効力議敘

題補則實在効力有軍功者亦必有挾私抑遏不行
議敘如楊俊傑之類者俱著將所以挾私之故詳細
呈首
初三日奉
上諭前須洲條奏請裁挑淺人夫朕以須洲身為河道
親自經歷之事必有真知確見故曾降旨以須洲所
奏似屬有理交與齊蘇勒陳世倌議奏今齊蘇勒等
奏稱若將淺夫催夫二項悉行裁減倘遇有急工必
致遲悞應仍照舊例遴行等語如此則裁減淺夫催
夫之說斷不可行須洲身歷河工非風聞言事者可
比何得妄行陳奏且在任時不行奏請今離任後不

計事之利弊惟欲沽虛名而妄奏苛刻不合者傳問須洲若伊仍執已見則授伊爲濟兖道即令照其所請辦理將來若有遲悞定置之重典

又山東巡撫陳世倌議奏運河栽減淺夫奉

上諭陳世倌係封疆大吏諸凡理應斟酌妥當秉公行事其貼僱夫之項如應裁去即宜以裁去議奏如不便裁去即應將未便之處具奏乃欲裁減一半作此瞻徇兩可之議至裁減一半之後倘有不敷應動用何項錢糧僱夫之處又未議及陳世倌每事如此含糊朕殊不解著陳世倌明白回奏

初四日奉

上諭朕惟治天下之道首重用人朕自臨御以來凡大小文武官員俱親加看驗考試補用至降革罰俸等項處分必再三詳審務使情罪允當不令稍有屈抑今吏兵二部銓選處分則例刊刻遵行已久其中不無前後互異之處又現行則例有未經校刻者部內抄白存查遇事引用外官無由得知姦胥猾吏因而高下其手亦未可定今律例館纂修律例將竣著吏兵二部會同將銓選處分則例并抄白例逐一細查詳議應刪者刪應留者留務期簡明確切可以永遠遵守仍逐卷繕寫并原書進呈朕親加酌量刊刻頒行再書肆有刻賣六部則例等書行文五城並各直省督撫嚴行禁止如敢故違必重治其罪

又

諭倉場侍郎等今年雨多水漲糧船不無遲滯須要速於起卸方可不悞回空朕賞給口袋二萬條以助爾等轉運不必動正項錢糧亦不必入奏銷冊所用布疋爾等即向戶部咨取縫紉工值於內庫咨取

初八日奉

上諭支放八旗兵丁米石原有定限現今雨水稍多恐車輛難行著展限一月嗣後支放兵丁米石如遇雨水多時即令展限一月將此永著爲例傳知八旗及倉場衙門

初九日衍聖公孔傳鐸奏懇

頒賜

聖諭廣訓朋黨論二書奉

上諭覽卿奏請頒發

聖諭廣訓朋黨論二書我

聖祖仁皇帝教育群生

御製上諭十六條期以厚民風而端習俗朕仰承

先志推衍發明著爲廣訓使愚氓易曉日用可遵凡茲作述之間悉本

先師孔子之道以爲是訓是行之本並無一語新奇出乎聖教之外也卿爲

至聖後裔果能祇遵祖訓身體力行則脩身齊家之道
化民善俗之模莫大乎是且植黨爲
聖人所深戒向來孔氏子孫從無趨附匪黨之事所請
二書不必頒發卿其篤好學力行知恥之旨能光家
乘郎廣國華勉之愼之
十一日奉
上諭舊歲直隸總督李維鈞奏稱畿輔地方每有蝗蝻
之害土人虔禱於劉猛將軍之廟則蝗不爲災朕念
切痌瘝凡事之有益於民生者皆欲推廣行之且槩
災捍患之神載在祀典卽大田之詩亦云去其螟螣
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是蝗蝻

之害古人亦未嘗不藉神力以爲之驅除也曾以此
密諭數省督撫留意以爲備蝗之一端今兩江總督
查弼納奏稱江南地方有爲劉猛將軍立廟之處則
無蝗蝻之害其未曾立廟之處則不能無蝗此乃查
弼納偏狹之見識諷朕惑於鬼神專恃祈禱以爲消
弭災祲之方也其他督撫亦多有設法祈雨祈晴之
奏者夫天人之理感應不爽凡水旱蝗蝻之災或朝
廷有失政則
天示此以警之或一方之大吏不能公正宣猷或郡縣守
令不能循良敷化又或一郡一邑之中風俗澆漓人
心險僞以致陰陽沴戾災祲荐臻所謂人事失於下
則天道變於上也故朕一聞各直省雨暘愆期必深
自脩省思改闕失朝夕乾惕必誠必敬冀以挽回
天意爾等封疆大吏暨司牧之官以及居民人等亦當恐
懼脩省交相誠勉改愆悔過崇實去僞夫人事旣盡
自然感召
天和災祲可消豐穫可致此桑林之禱所以捷於影響也
蓋惟以恐懼脩省誠敬感格爲本至於祈禱鬼神不
過借以達誠心耳若專恃祈禱以爲消弭災祲之方
而置恐懼脩省誠敬感格於不事是未免瀉流而舍
其源執末而遺其本矣亦安有濟乎況
上天好生栽培傾覆原因物之自召而愚民無知每遇水

旱不知返躬省咎更爾多生怨懟罪愆重增此乖戾
之氣上干
天和以致頻遭降罰荒歉連年多由於此也朕實有見於
天人感應之至理而斷不惑於鬼神巫禱之俗習故
不惜反覆剴切言之內外臣工黎庶其共體朕意
又
諭兵部河南總兵官佟世鑄原係恭領朕因念其祖父
特擢爲總兵官乃伊自到任以來並不實心報効惟
事鑽營卽如松阿顏違禁私販馬匹伊卽遵照以重
價派散各營兵丁松阿顏無勢無權一稚子耳其囑
託之事佟世鑄尙趨承恐後若此至於隆科多暗中

委屬之事其竭蹶奉行又不待言矣有玷官箴甚屬
溺職著將佟世鏻革職
十二日奉
上諭年羹堯自任川陝總督以來擅作威福網利營私
顛倒是非引用匪類異已者屏斥趨附者薦拔又借
用兵之名虛冒軍功援植邪黨以朝廷之名器徇一
已之私情目今事事敗露不可悉數其所用匪類如
陝西官員內則有延安府知府李繼泰寧夏同知趙
健河州知州許啓盛三原縣知縣劉子正南鄭縣知
縣嚴世傑四川官員內則有川東道金德蔚永寧道
周元勳保寧府知府王國正重慶府同知楊文斌建

昌衛通判崔鴻圖邛州知州張純巴縣知縣周仁舉
遊擊年悅此等官員平日侵蝕軍需剝削民膏諂媚
上司苛刻地方實為兩省之害著即行文該省調取
伊等來京引見定奪又如年羹堯數年來參革及降
調之文武官員甚多其中自有冤抑著吏兵二部將
參革及降調之原委一一查明繕摺具奏候朕親覽
酌其情節降旨調來引見使年羹堯不得肆其蒙蔽
而伊等不致受其誣陷且以為罔上行私無知之大
吏戒並為鑽營黨附無恥之屬員懲再如川陝兩省
副將以下千總以上等武官經年羹堯濫題補者
俱著岳鍾琪詳查擇其尤劣者參奏　又奉

上諭年羹堯在川陝總督任內徇私受賄所用官員多
係阿附迎合之小人經朕聞知者已降旨調回其餘
官員著岳鍾琪查明甄別參奏朕降旨調回之缺及
岳鍾琪參奏之缺俱將朕命往人員令岳鍾琪酌量
題補川陝吏治大壞務須加意整理將年羹堯流弊
惡習盡行剔除始於地方有益此次命往人員不過
就其人材與所係奏而用者皆非朕深知灼見之人
如補川之後實心任事潔已奉公則已若有敗檢溺
職貽誤地方者岳鍾琪即指名題參定行嚴加治罪
十四日奉
上諭據禮部奏八月二十三日

皇妣孝恭仁皇后服制期滿請照
皇考聖祖仁皇帝釋服之禮祫祭
太廟頒諭中外等語朕恭遵
皇考
皇妣大事追念罔極深恩莫由仰報三年以來祗於宮禁
之中齋居素服默盡思慕哀戚之忱非敢自謂遵循
古禮更不欲宣播於眾也父母之喪人子之心則一
而帝后之禮國家之制則殊今八月二十三日屆
皇妣孝恭仁皇后釋服之期著擇日於
奉先殿祭告自行家禮至於頒諭中外可不必行餘依議
十五日奉

上諭凡官員離任每有地方士民保留如果該員在任
實有政績惠澤在人愛戴出於至誠理應赴上司具
呈陳請即或清正廉幹之官冤抑被劾百姓為之抱
屈者亦可赴闕申理乃邇來積習無論官員賢否及
離任之有無冤抑概借保留為名竟不呈明上司輒
鳴鑼聚衆擅行罷市顯然挾制其中買囑招搖種種
弊端皆於地方生事如果保留盡係眞情何以歷任
官員不聞有人愛戴否耶此乃刁風惡習例所嚴禁
斷不可縱容使長朕聞年羹堯自西安起身之時私
囑咸寧縣知縣朱炯用賂徧行買人保留因年羹堯
悖逆貪虐罪惡滿盈去時人人稱快竟無一人肯應
者然後出城赴任倘有無知之人受賄保留豈不又
於地方生事耶朕又聞年羹堯所過州縣或有闔城
多人出迎者或有一人不出舉手加額稱慶甚且唾
啐者夫百姓若果愛戴自必通省皆然斷無此迎彼
唾之理可見凡保留官員者多非出於眞情皆買囑
逼迫而然也嗣後官員離任士民有擅行鳴鑼聚衆
罷市者除將刁惡之人分別首從從重治罪外其被
保之員即係奸官然既買囑百姓亦必嚴加治罪以
儆刁風

十六日奉

上諭朕前者曾有旨與年羹堯諭及隆科多於各處轉

運藏埋銀物皆貪之極可愧可笑即戒年羹堯不可
亦作如此醜態為天下人所笑年羹堯奏稱隆科多
上不信聖主之推誠下不守人臣之大義更不通前
徹後思想保全之樂境乃反慮及抄沒如此行徑顛
倒錯亂殊堪駭異又自稱臣賦性戇愚惟知感激天
恩斷不敢作如此舉動有負皇上用人之明等語但
隆科多藏運財物不過在各親友家及西山寺廟中
耳今年羹堯不特在京城中埋藏且於天下各省內
運寄不審併通前徹後思想否眞感激朕恩否不負
朕用人之明否可駭異否顛倒錯亂否著年羹堯明
白回奏

又趙弘煒首告伊姪趙之垣侵吞家產趙之垣具
呈陳辯并首告年羹堯將清理伊叔趙弘燮虧空
銀四十萬兩侵欺入己李維鈞朋比為姦愚弄趙
之垣各情由都察院據呈具奏奉

上諭康熙六十一年冬朕即位後趙之垣李維鈞同來
陛見朕於自鳴鐘直房守孝之處召見二人含淚謂
趙之垣曰
皇考念爾祖舊日功勳加恩後人故爾父爾叔皆任以節
鉞爾叔在直隸聲名甚屬平常且未完公項纍纍
皇考特欲保全功臣之後恐爾叔身後諸事敗露故
命爾署理直隸巡撫印務以完爾叔未了案件乃爾蒞任

以來未能改易前轍朕仰體
皇考優待功臣後裔之意諄切訓誡爾當竭誠黽勉以蓋
前愆又諭李維鈞曰爾係趙弘燮屬官在直隸居官
年久諸事熟練爾於趙之垣不可拘上司屬官之分
當如骨肉相待諸事竭力規正使彼不至隕越以上
成
皇考保全功臣之意並副朕仰體
皇考保全功臣之心比時李維鈞回奏云臣惟有盡心竭
力以幫助趙之垣於是二人皆痛哭叩首而出次年
二月年羹堯進京面奏曰趙之垣庸劣紈袴不可以
膺巡撫重任朕謂之曰趙之垣為人朕亦素知但伊

之署理巡撫乃
皇考保全功臣後裔之盛心去冬伊等來京朕已諄切訓
誡之矣年羹堯見朕意不為搖動一月之後復奏云
趙之垣斷不可令為巡撫矣伊從前居官不過庸劣
今自皇上訓誡之後不惟不稟遵明旨反大肆貪婪
以進上為名向各屬私派銀二十萬兩並勒索從前
未收之規禮朕聞之以為寧有是理此言未可深信
乃越七八月趙之垣果具摺進銀二十萬兩朕心甚
怒以年羹堯之言為實因將趙之垣解退令年羹堯
帶往陝西以清趙弘燮之事及至去年冬年羹堯又
將趙之垣帶至京師再四懇求引見力保其可用俾

種顛倒殊不可解今年趙弘燦首告朕即知必有緣
故令覽都察院所奏趙之垣控訴原委年羹堯欺[illegible]
姦詐設局誘陷情弊顯然著將此摺抄錄發與年羹
堯李維鈞令其明白回奏
十七日奉
上諭朕因銀庫官員謹慎自持遵法効力曾交吏部議
敘以示獎勸吏部理應分別酌量議奏乃草率議覆
將官員筆帖式以及庫使等俱議以應陞之缺即用
使國庫之官俱陞則銀庫安得如許熟練賢員乎吏
部既如此議奏即依議行將伊等員缺交與吏部揀
選題補倘補授之員不如前任之人日後劣蹟偶彰

定將吏部一併從重治罪
十八日內閣等衙門參奏年羹堯欺罔悖亂請加
誅戮以彰國法奉
上諭覽內閣九卿詹事科道參劾年羹堯奏章已悉年
羹堯為川陝總督貪婪放縱網利營私本應即加處
分因伊青海之功朕意欲委曲保全故罷其總督之
任授為杭州將軍令其効力以贖前愆乃今事事敗
露不料其欺罔悖逆之罪至於此極實為國法之所
不宥如當日鰲拜以開國元勳輔政犯罪三十條遂
至不可保全年羹堯今日之功豈能及鰲拜之大而
所犯之情罪則甚於鰲拜朕展轉思維自古帝王之

不能保全功臣者多有鳥盡弓藏之譏然使委曲寬
宥則廢典常而虧國法將來何以示懲卿等合詞
奏乃在廷公論而國家賞罰大事必諮詢內外大臣
僉謀畫一可降諭旨詢問各省將軍督撫提鎮各秉
公心各抒己見平情酌議應否作何處分即速具奏

二十日奉
上諭安民莫先於弭盜而為政必貴於實心從前兩江
總督查弼納條奏種種緝盜之法且欲於水次釘樁
以為周防極似實心料理者乃今自六月十七至七
月十七所報盜案竟有一百九件朕覽之不勝駭異
豈因查弼納實心料理反致如是之多乎可見伊從

前所奏盡屬虛偽欺飾耳查弼納身為總督統轄文
武弭盜一事尤其專責今前後盜案纍纍伊所司果
何事耶且此外以強報竊諱有為無者更不知凡幾
茲特降諭旨與查弼納務必實心清致盜之源察竊
盜之所竭誠料理使盜賊斂迹百姓安堵以副朕意
若因有此嚴旨更復隱諱朦混使民害不得上聞兇
惡肆行無忌必將查弼納治以重罪

又
諭欽差閱視河道內閣學士何國宗等運河關係重大
言者皆似近理而議論多有不同令蔣廷錫條奏欽
項爾等前往詳加閱看凡泉源湖身與各水源流地

方形勢務須身到測看方得確準定議不可苟且草
率意為揣度以致後日勢不可行河道總督凡黃運
所經皆其管轄豈能處處親到即河屬官員偶有所
見亦未敢輕易舉行爾等將儀器與圖一併帶去再
有算法館行走明白測量人員著何國宗指名舉奏
二人帶去詳加測量或蔣廷錫條奏欽項之外有關
係運道應查看修理之處亦逐一審視會同該督撫
詳議具奏務期一勞永逸爾等於八月二十日起身
乘驛前去倘遇無驛遞之處爾等輕騎減從該撫照
料前往總河齊蘇勒現在堵築黃河決口爾等此去
先看漳河衛河後到濟寧則總河堤工事完便可會

同閱看倘該督撫有緊要事務爾等或稍候數日或
躬往就之勿致貽悞地方

二十一日吏部等衙門議覆條奏直隸州之州同
州判以舉人貢生補用奉
上諭國家立制用人自有一定之體斷無有委曲遷就
以聽人之選擇去就者且定例必須公平始可永行
無弊今疏稱願就州同州判者造冊報部願就二字
甚屬非體又稱將不係直隸州之州同一十六缺州
判三十二缺一併選用舉貢後又稱願就者多反致
壅滯前後自相矛盾且事屬偏枯於情理未協著再
議具奏

又山東巡撫陳世倌回奏不行保題密薦之員自
行認罪奉
上諭從前因陳世倌密摺奏稱現有直隸州缺臣前密
薦之員不敢再行保題朕曾降旨令其明白回奏今
陳世倌奏稱臣前密薦官員理應遇缺即行題補乃
並未題補罪實難辭等語此特避重就輕含糊覆奏
也如此則各省督撫等密薦之員俱遇缺即行補授
乎陳世倌回奏與朕所問迥不相符著再行明白回
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今歲入夏以來雨水過多朕念黃淮伏秋兩汛必

然水勢浩瀚甚以爲憂所以從前批發嵇曾筠奏摺
有無日不神馳淮黃兩岸之語今據田文鏡奏稱儀
封縣南岸大寨蘭陽縣北岸板廠後兩處衝開決口
各十餘丈此皆朕躬不德或用人行政有缺失之所
致返躬惕厲夙夜不安其衝決隄工田文鏡可星速
會同副總河嵇曾筠督率各屬河員併力搶築務期
永久堅固其一帶危險工程亦當增卑培薄預爲之
防至被災人民著速委能員實心確查應賑恤者即
動正項錢糧賑恤衝沒田地詳細估勘應豁免者題
請豁免朕從前曾命將河屬官員分別議敘今儀封
蘭陽兩處既被衝決例應參處但朕自念不德其疏

防官吏止停其議敘不必參處并從寬免其賠修

又
諭禮部自古修已治人之道載在經書帝王御宇膺圖
成務資典學我
聖祖仁皇帝天亶聰明而好古敏求六十餘年孜孜不倦
朕幼承
庭訓時習簡編自即位以來更欲以研經味道之功爲敷
政寧人之本顧以亮陰之際未舉經筵今八月二十
三日爲擇服之期爾部可擇日舉行經筵典禮並詳
查定例以聞

二十三日禮部奏朝鮮國王遣使謝

恩恭進禮物照例收納奉
上諭據奏朝鮮國王因賜祭賜謚並封王恩典差陪臣
赴闕奏謝貢獻方物具見悃忱朕垂念遠方時存軫
恤彼國既有哀戚之事其因賜祭賜謚而來貢獻朕
心甚爲不忍著不必收納至封王所貢儀物依議行

二十六日奉
上諭今歲夏秋以來直隸山東河南三省雨水過多小
民謀生無術者有之朕心甚爲惻惻晝夜靡寧玆秋
成將屆憂念彌深該督撫可作速遴委能員實心詳
察其有生計蕭條升斗無資以及田地被淹不得收
穫房廬倒塌不安厥居者即一面賑恤一面具奏務

使窮幽極僻之區亦不至一夫失所至所遣官吏或有草率將事及隱匿不聞甚至揑報賑給侵漁朦混使澤不下究者察出將該管官一併從重治罪斷不姑恕爾督撫等尤宜實心誠求竭力料理如恤子孫如辦家事勿視爲具文以副朕宵旰憂勞之至意

又奉

上諭今年雨水過多人家屋漏牆垣倒塌貧乏兵丁不能修葺朕深加憐念所宜特沛恩施務令咸得安居著發戶部庫帑九萬兩賞與八旗每旗一萬兩上三旗之內府佐領一萬兩俾貧乏兵丁修理房屋得行裨益明日傳集八旗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

統內務府總管等將作何賞給之處令伊等請旨具奏

二十八日奉

上諭今歲天津等處地方被水米價甚是騰貴去歲盛京曾由海運糧十萬石著行文將軍綽奇府尹尹泰等將伊等地方糧十萬石由海運至天津新倉俟到日交與地方官收貯將盛京等處倉內收貯舊米每年糶賣易進新米所出舊米若足十萬石即行運送倘不足十萬石著酌量賤價買足十萬石之數運送今歲收成之處尚未深知不可遽定若果豐收價賤即行買運若價值騰貴有不便之處即令將軍綽奇等將不便之處奏明再若有自海運糧之商人不必禁止聽其運至天津貿易不許他往著給事中增壽前往再著都察院派漢御史一員將此交部轉行將軍綽奇等

又奉

上諭歸化城土默特地方年來五穀豐登米價甚賤查黃河自山西皇甫川界入口河之兩岸一屬山西一屬陝西應自歸化城購買米石從皇甫川界黃河運至內地到土爾胡處修建倉廒收貯其歸化城大清山黃河岸口亦建一倉買米存貯以便由皇甫川界運至土爾胡處再修造船隻運至陝西潼關地方其

修倉修船往來挽運所費錢糧諒亦無多刑部員外郎覺羅明壽係朕深知之人再著理藩院遴選謹慎爲賢能司官一員同伊馳驛速往會同山西巡撫伊都立歸化城都統丹津等將查倉修船挽運水手及需用等項詳議具奏若此事易辦則外而蒙古內而百姓大有裨益

又

諭直隸總督李維鈞今年六月以後雨水較多橋梁道路多被淹沒京師爲四方輻輳之地士民商賈往來雲集今聞近京各處道途積潦行李維艱諸物騰貴朕心甚爲軫念爾可轉飭各地方官悉心籌畫其大

路中積水之處作何疏洩窪圯之處作何修整通州一路可交與副將賽都通永道高鑛古北口一路可交與總兵何祥書及該管州縣官宣府一路可交與總兵許國桂及該管州縣官至近京一帶可交與大興宛平良鄉涿州等州縣俱速令其相度地勢設法修理使行旅之人通行無阻不可借端差派以便民之政反致累民

二十九日山西巡撫伊都立奏塞思黑門下護衛烏雅圖毆打生員擬斬奏

上諭此事從前諾岷隱匿未曾奏聞經朕聞知降旨詢問諾岷始行題參至太監李大成乃允禟家下為首

緊要太監伊豈有不知此事之理諾岷訊審時以李大成患病不知此事竟為脫卸遽行發回諾岷係滿都護屬下滿都護允禟比鄰而居伊等原屬同黨似此互相瞻徇強為掩飾置國典於何地耶諾岷大負朕恩伊都立到彼理應詳究乃止據諾岷所審具奏疎忽殊甚此事仍著伊都立將太監李大成提往晉省明白對質務將實情審出具奏至於允禟自來舉動惡亂結納黨援妄行鑽營不守本分且人品庸劣文才武畧一無可取乘之居心妄自尊大伊本無足算數之人

聖祖皇考優封貝子毫不感恩戴德

聖祖皇考稍加訓誡輒云不過革去此微末貝子已耳偶遇勞瘁動輒若如大阿哥二阿哥一例拘禁我倒安逸此等狂悖之談時出諸口朕與諸阿哥所共知者及遭

皇考大事朕並未見允禟目中一滴淚下朕御極後允禟昂然恣肆抗違諭旨狂悖之形種種不一朕念若將允禟行止一經表著則國典難寬遂發往西寧居住伊又寄書允䄉內稱事機已失追悔無及且縱容屬下騷擾地方毆打民人妄亂行事朕特遣都統楚宗前往約束及楚宗到彼宣旨伊並未迎接跪聽漫不經意安居臥室毫無惶悚之容信口妄言有出家離

世等狂悖之語且伊從前詐取明珠家銀百萬餘兩將應賠錢糧抗不還項攜帶數萬金前往西寧要買人心所以地方人等俱有九王爺之稱伊不過一貝子耳何嘗一日得居王位尚未及貝勒職分又安得漫稱為王無恥卑污之至情甚可惡洵屬不識臣子大義悖亂之人允禟著革去貝子撤其佐領屬下並行文陝西督撫嗣後仍有稱允禟為九王爺者定行提拏從重治罪

雍正三年八月

上諭二十一道

初一日

諭戸部侍郎蔣廷錫内務府總管來保今年六七月間京師雨水較多聞京城八倉内頗有積水又領甲米車輛來往甚艱其城外萬安倉附近城牆城上瀉水流下倉内道路亦復泥濘如何令各倉積水流洩不致停滯低窪處作何修墊俾收放糧米之地高燥潔淨既便於車輛行走亦不致糧米狼籍又各倉厫底或應鋪墊石灰或應支架平板俱等到各倉詳悉查看具奏

初三日奉

上諭今年天津一帶雨水頗大著將漕糧截留二十萬石存貯天津新蓋厫内其截留事宜照雍正元年舊例行

又

諭倉場侍郎今歳雨多道路泥濘民商客貨車輛難行其五閘運河内載貨民船既無礙行運不必禁止

初五日奉

上諭年羮堯從前竊弄權柄擅作威福所有趨從諂附者原不足深責今年羮堯之姦邪僭逆種種敗露朕已洞悉屢頒諭旨深自引咎頻敕内外諸臣令各洗滌已往戒警將來其期改過若仍黨惡不悛則斷不姑恕諭旨甚明乃直隸總督李維鈞居心險譎竟敢陽順陰違如保定府城内即現有年羮堯私置之家產藏留之財物彼並不參奏迨朕降旨令查尚具摺故作猶豫之狀希圖延挨俾得隱匿此等情景必有緣由甚屬可惡著馬爾賽蔡珽同往保定府詳細詢察若果得姦欺黨惡實情即將李維鈞拏問請旨

初六日奉

上諭王頊齡係

聖祖仁皇帝擢用大臣宣力多年和平安静簡任機務恪慎自持朕即位以來特加恩眷伊去歳以年老乞休

朕念

皇考時所遺大臣無幾每見伊等心甚愴然不忍遽允所請降旨慰留欲待三年既滿之後始行予告纔聞伊患病即遣醫診視賜藥調理望其漸次得痊不意竟至溘逝豈朕體恤舊臣之意尚有未誠邪朕心甚爲傷悼可加贈典特贈少傅恩予賜䘏加祭二次并輟朝一日官員内有係伊門生者令其素服持喪其祭送之時各部院漢官俱令前往以副朕惓惓老臣加恩耆舊之至意

又刑部等衙門奏因姦致死人命之劉之用擬斬不知情之姦婦陳氏擬絞奉

上諭姦夫殺死親夫姦婦雖不知情而親夫之死實由
其通姦之故擬以絞罪此律固不可改但陳氏一聞
姦夫殺害本夫即行喊叫將姦夫劉之用指拏尚有
不忍死其夫之心猶屬可憫若將此等婦人按律擬
罪必致之死恐將來有犯此等事情之人畏法律之
嚴反隱匿而不肯自行出首矣嗣後如有此等情事
爾等仍照律定擬加簽呈覽
初八日
諭內閣九卿等古有諱名之禮所以昭誠敬致尊崇也
朕臨御以來恐臣民過於拘諱屢降諭旨凡與御名
聲音相同字樣不必廻避近見各省地名以音同而
改易者頗多朕爲天下主而四海臣民竭誠盡敬如
此況
孔子德高千古道冠百王正彜倫端風化爲往聖繼絕
學爲萬世開太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受師資之
益而直省郡邑之名有
聖諱字在內者今古相沿未改朕心深爲不安爾等會
議凡直省地名有同
聖諱者或改讀某音或另易他字至於常用之際於此
字作何廻避一併詳議具奏
初十日奉
上諭楊宗仁敬慎持躬廉能供職効力年久懋著勤勞

簡任總督以來潔已奉公孤介端方始終一節忽聞
溘逝朕追念良臣深爲悽惻難釋於懷應沛殊恩以
示優卹著於應得卹典外加贈少保加祭一次並給
與拜他拉布勒哈番楊宗仁柩到之日該旗大臣預
先奏聞
十一日奉
上諭滿洲兵丁於技勇武藝俱已精練惟向來未習水
師今欲於天津地方設立水師營分撥八旗滿洲前
往駐防操演似屬有益其應於何處駐劄設立幾營
派兵若干用船若干並如何製造船隻如何演習兵
丁之處著怡親王會同朱軾張廷玉蔣廷錫拉錫詳
議具奏
十二日諸王大臣等奏請服制期滿舉行吉禮奉
上諭三年之內疊遭
皇考
皇妣大事朕追思永慕莫釋於懷今服制期滿大禮告成
諸王大臣等援引典例合詞陳奏朕念三年持服不
過黙盡其心非敢自謂盡孝今雖勉從諸王大臣所
請而孺慕之誠終身不能忘也
十三日奉
上諭向來各部院動用錢糧俱係各衙門自行奏銷往
往無從稽考朕辦事之初不得不加意經理是以設

立會考府以司察核自雍正元年以來迄今將及三
載辦過各部院奏銷錢糧事共五百五十件內駁回
應改正者共九十六件似此則部院事件之不能無
誤而會考府之有益於察核者可知矣又查會考府
所駁九十六件之中戶部兵部只十數件惟工部則
多至五十八件似此則廉親王之居心又可知矣會
考府本屬有益但恐設立日久多一衙門即多一事
端且如廉親王之狡詐每預留餘地以待會考府之
駁正使寬大之名歸之於己刻薄之名歸之於會考
府伊生平用心之巧大率類此嗣後著將會考府停
止凡爾部院堂司官各宜秉公抒誠以盡職業勿謂

無人稽查遂爾草率朦混自干罪戾即如工部日前
之錯誤若此將來豈可憑信俟一二年後將彼所辦
事件彙集另派人考核年來辦理會考府之王大臣
及官員等甚屬盡心著議敘具奏

十四日

諭吏部都察院安民必先弭盜盜風不息皆由有司官
諱盜不報之故不但江南地方盜賊素多近聞河南
湖廣路上有過往官員被劫者州縣官賄賂事主通
同隱匿司道既無覺察督撫亦受蒙蔽以致盜賊無
忌貽害不小此必有平日窩藏之處不可不嚴行稽
察朕思巡按御史久經裁汰自不可復今或於滿漢
御史並部員內揀選賢能官酌量於湖廣江南浙閩
山東河南等省每省或差二員或一員或兩省差一
員兼理令其專司稽察盜賊并巡查驛站烟墩倘有
縱容盜賊隱諱不報者許據實題參一切地方事務
差員不得干預若生事逛擾必從重治罪爾等詳細
酌議如有不可行之處亦即據實具奏

十六日

諭倉場總督今年雨水過多米價騰貴可將廒內舊貯
米減色平糶并行文直隸總督凡近水州縣可通舟
楫者俱令赴通州領運平糶便民

十八日奉

上諭今年夏秋直隸地方雨水過多恐秋禾歉收窮民
乏食已降諭旨令該地方官詳查賑濟朕早夜思維
深切軫念若於賑濟之外有城工應修理者修理數
處俾窮民傭工藉以養贍更為有益著於六部中選
擇司官六員編檢庶常內選擇四員御史內選擇二
員中書內選擇一員俱在漢官中擇其為人老實謹
慎可用者帶來引見朕再指示修理城工地方令其
前往向者連歲口外收成頗好朕曾降旨進口糶賣
米糧不得禁止近聞各口官弁於米糧進口之時每
借稽查為名多方勒索以致阻滯著兵部行文各口
毋得仍蹈前轍使米糧不得通行

十九日奉
上諭前因今歲直隸山東河南三省雨水過多恐小民
被澇受困特降諭旨令三省大吏委員詳察速行賑
濟今據山東巡撫陳世倌奏報歷城聊城等州縣秋
禾被淹農民失望已飭各地方官撫恤等語該撫務
須督率有司加意經理毋使窮民失所
二十一日
孝恭仁皇后服制期滿黎明
上詣
奉先殿祭告行釋服禮祭畢回宮
上御乾清宮召諸王大臣入見潸然垂淚奉

上諭父母之恩鞠育顧復為人子者終身仰報不盡而
朕荷
皇考
皇妣教育之恩尤為至深至厚誠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
極也三年之中如祭祀朝會國家大禮不可曠缺朕
不得已勉從諸王大臣之請照例舉行不過於宮中
持服以黙盡其心而究未能盡此心於萬一也日月
易邁已屆三載禮制有定而朕心無窮此一件素服
朕衣之三年今日更換不勝悽愴之至朕之一念豈
但三年固結於中即終身之久亦斷不能忘也朕非
以此沽名亦並無一毫假飾即如當日廉親王值伊
母妃之喪故為哀毀之狀將近百日尚須兩人扶
掖而行及百日後身體如故形容亦未瘦減其從前
假飾之時無識之人皆為其所愚惟
皇考聖明洞察其詐偽深責其不孝及
皇考大事而廉親王並無哀慟憔悴之容以
父母之喪而前後迥異若此可見假飾之事必至敗露不
可以常行也朕若稍有假飾
皇考在天之靈亦必洞察之朕豈敢出此乎
二十二日奉
上諭嗣後直隸各省秋審情實緩決可矜人犯各該督
撫仍照常具題外刑部進呈黃冊時著將情實緩決

可矜三項分別彙歸各項仍照省分遠近為序從雲
南省起刊刻刷印進呈
二十六日奉
上諭前於天津蓋造倉厫原備截留漕米是以朕諭托
時等將湖北湖南之米截留二十萬石存貯天津托
時因奏天津倉厫地勢卑濕厫底須鋪墊乾草以隔
潮氣昨年紐奏稱墊草亦不免浥爛如此則截留漕
米無益前所降諭旨截留之米可仍令抵通歸倉當
時蓋造倉厫原係李維鈞及地方官員經手乃並不
相度高燥之地草率營建著托時前往天津會同莽
鵠立杓稽年詳審地形或另擇高阜之處或將舊基

培瑩交與李維鈞親同當時經手之員賠補修造郎
著莽鵠立柯喬年監督工程至於直隸州縣倉穀李
維鈞曾奏虧空無多今歲秋收即可全補無缺今蔡
珽奏稱清苑倉穀並無顆粒清苑爲保定附郭之縣
倉穀尚虧空如此則他處可知李維鈞前此所奏不
實著大學士會同刑部問明具奏又蔡珽奏稱日下
省城米價騰貴今令臬司浦文焯攜帶脚價親至天
津將截留漕米星速運三萬石以二萬石直至省城
平糶以一萬石量留沿途被水之處以救眉急等語
畿輔之地百姓艱食朕心深爲軫念著托時到天津
將漕米撥三萬石交與浦文焯作速運去今歲近京

一帶雨水較多恐此米尚不敷用再令陳守創將通
倉變色米六成以上者撥十萬石交與余甸蔡起俊
動用脚價運至天津或平糶或賑濟應運何處聽蔡
珽調度余甸蔡起俊悉聽蔡珽指揮協助賑恤朕念
直隸地方低窪之處衆水積而不洩以致但有水之
害而無水之利疏濬之道不可不講已諭朱軾張燦
經理此事聞陝西潼商道王全臣在陝挑濬泰渠熟
習水利其在軍前歷年亦著勞績而年羹堯綽奇屢
次叅奏若非朕保全之伊早罹重罪矣可著王全臣
來京其潼商道員缺著松茂道孟以恂調補凡王全
臣軍前之事俱交與孟以恂料理王全臣即著來京

不必俟孟以恂交代清楚朕另降旨與孟以恂其松
茂道員缺著岳鍾琪揀選題補

二十八日奉

上諭和碩怡親王多羅果郡王實心爲國凡朕所交之
事盡心竭力辦理操守亦甚清廉隨朕行走之處甚
多所費甚繁著加怡親王俸銀一萬兩多羅果郡王
着照親王給與俸銀俸米護衛著照親王府員額著
順承郡王班居果郡王下

又

諭步軍統領阿齊圖廣寧門外大路甚屬低窪大雨時
行則積水處車輛行李往來甚難著支戶部庫銀修

理石路

二十九日

諭吏部兵部朕在圓明園與在宮中無異凡應辦之事
俱照常辦理若因朕在圓明園爾等將應奏之事少
有遲悞斷乎不可若無應奏之事爾等照常在衙門
辦事不必到此至理事之日或爾等有應奏之事春
末至秋初可趁早涼於曉鐘時起身來秋末至春初
天時寒冷於日出之前起身來不但爾等不受寒暑
即跟隨人大亦不至勞苦可傳知各衙門

上諭十五道

初三日

諭大學士等前因天津倉廒潮濕不能收貯米石故停止截留今據蔡珽奏稱天津倉廒雖不能貯米可分發各州縣存貯以備賑濟請仍截留二十萬石等語戶部作速派賢能滿漢司官各一員前往天津會同倉場總督托時將河南小米截留二十萬石一面行文蔡珽令其酌量應貯米之州縣撥派官員於天津地方領運收貯備賑前李維鈞奏請賑濟一月朕思賑濟原不可拘定日期昨降旨修理城工春暖之時

小民可藉以餬口但恐三冬未能接濟可行文蔡珽再賑濟三個月務令小民得所現今遣增壽等前往奉天採買米石運至天津可即行文伊等於米石之外採買高粱或十萬石或七八萬石一併運至天津於賑濟大有裨益爾等即遵諭行

又

諭戶部朕體恤臣工時深軫念每思經理區畫以贍其俯仰之資查舊例在京大小漢官每年俸米俱支給十二石蓋因向日漢官攜帶家口者少食指無多故給米十二石即可粗足今見漢官帶家口者多若俸米仍照舊數則日用或有不敷居官者難免內顧之虞嗣後在京大小漢官著按俸銀數目給與俸米俾祿糈所頒足供養贍以示朕加惠羣臣之至意

初八日順天府府尹張令璜奏

耤田叠產瑞穀請撰文立碑奉

上諭據奏耤田叠產瑞穀順天紳衿耆庶籲請撰文立碑以昭盛德以示來茲等語耤田嘉穀雖有九穗之瑞但今歲畿輔地方被水小民乏食朕方修省之不暇所請撰文立碑勒石不必行

十三日宗人府議敘管理會考府之王大臣等奏

上諭從前以怡親王總理事務歷著勤勞曾封伊子王爵王猶再三懇辭未受所議賞賜金銀亦可不必至

王忠誠効力之處朕自深悉之也

又戶部議駁京口將軍董吉納請給兵丁折色米銀奏

上諭依議將軍之職必須賞罰公明不以私恩小惠邀取名譽方能約束兵丁使人心畏服董吉納到任未久諸事尚未明斷乃不思整飭訓導之方以敦大體但以兩月兵米折色遵行年久之事具疏奏請以冀取悅於衆兵其居心行事甚屬卑鄙董吉納著交該部嚴察議奏

十五日奉

上諭前年羹堯查審陝西郃陽縣私鹽用兵一案初據

年羹堯奏稱並未傷損一人及朕留心訪察知有傷損居民之事續據黃焜奇與范時捷與帖亦止稱傷損十數人朕軫念黎元惟恐官吏蒙蔽使民困不能盡達用是再加訪問知所傷之人甚多因特遣奏事石麟前往平陽府傳諭審事侍郎史貽直高其佩令其用心查訪作何設法開導務使小民無所瞻顧具呈控告勿似黃焜從前用威恐嚇使小民不敢申訴實情今據史貽直高其佩奏稱遵旨用心查訪親身至彼曉諭開導查出實在因年羹堯用兵致死無辜之男婦老幼共七百八十六名口連前報出之十九名共傷損人民八百零五名口俱取有鄉保甘結該

縣冊結鑿鑿可據又奏稱年羹堯因查拏鹽梟曹猪頭而該縣將良善之馮猪頭頂名解送年羹堯並不覆審即將馮猪頭正法等語朕聞之驚駭戰慄不勝愧憾之至朕以愛養百姓為心惟恐一夫不獲其所宵衣旰食時廑於懷乃年羹堯負朕委任之恩逞其兇殘之性草菅民命毒害無辜以致多人受其慘酷皆由朕任用匪人之故深自愧憾實無以謝郃陽之紳衿黎庶郃陽地方既被騷擾著該督撫等加意撫綏其被害之家雖經欽差官員賞給銀兩著該督撫等再行優恤雍正四年郃陽縣應徵錢糧盡予豁免該督撫等可遍行曉諭合邑紳衿黎庶伊等遭年羹堯之殘害幸朕留心察訪研究實情使伊等沉冤得伸令特沛恩膏以示軫恤務令僻壤荒村咸知朕意

十九日勾決四川廣東福建三省情實人犯

諭大學士等人命至重按罪務使情法得中嚴固不可寬亦不可須平心研究求罪犯可生之路至於萬無可生然後勾決則國法所不容亦其自取耳從來法寬則愚民易犯非刑期無刑之意爾等識之

二十二日勾決浙江陝西二省情實人犯

諭大學士等凡事皆要持平一有所偏則輕重顛倒為累非淺況用刑豈可或偏乎爾等稱朕寬大詳審朕看來詳審尤為緊要蓋能詳審而得其平則所施一

當於理并無寬大之足名矣此即用中之道也且偶然錯誤人所時有語云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朕謂偶不及檢致有過失雖聖賢亦不能無況有有形之過有無形之過有形之過易覺而無形之過難知苟非詳審省察將遂聽其錯誤而莫之知耶是人能自見其過則過可無如自謂無過則過必多即如爾等歸美朕躬朕不敢自謂已能也全賴爾等匡弼設使朕有過失爾等果能直陳無隱朕且欣然納受雖詞色之間必無幾微相拒之處爾等不可不知也

二十三日奉

上諭朕體恤臣工凡官員辦事著有勞績者無論大小

俱勅部議敘其有過愆致干吏議者亦照例處分夫
一人之身有功有過一官之級有降有加舊例官員
降級留任停其陞轉必三年無過方准開復降級後
雖有恩詔加級不准抵銷殊非以功補過開人自新
之義嗣後降級留任官員遇有恩詔及議敘加級者
俱准以加一級抵銷降一級庶使人皆奮勵勉圖後
效亦鼓舞吏治之一道也至於降級後捐納加級者
不得抵銷前案

又奉

上諭古者視歲之上中爲儲蓄之節葢官民經畫久遠
不爲一時苟且之計積之於豐年用之於歉歲所謂

有備無患法良而意美也朕自臨御以來宵旰勤求
無刻不以民依爲念乃重農積粟之詔屢下而閭閻
卒少葢藏官倉亦多虧缺即如直隸保定等府去歲
頗稱有秋今春二麥亦熟乃以夏秋雨水過多田禾
被澇而民間遂有饑色幾至流離若非多方賑恤窮
民必至失所此皆草野無知食不以時用不以禮但
快目前之有餘罔計異日之不足一遭旱澇追悔無
從至於常平通倉原爲備荒而設乃有司奉行不力
多至缺額罪何可逭茲據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
河南山西陝西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督撫報稱
今歲秋成八九十分不等朕覽奏不勝慰悅又重爲

吾民計及長久宜乘此時講求儲蓄之道以備將來
該督撫等可轉飭有司遍行曉諭務須撙節愛惜各
留餘地預爲他時緩急之需社倉之法亦宜趁此豐
年努力行之勿但視爲虛文故事朕爲吾民籌畫養
贍之道惓惓於懷無時或釋而吾民自謀其身家若
但苟且因循不復長顧遠慮則重負朕軫念元元之
意矣至於州縣倉儲向有虧缺者若不趁此豐收之
時速行買補將來發覺斷不姑貸慎之慎之

二十六日奉

上諭朕前曾降諭旨凡來奏事之大臣官員等不必太
早今見大臣等務皆早到如在南城居住人員必得

五鼓即行前來其年老有疾之人遇寒冷時必重受
其累爾等効力惟在實心辦事似此奔走竝無關係
若侍衛及職司看守人等則不得不然葢以伊等之
專職也爾等若不盡心於職務雖經年如此奔走何
益之有徒自取其勞耳此皆朕躬所經歷者是以知
之甚悉嗣後爾等咸遵朕旨而行不可違背雖稍遲
誤或一二人不到亦無妨礙竝不致有誤事之處也

又勾決江南省情實人犯

諭大學士等朕覽江南秋審情實人犯招冊內蘇四拷
斃朱天一一案情有可疑因將刑部原本取進細閱
本內奏稱常熟縣陳三家被竊呈報該巡檢司鈕琳

當卽緝獲丁大到官供出贓物在朱天一家弓兵蘇四等起贓不獲拷斃朱天一等語巡檢鈕琳並不審訊寄贓緣由又不喚朱天一到案查取確供遽行出票差役起贓致蘇四等將朱天一私拷斃命此情之可疑者一也又丁大既係竊賊則不應聽其取保候訊旋報病故此情之可疑者二也看此朱天一並無窩贓情由卽丁大果否行竊亦無的據巡檢鈕琳不無誣良致死卸罪於蘇四情弊著行令該撫遴委賢員再行詳審具奏

又御史殷式訓條奏京城內外刨挖街道請令回空煤車帶土出城奏

上諭御史條奏道路甚高相應刨挖將刨挖之土止住空車令裝半車出城不費錢糧等語朕思攔止空車載土則趕車之人必怨怨則進城之車必少進城之車少則物價必貴與生民無益爾等將此詳議具奏現今京城周圍禁止成造土坯此等刨挖之土若有人情願取去成造土坯者許其取去或有墳塋院基溝渠需土亦聽其取用其餘剩者仍動用正項錢糧搬運不得爲節省錢糧以致勞衆

二十七日奉

上諭大學士王頊齡耆舊大臣患病遽逝深爲軫惻已優加恩䘏用示眷懷今覽王圖炳等陳奏於十月初三日扶送父櫬回籍著沿途文武大小官弁在二十里以內者俱至櫬前弔奠并差人護送毋令回空漕船阻其行路務俾長途安穩早抵故里以副朕惓惓篤厚之意

三十日奉

上諭允禩之親舅舅噶達渾原係辛者庫微末官奴在
皇考時並未施恩放出內府佐領至於旗下又無論矣朕卽位將伊舅族俱放出旗下恩賞世襲佐領允禩卽此恩典理應盡心竭力以圖報効方無負伊之　母妃乃一無感戴朕恩之言今又公然在內府佐領人等前沽名邀譽不忠不孝詭譎之至伊舅族人等朕已施恩不便掣回辛者庫將此佐領裁革交與允禩令其養贍

雍正三年十月

上諭十七道

初三日勾決河南山東二省情實人犯

諭大學士等法律關係重大必至公至當俾用法者之心與死者之心皆幾微無憾方爲明允若輕重之間少有未協朕必再四詳酌爾大臣等各據所見直陳無隱

初四日禮部題請慶賀

萬壽奉

上諭曰

皇考

皇妣服制雖滿而三週祀典未行朕之壽日著停止行禮筵宴

初五日奉

上諭四川提督周瑛從前領兵進藏時正值天氣寒冷又當匆遽之際弁兵甚屬勤勞朕心深爲軫念周瑛回至四川之日著巡撫王景灝動支司庫銀一萬兩交與周瑛將隨往進藏及察木多効力之弁兵等按其勞績分別等次遍行賞賚俾遠征奮力之人得沾

恩賜

又奉

上諭劉以堂頂冒趙勲之名充作假官顯屬年羹堯通

同作弊明知故爲之事朕令其明白回奏並不據實陳首復立意欺罔佯爲不知巧飾具奏從前年羹堯向朕奏稱皇上如天臣從無一字一言敢欺皇上若欺皇上即如欺天等語今欺朕至此獨不思天道之報施不爽乎朕已遣人將年羹堯提拏來京俟其到日嚴究質審具奏

又奉

上諭外省官員督參撫審撫參督審雖係向來定例但朕思督撫果係同城地方相近則舊例甚屬合理若相隔遙遠該犯與干連人等不無往返拖累且案件亦易至耽延即如山東河南山西俱無總督但有巡撫凡題參事件舊例亦仍交巡撫查審嗣後督撫糾參事件應如何得就近審理使案件易於歸結情罪皆得公平著九卿議奏

又奉

上諭今日兵部奏請議敘臺灣兵弁內有武舉數人俟其再立功之日一併議敘朕謂兵部曰此等處自必舊有此例爾等引據奏聞但即此可見爾等不能視國事如家事昔日三逆未平用此例以鼓舞將士今西陲察木多等處有未完案件則亦當待其事畢後一併議敘至於臺灣久經克復承平無事欲令福建武舉下次立功再與議敘不知欲令於何處立功耶

視國事如家事者必不出此所以凡事不可拘泥猶例當識經權常變耳

又

諭果郡王允禮順承郡王錫保八旗漢軍內有平居孝友守分讀書之人考試既不獲中式而捐納又無貲力者爾二人查明分別挑選其上三旗包衣齊岡佐領下人令內務府總管保奏其王等包衣齊岡佐領下人令各該王保舉如此則人不致於壅滯而亦可得才能之人矣

初七日勾決山西省情實人犯

諭大學士等用刑貴於平恕惟平惟恕斯寬非濫而嚴非枉但平恕二字必詳慎精密得其至情方能無誤若只照舊例斷決則一巡撫衙門老吏能之何待朕與爾等大臣悉心商酌爾等須竭力贊襄有言必盡毋畏毋隱

初八日奉

上諭鬪毆殺人本應抵償其奏准存留養親追給埋葬銀兩乃法外之仁但既免其抵償則埋葬銀兩自應照數追給以恤死者之家若止存給付之名而無收受之實是不但於情理未協而於法律亦未為允當嗣後一應追給埋葬銀兩之案務必交與該地方官實在照數追出給付死者之家然後將該犯釋放報部存案若不行照數給付者必將該犯仍行監追倘並未追給而揑稱給付即將該犯釋放者告發之日著將該管地方官一併從重議處爾部詳察定例議

奏

又西洋教化王伯納弟多遣使入

覲並進方物奉

上諭覽王奏並進方物具見悃誠我

聖祖仁皇帝怙冒萬方無遠弗屆

龍馭升遐中外臣民悲思永慕朕纘承大統勉思紹述

前徽教化王地處極遠特遣使臣賚章陳奏感

先帝之垂恩祝朕躬之衍慶周詳懇至詞意虔恭披閱之餘朕心嘉慰使臣遠來朕已加禮優待至於西洋寓居中國之人朕以萬物一體為懷時時教以謹飭安靜果能慎守法度行止無愆朕自推恩撫恤茲因使臣歸國特頒斯勅並錫蟒緞錦緞大緞六十疋次緞四十疋王其領受悉朕惓惓之意

初九日奉

上諭滿保向來居官雖無廉介之稱然才幹優長盡心辦事整飭營伍經理海疆實為稱職昔年臺灣一事雖不能消弭於未然而能於七日之內即行克復功過足以相抵朕即位以來時加教誨滿保亦知奮勵矢志廉潔及至抱病沉篤之際尚能留心地方將黃

國材留閩以待新任巡撫並將總督印務交與將軍
宜兆熊此等料理之處俱屬得體今閩浙近販心深
爲軫恻應得𨚫典著察例具奏大凡督撫離任封疆
重務必須接受分明如廣東巡撫楊文乾聞訃即便
起程將巡撫印務交與總督孔毓珣孔毓珣交與李
杕李杕復送還孔毓珣彼此互相推諉殊非體統嗣
後督撫丁憂者不得遽行送印其任內文卷撥司道
一人代行聽候諭旨方行離任庶不致貽誤公事
十二日
諭步軍統領阿齊圖新修九門石路或有被重車所壓
以致塌陷者著即行修理嗣後日久再有塌陷處爾

等從工部支領錢糧修理
二十三日奉
上諭欒廷芳原係阿靈阿家人倚恃阿靈阿勢力官至
知府在大同任時甚屬貪婪前任巡撫聽徇情面將
百萬錢糧交伊辦理以致虧空侵蝕甚多諾岷察審
時並未聲明原由俱爲伊掩飾開脫且欒廷芳餽送
允禵之處諾岷俱曾査出參聞至於餽送阿靈阿數
十萬兩之處並未陳奏顯係諾岷袒護伊黨爲阿靈
阿隱諱耳年羹堯從前曾奏朕云欒廷芳完結虧欠
銀兩情願前往陝西効力交銀十萬兩等語伊虧空
侵蝕銀兩並不完補乃於各處鑽刺營求甚屬可惡
著交與新任巡撫布蘭泰將原由査明嚴審具奏
又
諭刑部凡強盜在監病故者將管獄官俱行議處但管
獄官將強盜疎縱越獄誠應議處若監禁病故者又
將管獄官議處殊覺屈抑嗣後監斃盜犯未經取供
其案未曾審明者將管獄官照例議處若已經取供
審明後並無別故在監病故者管獄官似可免其議
處爾部會同九卿詳明分別妥議具奏
又甘肅巡撫石文焯題參徇庇虧空之臨鞏布政
使彭振翼等本
上諭朕從前曾降旨令石文焯將年羹堯保用之員詳

加稽察其不堪者著即題參毋得徇庇今石文焯或
因彭振翼係年羹堯保過大員査出果有應參之處
是以參奏或將不應題參事件參劾塞責亦未可定
倘交與岳鍾琪審理恐其疑難此事既係石文焯所
參著將彭振翼馬德仁王三捷革職即交與石文焯
審明具奏餘著該部嚴察議奏
二十四日奉
上諭五城煮賑舊例自十月初一日起至次年三月二
十日止每城每日發米二石柴薪銀一兩今歲直隸
各州縣截留漕米二十二萬石仍復運送通倉米十
萬石令散賑平糶但恐各處來京就食之民尚多每

城日給米二石或不敷用著每日各增米一石柴薪銀亦倍之各該巡城御史親率司坊官散給都察院堂官不時稽查務使窮民得霑實惠以副朕愛養軫恤之至意

二十九日奉

上諭王景灝從前依附年羹堯相助為惡凡年羹堯種種貪暴劣蹟王景灝事事阿附朕知之甚悉以年羹堯之勢力王景灝不能抗拒固屬不職然當此之際亦有出於不得已之處朕念王景灝年力方壯才亦可用姑從寬免其解任予以自新將年羹堯任內凡係王景灝經手之項著伊逐一據實開明造冊移送

陝西督撫以憑確核毋得絲毫朦混隱漏伊若能痛懲前非洗心改過朕自照舊任用倘不知感朕保全曲宥之恩仍復瞻徇私黨不實心為國出力必嚴加治罪

雍正三年十一月

上諭十道

初一日

諭大學士等今年直隸州縣被水小民乏食朕軫念殷切除截留漕米發給常平倉穀外又將通倉米六成以上者著托時陳守創親交余甸蔡起俊運赴天津分散賑糶於被水之州縣今朕訪得所發之米朽爛不堪現有米樣二種在此爾等共看其高者不過三四成低者全屬灰土朕軫恤災黎宵旰憂勞無時或釋乃托時等全不仰體朕心將此無用之米運給各處有名無實小民何所資藉托時陳守創等皆由小

臣拔至卿貳不知感激朕恩為朕愛養百姓殊為可惡此次姑從寬免容其改過自新嗣後若再不實心辦事定嚴加治罪此已運成色米十萬石著賞給各處窮民再另發六成以上米十萬石令托時陳守創余甸蔡起俊自備腳價運往天津再今歲秋季所發官俸兵糧米色俱不好嗣後若再如此亦必從重治罪康熙五十五年曾發通倉米五萬石分貯各州縣備用歷年已久聞俱陳腐甚為有司之累著從寬豁免莽鵠立奏稱直隸按察司浦文焯修倉推諉朕曾詢問蔡珽據奏現有賑濟事務留浦文焯料理今賑濟已有頭緒浦文焯著解任修倉若辦理得好朕尚

有任用之處倘仍前怠忽必加重處
初二日
諭諸王大臣廉親王允禩會同內務府大臣等請將妄行嚷鬧之內府佐領人等治罪朕爲此案曾屢降諭旨今據廉親王等審擬具奏特將此案始末詳諭爾等知之內府佐領渾托和等從前康熙三十年間所用錢糧不過三十餘萬兩今增至七十餘萬兩總計十年則需七百餘萬兩朕思以國家徵輸之額賦而養此並非正項兵丁無用人口且逐年增添無所底止甚非經久之策是以朕曾屢詢廷臣商酌變通之法一日廉親王奏事因言及此據廉親王奏稱旗下

披甲人每一佐領只二十四名內府佐領亦應照此辦理朕云內府佐領下人等甚多若照八旗裁減恐不可行廉親王奏稱臣屬之圖巴海佐領俱係六七人內始得一副甲錢糧照此辦理無不可行等語朕因將此事交與莊親王及常明來保同廉親王確議乃廉親王議將內府佐領下增甲九十餘副等語廉親王在朕前奏請裁減內府佐領之甲及至議奏反議增添誠不知其何心若果前奏難行亦當陳明從前所奏之誤何以面奏可裁而又議加增叵測陰邪莫此爲甚伊從前種種奸謀欺騙諸臣在廷共識其奸伊計無所施又借此搖惑此等卑下之人欲以擾

亂政事且邀結人心沽取名譽而加朕以不美之名朕念內府佐領披甲之人多係家道殷實官員之家人即如來保常明家人披甲者甚多且渾托和人等即幼稚亦有錢糧其披甲錢糧乃分外多得之項將此裁去未嘗不可因酌量定額每佐領准其留甲五十副裁其家下披甲內之多者且目前亦不即行裁減俟其缺出扣除不補乃來保常明自顧其私將不甚緊急事件連夜通傳守夜步軍不能禁止以致內府佐領無賴之人齊集廉親王府門妄行嚷鬧彼時廉親王來奏此事適本日朕將廉親王之舅家撥給廉親王朕意謂其必因撥給之事來奏未曾召入諭

令於諸王大臣奏事之日同奏而廉親王並未聲明內府佐領人等嚷鬧情由即行退去次日莊親王內務府大臣奏稱內府佐領下人等至廉親王處嚷鬧朕降旨云親王之邸何得擅入嚷鬧且　母妃在內豈可驚擾爾等速行逐散如不散爾等即行鎖拏若不能鎖拏即將莊親王革去王爵來保常明即行正法伊等遵旨前去乃是日並未至廉親王處嚷鬧朕往旃檀寺瞻禮問及提督阿齊圖奏稱二十日至廉親王處嚷鬧次日至李延禧家嚷鬧且搶去物件派出官兵拏獲數人等語朕始聞知而內務府大臣並未向朕奏明後莊親王與常明來保等拏獲數人審

訊奏稱據供嚷鬧李延禧家係廉親王所使廉親王
亦直認不辯朕意若果係廉親王所使廉親王必不
肯認今既承認必非廉親王所使朕素深知廉親王
之無恥奸詐因令阿齊圖研審各犯果供並非廉親
王所使及再問廉親王廉親王乃云此等無知小人
我原替他應承來廉親王陰致人於死地而又於此
等處代為應承冀人感激其居心之卑鄙大抵如此
廉親王允禩與年羹堯居心相類期於必遂其緣木
求魚之大志主意斷不改悔也況內府佐領下人數
百名前往嚷鬧此等不法之事伊視為淡然不行入
告置之而去豈非欲加朕以不美之名耶朕與允禩

聲名之賢否關係
皇考之聲名在伊猶小在朕甚大伊怙惡不悛始終奸詐
朕亦無可如何只得從關係大處行事矣現今此案
搶奪李延禧之家固屬不可至於親王府邸擅入嚷
鬧尤為大干法紀允禩從前巨惡不可枚舉朕何難
治以國法既已盡從寬免豈有縱容內府人等肆行
不法之理耶此俱係莊親王來保常明等始則孟浪
通傳致起事端繼又不行據實奏聞所致情由可惡
莊親王著罰親王俸三年常明來保俱著革去內務
府總管來保著枷號三個月鞭一百廉親王審定為
首嚷鬧之五人著廉親王查明具奏交與麥佁額騰

吉同刑部侍郎二人監看正法其餘為從四十餘人
著交與刑部定擬斬絞監候秋後處決至王邸自有
守門官員兵丁此等之人何由得入著將伊等交與
今日面奉諭旨之王大臣會同察議具奏近日廉親
王乘醉將伊門下之護軍酷打致死隱匿不行奏聞
恐致死者家人申訴又遣太監等囑令寢息今日朕
當諸臣之前面問廉親王初猶支吾反覆窮詰始俯
首無詞廉親王外市慈厚之虛名而內忍行慘酷殺
人之實事雖工於矯飾而欲蓋彌彰著交領侍衛內
大臣與宗人府會審具奏

又奉

上諭此次謁
陵著莊親王隨去常明著署理內務府總管五十一著授
內務府總管其帶豹尾鎗行走人員著另行請旨李
延禧五十一著留京從前莊親王代來保賠補銀兩
著追還著莊親王出銀一萬兩常明出銀五千兩來
保出銀五千兩給與李延禧

初三日奉

上諭前降諭旨著將來保革去內務府總管鞭一百枷
號三個月論來保之罪不容於誅來保本係辛者庫
賤役自朕即位後拔入佐領下授為內務府總管理
應凡事加謹效力乃並無一事輸誠陳奏一味苟且

因循沽名釣譽思以惡名歸之於朕來保甚屬下賤
不堪自以爲能其實毫無可用之處今姑從寬典免
其枷責伊兄現在跟隨誠親王著同伊兄一處行走
効力應給李延禧銀兩著速即給與倘或推諉遲延
必治以重於枷責之罪

初四日奉

上諭朕曾降旨著廉親王允禩察奏爲首嚷鬧之五人
即行正法今據廉親王允禩將爲首嚷鬧應行正法
之五人姓名開列具奏朕前有旨自首者即赦其罪
今此五人之內即有自首一人又有一人坐供抱病
未去而廉親王允禩據厨子認識遂入於五人之內

可見廉親王所審甚不足憑人命關係重大豈可草
率定案廉親王允禩生出事端擾亂政事若此等嚷
鬧妄爲之人不行處治則國法何在若即據廉親王
允禩所審正法則其中不無寃抑實令朕難於辦理
此事原不必急迫可將案內衆犯交與刑部監禁著
內大臣大學士議政大臣九卿等公同詳確會議

又原任京倉監督殷式訓遵
旨陳奏攤賠任內虧空米石實非本身虧折不應賠補

奉

上諭從前通倉霉爛虧耗米石原任倉塲總督法敏等
議令歷年監督槩行賠補並未分晰明白朕疑此奏
未必非法敏與隆科多商議故爲此難行之事以希
覬朕之加恩豁免一日朕問隆科多爾看法敏此奏
果可行否隆科多奏稱恩典出自皇上朕思人臣辦
理政事應當據理而行豈可故爲輕重以待朕之斟
酌改易此風斷不可長且歷年倉塲監督踈忽怠玩
苟且因循情弊種種多不稱職是以朕姑允從法敏
等之議覩其能行與否而所降諭旨中原有著不肯
賠補之人自行陳奏之語隨有原任監督數人申訴
得理朕已施恩寬免今覽御史殷式訓分晰陳奏之
處甚爲明白著大學士九卿等將此案始末詳悉查
明具奏其有應問法敏之處行文法敏應問陳守創

者問陳守創至於歷年監督等有屈抑不應賠補之
處著往都察院具呈申訴

初五日諸王大臣等奏十三日
聖祖仁皇帝三週祀典
皇上親詣
景陵行禮十二月初十日
孝莊文皇后梓宮安奉
地宮請於
躬詣
景陵祭奠之日即於
昭西陵先期行禮奉

上諭十二月初十日
皇曾祖妣孝莊文皇后安奉
地宮朕本欲親往祭奠但
皇考聖祖仁皇帝二週祭期去十二月初十日甚近一月之內兩次往還天氣嚴寒沿途官民未免迎候供役朕意正在躊躇覽諸王大臣所奏援引典禮請於十一月十三日先期祭奠於禮既盡於心亦安所奏是著照此行

二十一日九卿議設各省巡察官員奉
上諭依議浙閩二省目前且不必派官前往江寧安徽二處共派一員湖北湖南二處共派一員山東河南二處各派一員著大學士九卿等於小京堂及科道各部郎中內揀選引見至九卿所議請寬承緝盜首之處分一條議得甚是當日鄂爾奇條奏請嚴承緝盜首之處分彼時朕意即與九卿今日之議相合因詢問隆科多據隆科多奏稱承緝盜首之處分必當從嚴且盜首不能假借斷無錯悞之事朕以隆科多久任步軍統領專司緝盜之責所言自應不謬故從鄂爾奇所奏今既不便著照九卿所議行俟隆科多事竣回日將此詢問隆科多令其回奏

二十五日奉
上諭兵部戶部工部等衙門議覆天津衛設立水師本內廉親王允禩不畫題列名及朕降旨詰問據允禩稱患病不能看稿因不畫題所以本內未曾列名等語此案會議時日甚久廉親王允禩何得以患病不能看稿爲辭且前日西花園穿孝齊集之處廉親王允禩並無疾病明係躲避此事借病推諉不與會議著宗人府大學士等察議具奏

二十七日奉
上諭天津衛設立水師前令戶部兵部工部會議遲延數月迨朕查問始行覆奏明係工部耽誤其逾限之處科道爲何不行查參著大學士等將遲延之故查奏從前朕屢降諭旨期諸臣洗滌怠緩之習訓誡再三仍未悛改殊不能體朕勵精圖治之意凡速議事件與平常事件朕業已定有限期嗣後務遵定限議覆歸結倘事件之內有行查他處咨提人犯不能依限歸結者可於限滿之日將情由寫明交送內閣奏聞如並無別項情由而逾限不結科道即行查參倘科道不行查參著內閣都察院一併參奏

雍正三年十二月
上諭二十九道
初一日奉
上諭王希曾前在山東提督學政起身之時曾叅奏崇
明總兵陳天培居官不好苦累百姓及朕詢問高其
倬何天培查弼納俱奏稱陳天培居官好在地方甚
為出力據此王希曾係崇明本地之人必與陳天培
有不合處挾私妄奏著將王希曾原摺發與陳天培
令其明白回奏王希曾有無挾私之處亦著陳天培
據實陳奏又王希曾到任後奏稱名宦鄉賢去留未
當請將已入祠者免其分別去留嗣後有呈請入祠
者查核報部等語王希曾身為督學專司激濁揚清
之責乃委曲瞻徇不肯秉公察核反稱去留未當奏
請免其分別此語有忝學臣之任伊在山東聲名亦
屬中平著調回京仍在翰林行走
又吏部議覆御史錢以瑛奏事失儀應罰俸奉
上諭錢以瑛由知縣行取進京補授部屬朕看其人尚
屬老實是以簡用御史今所條奏三事一請勅下各
省督撫勒令尼姑還俗等語朕於天下兆民惟恐一
夫一婦不獲其所各省尼姑不下數萬人一時以官
法勒令還俗必至失所朕不忍為又奏稱民間婚女
至二十歲外者請勅下督撫諭令速行擇配等語凡

婚嫁之事應聽民間自行酌量其遲早亦聽民便若
以官法繩之必至倉皇失配且滋煩擾甚非宜民便
俗之道又奏稱民間鬪毆每起於數十文錢之微請
令有司於境內查明需用數十文錢之窮民賞給錢
文濟其緩急以息爭端等語凡為政有體當酌其事
之能行與否此奏不但勢不能行且將來流弊種種
自古無此止訟息爭之道錢以瑛以此三事陳奏甚
屬鄙瑣不通且身為御史不知禮儀在朕前進呈本
章時站立不跪甚屬庸迂糊塗不宜御史之任著以
主事原職銜勒令休致回籍其條奏亦著發還
又兵部議奏隱匿不報偷盜馬匹之總兵王嵩等
革職奉
上諭從前年羹堯在朕前奏稱王嵩人材勝於岳鍾琪
等語王嵩朕向來不曾識面今調來引見看其人甚
是卑鄙且其居官聲名亦不好所奏一應事件皆不
過為年羹堯出力耳伊向來倚仗年羹堯勢力恣意
貪婪殘利已多甚屬可惡再武正安係允禵門下之
人乃依附年羹堯實伊本門之主以取悅於年羹堯
此皆朕所深知者朕將王嵩武正安問及岳鍾琪據
岳鍾琪奏稱伊等在軍前材品騰虛甚是平常王嵩
武正安俱著革去總兵發往將軍穆克登所奏種地
之處自備籽粒種地効力行走如果實心効力則已

若尚推諉定行重治其罪
又刑部議奏行竊殺人之李福貴等立斬奉
上諭此案李福貴行竊之時拒捕殺死一人何得將竊
盜二人俱擬立斬凡强盜大案亦只將爲首者正法
餘皆減等發落今將竊盜二人不分首從皆擬立斬
是反重於强盜之罪矣此議錯誤將本發還再議具
奏
又宗人府議奏廉親王允禩不將工部主事員缺
即行題補應罰俸奉
上諭廉親王允禩從前於額外主事內揀選保題後年
希堯到任時漢司官混行具呈額外主事亦在其中

伊乃以未曾保題巧爲飾詞此皆廉親王居心狡詐
欺罔君上之處宗人府理應據事議罪今並不照伊
所供詳議而反舍重從輕將非其罪之事任意處分
甚屬徇情將本發回另議具奏
十一日
諭年羹堯爾亦係讀書之人歷觀史書所載曾有悖逆
不法如爾之甚者乎自古不法之臣有之然當未曾
敗露之先尚皆假飾勉强僞守臣節如爾之公行不
法全無忌憚古來曾有其人乎朕待爾之恩如天高
地厚且待爾父兄及爾子並爾闔家之恩俱不啻天
高地厚爾捫心自思朕之恩尚忍負乎授爾爲川陝

總督又用爾爲撫遠大將軍將西陲之事全畀於爾
事事推心置腹文官自督撫以至州縣武官自提鎮
以至千把俱聽爾之分別用舍朕意以爾實心爲國
斷不欺罔故盡去嫌疑一心任用爾乃作威作福植
黨營私如此辜恩負德於心忍爲乎即如青海之事
朕命爾於四月間備兵爾故意遲延又命於八月進
兵爾復羈留不往及朕嚴加催督然後進兵孤軍冒
險幾至失機又如阿爾納所領之兵爾令其由喝斯
地方前進以險惡必不可行之路令其行走豈非欲
陷害阿爾納乎又如爾令富寧安將駱駝三千餘隻
從巴爾庫爾送至布隆吉爾爲無用之需豈非設計

欲陷害富寧安乎又如令岳鍾琪之兵調至西寧其
經由之路爾指令舍近就遠故意使其紆道數千里
欲使蔡珽運糧不及豈非欲巧陷蔡珽乎此皆國家
軍務大事而爾視爲兒戲藉此以快私忿尚得謂之
有人心者乎又如爾所奏善後十三條於不應造城
之處建議造城於不應屯兵之處建議屯兵並無一
件有益於地方之事爲國家籌畫邊機如此草率錯
亂是誠何心如青海用兵以來爾之殘殺無辜顛倒
軍政等事朕尚皆未令入於廷臣議罪之條即執廷
臣所議九十二條之內爾應服極刑及立斬者共三
十餘條朕覽之不禁墮淚朕統御萬方必賞罰公明

方足以治天下若如爾之悖逆不臣至此而朕枉法寬宥則何以彰國家之憲典服天下之人心乎即爾苟活人世自思負恩悖逆至此尚可以對天地鬼神靦顏與世人相見乎今寬爾殊死之罪令爾自裁又赦爾父兄子孫伯叔等多人死罪此皆朕委曲矜全莫大之恩爾非草木雖死亦當感涕大凡狂悖之人生前執迷死後或當醒悟若爾自盡後稍有含怨之意則佛書所謂永墮地獄者雖歷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

又刑部等衙門請將年羹堯照謀反律正法奉

上諭年羹堯不臣之心顯然但因喪心病狂昏憒顛倒

之所致鄒魯乃無知小人相與謀逆之情雖實而事蹟尚未昭著朕念年羹堯青海之功不忍加以極刑著交步軍統領阿齊圖令其自裁年羹堯悍復殘逆之性朕所夙知其父兄之教不但素不聽從而向來視其父兄有如草芥年遐齡年希堯皆屬忠厚安分之人著革職寬免其罪一應賞賚御筆衣服等物俱著收回年羹堯之子甚多惟年富居心行事與年羹堯相類著立斬其餘十五歲以上之子著發遣廣西雲貴極邊煙瘴之地充軍年羹堯之妻係宗室之女著遣還母家去年羹堯及其子所有家資俱抄沒入官其現銀百十萬兩著發往西安交與岳鍾琪圖理琛以補年羹堯川陝各項侵欺案件其父兄族人皆免其抄沒年羹堯族中有現任候補文武官者俱著革職年羹堯嫡親子孫將來長至十五歲者皆陸續照例發遣永不許赦回亦不許為官有匿養年羹堯之子孫者以黨附叛逆例治罪著內閣明白記載鄒魯著改為立斬其親弟兄子姪著僉妻發往黑龍江給與披甲之人為奴其餘皆從寬免餘依議

十二日刑部等衙門奏行竊殺人之單老小擬斬立決奉

上諭單老小行竊吳大之家藏匿麥稭梁間吳大窺見取鎗刺之單老小奪鎗吳大不肯放手單老小以小

刀扎傷吳大單老小一時情急又未得財與竊盜公然拒捕殺人者不同著改為監候秋後處決

十三日

諭大學士等康熙六十年年羹堯奏請四川復設鋪司經部議准設立每年支給工食銀三萬六千餘兩及朕訪聞四川並未設立鋪司仍令塘兵傳遞文書將鋪司工食銀兩俱乾沒入己此係高其佩四川按察司任內經手之事爾等可即詢問高其佩令其據實一一陳奏不得絲毫隱瞞若高其佩稍有徇隱將來法敏程如絲查出回奏到日定將高其佩從重議處

十五日奉

上諭前據王景灝奏稱凡係年羹堯作弊事件俱已一
一清查奏聞不敢一毫徇隱乃四川鋪司一案歷年
以來並未設立年羹堯及地方官將工食使他人已
朕知之甚悉王景灝不但不行奏聞且具本照舊開
銷雍正二年工食二萬餘兩似此徇隱欺朦並未悛
改著即行文甘肅巡撫將此詢問王景灝回奏
十六日奉
上諭隆科多人品學問居心行事俱係不應纂修
聖祖仁皇帝實錄之人因其侍從多年當時事實皆其親
見故畀以總裁之任今康熙二十九年
實錄內於
聖祖仁皇帝親征大事俱記載不全而於伊父佟國維陳
奏之言則一一詳載且多粉飾似此昧公徇私殊玷
纂修之職著革退總裁
十七日
諭吏部教官專司課士前恐捐納出身之員文藝未能
精通難以訓課士子故令改補佐貳等官朕思此等
改補之員並非事故處分之比其從前教職任內所
歷之俸自應准其一併通算不得將前俸開除且此
等改補人員甚多其中豈無辦事可用之才爾部可
將現在赴部改補人員內識字能書履歷者傳齊帶
來引見此係朕愛惜人才至意惟恐或有遺棄特降

諭旨其優劣俱係朕親定伊等無事鑽營若伊等以
不肖之心自待妄行請託為人所愚不但負朕深恩
自壞人品日後發覺且罹罪戾爾部並傳諭伊等知
之
又
諭戶部湖廣為產米之鄉穀石最宜多貯將來運往別
省皆為近便今查湖廣通省存倉之穀只數十萬石
為數無多今歲湖廣收成豐稔著即行文該省督撫
令其動支庫銀十餘萬兩遴委賢員採買穀石於省
倉及府州縣應貯之處加謹收貯此時只宜陸續採
買不可因有官價一時採買致令穀價騰貴設若民
間穀價稍昂即便停止俟明年再行採買江南浙江
今歲俱獲豐收著各該撫就近酌看亦可動項採
買穀石著即一面定數奏聞一面採買
十八日刑部等衙門議覆原任清苑縣知縣王允
猷虧空錢糧奉
上諭王允猷係年羹堯進士同年李維鈞聽年羹堯之
囑託將王允猷任內虧空錢糧逼勒接任官員承認
王允猷依附匪黨請託鑽營情由可惡著發遣寧古
塔其家產查明入官王允猷任內虧空各項俱著落
李維鈞賠補
十九日

諭巡視五城御史今年天氣寒冷聞外間無房居止之
窮民竟有受凍傷損者朕心深爲憫惻朕思居民中
豈無愷悌好善之人但因慮及稽查究累不敢輕易
收留此亦人情之常爾等可留心照看使寒夜不致
露處若有好義之人容其棲息者不必禁阻至明春
二月和暖便可無慮爾等巡城之職固在禁民爲非
亦當恤窮救困嗣後倘有凍餒之人經朕訪聞爾等
不得辭其責
又奉
上諭今年天氣甚冷京城多有窮民彰儀門安定門外
向有養濟院此二處著將變色米賞給一百石煑粥

賑濟傳諭倉場侍郎將米樣呈驗然後賞給
二十日奉
上諭據傅敏奏稱紹興府海塘工程原議皆用條石後
以條石不易購致限期已迫遂用條石托外亂石塡
中今恐日後坍塌仍改用條石請寬限期等語海塘
工程關係民生最爲緊要必須一勞永逸若因條石
一時難以購致從前便當聲明緣由奏請展限何得
草率從事和順係隆科多結納私人特晉德曾經隆
科多在朕前薦舉此必特晉德受隆科多之囑託照
看和順是以聽其苟且塞責傅敏不早行查奏亦屬
徇情著交與新任巡撫李衛悉心查勘指示更改修
理務期永遠堅固張楷在江南修理塘工用木椿密
釘似爲有益可否做行並令李衛酌量
又署貴州巡撫石禮哈摺奏料理撫臣張謙喪事
奉
上諭朕覽石禮哈此奏不禁戚然但不知果然如此料
理否著查明將石禮哈議敘張謙歷任廉潔想家道
自然艱窘其旅櫬回籍時著該撫將司庫銀賞給一
千兩
二十二日奉
上諭朕君臨萬方中外一體有功必賞有罪必懲初無
偏黨之心亦並不存依違之見前以羅卜藏丹津潛

行悖逆謀擾邊陲朕命將出師用彰天討滿洲綠旗
漢土官兵皆能奮勇爭先克成懋績論功行賞恩所
宜施乃年羹堯以私暱人員冒濫入冊以致綠旗官
兵議敘至今駁查未定而土司功冊亦因之暫停朕
心深爲憫念夫土司非比內地凡所遣調曰兵皆預
定名數按名隨師無從虛冒其功績等第必當詳確
稽查如四川屬之瓦寺雜谷二土司部下目兵與三
寨包坐之頭目所部番兵皆歷年効力戰功尤多小
金川土司湯鵬陝西土司魯華齡於攻取桌子山時
其目兵亦能戮力用命似此邊遠番衆知効忠誠則
其寸功必宜盡錄爾部查照領兵官所報各土司功

冊除各土兵已給賞賜外其官目應各加以職銜勸
予恩賞陣亡帶傷者照依綠旗兵丁一體優恤務期
均沾實惠仍將此旨下與該管督撫提鎮轉飭各土
司自茲以往尤宜益矢忠勤各安駐牧嚴束部落不
得滋事生非和睦族鄰不可恣行仇殺尺地莫非王
土率土莫非王臣番苗種類因多皆係朕之赤子或
有强悍不平各土司祇宜赴該管上司陳告豈得任
意戕殺以背朕好生保赤之念各該土官果能禀遵
訓誡則世守職土朕自加恩若敢恃功驕肆陽奉陰
違則國法具在亦斷不因今日之功賞更從寬貸也

又

諭宗人府大學士九卿等從前允禩曾託病不出朕將
其親信太監門進喚入暫留於大內不但未加處治
仍令總管照看亦並未向伊訊問一語後允禩自稱
病愈照常辦事朕遂將門進放回允禩以門進代伊
隱瞞所行之事未曾洩漏一語遂賞銀百兩并緞疋
等物昨內府佐領人等到伊府門嚷鬧一事允禩因
護軍九十六不遵伊之指使給供遂立斃杖下夫生
殺賞罰乃國家大柄允禩竟敢擅行誅賞抗違國法
其罪誠不容寬赦但伊從前所犯過惡多端朕俱已
寬宥伊多方激朕之怒希圖罷斥自取安逸朕斷不
肯將伊罷黜惟仍望其悛改宗人府所議革去親王

拘禁披退佐領屬下之處俱從寬免九十六之親族
佐領不可仍令在允禩屬下著撤出置之公中允禩
雖免治罪而殺人者死國法豈容不問著允禩於伊
所指使之太監三名內指出一名抵償伊若不肯指
出著將此太監三名俱行正法允禩專擅放縱如此
行事朕即欲多賞伊佐領亦屬未便但　母妃在彼
伊佐領人少防守恐不敷用著於八旗馬甲兵丁內
每旗派一堆子於伊府週圍防守除府門仍令伊之
人員防守外其所派之人俱聽伊指示輪班坐堆防
守伊護衛人亦少著交與領侍衛內大臣於上三旗
侍衛內每旗逐日輪派侍衛四員隨伊出入行走到

伊府門候伊語方散太監門進係允禩深信委用之
人雍正元年年羹堯來京時門進在乾清門見年羹
堯指云如
聖祖仁皇帝賓天再遲半載年羹堯首領斷不能保等語
聖祖仁皇帝之必誅年羹堯門進何由預知著交與刑部
嚴行審出再戊子年間
聖祖仁皇帝出門避著留朕與允禩在京辦事凡奏章與
硃批事件朕俱交允禩收貯後向伊詢問伊云俱已燒燬
硃批事件關係緊要俱係
聖祖仁皇帝御筆何得妄行燒燬此事曾諭知九卿未行
究問去年著拉錫牟問年羹堯時年羹堯將伊處所

有筆札俱已燒燬昨九卿議年羹堯九十二大罪內
不將此事敘入此特爲允禵昔日燒燬
硃批事件之處留地步耳九卿既如此存心朕不可置之
不問矣著交與宗人府將
硃批事件務從允禵處追出

二十三日奉

上諭直隸地方向來旱澇無備皆因水患未除水利未
興所致朕宵旰軫念莫釋於懷特命怡親王及大學
士朱軾前往查勘今據查明繪圖陳奏所議甚爲明
晰且於一月之內衝寒往返而能歷勘周詳區畫悉
當以從來未有之工程照此措置似乎可收實效具

見爲國計民生盡心經畫甚屬可嘉著九卿速議具
奏至於工程應用人員若交與九卿揀選恐有掣肘
卽令怡親王及朱軾揀選請旨其從前差往修城修
堤之員俱著於水利工程處一同辦理

二十四日奉

上諭今歲直隸地方被水小民乏食朕軫念維殷已截
漕發粟多方賑恤但恐停賑之後正值東作之時農
民謀食無策著再加賑一月如從前所發之米不足
賑糶著署理總督蔡珽確查奏請增發米石以副朕
愛養黎元之意

二十五日奉

上諭積貯倉穀關係民生最爲緊要朕屢降諭旨令該
督撫嚴飭州縣及時買補昔年虧空之數無如苟且
遲延奉行不力卽如原任直隸總督李維鈞曾奏稱
各屬倉穀已補足七八分及今冬發倉賑濟虧空甚
多若非截留漕米并發給通倉之米窮民幾至失所
矣昨據月選官陳克復條奏虧空倉穀請支動正項
買補一面嚴追本官還項朕已交與九卿議行今直
省地方俱著定限三年將一應倉穀務期買補完足
不得顆粒虧欠三年之後朕必特差官員前往盤查
如有缺項定行重治其罪倘有不能補足情由著該
督撫題奏凡虧空錢糧猶可勒限追完無損國帑若

虧空倉穀則一時旱澇無備事關民瘼非小是虧空
倉穀之罪較虧空錢糧爲甚自宜嚴加處分並著內
閣九卿確議定例具奏

又奉

上諭山東歷城等四十三州縣德州等五衞所今歲被
水收成歉薄朕心深爲軫念已降諭旨蠲免錢糧並
令地方官多方賑濟又於明春開濬河道使小民傭
工度日務期安全不至失所前巡撫陳世倌奏請將
被災之州縣衞所應徵漕糧盡行緩徵分作三年帶
徵起運經部議覆以漕糧無本年全緩分作三年帶
徵之例應緩徵一半於雍正四年秋成後徵收起運

等語朕思被災地方有輕重不等若被災既重即[illegible]
收漕米一半閭閻亦覺艱難著山東巡撫於四十[illegible]
州縣五衛所之中悉心詳查其被災稍輕之處仍照
部議緩徵一半被災重者准其全緩務期分別確當
不得草率偏枯倘輕重失實日後發覺定行重治其
罪
又奉
上諭從前內外惡亂鑽營之人紊亂法紀朕知之甚悉
是以登極以來不時教訓宮內太監并外廷大臣等
凡事無得欺隱有鑽營者斷不寬恕若被拏獲務必
從重懲戒正法屢次諭旨甚明乃有掃院太監傅國

相向奏事太監劉裕探聽外邊有一廢官欲圖開復
曾否保奏一事劉裕並不奏朕止告訴總管太監總
管太監亦並不奏聞甚屬可惡著將總管太監并奏
事太監劉裕問明情由凡有關涉此案人犯俱行鎖
拏查問明白具奏
又奉
上諭陝西西安地方緊要又有滿洲駐防兵丁省倉米
石應當多貯查西安現在所貯米石為數無多今歲
秦省收成豐稔著總督岳鍾琪巡撫圖理琛就近商
酌動用庫銀採買米石存貯省倉以為備用其米數
多寡該督撫酌定奏聞務須陸續採買勿令價值騰
貴倘倉厫不足亦令該督撫酌議收貯之法大凡積
貯米穀於地方甚有裨益而有司往往就延時顧不
肯實心奉行該督撫等宜仰體朕心毋蹈此習
又奉
上諭聞得宿遷以下因黃河決口尚未堵成黃河大溜
不能暢直通流致有淤淺一二處水勢急溜河身復
多沙礫該地方官概不實心料理以致回空漕船至
此不無阻滯倘冬底春初決口尚未合龍河溜不歸
故道宿遷運河一二淺處明年重運漕船定多梗阻
于係甚大該總河當嚴飭河員上緊堵築必於桃汛
之前將宿遷決口修築堅固其淤淺處加工挑濬則

來歲糧艘重運方無遲悞之患
二十七日奉
上諭朕以
先師孔子聖諱理應迴避前降諭旨令九卿會議具奏
經九卿議覆凡係姓氏俱加阝為邱字凡係地名皆
更易他名至於書寫常用之際則從古體丠字朕細
思今文出於古文若改用丠字是仍未嘗迴避也此
字本有期音查毛詩及古文作期音者甚多嗣後除
四書五經外凡遇此字並加阝為邱地名亦不必改
易但加阝旁讀作期音庶乎允協足副朕尊崇
先師至聖之意

又奏

上諭凡旗員革職離任者俱勒限歸旗康熙二十九年定例漢官革職離任者亦照旗員之例勒限回籍嗣經陸續條陳前後更改且日久廢弛奉行不力朕思革職之員既無官守又無約束或逗留原任地方或潛住京師或遨遊他省自甘放棄不惜聲名甚至關説事情希圖僥倖貪緣苟且多生事端嗣後凡漢官革職之員於任內事結之後應勒限令其回籍若有逗留任所及潛住京師遨遊他省者照例治罪其擅自容留之五城及各地方官亦分別處分至朕從前曾令革職解任官員或有冤抑俱赴都察院申理嗣後如有此等人員著在本地方取具文書然後來京事竣之後仍舊發回原籍不得借端留滯著該部定議具奏

雍正四年正月

上諭二十三道

初一日

諭理藩院

皇考大事三年喪畢茲朕初慶元旦外藩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及使臣等俱應賞賜著會同怡親王果郡王定議具奏貝子德木楚克鄂奇爾公吳爾呼瑪爾台吉阿濟格鄂齊勒等俱係年老之人著比他人從優賞賜

初二日筵宴

諭滿漢大臣等今日君臣同堂合宴海宇承平上下和樂皆我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之所留貽也豈能暫忘思慕之情豈敢稍弛警惕之念乎朕之才德遠不及我

皇考今萬幾殷繁一人識力有限用是朝乾夕惕晷刻靡寧仰惟

祖宗

聖祖付託之重下念萬民待澤之殷全賴爾諸臣同心一德輔佐朕躬使庶政無不就理兆民無不被澤以成熙熙皥皥之風此朕之所深望也夫移風易俗端於大臣是賴自古人臣之道公爾忘私萬不可有游移瞻顧之心黨援朋比之習每見徇私不法之人往往

好為貪緣互相請託夫揆之於義則請託實為可羞
而度之於命則請託究屬無益且積習相沿遂成風
俗既為子弟親戚作弊營求是教之不以正矣何足
以為其師範徒使子弟親戚有所恃以無恐終歸於
壞品喪志不能上進其害可勝言哉朕於爾諸臣實
如股肱手足一體相視爾諸臣亦當公忠體國視君
上如元首腹心若悠悠忽忽安於習俗而不知奮發
鼓勵爾諸臣自待居何等耶況朕在藩邸閱歷四十
餘年人情世態無不熟悉周知亦非可以欺隱朦蔽
者如年羹堯隆科多營私挾詐深負朕恩不旋踵而
事事敗露爾諸臣自度才幹伎倆未必能如彼二人

若營私自便稍有不檢不惟薄待其身獨不懼國家
之法乎嘗聞街談巷語有云瞞上不瞞下又云人情
大於聖旨此乃下賤不堪之語不過奸胥猾吏藉以
自便其私耳若爾諸臣稍有欺瞞之心阿徇之見是
明蹈此語而不恥尚可立身朝端為衆人之表率耶
從來朋友箴規一言尚當聽受況君上乎且朕諄諄
誥誡爾諸臣者無非欲諸臣各矢公心盡除私意如
果能時時仰體朕訓彼此互相勸勉則天下之人觀
感變化而風俗盡歸於淳厚爾諸臣之身家子孫亦
並受其福矣

初三日奉

上諭何國宗等所奏運河情形甚為明晰但督理工程
若委之地方官恐其因循遲誤若特差官員前往又
恐呼應不靈且不得其人轉滋煩擾朕意欲將沿河
有應修工程之州縣俱著揀選賢能之員補用果能
實心任事朕自加恩議敘如此似於地方工程均有
裨益著九卿速議具奏

又奉

上諭發通倉足五成米十萬石運至天津照前交與天
津道通永道為七十五州縣加賑一月之用

又怡親王等議覆永定河分司明壽條奏河務事
宜奉

上諭鹹廠黃家灣工程著照所奏一面動用錢糧及時
修築完固其蘇敏應否賠修之處著明壽確議具奏
再賠修之例甚屬無益從來河官領帑修工必預留
賠修地步以致錢糧不歸實用工程斷難堅固幸而
得保無虞錢糧已經入己似此積習成風必照侵欺
錢糧例嚴加治罪方足示懲著九卿詳議具奏餘依
議

初四日

諭諸王滿漢文武大臣允禟平日居心詭詐行事乖張
從前罪犯多端不可悉數朕不忍執法治罪令其居
住西寧望其醒悟改悔乃怙惡不悛詭詐如故其門

下親信之毛太佟保將編造字樣之書信縫於騾夫
衣襪之內寄往西寧被九門捕役拏獲該提督奏聞
朕見體製怪異有類西洋字跡因遣人詢問西洋人
據西洋人稱此種字體亦不能識認朕因遣人詢問
允禟之子弘暘據弘暘稱去年十一月佟保來京我
父親寄來格子一張令我學習照樣繕寫書信寄去
我向佟保學會了因此照樣寫信寄往等語從來惟
有敵國之人差遣奸細往來偷傳信息始造作隱語
防人知覺允禟在彼朕何曾禁其寄書亦未禁其往
來之人若果安分守法則所寄書信無不可以令人
共見何至於別造字體巧編格式暗藏衣襪之內居

然為敵國奸細之行耶前朕見允禟諸子中惟弘暘
尚覺老實故留京料理伊之家務不料其詭譎亦如
此允禟名下應賠公項銀十三萬兩有零乃假作窘
迫之狀百計遷延而以所得撈斂之銀數百萬兩帶
往西寧恣意費用凡市買物件不論貴賤隨人索價
即如數與之以此要結人心不知意欲何為即今毛
太家中搜出借券八十餘張其借與眾姓之銀至十
餘萬兩則允禟之窘迫與否不問可知矣又如從前
楚宗至彼宣旨允禟站立不跪自稱出家離世之人
今觀造作字樣暗通書信等事出家離世之人顧如
是乎允禟寄與弘暘書擅用硃書弘暘書信中稱伊

父之言為旨意種種不法之處昭然又如允禟曾寄
信允禵有事機已失之語洵足駭人聽聞當時幸邀
天
祖
皇考之靈伊等不得肆其奸謀乃伊等之福倘若機會不
失伊等首領尚得保乎毛太佟保六雅圖那丹珠雲
敦克什圖俱係允禟親信之人允禩允禟允禵等匪
黨固結人所共知佟保等豈有不知之理昨將佟保
等從出兵處撤回朕面下旨意再三詢問允禟若有
冤抑之處著即陳辯若實在行止妄亂亦著啓奏並
問伊等或仍願在允禟處或不願在允禟處亦據實

啓奏伊等僉稱允禟行止妄亂我等願為朝廷出力
等語朕因其陳奏是以各授官職令允禟造作字樣
行踪詭秘伊等竟不奏聞情實可惡著將毛太佟保
等交與順承郡王及蔡珽拉錫阿齊圖查郎阿高其
佩常明公同審訊其允禟未往西寧以前之事朕不
究問自到西寧以後如何妄為及允禟處管理此等
書札之事還係何人此等處俱令伊等據實供明若
仍隱匿不行供出立將伊等正法
初五日奉
上諭朕撫御寰宇宵旰勤求惟期澄清吏治使天下蒼
生共享治安以仰答

聖祖仁皇帝付託之重部院衙門爲天下吏治總領朕以
部院大臣爲股肱大臣又以司官爲臂指司官得人
則部務整飭在外督撫以及州縣莫不遵淸百姓自
受其福矣今各部院司官筆帖式內有行走懶惰經
年不到衙門者有庸劣不能辦事者有不能寫字僱
人繙譯者有奔競鑽營招摇生事者其本衙門堂官
不能盡知即有見聞或因瞻徇掣肘姑且優容若照
舊例甄别亦屬無益今著爾等司官將本司之筆帖
式分別勤惰優劣據實舉出所舉當否許筆帖式公
同面質其司官內不可共事之人亦著同司官并筆
帖式據實面奏爾等以平日賢否無由上達往往歸

怨堂官不行舉劾今在朕前正可逐一直陳毋得稍
有瞻徇以負朕澄敘官方之至意
又奉
上諭朕即位後恭檢
皇考所遺
硃批諭旨內有料理宮闈家務事宜一紙
皇考諭令有子之妃嬪年老者各隨其子歸養府邸年少
者暫留宮中朕謹遵
聖諭遣人詢問諸位　母妃據稱此係
天恩咸願隨子歸邸　慧妃母妃乃大阿哥之生母允禔
之慈母也允禔少時即爲　慧妃母妃所撫養朕因

大阿哥獲罪禁錮其諸子又少不知事意欲奉養於
允禔之邸因遣人詢問　慧妃母妃　母妃欣然允
從朕揣允禔畏朕訪察必於　母妃前盡禮故令伊
迎養府邸彼時允祹酌議諸位　母妃移府之禮允
祹議奏內有朕思念諸位　母妃之時即令入宮相
見等語朕以諸位　母妃豈有召入相見之禮深責
允祹之非迄今三年以來諸位　母妃未曾遣人至
朕前　問起居諸位　母妃深居府中一切皆諸王
主持此必允禔從中阻撓諸王亦遂觀望不前耳允
禔之行事狂悖若此必不能於　母妃之前曲盡孝
道況允禔既經革去黃帶子則已非宗姓之人　母

妃亦不應在伊家居住著莊親王誠親王迎歸宮中
供養
又
諭諸王貝勒貝子公滿漢文武大臣今日凡我宗親及
滿漢大臣齊集於此廉親王允禩狂逆已極朕若再
爲隱忍有實不可以仰對
聖祖仁皇帝在
天之靈者朕在藩邸時居心行事公正無偏諸兄弟待朕
亦皆恭順不敢存欺慢之念平日原無一毫嫌隙此
爾等所共知亦允禩所深悉者朕今日紹登大位以
天下一家萬物一體爲心豈於兄弟之間反生芥蒂

故意有所刻求苛索耶當時允禩希冀非望欲沽忠
孝之名欺人耳目而其奸險不法事事傷
聖祖仁皇帝慈懷以致忿怒鬱結無時舒暢康熙四十七
年冬
聖祖仁皇帝聖體違和令朕同允祉允禩檢點醫藥凡立
方合劑朕與允祉每日悉心商酌允禩惟同允禟允
禵促坐密語醫藥之事曾不一問不過以飯罰收拾
方帖而已
天佑
聖躬旋即痊愈朕心喜慰向允禩云
皇父聖體大安矣允禩云目前
聖體雖愈將來之事奈何朕聞之不勝驚怪又是年二阿

哥有事時
聖祖仁皇帝命朕同允禩在京辦理事務凡有啓奏皆蒙
御批事竣之後朕將所有
御批奏摺交與允禩收貯後向允禩問及允禩云前在要
亭時
皇考怒我恐有不測此時寄信回家將一應筆札燒燬此
御批奏摺藏在佛櫃內遂一併焚之矣此允禩親向朕言
者康熙六十一年
聖祖仁皇帝龍馭升遐
命朕纘承大統朕念允禩平日素有才幹諒伊此時自應

仰體
皇考之心痛改前非爲國家實心出力故即令其同怡親
王及隆科多馬齊四人總理事務次日即加封親王
朕事事推心置腹信任之專恩誼之厚此舉朝所共
知者乃於封伊親王之日其妻黨往賀伊妻云有何
喜可賀恐不能保此首領耳其言怪誕若此則平日
之居心可知矣允禩總以未遂大志時懷怨恨詭詐
百出欲以搖惑衆心擾亂國政其管理工部也
皇考梓宮奉移
山陵允禩明知舊例用夫二萬乃故意以裁減奏請若非
大學士奏明幾誤大事又將京中運送
陵寢所用之紅土議令發銀彼處採買可省脚價欲加朕

以輕
陵工而重財物之名安奉祝版之案則朽爛破損製造軍
需之器則單薄鈍敝至於乘輿法物則斷釘薄板卑
率不堪更衣幄次則油漆薰蒸刻不可近其管理理
藩院也以科爾沁台吉爲糜費口糧於邊口攔阻令
不得拜謁
皇考梓宮致蒙古等涕泣而歸怨聲載道若非拉錫奏聞
隨經降旨開示幾寒衆蒙古之心矣其管理上駟院
也奏稱馬圈牧馬太多請行裁減大半以省錢糧其
意欲以彰

皇考靡費無益之名歸之於朕且欲使馬匹不足將來設
有緩急無所取資也至於妄費財物固結私人如岳
周鑽營奸宄之徒乃國家之蠹允禩以數千金助其
為非亂法其他顛倒是非肆行欺罔及傲慢不敬之
處更不可悉數又雍正元年朕命莽鵠立恭寫
聖祖仁皇帝御容朕於養心殿瞻拜時悲痛號泣允禩奏
云從來帝王有供奉御容之禮否今供奉
聖祖仁皇帝御容則
太祖
太宗
世祖如何供奉朕沐

皇考四十餘年養育深恩時時瞻仰
天顏今遭大故悲思罔極是以供奉
御容與得時時瞻拜而允禩以朕為非禮又云伊從前亦
供奉　母妃容像白
聖祖仁皇帝賓天之後即行收捲此言更不知其何心也
允禩從前遭伊　母妃之喪欲沽孝名故作哀毀之
狀百日後尚用人扶掖而行及遭
皇考大事全無悲切之意以
父母之喪而前後迥異如此其意將誰欺乎三年以來朕
百凡容忍寬免諄諄訓誡猶冀其悛改前愆宗人府
及諸大臣交劾議罪之章什伯累積朕俱一一寬貸

乃允禩詭譎陰邪日益加甚雍正三年十月在朕前
奏稱內府披甲食糧之人可以裁減每一佐領只應
留二十四名朕令會同確議允禩又奏一佐領下應
增甲九十餘副前後之語大相矛盾不過欲邀結人
心沽取名譽加朕以刻薄之名耳及內府佐領之人
齊集伊門喧鬧朕令伊查出為首之人以便正法伊
將並非為首之人混行指出欲令朕枉殺無辜快其
私忿其門下肯給賞供之九十六伊即立斃杖下又
因伊親信太監閆俊為伊隱瞞素行不法之事賞銀
二百兩及冬夏衣服緞疋等物朕雖尊居九五從不
敢罰一無罪之人至於賞賜內侍太監亦從未有如

允禩賞閆俊之厚者允禩以人臣而操賞罰之權抗
違國家之法其罪可勝誅乎朕以其狂妄悖亂包藏
禍心是以令宗人府究問伊從前何得將
皇考御批焚燬允禩頓改前言奏稱因抱病昏昧悞行燒
燬等語及朕面質其昔年之語伊公然於朕前設誓
云若有虛言一家俱死及宗人府審訊伊管事親信
之太監常海等俱供稱昔年允禩在要亭獲罪於
聖祖仁皇帝特遣太監劉自成回京將所有一切筆札燒
燬是時
聖祖仁皇帝御批亦在其內供認鑿鑿而允禩反覆其詞
者緣其平日與奸黨往來書札皆不可告人之語今

欲掩其燒燬私書之跡故并此亦復隱諱不承似此
確實萬無可辯之事竟敢指天誓日不畏天地鬼神
已盡喪其良心至於一家俱死之語伊向日曾在朕
前設此誓詞朕諭之曰一家二字所指者廣爾獨不
思及朕耶今復於諸王大臣前重設前誓明係咒詛
是允禩心中已無
祖宗君上矣允禩既自絕於
天自絕於
祖宗自絕於朕宗姓內豈容有此不忠不孝大奸大惡之
人乎從前
皇考曾諭諸王等允禩奸險詭詐結黨設謀欲弑皇太子

今事俱敗露現在交審是時允禟允䄉在側公然挺身
保奏允禩並無此意
皇考震怒拔刀欲誅允䄉恒親王等勸止將允䄉責懲并
允禟逐出又
皇考曾於乾清門諭諸王大臣曰自朕廢皇太子後允禩
百計邀取美名蠱惑衆人希圖冊立私結黨援其意叵
測又奉
皇考諭旨朕駐蹕要亭允禩以將斃之鷹來進口稱伊在
湯泉等候進京並不請旨擅行獨斷藐視朕躬朕因震
怒心中寒戰幾乎危殆允禩自相面人張明德妄謂伊
有人君之貴伊遂不守臣節招集賊衆謀弑皇太子及

大阿哥此舉國所知者其欲謀弑之時未知置朕於何
地也又
皇考諭旨云朕與允禩父子之恩絕矣以上
諭旨數道凡爲臣子者不忍聽聞朕從前欲行發出允禩
痛哭叩首再三懇求朕以其惟恐人知之念尚有愧
悔之機故爾暫止今其作爲至此斷不可留於宗姓
之內以爲我朝之玷謹將
皇考諭旨發出朕撰文祭告
奉先殿仰體
列祖懲奸誅惡之心祇遵
先朝削籍離宗之典將允禩黃帶子革去以嚴宗牒以儆

兇邪以爲萬世子孫鑒戒至允禟蘇努吳爾占結黨
搆逆靡惡不爲允禟中懷悖亂其往來私書有事機
已失悔之無及等語聞者皆爲髮指今又造作字樣
密傳信息行同奸細視朝廷爲敵國無父無君不法
已甚蘇努積惡叵猾罪狀彰著舉國所知吳爾占既
素與允禩等比匪爲奸又且行止鄙劣心懷怨望此
三人者亦斷不可留於宗姓之內著將允禟蘇努吳
爾占革去黃帶子并令宗人府將允禩允禟蘇努吳
爾占名字除去
初八日
諭大學士等允禩等不可留於宗姓之內此朕灼知確

見者今撰文告祭
奉先殿可將祭文宣示諸王大臣等或朕之所見如此而
仰體
列聖之心稍有不慊諸王大臣不妨直言各出所見回奏
此事關係重大朕既切加詢問諸王大臣等若有所
見而不直行陳奏則大不忠矣
初十日奉
上諭朕於文武官員赴任之初俱召入內廷諄諄訓誨
無非欲其實心供職愛養兵民而伊等承旨之後出
外私相傳播記載或記憶不全或粉飾太過以致錯
誤之處甚多此等皆大有關係是以朕特降諭旨令

伊等繕寫呈覽其遺忘不能記載者即不必書寫進
呈若官職不應奏事者則從其該管上司彙集乘便
轉奏凡未經奏聞者不准私自傳播記載近見數處
繕寫進呈者或意指乖錯或言詞粗率且備開頒賜
之物並述伊等奏對之言如此則與朕令寫上諭之
本意全不相符若一一發還令其更改則不勝其煩
故將書寫不全無甚關係者姑且存留並非謂伊等
繕寫合式也昨有廣東總兵因屬員一人奏摺免特
行賫送似此未免煩瑣嗣後督撫提鎮等當遵旨彙
集乘便啟奏其記憶不全但寥寥數語者停其書寫
進呈亦不得私自傳播記載錯誤失實自干罪戾至

於朕召見文武官員時每每頒賜物件蓋欲其捧至
任所觸目警心並思朕訓誨之諄切非專以此賜賚
為鼓舞激勸之具夫人臣事君自有應盡之道應修
之職豈在賜賚之有無多寡若專以賜賚為鼓舞是
以胥吏走卒視文武官弁矣豈朕優待臣工之至意
乎恐無識之人不知朕心并諭令知之
十二日奉
上諭據兩淮巡鹽御史噶爾泰奏稱眾商感戴保育生
全賑卹蠲免之恩今鹽豐課裕商業已隆情願公捐
銀二十四萬兩備支運庫又伊自己名下有應得銀
八萬兩亦願報部撥解等語從前兩淮鹽課虧欠甚

多自噶爾泰辦理以來歷年商欠正項嬴餘俱一一
完納恤商裕課鹽政肅清甚屬可嘉朕前曾降諭旨
令江南督撫酌議積穀以為備用今眾商公捐及噶
爾泰奏請解部之項共計三十二萬兩著將二萬兩
賞給噶爾泰其三十萬兩可即為江南買貯米穀蓋
造倉廒之用所蓋倉廒賜名鹽義倉即著噶爾泰交
與商人經理如此則於地方積貯甚為有益而眾商
急公之項亦得實濟著議政大臣大學士九卿詳議
具奏噶爾泰著該部從優議敘其急公眾商行令噶
爾泰分別造冊報部亦著議敘以示鼓勵
二十日奉

上諭今日朕坐勤政殿以待諸臣奏事乃部院八旗竟無奏事之人想諸臣以朕駐蹕圓明園欲圖安逸故將所奏之事有意減省耶朕因郊外水土氣味較城內稍清故駐蹕於此而每日辦理政事與宮中無異未嘗一刻肯自暇逸已曾屢降諭旨切告廷臣令其照常奏事若朕偶欲靜息自當曉諭諸臣知之倘廷臣不知仰體朕心將陳奏事件有意減省是不欲朕駐蹕圓明園矣又見各衙門奏事有一日擁集繁多者有一日竟無一事者似此太覺不均以後八旗定為八日各分一日輪奏部院衙門各分一日輪奏六部之外都察院與理藩院為一日內務府為一日其

餘衙門可酌量事務之多寡附於部院班次每日輪旗一部同來陳奏則每日皆有辦理之事而不來奏事之大臣又得在京辦理誠為兩便至朕聽政辦事及各官齊集之日俱不在輪班奏事之數次日仍按班次前來若該部院衙門輪班之日無事可奏其堂官亦著前來恐有召問委辦之事亦未可定至於緊要事件仍不拘班次即行啓奏

二十一日奉

上諭隆科多深負朕恩種種罪惡即應照九卿議處但伊辦事之才尚屬可用現今與策妄阿喇布坦將阿爾泰嶺定為邊界之事甚為緊要差往使人計已將同應預為詳審地勢明晰定擬今不先定策妄阿喇布坦若差人來又須差人往彼臨時互相爭議此事又不能完派出額駙策凌貝勒博貝散秩大臣伯四格護軍都統哈爾吉善著隆科多與伊等同往阿爾泰嶺再由容鄂羅東至楚柯拜星地方詳察地勢應作何定擬之處公同定擬將理藩院才能官員筆帖式派出帶往此去大臣官員俱著馳驛前往再由楚柯拜星之東額爾古納以至黑龍江之源舊定邊界亦未清楚著齊阿爾泰事竣隆科多即從彼處前往楚柯拜星將此等地方亦詳審定擬現今俄羅斯國為定邊界之故差使前來隆科多候伊使臣到日鄭

將定邊界之處會同議結此事隆科多非不能辦者伊若實心任事思蓋前愆朕必寬宥其罪若心懷叵測思欲僨事所定邊界不合機宜於策妄阿喇布坦俄羅斯地方生事朕必將伊正法爾等詳議具奏

二十二日

諭吏部禮部原任禮部尚書顧八代品行端方學術醇正昔蒙

皇考簡用服官有年當征勦吳逆時以學士協贊軍務從將軍莽吉圖賴塔等克復粵西滇南勞績茂著備承

恩眷擢授秩宗且深知其品學優長足為模範

特命為朕兄弟之師朕自幼與共朝夕講論忠孝之大義

研究經書之至理肫誠周至獲益良多嗣以公事詿誤罷職仍在內廷課讀數載後因抱疾遂就閒居於戊子之冬物故是時朕親臨其喪並遣人爲之經理殯葬本欲陳情於
皇考之前求加恩賜卹適值
皇考聖體違和不敢瀆奏迄今回憶當年誦讀情景宛然如昨老成舊學時眷於懷應優加贈卹以展朕篤念師資酬獎前勞之至意爾部會議具奏

二十四日吏部兵部將各省督撫提鎮保題文武官員之例定議具奏奉
上諭部議稱保題官員任內有降革事故及承追督催未完案件者俱不准保題等語如此則賢能官員必致遺漏朕意將此等有事故官員仍准保題但令督撫提鎮於保題本內將所有事故一一聲明具奏候朕調來引見再行定奪可將此本發還著再議具奏其中倘有不便情由著將有何等事故者准其保題有何等事故者不准保題之處酌量輕重分別議奏

二十七日刑部議覆內府佐領下人六十三等嚷鬧親王府邸一案奉
上諭允祺誤指內府佐領下人到王府嚷鬧爲首之五人既審無確據豈可枉行正法內中六十三一犯既到王府又到李延禧家抄搶著監禁議罪其餘並搶

李延禧家人犯俱分發雲南貴州廣西四川等省極邊若係另戶著安插當苦差若原係奴僕者給與彼處兵丁爲奴交送兵部委官嚴行管押沿途地方選撥官弁兵役一體嚴押到該省交付收管若中途少有寬縱及解到安插後有疎脫者定行重治其罪

又
諭刑部茲當春令爾部監獄內人犯宜及早清理其輕罪者速行酌定保釋至年羹堯案內干涉之人犯若尚有未結案者速行完結

二十八日
諭諸王大臣允禩愈加悖逆將朕所交之事毫不實心効力且每事敗壞不但伊奸詐多端伊妻更屬狐媚殘刻允禩平日甚畏之戊子年
聖祖仁皇帝御乾清門因允禩畏懼伊妻曾
特降諭旨云允禩之妻殘刻皆染伊外家安郡王惡亂之習欺侮允禩幾至絕伊之嗣
聖祖仁皇帝屢降嚴旨伊妻始懼方容允禩收使女一二人僅生一子一女允禩實係大罪之人朕即位以來於允禩無恩不施無事不教乃允禩終懷異心並不悛改看來皆因伊妻唆使所致朕將允禩進封親王時伊妻外家向伊稱賀伊云何喜之有不知頭落何日等語是誠何語是誠何心朕屢降嚴旨與允禩之

妻又令皇后面加開導諭伊勸諫其夫感激朕恩實
心効力乃屢次訓教允禵夫妻毫無感激之意伊等
惡迹昭著允禵之妻亦不可留於允禵之家我朝
先世已有舊例信郡王敖札之妻因欺侮其王
聖祖仁皇帝曾令休回外家禮親王之福金殘刻
太祖高皇帝特遣王等將伊處死今爾等前去將朕諭旨
降與允禵之妻革去福金逐回外家降旨於伊外家
人等另給房屋數間居住嚴加看守不可令其往來
潛通信息若有互相傳信之事必將通信之人正法
爾外家亦一人不赦爾等回來後再將此旨降與允
禵嗣後伊若痛改其惡實心効力朕自有加恩之處
若因逐回伊妻懷怨於心故意託病不肯行走必將
伊妻處死伊子亦必治以重罪
又刑部等衙門議奏隆科多挾勢強索安圖銀兩
應照律治罪奉
上諭隆科多婪贜犯法深負朕恩本應按律即行治罪
但其才尚有可用朕心惻惜著革退吏部尚書交委
料理阿爾泰等路邊界事務已另降諭旨倘能盡心
辦理尚可贖其前愆若稍有怠忽定行正法伊家人
牛倫從前犯罪應死彼時交與隆科多自行處置乃
隆科多徇私容留實屬可惡今招搖受賄諸事又復
敗露再難寬宥著將牛倫即行處斬其餽送銀兩之

雍正四年正月 二十

奉天府府丞程光珠著革職從寬留任淮徐道張其
仁濟南府知府姚讓著調來引見隆科多吏部尚書
任內有辦理奉天司官一案未曾清結仍著隆科多
辦理於出差未經起身之前具奏其名下應追銀兩
即著陸續交完
二十九日奉
上諭直隸地方去歲雨水過多損傷禾稼小民失業朕
深憫之已令五城煮粥賑濟以惠窮民又恐人多米
少復諭都察院倉場於五城各加米石賑濟但念東
直西直安定右安廣寧五門向來未設飯廠今恐就
食者多未免稍有不足且路途遙遠者難以趕赴用
是再沛恩膏著於五城飯廠每日每城賑米六石外
加米二石再於東直等門添設飯廠五處每日每廠
給米二石著都察院派滿漢御史五員專管辦理其
需用人員著都察院順天府酌量派出并著堂官不
時稽查務使窮民均沾實惠以三月二十日為止都
察院順天府即遵諭行
三十日奉
上諭聞得近日米價漸貴朕思兵丁米糧若先期支放
不必待至三月於兵丁似屬有益著交與倉場侍郎
并八旗大臣將兵丁米糧於二月初十日起即行支
給

雍正四年正月 二十一

又

諭大學士等各倉米石平價發糶原欲與貧民有益今
聞清河本裕倉發糶米石奸胥惡役串通富戶賤價
買去仍以貴價發糶於民此倉米石賣完又領別倉
發賣是爲富戶生利也殊屬可惡爾等傳旨將賣米
監督等嚴行申飭倉場侍郎所司何事乃至於此朕
已訪知而伊等尚未察出有玷官箴嗣後如有此等
情弊務將監糶官員正法倉場侍郎嚴加治罪

雍正四年二月

上諭二十道

初二日戶部等衙門議奏兩淮商人建倉買穀備
賑奉
上諭此係商人急公銀兩卽於本地買貯米穀備用商
人等自然盡心管理不致虧缺倘將來有不得已虧
缺之處朕必察情寬宥

初三日奉
上諭副總河嵇曾筠料理河工往往慮及後患預先陳
奏一二語以爲將來卸過之地如去年諉咎於屬員
朕已切加申飭矣至於今年河道險工下移朕已降
旨諭令早爲防禦今桃汛將屆嵇曾筠始奏稱相度

情形近來險勢下移必須先事預防又稱加幫大堤
因河臣未到尚未收工或有雨淋坍塌之處等語似
此皆預留地步以便將來推卸己責況江南睢寧漫
口與此無涉何得借以爲詞可行文嵇曾筠嚴行申
飭武陟等處險工既移於祥符蘭陽等處嵇曾筠應
移駐緊要地方以便督工保固著九卿會議具奏

初七日奉
上諭去年近京地方雨水稍多收成歉薄窮民乏食朕
心軫念蠲免錢糧發通倉米糧四五十萬石交與欽
差及地方官遍行賑濟又念失業之民覓食來京者

多故於五城飯廠兩次加添米石又於五門增設飯
廠五處俾窮民得以養給但目前雖逐日散賑究非
長策春氣漸暖正宜播種此等窮民不得早還故土
必致有悞春耕應如何設法資送或由陸路或由水
路俾得各回原籍復其本業大學士會同都統拉錫
步軍統領阿齊圖并都察院堂官及五城御史詳議
具奏

又諸王大臣等合詞參奏阿其那種種悖逆應即
正法
上御勤政殿
召諸王大臣及阿其那入奏

上諭爾諸王大臣等合詞參奏允禩請即正典刑允禩
乃
皇考之子
太祖
太宗之孫朕之弟也今日之舉我
列祖
皇考在
天之靈實昭察於上倘允禩不應正法而爾等妄行陳奏
以殘害
列祖
皇考之子孫而陷朕於不義爾等之罪尚可逭乎朕思爾
等公同具奏時或有隨衆列名而不出於中心之誠
者故特召入逐一面加詢問若有以允禩爲不當正
法者可出班另跪於右朕今日如此詢問倘衆人中
猶有心口相違不肯據實陳奏者
列祖
皇考在
天之靈必加誅殛
諭畢諸王大臣等皆言阿其那悖倫亂政罪狀多端應
即正典刑以彰
國法諸臣逐一陳奏又奉
上諭諸王大臣引據大義欲正國法所奏亦是但朕斷

不治允禩之罪曾降諭旨即令允禩離宗亦因伊
將確實之事於諸臣前指天發誓詛咒一家不獲善
終難以存留宗室之中亦萬不得已無可如何所致
耳朕仍是本意斷不將允禩治罪此所奏知道了允
禩之妻朕再詳酌另降諭旨
初八日散秩大臣拉錫等奏報青海親王察罕丹
津等起程北歸日期奉
上諭察罕丹津等既欲於十一日起程著初十日至圓
明園陛見伊等俱因青海之亂被賊搶掠此番回去
恐牲口盤費稍有不足著將內庫銀各賞給一千兩
令其料理

初九日奉
上諭安民必先弭盜而捕盜之法在於速拏聞有交界
地方失事盜賊竄匿鄰境有司官以地非管轄不便
徑拘必用文移關提掛號添差方許緝拏以致需遲
時日關風遠颺即使日後拏獲而贓已化銷懸案不
結凡係地方官均有弭盜之責何分此疆彼界嗣後
交界地方失事探實贓盜藏匿之處無論隔縣隔府
隔省一面差役執持印票即行密拏一面移文關會
拏獲之後仍報明所在該管地方官添差移解倘捕
役借端誣害良民照例從重治罪各該有司務須協
力稽查使奸宄無可潛藏以副朕息盜安民之至意

初十日貝子魯賓於諸王大臣陳奏阿其那悖逆
請正典刑之時奏對含糊奉
旨拏交宗人府宗人府奏應照姦黨律正法奉
上諭魯賓在西寧時諂媚允禵允禵曾遣伊屢次寄書
與允禩往來同謀奸宄今在衆人前詢問時魯賓仍
庇允禩之恩朦混具奏理應即行正法但伊父止伊
一子伊又無子若將伊正法必致斷絕其嗣矣朕不
忍絶人之嗣魯賓著從寬免死並伊妻妾俱著監禁
高墻
十一日奉
上諭直隸近京地方去歲被水歉收朕心軫念已發帑

恩賚毋使失所其覓食來京者又復增給米石添設
飯廠俾窮民得以資給近因東作方興已令大臣等
酌議設法資送貧民回籍不使有誤春耕乃畿輔覓
食之民前來京師者日衆是必傳聞京師加恩賑濟
是以無知愚民希冀非分之望反舍其耕種之本業
則大負朕綏輯窮黎之盛心矣況本地既已散賑若
實係窮民則已入本縣册籍何以又遠赴京師其中
不無假冒可即傳諭順天府大興宛平二縣及近京
地方文武官員將續來之民曉諭攔阻目今春氣和
暖其有田可耕者則當乘時播種其無田可耕者則
各處皆有工程或脩堤岸或開水利正需人力以興

土功伊等回籍就近傭工度日不致離棄鄉井轉徙
外方實爲謀生善策可嚴切諭令伊等知之并將此
行文直隸總督
又奉
上諭大學士朱軾之母涂氏壼儀淑愼訓子成名今聞
在籍病故深可軫惻朕優禮大臣推恩賢母用須異
數以示眷懷著江西巡撫裴倖度動支司庫銀二千
兩賞給伊家讀文致祭一次祭文由翰林院撰擬其
差往致祭之員若總兵官駐劄相近則遣總兵官若
相隔路遠則於兩司內派出一員俟朱軾抵家之時
舉行朱軾查勘水利事竣到京後著馳驛回籍

十三日奉
上諭據直隸總督蔡珽奏稱從前將通倉之米運至保定糶賣以濟民食今已糶完現值青黃不接之時民間糴米艱難懇請再賜給發等語著即行文倉場侍郎將七成以上之米速發二萬五千石照前運至天津交與蔡珽運往保定

十五日

諭戶部去秋北方多雨直隸所屬七十四州縣被水歉收朕心深爲軫恤疊沛恩澤加惠窮黎已將七十四州縣被災田畝之錢糧照例蠲免其餘應徵額賦又復停徵在案朕思一省之中既有七十餘州縣收成

歉薄則必有向鄰封隔縣謀生覓食之人當此青黃不接之時閭閻豈能充裕若仍照舊徵收錢糧民力輸將未免竭蹶用是特頒諭旨施恩於常格之外將雍正四年通省應徵額賦一體停其徵收俾民力寬舒各得用功於南畝以副朕勤恤民隱之至意爾部即遵諭行

又九卿議奏凡地方官員霉爛倉穀三千石以下者應仍照舊例革職留任限年賠補三千石以上者照那移例治罪奉
上諭九卿所議霉爛倉穀之處分甚屬未當凡倉穀霉爛皆由於倉廒不修之故平日地方官所司何事以致倒塌滲漏虧折米穀此愈當加懲者今若寬其處分則有司於倉廒平日必不加意修理以便借詞此處著九卿再議具奏

十九日

諭大學士等大學士朱軾事親最孝朕所素知今伊母在籍病故伊聞之自必哀痛切至但伊母年已八旬有餘伊祿養顯揚俱無餘憾此時正當節抑哀痛護惜此身爲國家出力盡忠正所以盡孝朕前已降諭旨賜銀二千兩爲伊母喪事之費就近遣地方大員前往致祭一次今朱軾奔喪回籍著馳驛前去朕深知其家貧著再賜銀二千兩爲伊盤費一切之用其

子亦令隨歸伊到家守孝百日將伊母之事料理完畢即來京辦事爾等可詳悉傳諭朱軾知之

又

諭大學士等朱軾奏請解任開缺以終服制情詞迫切此乃伊名節所關朕知其出於至性誠懇允從所請解任開缺以全其志但三年爲時甚久卸事閒居在籍伊心亦未必自安況目前現有畿輔水利之事正資料理可於八月起身前來居住京師以備委任顧問不居現任之職則與家居無異於禮既盡於心亦可安矣朱軾素性誠篤今遭母喪深恐其哀毀過節爾等可將朕意諄切諭之伊年高體弱不宜過於悲

戚況六十不毀載在禮經若能仰體朕心時思朕訓護惜此身為國家出力伊母有知亦必深慰斯為忠孝兩全倘過哀以致毀瘠則有負朕恩矣爾等並傳

諭膳房侍衛永壽攜茶飯往賜

二十五日吏部遵

旨將江蘇布政使鄂爾泰等議敘具奏奉

上諭鄂爾泰著加一級鄂爾泰布爾泰平素居官實心辦事聲名既優又將應得之項急公備用是以朕降

旨交部議敘若各省大吏不識此意謂急公即得議敘苛索妄取致累該屬官民則是其居心全不如此二人此端斷不可開可將此令督撫司道各員知之

二十六日奉

上諭羅殷泰具摺奏稱松潘打箭爐口外各處建造城工無著銀兩曾通詳督撫未經具題又軍需冒費皆推諉於王景灝等羅殷泰係允禵妻兄由吏部文選司郎中經隆科多保題因用為按察使又補授布政使三年有餘並未陳奏一事初則逢迎年羹堯繼又迎合王景灝地方應奏事宜瞻顧畏避不肯直陳今聞離任來京恐接任官員查出伊任內情弊揑參始具摺陳奏羅殷泰朕曾准其摺奏如果當時申詳督撫請其具題督撫不題伊何不自行奏聞其偽罔顯然情由可惡且摺內前稱撫臣王景灝後又稱參撫院官同而書銜書名各異甚屬怪誕奇異君上之前如此信筆漫書可乎朕前曾降旨令羅殷泰來京今觀其奏摺伊任內錢糧不清之項甚多伊不必來京著行文法敏會同佛喜程如絲將伊一切未清之項徹底清查據實奏聞勿得徇情隱匿羅殷泰與法敏原有親誼朕所素知法敏亦曾奏過此事若法敏少瞻顧親情黨庇隱匿不據實查奏定行重治其罪松茂道孟以恂曾令其往巴里坤地方代王全臣辦理軍需今王全臣既已發回孟以恂著仍回四川清理伊經手錢糧建昌道安定昌曾著來京今羅殷泰未清之錢糧伊亦曾經手著查其起程日期行文前去

如離京已近則令其來京再行前往如起程未久離四川尚近令其仍回四川料理未清之項至於凡關係此案錢糧人員有應質訊者著法敏等一併提問

二十七日

諭戶部朕軫念東省被水窮黎粒食維艱特允山東巡撫陳世倌之請於大清河興工疏濬令乏食小民得力役之資為餬口之計今天氣和暖土脈鬆潤正施畚鍤之時去秋該撫奏請設廠煮賑日下赴工者衆粥廠可以停止但念此就食小民其中豈無老弱殘疾不能赴工者若賑既停麥秋之期尚遠此輩窮無所歸之人或仍至失所朕心深為惻然應行文山東

巡撫陳世信將不能赴工之窮民查明若干每日仍
給與升合之資俟至麥收後停止所用銀兩俱作正
項開銷該撫嚴飭各州縣官務期實心奉行以副朕
養育百姓之至意爾部速遵諭行

又

諭戶部山東去秋被水州縣其應輸漕米朕於部覆緩
半之外敕令該撫查被災尤甚之處將漕項全緩但
念各州縣應給兵糧例不在緩徵之內軍儲固為緊
要而被災黎庶於粒食之餘責其輸納糧米未免艱
於措辦爾部行文山東巡撫陳世信著於起運雍正
三年漕米內截留五千石以為支給兵糧之用倘有

餘剩即留為下年兵米其支給米石俟秋收後徵補
還項庶兵糧無悞而民力可紓矣爾部速遵諭行

二十八日河南巡撫田文鏡奏報漕船出境奉

上諭從前田文鏡請將直隸大名府屬之濬滑內黃三
縣改隸河南省衛彰二府經九卿議覆朕降旨准行
時李維鈞內懷私心欲阻撓其事繕摺奏稱豫省漕
糧應改於小灘開兌三縣無庸改隸朕硃批諭旨發
與李維鈞小灘開兌之說先經詳議難行因而中止
今若將此摺發與河撫再議伊必固執前議徒令朕
疑田文鏡耳於事無益但將三縣歸併豫省明歲自
然明白矣今田文鏡奏報豫省漕糧船隻於雍正四
年正月十七日盡出豫境歷年豫漕俱於五六月間
方得出境今歲如此迅速可見從前實因地屬他省
呼應不靈沿河官弁亦皆漫不經心故致每年遲悞
朕諭旨所云明歲自然明白者今已明白矣田文鏡
實心籌畫辦事可嘉著交部議敘李維鈞當時身為
封疆大臣乃借改兌小灘為名擾亂國事是何意見
著伊明白回奏

二十九日

諭江蘇巡撫張楷朕每見蘇松漕米虧空案內一經承
名下侵蝕至二三千石訪問其故則糧重倉多之處
州縣官不能兼顧每點派收書經管收納所收民糧

除丁兌外原有斛面餘米存留在倉遂有糧戶將應
納米石私相折銀收書將餘米抵算追收折既多倉
內餘米不足以補而所收米價又已隨手花費以致
虧空漕項此不可不嚴立條禁也嗣後收書有侵蝕
漕米者該州縣詳參後審究確實按其米數即當照
監守自盜律治罪并將僉派收書之員題參議處其
侵蝕米石查明收折之糧戶著於各糧戶名下追補
庶可懲猾吏而警愚民著即議奏至各州縣所收倉
糧丁兌之外倘有贏餘令該州縣報明存貯公所為
修理常平倉廒之用再有餘剩歸入常平倉以佐賑
濟該撫嚴飭蘇松二府各州縣實心奉行倘有借餘

米名色加收斛面遺累小民者定行重治其罪決不
少貸

雍正四年三月

上諭十三道

初十日奉

上諭昨爲烏梁海人等特降諭旨發兵駐防朕復詳思克木克木齊克地方之烏梁海人等俱係策妄旺布博貝屬下其來歸之科羅爾貴等現交博貝撫綏存恤居之公所此等人向在喀爾喀邊外樹內打牲爲生而與準噶爾所屬之烏梁海接壤且不惟與準噶爾相近又與俄羅斯連界必當輕徭薄賦俾伊等生計饒裕乃爲有益此等樹內打牲爲生之人愚無知識萬一策妄阿喇布坦設計愚誘或與兵擄掠難免

爲彈丸人極微賤而倘被侵犯即與蒙古王貝勒之部落一體豈可漫不經理置之不問永遠之計所宜預籌觀策妄阿喇布坦奏章其意於烏梁海每飯不忘將來未必無乘間侵犯之事今茲夏月我師現在忒斯等處遊牧朕欲乘此遣大臣一員攜帶布帛茶葉等物同王策凌旺布貝勒博貝或親至克木克木齊克地方或於附近烏梁海之湯努忒斯等處齊集伊等爲首之人分別賞賜明示朕意曰皇帝軫念爾等民生特命前來傳旨曉諭爾烏梁海人世居樹內以打牲爲生遇力強者即爲納賦由來舊矣今爾等既納貢賦於蒙古王貝勒等即爲朕之屬國所居與

俄羅斯準噶爾邊界甚近據今差往準噶爾使臣回
奏策妄阿喇布坦云克木克木齊克地方之烏梁海
人等向俱為伊之屬下甚恨爾等等語皇帝恐爾等
受伊侵害故特遣大臣傳諭預為防備且念爾等生
計艱難施恩賞賜爾等嗣後遠設營哨盡心防禦策
妄阿喇布坦所屬之烏梁海與爾等接壤宜不時探
察再俄羅斯亦與爾等甚近倘伊國人等侵爾邊界
造屋種地立即報知汛地轉報將軍即使策妄阿喇
布坦侵害爾等將軍早聞便可發兵救助倘策妄阿
喇布坦兵多事起倉卒爾等力不能當即攜帶妻孥
牲畜暫移入內邊遊牧若賊兵無多爾等酌量己力

可以殄滅即殄滅之與其畧不設備致策妄阿喇布
坦忽來見侵刼掠牲畜殺傷人民何如早備之為善
也皇帝又軫念爾等生計特命爾主王貝勒等減爾
貢賦將所減之數皇帝動支國帑賞賚爾主期與爾
等生計有益爾等誠能感戴國恩恪遵訓旨固守地
方探察詳報朝廷恩賚自必有加無已等語策凌旺
布博貝同命往大臣如此詳悉曉諭伊等再於伊等
中揀選老成服衆之人作為首領令其守望相助其
遇有緊急事務作何知會傳報之處亦著詳細定議
開示伊等伊等果能深知利害感佩恩澤則必輸誠
効力從此邊圉益固矣議政王大臣會議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去歲畿南被水深軫朕懷雖截漕發粟賑糶頻施
然猶恐小民甫經災沴之後無力供輸是以又特降
諭旨將雍正四年錢糧通省俱令緩徵夫今年錢糧
尚且緩徵則從前未完之項豈有轉行急徵之理今
聞地方官竟有仍追比前欠者漠視民瘼莫此為甚
深負朕憂念斯民之至意著傳旨直隸總督速飭各
地方官凡一切積欠錢糧一槩緩徵其所有兵餉工
料各項需用之處俱動藩庫銀兩撥給不得短少扣
尅如地方官仍有私徵等弊一經察出定行從重治
罪

又理藩院議奏歸化城都統丹津等奏請引
見官員每缺送四五人引
見之處應不准行奉
上諭此等人若係佐領內推陞者著照爾等所議只送
二人前來若係於叅領及闔旗內揀選者著照伊等
所請將送來人員引見擇其可用者照缺補用其餘
亦擇其可用者記名俟缺出錄用如此不致往返勞
苦而伊等亦得瞻仰朕顏矣

十六日
諭宗人府睿賓人原甚不及昨將允禩之事於衆人前
問伊見其舉動狂悖原欲將伊正法因伊無兄弟子

息朕不忍絕伊後嗣寛其正法諭令禁錮高墻爾衙門奏稱無應襲伊貝子之人朕令爾等往問魯賓據爾等奏稱魯賓甚是惶恐並非前日舉動且又耳聾據此將伊正法之旨伊或未聞所以如此伊之職銜既無應襲之人著將魯賓寛宥降授輔國公以觀其行走伊之佐領縱留與伊伊亦不能約束俱撤回置之公處

十七日刑部奏安徽巡撫魏廷珍題報涇縣戶書王時瑞等假印私收錢糧並不嚴審確情按律定擬祇以追變家產著落各官賠補為辭應行令該撫覆審具奏奉

上諭此事部駁是魏廷珍前任湖南巡撫時甚屬柔懦不能整頓地方是以將伊調回去年安徽巡撫員缺朕因一時不得其人故將魏廷珍補授伊赴任之日朕切加訓諭伊在朕前奏稱力改舊習今觀伊所辦事件仍然瞻徇姑息可見言行不能相符著嚴飭行

十八日

諭步軍統領阿齊圖內務府總管常明京城內外河道汝二人總管修理南苑池水出入閘口若稍覺狹隘應即培高或添設閘口其外城一帶河道亦甚緊要務宜疏濬俾直抵大通橋

十九日

諭各省督撫提鎮凡文武官員赴任之時朕俱令其進見面加訓誨冀其有所遵奉以盡職守又恐其在外紀載傳播粉飾誇張故令繕寫呈覽其不能紀述者亦不強其繕寫但不許私自紀載傳播屢次諭旨甚明近見武弁數員由侍衛出身者所寫面奉之諭旨詞句鄙俚意指乖謬粗率孟浪甚可駭異此等人員皆由督撫提鎮保送而來朕見其外貌技勇可用遂授以偏裨之職原不能知其存心如何今觀其陳奏之粗率孟浪如此則在外必借曾充侍衛曾戴藍翎之名誇張恩遇傲上凌下恣意妄行若該管上司為其所愚不加約束懲戒則大非整飭官方之意矣各

省此等人員著督撫提鎮時時留心訪察若居官不職或狂妄生事即按其所犯輕重參劾治罪毋得稍有瞻顧徇隱

二十日奉

上諭去年朱家口潰決之處齊蘇勒曾向何國宗云此處堵築非難欲令何時合龍皆可剋期但須俟下流疏濬方令決口合龍為善續於冬底齊蘇勒摺奏朱家口決口已經合龍越一二日又奏稱因水凌衝擊復決數丈現在督率堵築等語又據巽楷奏稱決口工程須用物料一時難以完備等語今居深春桃汛已過彼地情形如何齊蘇勒並未奏報或因水勢不

便卽令合龍或物料不足供用或另有緣故著速行
文齊蘇勒令其詳悉奏聞因不久又屆秋汛之期朕
心軫念故降旨詢問

二十二日奉

上諭人臣事君須明大義固不可矯情立異尤不可挾
私黨同習氣陷人流而不返夯至乖於大義皆由察
之不早挽之不力也八旗漢軍向來惡習好通聲氣
凡內外文武官員無論平素識與不識一登仕籍必
信息相通互相袒護雖其初意不過矜名圖利然積
久不改種種偏私固結害正誤公漸成大惡矣夫立
身事主豈有二理若果能孤介一秉至公自然能獲

乎上否雖竭盡心力徒然敗品喪名而且犯義干法
況此輩邀結原非至誠利則同爭害則各避究何益
乎夫同此固結之心也於君則爲忠於友則爲黨忠
則爲君子且賞亦必及之黨則爲小人而罰亦必及
之雖至愚之人亦未有不欲爲忠良之君子而甘爲
匪黨之小人以避賞就罰者也毫釐之差天淵之判
可不慎歟或有云人非聖人誰能無私又云瞞上不
瞞下此等陋諺不知出自何典爾等旣登仕籍忝何
爲此市井無賴之談以自絕於聖人而願爲有私瞞
上之人耶況朕之才識未必不及爾等從前局外旁
觀三四十年矣一切情態知之甚悉汝欲瞞上而上

究不能瞞汝不瞞下而下實互相瞞也深可憫歎漢
軍中公正不阿之人朕皆委任信用深荷恩榮如楊
宗仁一生持身剛介雖旣歿之後尚屢邀朕恩亦未
見受孤立之害也爾等若咸能實心遵朕訓諭效法
正人必寵渥厥身慶流後裔若面是心非不能悛改
惡習不但身遭顯罰此風不息後人效尤必且貽害
子孫嗣後各宜公忠自立共絕攀依官無論崇卑惟
盡已職事無論大小惟盡已心人人皆能孤介則衆
孤介和合而成一德同風之盛矣勉之勵之

又奉

上諭漢人爲外官者俱迴避本省朕思漢軍之在直隸

亦當如漢人之迴避本省也直隸去京城甚近漢軍
之親戚友朋散處直隸所屬之州縣且伊等之莊田
地土亦多分隸其地難保無請託牽制徇私報怨等
弊嗣後應照漢人迴避本省之例漢軍停其在直隸
做官令於別省各缺銓用著九卿速議具奏

二十八日

諭各省督撫提鎭雍正三年四月內浙江黃巖總兵馮
廷輔保送右營遊擊任尚禮進京引見奏摺內稱任
尚禮操守亦非臨財不苟之人但地方陋規已革將
來自然肅清其人操演得法諳練營伍尚係海疆能
員等語比時引見朕見其人亦屬平常卽註於收藏

名摺之下今宜兆熊条疏內據馮廷輔揭報任尚禮
自上年八月內引見同黃㘽之後頓改前操復肆故
智需索苛求劣蹟昭著等語任尚禮又復揭報馮廷
輔串通婪扣等情此案現在降旨交與該撫審訊連
年以來朕令督撫提鎮等保送屬下武弁進京引見
若該上司奏摺內有某員操守平常字樣朕於召見
該員之日必將該上司所奏諭伊知之冀其洗滌前
愆悛改故習以圖後效無非愛惜人材之意乃間有
不肖之員於回任之後以上司既有貶抑之詞心懷
怨望遂與上司日漸參商或又以平時操守不謹既
為朕所知將來難望上進遂志氣衰頹見利忘義此

亦武人難免之情態斷無有素日操守謹慎而陞見
之後反改前操者也凡督撫提鎮等保送人員朕不
過觀其外貌技勇遂分別補用原不能知其存心如
何豈能保其將來即督撫提鎮等所保送之人朕看
來平常庸陋者亦多但伊等任內未嘗顯有過犯該
管上司又未条劾朕亦姑且容留而試用之至上司
之於屬員亦有先保舉而後条劾者或保屬員改操
前後迥異或始初保舉時出於情面本非真實故易
至敗露此等均未可定嗣後該上司保送人員務秉
公心勿存私意倘伊等陞見擢用之後改易前轍即
當據實条奏勿謂朕曾擢用有所瞻顧勿謂已曾保

舉回護前非總以大公至正無偏無黨之心處之則
賞罰明而屬員知所勸懲矣又如武弁陞見來京朕
念其貧寒俱加賞賜此乃格外之恩若伊等不知感
恩圖報回任之後有過犯条革者除按律治罪外賞
賜之物著一併追出以示懲戒

二十九日奉
上諭朕從前以比年直隸雨水過多田禾歉收米價騰
貴令盛京及口外地方嚴禁燒鍋已下諭旨今聞盛
京地方仍開燒鍋盛京口外蒙古交界之處內地人
等出口燒鍋者甚多無故耗費米糧著議政大臣定
議嚴行禁止

三十日大學士九卿等奏食俸講俸之錢名世作
詩諂媚年羹堯應革職治罪奉
上諭據九卿議奏將錢名世革去職銜交與刑部從重
治罪向來如錢名世何焯陳夢雷等皆頗有文名可
惜行止不端立身卑汙所以
聖祖仁皇帝擯斥不用置之閒散之地而錢名世諂媚性
成作為詩詞頌揚奸惡措詞悖謬自取罪戾今既敗
露益足以彰
聖祖知人之明洞悉隱微纖毫不爽但其所犯尚不至於
死伊既以文詞諂媚奸惡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
詞為國法示人臣之炯戒著將錢名世革去職銜發

回原籍朕書名教罪人四字令該地方官製造扁額
張掛錢名世所居之宅且錢名世係讀書之人不知
大義廉恥蕩然凡文學正士必深惡痛絕共爲切齒
可令在京現任官員由進士舉人出身者仿詩人刺
惡之意各爲詩文紀其劣蹟以儆頑邪并使天下讀
書人知所激勸其所爲詩文一并彙齊繕寫進呈俟
朕覽過給付錢名世

雍正四年四月

上諭二十道

初二日戶部等衙門議奏原任直隸總督李維鈞
侵蝕倖工銀十四萬八千餘兩勒限追賠奉
上諭九卿議將李維鈞侵蝕倖工銀兩勒限五年追完
若限滿不完或不足數照侵蝕例治罪等語但五年
限滿分毫不完然後治罪於錢糧何益此等缺欠錢
糧勒限追賠事件應將所欠銀兩數目按所勒年限
計算一年應完若干倘一年應完之數不完如何治
罪年限已滿不能全完又如何治罪之處分別定議
方是將本發還著另行定例具奏

十一日禮部議覆江西巡撫裴徫度奏請揀選一
人爲白鹿書院掌教應不准行奉
上諭據裴徫度奏請揀選一人爲白鹿書院掌教部議
不准行甚是朕臨御以來時時以教育人材爲念但
期實有益於學校不肯虛張課士之美名蓋欲使士
習端方文風振起必賴大臣督率所司躬行實踐倡
導於先勸學興文孜孜不倦俾士子觀感奮勵立品
勤學淨自濯磨此乃爲政之本至於設立書院擇一
人爲師如肄業者少則教澤所及不廣如肄業者多
其中賢否混淆智愚雜處而流弊將至於藏垢納汚
如釋道之聚處寺廟矣若以一人教授即能化導多

人俱爲端人正士則此一人之才德即可以膺輔弼
之任受封疆之寄而有餘此等之人豈可易得當時
孔子至聖門弟子三千餘人而史稱身通六藝者僅
七十有二其餘不必皆賢況後世之以章句教人者
乎是以朕深嘉部議不肯草率從裴徉度之請也其
奏請頒發未備之典籍亦不知未備者是何等書不
便頒發至於奏請特賜匾額當年既經
聖祖仁皇帝賜以御書今朕亦不必再賜
十二日怡親王奏請復設正定總兵官奉
上諭據怡親王奏請復設正定總兵以資控制以靖地
方等語此事從前曾有人條陳伊都立亦曾具奏朕

因關係直隸設官事務降旨詢問李維鈞彼時李維
鈞妄持異議故爾中止今覽王奏甚爲明晰實有益
於畿輔地方著照所請復設正定總兵官即以南贛
參將張起鵬補授其添改將弁抽調兵丁之處該部
察例詳議具奏
十三日奉
上諭督撫提鎮俱係朝廷簡用之大臣其因公晉接自
有一定之禮儀不應過卑過亢以違制度乃間有不
肖督撫倨傲妄行而不肖提鎮遂卑躬屈節以行其
諂媚者如年羹堯當日視提鎮等如同奴隸每令其
披執進見常賚在江南時自坐於中而令兩司侍立

於旁此皆妄誕不法之甚嗣後督撫提鎮相見務遵
會典所載一定儀注倘有違例披執者一經發覺定
將倨傲諂媚之人一同治罪又屬員謁見上司遇應
穿公服之日只用補服不許擅用朝衣向曰屢申明
禁而近來仍有違背不遵者甚屬無恥可惡今曉諭
後若再有此等一經察出必加重處以正國典
十四日
諭九卿怡親王陳奏畿輔西南水利情形並繪圖進呈
朕披覽甚爲明晰著交與九卿會議具奏怡親王等
於去冬今春奉命查勘水利情形前後往返三月餘
而於直隸地方東西南三面數千里之廣俱身履其

地不憚煩勞凡巨川細流莫不窮源竟委相度周詳
且因地制宜準今酌古曲盡籌畫以期有益於民生
公忠爲國實心辦理甚屬可嘉何國宗等同事多人
前往查看運河將及半年之久所淸不過數河而小
丹河一節何國宗與田文鏡各持意見彼此參差不
肯虛心商酌以濟公事今又仍持兩議爭論具奏較
之怡親王何如衆人自有公論也
又南陽總兵董玉祥奏前任總兵佟世鏻營伍空
糧並未派補兵部議覆具奏奉
上諭前據佟世鏻摺奏營伍空糧及上下衙門占役俱
已派補及降旨令董玉祥詳查據董玉祥奏稱佟世

鏻在任並無派補之事等語此處只應議佟世鏻奏
事不實之罪今部議將空糧行令該鎮查明補足報
部并將虛冒各官嚴行查參似此則因佟世鏻一人
獲罪而牽累衆人朕心不忍況補足空糧凡屬奉公
守法之武官自然如此辦理不必更待部議又康熙
六十一年因軍政派銀四千有餘兩既係李永陞
任內之事李永陞自認賠補其從前軍政之各鎮臣
既已歷年久遠難以查議又在恩赦以前何必牽入
本內又如佟世鏻李永陞名下應追銀兩並未定有
限期所議種種不合甚屬草率著再議具奏至追出
銀兩不必交部著發往河南交與該鎮於營伍中公

用
又西安巡撫圖理琛奏陳軍需事宜奉
上諭圖理琛奏請動用存庫銀六萬兩採買豆草以為
西安兵丁備用等語圖理琛向任廣東布政使時密
奏不准官兵預支俸餉廣東及各省原有歲暮預支
兩月錢糧之例伊亦因執不行以致兵丁度歲艱窘
怨謗繁興撫臣年希堯強之而後給發隨經具摺奏
聞此時朕恐圖理琛在廣東未必相安故改調西安
旋因西安巡撫缺員遂爾擢用今圖理琛奏請預支
銀兩採買豆草以備用是圖理琛為布政使時則但
知有錢糧而不知有兵丁今為巡撫又但知巡兵弁

之歡心而不復計錢糧之出納身為大臣乃偏執己
私遂至前後大相矛盾況雍正元年題定兵馬草豆
折銀之例悉照酌中之價若遇豐年價賤兵丁可得
餘銀若遇歉年價貴許該管上司題請增給是兵丁
原無歉年匱乏之虞今西安兵丁之豆草請預買以
備用則他處兵馬之豆草獨不當預備乎圖理琛身
在西安即欲加厚於西安之旗標兵丁豈此外兵丁
皆不當蒙惠乎若一視同仁使天下兵丁皆有備用
之豆草其事果能行乎將此即著圖理琛畫一定議
具奏文武大臣各有職任彼此不得干預西安總統
滿洲兵馬乃將軍之事延信以宗室而為將軍經理

軍務乃其專責圖理琛此奏即有益於兵丁亦當與
延信商妥同奏今妄憑臆見獨自敷陳顯欲侵將軍
之職掌甚屬僭越非體延信既在同城圖理琛此奏
自必知之乃知而不阻亦屬不合

十五日

諭各省正副考官朕御極以來屢次開科取士凡屬考
官皆擇其人品端方素行謹格者為之而諸臣果慎
守法度洗滌弊端各省榜發士林皆無異議但聞試
官之內偶有學問不及而所取之文未盡滿人意者
是以去年朕將在京科目出身官員應開列正副主
考者通行考試分別等第記名以備簡用今鄉試屆

期將記名人員製籤命往使典試事夫文行原無二理豈有文藝優通而品行卑劣者況國家以文章取士爾等以文章發科今膺鑑衡之任若文優而行劣使天下之人謂文章一道全無足憑則是爾等讀書通籍反為名教之罪人國法尚可容乎料爾等必無此事但朕慎重科場大典不得不諄諄告誡爾等其共加勉勵勿負朕心

十六日福建巡撫毛文銓奏報琉球國進
貢謝
恩奉
上諭從前安南等國遣使來京朕曾降旨令經過地方於一切供給食用之物酌量加增令其充足今琉球國使臣前來著照此一體加恩可行文諭該地方官知之

十八日奉
上諭貝勒滿都護庸鄙卑污所以
皇考聖祖仁皇帝不令承襲貝勒而用伊弟海山其後海山獲罪禁錮無應襲之人不得已方令伊承襲屢蒙
皇考聖祖仁皇帝厚恩官至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管理正白旗三旗都統事務伊並未盡心辦理一事竭力恪供一職不但不思圖報
高厚之恩反入允禩允禟允禵保泰蘇努阿靈阿鄂倫岱之黨實為深負我
皇考之人朕雖知之甚悉然朕即位以來特望伊悛改諄諄教誨加以深恩令伊在總理事務處協同行走如此加恩伊毫無竭誠効力改悔前非之意惟欲阻撓政事搖亂人心陰險奸僞無所不至從前不孝於父不友於兄弟衆所共知實為黨與中之巨魁伊並不知朕之心迹可令伊每日侍從行走朕亦欲悉其性情也

又奉
上諭大城縣南被水朕軫念民生除截漕賑濟種種加
恩外又特命怡親王等親身前往查勘地理情形以除水患以興水利令一切工程事務雖有分發効力人員但地非素經人非素轄恐有呼應不靈之處必得本處地方官公同實心協辦始克有濟且事權必欲專一方可奏功凡直隸地方文武官於水利事務務須與分發効力人員秉公和衷協助如有漠視推諉及阻撓者俱著怡親王題參有實力奉公者亦著怡親王保題

十九日奉
上諭朕從前曾降諭旨凡遇理事之日若有大風雨雪著在京官員等即不必來圓明園朕自改期另傳昨日原擬今辰理事乃夜來下雨朕即思傳諭諸臣不

必前來及人往諭時而城中官員俱已行至西直門
聞旨始行回去昨夜既有風雨在京大臣等理應遵
照前旨知會不必前來何必多此往返嗣後有特旨
所傳之官員若有風雨無阻字樣則不論風雨仰著
前來若朕御門理事之日遇有大風雨雪伊等即互
相傳諭停其前來
又刑部議覆已故都司郭大受虧空著落從前出
結各官分賠奉
上諭郭大受自康熙四十一年至康熙五十二年虧空
錢糧今家產已盡行賠變所有未完銀五千四百餘
兩部覆著令從前歷年曾經出結保題之各該督撫

藩司等分賠但事經十有餘載官至一十七員其應
否照議分賠之處著九卿確議具奏
二十日奉
上諭昨據總河齊蘇勒奏報四月初九日朱家口漫口
水勢陡長致將東岸埽臺大埽蟄陷九箇目下正在
防守修築等語黃河水性無定將來或有漫溢河水
旁引恐有奪河之患關係甚為緊要齊蘇勒在工年
久歷練老成清慎勤三字均屬無愧朕所深知但年
已望七恐精力稍減河務勤勞思慮有不及處兩廣
總督孔毓珣素諳河工事務伊從前屢請陛見今准
其來京著先至河上詳勘水勢協同齊蘇勒將河工

一切修理事宜細加商酌妥議後請旨來京兩廣總
督印務著兵部侍郎阿克敦前往署理孔毓珣俟阿
克敦到廣後起身
二十一日奉
上諭吳孝登係旗下進士蒙
聖祖仁皇帝教養深恩拔置翰林令在內廷行走乃伊怠
惰性成又復鑽營多事行止卑污聲名甚屬不堪及
朕即位以來尚望其悛改故祗令停罷未加處分乃
伊不改前愆且怨望之意形於辭色今奉旨作詩刺
錢名世而用意措詞俱屬悖謬情甚可惡著革職發
往寧古塔披甲當差陳邦彥平日行止不端卑污下

賤今遵旨作詩又謬誤舛錯陳邦直為人輕浮而詩
亦乖謬陳邦彥陳邦直俱著革職發回原籍令地方
官約束不得出境生事項維聰文理不通之極前在
會考府辦事亦屬平常昨朕詢問工部堂官伊等亦
稱項維聰在部並不實心辦事項維聰著革職發回
原籍余甸徐學柄吳廷熙莊松承孫兆奎王時濟等
所作之詩俱浮泛不切著將原詩發還本人另作進
呈
又河道總督齊蘇勒奏報河水陡長急請修築奉
上諭據奏黃水陡長以致東岸埽臺大埽蟄陷其未動
之埽現今包裹堅固知道了齊蘇勒歷來在工備極

勒勞伊高年之人令見埽筒墊陷必至晝夜焦急胼
甚憐之但此時勉強施工將來伏汛秋汛水勢漲溢
恐又不免衝決著行文齊蘇勒令伊酌量本地情形
倘一時難以施工俟夏秋一汛過後再行修築不必
急迫
二十二日奉
上諭弭盜之法莫良於保甲朕自御極以來屢頒諭旨
必期實力奉行乃地方官憚其繁難視為故套奉行
不實稽查不嚴又有藉稱村落畸零難編排甲至各
邊省更藉稱土苗雜處不便比照內地者此甚不然
村落雖小即數家亦可編為一甲熟苗熟獞即可編

入齊民苟有實心自有實效嗣後督撫及州縣以上
各官不實力奉行者作何嚴加處分保正甲長及同
甲之人能據實舉首者作何獎賞隱匿者作何分別
治罪其各省通行文到半年以內被舉盜犯可否照
家長自首之例暫治以輕罪舉首之盜倘有從前未
經發覺之案地方官可否從輕處分以免瞻徇畏縮
著九卿詳議具奏再盜案疏防文武各有處分雖著
有成例但中間事情尚有分別凡山海大盜聚眾多
人土獞苗蠻成羣劫奪及響馬老瓜等賊聚有窩穴
勢難擒捕者當責之弁兵如久無緝獲則文武一例
處分情罪俱當若盜止十人以下蹤跡散處者則捕

役力能擒制雖事發潛逃亦能蹤探而營汛弁兵各
有職守勢難遠緝此等盜犯似當專責州縣武職處
分可否酌量從輕庶情法得平中無枉抑著九卿一
併確議具奏
二十三日署山西巡撫高成齡題報平遙縣盜犯
越獄奉
上諭魏二係為首惡盜知縣高大有並不嚴行監禁竟
致越獄脫逃殊屬不合著交與該撫並高大有務將
魏二拏獲如不能拏獲將該撫議處高大有從重治
罪至奏疏內稱高大有因公出境並未聲明前往何
處著將高大有因何事派委前往何處等情交與該

撫察明具奏倘有徇隱將該管各上司一併治罪再
各省似此奏稱因公出境者甚多此內每有上司官
員瞻顧情面受屬員請託掩飾具奏等弊部中不行
詳察即照該督撫所請議覆以致地方官員俱漫不
經心疏忽怠玩此等應如何分別議處之處著九卿
定例具奏
二十六日戶部議駁署四川巡撫羅殷泰奏請禁
革紳衿優免差徭奉
上諭向來徵收錢糧每有地方私立儒戶宦戶名色偏
累小民已經降旨嚴禁而丁糧差徭或借紳衿貢監
之名包免巧脫情弊多端羅殷泰所奏禁革紳士優

免之處固屬太刻而部議但就其錯處指駁其餘未
會詳議亦屬朦混著九卿詳議具奏
二十七日河南巡撫田文鏡題銷耗羡銀兩製造
盔甲奉
上諭前經該撫田文鏡動支耗羡銀兩製造河北鎮各
營盔甲工完咨部工部駁回令其具題田文鏡遂照
部議具題前來夫耗羡銀兩與營伍中數分公糧存
貯公所原爲本省本營之中或有公事需用或爲各
官養廉使地方營伍備用有資不至派累兵民乃通
權達變之法其來久矣並非正項錢糧之可比也迺
來督撫提鎮中小心拘謹者恐日前經手將來無以

自明具摺奏請咨部以記出納原係見小之舉該部
祇應存案此並非開銷正項錢糧也田文鏡先曾摺
奏朕批示甚明今因製造盔甲咨部部中並不請旨
即駁回令其具題工部堂官甚屬錯謬不識大體而
田文鏡不行詳察遂照部駁具題前來甚屬不合此
本著發還田文鏡著嚴行申飭工部堂官著交部察
議此時若將耗羡銀兩俱且照正項具題報銷相沿
日久或有不肖官員指耗羡爲正項而於耗羡之外
又事苛求必至貽累小民此風斷不可長倘他省再
有似此具題者內閣將本發還

雍正四年五月
上諭十七道
初一日刑部議奏准倬理察漢叟兒等處糧餉巴
泰等所奏種地贖罪之郭三瞎等二十人年老病
廢無以資生派與種地官員養贍奉
上諭郭三瞎等二十人雖係重罪發遣之犯但伊等在
彼處地方並無不法及逃回等事今既實係年老殘
廢不能耕種情有可憫著行文巴泰詢問伊等有願
留彼處者即給與種地官員分養有願回故里者著
巴泰遣人送部令其回籍
又川陝總督岳鍾琪奏寧夏駐防滿漢兵丁俸餉

請分別折給奉
上諭從來滿洲兵丁性情質樸奉公守法不知爭論財
物占人便宜亦未聞於該管上司前有控告錢糧等
事歷來風俗如此衆所素知昔年福州漢軍駐防兵
丁因爭競馬乾錢糧一事
聖祖仁皇帝尚將爲首之人重懲附和之人分別治罪蓋
恐其漸成惡習故用法以儆將來也每見旗人爲上
司則往往袒護旗人亦有故意刻待旗人袒護漢人
以示公者漢人爲上司又往往袒護漢人亦有故意
刻待漢人袒護旗人以示公者此等識見度量皆屬
卑小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朕君臨天下一視同仁惟

期事公平不肯稍有偏向如滿洲駐防兵丁其所
得錢糧馬乾等項較綠旗兵丁爲多此非厚待旗人
也蓋綠旗兵丁係土著之人經營度日稍覺容易滿
洲兵丁則於錢糧之外無所資藉故特加恩惠以養
贍之旗兵既有多得錢糧之處則不應復占綠旗之
分例今川陝總督岳鍾琪疏稱據布政使鍾保詳稱
寧夏滿兵初到採買米石草束實難請將夏朔二縣
實徵草束盡給滿兵以折價給與綠旗兵丁又請以
額徵一萬五千石之米盡給滿兵亦以折價給與綠
旗兵丁此奏甚屬錯謬若云折價足敷採買之用則
綠旗可以採買滿兵即可以採買且地方官亦可以

採買矣若云折價不敷則滿洲不敷綠旗亦即不敷
矣兵丁同爲朝廷豢養之人滿洲素性尚義輕財豈
肯奪綠旗兵丁之利以自便其私乎據云詢問綠旗
兵丁綠旗兵丁亦欣然樂從凡辦事祇論理之當行
與否若於理當行豈因綠旗兵丁不願而遂停止乎
若於理不當行而綠旗兵丁即便情願在綠旗兵丁
固屬可嘉獨不計及滿洲兵丁之顏面乎又岳鍾琪
疏稱鍾保詳稱所需白米每石以一兩五錢折價爲
數無幾等語國家有一定之經費若屬應用則數千
數萬亦不爲多若不應用則一絲一粟亦宜察核豈
有因數目不多而遂可任意增添乎況爲數不過七

百餘金即將此分與三千人衆爲利幾何而令滿兵
徒受與國家較量錙銖之名是愛之乎抑害之乎今
岳鍾琪鍾保既稱滿兵新到採買米草艱難朕思鍾
保身爲藩司料理軍餉乃其專責著將滿洲兵丁所
需米石草束交與鍾保管理採買散給兵丁不得使
兵丁稍有虧缺若少有借端貽累地方朕必加以重
處俟辦理數年兵丁住久熟習之後再行奏聞令兵
丁各自採買近日聞得寧夏新駐防滿洲兵丁因該
管官員等備辦公事扣除伊等銀兩遂越例赴總督
岳鍾琪處控告此無恥之風滿洲兵丁從未之聞著
察出爲首之人治以重罪

初二日奉
上諭朕曾見滿洲爲上司則以滿洲爲可信任漢人爲上
司則以漢人爲可信任漢軍爲上司則以漢軍爲可
信任不思身爲大臣其所管轄之人各色俱有一有
偏向則諸事皆不得其平何以服人心而理庶務前
朕令陝西督撫提臣各保遊擊一員守備一員送京
引見朕以陝西武弁可用者甚多而征討桌子山等
處又多効力有功之人地方大臣當從公保薦以副
朕留心人才之意乃圖理琛於遊擊內將查爾扈保
送前來查爾扈由雍正元年進士曾在乾清門侍衛
行走用爲陝西撫標遊擊滿洲在陝爲綠旗武官者

只有查爾扈一人而圖理琛卽將伊保舉豈此外遂
無可保舉者乎且查爾扈係朕深知熟識之人又何
必令其進京引見著兵部行文前去於沿途遇見查
爾扈卽令其回任又潼關修造滿兵房屋延信圖理
琛特差旗員四人前往監造若云滿洲房屋漢官監
造未必合宜何妨指示規模令其照式爲之而必欲
差委滿洲又言不致侵蝕浮冒之弊此卽明以漢人
爲不可信用而以滿洲爲可信用有意偏向之明驗
矣著交與延信圖理琛不時稽査若所差旗員四人
不善辦理或有侵蝕浮冒或在地方生事滋擾朕少
有所聞定將延信圖理琛一併從重議處從前年羹
堯署理大將軍印務將滿洲官員兵丁百計凌賤羞
辱領兵征勦鎭海堡時將滿洲功績概行抹沒且加
以敗北之名以致人人怨憤此又有意遏抑滿洲者
更爲悖逆身爲大臣一涉偏徇則大乖爲政之道將
來已身必至於禍凡居封疆大任者當深以爲戒近
日圖理琛所辦事件多屬昏憒朕深爲之慮著嚴行
申飭
又諸王大臣等奏允禵悖逆貪婪請行正法其案
內有名人犯一併照律治罪奉
上諭阿其那允禟允禵等結黨營私同惡相濟朕以

社稷爲重遲迴詳愼費盡苦心而伊等怙終不悛罪惡昭
著朕亦無可如何但允禵與阿其那允禟雖均屬罪
人而允禵爲人止於賦性糊塗行事狂妄至奸詐陰
險之處則與阿其那允禟相去甚遠止因阿其那允
禟多方籠絡允禵墮其術中受其指使不知悔悟設
令伊一人獨處則才具庸劣斷不能獨爲一事若與
阿其那允禟一處聽其愚弄則狂悖恣肆可以無所
不爲矣朕數十年來於伊等之居心行事知之甚悉
若謂朕於允禵獨有所偏徇則朕何以對
聖祖在
天之靈乎朕之此心
天地神明自能昭鑒從前所以令允禵在馬蘭峪居住原
欲其瞻仰
景陵感發天良痛改前非洗心滌慮而允禵並不醒悟悛
改蔽錮日深奸民蔡懷璽又構造大逆之言冀行蠱
惑看來馬蘭峪亦不可令其居住著滿都護常明來
文馳驛前往將允禵帶來朕思
壽皇殿乃供奉
皇考
皇妣聖容之處將允禵於附近禁錮令其追思
敎育之恩寬以歲月待其改悔伊子白起甚屬不堪亦著
一併帶來與允禵一處禁錮其子白敦尙好可封爲

鎭國公令在伊家居住蔡懷璽旣在家中曾出大逆之言伊兄何以不行舉首且旣將蔡懷璽鎖禁何以復令脫逃之處著刑部再行究審具奏

初三日奉

上諭從前令各省督撫提鎭將伊本標弓馬嫺熟人材壯健之千總保送來京今所保送者將已用完著兵部再行文各省令其照前再各保一員送來但從前保送各員之內亦有年幼人平常者今見保送之員得以擢用則此次保送懷私而徇情受賄者必更多矣況朕前次所下之旨如千總不得其人准於把總兵丁內挑選即拔補千總保送是合營伍之內俱得

挑選豈患無人若今次仍有以平常及年幼之人保送者著將保送之該督撫提鎭一併議處

初四日戶部議覆直隸總督李紱奏請將未被災之州縣穀石借糶奉

上諭借放倉糧每爲地方官掩飾虧空之計且借放之時往往利歸有力之家窮民不得實沾恩惠直隸倉糧向來虧空甚多朕知之甚悉今李紱爲直隸未報災之州縣奏請糶借倉糧著派翰林御史部院賢能官十數員前往會同各該地方官核實監糶著吳隆元余甸總管查察務使小民均沾實惠其各處糶穀果否實貯在倉著一併查驗

又三法司議奏呂高毆死親兄依律斬決奉

上諭一家兄弟二人弟毆兄至死而父母尚存則有家無次丁存留養親之請倘父母已故而兄死弟抵必至絕其祖宗煙祀此處甚宜留意若因爭奪財產及謀殺故殺又當別論呂高毆死其兄其家中有無承祀之人交與該部察明具奏嗣後應如何定例之處著九卿確議具奏

初七日

諭都察院朕從前每旗特派御史二員令其稽察八旗事務近聞得八旗大臣等於午門前徒有會議之名並不議事以致諸事遲悞御史乃視以爲常不行嚴

察夫旗務不比部院事件部院事件俱有條例又有限期旗務並無一定條例限期此係朕所深知所以特派伊等令其稽察乃伊等仍行怠惰致令事俱遲悞可將此再行嚴飭伊等嗣後務加嚴察不可稍徇情面若仍前懈惰必將伊等一併治罪斷不輕釋

初九日奉

上諭從前阿其那允禟允禵等結黨營私每好造言生事凡僧道喇嘛及醫卜星相甚至優人賤隸以及西洋人大臣官員之家奴俱留心施恩相與來往以備其用若欲排陷何人即揑造無影響之言使此等人傳播以簧惑無識見之輩

聖祖仁皇帝深知此輩奸惡時時留心至朕即位以後即
有傳言云朕日日飲酒又云朕頻與隆科多飲至更
深隆科多沉醉不勝令人攙出自蔡珽自四川到京
越數月見朕毫不飲酒曾駭歎奏朕云臣在四川聞
人流言皇上日日飲酒今臣到京已久朝夕侍從始
知皇上涓滴不飲昨路振揚來京陛見臨行時亦奏
云臣聞流言謂皇上即位後常好飲酒今臣朝覲入
對惟見皇上辦事不輟而無酒氣伊等俱忿激爲朕
不平如此陳奏者甚多此無他故皆因阿其那允禩
素日沉湎於酒朕頻頻降旨訓誡而伊等遂播此流
言反加朕以好酒之名傳之天下夫朕若於政事不

悞即使飲酒亦復何傷然朕實天性素不能飲內外
之所共知以天性素不能飲者尚偽造此言則此輩
之流言何可限量也今又見報房小抄內云初五日
王大臣等赴圓明園叩節畢皇上出宮登龍舟命王
大臣等登舟共數十隻俱作樂上賜蒲酒由東海至
西海駕於申時回宮等語夫人君玉食萬方偶於令
節宴集羣臣即御龍舟奏樂賜飲亦寓湛露之意
在古之聖帝明王亦所不廢何不可者但朕於初四
日即降旨令在城諸臣不必赴圓明園叩節初五日
僅召在圓明園居住之王大臣等十餘人至勤政殿
側之四宜堂賜饌食角黍逾時而散並未登舟作樂
遊宴也且先期內務府總管等奏請今歲照例修備
龍舟朕實止之此非有意摒却燕遊蓋厭其喧雜耳
而報房竟揑造小抄刊刻散播以無爲有甚有關係
著兵刑二部詳悉審訊務究根源以戒將來以懲邪
黨

又奉
上諭從前降旨詢問查弼納凡八次伊將蘇努七十隆
科多互相串通鑽營之處隱匿並不據實舉出是以
朕將伊調來京師親面詢問伊仍堅執不認朕是以
將伊革去總督交王大臣詢問比時降旨云伊若
將蘇努七十實情舉出將伊口供繕寫具奏若不據

實供出爾等將伊擬罪具奏伊今供稱蘇努七十阿
靈阿揆敘鄂倫岱阿爾松阿結爲朋黨協力欲將阿
其那致之大位蘇努說允禟氣象大方蘇努結交七
十特爲結交允禟之故允禟又與阿其那相好結爲
一黨邀買人心蔑法妄行隆科多專擅威權又結交
揆敘阿靈阿各處邀買人心爲彼羽翼等語將種種
實情舉出查弼納係後進之人伊特畏懼權勢隨聲
附和今既據實供出諸王大臣尚議將伊正法甚屬
不合朕昨降旨時言及
聖祖仁皇帝比時查弼納即痛哭不止此處伊尚有良心
著將查弼納之罪悉行寬免仍降旨與查弼納云從

前朕降旨詢問之時爾果照今日所供將實情舉出
朕亦不將爾調來京師爾在兩江總督任內居官尚
好故將爾罪寬免爾果痛改前愆朕尚有用爾之處
若不悛改定行正法決不寬恕再蘇努七十阿其那
允禟等互相結黨串通鑽營妄亂行爲之處查弼納
俱經供出今蘇努七十雖已身故應如何追治其罪
以彰國法至蘇努七十之子孫內有兇惡妄亂之人
爾等詳加察看將應如何治罪之處議奏
又頒發
御書匾額一幅各官所作刺錢名世詩四本奉
上諭賜錢名世名教罪人四字著伊製匾懸於居宅又

諭旨一道及諸臣所賦刺惡之詩一併交與錢名世
刊刻進呈朕覽凡直省學校所在各頒一部以示鑑
戒
又
諭領侍衛內大臣公馬爾賽等爾等傳諭鄂倫岱之妻
子兄弟族人等昔日佟國綱因鄂倫岱不孝奏請殺
之我
聖祖皇考思念
皇祖妣孝康章皇后特從寬宥使離京師授爲廣東駐防
副都統既而調回京師授爲領侍衛內大臣承襲公
爵伊不念
皇考如此天高地厚之恩忍於背負與阿靈阿蘇努等結
爲黨與保舉阿其那欲圖大位擾亂國家前者審訊
阿其那之太監時供出阿靈阿鄂倫岱爲黨與之首
舉國皆知如此滅族之罪
皇考復加寬宥伊仍不知感激不思致身爲國以贖前愆
乃已丑年
皇考自霸州回鑾時因伊等結黨之故面數鄂倫岱之罪
伊毫無畏懼
皇考如此高年而伊一路觸犯行至六十餘里其倨傲兇
狠之狀朕與扈從人等旁觀無不痛恨及在熱河
皇考聖體違和之時並未請安一次其意頗以爲快在熱

河宮門前每日較射歡笑其後
皇考於行圍地方向鄂倫岱云爾甚無恩情爾所作之罪
不可勝數實爲可殺之人伊承
旨之下毫無畏懼倨傲如故親隨侍衛等不勝憤恨人人
髮指因此
皇考憤懣終日伊平生於
皇考前敢於觸犯種種過惡其小者不可枚舉伊於
皇考則忍心違忤如此而於阿其那則結爲黨與擾亂國
家政事朕無不知之朕即位以來效法
皇考仍不念其罪惡施恩保全乃伊每事擾亂傾身回護
阿其那因阿其那佐領一事在外於衆人前一番議

諭在內代伊啓奏顯露悖逆之狀將朕所交硃批諭
旨擲於乾清門地上在朕前舉止抗橫爲人臣者當
如是乎伊與阿其那固結死黨同阿爾松阿阻撓政
事以亂衆心朕百端諭令改悔毫無悛心益肆傲慢
故諸王大臣屢次奏請將鄂倫岱阿爾松阿卽行正
法朕尚不忍望其改悔發往盛京令其思過乃伊至
彼處仍不知畏懼妄生怨讟終日酣醉夫令其改過
則斷不知改加以恩澤則毫無感激懲以國法又毫
無畏懼朕其奈何若不將伊等正法伊等希圖大事
之心斷不能絕也故將鄂倫岱阿爾松阿正法從前
大臣等議奏籍沒鄂倫岱之家產將妻子入辛者庫

朕思念
皇祖妣孝康章皇后
皇妣孝懿仁皇后特與寬免阿爾松阿效法伊父敢行悖
逆其罪尤重不比爾等故發遣其妻子至鄂倫岱之
妻子兄弟族衆理應感戴朕委曲保全之恩若稍存
異心天亦不容昔者大禹父雖殛死禹惟盡忠後人
祇稱爲聖人豈以禹爲不孝乎能知君臣之大義自
當感朕寬大之洪恩也觀鄂倫岱之子布奚尚無惡
行著照常供職効力其餘亦各於本職効力行走布
奚果能向上朕仍委用爾等若以報鄂倫岱之仇爲
念不誠心感恩効力朕自知之彼時切勿含怨也

諭畢法海夸岱兄弟及鄂倫岱之子布奚並族人等跪
泣叩頭奏請謝
恩又奉
上諭著降旨與伊等爾族豈比他族乃朕
皇祖妣孝康章皇后
皇妣孝懿仁皇后之族人也爾等雖犯大罪朕但治犯罪
之人而已其餘兄弟族衆斷不累及今因鄂倫岱悖
棄國恩身獲重罪實於國法難寬不得已而正法鄂
倫岱所作之罪指不勝屈爾等皆所深知爾等陳奏
鄂倫岱種種罪惡感戴朕恩旣欲叩謝准其叩謝
十二日奉

上諭五城設立米廠俱在城外所有城內僻巷老弱窮
民糴買甚難著該城御史在城內添設米廠幾處以
便窮民糴買
十四日諸王大臣等參奏前令允禟改名允禟所
擬字樣存心奸巧殊屬不法應發令擬改奉
上諭諸王大臣參劾允禟更名一事謂允禟設心奸巧
不法已甚然此事在允禟之身猶爲罪犯之小者阿
其那允禟允䄉允禵固結匪黨潛設機謀種種不法
之事不可枚舉朕所舉以曉諭羣臣及爾等所共知
者不過十分之二三其餘有所干礙而不便言及繁
瑣委曲而難以悉數者其事甚多朕俱爲之隱忍難

以宣示也祇因二阿哥舊在東宮失儲君之道故阿其那允禩等潛萌希冀之心而阿靈阿揆敘鄂倫岱等又復私相附和將二阿哥百計傾陷以便遂其私願夫二阿哥之居心行事

皇考無不照察廢黜斷自

宸衷豈伊等所得施其伎倆乎二阿哥一日在東宮之位凡為臣下者當守一日之臣節豈可以悖逆之私心而覦東宮如讐敵乎及二阿哥廢為庶人已見斥於

皇考又有一等奸宄之徒妄思復立以圖僥倖此又背紀亂倫之罪人也當時伊等見二阿哥廢黜妄以為伊等奸計之所致邪黨愈加堅固公然欲仗邪黨之力

以東宮之位為可唾手而得侵無忌憚竟有敢與

皇考相抗之意此實朝廷之大患國家之深憂是以朕即位以來百凡經理費盡苦心乃三年之久頑邪尚未盡化風俗尚未丕變爾等滿洲大臣急宜醒悟當日

世祖章皇帝御極正在沖齡睿親王輔政大權在握一日以黃色衣示在廷大臣詢問可否衣著而此時大臣尚力爭以為不可凡滿洲耆舊內此等行事不可枚舉剛方正直之風權勢所不能奪者歷歷可考當時

上三旗風俗只知有君上後因下五旗之人與上三旗之人並用遂染下五旗卑微之習然從前下五旗之人雖各有該管之主而其心亦只知有君上不知有管主也何以至於今日遂苟且卑靡至於此如昨日都統五格在朕前奏對尚將獲罪削籍之允禟稱之為主五格乃一無知武夫此則風俗頹壞大義不明之故也孟子云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朕事事效法

祖宗願爾等亦效法爾之祖父忠誠自矢一念不移古人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臣子之於君上乃天經地義苟懷二心而存游移瞻顧之念即為亂臣賊子天理國法豈能容乎如阿靈阿鄂倫岱等之奸惡不明大義共存心行事爾等當以為戒當日滿洲風俗醇樸尊君親上之心最為肫篤雖遇天潢宗室未嘗不加

禮敬而君臣之大義極明金石之心腸不渝朕今日之諄諄訓誡不憚反覆周詳者無非欲正人心化風俗使國家永享昇平之福耳至於允禩改名之事諸王大臣議令發伊自改若發令自改此等奸巧之人必至又多計詐著交與誠親王恆親王酌改具奏

十九日刑部等衙門議奏捏造小抄之何遇恩等依律斬決奉

上諭何遇恩邵兩山俱改為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報房小抄捏寫端午龍舟遊燕之事以無為有甚屬可惡朕素性事事率真不為粉飾今歲駐蹕圓明園春間花開時適值諸大臣奏事齊集朕於理事

後偶爾率同觀覽賜以家常食饌爲時不過二三刻仍以吏治民生人心風俗諄諄誥誡君臣互相勸勉並不因遊覽而忘咨儆也賜食畢朕仍至勤政殿辦事如常此滿漢文武大臣所共知共見者今觀小抄所載旣可以揑造全無影響之談則從前之偶爾看花又不知如何粉飾傳播矣夫自古帝王遊燕亦所不廢果能於遊燕時所對者皆諸王大臣所言者皆民生國計其於勸勉化導不大有裨益乎總之人主所最要者在於一心果誠心戒省念茲在茲無地非咨儆之處也乃無識之人不能知此又加以揑造之言令人聞之皆生疑駭如小抄所載正復不少又如

各省督撫貢獻地方土產食物此亦封疆大臣達聽仰之情展恭敬之悃實不便一概屏卻昔
聖祖仁皇帝時常擇其不適於用者多皆不收朕思遠方之物旣已齎至京師若不收受則擕回反多路費故常體其情而受之而宮中所用有限每因諸臣奏事之餘隨便賞賜總因朕心之待諸臣坦易真率實是家人一體之誼若謂朕借此爲鼓舞臣工之具因以分別朕待諸王大臣之輕重則不知大體之甚者也又見督撫等自陳本中有將頒賜細物臚列詳載者此等識見甚屬卑陋至於外任微員武弁出京時朕擇其可以琢磨者每多召入訓誨又加恩賜無非欲其捧至任所觀瞻賜物思朕訓誨之切以盡職守而伊等出外往往誇耀鋪張以致訛傳失實似此卑陋之見謬誤之言遠近傳聞安能察其真僞故因小抄揑造之事並諭及之

二十九日奉
上諭聞京城近日米價騰貴雖因天氣連陰然一時驟長恐有奸人囤積射利借此擾亂情弊著都察院轉飭五城曉諭各行戶不得過高價值勒索小民倘有囤積遏糴不遵勸諭者該城御史密行訪察從重治罪將京倉好米發五萬石分給五城每城領米一萬石照例立廠委員平糶其價值著九卿定議具奏此

所糶米石俟市價平減卽行停止其存剩之米卽存貯該城將來若市價一貴卽將此米平糶以濟窮民若此米用完仍需平糶著都察院再行奏請

雍正四年六月

上諭十四道

初一日

諭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朕自即位以來思念
皇考付託之重惟恐天下之人有一夫一婦不獲其所自
朝至夜殫心竭慮晷刻靡寧無非欲休養民生澄清
吏治使中外永享昇平之福以仰慰我
聖祖仁皇帝在
天之靈即如前歲雨澤偶愆去歲畿輔被潦朕在宮中虔
禱
上天叩首至於傷腫中夜屢起瞻望雲色以卜晴雨祈禱
之時嘗終日飲膳不御不止於減膳而已此皆朕默
盡其心不肯令人知之在朕心以為敬
天勤民勵精圖治之意至真至切可以自信無少愧歉於
中故凡下詔求言之事未曾舉行今夏二麥登場之
時適值連雨目前雨雖暫晴尚未開霽朕為小民深
切軫念且奸民郭允進私貼謠歌有軍民怨新主之
語朕心因此反躬自省不能無疑或用人行政之間
在朕已實盡其心而眾人觀論尚有以為未當之處
亦未可知總之千萬人之中有一二人或有異議朕
心即欲省察而權衡之爾內閣九卿翰詹科道等官
皆朕簡用之員職在匡勤宜同休戚若朕身有過可

直言無隱政治得失亦即各抒己見據實陳奏朕必
嘉納勿視為具文勿有所瞻顧苟且塞責負朕真
切咨問之至意

初二日

諭吏部兵部凡因冤抑被參而復職者皆係朕特恩超
拔之人該員自應加意奮勉以報格外之恩嗣後此
等人員除因公註誤外若居官仍有貪酷不法者俱
重治其罪題參時將革職之員補完開復與捐復者
亦如之著行文各直省將軍督撫提鎮一體遵行

初五日奉

上諭三年舉行大計所以激濁揚清整飭吏治必舉劾
之間至公至當方足以昭勸懲之典杳定例卓異人
員俱送京引見而參劾人員則聽候部院議奏不行
引見此中或有冤抑及避重就輕等弊亦未可定嗣
後大計之年除貪酷之員既已指明劣跡參奏無庸
再行引見外其餘參劾等官該部照例處分出缺其
應作何送京引見之處九卿詳議具奏

又

諭意達里亞國教王覽王奏請援釋放德里格之例將
廣東監禁之畢天祥計有綱一體施恩釋放等語查
德里格於康熙五十九年因傳信不實又妄行陳奏
我

聖祖仁皇帝念係海外之人從寬禁錮及朕即位後須降
恩詔凡情罪可原者悉與赦免開以自新德里格所犯與赦款相符故得省釋彼時廣東大吏未曾以畢天祥計有綱之案入大赦冊內具題上聞今據王奏請朕查二人所犯非在不宥之條即王不行陳奏朕亦必察出施恩今特降旨與廣東大吏將畢天祥計有綱釋放以示朕中外一體寬大矜全之至意茲因使臣回國再賜人參貂皮等項用展朕懷王其收受
故茲勅諭

初六日吏部等衙門議奏編設保甲處分定例奉
上諭弭盜之法首嚴保甲以清盜源而州縣等官往往奉行不力又見武職等官多因盜案詿誤情法不得其平故降諭旨令九卿定議具奏今九卿不議朕意議稱如有盜竊不行舉首者將同甲之人及保正甲長牌頭一槩從重治罪其實不知情而未首者亦將保正甲長牌頭分別治罪所引治罪之例實屬太過未免牽累多人良民必受煩擾將本發回著再議具
奏

初九日

諭總督倉場侍郎旗丁輓運天儲每歲勤勞朕屢降諭
旨加恩優恤欲其俯仰充足不至匱乏近聞糧船抵通石壩經紀勒索斛費每船至三十金在從前旗丁多帶貨物射利營私所過地方不無需索煩擾故抵通之後有此陋規今各幫旗丁遵守法度押運官弁約束亦嚴所帶貨物有一定額數不敢多攜除所給行月糧外安有餘貲以爲斛費爾倉場總督可嚴飭坐糧廳申飭經紀嗣後糧船抵通除應加耗米外不得借斛費名色索取銀兩亦不得淋尖踢斛以致正糧虧缺苦累旗丁倘有違者必嚴加治罪若該管各官失於覺察經朕訪聞亦必從重議處

十二日

諭江西巡撫裴𢖫度聞福建今年春夏以來雨水稍多
天氣寒冷禾苗興發甚晚目前米價昂貴民食頗覺艱難江西素稱產米之鄉況去歲今春皆獲豐收理宜通融以濟閩省近聞江西地方官遏糴不令出境甚非情理著將江西存倉之穀碾米十萬石動用腳價遴委能員即速運至閩省交界地方先期知會閩省督撫委員領去分給各地方以濟民食毋得遲緩其動用腳價作何還項可與閩撫酌議動用倉穀作何還項可與兩江總督酌議具奏

十三日

諭戶部江南泗州逼近黃河地勢低窪因去年黃水衝決之岸尚未合龍今年四月間水勢漫溢以致泗州地方禾麥又被淹損朕心深爲軫念著布政使石麟

動支庫銀二萬兩親自前往泗州確查被災之民逐
戶散給勿令鄉約里長及胥吏人等絲毫侵蝕務使
窮民均霑實惠不至失所爾部即遵諭行

十四日奉

上諭朕自即位以來朝乾夕惕惟恐有負
皇考付託之重於國計民生風俗吏治時時留心諮訪而
未專下求賢之詔者亦惟恐諸臣因此或有頌揚之
語也近因雨水稍多朕實推誠降旨詢問政治得失
今覽諸卿所奏敷陳功德朕若作愧歉之詞觀覽亦
屬居然任受矣奏內頌揚之語朕不作頌揚觀惟冀
心作規諫期望觀益加黽勉以期副諸卿陳奏之語

以仰慰
皇考在
天之靈爾諸卿近來皆守法奉公恪勤供職於敷奏舉劾
之間朕洞見諸卿之心朕甚嘉焉但似出於勉強倘
未底於自然亦期諸卿交相砥礪合於大公贊襄化
理以副朕心膂股肱之寄朕既宵旰勵精期副諸卿
之言諸卿亦當公忠匪懈必底自然以副朕之望君
臣至誠勉勖一德同心為四海蒼生造福澤於無窮
以共報我
皇考之深恩是朕之厚望也

十五日奉

上諭各省解部錢糧收兌之時短欠之數甚多從前外
省解部銀兩於正項庫平之外有加平隨平飯銀掣
批等項其暗中包攬官吏勒索種種雜費又不一而
足此內外所共知者自怡親王總管三庫以來實心
辦理潔己奉公前此弊竇已盡剔除外省解餉浮費
實減省十分之八九此亦內外所共知者何以解京
之項短欠俱如此之多蓋緣各省藩庫季報實存銀
兩悉令撥解京餉藩庫倘有虧空不能掩飾於地方
官甚有不便故將解部之項輕平彈兌或扣存於解
官私橐致使必有短少以見銀庫有彈兌苛刻之聲
名為將來協撥存留那移掩飾之計此事甚有關係

嗣後解部銀兩若短欠無多者仍照舊掛批行令本
省補解外其短欠多者將原銀仍交與解官留京看
守行文該布政司令其親身赴京到庫自看彈兌務
令對證明確若原無短少則咎在庫官將庫官從重
議處如果解送短少定將該布政司從重治罪所缺
銀兩照數追賠各該布政司以諭旨到日為始凡有
起解銀兩遵照奉行

十六日戶部等衙門議定湖廣入川人民條例奉
上諭楚民入蜀開墾康熙五十一年所定之例甚明鄭
松齡身任綏陽乃竟不知向有此例即云日久廢弛
豈有地方官全不聞知之理此皆年羹堯恣肆妄行

藐視國法並未奉行之所致著四川巡撫法敏等實
心奉行務除積弊以靖地方倘仍舊苟且塞責必當
從重治罪

十九日奉

上諭査律載鬭毆成傷定有保辜之限所以重民命而
慎刑罰也聞京城內外凡鬭毆傷人者各該地方步
軍無分輕重即將兩造並拘如遇重傷之人則用門
扳扛擡先赴該旗步軍尉報驗次赴兩翼總尉衙門
掛號然後解送步軍統領衙門聽審倘係應行咨部
之案則拖累之日更多大凡被毆之人受傷雖重尚
可醫救一經移動失於調理勞頓冒風或致殞命此

等命案雖係愚民好勇鬬狠而亦未必非問理各官
懈忽之所致也嗣後凡係鬭毆成傷者應分別傷痕
之輕重若傷重不能行動者禁止移動勒令即時加
意調治著問理衙門委官親詣驗看使被毆之人得
以安臥醫救不致誤傷性命其應如何定例通行之
處著三法司衙門詳議具奏

二十八日

諭諸王大臣從古帝王之治天下皆言理財用人朕思
用人之關係更在理財之上果任用得人又何患財
之不理事之不辦乎朕即位以來推心置腹以待爾
等大臣將時諮訪務得人才共襄庶政爾大臣等亦
各有所保薦以備任用朕深嘉之但知人自古爲難
而保人更非易事知人者不過知其才具豈能知其
存心保人者亦只能保其目前豈能保其異日是以
朕曲爲體諒從不苛求但公私二字所關甚重不可
以不辨而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尤不可不時時警醒
也即如始初見其人好而舉之及既舉之後其人改
操易轍即當據實奏聞倘以爲從前既舉而自護其
短爲之掩飾彌縫此則公中之私也或始初因朋友
故舊之情而舉之及既舉之後時時警戒提撕相責
以善一聞其聲名不好或即行檢舉或密奏以聞此
則私中之公也爾等大臣每一人所舉多者不過二

三十人爾等一人精神足以貫注之平時訪察其行
爲勸勉其廉謹倘居官不善即行參奏不稍回護如
此則人人有所忌憚爭自濯磨國家可收得人之益
爾等亦不愧以人事君之義矣如圖理琛張保傅鼐
馬喀四人從前聲名原屬平常而其才皆有可用朕
爲愛惜人才起見擢而用之以觀其後效今圖理琛
張保能恪慎供職不負朕簡用之恩是以朕待之如
初至於傅鼐馬喀負朕恩遇自蹈罪愆朕即執法懲
治豈以當日既經擢用此時迴護包容曲爲寬假乎
此朕大公至正之心因物付物之道爾大臣等爲國
舉人亦當以此爲法又如爾等大臣各有子弟居官

父兄旣列同朝豈無朋友關切之情然與其私受囑託庇護朋友之子弟使子弟有所恃而不肯努力上進何如切加教導使其儆惕玉之於成若大臣子弟父兄旣能訓迪又有堂官之督責則成人者必多國家豈不甚樂有世家大族之子孫而用之哉總之朕之優待爾大臣與其遷官賞賚不若成就爾之名節爲一不朽之人爾等之於朋友及薦舉之人與其結以私恩小惠護其過愆而喪其人品何如以大義相規使之爲端人良吏永保令名至於家庭之間訓導子弟又不待言矣勉之戒之

二十九日奉

上諭高其位等爲伊父奏請賜卹甚是高天爵捐軀盡忠大節可嘉高其位高其佩乃現任大學士都統大臣伊父高天爵著給與禮部尚書職銜追賜卹典至八旗各省有似此被難而未獲恩卹者俱著詳察具奏

雍正四年七月

上諭三十九道

初一日奉

上諭凡各省地方有缺米或米價昂貴者必係其地上年荒歉所致今歲楊文乾奏廣東米貴駐防兵丁有不許巡撫減糶之事宜兆熊毛文銓又奏福建缺米有上杭搶米大閙直至巡撫大堂之事此二省上年俱奏稱豐收並未云荒歉也且據黃國材稱福建積穀現有一百六十餘萬石而毛文銓乃奏請於江西採買米石朕已降旨令江西運米十五萬石往福建平糶然黃國材謂福建有米而毛文銓則求米於

鄰省觀此則當日兩人之交代種種不清可知矣滿保黃國材在福建多年諸事善於掩蓋彌縫或毛文銓爲其所愚耳朕素聞閩省民多愚悍每遇米貴卽借端罷市以圖搶奪今又有此舉或黃國材等囑其舊屬暗唆地棍土豪故爲此事以窘毛文銓而形容前任巡撫之能亦未可定著行文總督高其倬留心察訪若有其事卽令指名題參至福建廣東二省地處極邊米穀應作何貯備著九卿會議具奏

初二日戶部議覆河南巡撫田文鏡條奏州縣交代事宜奉

上諭此案係河南巡撫田文鏡條奏之事九卿議准只

應准行於河南地方不必通行各省大凡一省督撫條奏之事他處見有裨益踵而行之者有之或有瞻徇掣肘不肯做行者有之或其地實有所不便不能一例施行者有之朕俱不強其畫一惟徐徐視其行止以觀其心蓋此等招怨之事一有條奏而即通行各省則未條奏之地方官皆得推卸而求悅於下曰此事乃某人條奏部議通行原非我所欲行也即如丁銀攤入地畝一事於窮民有益而於紳衿富戶不便曾經李維鈞條奏准行於前繼之者則雲南山東一二省耳又如陳世倌所奏巡撫衙門抽豁彈兌一事不但他省難行即山東本省亦不能行陳世倌陛見來京布蘭泰護印即變其法此又不可執一者也

此本內議稱通行各省一體遵照之處不必行

又營田水利府參奏河工効力之候選知州郎遠侵蝕帑銀捏報被竊奉

上諭朕因直隸頻罹水患思除害興利以厚民生不惜多發帑金特令怡親王經畫察理無非愛養斯民之至意凡屬効力人員皆當仰體朕心畏法懷德勤慎効力乃郎遠身列職官又被委用尚忍侵蝕帑銀捏報被竊非有人心之人也似此毫無畏懼出格劣員不得照常例處分著交刑部嚴審定擬具奏

又浙江巡撫李衛題報僧人慧岸等將不法僧人本盛燒死奉

上諭釋老之教其妄談禍福神通怪誕之說原非佛老設教本意至於心性本根及善惡感應之論不可云無補於人之身心然於治天下之道則實無裨益故自古明王聖賢恐其有妨正學疎而遠之然亦未嘗有意挫折之以示公也數年以來屢見密陳條奏內有十數人痛詆釋道之非更有請勒令天下僧尼還俗婚配之迂論者夫治天下之道在於順人物之性而安其固然朕於兆民之廣惟恐一夫一婦不獲其所焉有不問僧尼之情願與否而悉以官法繩之勒令還俗失其本業也似此則天下之大不獲其所者

不啻數百萬人矣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僧尼即鰥寡孤獨之類耳地方官吏所當矜而憐之者從來講理學而不達理學之人首先詈罵二氏即自以爲理學此習不知創自何典夫理學貴於躬行實踐若虛詆二氏即爲理學則理學亦甚卑淺太容易人人皆可爲矣何輕誣理學至於此極若云妖言惑衆作奸犯科者出於僧道則如近日獲重罪處極刑之汪景祺蔡懷璽郭允進等又何嘗皆僧道耶執法不平不足以治天下持論不公不足以服人心今浙江奉化縣雪竇寺住持慧岸等燒死不法僧人本盛一案其造意之慧岸舉火之自修俱已監斃矣該

撫又將爲從之慈雲了休擬絞具奏是以數命而抵
償一命殊非情理朕實不忍該縣知縣黃彩始初承
審遲延又監斃二命其中必行勒索不遂情由著將
黃彩解任交與該撫嚴加審訊務得監斃僧人實情
李衛如不能明白此案朕另遣京堂確審況其奏案
內之慈雲可一既供未曾受戒李衛必欲指定爲戒
僧亦屬深刻慈雲了林俱著即行釋放

初五日

諭刑部楊得楊狠二人毆死陳奎今既將楊得准留養
親又將楊狠照餘人律杖責發落是竟無抵償之人
矣於情理未協著交與九卿另議具奏

又湖南巡撫布蘭泰題參衡山縣知縣張翼看戲
飲酒不行轉解犯人并不接民間詞狀奉

上諭張翼著革職其飲酒觀優公事廢弛各款俱屬應
參之事但稱張翼不肯接受詞狀此語甚屬錯悞民
間詞狀虛妄者多若一槩接受必啟刁民誣告健訟
之端此風斷不可長即如余甸任山東按察使時多
收詞狀後來辦理不清人受其累布蘭泰若以收受
詞狀之多寡定屬員之賢否則屬員必致以此相尚
生事滋擾著飭行

初七日

諭吏部道府等官有表率屬員之責關係緊要必得賢
能諳練之員方於地方事務不致貽誤朕慎重官方
雖州縣等官皆審酌補用而於道府尤爲加意非審
知其人才識足以勝任者不輕試用捐納候選人員
俱係急公効力之人自應遇缺按班錄用但伊等初
任者多於地方事務從未經歷一旦畀以道府繁膺
民社未必遽能稱職及至不稱職時督撫糾參永遭
斥革情亦可憫嗣後凡係捐納候選道府人員俱著
補授各部郎中令其學習辦事各司官人多縱少
有不及亦不至於廢弛事務不比道府之賴伊一人
若有貽誤則害及通郡並累伊功名也至應陞道府
時令該部堂官保送吏部引見仍照伊原捐之職銓

用如此則伊等才具之優劣人品之賢否可以試用
而知將來補授道府皆能諳練事務於吏治民生均
有裨益矣爾部詳議具奏

初八日

諭直省督撫布按居官立身之道自以操守廉潔爲本
但封疆大吏職任甚鉅書經洪範所稱有猷有爲有
守三者並重則是操守者不過居官之一節耳安民
察吏興利除弊其道多端倘但恃其操守頗廉以爲
可以博取名譽而悠悠忽忽於地方事務不能整飭
經理苟且塞責姑息養奸此等之人貽害甚大蓋此
等清官無所取於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爲

非而豪強者頌之故百姓之賢不肖皆稱之無所取於屬員而亦不能禁屬員之不法故屬員之賢不肖者皆安之大臣之子弟親戚犯法則姑容而不行參革地方之強紳劣衿生事則寬待而不加約束故大臣紳衿皆言其和平而望其久留甚至胥吏作奸而不能懲盜賊肆行而不能察故自胥吏至於盜賊皆樂其安靜而不欲其去任及至事務廢弛朝廷訪聞加以譴責罷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翕然歎息以為去一清廉上司為之稱屈此則平日摸稜悅衆違道干譽之所致也故但潔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為害較操守平常之人為更甚操守平常者其心既不

敢自恃為清官常懷畏懼之心頗有所整頓經理事務不至曠廢朝廷又時時留心訪察一有不善即加懲戒而在朝之官員及伊屬下之官吏紳衿人等皆伺察其過不肯為之隱諱是以此等之人貽累於地方者尚輕而潔己沽譽之巧宦貽累於地方者更甚也如查弼納楊名時裴𠌯度張楷魏廷珍操守雖清而皆顧惜情面一味遷就求容悅於人故內外之人稱譽之者甚多如田文鏡楊文乾李衛諾岷其操守且勝於查弼納楊名時裴𠌯度張楷魏廷珍而乃因其實心任事整飭官民不避嫌怨遂不滿衆人之意或謗其苛刻或議其偏執或譏其驕傲故意吹索加以訐論此風若不悛改必至封疆大吏皆以實心任事整理地方為嫌相率而為苟且之計吏治何所倚賴乎夫良藥利病者必苦於口名臣持正者必不悅於俗若諸事不理一味和同因循而但託清名以藏拙是木偶耳廢法悞公累民僨事莫此為甚朕深望爾等為明體達用之全材而深惜爾等為同流合俗之鄉愿故諄諄告誡不憚周詳夫不教而罰朕不為也若教而不遵朕亦安用此無益於地方之清官以悞事哉此朕春秋責備之義勉之凜之

初九日

諭吏部朕從前曾下諭旨各省道府州縣之居官好者

命總督保舉三人巡撫保舉二人提督布政按察二司各保舉一人密封具奏不得互相商議原以通省人才不少保舉多者不過二三人少者僅一人諸臣於所素知者各拔其尤自然精確督撫提督布按二司皆朝廷大吏受國家深恩自應體朕為天下得人之意不徇私情秉公薦舉乃其中竟有挾私妄舉者如滿保所保之沈瑞鶴藍廷珍所保之高鐸年希堯所保之張瑗王朝恩所保之張明敍王景灝所保之安定呂余甸所保之朱懷仁戎永健胡其恒所保之孔毓銓羅殷泰所保之薛薾天俱極庸陋不堪大悖人臣以人事君之義今各員引見將完爾部可再行

文與各省督撫布按二司除從前曾經密舉及朕特
旨補授各員外督撫暨布按二司各於道府州縣中
明舉一人不得雷同督撫自行題奏布按二司咨呈
爾部文到日爾部即繕摺具奏被舉之州縣官員並
令給咨來京引見保舉之道府官員不必來京如有
挾私任情草率濫舉者朕必從重治罪斷不姑容爾
部即遵諭行

十一日奉
上諭據余甸奏稱成永健在日照縣十三年安心久住
僻遠之小邑不鑽求卓異調繁必是守本分不能諂
媚上官之人等語大凡察吏之道當觀其實在政績

如何若無實蹟可舉而但云安心僻遠之小邑此不
過一貪位苟祿備員全身之流耳至云不鑽求卓異
調繁必是安分不肯諂媚上官則是卓異薦舉必由
鑽營而後得如余甸當日以郎中在籍而陳鵬年特
行保題為山東濟寧道想亦是從鑽營而來耶且如
目今余甸之薦舉成永健亦必屬鑽營可知矣據余
甸之說將使居官之人皆以被卓異薦舉為可恥天
下有是理乎余甸又奏稱年羹堯係成永健取中門
生而成永健詩文中並無銜排門生年羹堯一語此
乃成永健畏懼年羹堯不敢屈年羹堯在門生之列
余甸豈得以此高其品識乎此等議論識見迂濶庸

陋不堪之甚余甸又稱留心採訪並無聲名不好亦
無怠惰之處等語成永健之飲酒已自認不諱余甸
既留心採訪何以於飲酒並未訪聞居官之人既好
飲酒必致諸事廢弛何得云並無怠惰著行文余甸
一一再行明白回奏

十三日奉
上諭歷來諸臣保舉人員有錯悞之處朕俱寬容不加
譴責凡人不能無過所患者不能改過耳若諸臣實
能辯明其過乃朕心所深喜倘文過飾非則大悖於
聖賢之道矣尚可望其悛改乎余甸識見庸愚淺陋
著嚴飭行

又九卿議覆福建布政使沈廷正條奏丁銀攤入
地畝事宜奏
上諭本內議稱丁銀歸併地畝於窮黎有益應令各省
督撫詳查妥議等語大凡於地方民生有益之事各
省大吏自應詳查陳奏何待朕諭朕於此處亦觀其
辦事存心如何朕深知此事當行但不肯命勉強行
之令伊等得以藉口推卸已責昨因九卿議覆田文
鏡條陳知府交盤本內特降諭旨甚明此本內所議
通行各省之處不必行餘依議

又吏部議奏前任兵部尚書孫柱等不將甘州駐
防兵丁自捡馬匹議入官馬數內應照例處分奏

上諭朕從前就事降旨部內並未詳明但就朕所降諭
旨將堂司官員俱以挾此二字定為徇情作弊議以
革職司員若實有情弊則伊等之罪不止革職若無
情弊則議以革職又屬太過著將此本發回察明再
議具奏
又禮部議覆江蘇巡撫張楷奏請新設元和等縣
增添進學額數奉
上諭張楷此奏甚屬務名長洲等處因事務繁劇故分
設兩縣其實地不加廣人不加多入學名數自應照
舊額數分隸兩縣此一定之理今張楷請於元和等
十三縣照大學之例增定額數誠所謂違道干譽者

部議又以大學太優請照中學亦屬錯誤張楷係旗
下舉人出身故偏向科甲以博虛名前進京陛見而
奏時朕見其意見偏徇甚以為不然曾加訓誨夫國
家用人但當論其賢否不當限以出身朕即位以來
亦素重待科甲然立賢無方不可謂科目之外遂無
人可用倘自恃科甲而輕忽非科甲之人尤為不可
且古來名臣良輔不從科目出身者甚多而科甲出
身之人亦屢見有蕩檢踰閑者況旗下應試人少中
式甚易非如漢人於百人之中拔取一二也法海張
楷不過僥倖得中進士舉人乃便以科目自矜輕視
非科目出身之人甚是狂妄可鄙張楷處處博取虛

名不止一事此奏更屬不合著吏部察議具奏此事
著該部另議具奏
十四日
發出奉使開河內閣學士何國宗等奏摺七件奉
上諭著九卿會議具奏河圖併發其河南小丹河一件
何國宗等與田文鏡嵇曾筠兩議具奏何國宗等乃
一已之見田文鏡嵇曾筠身在地方所見自然明確
著照田文鏡嵇曾筠所議行其山東疏濬泉源一件
何國宗等議設管泉通判一員甚是著照所請行山
東挑濬馬頰徒駭二河前經陳世倌差委道員徐德
俶辦理此處工程甚屬緊要徐德俶才具中平不稱

此任著御史尤清王之錡各管一處不必照欽差例
只作陳世倌屬員聽其調度不得自立意見其高家
堰加修堤工關係緊要若於歲修案內逐漸增修恐
致遲緩著照何國宗等所議即動正項錢糧作速估
計興修
十五日奉
上諭今日朕從
恩祐寺瞻禮回來內見看門之護軍參領二德氣甚高傲
怨忿之色見於顏面朕問係誰屬下伊奏稱係允禵
屬下及令伊將允禵悖逆事蹟奏出二德仍為允禵
隱諱回護一事不肯陳奏朕從前曾命馬爾賽拉錫

等到允禵家傳集允禵屬下人員降旨寬宥教訓時
允禵屬下所有人員暨西白太監等無不感恩悉知
允禵之罪而二德竟無一語道及允禵之非毫無感
恩之意二德誠為國賊黨援允禵羽翼今在朕前舉
動光景明係大光棍著將二德鎖拏交與三法司嚴
行定擬具奏
又奉
上諭據鄂爾奇繆沅奏稱直隸借糶倉穀弊端種種無
非地方官巧為掩飾虧空之計向來直隸倉穀虧缺
甚多朕知之甚悉各官惟恐敗露故設計彌縫詳請
借糶李紱為其所欺遂代為題請且未經奉旨即先

雍正四年七月 十一

為散給及派員往查又轉停止覽鄂爾奇等所奏各
官情弊顯然凡此等州縣官員若仍留原任將來假
公濟私那新掩舊必至剝削小民虧欠正項而地方
倉廒始終不得清楚可將巧稱倉穀出借各官悉行
解任著吏部將投供到部候補候選之州縣官俱帶
來引見朕親自選定人數其鄂爾奇等已經到過之
正定順德大名廣平保定五府所屬贊皇等二十一
州縣著即將揀選人員掣籤發往鄂爾奇等未到之
永平宣化順天三府所屬之二十一州縣俟伊等到
彼查出有出借倉糧者即咨吏部令籤掣人員前往
代之以上各州縣借出之穀俱著解任之官員自行

催還以一年為限限內全完者仍准即行另補若先
期速完者隨到隨即另補若逾限不還者治以那移
虧空之罪如此辦理則虧空之員不得復居現任挾
制小民那移出納而接任之員交代井然又無前後
不清之項若果係借欠在民按數催還其原官仍可
另補於公私均有裨益李紱既不能稽查屬員之巧
飾虧空轉為伊等欺矇具題代請又不候旨即令各
屬擅自給發甚屬不合著嚴飭行又鄂爾奇等奏稱
阜平贊皇等處違例將穀借給兵丁向來有無借給
兵丁之例著九卿察明具奏聞直隸各處倉廒久未
修理傾圮者多此皆地方官漫不經心李維鈞不實

雍正四年七月 十二

心任事之故著李紱嚴飭各屬設法速行修整
十七日奉
上諭從前凡密摺奏事者多挾以誇耀於人往往洩露
密旨朕深悉此弊自御極以來屢降諭旨凡硃批奏
摺俱令呈繳其摺中所批之語俱不許宣露即子弟
親戚亦不許通知蓋因密奏密批他人原不得而知
而傳宣每易至於舛錯此事甚有關係也前路振聲
具摺啟奏朕硃批中偶有獎伊弟路振揚數語乃路
振聲即寄信於其弟而路振揚竟具摺謝恩以密摺
密批之事公然私相寄示豈朕從前不許宣露密摺
硃批之旨二人獨不知耶且路振聲所奏朕優待伊

弟之處亦屬非體以武職大員尚錯誤如此則其餘
官弁將朕旨誤傳或誇張粉飾多失其實又不待言
矣路振聲路振揚不學無術粗陋已極甚屬不合著
該部俱嚴飭行

又奉
上諭從來流言之傳播皆起於奸宄之徒無賴之輩欲
擾亂政事顛倒是非故造作無稽之語煽惑人心流
布遠近間或國家舉行一事因流言而中止而造作
之人益自以為得計而肆其伎倆此等為害不可勝
言朕即位以來外間流言有謂好抄沒人之家產者
有謂輕聽風聞之言以為黜陟用舍者朕既聞知則

不得不以其故曉諭衆人知之祇以從前貪贓犯法
之官皆朕之所深悉此等之人蠹國殃民罪大惡極
即立置重典不足以蔽其辜但不教而殺有所不忍
故曲宥其死已屬浩蕩之恩若又聽其以貪婪橫取
之貲財肥身家以長子孫則國法何存而人心何以
示儆況犯法之人原有籍沒家產之例是以朕將奇
貪極酷之員抄沒其家貲以備公事賞賚之用益所
以昭國法而懲貪汚並使後來居官者知婪贓之物
不能入己無益有害自不肯復蹈故轍矣此等兇惡
之人本身應正典刑家產抄沒妻子皆當遠徙者朕
皆從寬赦免而止於抄沒其贓私尚保全其性命即

本人稍有人心應知感恩戴德何得因抄沒而生怨
望乎且朕臨御以來覃敷恩澤如各省蠲免錢糧不
下數百萬兩賞賚兵丁及各地方興利除患所費亦
不下數百萬兩此皆中外所共知者夫以額徵錢糧
及內庫帑金為數如此之多朕尚毫無吝惜豈反為
此貪官汚吏些微之財物以啟小人之議論乎即如
年來抄沒之人不過是年羹堯滿丕李英貴何廷圭
等及阿其那塞思黑等門下最用事為非之人耳此
皆奸惡顯著之徒法無可貸有何屈抑而為之不平
乎近聞市井中鬬牌名色有稱抄家湖者公然於賭
博遊戲之中譏刺朝政甚屬可惡至謂朕喜聽風聞

之言以為黜陟用舍此語亦屬愚昧益因十數年來
人情多詐每遇薦舉參劾多有情弊不出公心重負
我
聖祖仁皇帝集思廣益之至意是以
聖明洞鑒隱微不輕聽信於是懷私者既畏懼而不敢言
謹慎者又避嫌而不肯言彼此緘默遂成積習朕即
位以來常思
聖祖仁皇帝以天亶聖人臨御六十餘年一切政治經
宸衷獨斷無不盡善若朕則辦事之初必須公聽並觀盡
去壅蔽庶能合於機宜而又恐大小臣工有所牽制
而不敢直言有所瞻顧而不便明言者是以令其密

摺具奏及發與廷議有裁去本人姓名者無非欲諸臣無所回護直言無隱使下情盡能上達利弊悉能周知全無壅蔽之患永享昇平之治也至於密奏中薦舉糾劾者朕原未嘗輕信必細細留心訪察確有証據衆論僉同然後加以黜陟用舍未嘗因一人之奏而即定其人品見諸施行也不知者以爲輕信風聞而朕則慎重周詳務求實蹟也以上流言二事皆係阿其那塞思黑允䄉允禵等同黨之小人心懷私忿故造狂悖之語蠱惑人心擾亂國政更有一種貪贓犯法之徒畏懼抄沒糾劾是以造作此語傳播遠近希冀因流言而停止自古治天下之道發政施令

只論理之當行事之當行與否悠悠之口何足爲憑朕之此心可以對越

皇考可以對越

上天可以告天下億萬臣民而一二奸邪小人乃欲挾其知見如蜮之伎倆以惑衆聽而撓公事朕豈肯絲毫爲此輩流言所動乎天下之人奸惡者少而善良者多造作流言者少而悞聽流言者多彼奸惡之徒造作流言實自作之孽倘經緝獲按律在所必誅此外善良之人當共知朕心勿爲邪說所惑其偶行抄籍也實欲懲貪罰惡之中尚寓寛仁之意其廣行採訪也實欲收好問好察之益以爲政治之資朕之宵旰憂勤無非爲國是民生思久安長治之計天下之人豈忍聽宵小狂悖之言而忘君上高厚之恩哉

又奉

上諭貴州狆家苗肆行不法十餘年來擾害平民朕知之甚悉石禮哈方署巡撫印務即奏其罪惡多端應行征勦馬會伯到任亦奏與石禮哈相同朕恐石禮哈年少孟浪用兵之事不可輕舉未即允行何世璂到任則奏稱苗人應行招撫不必用兵言武員好大喜功貪圖議敘且狆家苗藥箭銛利地勢險阻亦不易於成事等語丁士傑所奏大槩亦與何世璂同朕曾下旨與何世璂即令其招撫而何世璂並不能有

所招撫及高其倬到京亦面奏應行征勦以靖地方朕又降旨與鄂爾泰令詳悉斟酌鄂爾泰亦奏稱用兵爲是是以令石禮哈馬會伯協同辦理此事然此事甚有關係朕心時時廑念今據石禮哈奏報谷隆長寨者貢羊城卑等處俱已攻破首惡阿革阿紀及爲從兒苗川販等亦俱就擒縛等語朕心甚爲嘉悅何世璂從前見事不明性又懦弱未必能審究此案著將各犯交與鄂爾泰審訊窮究詳悉分別定議並安插撫恤使地方永遠寧謐不受惡苗之擾一一經理具奏石禮哈調度有方籌畫盡善除事竣具題到日照例議敘外今先沛特恩於其父著將石文焯革

職之處復還以示朕賞功推恩之意
又奉
上諭據弘春所奏阿其那曾得過允禵銀二十萬兩塞思黑於康熙六十年曾得過允禵銀六萬兩阿其那僞爲廉潔而利允禵之貪惡以供其多取廉潔之人乃忍心害理至於此乎且得銀如此之多不審從前何功於允禵而當之不愧嗣後何以酬其贈而受之不疑至塞思黑當康熙六十年得撥餘家之銀已百餘萬而允禵尚以六萬兩予之塞思黑竟受之均屬可詫著將弘春所奏及順承郡王訊問阿其那回奏之語一併與滿漢文武各衙門官員觀看

又
諭刑部國家立法本以懲兇暴之徒而因事原情則時深惻隱之念書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所以斟酌權衡用廣好生之德也朕慎重刑罰矜恤下民每遇讞鞫之案往復披覽至再至三求其可生之路嘗見各直省命案內或緣細事起爭或因護親情急或已經退避而毆者勢不相容或本意恐嚇而誤傷者遂至莫救其中有經報官保辜者亦有未經保辜者有逝至數日殞命者亦有延至數十日殞命者當其爭角之時祇知乘憤直前豈計因傷致斃按律抵罪法所當然但念蚩蚩愚氓祇因一朝之忿頓罹重罪每詳閱案情朕心實爲不忍且秋審時凡情輕之案多以情可矜原減等發落今朕特沛殊恩予以自新之路現在各直省具題到部已未入秋審案內除情由可惡者不准寬免外其何純恭等一百七十七名俱著寬宥釋放分別有力無力照追埋葬銀兩給付死者之家如不照數給出仍將該犯照例減等發落并著詳記檔案倘該犯日後再有所犯必嚴加治罪此朕格外保全浩蕩之恩爲舊例之所未有凡茲小民當體朕省刑宥過之慈懷身受者力圖改悔以贖前愆旁觀者觸感提撕時存警醒父訓其子兄勉其弟比閭族黨互相勸勉各安本業不犯王章則是朕之法

外加恩與小民之望外受恩均爲移風易俗之美事倘以爲法網寬恕希圖倖免不改其好勇鬬狠之習重負朕厲民遷善之心則格外之寬典豈能屢邀而異日之追悔亦屬何益爾部將此行文各該地方官遍行張示曉諭務使鄉里愚民盡皆知悉

二十日
諭湖廣總督李成龍湖北巡撫鄭任鑰荊州長江兩岸堤防關係民生最爲緊要蓋因川湘二江之水匯歸於此易於泛溢聞今年雨水連綿水勢甚猛陸地之水爲江水所拒不能減退以致低窪之地禾苗淹沒又聞往年黃灘等處堤岸兩次衝決江陵潛江等州

縣田苗被淹甚爲民害長江兩岸州縣雖每年各自
興修然地方遼遠少有疎忽則民生重受其累爾等
可公同商酌委員踏勘應否作何修築防護之處爾
等悉心妥議具奏

二十一日

御書忠敬誠直勤慎廉明八大字匾額
賜怡親王
諭大學士九卿翰林科道朕自卽位以來怡親王事朕
克殫忠誠至純至恪事事爲朕實心辦理而朕委任
之處甚多約略舉之職掌之大而且繁者有九議政
關係機密戶部掌領度支三庫總理出納與修畿輔

雍正四年七月　二十

水利以厚民生管領漢侍衛以育人材至於諸王子
之事務舊邸之事務以及督領圓明園八旗守衛禁
兵養心殿監理製造鉅細事件皆一人經畫料理而
怡親王公爾忘私視國事有如家事處處妥帖能代
朕勞不煩朕心盡其忠君親上之念肫懇篤摯是其
忠也小心兢業無纖毫之怠忽是其敬也精白一心
無欺無僞是其誠也直言無隱表裏如一是其直也
黽勉奉公夙夜匪懈卽如目今王雖身抱病疾而案
牘紛紜披閱不倦朕聞之實至於不忍是其勤也一
舉未嘗放逸一語未嘗宣漏是其慎也淸潔之操一
塵不染是其廉也見理透徹莅事精詳利弊周知賢
愚立辨是其明也是以朕特書忠敬誠直勤慎廉明
八字賜之唯朕深知王之德洞悉王之心覺此八字
實不能盡其美善亦無一毫過量之詞若有一字不
確不切是朕之頒賜非褒獎之詞乃譏諷之語矣朕
不爲也且朕賜此八字乃就怡親王事朕之大端而
言至於王之當年侍奉
皇考極盡誠孝深蒙
皇考之慈愛而其居心之方正秉性之和平待人之寬厚
遇下之仁惠種種善行筆不勝書幸朕兄弟中有此
賢王朕得以盡其友愛若皆如阿其那塞思黑允䄉
允禵之逆天犯上詭詐百出迫朕以不得全其友愛

雍正四年七月　二十一

欲遂伊等怨忿之私則朕之苦心將何以昭示天下
臣庶乎爾等觀朕所書八字若於怡親王有一字未
當可面於朕前陳奏朕觀爾等在朝諸臣於忠勤慎
明四字尚多有之若敬誠直廉四字朕則未能輕許
向後咸當奮勉砥礪以副朕望

又

諭大學士等朕書忠敬誠直勤慎廉明八字賜怡親王
此八字實實是怡親王公忠奉國居心行事之善跡
並無纖毫不及之處昨朕已面諭在廷諸臣等若此
八字有一字不確不切則是朕之頒賜非褒獎之詞
乃譏諷之語矣但怡親王之美善甚多此所書八字

實未能盡耳爾等可傳諭怡親王此乃王實有之善勿作朕教訓之詞觀亦勿作朕嘉奬之詞觀且王從來秉性堅定朕所深知自此以往不稍改移者朕可深信力保也

又奉

上諭從前江西巡撫裴徫度以該省州縣虧空係民欠居多請交與接任官徵追等語具奏朕諭其責奏人云此奏未批李紱亦類此奏曾面奏請過朕已有旨面諭李紱爾回去路由保定著李紱寫去便知朕意續經裴徫度以李紱記錄諭旨覆奏朕以其所記未全批令俟伊來京時再加諭旨轉傳與接任巡撫汪

漋遵奉今風聞得德安縣知縣蕭彬虧空并互揭知府李敬熙鹽驛道孫蘭芯詐贓一案司道揭報後裴徫度遲延兩月始行題參又武寧縣知縣廖科齡已參虧空之後知府張景偉查伊任內已徵未解地丁等項銀六千餘兩揑稱以有民欠可抵申報裴徫度不行確查將虧空徇庇官員題參反令知府代完銀四千兩餘銀勒令新任知縣方聲亮出結認徵夫以已徵在庫知縣虧空之項重複徵之於民若百姓依限完納則有一糧再輸之累或接任催徵不前勢必那新補舊兌處分現收錢糧又致虧空將來彼此那移及離任盤查之日皆以民欠藉口國帑虛懸州縣常累似此者直省不計其數裴徫度身任封疆理應將此等相沿積弊剔清除乃爲虧空之員掌蔽巧隱令知府徇私料理以沽寬厚之名殊乖大臣公忠之道此事須派欽差前往將此二案徹底審究前有旨令裴徫度俟新任巡撫汪漋到任後起身來京今著仍留彼處俟此二案審明並江西闔省似此類民欠案件著裴徫度一一據實清楚如裴徫度將各案前後實情悉行詳察陳奏無少隱藏朕加恩寬宥倘遂非文過巧爲遮飾必將伊從重治罪其布政使丁士一署布政使之按察使積善皆朕格外擢用之員不思秉公將州縣虧空揑稱民欠之事留心察訪但委卸隨人詿誤負朕著丁士一積善同差往侍郎邁柱竭力據實清察審理若少瞻顧朕必重處李敬熙乃隱匿其子躲避差役經都統盧詢參奏詞同治罪朕開恩復用之員不思改過遷善報朕深恩而爲此種種欺隱不法甚屬可惡李敬熙已解任對質今著革職嚴審定擬[illegible]武寧縣一案裴徫度題有抑勒交盤之弊似此者直省督撫多有之事前候補知府王景望條陳內稱請令抑勒交盤者毋庸揭報上司直揭部科部科轉咨督撫審結報部如後任枉揭者嚴加治罪等語此處著九卿會議具奏王景望原摺併發

又宗人府議奏平郡王納爾素在西寧軍前貪婪
受賄應永停俸祿奉
上諭納爾素行止卑污在軍前貪劣素著及署大將軍
印務更肆婪贓索詐地方官銀兩回京時僱騾數百
頭分途入城朕向即聞之因納爾素與允禵不和朕
意謂與允禵相善之人故爲播揚欲傾陷納爾素所
以未即深究治罪且加恩令辦理上駟院事務乃伊
並不追悔前愆仍犯法妄行情屬可惡若仍在王列
則於諸王有玷著將納爾素多羅郡王革退在家圈
禁王爵令伊子富聲承襲富聲家務納爾素不得與
聞若有絲毫與聞之處將伊子富聲王爵一併革退

又吏部奏直隸總督李紱等稱貝勒允禑爲十五
王照例議處奉
上諭向見無知小人將宗室及貝勒貝子公等俱稱爲
王任意僭妄於國體甚有關係曾降旨嚴禁今李紱
堅稱此案所稱十五王爺之處出自本人口供不便
刪改據李紱之言則是李紱全無錯誤之處而吏部
將李紱等議以罰俸看語含糊又稱嗣後通行各處
明爲李紱解釋甚屬不合著嚴飭行至於稱呼僭妄
朕特降旨禁飭原爲微末無知之小人而言凡大臣
官員豈尚有不知而待曉諭之理今李紱以爲本人
口供字樣不便更改執此固爭然則口供固不便改

而諭旨轉可以不遵乎著李紱明白回奏至於彼此
衙門咨文往來凡王公字樣自應擡寫禮部稱咨文
中不應擡寫之處亦屬過刻著照舊例行
二十二日奉
上諭據吏部議將候補候選州縣人員遴選命往遇臨
武等二十五州縣缺出委署試看量才題補等語凡
此命往人員俱係在部即應選用之人又經朕揀選
命往若照吏部所議必俟臨武等二十五州縣缺出
方行委署題補則伊等得官無期轉多守候之苦矣
既經揀選人員命往自應將湖南本省所出州縣各
缺暫停部選令該撫將命往人員與現任各員細加

比較酌量人地相宜或行調補則要缺不致久懸而
命往人員亦不致多年守候方於情理允協部議甚
屬不合著嚴飭行此事再議具奏
又奏
上諭前據刑部奏報在監盜犯二人乘夜越獄似此疎
忽乃康熙六十一年之中京城未有之事朕聞之心
甚抱愧今據步軍統領阿齊圖奏稱越獄二犯已於
通州地方拏獲有此功績可減朕抱愧之半甚屬可
嘉著將步軍統領及獲賊之官弁俱交部從優議敘
具奏伏思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精神廣運法紀嚴明即如當

日德麟之父假報德麟病故藏匿山東旋經
聖祖仁皇帝訪聞拏回正法乃前年以虧空錢糧之御史
董起弼交本旗拘管而佛格爲都統縱令潛逃以挑
國政今歴三年之久未見緝獲據此則朕之辦事不
及
皇考遠矣刑部之監犯公然越獄重罪之御史潛匿無踪
疎縱若此朕心實爲抱愧不肯卸責於諸臣但不知
各該管衙門及各省地方官員有捕逃查奸之責者
自問當何如也
二十五日奉
上諭徐元夢人本平常居心不端性復卑鄙昔在

聖祖仁皇帝時屢獲重罪皆蒙寛宥復用從無一事實心
報効朕即位以來因伊繙譯清文熟練故令協理大
學士事務徐元夢自應殫心竭力以盡職任乃本章
內繙譯錯誤之處不可枚舉今又將石文焯本內革
任字樣俱譯爲革職有意舛錯總不改悔內閣事務
原不仗徐元夢辦理朕令其在內閣行走者專爲繙
譯清文耳似此疎忽不敬甚屬可惡著交部嚴察議
奏
二十八日奉
上諭朕昨覽湖廣府縣內安陸府屬有一縣名即係
景陵二字見之心甚不安該省督撫不具奏請改於心獨

安乎著嚴飭行此縣名著內閣擬改請旨
又奉
上諭朕宵旰勤勞勵精圖治凡加恩用罰皆欲其至公
至平無一毫偏輕偏重之處故訓誡臣下至再至三
望其仰體朕心共襄治理乃一二懷私挾詐之輩肆
其故習不改初心深可痛恨月前現有三事特爲爾
等言之原任侍郎常泰虧欠錢糧令家產盡絶照例
將伊子給與本旗公阿布蘭入辛者庫阿布蘭具
摺謝恩奏稱此係貪贓壞法之人嗣後當時時痛加
懲治等語朕聞之甚爲駭異此等虧空之員按國法
應入辛者庫者本旗王公等從未有謝恩之例況既

入辛者庫則其罪止此矣焉有分外吹求懲治之理
是必阿布蘭平日有私怨於常泰至今懷恨借此以
圖報復或因素日需索常泰財物過多欲殺其子以
滅口且特行具摺啟奏者意欲借曾經啟奏之名肆
其殘虐而歸怨於朕朕豈肯爲其所欺故特降旨令
宗人府詢問而常泰之子果將阿布蘭從前屢次勒
索多金之處一一供出收受確據情弊顯然朕之所
料纖毫不爽又如拉錫前往查看張家口馬羣昨回
京覆奏有應行賠補者有應行寛免者向來應賠應
免者俱有舊例而拉錫於應免者則引舊例具奏於
應賠者則不引舊例似此用意巧奏誠不知其何心

又如數日前夜間吏鼓錯誤朕偶聽聞次日令鑾儀
衛堂官查問不過欲其知儆並無深求之意乃鑾儀
衛吳達禮阿爾遜不將實在值更錯誤之官員參出
奏聞乃令鑿挐一人迫令認罪在朕前參奏此時朕
即問知特將此人加重處分革其官職令當苦差以
試看本人之陳辯與否而此人稱情無能甘受重處
不自剖白朕隨特降諭旨寬宥之似此管轄屬員之
大臣奉旨問事並不究問實情乃鑿挐一人以坐其
罪荒唐至於如此若非朕訪問確實為之寬釋則天
下無知之人將謂朕之用罰若此草率豈不妄生議
論乎祇因阿布蘭原係蘇努之黨拉錫舊與允禩阿

十八 雍正四年七月 二八

靈阿等往來親密吳達禮則為隆科多門下走狗阿
爾遜向在軍前曾附允禵數年此數人者見其黨與
被懲心懷怏望是以為朕辦事故意顛倒是非欲使
天下加朕以苛刻之名耳又如魏廷珍前任湖南巡
撫時朕令其揚清激濁察吏安民以盡封疆之職伊
奏稱屬下官員已參大半若再參劾必至無人辦事
容陸續參奏等語據此陳奏之語竟是朕苛於督撫
參劾官員矣有是理乎魏廷珍向日是阿其那家西
席故其言如此大約平日比附黨援之人其出言行
事必至敗露不能掩飾總之朕之諸弟中如阿其那
塞思黑允禵者權謀術數足以要結人心煽惑眾聽

故惡習漸染甚深至今尚未悛改數十年來朕親知
灼見是以即位以後費盡苦心欲為整頓變化為世
道人心久遠之計非苛刻以為能察察以為明也宵
小之徒不能行其伎倆遂造作流言謂朕好尚嚴厲
朕日理萬幾於刑名法律慎之又慎常存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之意即如各省革職降調之官員例無可
寬者朕尚俱調來引見惟恐人材或有屈抑此豈得
謂朕之過嚴乎凡為政之道用寬用嚴必須當其理
必須得其平若不當其理不得其平則寬為廢法嚴
為濫刑朕惟以大公之心處之從不以己意稍有輕
重於其間故謂朕過嚴朕所不受謂朕過寬朕亦不

十九 雍正四年七月 二九

受也若加朕以苛刻嚴厲之名冀朕聞知遂曲為寬
縱任若輩之作奸犯科此豈帝王治天下之道乎如
日前阿布蘭之假公濟私吳達禮之鑿籤定罪若朕
不洞燭其奸則負屈者何時得伸乎今營私作弊之
人一至朕前即時敗露嗣後尚謂朕之耳目可欺而
不痛改惡習乎朕日御勤政殿辦事自朝至夕不肯
一刻暇逸無非興利除弊移風易俗之苦心而無知
之人但聞宵小流言何能悉知朕意故因目前三事
不憚煩瑣宣諭知之
又直隸總督李紱奏昌黎縣知縣李士甤乞休奉
上諭昌黎縣知縣李士甤現因私借倉穀解任清還借

項今以老病乞休顯有虧空穀石情弊著將李士著
留住昌黎交與新令俟伊將借動之穀清還申請該
督報部後准其回籍直隸解任之四十二州縣知州
知縣等官俱照此例留住原地方清楚倉穀
二十九日禮部奏壽民蕭俊德應照例建坊奉
上諭蕭俊德年屆一百一十八歲實爲希有之事著於
定例賜坊銀三十兩外加增兩倍共賞銀九十兩以
示特恩嗣後年至一百一十歲者加一倍賞賜至一
百二十歲者加兩倍賞賜更有多得壽算者按其壽
算加增著爲定例
又刑部等衙門奏郭允進悖逆詛詈應凌遲處死

奉
上諭郭允進之罪本應凌遲處死但伊揑造悖逆之詞
詛詈朕躬尚無叛逆實跡若照部議凌遲將謂朕因
怒而加以極刑矣郭允進著改爲立斬梟示
又刑部尚書塞爾圖等以盜犯越獄摺奏請罪奉
上諭據刑部尚書侍郎等因盜犯越獄具摺認罪請嚴
加議處年來刑部辦理事務尚屬盡心或宵小報懷
私挾怨故意播弄生此一事亦未可定或刑部大臣
等暗中有負朕委任之處不覺疎忽致有一事以示
儆戒亦未可定書曰罪疑惟輕著將刑部堂官議處
之處寬免時時思朕此旨自反於心朝夕黽勉秉公

盡職可也
又直隸總督李紱題報奉
旨來京引
見之睢寧縣知縣牟瑩中途病故奉
上諭朕聞知縣牟瑩居官聲名好故降旨調來引見今
伊在途病故甚屬可憫著直隸總督李紱料理令其
旅櫬早歸並行文江蘇巡撫張楷將伊家口照看資
送回籍
又浙閩總督高其倬奏請糴運鄰省米石以濟民
食奉
上諭朕因福建米價騰貴已降旨令江西巡撫運米十

五萬石前往閩省以濟民食又現在令九卿酌議閩
省廣積穀石備用之法今覽高其倬所奏備悉周詳
李衛又能實心辦事不分彼此均甚屬可嘉著俱照
高其倬所請行並星速行文江南山東二省巡撫即
遣能員協同辦理如高其倬差員未到該撫可借支
錢糧預爲買備務令速發以濟閩省之用

雍正四年八月

上諭二十道

初一日

諭吏部直隸地方旗民雜處猾吏舞文太監威嚇散處州縣兼皇莊王公大人等莊屯全在其間以故北直地方官往往掣肘今直隸虧空倉糧四十二州縣特行揀選人員命往令其清理倉庫整飭地方但直隸書辦積弊凡新官到任一切文卷悉行藏匿州縣官因限期嚴迫急而求之方始取出由是州縣墮其術中以後事件皆任其把持爲害甚大州縣官能鈎致其隱而重置之法者不可多得錮弊相仍朕知之甚

悉已諭令總督李紱嚴查但流弊既久命往各官徹底清查必需時日一切案件勢難依限完結恐有遲延之虞著吏部戶部將直隸各州縣現在欽部案件一年之內暫行寬限庶各員得以從容釐剔積弊可除再直隸州縣太監之父兄弟姪在地方不無生事本人亦未必盡知可令該州縣大事照例詳報總督具題小事徑報內務府內務府傳該太監曉諭令其自行約束如仍不悛改內務府即酌量懲治內府大糧莊頭并諸王大臣莊頭如有生事梗法之處大者仍申報總督具題細微事件屬內務府者申報內務府懲治其餘莊頭人等申報都察院轉行各該管官員懲治不必奏聞再直隸畿輔重地理宜嚴肅乃近來盜案較他省居多定例內强盜不分首從皆斬立法甚嚴當年

聖祖仁皇帝法外施仁凡有盜案令大學士會同三法司核擬止將爲首起意幷傷人之犯擬斬餘俱減等發落乃不法之徒不思感激愈肆玩法甚屬可惡內閣刑部查自雍正五年正月初一日爲始直隸盜案事發仍照舊例不分首從皆斬直隸盜賊不盡係直隸之人多由各省匪類聚集上盜著行文各省督撫出示遍行曉諭使皆知所畏懼毋致自投法網如此於弭盜似有稗益此次命往人員果能清理錢糧擒拏

盜賊不畏强禦設或被人挾仇誣陷寃遭參處者許赴都察院控告都察院即代爲奏聞如果屈抑朕必爲伊等主張斷不令伊等無辜受累也

初二日內閣等衙門奏請將郭允進仍照律凌遲處死奉

上諭郭允進之罪本應凌遲處死諸大臣等所奏甚是今朕寬其極刑改爲立斬梟示乃係法外施仁將來垂訓子孫爲因怒而濫用刑者之戒著遵旨行

初四日奉

上諭數十年來各省錢糧虧空甚多朕深悉其弊端曾降諭旨寬限三年令各省督撫催追完項至今未見

有督撫奏報料理就緒者惟原任直隸總督李維鈞
曾於去年奏稱各屬州縣地丁銀兩俱已彌補惟倉
穀尚畧有缺欠冬春之間卽可全完補足及去秋畿
輔之地水潦歉收須用穀石賑濟而倉穀存者甚少
今夏遣官訪查各屬虧欠一一敗露觀倉穀若此則
庫項之虧缺可知矣李維鈞之罪誠無所逃據此則
他省之錢糧不能清楚顯然可見該督撫等不忍欺
朕故含糊遲延不行奏報耳又如各省虧空動稱無
著之項夫錢糧未經徵收則欠在民已經徵收而有
虧空則欠在官州縣力不能完則上司有分賠之例
本人雖已病故而子孫有應追之條何得藉口無著

以虛國帑此皆督撫等瞻徇情面不肯大破積習蓋
自存不肖之心以已身現為督撫恐將來亦被牽累
故目前預留地步也從前彌補虧空皆指俸工銀兩
及朕有旨不許捐輸俸工今則皆稱以耗羨抵補夫
耗羨亦出於民乃不問當日督撫等所以致此虧空
之由而動稱耗羨彌補以百姓之脂膏飽有司之谿
壑豈朕憫惜元元之至意乎今特沛寬恩凡各省虧
空未經補完者再限三年寬至雍正七年務須一一
清楚如居期再不全完定將該督撫從重治罪如有
實在不能依限之處著該督撫奏聞請旨又如前年
原任浙閩總督滿保曾具摺奏稱梁鼐任內虧空銀
六萬兩係
聖祖仁皇帝南巡時所用臣不便露此事情以此挾制朕
躬希冀密結此案彼時朕卽批示云當年
皇考南巡屢降諭旨絲毫不取給於地方凡行在所需悉
由內府預備食用等物俱發官價採買賞賚銀兩皆
從司庫支給嚴禁地方有司不許與扈從人員交結
往來私相餽送違者以軍法從事立法甚為嚴切自
應凜遵卽或修理一二處行宮亦皆本地方情願預
備而所費亦屬有限何至虧空多金歷二十年之久
不能清結我
皇考及朕所行之事無不可告天下臣民其當年南巡時

如何費用之處爾可一一據實直陳不必隱諱而滿
保理屈詞窮不能回奏蓋此等銀兩皆當日地方官
結交匪類餽送知交暮夜鑽營恣意花費及至虧空
敗露則動稱因南巡時用去伊等違背
皇考聖旨擅動公帑以結私交目無國法其罪已不容誅
而又敢藉口南巡將虧空之故推卸於
君上以寬己罪此尚得謂有人心者乎又如山西河南兩
省節年虧空甚多俱稱應辦軍需所致凡軍需所用
皆有正項錢糧何至累及地方有司以致虧空若此
此皆平日地方官不能大法小廉下吏侵漁無厭上
司需索有加以致國帑久虧反借支應公事之名以

掩其侵盜之實深可痛恨嗣後直省督撫等當祗遵
朕訓仰體朕心共矢公忠蕩除積習以副朕委任封
疆之重勉之慎之
初六日奉
上諭數年以來蔣廷錫協同怡親王辦理戶部事務秉
公執正釐剔諸弊甚屬盡心而胥吏宵小徇私作弊
之人未必無嫉妒懷怨者今蔣廷錫入闈典試或乘
此造作浮言妄加謗議亦未可定科場關係大典若
闈中閱卷果有不公許應試舉子親身赴都察院衙
門控告都察院奏聞若有不軌之徒假揑污蔑之詞
以洩私憤而撓公事則國法斷難寬宥著步軍統領

及順天府府尹五城御史密訪嚴拏參奏從重治罪
初八日釋奠於
先師孔子
皇上親詣
文廟行禮祭畢
諭禮部侍郎三泰太常寺卿孫柱儀注內開獻帛進酒
皆不跪朕今跪獻非誤也若立獻於
先師之前朕心有所不安將此諭衆知之該衙門可記
檔案以後照此遵行
初九日奉
上諭從來直隸江南兩省盜案多於別省雍正二年三

年間李維鈞爲直隸總督節制提鎮遵朕諭旨嚴拏
盜賊故直隸盜案因而甚少自去冬以至今春盜案
復多若云因去秋水潦歉收所致何以彼時正當被
災乏食之際不聞盜賊肆行偷竊至今春夏二麥豐
收小民反爲此犯法之事是必有爲首積盜糾合匪
類巧於漏網各州縣被竊之處雖多而奸猾之盜首
不過數人窩藏之巢穴亦不過數處而已畿輔之地
爲四方觀瞻豈可聽宵小之潛藏任有司之疎忽昨
朕特降諭旨從雍正五年爲始凡直隸盜案仍照舊
例不分首從皆斬不准寬貸蓋除盜安民乃國家政
事之要應加懲創李紱職司表率安可漠不經心可

速飭屬員嚴加緝捕務令得其根柢以清盜源若仍
前疎忽定將李紱治以重罪並諭直隸提鎮等官各
飭屬員稽查防汛以靖地方毋得疎縱自干罪戾在
京步軍統領衙門及巡捕營并五城御史及司坊官
員各宜盡心訪緝以副詰奸弭盜之職
又
諭內務府總管等所有內府佐領渾托和下人等過繼義
子尚未清晰此事甚屬紊亂並非應繼之人惟希圖
錢糧爲此欺詐之事如果無應繼之人佐領及渾托
和人頗多何至宗族姻戚中悉無可以過繼者而必
以陌路之人爲義子耶朕非禁止伊等過繼只因漢

人中無賴之徒混雜其間所食錢糧者甚衆內府佐
人之子孫轉不能得錢糧養贍朕欲加恩內府人等
之故著勒令此輩悉歸民籍可即曉諭伊等各將實
情自首寬其治罪令歸民籍倘此時仍隱諱不首日
後查出著發邊衛充軍
初十日吏部議奏協理大學士事徐元夢繙譯本
章錯悞革職治罪奉
上諭徐元夢性愚而詐外貌似和平而居心陰險不端
昔在
皇考時總不實心効力時懷怨望朕所悉知甚屬負
恩奉
旨令其在內廷侍朕兄弟讀書多年伊但泛常塞責朕及
諸兄弟從無受益之處朕始謂其居官謹愼尚有操
守令外任虧空官員令各檢舉者無不有餽送徐元
夢之禮是操守亦不足道矣真外君子而內奸詐之
小人也朕前加以戶部尚書之銜不令其辦理部務
者原欲其專心料理內閣繙譯之事伊亦並未經管
戶部事務今在內閣諸事不敬部議革職交送刑部
朕念其內廷行走多年尚能繙譯從寬免交刑部著
革職在內閣學士之列辦理票簽本章一切繙譯事
務効力行走倘再不盡心出力定重治其罪
十四日奉

上諭從前馬喀署陝西按察司事年羮堯曾經參劾及
調取回京仍爲吏部郎中隆科多又在朕前參奏朕
見其人尚明白才具可用且被年羮堯隆科多前後
糾參想其平日自是不肯阿附諂媚之人是以特用
爲西安布政使兼管河東巡鹽御史事乃馬喀深負
朕恩徇私作弊其列款密參者則係按察使許容朕
未曾向一人宣露也而陝西一一進京引見官員朕
曾詢問伊等亦稱聞有此事朕意許容既兼管鹽道
事務知之必然詳確既在朕前密奏斷無不秉公據
實之理故令許容協同欽差侍郎吳士玉等審訊此
案豈料許容懷挾私心欲實其從前參奏之言做成
口供將咸陽商人高俊加之以三木酷刑逼令承認
與馬喀通同作弊夫鹽商乃貿易微末之人希圖小
利亦屬常情馬喀身任巡鹽之職敢於營私欺罔只
應治馬喀之罪豈有不分官民不辨輕重而將衆人
一概加以嚴刑鍛鍊之理從前許容參奏朕並未宣
露於人今許容挾私妄行如此朕不得不諭衆知之
且許容欲實其言以護其短其所審斷必多有誣枉
顛倒之處何以服人心而成信案著將許容解任並
將許容從前所奏及目今所審一切情由俱交岳鍾
琪同吳士玉圖理琛一一詳加覆審與許容質對務
將各人所犯情罪輕重徹底明晰得其至公至平不

可稍存意見有所偏向吳士玉係特差審事之大臣乃一切不能主持但聽許容指使甚屬無能著嚴飭行戶部郎中塞欽著補授西安按察司兼管河東巡鹽御史事塞欽未到任之先其巡鹽事務著岳鍾琪暫行管理

又宗人府議奏允䄉侵蝕兵餉銀兩應行正法其應追銀兩著落噶什圖等名下賠補奉

上諭允䄉之應斬數大罪朕俱暫行寬免未正典刑豈有因此案侵蝕銀兩復將伊正法之理至噶什圖等應行著落賠補銀兩甚多伊等正項應賠者尚未清完允䄉侵蝕銀兩又豈可著落伊等賠補且允䄉侵

蝕銀兩給與阿其那等二十餘萬之處劣跡昭然其允䄉之應賠銀兩著落噶什圖折爾金等亦屬無涉此特巧為允䄉徇庇也所議甚屬錯謬將本擲還著另議具奏

十五日吏部議覆御史顧琮條奏裁革缺主奉

上諭此本內所議缺主並頂缺之人治以重罪等語其應擬何罪之處並未聲明將本發回著另議具奏嗣後除諭旨內用治以重罪字樣外凡各衙門議覆本內有議罪之處或即擬定應得重罪或比照何例治以重罪亦須聲明不得含糊但稱從重治罪

又河南巡撫田文鏡奏報瑞穀本

上諭據田文鏡奏進豫省所產嘉穀有多至十三穗者此實罕見之事朕前降旨言田文鏡楊文乾李衛皆實心辦理地方事務今聞廣東浙江二省今歲皆獲豐收而廣東之歉為數年所未有豫省民田又產瑞穀此即該省巡撫誠意感通之徵驗也大凡為督撫者果能殫心竭力為國為民必能感召

天和化災祲而成豐稔前歲畿輔偶旱李維鈞奏稱欲用法術祈禱比時朕即降旨止之蓋無實心實政感格

上天而仗法術以為祈求實同兒戲焉有感應之理又如畿輔地方常有水患朕命怡親王經理怡親王親身相度悉心籌畫為國為民之念實為誠切故今歲六

七月間大雨時行之際直隸地方雨澤調勻並不似前歲之久澇凡開濬修築之處皆得施工毫無阻礙而禾麥又復豐登民生樂業豈非至誠感通之驗乎朕此諭旨非以地方之事卸責於督撫凡屬督撫皆朕簡用之人若督撫盡心於地方則是朕用得其人伊之功即朕之功若督撫不盡心於地方則是朕用非其人伊之過即朕之過督撫受朕深恩尊之榮之委以封疆重寄乃悠悠忽忽不加意於吏治民生而轉令朕代為受過清夜捫心亦忍為之乎督撫若有此等不但伊身難逃國典即冥冥之中子孫亦必受譴罰勉之慎之

二十一日奉
上諭江西廣信府同知楊澭因解餉進京引見朕面問伊任內酷刑連斃二命被參情由楊澭奏稱因枷號竊賊逃走故將看守之人杖責二十五板越三日殞命後逸賊被縣役拏獲懼罪投河身死據楊澭所奏似與酷刑杖斃常人者有別范時繹參劾或因伊係原任總督楊琳之子欲以此示公亦未可定凡爲督撫大臣不可存此等意見可將此行文范時繹虛公體察務得其平著汪漋將此情由秉公持平確審具奏

又奉

上諭查克旦所參甘州出征之護軍等染於惡習飲酒妄行皆由允禵在軍前時酣飲不理政事全不約束以致如此再跟隨允禵出征王等護衛之內多有行止妄亂無恥之人如朕藩邸門上護衛內亦有在軍前妄行者同京之日已經革退其出征各王之護衛等著宗人府王等領侍衛內大臣查克旦及西寧出征之五十八勒新等會同將此等妄亂之人嚴查參奏如此則嗣後行走之人亦知儆惕

二十二日奉
上諭各處監督俱由該部院堂官於伊等司官內保舉賢員補授派出之後著原保題之堂官時加訓戒訪察若有劣蹟許其即行參奏如據實參奏即將原保題之堂官免其治罪倘劣蹟既彰而原保題之堂官不行參劾由別處發覺則將原保題之人一併治罪如此則部院堂官保題監督必慎加揀選而派出之監督亦知所畏懼不敢妄行矣將此曉諭各部院堂官

又奉
上諭福建提督吳陞前以老病具本乞休情詞懇切朕不忍准其所請令高其倬到任後看其年力如何再行具奏今高其倬奏稱吳陞年老有病精力衰邁是實吳陞准其原品致仕仍給與提督俸祿以終其身

示朕眷念舊臣之至意

二十三日奉
上諭直隸各省道員知府責任甚屬緊要著行文各省督撫將向來未經引見之員每省遣一道一府來京引見俟引見之人回至本省再將下班之人遣來若有居官聲名素好在緊要地方一時難得署理之人者許各該督撫聲明情由具奏停其遣來

二十四日吏部等衙門議駁浙江巡撫李衛奏請丞簿等官分查賭博盜案奉
上諭此事部議乃是守經李衛所請乃是行權李衛實心辦理地方事務自因本地情形故行條奏且浙江

素多私鹽理應嚴加緝捕著照李衛所請於浙江一
省試行一二年再看
二十五日直隸總督李紱將稱貝勒允禩爲十五
王情節回奏奉
上諭李紱性好強辯殊失大臣之體此回奏本內既稱
愚昧之咎無辭可解請勅部嚴加議處又稱中有隱
情不得不備陳於君父之前據此則認罪之處非遵
心之言即陳奏之詞實無禮之辯矣又稱向來王公
冊封從不行知各省等語大凡冊封王公皆係具本
奏行之事督撫大臣安得推爲不知若督撫等果屬
不知則朕從前降旨禁止稱呼僭越之時何以督撫

大臣無一人陳奏況李紱由多年京官歷任侍郎簡
用外任豈有於王公爵位名號漫無知識之理著嚴
飭行令李紱再行明白回奏
二十六日奉
上諭從前朕因傅鼐素性巧詐不守本分曾降旨令隆
科多不時稽查且伊二人居址相近便於察訪若不
安靜即行奏聞乃隆科多與傅鼐私結匪黨將三年
內傅鼐所行劣蹟盡爲隱瞞且在朕前奏稱傅鼐甚
是安靜今傅鼐諸事敗露即如騙詐江國英銀一萬
餘兩人所共知傅鼐亦自認不諱隆科多庇護私人
在朕前欺罔陳奏其意不過罔朕將來必重用傅鼐

故收羅固結以爲私黨不顧誑奏之罪著行文隆科
多將當日徇私悖旨妄行陳奏之處明白回奏
又奉
上諭從前傅鼐曾在朕前口奏岳興阿指是怨恨伊父
隆科多云我家荷受國恩如此深重理應將生平所
行之事所得之財盡情據實奏聞庶可稍贖前愆若
少有隱瞞掩飾其罪更不可逭等語乃隆科多婪贓
罪案審實應追之銀該旗承追日久其家人故意延
挨而各處藏匿寄頓之銀兩無數今據伊姪婦王氏
出首確鑿有據岳興阿並不將伊父藏匿寄頓之贓
私據實交出與從前傅鼐所奏岳興阿向伊所言絕

不相符傅鼐原與隆科多交結甚密乃故意誑奏其
爲隆科多保全岳興阿之情節顯然著將傅鼐革職
鎖拏來京交刑部將此情節與岳興阿質審具奏
二十七日奉
上諭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三年大禮已滿朕追念罔極
深恩欲於
皇考忌辰每歲遵照三年以內祭祀之禮永遠舉行恭讀
祝文用申誠悃朕受
皇考教育慈恩至深至厚終身永慕無有窮期豈三年禮
制之所能限況天下億萬臣民感戴

皇考深仁厚澤六十餘年自古帝王罕能比並一切禮儀
亦非定制所得拘也朕舉行此禮乃自展其思慕誠
切之衷至與舊制相合與否朕皆不遑計及此禮亦
惟朕躬特行之於我
皇考後世子孫不得奉為成例其應行禮儀著該部定議
具奏
又奉
上諭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朕即位以來念切民依
舉行耕耤之禮殫竭精誠為民祈穀於
上帝乃雍正二年三年耤田特產嘉禾有至一莖九穗者
朕心亦以為偶然之事今據府尹劉於義進呈今歲

耤田所產自一莖雙穗三穗以至八穗九穗皆碩大
堅好異於常穀朕見之心甚慰悅特令宣示廷臣朕
並非以此為祥瑞誇耀於眾也蓋實有見於天人感
召之理捷於影響無纖毫之或爽朕以至誠肫懇之
心每歲躬耕耤田以重農事即蒙
上帝降鑒發產嘉穀以昭休應似此八穗九穗之穀豈人
力之所能強為亦豈人君所能強之使有乎天人感
應之理朕見之最真最切但恐此心不誠耳誠則未
有不動者即如從前青海蠢動朕為邊陲憂慮虔禱
於宮中不數旬而捷音即至彌圖寧謐又如前歲夏
間近畿雨澤稍愆朕在宮中默禱減膳修省虔誠叩

懇不數日而甘霖大沛禾稼有秋此皆近年以來朕
親行觀驗之事至於去年夏秋之間時常陰雨朕在
宮中但覺雨水稍多不知其大為民患而李維鈞並
不將畿輔被潦實情具奏是以朕竟不聞知未曾早
為虔禱殫竭誠心以挽
天意而紓民困及蔡珽署直隸總督事務詳悉奏聞朕宵
旰憂勤幾廢寢食於是截漕發倉多方賑濟京城設
廠各邑興工俾窮民皆得餬口是以地方雖被水災
而小民不致流離失所朕撫綏憫恤之念實為迫切
今歲二麥豐收禾黍暢茂此皆
上天俯鑒朕衷故加惠黎元而錫以盈寧之慶也蓋天生

民而立之君鑒觀在上人君一念敬謹政事無闕天
必嘉之佑之一念放逸政事有乖天必儆之戒之此
一定之理也況人君撫馭臣庶位處極尊所以賞罰
之者獨有
上天耳是以朕每於水旱等事皆實心內省必係朕有過
失
上天儆戒示譴也至於各省旱澇之事朕皆視同一體原
無彼此之別惟是地方相隔路遠彼地偶有水旱有
司未必即行具報及至奏達朕前而緊急之時已過
是以朕無從盡其誠心為之祈禱此其責則全在本
省督撫矣督撫受朕委任之重為朕養育萬民必視

百姓之疾苦如痌瘝之在已身一遇水旱饑饉必思所以致此之由或因本省之政事吏治有闕即思速爲改易之或因本地之人心風俗不端即思速爲化導之兢兢業業修省祈禱竭盡誠心一如朕之朝乾夕惕斷無不可以挽回
天意者假若闕朕之政治稍有缺失亦即直言陳奏不必隱諱如此則官與民聯爲一體臣與君又聯爲一體太和翔洽實意交孚天聽雖高誠呼吸可通矣朕每歲躬耕耤田並非崇尚虛文以爲觀美實是敬
天勤民之至意禮曰天子爲耤千畝諸侯百畝據此則耕耤之禮亦可通於臣下矣朕意欲令地方守土之官

俱行耕耤之禮使知稼穡之艱難悉農夫之作苦量
天時之晴雨察地力之肥磽如此則凡爲官者皆時存重農課稼之心而凡爲農者亦斷無苟安怠惰之習似與養民務本之道大有裨益著九卿詳議具奏

又奉

上諭吏治惟在得人而各省行取員彼時多非廣收博取不足備庶官之任故數年以來各省官員經朕揀選命往者亦多然當其揀選之時或見其奏對明白舉止從容或見其條陳事宜似屬可採遂入於揀選之中命往各省以試用之又有奉旨特用之員大約因督撫上司等薦舉保奏朕令來引見見其才具可用遂加遷擢以鼓勵之此等人員朕不過取拔於臨時並未曾試驗於平日實不知其居心行事何如也伊等莅任後自應倍加儆惕勉爲良吏方不負朕格外之恩若自恃爲揀選特用之員傲上凌下恣意妄行而該管上司以爲朕所揀選特用之員不加約束委曲寬容則大非朕澄清吏治整飭官方之意矣朕以大公之心撫馭萬方凡屬臣工只論其居官之賢否以爲進退豈以部選揀選常用特用分別異視有所偏向凡爲督撫者宜深知朕心切勿以其爲揀選特用之員有意優待而姑容之倘居官不善即據實參奏不爲隱蔽不涉瞻徇如此則人皆知儆官皆得

人而於吏治大有裨益矣

又奉

上諭朕欽恤刑獄每遇讞決無論罪之輕重必原情酌理再三推求務使情罪允協又念罪人幽囚叢棘易致疾斃屢諭問刑衙門修整監獄督責禁卒不時灑掃潔淨遇有疾病必加意調治務令痊可此亦矜恤罪囚之一端也乃近閱各省本章監斃人犯不少多由羈禁之處蹋隘倒敝以致嚴寒酷暑侵骨刻肌潮濕穢惡之氣薰蒸傳染之故也況監獄不固防禦多疎罪人越獄脫逃亦所不免特飭各直省督撫通查所屬監獄逐一修葺並高築墻垣以資防範其地勢

低窪者改造高阜之處狹隘者酌量刑獄煩簡展寬益造凡枷號暫羈之門闘倉所亦必繕治完固正印官仍不時稽查毋令獄官獄卒任意凌虐懈弛疏防如此則罪人不致疾病而監禁既固亦可免越逃之虞該督撫其各仰體朕好生至意督令有司遵行毋忽

二十八日

諭諸王大臣今日李紱奏報塞思黑病故塞思黑素性奸惡行止陰邪當日與阿其那允禵允禟結爲死黨與其妻父七十及蘇努阿靈阿等互相固結潛蓄邪謀助塞思黑肆惡無所不爲在

皇考時種種不孝之罪難以枚舉及

皇考升遐之日朕正在哀痛之際塞思黑突至朕前箕踞傲慢而坐意甚叵測

皇考大事之中凡祭奠行禮之處塞思黑從無滴泣垂涕悲戚之狀顯露怨望辭色朕知其素行兇殘若留在京必生事端是以發往西寧居住比時朕遣人看送見伊在途舉止泰然並無悔過之意與伊子副什渾及勒席恒等一路嬉笑如常毫無畏懼之色且與允禵等舊日邪黨仍不解散起身之日收受允禵馬匹私相往來及到西寧之後寄與允禵書信有機會已失追悔無及之語視朝廷如同敵國造作字樣巧編格式密縫於騾夫衣襪之內暗傳信息又十數年前有一山西無賴生事之窮民流落在京塞思黑欲收爲心腹令伊太監幫助銀十兩其人感激私恩及塞思黑居住西寧其人公然到伊寓所投遞書帖稱願輔有道之主不附無道之君欲糾合山陝兵民以救恩主等語乃塞思黑聞此大逆無道之言視爲尋常不但不行出首且向其人云我兄弟們無爭天下之理並囑咐勿令楚宗知之唯恐其人受累似此狂悖妄亂包藏禍心日益加甚其罪難以悉數又如伊在西寧時朕將伊所用太監撤回京師伊每人賞與金條及西洋金表等物件皆貴重難得之物是伊獲罪

之後尚私買人心目無國法肆行無忌即此可見諸王大臣等屢次奏請即行正法以彰國憲朕心尚在遲回不忍即定因其不便再留西寧故令伊回京治罪伊一路毫無改悔戒謹之意談笑如常因復令暫禁保定以觀其行止前李紱奏稱伊患腹瀉之疾比即降旨令李紱揀選名醫調治不料伊惡貫滿盈獲罪

天

祖已伏冥誅可見善惡之報捷如影響似此不忠不孝大奸大惡之人雖未受國法亦不能逃天譴也李紱奏報前來著李紱爲伊料理棺衾殯殮之事俟其妻子

家口從西寧搬到保定之日再行奏聞請旨
又奉
上諭朕從前差胡什禮前往帶領塞思黑囘京伊並未
請旨私與楚宗商議擅將塞思黑用三條鐵鎖拏比
時奏聞之際朕將楚宗等奏摺發與諸王大臣等公
看並將塞思黑應否鎖拏之處詢問諸王大臣據諸
王大臣僉稱塞思黑係獲重罪之人應當鎖拏等語
及胡什禮到京奏述李紱有俟塞思黑一到我便宜
行事之語朕聞知駭異斷以爲不可特命胡什禮星
馳前往諭之又於李紱奏摺中硃批訓戒之李紱奏
稱並無此語胡什禮楚宗從前不待朕之諭旨私將
塞思黑鎖拏後又故意將鎖寬鬆任其脫卸曾經李
紱奏聞此時朕即欲將胡什禮楚宗拏問治其任意
之罪又恐衆人不知或因此謂朕欲寬待塞思黑或
因此謂朕欲加嚴於塞思黑又致妄存意見是以暫
行停止未曾究問今塞思黑既伏冥誅則從前胡什
禮楚宗等擅將塞思黑上鎖後又私自寬釋明係有
意欺罔罪不可逭著將胡什禮鎖拏交與副都御史
常泰帶往保定並將楚宗鎖拏一同明白嚴審具奏
即將二人留於保定候旨塞思黑殯殮之事已有旨
交與李紱著常泰看視囘來啓奏
二十九日奉

上諭阿其那塞思黑罪大惡極天下共知諸王大臣等
屢請將伊等即行正法以彰國憲朕意遲囘不忍即
定今塞思黑已伏冥誅昨聞奏報朕心惻然今欲將
阿其那從寬曲宥諸王大臣等以爲何如著各秉忠
誠陳奏并詢問直省將軍督撫提鎭等亦令其各抒
已見具奏
三十日奉
上諭朕將塞思黑之事交與楚宗楚宗始初所奏一二
事件尚有實心黽勉効力之意朕料伊久在軍前年
齒加長必改易前行是以甚信用之加以殊恩乃楚
宗將一二事件致朕信任未久伊遂奏稱塞思黑邀
買人心大有關係斷不宜處之極邊應拏送京城禁
錮諸事完畢等語似此明係見民人令狐士義之投
書流言因而具奏恐嚇朕躬楚宗係專守塞思黑之
人將令狐士義之投書流言並塞思黑與西洋人穆
經遠從聰攜出入時常計議如許事件妄亂行爲之
處盡爲隱匿不行奏聞及朕明降諭旨伊知塞思黑
罪惡深重斷不能逃於法網乃欲自蓋前愆將塞思
黑從西大通解來保定時並未奉朕諭旨伊即擅自
將塞思黑鎖拏以見毫不徇情之意且既已鎖拏自
應實在加以鎖鈕又復虛應故事空有鎖拏之名其
實可以脫卸走開何心再塞思黑一切事件已有俱

交與李紱爾不必管之明旨伊又行攙越將塞思黑之親隨四人另行拘禁他處據此楚宗之行為甚是悖謬不堪情殊可惡著交與常泰嚴行審明具奏

又奏

上諭巴海戴鐸沈竹皆八阿哥屬下之人其才能俱有可觀之處但其居心狡詐素行回邪朕在藩邸時伊等逞其奸計百端窺誘欲圖遂其私心朕洞察其奸毫不為其所動時加戒飭復嚴行約束不令伊等干預外事而巴海生性貪汙招搖撞騙無所不為至於沈竹素不安分朕深知其人故同傅鼐俱令隆科多密行訪查參奏乃沈竹巧於鑽營隆科多反為所用而隆科多又揣度朕意必將任用傅鼐遂與沈竹傅鼐結為私黨將伊二人罪案力為隱庇所以傅鼐敢於攬事肆行貪婪毫無顧畏而沈竹亦全不知畏懼其詐妄行為仍復如故戴鐸鬼蜮技能尤不可測所到之處人皆墮其術中向任四川布政使時能與蔡珽結為厚交及革職發往陝西又能與年羹堯結交親密年羹堯與以寬大房屋復時常給以盤費戴鐸又致書滿保索其資助巴海沈竹戴鐸此三人之行止妄亂朕本欲即治以法但未得其實據故將伊等俱交與八阿哥門上大臣枷禁看守猶冀伊等知罪改悔乃伊等在枷禁之處仍各談笑自如恣意飲啖

將看守官兵人等數十餘人盡行賄囑以圖潛通信息書字出入往來竟使該管大臣莫能覺察戴鐸求託蔡珽蔡珽回云你在四川做官好是我所知在陝西做官何如我如何得知你的事我知道了等語戴鐸又與沈竹傳信求託傅鼐為之寬解傅鼐亦以善言答之總之伊等至今終無悛改之心但懷怨望之意狡詐背義罔畏國法非尋常棍徒可比其罪更難寬宥著將巴海沈竹戴鐸交與三法司核擬具奏

雍正四年九月
上諭二十四道
初四日刑部議覆奉天將軍噶爾弼等奏蔡登科
虧欠人參又更名領票應發遣奉
上諭此事著照該將軍等所奏行但偷刨人參應擬發
遣之犯發黑龍江等處則與伊犯罪之處相近兇犯
不知懲戒嗣後偷刨人參應行發遣之犯若係滿洲
應發往江南荊州西安等處有滿洲兵駐防之省城
當苦差若係漢人應發往煙瘴地方當苦差著定例
議奏
初七日奉

上諭錢文乃民間日用之所必需向因錢價昂貴朕悉
心籌畫至再至三令鼓鑄之錢日增而錢文不見其
多錢價仍復不減足必奸民圖利有銷燬制錢打造
器皿之事若不禁止銅器則錢價究不能平而無以
便民間之用從前九卿議令不許製造黃銅器皿其
已成之銅器有情願出賣者俱作廢銅交官給與價
值朕思如此奉行究不能盡除積弊且些微物件亦
難會集交官終屬有名無實嗣後京城之內除三品
以上官員准用銅器外其餘人等不得用黃銅器皿
定限三年令其將所有黃銅器皿悉行出賣當官給
與應得之價如旗人則於本旗交官領價漢官民人
則於五城該管之處交官領價不論輕重多寡隨便
收買不許發價之人絲毫抑勊違者重治其罪若三
年之後仍有私藏黃銅器皿者亦加重處如此可永
杜燬錢製器之弊而國寶流通民用充裕實爲大有
裨益著九卿確議具奏
初十日刑部等衙門駁查盜犯尹四老官一案將
二人爲首與律不符奉
上諭李紱奏報盜案事情刑部駁稱一案之內將二人
爲首與律不符應令該督訊明此案起意爲首之處
分別確實具題等語査此案當日李維鈞原報起意
盜首二人刑部行令將盜首二人嚴拏務獲並未駁

稱不應將二人俱作盜首今李紱照前具題忽加駁
詰前後互異如此若從前錯誤刑部堂官亦應自行
檢舉何得任意矇混遷來刑部辦理事件舛錯處甚
多著交部察議此事著刑部另擬具奏
又淮關監督年希堯參奏原任監督慶元貪婪劣
蹟奉
上諭慶元莅任年餘朕聞其聲名不好曾屢次詢問張
大有令其據實陳奏張大有堅稱慶元秉公奉職商
民皆便朕又詢問張楷張楷亦稱慶元居官甚善朕
以二人陳奏之言自屬可信故將慶元留管淮關稅
務今覽年希堯參奏慶元劣蹟多端商民含怨則從

前張大有張楷徇私妄奏可知著張大有張楷明白
回奏年希堯所奏慶元欸蹟及伊不法之家人俱交
與黃炳齊蘇勒一併嚴審定擬具奏
又湖廣提督趙坤奏報奸民謝祿正盤踞山谷爲
盜遣兵緝拏奏
上諭不法匪類藏匿山谷盜竊爲非地方文武大吏遣
兵緝拏預先若有調度何難即刻擒獲乃發兵千餘
名而賊徒竟敢抗拒賊首公然逃脫則大吏全無布
置委用非人而弁兵之怠玩可知矣且此案起於康
熙六十一年此數年來地方文武大吏何故因循疎
忽縱盜養奸並不早行緝捕著伊等明白回奏

十一日
諭山西總督伊都立前爾聞陞雲貴總督之命將欲離
任之時將山西闔屬耗羨飭令裁減今聞得爾回任
山西以公用不敷又將裁減之數復行徵收大凡地
方舊例之所有欲行裁減必合前後計算而後舉行
若既已裁減而奉行不久又復徵取則朝三暮四有
同兒戲甚屬不合如此則何以取信於地方官民可
謂庸懦無知之極諭旨到日可速照原裁減之數仍
行裁減若少陽奉陰違朕有所聞必治以重罪
十二日奉
上諭河南管河道佟鎮向來朕實不知其人因隆科多
屢次在朕前保薦稱其才能是以用爲河南道員前
石文焯爲河南巡撫奉命署事浙江時亦附會隆科
多之意奏稱佟鎮才具可用請帶往浙江辦理賑濟
事務朕因其尚能効力奔走是以用之乃從前田文
鏡參劾知縣闞隮汪誠比時隆科多在朕前奏稱闞
隮汪誠居官甚善被參實爲冤抑等語此亦明係佟
鎮以此告之於隆科多隆科多遂奏之於朕也昨佟
鎮將陳世倕張球揭報此不過欲報復田文鏡參革
闞隮汪誠等之私怨耳且佟鎮在任倚仗隆科多之
勢傲上凌下恣意妄行即如揭報陳世倕等一事尤
屬狂縱佟鎮著革職其任內劣跡著田文鏡一面題

參一面會同欽差海壽史貽直嚴審定擬具奏此等
倚勢挾私朋比設法陷人之風斷不可長
又奉
上諭李成龍奏稱歸州知州陳之緹雖已年邁歸州額
賦不滿三百兩請留供職等語知州管理一州之事
凡興利除弊息事寧人皆其職掌所辦理者豈止催
科一節李成龍所奏甚屬錯悞俟宜兆熊來京陛見
之日朕再降諭行
又刑部等衙門議奏毆死梁永瑞之阿其那家下
太監馬起雲應斬一案奉
上諭阿其那已獲重罪伊之太監馬起雲尚敢仗勢行

兇率領多人毒打梁永瑞登時畢命刑部照故殺律
定罪甚是馬起雲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其協
助行兇之達色常壽存兒均屬惡黨俟枷責滿日將
三人分散發遣遠處

十三日奉

上諭張楷係旗下微末之人朕以其為府道時尚有聲
名於兩年之內自道員拔至巡撫張楷理應感激朕
恩實心出力以圖報効乃伊從前在京陛見時朕面
加訓誨深切周詳伊雖跪聽而其神氣並未悉心領
會儼若胸有成竹者及到任以後惟務沽取虛名於
地方事務全不經心料理朕屢降諭旨教導伊罝若

罔聞既不遵行亦不回奏即間有回奏亦不將諭旨
敘入披覽之下總不明晰其辦理陳奏之事顛倒錯
悞之處甚多近來益復加甚可見張楷向來所有虛
名皆係鑽營巧飾以致上聞非果名實相副也朕念
江蘇地方緊要張楷行事如此甚為憂心故范時繹
前往江南署事時令其親至蘇州傳諭張楷並看其
言論何如據范時繹奏稱張楷聞命之下詞意展轉
至於議及彌補虧空之事張楷則云曾奉上諭既免
浮糧百姓踴躍急公即於此內酌量彌補亦未可定
似此荒誕悖理之語朕何如主而出此言張楷公然
假稱以為朕之諭旨向范時繹傳述則張楷平時卸

過於君上而取悅於百姓者即此可知矣且如向來
有將俸工抵補虧空之例朕降旨永行停止又如直
隸之虧空州縣官員朕俱令其解任設法完項凡此
皆惟恐以虧空之故絲毫累及小民豈有向張楷降
此諭旨之理乎張楷又云我應將此事先啟知我們
王爺我想皇上何事不告訴王爺王爺又何事不可
啟奏皇上竟先探討意見指示然後再奏自然允協
等語怡親王公忠體國舉朝共知張楷乃以私心妄
行忖度出此狂謬之語非惟不知朕心並不知怡親
王之心矣即如江南分縣一事張楷不遵學校定額
妄請增添入學名數朕豈肯為其所欺故不准行及

朕令且面加詢問伊則云當日婁縣原有此例既有
此例而伊從前陳奏時並未將舊例聲明蓋其私心
以為援引舊例則人不歸德於己似此用意巧詐豈
能逃朕之洞察乎更可異者朕降訓飭之嚴旨而伊
奏本中竟自稱臣雖有潔己愛民之心而無振作有
為之能大凡愛民之政莫大於察吏緝盜張楷在任
縱容不肖官吏鹽梟盜賊為害地方朕訪知貪劣不
及官員降旨指名令其參奏伊始行參奏朕訪知鹽
梟私販降旨指名令其緝拏伊始行緝拏伊在任數
載而撫綏地方之事無一可稱乃公然以愛民自誇
於君父之前有此理乎即如目前范時繹檢舉之事

以世居蘇州之張安國而張楷題爲松江金山之知
縣昏憒若此尚得謂之留心吏治乎潔己二字乃朕
獎勵臣下之語張楷何得以此自居張楷在京陛見
時奏稱舊有私債未得清還比時朕格外加恩許其
在藩庫中借銀二萬兩以償夙負俟將來陸續還項
乃伊到任後遂有將關稅盈餘銀兩動用二萬隨即
具摺奏謝賞賜之恩並不提起還項且稱私債已完
嗣後可以專心辦理公事等語夫國家錢糧關乎經
費朕爲天下主豈能與天下之經費以資督撫之私
用況張楷奏稱私債已完可以專心辦事然則私債
不完遂不當專心辦事乎且張楷之不動藩庫銀兩

者仍是巧護虛名疑朕之意一圖爲己之私心況其
在任假冒清廉之名暗中實有巧取之處安得謂之
潔己乎且爲大吏者激濁揚清興利除害皆職分以
內之事朕不知如何謂之振作如何謂之有爲朕之
諄諄訓誨者不過欲地方大吏各勉其職各盡其道
以爲息事寧人之本何嘗以苛刻爲能察察爲明而
令督撫等生事以滋擾乎如朕諭中所言田文鏡楊
文乾李衛三人者試問張楷伊等三人不能愛民者
何事不能潔己者何事其振作有爲而煩擾地方者
又何事而私苛刻叅處不當者何人著張楷一一指
陳以朕綏靖地方之心而張楷視爲煩擾地方之事

其意不過欲姑息優容得宵小之歡心而不顧國家
之法度使名歸於己而怨歸於上此大奸大詐之存
心尚得謂之知君臣之大義乎張楷在旗人中僥倖
中一舉人遂自謂科目中人目空一切今於臣子事
君之道全然不知尚靦顏自命爲讀書人乎又如請
安奏摺沾污不堪昨奉命馳驛來京竟敢坐轎徐行
即此見其傲慢放肆不臣之心也張楷原係安親王
門下旗人今屬怡親王門下揣張楷必是顧戀安親
王門下之舊黨故行爲如此朕實不料張楷之行爲
若此其心甚不可測著將張楷革職鎖拏將各項情
節及范時繹奏摺二件俱發與九卿閱看嚴審定擬
具奏

十五日奉
上諭古者射御居六藝之中爲聖人之所重本朝自開
國以來騎射精熟歷代罕有倫比旗人凡少長貴賤
悉皆專心練習未有一人不嫻熟弓馬者上于應試
必先試其騎射合式方准入闈蓋恐其專習文藝或
致騎射生疎故先以此試之即令部院堂司官亦每
月如期在本旗教場該管都統佐領看練弓馬所謂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創制立法之意誠深遠也近來
文官外任之人漸漸疎於騎射即如張楷從前得中
舉人必由騎射合式始得入場朕昨命其馳驛來京

及令人中途看視則見伊坐轎徐行不能乘馬覩此
則張楷從前之騎射合式或係夤緣請託不然卽居
官之後全不以騎射爲事矣由張楷推之目今旗人
外任文官者必多不能騎射之人若聽其因循怠惰
將來必致騎射生疎人材軟弱豈國家創制立法之
意乎凡旗人外任文官六十歲以下者限二年之內
仍須熟練騎射倘二年後有不能騎射者該督撫卽
行叅劾若督撫徇隱經朕察知將督撫一併治罪

又奉

上諭明年乃會試之期春季適有閏月則二月節候尚
早天氣尚在寒冷凡應試舉子途次遠來及闈中考

試恐其寒冷辛苦朕心軫念著將明年二月入場之
期改至三月令該部卽行文各省諭令知之若近京
各省應試之舉子俟開春起身前來亦覺甚便嗣後
會試之年遇有閏月該部先期奏聞

又

諭戸部去年山東濟南兗州東昌三府偶有水患朕心
軫恤屢賑兼施復將本年漕米或全緩徵或緩徵一
半以紓民力今年山東雨水調勻二麥豐登民生樂
業惟是去歲被水低窪之處又經今夏之雨未必能
及時播種以獲全收查去歲緩徵之米應於今年並
徵誠恐民力艱於輸將用是再沛恩澤將去年全緩

之州縣令其於今年帶徵一半明年帶徵一半著山
東巡撫轉飭各該州縣實力奉行務使民力寬餘以
副朕加惠閭閻之意又聞山東登萊青三府連年豐
稔此時商販之米自東而西者絡繹不絕著山東巡
撫酌量動用帑銀委官購買分貯於濟南等屬米少
之州縣再勸諭各商販等多運米石至濟南三府俾
民間得以收買存貯則明歲青黃不接之時米價不
至騰貴實預籌足民之善策也爾部可卽遵諭行

十六日奉

上諭朕訓諭諸王大臣所降之旨甚多有留心敬聽者
亦有聽過仍忘者凡曾聽朕諭旨之大臣著各將所

奉之旨繕寫密封具奏除拏問獲罪之人外如拉錫
之類解退之大臣亦著具奏能書漢字之人卽以漢
字繕寫具奏不必急遽于兩三月內俱可現在文武
大臣旣各將所記之旨意具奏其輪班條奏著暫行
停止如有欲行條奏者仍著條奏

十七日奉

上諭大學士朱軾將至京師大學士等向朱軾之子朱
必堦詢問明白預行奏聞遣學士何國宗副都統永
福出迎賜膳示朕眷念之意

又

諭吏部州縣爲親民之官關係緊要現在投供候補候

選所剩之人俱屬平常用之於不甚繁劇之州縣尚可供職若任繁劇必致貽悞地方及至督撫訪察題叅事務已致廢弛著將在京候補候選無論已未投供驗到各項人員爾部出示曉諭査明帶來引見

又

諭戶部去年莽鵠立奏稱長蘆竈地久未清査以致民竈爭控不已請將竈戶灘地從前售與民人者許其回贖如無力者仍許現在耕種之民收租納糧俟原業竈戶有力之日再行回贖等語此經九卿議覆准行近聞當年竈地轉售與民其年分久遠有百餘年者業主售主多半變更即有子孫當時價値多寡亦

俱遺失或有逃亡等戶更無從質問以致同姓影響之人彼此爭贖紛紛告訐實滋煩擾若必俟原業竈戶有力之日回贖倘或始終無力則此項地畝久久竟成民地亦非清査竈地之良法朕意以為不若將竈戶賣與民人之地交易年近確有實據者令竈戶備價取贖其餘年久迷失之地所有爭告無憑詞狀該衙門俱行註銷凡民人所有竈地嗣後止許賣與竈戶永遠為業如有仍轉行典賣與民者照盜賣官地律治罪永以為例如此則數年之後竈地自漸歸於竈戶而無不清之弊矣爾部即行文山東巡撫長蘆巡鹽御史遵照實心奉行

十八日奉

上諭凡舉行考察之典內外大臣三品以上者皆具本自陳將數年內降轉降罰事故一一載入原以紀功述過便於考察也今年見諸臣自陳本章將任內降罰等案經朕加恩寬免者仍照舊例一一叙入朕思內外大臣等有降罰處分之事而朕特旨寬免者必其居官有善績之可稱功過足以相抵非無故曲貸之也若自陳本中仍復叙入未免繁瑣嗣後凡降罰之案奉旨特免者不必載入自陳本中著吏部兵部一體遵行

又奉

上諭武弁有整飭營伍操演兵丁之責理宜服習騎射為士卒先近聞副叅遊守等官竟有坐轎並不乘馬者習安養惰莫此為甚且身為武臣而以乘馬為勞與職守大相違背何以訓練兵丁嗣後副叅遊守等官概不許坐轎以長怠惰之習倘有不遵該督撫提鎮即行指名題叅

二十二日

諭議政王大臣將軍巴賽奏稱貝勒博貝領兵五百名至和尼音嶺口備禦烏梁海等語博貝壯勇各處効力奮往直前但此番親身領兵前去甚屬輕浮如果係伊親往之事則應前去伊身為國家貝勒副將軍

此等小事理應遣伊屬下親信台吉前去方是今伊
舉動如此乃不自知其責任之重矣爾等可繕寫諭
旨飭知策凌博貝丁壽等

二十二日兩江總督范時繹奏報押送天津鳥船
在洋遇風傷損桅木奉
上諭朕前慮及南方新造船隻未到天津此時北風正
多恐海洋難於行走特降諭旨令其相看風勢若風
勢不順卽便停泊不妨遲至春時前來著停泊地方
酌給口糧今范時繹奏稱江南鳥船二隻在洋遇風
桅木傷損等語此辦造船隻乃張楷專管之事從前
何以打造遲悞至北風正大之時方始啟行既至風

勢不便張楷又不奏請待至春時押送任其於海洋
不應行走之時冒昧前進且船上桅木遇風卽便傷
損必是修造不堅之故將此交與九卿一併審問張
楷具奏
又刑部等衙門議准浙江按察使董永芠條奏嚴
禁賭博奉
上諭賭博之事最壞人之品行若下等之人習此必至
聚集匪類作奸犯科放僻邪侈之事多由此起若讀
書居官之人習此必至廢時失事志氣昏濁何能立
品上進乃向來屢申禁飭而此風尚未止息深可痛
恨若不嚴禁賭具究不能除賭博之源著京城內外

及各省地方官將紙牌骰子悉行嚴禁不許貨賣違
者重治其罪嘗有窩賭之家誘人入局以取其利嗣
後准輸錢之人自行出首免其賭博之罪仍追所輸
之銀錢還與之庶使賭博之人有害而無利則其風
可以止息矣又見漢軍惡習常以工於馬吊互相誇
尚且借此爲消閒解悶之具夫旣已居官則應辦之
事務甚多日夕不遑尚恐遲悞安有餘閒爲此無益
之戲且聞有上司與屬下官員鬬牌爲戲者尤非體
統大玷官箴嗣後若有司官員鬬牌賭博著該管上
司及該督撫指名題叅至禁止賭博宜如何定例之
處該部議奏

二十四日奉
上諭大學士朱軾丁憂回籍朕本欲成全其志准其在
籍守制三年但朕左右匡弼需人而營田水利工程
亦係伊協同辦理之事故召令來京三年之內不補
原官准其素服凡朝會宴饗及應穿補服之處俱不
必到俾伊得盡人子之心以展孝思當日怡親王遭
伊　母妃之喪
聖祖仁皇帝恩准素服三年今日朱軾卽可比照此例著
仍在內閣兼理吏部都察院行走
又奉
上諭今日徐元夢等奏稱交與阿其那生息協助兵丁

銀十萬兩內岳周仇元文借欠本利銀著落阿其那家產賠補外孫宏塔色所欠銀兩請交刑部將作何催追之處議奏等語此項銀兩係特令生息協助兵丁之項惟恐阿其那妄費故交與白潢徐元夢公同辦理當日借與此等不能賠補人員之時伊等並不攔阻又不參奏以致阿其那任意花費且阿其那在日伊等並不商議作何著落追補今阿其那已伏冥誅伊等始行參請將岳周等所欠銀兩著落阿其那家產追賠阿其那取用允禵侵蝕軍需銀二十萬兩尚未賠補此項銀兩更有何家產可以著追而孫宏塔色所欠銀兩伊等並不催追欲推諉刑部可乎徐

元夢即欲如此推諉夸岱來文豈可附和將此所欠銀兩著落白潢徐元夢賠補令夸岱來文承追若白潢徐元夢不能賠補家產盡絕即著落夸岱來文賠補

又河道總督嵇曾筠奏報秋汎情形奉

上諭今歲黃河秋汎朕深為繫念屢降諭旨令河工官員加意保固茲嵇曾筠奏稱深秋水勢消落堤工平穩乃數十年希有之安瀾朕心深慰嵇曾筠又稱濱河萬姓踴躍歡呼齊赴嘉應觀禮拜酬神頂祝萬壽等語禱祀神明只在修德行善安分循理一心誠敬自能潛通默感獲福弭災若照俗例聚衆喧囂書謝神貺願恐奸宄匪類借端科派別生事端反致良民滋擾非誠敬事神之道今歲既已舉行將來不必做傚著將此諭衆知之

二十五日奉

上諭向來邊省要缺題請調補乃督撫提鎮拔用私員之捷徑其中多有委用非人且有題補後並不身履其地而因邊俸遂得速陞者此天下之所共知所以

康熙六十一年

聖祖仁皇帝曾下特旨以督撫提鎮題補太多此習相沿日久大有關係著九卿議奏經九卿以停止題補議准遵行在案朕思邊省地方益因烟瘴難居或苗蠻

頑桀官斯土者與內地不同是以邊俸較腹俸之陞遷為速耳今太平日久亦有烟瘴漸消風俗漸淳之處其地居極遠煙瘴未除者在任官員若照內地陞遷誠為偏抑至瘴癘已消俗漸轉移者仍照舊例題補陞轉亦覺太濫著九卿將各邊俸之缺或係瘴癘未除宜令督撫等題補或係風氣已轉可照內地選用一一分晰議奏至文武原屬一例武職官員亦應照文職官員令督撫提鎮等題補其遷轉之處亦論邊俸較俸為宜著一併議奏

又工部奏請

萬年吉地需用楠木等項令各省備辦奉

上諭部中查照舊例啟奏朕亦不便改換舊例但楠木
難得如果不得即松木亦堪應用其備辦此等木植
自京城差遣官員未免騷擾地方即交與總督巡撫
動正項錢糧採買地方官果係實心料理如不虧漏
錢糧事情自然有濟著怡親王大學士張廷玉會同
爾等協辦

二十六日

諭內閣九卿翰詹科道查嗣庭向來趨附隆科多隆科
多在朕前曾經薦舉是以朕令其在內庭行走授為
內閣學士後見其語言虛詐兼有狼顧之相料其心
術必不端正從未信任因未顯有過失尚姑容之及

禮部侍郎員缺需人蔡珽又復將伊薦舉朕遂用之
今歲各省鄉試屆期朕以江西大省人文頗盛須得
大員以典試事故用伊為正考官今閱江西試錄首
題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夫堯舜之世敷奏
以言取人之道即不外此況現在以制科取士非以
言舉人乎查嗣庭以此命題顯與國家取士之道大
相悖謬至孟藝題目更不知其何所指何所為也易
經次題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詩經四題百室盈
止婦子寧止去年正法之汪景祺其文稿中有歷代
年號論一篇輒敢為大逆不道之語指正字有一止
之象引前代如正隆正大至正正德正統年號凡有

正字者皆非吉兆夫人君建年必揀選二字以為紀
元若以字畫分拆則如漢之元鼎元封唐之開元貞
元其他以元字為號者不可勝數亦將以元字有一
兀之象乎如漢世祖以建武紀元明太祖以洪武紀
元武字內即有止字可云二止乎此二帝皆稱賢君
歷世久遠尚得不謂之吉祥乎即如奸民蔡懷璽郭
允進造作妖言妄行咒詛謂今年水旱為災人民疾
病八月內有八千猛虎入京等語現今四海清寧百
姓安樂各省田禾豐稔為數十年所罕見彼奸民造
此狂悖無影響之語不過自取誅戮耳汪景祺咒詛
之語不過與此見解相類因伊應服極刑之罪甚多

彼時若將此文併發恐衆人謂朕惡其咒詛故加誅
戮是以未將此文發出今查嗣庭所出經題前用正
字後有止字而易經第三題則用其旨遠其詞文是
其寓意欲將前後聯絡顯然與汪景祺悖逆之語相
同今將汪景祺歷代年號論發出與衆人觀之查嗣
庭所出一場表尤覺非體京察係朝廷大典五年例
一舉行今作謝表不知為何人稱謝從前查嗣庭告
假回南及來京時奏稱途中不見一客惟於淮關與
慶元相會及其上自陳本時將此情節敘入自認欺
罔之罪比將此本發與九卿觀看九卿咸請將伊革
職朕寬恩令其刪改再奏復經部議降調朕從寬准

其留任今以京察命題不知查嗣庭之意欲士子代
伊稱謝乎抑查嗣庭心懷怨望而出此題乎至策題
內有君猶心腹臣猶股肱之語夫古人謂君猶元首
而股肱心腹皆指臣下而言今策問內不稱元首是
不知有君上之尊矣又有始勤終怠勉強自然等語
蓋伊見近來部院大臣實心辦事與伊志趣不符故
爲此論以蠱惑人心耳查嗣庭在內廷行走三年較
外廷諸臣聞見更切乃伊親見朕勵精圖治求言納
諫如此之誠而從未進一讜言奏一要務曾經條奏
海塘之事乃伊本地事宜理宜明確及問朱軾則所
奏皆不可行是其於國家政事漠不關心可知朕在

藩邸時聞九卿會議而歸有記錄所議之事則舉然
笑之此等習俗朕所深惡今查嗣庭每事泄泄若有
不屑之狀又蹈從前故轍矣朕因查嗣庭平日之爲
人又見其今年科場題目料其居心澆薄乖張必有
怨望譏刺之紀載故遣人查其寓所及行李中所有
筆札則見伊日記二本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
三日則前書
聖祖仁皇帝升遐大事閱數行即自書其患病曰痔疾大
發狼狽不堪其悖亂荒唐大不敬至於如此自雍正
元年以後凡遇朔望或遇朝會及朕親行祀典之日
必書曰大風不然則狂風大作偶遇雨則書曰大雨
益傾不然則大冰雹其他譏刺時事幸災樂禍之語
甚多又於
聖祖仁皇帝之用人行政大肆訕謗以翰林改授科道爲
可恥以裁汰冗員爲當厄以欽賜進士爲濫舉以戴
名世獲罪爲文字之禍以趙晉正法爲因江南之流
傳對句所致以科場作弊之知縣方名正法爲冤抑
以清書庶常復考漢書爲苛刻以庶常散館爲畏途
以多選庶常爲蔓草爲厄運以殿試不完卷黜革之
進士爲非罪熱河偶然發水則書淹死官員八百人
其餘不計其數又書雨中飛蝗蔽天似此一派荒唐
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書寫又有塗抹一

段乃痛詆滿洲之文大逆不道之語至其受人囑託
代人營求之事不可枚舉又有科場關節及科場作
弊書信皆甚屬詭秘朕今若但就科場題目加以處
分則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爲出於無心偶因文
字獲罪爲伊稱屈者今種種實跡現在尚有何辭以
爲之解免乎今若仍加朕以深刻之名亦難措辭矣
爾等漢官讀書稽古歷覽前代以來得天下未有如
我本朝之正者況
世祖
聖祖重熙累洽八十餘年深仁厚澤淪肌浹髓天下億萬
臣民無不坐享昇平之福我

皇考加恩臣下一視同仁及朕即位以來推心置腹滿洲漢軍漢人從無異視蓋以人之賢否不一譬如五方之風氣不齊也各處皆有善良各處皆有奸慝不可以一人而槩衆人亦不可以一事而槩衆事朕惟以至公至平之心處之爾等漢官當仰體朕心各抒誠悃交相勉勵殫竭公忠無負平日立身立德之志或有一二心術不端者亦宜清夜自省痛加悛改朕今日之諭蓋欲正人心維風俗使普天率土永享昇平之福也爾等承朕訓旨當曉然明白勿存疑愧避忌之念但能恪慎供職屏去習染之私朕必知之朕惟以至誠待臣下臣下有負朕恩者往往自行敗露蓋

雍正四年九月

普天率土皆受朝廷恩澤咸當知君臣之大義一心感戴若稍萌異志即為逆天逆天之人豈能逃於誅戮報應昭彰纖毫不爽諸臣勉之戒之查嗣庭讀書之人受朕格外擢用之恩伊告假回里時朕賜以御用衣帽優待若此而伊逆天負恩譏刺咒詛大干法紀伊若不願為本朝之民即應遯跡深山如伯夷叔齊之不食周粟今伊既已服官食祿且位列卿貳而狂悖如此是得謂之有人心者乎聖人云匿怨而友其人尚以為恥今匿怨而為之臣古今寧有是理查嗣庭與汪景祺同係浙人或屬一黨著將查嗣庭革職拏問交三法司嚴審定擬其副考官俞鴻圖到京時亦著訊問若出題時彼此相商則俞鴻圖亦不能無罪若曾經勸阻而查嗣庭不聽則與伊無涉

二十七日奉

上諭兵部因鑲藍旗奏摺遺漏馬蘭泰董吉納之名議將都統副都統等三人俱行革職交與刑部治罪等語凡官員處分部內原有一定不易之例不可意為輕重今以遺漏兩人職名即將都統等三人議以革職交送刑部若較此更大之事又作何議處兵部堂官非有心重擬其罪欲加朕以過刻之名即私揣從重議奏朕必加恩寬宥似此懷挾私心甚屬妄謬將本鄉遞兵部堂官交與該部嚴加議處具奏

雍正四年九月

又奉

上諭前芬鵝立奏報江南新造海船林全押送前來途中被風吹往各處只有林全所坐一船到津篷桅傷損等語朕交與兵部會同巴顏德議奏此案亦無難議之處乃兵部遲延數日尚不覆奏且任獲罪之林全到乾清門請安欲以試揣朕意甚屬不合著將兵部堂官交部嚴察議奏林全係熟悉水性特派監造船隻之員今當北風正多之時冒昧前進而所造船隻又不堅固著將林全革職拏交刑部與張楷一同審擬具奏

又

諭內務府嗣後修造轎幃等物應議定年限者爲成例
如限內偶被雨水蔫損不可用者聲明存案再行修
造倘限期未滿並未經雨卽至不可用則是有司不
能敬愼收貯之故一併於月摺內聲明
又禮科給事中楊爾德條奏考察生員優劣奉
上諭楊爾德所奏甚是但行之當有次第向來條奏士
習者亦多朕思化導之法必先正其本源士子之優
劣係於教官教官之賢否存乎學政若學政不得其
人則無以覺察教官之賢否教官不得其人則苟且
營私而所舉之爲優爲劣又何足據必學臣正己宣
化以爲教官之表率教官敦品勵行以爲士子之儀

型次第舉行方可責其實效
又奉
上諭爲士者乃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屬編氓皆尊之
奉之以爲讀聖賢之書列膠庠之選其所言所行俱
可以爲鄉人法則也故必敦品勵學謹言愼行不愧
端人正士然後以聖賢詩書之道開示愚民則民必
聽從其言服習其教相率而歸於謹厚或小民偶有
不善之事卽懷愧恥之心相戒勿令某人知之如古
人之往事則民風何患不淳世道何患不復古耶朕
觀今日之士雖不乏閉戶勤修讀書立品之人而蕩
檢踰閑不顧名節者亦復不少或出入官署包攬詞

訟或武斷鄉曲欺壓平民或抗違錢糧藐視國法或
代民納課私潤身家種種卑污下賤之事難以悉數
彼爲民者見士子誦讀聖賢之書而行止尚且如此
則必薄待讀書之人而并且輕視聖賢之書矣士習
不端民風何由而正其間關係極爲重大朕自卽位
以來加恩學校培養人材所以教育士子者無所不
至宜乎天下之士皆鼓舞奮興爭自濯磨盡去其佻
達之習矣而內外諸臣條奏中臚列諸生之劣蹟請
行嚴懲者甚多朕思轉移化導之法當先端其本原
教官者多士之儀型也學臣者教官之表率也教官
多屬中材又或年齒衰邁貪位竊祿與士子爲朋儕

視考課爲故套而學臣又但以衡文爲事任教官之
因循怠惰苟且塞責漫不加察所以倡率之本不立
無怪乎士習之不端風俗之未淳也朕孜孜圖治欲
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皆嚮風而慕義革薄而從忠故
特簡督學之臣愼重教官之職欲使自上而下端本
澄源以收實效也凡爲學臣者務須持正秉公宣揚
風化於教官之稱職者卽加薦拔溺職者卽行叅革
爲教官者訓誨士子悉秉誠心如父兄之督課子弟
至於分別優劣必至公至當不涉偏私如此各盡其
道則士子人人崇尚品誼砥礪廉隅不但自淑其身
而蔾黎百姓日聞善言日覩善行必共生感發之念

風俗之丕變庶幾其可望也

二十九日諸王文武大臣奏阿其那塞思黑逆天

大罪應戮屍示衆同黨之允禩允禵並應正法奉

上諭諸王大臣等所奏乃執法定罪至公之論但阿其那塞思黑既伏冥誅其戮屍之罪著從寬免允禵乃狂妄無知之人爲阿其那塞思黑所愚入其邪黨聽其指揮尚非首惡故將伊拘禁於

壽皇殿之旁俟其悛改當日

皇考拘執阿其那之時允禵與塞思黑公然挺身保奏允禵且曾邀約朕躬伊等又私藏毒藥願與同死非阿其那身故之後朕遣人詢問允禵云阿其那在

皇考之時爾原欲與之同死今伊身故爾若欲往看若欲同死悉聽爾意此時允禵回奏我向來爲阿其那所愚今伊既伏冥誅我不願往看等語據此則允禵似有悔心之萌或伊僞作此語欲留其身以圖將來報復均未可定著暫緩其誅以徐觀其後若竟不悛改仍蹈罪愆再行正法允禩凝庸卑鄙若將伊與阿其那等同列亦覺不稱今既已禁錮亦免其正法

雍正四年十月

上諭四十九道

初二日奉

上諭朕宵旰勤勞勵精圖治諄諄以正人心端風俗爲首務而欲人心風俗同歸於善必先去其營求請託之私而後可以成公平之化大臣者群僚之表率也職官者士庶之儀型也大臣不能去營求請託之私則標準不立而百僚士庶相習成風吏無所底止矣去年因革職翰林汪德容獲罪查其寓中筆札見伊爲人關說請託之事甚多朕以其新進小臣未曾深究今因查嗣庭於科場題目中隱寓譏訕故遣人查

其寓中筆札又見有代人關說請託干涉外官之事可見此風尚未止息無怪乎人心風俗之未端也外省督撫藩臬皆地方大吏其所辦理皆地方緊要之事若在京大臣以私情致書囑託必致進退人材不得其實聽斷獄訟不得其平種種倚仗勢力顛倒是非貪緣奔競之事皆由此而起民生何由得安吏治何由而肅乎夫交以道接以禮亦聖人之所不廢内外官員凡有問候書札及餽貽往來而無所干瀆者不必禁止嗣後若大臣官員等有私致書與督撫藩臬關說事件及請託子弟親朋門生故吏者著督撫藩臬即將原書密封進呈朕亦不盡宣露於外其應

宣露者始行發出從前朕曾以此問及督撫督撫中
亦有以此奏聞於朕者但向來未曾通行曉諭恐衆
人未必盡知今特頒此諭旨爾等地方大吏正可由
此謝絕知交囑託之私情以除漢唐宋元明以來相
沿之陋習倘督撫藩臬隱匿不奏將來或於本人處
發覺如查嗣庭之類或經朕別處訪聞定將隱匿不
奏之人必照違制律治罪決不寛貸卽在廷諸臣亦
可舉國法以謝親知秉公去私共襄移風易俗之化
愼之勉之

又奉
上諭朕閱江南鄉試錄見主考沈近思出題正大不尚

詭僻三場策問內發揮性理俱有本源以此試士實
有裨於人品學問甚屬可嘉沈近思著交部議敘具
奏

又康親王崇安等奏請慶賀
萬壽奉
上諭朕卽位以來事事效法
皇考當日
皇考聖誕未曾每歲行慶賀禮是以今年朕萬壽節禮部
奏請陞殿行慶賀筵宴禮朕降旨停止蓋
皇考六十年來所行之事朕力能效法者無不遵奉施行
其力所不能者則待朕黽勉於他日卽如
皇考愼重武備每歲巡行邊塞校獵講武一事朕年來未
一舉行而庸劣無知之官員及怠惰不堪之兵丁頗
有以朕之不往爲是者夫以不往爲是則必以從前
之每歲必往爲非矣此皆恐懼之人偷安自便不知
大體之論國家武備關係緊要不可一日廢弛朕之
不往乃朕不及
皇考之處朕自知之蓋以朕之兄弟阿其那塞思黑等密
結匪黨潛蓄邪謀遇事生波中懷叵測朕實有防範
之心不便遠臨邊塞此朕不及
皇考者也
皇考德盛化神睿思廣運巡幸所至日理萬幾畧無曠缺

與在宮中無異朕則從朝至夕殫竭心力尚恐經理
未周實無暇及於校獵行圍之事此又朕不及
皇考者也
皇考神武天授挽强貫札之能超越千古衆蒙古見之無
不驚服而朕之技射又不及
皇考矣
皇考聖體康强如天行之常健春秋已高猶不減壯盛之
時而朕之精力又不及
皇考矣因此四者是以臨邊講武之事未曾舉行然武事
不可廢弛故於前歲令皇子出口行圍以示訓練之
意而武弁及旗員引見時皆試以技射而後用之俟

朕將天下政事經理區畫悉皆得宜即當效法
皇考於農隙之時躬行獮狩之禮日前尚且其時且朕事
事不及
皇考而推有洞悉下情之處則朕得之於親身閱歷而
皇考當日所未曾閱歷者朕在藩邸四十餘年凡臣下之
結黨懷奸夤緣請託欺罔蒙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
面從背非種種惡劣之習皆朕所深知灼見可以屈
指而數者較之古來以藩王而入承大統如漢文帝
輩朕之見聞更遠過之是以今日習弊整勤為世道
人心長久之計禁之不得不嚴訓之不得不切非好
為辨論自取煩勞也

皇考以八齡即登大位於人情之詐偽何由而知在大小
臣工方欲自行其私又孰肯敷陳其弊在朕居子臣
之位定省承歡亦有不便直言之處以朕為
皇考之愛子尚不能言則
皇考果何從而知之乎祇此一節朕由閱歷而得之而其
他皆猷數政則不及
皇考之萬一惟有事事勉效法而行如萬壽節不行慶
賀禮乃事之易行者諸王大臣等所奏知道了著仍
遵前旨
初三日奉
上諭查嗣庭之子查克上與伊父家書全是夤緣請託
作理于賞之語總由查嗣庭居心不端平日教其子
者俱非正道故其子亦如此著行文浙江巡撫李衛
將查克上解送來京訊問其書中所稱王友揭事從
前如何審結必有徇情冤抑之處查嗣庭親友子姪
有干涉此案人犯著李衛嚴提秉公覆審定議具奏
又
諭大學士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張廷玉性理一書
發聖賢之義蘊為後學之津梁有益于身心有關于
品詣凡屬士人皆當身體力行服膺弗失爾可傳諭
諸翰林知之
又工部參奏本部司官羅米等監修東長安門牌

樓浮銷錢糧奉
上諭朕御極以來各部陋習俱已漸改惟工部積弊絲
毫不悛此皆阿其那凡事撓亂務行其私故小人輩
毫不知懲戒此等情由甚屬可惡著將羅米等交
刑部嚴加議罪其工程所用錢糧俱著落伊等賠補
若伊等不能賠完即著落當時派出伊等之堂官分
賠嗣後工部如遇此等事件俱照此例行
初五日奉
上諭學政之責以端士習為本必須慎簡方能稱職孫
嘉淦居官聲名好著提督順天學政李鳳翥著調補
安徽學政提督浙江學政著王蘭生去王蘭生著來

京請訓旨再赴新任浙江布政使佟吉圖係阿其那當日第一信用之人原爲廣善庫司官告退閒居仍常與阿其那私密往來自云藏器待時朕即位後因其才具可用恩加優擢授爲山東按察使旋陞布政使後因執拗任性貽悞河工被齊蘇勒參革擬罪朕復加恩寬免仍用爲布政使乃伊到浙江後全無實心報効之處朕屢降諭旨教誨竟不悛改法海亦曾參奏朕詢問李衛李衛亦同奏佟吉圖居官平常不實心任事是伊心中實有不願爲朕出力者著調來京朕有詢問之處甚多陝西按察使許容居官聲名好初參奏馬喀將變價鹽觔詭請帶銷其屬欺罔朕

將馬喀革職令許容會同審理嗣聞許容欲實從前參奏之言嚴刑逼勒商人承認朕是以將許容一併解任交與岳鍾琪與士玉等質審今岳鍾琪等審明具奏許容並無過勒承認之事其所參馬喀之處多皆實事許容理應開復補用著將許容補授浙江布政使來京請旨再赴新任浙江紳士刁悍澆漓以强凌弱相習成風如汪景祺查嗣庭肆行訕謗目無國法又如陳世倌倡因私怨遂將平民囑託巡撫黃叔琳立斃杖下又如查嗣庭之子查克上寄信與其父云王友揭事邑令極力爲情應作一札致謝庶見感激之意近來小人道長往往有意外橫逆不得不周

旋當事等語據此則鄉紳之交結官府挾制把持顯然可見此等惡習斷不可長著行文李衛加意整飭應參奏者即行參奏應懲治者即行懲治務使陋習盡除以正人心以端風俗以除小民之隱憂倘李衛因循容隱經朕訪聞或別處發覺定將李衛治以重罪杭州府及海寧縣二缺必得剛方廉正之員方克勝任著將開封府知府孫國璽調補杭州府知府海寧縣知縣缺著內閣九卿公舉數人會同吏部帶領

引見

初六日奉

上諭朕臨御寰區惟以正人心端風俗爲首務乃化導

訓誡之旨屢頒而錮習尚未悛改如浙江則有汪景祺查嗣庭之流肆行訕謗毫無忌憚可見浙省風俗澆漓甚於他省而今科主考陳萬策策問中有云浙省敝俗頗喜爭訟或本屬細故而張大其詞或僅有影響鑿空妄作刁風未革積習日深等語益可見浙俗之難化導爲衆所共知者也若不力爲整頓挽回及其陷於重罪然後加之以刑實有所不忍朕意專遣一官前往浙江省問風俗稽察奸偽應勸導者勸導之應懲治者懲治之應交地方官審結者即交地方官審結應參奏提問者即參奏提問務使紳衿士庶有所儆戒盡除浮薄囂陵之習歸於謹厚以昭一

道同風之治河南學政王國棟居官聲名甚好可著
前往浙江膺斯職任其應給何等之銜並如何設立
衙門鑄給關防之處著九卿詳議具奏王國棟著來
京請訓行再赴浙江新任

又奉

上諭國家設學校以儲養人才鄉會廷試拔其尤者而
用之即古選士造士之遺意也但士子作文行一日
之長短縱使上司公明搜羅豈無遺佚況去取惟憑
文藝其人品之高下才能之優絀無由得知每有出
群拔萃之才屢試不售即或晚得一第而年力衰邁
不果爲國家任使朕思各省學政奉命課士甄劣舉

優係其專責嗣後學政三年任滿將生員中實在人
品端方有猷有爲有守之士大省舉四五人小省二
人送部引見朕親加考試酌量擢用現在報滿各學
政即遵照薦舉其到任未久者如有所知亦即舉出
夫一省而舉數士不可謂無人學政巡歷各府二年
之久日與士子相親考文察行不得謂不知但能虛
公衡鑑所舉必得其人且風聲所樹凡讀書士子必
皆鼓舞振興力學敦行求爲有用之儒於士習人材
大有裨益該學政其各實心奉行毋得苟且塞責如
有徇私市恩等弊必嚴加治罪

又奉

上諭凡事干涉大纛者甚有關係朕斷不肯容其含糊
歸結阿靈阿有阿靈阿應得之罪阿爾松阿有阿爾
松阿應得之罪今刑部等衙門議將阿靈阿得受欒
廷芳贓銀俱著落阿爾松阿之家產追賠甚屬錯謬
若云阿靈阿名下贓銀應著落伊子追賠則阿靈阿
尚別有子嗣何得只著落阿爾松阿一人之家產此
本所議顯係徇情護庇阿靈阿之衆子著另議具奏
其會議定稿之滿洲漢堂司官著交該部嚴察議
奏漢官不能深知阿靈阿家屬之事免其察議此本
內所議詔吸枷號鞭責之處俱著寬免

又奉

上諭前鄭任鑰具題李淘一案刑部以擬罪不符議駁
具奏朕令鄭任鑰明白回奏今鄭任鑰奏稱刑獄重
情固不敢踰越於律例亦不宜膠執於律例朕不知
鄭任鑰所擬與刑部所駁孰爲踰越律例孰爲膠執
律例若鄭任鑰所擬合例則刑部之駁非矣若刑部
所駁合例則鄭任鑰難辭巧飾回護之咎著刑部堂
官明白回奏

又奉

上諭從前朕因泗州逼近黃河常有水患今歲又復被
水特命布政使石麟動支庫銀二萬兩親身帶往散
給窮民此朕格外之恩也今魏廷珍奏稱已奉諭旨

動庫銀二萬兩賞給無庸再議賑卹等語殊非朕格外加恩軫念窮黎之意且賑卹之例應照被災分數酌定多寡若云已加特恩便不照常賑濟倘恩賞之數不及應賑之數則小民因此轉未蒙恩矣著交與魏廷珍仍照定例將應賑之處確核具題散賑

又

諭兵部聞江南等省駐防兵丁寡婦每年以船載送至京江南浙江等省俱于七八月起程福建廣東荊州等處俱于四九月起程沿途換船多致遲誤且船戶惟利是圖故意延挨不肯送至張家灣一到臨清濟寧等處卽稱恐致冰凍以致寡婦仍由旱路來京多

致苦累甚屬可憫嗣後各省送駐防兵丁寡婦來京之時著于定限之前一月起程至起程之後交與沿途地方官於換船處速行換船與撥船一例照管督催務令必至張家灣庶寡婦不致苦累而回空船隻亦不致守凍矣

初八日奉

上諭朕卽位以來三年之內素服齋居至去年八月三年之期已滿十月為朕萬壽節在廷諸臣行進獻書籍筆墨文玩之事朕以君臣之間情宜貫乎聯屬如古來之躋堂稱觥獻芹獻曝皆所以通上下之情不使尊卑之分太相睽隔也況朕之待諸臣實視為家人一體朕有食用之物還便卽行頒賜令諸臣有所進獻朕何忍悉行屏拒故其物雖極輕微樸陋朕亦鑒其誠心而收納一二件大抵多係筆墨箋紙之類又因內廷用此不多比卽分賜大臣翰林等今春朕偶憶及去冬諸臣進獻之事惟恐每年成例諸臣多費經營在朕一無所取曾降諭旨切止之至於督撫提鎮等朕向來停其貢獻而去冬十月進獻者各省督撫中惟有佟術納孔毓珣李紱陳世倌圖理琛五人提鎮則皆未到此畢朝所共知者今朕檢閱查嗣庭日記則載云某日赴圓明園進獻上收硯頭瓶一具毫筆二百枝是日督撫提鎮進獻者甚多等語朕

因查閱查嗣庭進獻原摺則收伊硯頭瓶一種乃新磁極不堪可笑之物至於所進毫筆朕因伊係讀書人正可留以自用此時卽發還之而伊日記中則云收納一種卽此見其虛假矣本無督撫提鎮進獻之事而伊記為甚多不知伊所見者是何省何人其粉飾裝點者究屬何意著三法司一併審訊具奏

又奉

上諭朕閱康熙四十七年

實錄內載

皇考褒獎朕之諭旨云朕之諸子多令人視養惟四阿哥朕親撫育能體朕意愛朕之心殷勤懇切可謂誠孝當

時降
旨原有幼年微覺喜怒不定一語朕曾奏曰臣侍
皇父左右時蒙教訓頃者復降
褒綸實切感愧至于喜怒不定一語昔年曾蒙
皇父訓飭此十餘年以來
皇父未曾降旨飭臣有喜怒不定之處是臣省改微誠已
荷
皇父洞鑒今臣年逾三十居心行事大概已定喜怒不定
四字關係臣之生平仰懇
聖慈將
諭旨內此四字恩免記載隨蒙

皇父傳諭曰十餘年來實未見四阿哥有喜怒不定之處
頃朕降旨時偶然諭及無非益加勉勵之意此語不必
記載此
皇考當年之恩旨也今朕纘承大統臨御寰區凡一喜一
怒皆慎之又慎未敢輕忽如或尚有不定處足見
皇考知人之明評論不爽如朕已無喜怒不定之處是朕
仰遵
庭訓時時體察得以陶鎔氣質
皇考訓誨之恩尤不敢忘也
實錄館總裁官可將當日
皇考降旨及朕奏懇蒙

恩俞允前後情節據實添載
實錄中
又奉
上諭今年刑部情實人犯招冊朕細加閱看將其中情
罪有一綫可寬者已降旨分別發落緩決人犯招冊
朕非亦逐一閱看見九卿所定尚有未協之處著九
卿詹事科道等各將原冊細心酌量于數日內候朕
面降諭旨
又奉
上諭助教一官有教訓士子之責若只考試繕寫則年
少淺學但工寫字者皆可入選何能得人可傳諭各

部院衙門將滿字筆帖式內爲人老成有品行者保
舉引見其應考繙譯者仍照例考試
初九日奉
上諭向來江南湖廣山東河南盜案較他省爲多朕恐
地方官隱匿不報致爲平民之累是以特差官員前
往巡查無非戢盜安民之意近聞四省地方民人因
有欽差官員常司稽查盜案遂有妄行控告之事或
將小事張大其詞或將舊事復行控訐案牘紛紜轉
滋煩擾著行文欽差官員伊等巡查辦理之事以雍
正四年爲始其雍正三年以前舊案小民復行具控
者不必准理如此則小民妄控之風可息欽差官員

得當心辦理現在之事而地方可收息事寧人之效
矣

又奉

上諭據浙閩總督高其倬摺奏蘇祿國王遣使進表効
貢先將情形奏聞等語蘇祿國遠在海外隔越重洋
從來未通職貢今輸誠嚮化甚屬可嘉閩省起送來
京之時著沿途地方官護送照看應用夫馬食物著
從厚支給以示朕加惠遠人之至意

初十日奉

上諭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富有四海而躬行儉德

撙節愛養以爲保惠萬民之本此中外臣民所共知
者從來宮中服御之具惟尚質樸無華至於古玩器
皿之屬皆尋常及平等之物竟無一件爲人所罕見
可珍奇者此等事朕向來且不深知則外廷臣工又
何從而知之卽有據實以告者不但令人難信朕亦
至於生疑也朕卽位後偶令內監將大內所有玩器
稽查檢點並將避暑山莊等處歷年陳設之物其中
可觀者皆取回宮中看來較朕藩邸所藏尚屬不逮
朕實切責於己抱愧於心益欽服我
皇考之至德卽此一節已超越前古矣當日二阿哥在東
宮時留心珍玩廣收博採遂至蓄積豐盈其精古可
賞者數倍於
皇考宮中之所有於此觀之其當以
皇考爲法以二阿哥爲戒朕志實益以堅也今宮中所有
稍可貴重之物有來自朕之藩邸及近年以來內外
諸臣進獻而朕酌留一二件者又二阿哥舊物及年
羹堯入官之物亦在其中並非
皇考宮中之所留貽也偶因閒暇念及實不忍令
皇考盛德與日湮沒而不彰特書此以留示子孫俾知
皇考之節用愛人戒奢崇約不獨溥鴻恩於萬姓亦且留
厚福於子孫而世世追思
聖德祇遵
聖訓敬謹奉行毋稍踰越此又人人所當自勉者也

十一日

諭大學士九卿等直隸地方旗民雜處往往以强凌弱
勢力相加而謹樸良民常被欺壓因而相習於强悍
之風不知悛改而風俗不能臻於淳厚朕勵精圖治
欲四海之廣道德一而風俗同況輦轂之下首善之
區尤當整飭化導以爲萬邦之式今欲將滿漢漢軍
御史各差二員令其巡查八府地方凡旗下告退之
官員及在屯之莊頭內監之族戚與在籍之鄉紳衿
監倘有不安本分凌虐良民不畏官吏恣行暴悍者
或卽行懲治或具本參奏其地方命盜案件亦聽其

查訪有應在本地方歸結者卽會同地方有司秉公歸結有應奏聞者卽行奏聞務使豪强歛跡良善安居以副朕移風易俗之至意其如何遣官分巡之處爾等定議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朕覽戶部奏銷本章見恩詔內賞給老人一項直隸各省七十以上至百歲以上老民老婦共一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二十五名賞給絹布等件價銀共八十九萬餘兩米一十六萬五千餘石等語凡此老人但就民人而言如仕宦紳士商賈僧道皆不入此數之內洪範以壽居五福之首而昔人稱七十爲古稀誠以壽爲難得而可貴也乃今日老人之多至於如此皆由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以來深仁厚澤休養生息凡山陬海澨僻壤窮鄉無不沐浴

鴻慈涵濡大化太和翔洽壽國壽民所以期頤耆耋龐眉皓首之人至數百餘萬之多所謂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者皆我

皇考之賜也從此益加培養日積月累則民間之享高年介眉壽者更不知如何之衆矣此等老人躬際昌期年登上壽大抵皆居心忠厚力行善事之人卽或有一二年少時未盡醇謹者亦必中年鼻齒能自新悔悟之人蓋一念修省卽荷

上天福佑也是國家有培養之恩而由本人能修善以祇承之並倖而致之者也爾等百姓覩太平之盛事當歡欣鼓舞謹身修德以迓

天庥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兄弟友恭夫婦和順比閭族黨之間相親相愛無詐無欺革薄從忠循分守法盡除乖戾之氣爲國家淳樸善良之民則

天地佑善錫福長享遐年此必然之理也但生齒日盛食指繁多則謀生之計不可不講爾等百姓當重農桑以順天時勤開墾以盡地利務本業以戒游惰謹蓋藏以裕久遠而且節省食用愛惜物力毋尚奢侈毋競紛華毋任意糜費以耗有用之財毋但顧目前而忘經久之計朕以勤儉先天下宮禁之中於食餘之物皆不忍棄必令人檢取收貯之數年以來所貯米粟已至數十石之多朕臨御萬方尚多方撙節愛養以爲加惠元元之本爾等小民安可縱口腹之所欲而忽物力之艱難乎爾等誠能體朕諄諄訓諭之意敦善行則心情安務本計則俯仰足惜財用則家室裕人心和樂風俗醇良同爲壽考之人長享昇平之福豈非朕之所厚望哉著該部將朕此旨轉發直省督撫通行所屬郡邑鄉村咸使聞知

十四日奉

上諭錢糧之有火耗原非應有之項但以相沿日久地方官員非此無以養贍故姑且存之而各省陋例亦有輕重之不同倘地方官員於應取之外稍有加重者朕必訪聞重治其罪向來山西省虧空甚多而地方官無以藉口動稱因預備軍需所致並將侵蝕之銀皆指爲軍需之用總因蘇克濟肆行貪婪種種苛索火耗日重而公帑日虧及至敗露之後又請將各官留任令其彌補而究竟不能清結此實向來之積弊也及諾岷到任加意整頓盡革從前之加派而各屬無著之虧空不能塡補者則將各官應得耗美歸之於公以爲酌補虧空之計又恐各官無以養

廉以致苛索於百姓故於耗羨中酌定數目以爲日用之資諾岷此舉亦以山西情形不得不如此辦理以官員之羨餘補官員之虧空既可完帑亦不累民實權宜得中之善策也諾岷在任二年諸事漸漸就緒伊都立接任安享其成耳前聞得伊都立將通省火耗應減者皆出示裁減朕甚嘉之因賜以總督銜仍巡撫山西原欲山西百姓永受其利也伊既秉公裁減則斷無有復行徵收之理近日又聞得伊都立以用度不敷竟不奏聞於朕而將已減之耗羨仍舊徵取經朕訪聞尚不肯深信意謂天下寧有此理耶因降旨詢究務令照前裁減今伊摺奏竟係實有之

事認咎無辭伊都立如此暮四朝三前後矛盾同於兒戲可乎況此係今春伊都立陛見回任後舉行之事則山西人民豈不疑其出自朕意乎夫以封疆大臣不能宣揚德意使小民知朕恤下之恩而反爲此悖理營私之事以啓小人之疑傷爲政之體昏庸若此豈事君理民之道乎伊都立著交部嚴察議奏昔日年羹堯噶什圖以陝西虧空甚多難於清結請將各屬火耗酌量增添彌補比時
聖祖仁皇帝切責嚴禁之旨衆所共知昨張楷亦以私心妄度朕意向范時繹言以爲既免江蘇浮糧便不妨加增火耗以補地方之虧空此等識見妄謬已極朕

愛養斯民每歲捐額賦數十萬之多以沛從來未有之恩澤豈反忍加增火耗以累民乎蓋火耗者小民之脂膏也虧空者貪官污吏侵尅之所致也以小民之脂膏而塡補官吏侵尅之項有是理乎伊都立將已經裁減之項復行徵收而山西之民卽照數完納俯首無辭毫無怨望之意足見山西民情忠厚淳樸可憫可嘉之至再者佟吉圖亦曾奏朕欲將浙省火耗增添以彌補虧空朕切責止之朕若允佟吉圖之奏行之於浙江則地方之人不知如何之忿恨詈罵矣聖人所謂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不孫而無禮者此數端皆切中浙人如汪景祺查嗣庭等類之病而

為聖賢深惡之習較之山西忠厚淳樸之風相去豈
啻天壤哉
又
諭刑部逃人在外生事被人毆殺之案如嚴五兒在逃
被毛柱兒指為逃人嚴五兒輒以刀戳毛柱兒毛柱
兒奪刀戳傷嚴五兒以致身死逃人本身已經犯罪
又在逃生事被人毆死與尋常鬬毆不同嗣後逃人
被毆身死者不應擬抵庶使逃走之人知所儆懼爾
部即知會各省遵行
又戶部等衙門議覆御史殷式訓條奏停止漕糧
晒颺奉
上諭據九卿所議既稱米石進倉之後原不能再為晒
颺雖有其例斷然難行又稱在倉晒颺之例固不能
行而八倉晒颺之名實不可去等語夫各衙門辦理
之事俱係實在見諸施行者豈有無其事而徒存其
名之理此所議錯謬而措詞亦屬支離不必再令九
卿議覆著交與戶部確議具奏
又河道總督齊蘇勒等題報秋汛情形奉
上諭據奏秋汛水勢已退引河暢流各處工程平穩知
道了年來河水甚大在工人員甚屬効力應加議敘
以示嘉奬著交與齊蘇勒嵇曾筠將在工人員効力
多寡之處分別一等二等三等報部議敘具奏夫奬

勞賞功乃國家激勸臣工之大典亦上司鼓舞屬員
之要務必須秉公持平方足以服衆心而收實效齊
蘇勒為人鯁直朕所深信嵇曾筠交遊頗廣非朕檢
閱查嗣庭筆札則見有屢次以河工人員寄信請託
嵇曾筠之事此次舉報河工人員務秉公心勿徇情
面以副朕加恩河員之至意
十六日奉
上諭近來科場取士試官多以四書文為去取而於經藝
不甚留心士子讀書制行之道首在明經其以五經
取中副榜者必係有志經學之士著將今年各省五
經取中副榜之人俱准作舉人一體會試再今科各
省所中副榜內有兩次中副榜者亦准作舉人一體
會試以上二項加恩之處俱係特典後不為例
又
諭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滿漢官中多出自科甲之
人既誦法聖賢讀書明理當知君臣之大義須上下
一體情分相聯方克致昇平之治人人共受其澤自
唐宋以來去古已遠習俗澆漓人心詐偽狂妄無忌
憚之徒往往以腹誹朝政語含譏訕為尚甚者筆之
於書肆其誣謗如汪景祺查嗣庭今已敗露爾等平
日保無有似此者乎本朝養育人材待士之典可謂
重矣而漢人意中每似不顧太平安靜者我國家恩

養休息海宇晏清八十餘年萬民樂業即爾等父母
妻子已安享其福矣如設有奸民煽動一方未寧爾
等身家性命皆能保其無事耶凡平日私心怨望之
徒未知曾計及於此否夫順天者昌君即天也食其
廉踐其土而有異心則逆天矣逆天者豈能逃於天
譴乎汪景祺查嗣庭其明證也爾等宜捫心自問有
則切改之無貽後悔至於上人立身行己以禮義廉
恥為重乃至昏夜乞憐上書投札滿紙稱功頌德之
語書之者不愧受之者不辭何斯文掃地廉恥蕩然
至於此極也又有將子弟姻戚門生故舊私書請託
者使地方督撫皆惟命是從則其權勢赫奕亦甚可

危寧不自知畏懼乎若謂雖有請託督撫大吏置若
罔聞則又何必多費此紙墨徒自取辱以蹈罪愆也
且爾等所以屬託私人者原欲庇護之耳其居官若
果能清廉稱職則必膺卓異之薦何必囑託設敗檢
貪婪或才力不及則地方大吏豈能為之受過及彈
章既發不過曰本欲周旋無如事勢不能以此一語
相謝而已况爾等以素所親愛之人為之請託照拂
尤屬無益而有損蓋彼無倚恃尚知警惕自守勉勵
供職若先有請託彼必以為勢要可倚肆其狂妄無
所不為及實在贓款發覺則受請託者不能為之庇
護而請託者惟恐累及於己此時始悟從前請託之

非已追悔莫及矣是非所以愛之而實以害之也爾
等漢人皆係各省州縣之百姓受治於有司者如請
託之風盡除凡地方有司皆有所畏懼而廉潔愛民
則爾等之子孫宗族咸受其慶不亦善乎如請託之
風不絕則地方官員各有倚賴將肆其貪婪則爾等
之家產不足飽貪官污吏之谿壑爾等自為身家桑
梓計亦斷應速改歷代之陋習也向來爾等請託若
係平昔相好親厚之人或得微小利益此風不息若
遇素不相識而請託所不能行者則無益而有害矣
可不早自警惕乎大欲盡除此干求請託之風必使
以事干人者先赧於啟齒而受人之逢迎諂媚者即

賤惡其為人而深拒之如此則風俗始可以轉移爾
等永蒙根本之大利益也朕屢為爾等訓諭而有不
能醒悟者蓋知小而不知大知近而不知遠知非而
不知足知小利而不知大利佛經所謂顛倒相也至
查嗣庭請託賄囑之書札不一而足而丁士一至以
紅綾啓呈送查嗣庭此乃用之於王公者而查嗣庭
儼然受之無恥無禮僭越極矣其日記所載狂妄悖
逆之語與汪景祺相為表裏而其誹議
聖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逆不道之言不可勝舉我
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餘年凡一言一動必審求至當然
後出諸號令而查嗣庭則肆行譏訕如選庶吉士則

云宋制科命從官各舉平日所爲文於學士院中選
而後名試明弘治以前凡選庶常必先期呈所爲文
字於內閣倣宋制也不知何時用隨意欽點之法等
語夫宋制科之呈文名試乃廷試也而以之比擬選
館不通甚矣明時人主晏處深宮不見外廷之臣故
令內閣主選俊之舉我
聖祖仁皇帝無日不臨朝聽政引見各官於館選尤必
親加詳定而查嗣庭以宋明之事比並而論且以
欽點爲非尚有人心者乎汪景祺亦云進士選館一見豈
能定其賢否夫自古以身言書判爲用人之方故必
觀其相貌言動以爲選擇若其人舉動輕浮不能應

對或年齒過老或新進孱弱豈可令其讀書翰苑此
皆顯而可見者汪景祺此論實與查嗣庭隨意欽點
之語誣罔一轍且查嗣庭以明代館選先期呈文字
於內閣今若將館選庶常交內閣可其事內閣諸臣
遵何道爲選擇之法而使所用悉當乎查嗣庭之言
庶常授官也則以明時改教授爲知州爲無定例而
以我朝改部曹爲愧何其恕於明代而刻論本朝耶
其論計典也以爲京察廢則計典亦當廢且以佐貳
教職之衆處爲冤不知查嗣庭果有所見而云然耶
抑不過借端誣謗以洩其不服本朝之心耶查嗣庭
以翰林而擢用二品大僚且在內廷行走凡有見聞

又何事不可陳奏請旨而乃挾其悖逆之心私行筆
載是即面從而退有後言實共工驩兜之流也朕即
位以來凡用人行政遵奉
聖祖仁皇帝之成法
聖祖信用大臣委以推人保舉之任內員責之卿長外員
責之督撫令其各舉所知或部曹用爲監司或州縣
擢爲府道皆由大僚之推薦正慎重官方之意也朕
遵奉舊章凡有府道缺出或令廷臣保舉或令督撫
保題採訪擢用而查嗣庭汪景祺謂居官自有資格
歷俸自有後先宜循資序俸與之遷轉今則道官府
官非特旨補授即督撫保題自首爲郎十年不調幾

於禁錮終身等語是朕之簡賢任能委信大臣皆非
矣用人乃人君之專政如但循資俸則權移於下人
君無用人之柄矣且大逆不道無理之論也
聖祖仁皇帝以翰林爲儲材之地文章之選未必不優於
政事常簡選編檢之有吏才者授以道府而庶常散
館亦每以州縣對調朕遵奉舊章於雍正元年選編
檢爲道府改庶常爲州縣蓋以蒞官臨民讀書達道
者必能敷宣德意愛養黎民也四年以來有自翰林
外用者如何世璂則爲巡撫矣齊紹文喬學尹則爲
兩司矣其他爲道府者多能辦事稱職凡此擢用翰
林頗收其效是皆

聖祖仁皇帝儲育教養之所貽若云翰林衙門專以文章
爲任則一衙門之中能文者不過數人便可足用其
他文才雖稍遜而優於政事者皆令其終老翰林豈
愛惜人才之意而汪景祺以爲翰林者侍從之臣清
華之選而責以吏事轉爲外官不知簿書爲何物未
能操刀而使之割等語先民有言未有學養子而後
嫁者也如汪景祺之說則是朕之因材器使量能授
官者又非矣而查嗣庭日記謂詞林纍積至此一通
更誣罔之甚也
聖祖仁皇帝以行取知縣多濫以辦事之員引見時以額
外主事補用而新科進士留部學習令其咸知服官

勤政誠養育人材之至意也朕遵奉舊章以進士爲
額外主事有能勤敏稱職者各堂官保舉補授乃汪
景祺以郎中既不能陞員外何由得轉主事尤爲絕
望又有額外之主事引領而待則小京官與外省之
知縣更爲無望等語是朕之令進士觀政學習造就
人材又非矣
聖祖仁皇帝重翰林開坊之選每擇學問優長品行端方
者不拘資俸陞以中贊講讀之職此誠獎勵人材之
至意也設循資序俸則凡屬才學庸常之員歲月稍
深皆可坐致陞擢而才具出羣少年奮勉之人以限
於年淺不得量移必至志氣鬱頹是豈激勸臣工之

道乎朕遵奉舊章令將翰林應陞之員反以次應陞
之員通行開列揀選陞遷乃汪景祺以爲開坊不按
資俸詞臣終老玉堂遂使屈膝強顏仰求要人希圖
外轉等語是朕之慎重清華優待詞臣又非矣況如
汪景祺所云屈膝強顏仰求外轉此等無恥敗檢之
人以之終老玉堂已屬有玷清班而尚以淹滯爲歎
誠喪心病狂之論也朕御位以來屢降諭旨凡政治
有關令諸臣直言無隱至再至三朕求言之切自反
諸已實爲誠矣而汪景祺謂諸臣言事者應名故事
皆無關痛癢雖日進萬言讜語浮詞何補聖治有條
奏之名無條奏之實等語朕不知諸臣果無可言耶

抑匿而不吐耶或朕求言之不切耶何苦自隱其胸
中之欲語而忍視朕受此叛逆人之譏笑也又汪景
祺譏考官評文之謬謂近科以來考官但看四書文
三篇爲去取經文皆不寓目二三場又無論已臺閣
諸臣通經者幾人進士出身能含毫吮墨伸紙作數
千言者又幾人昔年守吾地今日負初心可爲一歎
等語本朝制科取士三場並重但出題先書後經閱
文者不得不先看書藝而後閱經文斷無有書文不
佳而優於經文之理且雍正二年特開五經中式之
科通行直省以廣羅明經力學之士尚可云不崇重
經學乎至其詆笑考官幾同啞羯但爾等多係進士

出身之人何以不能盡以人事君之道甘受叛逆人之譏訕至此爾等自反能無怍乎復有無知之徒謂朕進人太驟退人太速者朕在藩邸時從未與外廷諸臣往還即識面者亦無其人及即位後有內外員缺寧能不用人乎而素無知識之人不得不博採旁求以用之及用之而徐觀其人實有未可則不得不更易之乃不知者議朕以何所見而用之何所聞而斥之夫朕用人亦極難耳一員缺出訪問在廷諸臣諸臣可以意中無人爲對而朕豈可因無其人遂懸缺不補乎故大自督撫提鎭至於道府參遊州縣每一缺出苟不得其人朕將吏兵二部月摺翻閱再四每至中夜不寢必得其人方釋然於中此爲君之難實不可以言語形容者也又有議朕求治太速者朕受
聖祖仁皇帝付託之重實欲治益求治安益求安以仰副
聖祖仁皇帝養育深恩然於臣下辦理政務從未嘗刻期促限也今謂朕求治太速試謂彼造言之人自朕即位以來刻期而促限者何事因時日稍遲而即加以處分者何人伊等能舉出一二端朕即認過朕勵精圖治欲使天下臣僚振作奮興去其怠玩上下交相勸勉庶底於有成苟此志稍有或弛則庶務積而叢脞矣乃以朕勤民爲求治太速者其人實欲擾亂政

事故爲此妄談也又以朕於督撫參劾之員仍令其引見方定取舍謂朕不能深信督撫者夫督撫中朕所深信者從前莫如年羹堯也而年羹堯之負朕大恩至於此極天下所共知共見此可謂過信督撫之獲益乎若悉聽督撫之陳奏而不斷自朕衷可乎朕自朝至夕凝坐殿室披覽各處章奏目不停視手不停披訓諭諸臣日不下數千百言悉出於至公至正之心而叛逆之人謂朕爲權術馭下夫欺人者人即欺之今臣下有能欺隱者乎朕惟以至誠待下不爲天下先物來而順應之故人即備用其巧智於朕前總莫能遁於止水明鏡之鑑也朕君臨天下焦心勞思日昃不遑惟求天下後世一個是字乃求言則以爲不誠求治則以爲太速超擢優陞則以爲非矣循資序俸則以爲壅滯委任大臣既以爲非愼重督撫又以爲誤將朕勉勵圖治之心總以爲無一是處朕實不解何道之可從耶朕每事效法
聖祖仁皇帝如從前政令果有未協之處爾等漢官內有能直陳其非者朕便爲改定即
聖祖在
天之靈想亦爲欣悅但毋面是背非如查嗣庭之肆行譏謗也況古人有殺身以成名者爾等即有觸犯忌諱如汪景祺所云以身試之喪其性命亦足成千古之

名矣又何憚而不言爲此叛逆賊臣所識諂耶爾等
將館選如何始稱盡善考試如何始爲無弊進言如
何始免兒戲之語用人如何始免積薪之論有獨見
者即昌言之或公同詳議具覆此時不言日後私相
議論發覺之日必治以重罪勿謂朕求言之不誠也
查嗣庭處搜出諸人請託字札及其日記中謗誹譏
訕幸災樂禍之語爾等逐一詳細搜覈會同將查嗣
庭審問其請託諸人現任者俱令解任來京質訊非
現任官員爾等訊明查嗣庭俱各行文提究所有關
節等件嚴行審究

十八日

諭直省督撫從前戶部春秋二撥蔵底大撥之時各省
俱黏緣求免撥解京餉以致藩庫錢糧虛收捏報掩
飾彌縫之弊不一而足自朕親政總理戶部以來凡
事秉公持正於撥餉一項皆斟酌地方遠近詳核錢
糧多寡據實預先奏朕定奪後方行分撥四年以來
毫無假借各省亦應曉然明白矣乃聞尚有愚昧之
人私囑吏役暗行賄賂以冀免撥其巧爲遷避者將
實存數目不盡開報藉緣各省督撫身處遠方不能
深悉戶部撥餉悉出至公乃爲吏胥之所愚弄耳茲
特曉諭各該督撫嗣後春秋二季報冊務將藩庫所
有實存銀兩悉行開報應存應解靜候部撥並令該
督撫等咸知吏胥斷不能弄法增減切勿爲人所愚
行賄請託朕既經曉諭之後倘再有犯者一經發覺
將與受之人俱按律治罪決不寬恕

十九日奉

上諭昨朕檢閱查嗣庭筆札凡致私書之官員俱已降
旨解任來京訊問其中外官手本上多有用印者以
朝廷之印信而用之於往來問候私書此風斷宜嚴
禁著通行曉諭各省文武大小官員嗣後倘再有以
官印用於私書手本者定行重治其罪決不寬貸

又奉

上諭田文鏡奏稱偷刨封禁礦砂之范時緒等律應發

遣邊衛充軍係旗人解部枷責等語朕思發遣治罪
滿漢應同一體從前定例將徒流等罪之旗人改折
鞭責必有緣故今可否與漢人一例畫一之處著大
學士等會同八旗都統及滿洲漢軍九卿確議具奏

大學士等遵
旨議奏又奉

上諭滿洲蒙古營生之道與民人迥異其滿洲蒙古有
犯軍流罪者可暫停議遣仍照舊例枷責完結嗣後
若咸能懷恩畏法至於鮮有犯者則朕之用恩即同
於用法倘仍罔知感化甘罹法紀則即與漢軍民人
一例充發著再速議具奏

二十日奉

上諭各部漢司官平常者甚多一司之中實能辦事者不過一二人其餘庸碌無能之人偷惰安閒實屬冗濫朕即位以來其賢能司官或陞道府或選科道擢用甚衆而庸平之人若一概陞用必致曠官廢事然尚不忍多行黜退蓋以各司人衆兼有堂官辦理事無貽誤故今春京察止將甚不堪者革退數人其餘概為優容此朕寬大之恩也乃汪景祺査嗣庭等妄謂郎中員外主事等官壅滯不得陞轉至有白首為郎十年不調之語此必司官中有不感朕寬容之恩而以不得陞用私相怨望者是以汪景祺査嗣庭聞

之遂為此誣謗之語筆之於書此等之人既不能為國家勠力而轉以不得即陞為怨懟又復多佔員缺阻塞後人陞補之路甚非鼓勵官方之道著各部堂官將所屬司官詳加甄別凡有才具平常目前不能辦事將來不堪陞用者盡行舉出與應留辦事人員一同帶來引見請旨若各部堂官瞻徇情面稍有容隱將來經朕察出定將該堂官從重治罪不稍寬貸

又奉

上諭直省地方官辦理欽部案件皆有定限其不依限完結者例有處分惟邊省苗疆間有督撫自行歸結之案地方官因無限期遂生怠玩以致案件稽遲民人受其拖累如廣西西隆州古障地方土目王尚義等與貴州普安州捧鮓地方之苗目阿九等互控一案曾經高其倬李紱各委員會勘任其遲延閱至今尚未完結地方各官所司何事此案著鄂爾泰會同貴州廣西巡撫另委賢能大員速行審結嗣後遇有民苗爭訟事件該督撫嚴飭該管各官作速查審完結如地界兩省或有關提之人或有會勘之處兩省大吏務須和衷辦理不得互相推諉其有不肖有司託故稽遲巧為推卸者亦當指名題參不可徇庇本省屬員任其遲延如經朕訪聞督撫徒自取愧耳

又奉

上諭怡親王等督率官員興修水利今年已有功效夏秋以來地方悉無水患而新種稻田又皆收穫覽怡親王等所奏朕心深為慰悅著發與內閣九卿等公看其在工人員或於此時議敘以示鼓勵或俟工程告成之日議敘著內閣九卿會議具奏

二十一日奉

上諭今日冊封怡親王之正使大學士馬齊副使領侍衛內大臣馬武俱著加一級怡親王誠敬事君公忠體國自古賢王罕與倫比數年以來遇王之生辰與遷移府第朕每次加以恩賚之期及遣王祭祀行禮奉差起程之日朕留心觀之天氣必晴和爽朗今日

冊封又如此晴明更覺風和日暖足見朕之加恩上
合
天意而人臣之純一恪恭者
天必降之福澤其理昭然不爽非人力所能强致也朕心
甚爲嘉悅將此旨傳諭諸王大臣
又奉
上諭伊都立奏稱地方官收買私錢應亦以章程其奉
行不力者應嚴加議處等語吏部議稱州縣官失察
私錢一起則降三級調用二起則革職而該管之道
府等官處分皆重如此定例則地方官各自顧其考
成必至奉行過於嚴迫而民間生事滋擾夫錢文乃

民間日用必需之物聞向來晉省民間所用多係小
錢只應設法漸次收禁若定例太嚴逼令將小錢盡
行收買而大錢又未議及如何行布民間日用似有
未便伊都立所奏與該部所議均屬未詳且山西一
省尚不可行何欲通行各省尤屬錯謬著另議具奏
又河道總督嵇曾筠保題考城縣知縣高鐄奉
上諭高鐄係高𫊸之子向來爲人甚屬平常朕所深知
與嵇曾筠保題本內優奬之語甚不相符觀查嗣庭
之屢以親知囑託嵇曾筠則嵇曾筠平日之不能謝
絕情面可知至高鐄之出身若嵇曾筠不知則甚屬
糊塗若嵇曾筠知之而特行保奏必係以高鐄曾在
朕侍從之列而爲此迎合之舉或高鐄向來平常而
近日居官能改舊習亦未可定著將此詢問田文鏡
秉公具奏
二十三日奉
上諭查嗣庭案內有汪灝家書內稱查嗣庭將銀一千
兩與伊房屋等語汪灝身爲江西巡撫查嗣庭係欽
差典試之員何得不問銀兩來歷而將已之房屋迎
合查嗣庭即行收受交易甚負朕委任封疆之至意
汪灝著解任來京質問江西巡撫印務著邁柱暫行
署理
二十四日奉

上諭向來革職留任官員從無開復之例但年久奉職
無愆亦應開復以示鼓勵嗣後革職留任之員如四
年無過該督撫等題明准其開復著爲定例
又吏部議駁提督雲南學政蔡嵩請定教官考成
奉
上諭據雲南學政蔡嵩奏請定教官之考成於六年之
內能勸誨士子使文武生員錢糧無拖欠包攬詞訟
無被告陷人者將教官保題陞用等語又稱合無將
貢監生員之錢糧詞訟亦令教官約束並入考成之
內等語令吏部議覆但錢糧詞訟二事係州縣專
責若以爲教官考成恐以本省之人干預民事漸侵

州縣之權應無庸議等語是該部但就蔡嵩所請後
一節議覆其前一段所請勸誨士子完糧息訟六年
考成議敘參罰之處未曾議及其屬疏忽著再議具
奏
又兵部議覆山西總督伊都立揀選壯丁事宜奉
上諭伊都立奏請將民壯挑選步軍其有技藝超羣者
則選補馬兵並使民壯有見用之期等語兵部議覆
則稱民壯與兵丁並重且民壯數少步兵缺多勢必
數月之間民壯盡皆新募應毋庸議等語夫以民壯
盡補步兵固屬不可若以民壯之優者拔補馬步兵
使技藝出群者有見用之期可以鼓勵而平等者仍

足備民壯之用似為有益伊都立所奏遺漏此意而
該部議覆亦未及此著另議具奏不必議通行直省
又三法司議奏黃振裘應照誣告人絞罪已決者
絞監候律擬絞監候奉
上諭黃振裘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知縣馮應正
將此案實情審出著交部議敘以示嘉獎前任知縣
陳焕畏定重罪草菅人命著革職照貪官例永不敘
用嗣後州縣官承審命盜重案有似此案應賞應罰
者俱照此例行
二十六日奉
上諭上年廣西省舉行大計撫臣曾將所屬土司薦舉

卓異彼時部議以土司薦舉卓異之處應行停止朕
允從部議今閱廣西所屬安平田州二土司愛養其
民輕徭薄賦實他處土司所不能及朕甚嘉之其應
作何加恩賞賚之處著該部議奏其各省所屬土司
果有奉法稱職裨益地方者該督撫不必拘三年大
計之例隨時薦舉朕當酌加恩獎以昭鼓勵
二十七日奉
上諭蘇努之子孫係獲重罪應行正法之人前經議政
王大臣議請將伊等即行正法具奏朕特施恩寬宥
若令皆在京中恐生事端因分發各處看守將魯爾
金發往山東地方今據塞楞額奏稱魯爾金攜帶家

人居住其家人並無拘管任意出入市買行走等語
魯爾金起初發遣之時該旗為何不行詳察竟聽其
將家人帶往蘇努家人皆係官人其所帶係何項人
再陳世倌身為巡撫為何不行查參又不拘管理應
將該旗大臣及巡撫陳世倌即行治罪但其中或另
有情由亦未可定著察問該旗大臣並行令巡撫陳
世倌明白回奏若別無情由將旗下大臣巡撫陳世
倌一併交與該部嚴察議奏
又奉
上諭安南國與雲南接壤之處向來界址不清今總督
鄂爾泰現在清理此事若安南國王有陳奏之處應

從雲貴總督鄂爾泰處轉奏倘該國王不送至雲南
而送至別省著該督撫將奏章發還以禮善待其使
令其賫送雲貴總督鄂爾泰處轉行奏聞將遣還之
處仍具摺奏聞
二十八日禮部奏琉球國遣使謝
恩並議請所貢方物照例察收奉
上諭琉球國王因朕頒賜御書匾額及玉器緞綢等物
特遣使臣進表謝恩貢獻禮儀具見誠悃朕加恩遠
藩不欲收其貢物但既航海遠來不忍令其帶回本
國查歷來朝鮮國王進獻禮物若不收受有交送內
務府存留准作年貢之例今琉球國王所進禮物亦
照此例存留准作二年一次正貢以示朕體恤遠人
之至意
二十九日兵部議覆山西總督伊都立所奏太原
大同添設兵丁事宜奉
上諭伊都立奏稱汛兵內若有酗酒撒潑并犯賭博者
應將專汛兼轄各官照例倍治其罪等語該部照伊
所奏將專汛營弁議以革職兼轄各官議以降三級
調用定例具奏夫營弁管轄多人豈能保多人之內
無一二人犯酗酒賭博之禁者若因此即將專汛兼
轄各官革職降調則武弁之得免降革者鮮矣如伊
都立身為文官管理百姓果能保百姓之不犯酗酒

賭博乎若如此定例倘兵丁內有險惡之徒與該管
官員不協即可故意犯禁以傾害之使其去官矣凡
為督撫提鎮者但當嚴飭屬官時時訓誡約束所管
兵丁而于屬員中之能訓誡約束者加以獎勵薦舉
其怠忽因循者加以督責參劾如此則營弁各盡其
職掌兵丁各受其約束而酗酒賭博之惡習自除矣
伊都立所奏與該部所議均屬錯謬著將此本擲還
另議具奏 又
諭大學士九卿伊都立議奏大同太原二鎮安設汛地
一疏內稱如在汛兵丁有酗酒撒潑並犯賭博者專
汛兼轄各官失於覺察及不能約束者應嚴加議處
兵部議覆將專汛官定以革職兼轄各官定以降三
級調用等語夫汛鋪兵丁散處各地人數甚多且飲
酒賭博亦易犯之事而將專汛兼轄各官定以革職
降調其處分不亦過乎又從前兵部以鑲藍旗都統
綽奇等奏摺遺漏列名將都統綽奇副都統馬蘭泰
董吉納三員議以革職交刑部夫奏摺遺漏列名其
過甚小乃不照定例而遽加以嚴譴有是理乎又署
江南總督范時繹以南匯縣失盜一案該縣報稱有
盜十數人該營報稱二十餘人遂以知縣勒減盜數
題請革職並將按察司一併參劾夫失盜之初盜未
緝獲人數多寡尚在未定安可據定勒減之罪乎此

皆諸臣不能秉公持平而以私意揣度朕衷假[illegible]朕
之爲治好尚嚴厲者朕自即位以來以
皇考之心爲心以
皇考之政爲政寬嚴賞罰之間祇此一理而愚昧無知之
人陳奏摺內往往將
皇考與朕之行事强爲分别有春溫秋肅仁育義正之語
且有以堯比
皇考以舜比朕者謂堯能容四凶舜能去四凶此論尤屬
差謬夫四凶之在堯世必有可容者而後堯容之其
在舜世必有斷不可留者而後舜去之考諸古史堯
繼帝摯而立世代相承彼渾敦窮奇檮杌饕餮四凶

者世爲臣下其時雖有不臣之心而無不臣之迹此
所以堯能容之也舜以人臣而登庸在位四凶之心
傲然不服遂行其凶慝肆其惡言且不可教訓舜知
其斷不可容故不得已而去之使堯舜易地則皆然
也如阿其那塞思黑之在
皇考時悖逆之心固已顯然昭著然尚不敢於大廷廣衆
公然肆行其悖逆之語此與四凶之在堯世有不臣
之心而尚無不臣之迹同也是以
皇考姑容之朕以藩封繼承大統彼阿其那塞思黑之視
朕猶四凶之視舜也遂肆其欺罔恣其傲犯種種逆
迹不可枚舉且敢公然於王公大臣之前詛咒詈駡

此與四凶之在舜世悍然肆其不臣之迹同矣夫舜
之去四凶豈有些微嫌隙私怨於其間哉登殛放竄
因爲世道人心計耳故史稱舜流四凶族於是四門
闢言無凶人也朕在藩邸四十餘年從旁觀看凡黨
惡渠魁潛蓄邪謀背公枉法之事靡不洞悉今受
皇考付託之重既知習俗流弊關係甚鉅如坐視而不爲
整理朕實不忍是以屢降諭旨諄切開導冀其悛改
四年於茲矣而阿其那塞思黑及同黨之巨惡數人
自知平日叛逆之罪爲朕所深知必不能逃於誅戮
而怙惡之念愈堅不但不肯悛改且至肆無忌憚正
如左氏傳所謂四凶者告之則頑舍之則嚚敖盛德
而亂天常也朕荷

宗社之重寄念經國之遠圖不得已將伊等同黨巨惡數
人置之於法而阿其那塞思黑爲天地所不容相繼
俱伏冥誅乃無識之輩遂謂
皇考爲寬仁謂朕爲嚴義以堯舜爲比此不但不知
皇考不知朕之遵法
皇考且不知堯舜之所以爲堯舜矣堯年十六履天子位
當時四凶之在下堯未必知其頑嚚比周若此也舜
在臣位孰知此皆濟凶增惡之人斷不可留故毅然
用法而天下咸服亦如今日匪黨之事在
皇考當日未必深知尚有可以姑容之情在朕今日既已

悉知斷無可以明縱之理是朕今日之嚴即當時
皇考之寬而鄙陋無知之人以
皇考爲仁以朕爲義何其謬歟朕爲世道人心太平長久
之計出於萬不得已並非因當日有私忿宿怨而爲
報復之舉也倘或當日稍有瑕玼之隙則諸王大臣
及八旗人等豈有不知者乎朕行政賞罰悉遵
皇考典章如臺灣叛案誅止渠魁其同姓牽連異地各處
者咸與寬宥至青海逆番除一二人正法外餘黨悉
與更新此豈非法
皇考之寬仁乎即如當日鰲拜獲罪查其贓私至二千餘
金鰲拜云贓至二千金罪應伏誅昨年羹堯之贓私

且至數百萬矣然則以年羹堯之正法爲嚴乎鰲拜
蘇克薩哈身罹重罪而其子孫俱蒙
皇考寬宥且加恩錄用豈非嚴所當嚴而寬所當寬乎帝
王爲治之道有應寬者則用寬而非廢法應嚴者則
用嚴而非濫刑古人云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惟寬嚴
得當乃爲相濟若不論其事之當否但今日從寬明
日從嚴以一時之寬濟一時之嚴以一事之寬濟一
事之嚴非惟不能相濟必致庶務咸失其宜矣譬如
醫家之用藥參苓芪朮可用爲調養之資遇風寒結
熱之症必須解散發表之劑設病與藥相左則必致
於傷生至疾病既除而猶用解散發表之藥則又刻

削太甚矣所謂因症製方惟其當也朕經理萬幾用
寬用嚴皆因其人之自取物來順應初無成見惟斟
酌情理之至當而行之天下惟有一理諸臣須知朕
今日之義即
皇考當日之仁朕今日之仁即
皇考當日之義道無二致同歸一中因時制宜使得其平
此聖人所以言平天下也朕臨下御衆悉本至誠爾
內外諸臣亦當以至誠事朕勿存一毫虛假詐僞之
念倘再蹈欺罔而妄稱年穀豐稔盜賊藏匿而妄稱
訟減獄清此等粉飾謊詞皆大有關於民生吏治爾
等果能體朕之心務實存誠秉公持正去私心揣度

之陋習佐寬嚴得中之雅化行之恒久將刑措之風
可以復見而太和翔洽民物長春永登郅隆之盛治
實朕之所期望也爲此曉諭內外臣僚俾咸知朕意

雍正四年十一月

上諭十七道

初三日

諭兵部

陵寢地方關係重大前范時繹在任時巡查甚嚴風水之內不許閒人行走董象緯到任以來竟不禁止聽人任意在風水之內撿草拾柴凡任內之事一切漫不經心有意疎忽甚屬不敬著將董象緯調取來京該部嚴審具奏

初四日奉

上諭西安官員兵丁在巴里坤軍前年久甚是勞苦効力著行文總督岳鍾琪賞給副都統常壽一年俸同常壽撤回官員每員半年俸兵丁每人銀十兩再去年自巴里坤撤回西安官員兵丁官員每員賞給一季俸兵丁每人銀六兩

又禮部奏琉球使臣歸國奉

上諭琉球國遠隔海洋該國王不必因收受賜物專遣使臣進表謝恩著於正貢之年一同奏謝將此諭該國王知之

初五日奉

上諭浙江杭嘉湖三府之人見朕蠲免江南蘇松浮糧遂生希冀之心以為三府額賦較他處稍重亦欲想

望恩澤而強紳劣衿及不法棍徒從中包攬作奸抗違拖欠種種弊端甚多以致國課虧欠不能清結夫錢糧之輕重原視其地土之肥瘠以為定額杭嘉湖之額賦定自前代小民遵奉輸納已久朕經理天下政務安能以國家一定之經費任意裁減以遂小民非分之望其蠲免江南浮糧者乃

皇考聖祖仁皇帝久欲敷布之德意而朕仰承之耳杭嘉湖之額賦豈江南浮糧可比小民安得懷冀望之念而為奸徒所愚虧國帑而干罪戾嗣後倘有不法紳衿棍徒包攬代納抗違功令拖欠作弊者著王國棟密行訪查嚴拏重治其罪至浙江通省舊欠錢糧一百餘萬兩朕已加恩允撫臣李衛之請分作七年帶徵以紓民力該省民人自應感戴朕恩如期完納倘有不法之徒仍復蠱惑愚民作弊拖欠者著王國棟一併嚴查懲究

初七日

諭軍前回京之將軍官弁及諸王大臣等富寧安此番軍前所行甚屬可嘉但未獲剿滅策妄阿喇布坦耳富寧安身任將軍一心肫篤為國家宣力從前再三以進兵奏請於

皇考之前

皇考憐念準噶爾人等不忍翦除是以未允其請倘欲翦

除允其所奏富寧安定能擒滅策妄阿喇布坦矣策
妄阿喇布坦之所以未滅者非伊力之不能實我
皇考之至仁也富寧安在軍前多年約束兵丁辦理事務
俱井井有條而且行止端方廉潔此數年以來領兵
之將軍等聲名未有出富寧安之右者其於我
皇考之寄任實心奮勉不負任使益彰
皇考用人之明朕實嘉愛今朕代
皇考推恩將朕之煖帽補掛數珠賜伊穿戴及緞疋銀兩
披鞍黃扯手馬雙眼翎特行旌賞降旨該部封富寧
安世襲侯爵爾諸大臣皆宜效法富寧安而行諸凡
勿顧目前小利宜圖久遠榮顯如顧目前小利以致
聲名大壞悔之亦無及矣果能一心効力豈惟主上
嘉愛即
上天亦必慈佑報之以福今國家昇平大臣等雖無軍旅
効力之處然內外諸事俱宜一體盡心爾等果能以
富寧安為法一心宜力朕亦如富寧安一體加恩矣
如富寧安奇立德等俱係將軍而奇立德等行為無
恥上負君上委任之恩下被屬員鄙薄象古等譏誚
若朕於奇立德等亦視如富寧安一體加以恩榮衆
人豈以朕為是哉奇立德等朕雖未加之以罪朕意
以為尤甚於加之以罪也諸大臣祗應各以品行聲
名為念於國家公務 意抒誠勉盡為臣以忠之道

切勿瑣瑣然懷蓄私意今富寧安即標準也
十一日奉
上諭帝王體國經邦政治所施惟準乎道理之至當寬
嚴賞罰各得其宜若一涉利弊二字便入於私是以
孟子云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益仁所以休養安全
義所以裁成化導也朕嗣承大統四年於茲凡政教
號令皆遵法
皇考
皇考在位六十一年
聖謨弘遠
諭旨周詳紀綱法度靡不備舉特當時臣下或有陽奉陰
違不能實力遵行者或有事經歷久漸至廢弛者朕
在藩邸時知之甚悉即位以來仰體
皇考仁育義正之心屢降明旨諄諄誥誡無非欲內外大
小臣僚咸恪遵
皇考之良法美政實心奉行以共成久安長治之盛是朕
所行之政皆
皇考已行之章程朕所申之令皆
皇考已申之寶訓實未嘗有所減省增益也特以歷年既
久新進疏遠之臣未能悉知見朕所施之政令遂以
為從前所未有而淺陋寡識之人往往於陳奏內有
衆利皆興諸弊盡除之語朕經理天下凡用人行政

悉本大中至正之心事至而應推理所當然從無計及利弊之私意如謂興利除弊則凡平治道路疏濬河渠修葺城垣開墾田畝此國家經野之常典而可謂之興利乎年歲豐歉不齊設有水旱為之賑饑平糶蠲賦緩徵此朝廷軫恤之恒政而可謂之興利乎老人應賜以衣食則賜之孤獨應䘏以錢物則䘏之勸以孝弟本小民自有之天良勗以耕桑固閭閻各盡之職業而可謂之興利乎至於盜賊奸宄法所應誅貪官汚吏法所應懲豪紳劣衿法所應鋤而謂誅盜奸懲貪汚鋤豪劣為除弊可乎情罪重者予以刑辟情罪輕者予以矜釋此又謂之除弊可乎欲正民風而端士習不得不戒之用休董之用威也將以此為興利乎抑除弊乎念習俗之流於奢靡也朕躬行節儉以身示天下慮農人之惰於南畝也朕親為耕耤以身先天下將以此為興利乎抑除弊乎夫存興利之心即有不利之害存除弊之意即為啟弊之端由此類推治道安得有利弊之名朕又何嘗有興利除弊之舉也

皇考六十餘年豐功偉烈布在方策皆因事治事以人治人從不居興利除弊之名而以此頌揚朕之政事朕實不敢當朕亦不願當也外省督撫諸臣未能深悉朕意為此曉諭知之

又廣東巡撫楊文乾奏報濵海州縣被水情形奉

上諭上年廣東福建二省所屬郡縣有數處歉收是以今年春夏米價昂貴已諭該督撫等設法接濟撫恤貧民今年福建雨澤調勻秋成豐稔廣東早禾大收惟八月間雨水稍多恐晚禾收成歉薄至明歲青黃不接之時小民不無乏食之慮此時正當預為籌及應如何運送米穀赴廣備用之處著九卿確議具奏該撫所報濵海被水之十一州縣應如何賑恤之處一併速議具奏

十二日河道總督嵇曾筠奏請

陛見奉

上諭嵇曾筠身在豫省任所尚且日受查嗣庭寄信請託應接不暇若親身來京則諸王大臣多人以私事囑託者何以推卻嵇曾筠來京陛見無益著不必前來

十四日奉

上諭朕從前每出諸大臣並未令達爾當阿在朕前導引近在養心殿驗看侍衛時達爾當阿亦曾看過並未降旨乃大臣等今日即令達爾當阿在朕前導引如果應派從前即應派出從前並不派出今日始行派出者明係衆大臣仍護庇阿靈阿特將阿靈阿之子在朕前行走耳著將領侍衛內大臣等交與該部

嚴審擬罪具奏凡係阿靈阿鄂倫岱蘇努七十等朋
黨之事朕若知之斷不容恕必殫朕之力以除國家
之大害

十五日

諭大學士等朕覽九卿所議欲停夥盜減等發遣一案
當日將夥盜分別減等乃
皇考聖祖仁皇帝好生至德從古未有之仁政也若照律
不分首從皆斬立決則受戮者甚多其中不無應酌
量矜減之人是以夥盜減等立法誠為盡善朕惟照
舊遵行但行之既久地方官吏捕役人等悉知此例
或將愚劣無能之輩嚴刑逼迫令其認為造意為首

之人反將奸猾積盜入於夥盜之中得邀減等亦未
可定即如現在減等發往黑龍江寧古塔等處夥盜
內有極惡難留者仍被伊主所殺可見地方大臣官
員惟圖塞責結案其能實心體察靖盜安民者甚少
凡盜案內必有實在為盜者亦有被人誘脅並非素
常為盜情尚可憫者若將實在強盜拏獲即行正法
不但法無不當且盜案亦不至於併積當日
聖祖仁皇帝未將夥盜減等之條著為定例原有深意但
既施法外之仁通行年久朕意將此條不必載入律
例另立一檔案存載
聖祖仁皇帝諭旨及將凡因盜案所下諭旨存案遵行嗣

後遇有盜案務令地方各官詳察情形確實究審將
案內之桿惡兇悍實在為盜及被人誘脅或出於一
時救死之計要非素行為盜者一一分註明白於疏
內聲明著大學士會同三法司將造意為首與極惡
難留者仍按律擬斬其被人誘脅及非素常為盜情
尚可憫者應行減等發遣者將應減等緣由於本內
聲明其應在發遣之地亦不必定於黑龍江寧古塔
等處應如何分發各省內地之處爾等公同詳細定
議具奏

十九日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城守尉尚祿私離
汛地應革職奉

上諭城守尉尚祿為人正直伊到任將虧空倉內米豆
隱瞞地畝據實俱行揭報經將軍駁回伊仍具呈求
見將軍隨面見京明將軍又令出具印結將此將軍
似有不悅其揭出此事之意今審各處俱實若再將
尚祿處分則將來上司何以管轄屬員該將軍之參
奏殊屬錯悞盛京刑部又援職官私離汛地之例議
以革職更屬錯謬尚祿從寬免其處分着調補金州
城守尉

二十五日奉

上諭朕覽署山東巡撫塞楞額奏章見莒州州同鄭封
榮因尚貞家人致彼家人毆死甚為駭異夫主僕之

分所以辨上下而定尊卑天經地義不容寬假漢人
從來主僕之分不嚴凌替蕩軼風俗頹敗習以為常
是以查嗣庭汪景祺惟不知君上之尊悖逆妄亂無
所不至歷來滿洲風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肅最嚴主
僕之分家主所以約束奴僕者雖或嚴切亦無不相
安為固然及至見漢人凌蕩之俗彼此相形而不肖
奴僕遂生觖望雖約束之道無加於疇昔而向之相
安者遂覺為難堪矣乃至一二滿洲大臣漸染漢人
之俗亦有寬縱其下漸就凌替者此於風俗人心大
有關係不可不加整飭夫主僕之分一定則終身不
能更易在本身及妻子仰其衣食賴其生養固宜有

不忍背負之心而且世世子孫長遠服役亦當有不
敢縱肆之念今漢人之奴僕乃有傲慢頑梗不遵約
束加以訶責則輕去其主種種敝俗朕所洞悉嗣後
漢人奴僕如有頑傲不遵約束或背主逃匿或私行
訕謗被伊主覺察者應作何懲治與滿洲待奴僕之
法作何畫一之處著滿洲大學士九卿詳悉定議具
奏

又奏

上諭凡督撫奏摺經朕批示發回者不過據朕一己之
見即便批發伊等具本時只當就事論事聽候部議
部中覆奏之日朕自有裁奪焉有具本時將密摺所

批公然載入之理楊名時從前將密摺密批洩漏朕
嚴加切責不許再用摺奏後因伊懇求朕始俞允今
伊仍清查鹽課具本前來遂將朕密批諭旨公然載
入本內明係回護從前洩漏之罪故意如此想其心
中以為不當有密奏密批之事耳夫國家庶務殷繁
亦有不便宣露於衆者亦有本章諭旨所不能盡者
亦有一時不能即定者故於密摺內往來斟酌周於
用詳妥協易經云幾事不密則害成書經云爾有嘉
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
猷惟我后之德觀易經書經之言豈非密商密陳之
意乎楊名時始則將密奏洩露於外人今則將密批

全錄於章奏伊係讀書人獨未聞古人之明訓乎況
督撫要務有舉劾二端叅劾則應用露章薦舉則應
用密摺此人臣事君之道而楊名時之必欲宣露者
明明欲收薦人之功於已而不肯以用人之柄歸之
於上也且其意以為將密批旨意載入本內則部議
之時斷無不准行者似此怙惡不悛大奸大詐全無
人臣之體甚屬可惡著交部嚴察議奏戶部覆奏之
時照依楊名時原本將諭旨載人亦屬錯悞著將楊
名時原本發還令其另行具奏

又奏

上諭朕聞金門總兵官蔡希賢聲名平常是以調來陞

見留京另用今觀其人尚屬壯健且向習水師之事
去歲山東登州總兵官黃元驤陛見時年已老邁又
患足疾到任後凡有查參事件多舛錯遲延是其精
力已衰不能勝任著以原品休致登州總兵官印務
著謝希賢前往暫行署理廣東提督萬際瑞前任總
兵官時聲名甚好故特授爲廣東提督乃自到任後
通省事務不能料理其才難勝提督之任即如沿海
文武官弁從前每向漁船索取陋規自經禁止之後
聞文官陋規已革而弁兵總未悛改是即萬際瑞不
能禁約之故萬際瑞著補授登州總兵官其廣東提
督印務著石禮哈署理萬際瑞到任後著謝希賢同

林全將停泊膠州海船於明春風色順利之時押赴
天津到天津後謝希賢即留天津同蔡勇教習滿洲
水師効力行走
又刑部等衙門奏老瓜賊任小山等解往河南正
法奉
上諭此本內議稱將老瓜賊任小山張民仁解往河南
正法等語此等賊犯本身現在何處理應即於其地
正法仍於原行刼之處張掛告示諭衆知之若如此
越省解送恐沿途疎脫又生事端既干連地方官員
而差解人役亦屬苦累著九卿議奏俟議定之後永
著爲例

二十七日奉
上諭讀書所以明理講求天經地義知有君父之尊然
後見諸行事足以厚俗維風以備國家之用非僅欲
其工於文字也浙江文詞甲於天下而風俗澆漓敝
壞已極如查嗣庭汪景祺自矜其私智小慧傲睨一
世輕薄天下之人遂至喪心悖義謗訕君上以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聖德神功深仁厚澤普天率土浹
髓淪肌
聖敬日躋純亦不已用人行政至公至正事事周詳盡善
實自古帝王中所罕見者而查嗣庭汪景祺乃敢肆
行謗議則凡爲人君者更何道以免悖逆之譏刺乎

設使議論及於朕躬其情罪尚或可恕今觀查嗣庭
日記於雍正年間之事無甚詆毀且有感恩戴德之
語而極意謗訕者皆
聖祖仁皇帝已行之事也本極盡善無可擬議而妄肆悖
逆猖狂之言誰無君父能不痛心能不切齒昔孔子
作春秋歷代因之各有史冊以垂法戒今若容悖逆
之人顛倒是非私行記載則史冊皆不足憑矣豈非
千古罪人乎浙江風氣惡薄如此查嗣庭汪景祺而
外自尚有與此相類者若加窮究則不可勝誅倘聽
其風俗頹敝不加整飭何以成一道同風之治朕思
開科取士原欲得人任用豈以其文章詞藻之工可

以有益於民生吏治今浙江風氣如此挾其筆墨之
微長遂忘綱常之大義則開科取士又復何用且巡
撫李衛等從查嗣庭家中搜出升場懷挾細字密寫
文章數百篇似此無恥不法之事查氏子弟如此必
係浙人習以為常不但藐視國法亦且玷辱科名應
將浙江人鄉會試停止至於生員歲考仍舊舉行百
姓皆吾赤子地方如有水旱之事朕仍加恩賑恤鄉
會試既停且使浙人中師生同年彼此請託營求紛
紜膠擾之習為之肅清將來人心共知改悔風俗趨
於淳樸朕確有見聞再降諭旨朕因人心風俗關係
重大不得不嚴加整理以為久安長治之計朕意如
此著內閣九卿翰林詹事科道會同定議具奏

二十九日
上祀
天於
圜丘諸王大臣奉
上諭今日未祭之前大雪及行禮時微止行禮畢雪復
大作此實
上天垂佑之象朕心甚慰爾諸王大臣諒亦必共相慶幸
也

雍正四年十二月
上諭三十九道
初一日奉
上諭向來官兵凡在內地行走者例不給與口糧朕思
內地亦有遠近之分行走不無遲速之別宜酌加恩
澤以獎勤勞今建昌官兵因進勦賊蠻已經深入梁
山此地傳稱險遠並非內地可比而賊徒金格等潛
匿荒僻之區尚未授首現在官兵各處搜剿奮勇効
力甚屬可嘉今前歲進勦南坪時官兵俱經給與口
糧今進勦梁山官兵著亦照南坪之例一體支給口
糧以示朕撫恤兵丁之至意

初二日康親王崇安等奏請將大逆不道之阿其
那塞思黑妻子正法奉
上諭阿其那塞思黑心懷不軌亂我國家大奸大惡不
忠不孝造背主逆天之大罪諸王大臣遵依國法欲
將阿其那塞思黑妻子按律正法理所當然從來史
冊中反叛篡逆之人則有之而未敗之先即公然敢
與君上抗拒大逆不道無人臣禮如阿其那塞思黑
年羹堯者實自古未聞也但阿其那塞思黑之大逆
不道雖著而反叛之事跡未彰其妻子從寬免其正
法塞思黑之妻逐回其家嚴加禁錮阿其那塞思黑
之眷屬交與內務府總管給與住居養贍四保既係

過繼尼雅哈母之人著仍留伊家
又吏部等衙門議奏部屬本著督學不必出缺奉
上諭凡郎中等官本若提督學政者若將員缺不行另
補恐部中辦事之人所議尚未周詳朕意凡部內郎
中等官補授督學之任則加以編修檢討之銜使其名
實相稱其員缺另行銓補俟伊任滿考察之後仍歸
本部補用如此庶爲妥協著九卿定議具奏
又刑部摺奏廣東廉州府叅革知府李元偉直隸
慶都縣叅革知縣劉紹曾並山東解任兗寧道楊
三炯與查嗣庭私書來往口供奉
上諭李元偉求查嗣庭致書轉託陳世倌一案李元偉
既稱關防嚴緊不能投遞何以第二次又求查嗣庭
寫書致託此處爾等未曾詰問劉紹曾求查嗣庭囑
託蔡珽一案劉紹曾供稱查嗣庭向蔡珽說與不說
不知道等語今查嗣庭現在爾等亦未質問二件問
語俱遺漏但再行審問其罪亦不過如此此輩營求
請託寡廉鮮恥之人加以笞責乃其自取李元偉劉
紹曾已經革職楊三炯亦著革職俱交刑部照例笞
責以爲無恥營求者之戒
初五日奉
上諭覽署理山東巡撫印務侍郎塞楞額奏摺內開原
任山東巡撫將陳錫名下應追監穀銀兩一案塞楞

雍正四年十二月　二

額所奏甚屬公平著照所請行文湖廣浙江二省將
原經手捐穀之許大定蘇瓔即速解往山東質對清
查舊案從公完結陳世倌奉旨清查此事爲時已久
尚無頭緒即此可見陳世倌不能實心辦事又如蘇
努之子發往山東者乃獲重罪之人陳世倌並不管
束聽其家人在外往來自如且當日李樹德曾餽送
隆科多銀數萬兩陳世倌隱匿不代爲奏聞又如修
理太行堤工程現據王沛憻查審得博爾多程光珠
等將本省公捐俸工銀兩侵蝕入己陳世倌雖未染
指而屬員作弊伊竟知而不問似此則陳世倌在任
因循怠忽瞻徇之處甚多朕初意以其有益於地方
故令在任守制今其行事若此於地方何所裨益著
不必在任守制山東巡撫印務仍著塞楞額署理俟
朕另降諭旨
又奉
上諭時值冱寒怡親王忠誠爲國躬冒風雪不憚辛苦
其隨從人員雖理應隨王行走但因公効力值此半
月嚴寒之時伊等必皆勞頓凡王屬下人員不論在
家在外官員等各賞銀二十兩護軍披甲執事太監
等各賞銀十兩
初七日奉
上諭御史謝濟世特叅河南巡撫田文鏡貪贓壞法等

雍正四年十二月　三

欽以田文鏡之秉公持正實心辦事乃天下督撫中
所罕見者貪贓壞法之事朕可以保其必無而謝濟
世於天下督撫中獨參田文鏡朕不知其何心從前
聖祖仁皇帝見科道官員朋比作奸互結黨與潛通聲氣
網利徇情私賣本章嚇詐財賄薦舉悉出於請求參
劾多由於囑託至於請開捐納請開礦廠種種情弊
不可枚舉及至敗露之後則藉口風聞言事未曾確
訪以此解免其罪此等惡習深可痛恨是以
皇考屢降諭旨切責至再至三並停止風聞言事朕即位
以來因初理政務惟恐未能周知是以令滿漢文武
諸臣及科道等官皆用密摺奏事益欲明目達聰盡

去壅蔽以收實效也乃科道等官所密陳者未見有
裨益政治之事而科臣崔致遠等挾私妄奏不遵國
憲朕是以停止科道之密摺令其專用本章而猶恐
其惡習尚存頹風不改是以諄諄訓誡往復周詳誠
以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關係甚重欲正人心端風
俗必自科道始科道無私方能彈劾人之有私者若
自恃為言官可以自倘從事而胸懷詭詐聽人指使
顛倒是非擾亂國政此等之人實大有害於人心世
道為國法之所斷不可容朕豈不知誅戮諫官史書
所戒然審其緩急權其輕重誅戮諫官之過小而釀
成人心世道之害大也古人云禮義不愆何恤于人

言朕為天下主豈惜此區區之小節而忘經國之遠
圖哉謝濟世身為御史不聞別有建白而獨將巡撫
中秉公持正之田文鏡加以貪贓壞法之名特疏糾
參且自稱風聞言事顯悖
聖祖仁皇帝之諭旨而於欽差大臣審定之事盡欲翻案
並將各案始末情由及田文鏡之納賄徇情諸事委
曲描寫若伊在旁目覩者則其受人囑託聽人指使
欲傾陷田文鏡以快其報復不問可知矣若不嚴加
訊問則如鬼如蜮之伎倆得行於光天化日之下人
心何由而正風俗何由而端乎著將謝濟世革職令
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嚴訊務將其中實情審出

不得稍有含糊倘九卿詹事科道中有謂言官不應
加刑者亦即據實陳奏不得面從而退有後言謝濟
世由翰林揀選補授御史著將揀選之翰林院掌院
交部察議具奏
又刑部等衙門議奏黃振國汪誠等照律治罪奉
上諭黃振國係大計參革之員因蔡珽在朕前力薦是
以特用為河南信陽州知州乃黃振國不知感戴朕
恩但知倚仗蔡珽勢力恣肆妄行索取財賄經田文
鏡據實糾參比時朕諭蔡珽曰黃振國背朕深恩負
爾薦舉田文鏡不稍瞻徇即行參奏於爾大有裨益
爾當深感田文鏡而痛恨黃振國方得大臣公忠之

道若不如此則與年羹堯無異矣乃蔡珽不遵朕訓
固執私心自黃振國被参之後不但深恨田文鏡且
於朕前懷怨望之意李紱自廣西來京陛見在朕前
力為黃振國汪誠邵言綸稱冤且言田文鏡欲致死
黃振國以滅口隨經欽差審理並無影響今謝濟世
又特参田文鏡其中言黃振國汪誠邵言綸諸事一
一與李紱之言脗合益李紱原係蔡珽門下又曾受
其薦舉而黃振國則蔡珽保薦之人故私相固結如
此從前朕有明旨凡屬員被参負屈者俱令赴都察
院申訴使黃振國等果有冤抑亦只應赴都察院辯
理而乃暗中要結多人造作無影響之言此倡彼和

始則令李紱密陳於朕前今又令謝濟世顯参於章
奏公然結為大黨撓亂國政顛倒是非實係大光棍
今既事事敗露若不嚴加懲創則朋奸結黨之風不
能止息有害於世道人心不淺黃振國應照光棍例
立斬汪誠以借貸鹽商銀兩被参其處分不過
止於罷官並無累及身家性命之處乃汪誠各處營
求冀翻前案李紱謝濟世相繼為之辯雪此等鑽營
不法之徒斷不可不重加懲治應擬斬監候秋後處
決此二本著發還刑部等衙門另行具奏邵言綸比
附匪黨鼓動李紱謝濟世為之陳奏又如原任革職
唐縣知縣關陞以行賄被参乃不安分守法營求終

鎮寄信與隆科多稱揚其善以圖僥倖邵言綸關陞
均屬可惡著僉妻發邊衛充軍凡地方督撫大吏所
管屬員不下數百人一時訪聞不確参劾之間或有
屈抑亦事之所不能免被参者惟有安於義命靜候
朝廷定奪乃為臣子之道豈有結黨橫行造言生事
蠱惑大臣科道官員傾陷其上司以快其報復之理
況田文鏡之所参黃振國汪誠邵言綸等各案經欽
差審明本無屈抑而伊等輒敢肆無忌憚若此朕若
不秉公執法以儆刁風則天下督撫尚可為乎即如
江西道員孫蘭苾因事解任之後私致書與查嗣庭
辯白其枉將來審明之時若孫蘭苾無過則已倘有

過而向人强訴必重治其罪謝濟世奏稱若將田文
鏡治罪則中州士庶罔不歡欣百爾臣工咸知儆戒
今朕特將黃振國汪誠治罪以快中州士庶之心以
為百爾臣工之戒

又工部議奏弘號廠存貯木植交與該總督及道
員等分賠奉
上諭本內議將弘號廠存貯木植著落地方官員賠還
又議稱以大改小併堪作燒柴木植變價解部等語
此項木植既著落地方官員賠還應將現有木植或
給與地方官員或變價還項其不敷者再著落分賠
方合情理所議未詳著再議具奏

又浙江總督李衛查奏李維鈞家產奉
上諭李衛清查李維鈞家產不徇情面一一查出可嘉
但參奏李維鈞婢妾一節未免過刻不合大體此事
不必議覆若云請追誥命李維鈞既已蒞罪革職自
有定例何必特行參奏凡大臣審理公務只當就事
論事不必於事外苛索攻發人之陰私如蔡珽從前
奏稱曾於北直旅次竊聞見一對聯乃譏訕李維鈞
家門之事朕比時切責戒其勿言又年羹堯在朕前
力言隆科多之妾在家所為昨慶元之母與其妾又
向馬爾賽拉錫悉數其卑賤之行經馬爾賽拉錫奏
聞朕俱置之不問朕嘗見好發人之陰私者往往因

己身行事有愧於心故意摘人之過以掩己之短如
年羹堯素性貪婪故往往以貪婪之名加之於人朕
以忠厚之道教天下著將此訓諭李衛知之
初八日奉
上諭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所關甚大果能秉公持正
據實敷陳方合天下之公是公非而於朝廷政事有
所裨益昨日謝濟世參劾田文鏡貪贓壞法之事爾
等滿漢大小臣工今日俱在朕前朕特向加詢問爾
等若知田文鏡果有劣蹟謝濟世所參不謬可即出
班陳奏倘心知田文鏡居官貪婪此時不行陳奏而
退有後言則大有虧於臣節尚可以為人乎朕既歷

問再四而滿漢大小諸臣眾口同聲僉云田文鏡並
無貪婪之事謝濟世所參各款事事皆虛可見公道
在人難於掩蔽矣夫身為言官背公懷私朋比結黨
將造作並無實據之浮言轉相買囑慫慂糾彈以洩
私忿而報宿怨令無知狂悖之人愚昧指使借風聞
言事之名以酬報私恩小惠則顛倒是非擾亂國政
其有害於人心風俗者不淺我
聖祖仁皇帝神明天縱深知其弊屢頒
諭旨嚴加訓誡停止風聞言事蓋以人君圖治固貴於明
目達聰而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則訪聞不
確者尚不可採而況於徇私搆黨彼此傾陷此等風

習豈可長哉朕即位以來所用在廷大臣外省督撫
皆出於至公並無平素熟識之人惟年羹堯傅鼐係
藩邸舊屬而此二人罪惡敗露朕即按律置之於法
未嘗稍加寬貸至田文鏡者朕在藩邸時不但不識
其面並不知其姓名因雍正元年年羹堯來京陛見
時言山西年歲歉收皇上宜早為賑恤朕因降旨與
巡撫德音令其查奏及德音回奏稱山西去年收成
甚好道途亦無饑民實無可賑濟之處朕以德音身
為巡撫所言如此年羹堯之陳奏或有未確時因文
鏡適告祭華山回京復命將山西通省荒歉情形激
切敷陳備極周詳朕以田文鏡係告祭之員經過山

西地方閭閻疾苦非伊責任乃目擊民瘼直言無隱
深屬可嘉若非忠國愛民之人何能如此因遂令田
文鏡往山西任賑濟之事田文鏡到彼盡心竭力辦
理甚妥卽以田文鏡爲山西布政使令其與諾岷料
理山西一應未清案件二人秉公和衷將積年虧空
及地方宿弊剔除清理吏治整頓一新嗣因河南諸
事廢弛巡撫石文焯不能任怨任勞實心辦理故將
田文鏡調爲河南布政使令其協理旋以石文焯調
任陝西卽以田文鏡爲河南巡撫朕之所以擢用田
文鏡之原委如此此乃田文鏡在朕前營求諂媚
之事也及爲巡撫之後三年以來整飭河工堤岸堅

固河汛安瀾年歲豐稔紳衿畏法正己率屬地方寧
謐而每事秉公潔己謝絕私交實爲巡撫中之第一
李紱自廣西來京陛見時卽奏田文鏡叅劾黃振國
汪誠邵言綸甚爲寃抑張球居官聲名甚劣田文鏡
並不糾叅且言黃振國此時已爲田文鏡監斃滅口
又稱田文鏡操守雖好每年有皇上賞給養廉銀二
萬兩可以足用如臣在廣西時每年所用不過二千
余及李紱奏後將伊一年公費日用開單呈覽共有
一萬三千餘兩夫以廣西邊遠而巡撫一年所費如
此因文鏡爲河南巡撫則每年公費日用止於二萬
兩此外田文鏡並未收受分毫較李紱尚不可謂之

更廉潔乎未幾黃振國已從河南解赴來京依然無
恙朕不知李紱受何人意指而揑造此不稽之言敢
於盲昧陳奏也至田文鏡所叅黃振國各案皆係田
文鏡自行奏請特遣大臣前往審理朕因差侍郎海
壽史貽直到豫將各案重審皆已究訊明白定擬具
奏其張球一案田文鏡已經認過請罪部議亦於張
球諱盜案內已將田文鏡處分矣夫督撫統轄通省
地方甚廣屬員甚衆其居心辦事安能盡保其無過
田文鏡始而誤信張球爲可用旣而察知其不肖卽
深自愧悔據實叅奏亦可以解其從前誤用之愆若
必追究已往借端苛責則督撫大吏將何道而始能

免於指摘乎卽如朕之誤用年羹堯隆科多始見其
可用則委任之旣覺其奸回則法治之一皆本乎大
中至正之心準乎公是公非之理豈得加朕以誤用
匪人之名乎至汪誠邵言綸卽令田文鏡叅劾或有
未當亦屬偶然之事況汪誠邵言綸皆係庸劣不堪
之人田文鏡叅處並無寃抑乃謝濟世於九卿議覆
欽差所審各案進本之前一日特叅田文鏡貪贓壞
法各款其中所言黃振國張球邵言綸汪誠等事與
從前李紱自廣西來京陛見時所奏一一脗合朕思
封疆大臣能爲朝廷實心任事卽爲國之棟梁朕之
股肱若不爲保護而任人傾陷則朕何顏對天下封

彊大臣乎況從前特頒諭旨言天下巡撫中實心任事不避嫌怨爲國爲民者惟田文鏡李衛楊文乾三人今謝濟世聽人指使將田文鏡糾參與朕之明旨相悖且田文鏡並不可罰之權要亦斷不能加以貪汙之名而謝濟世爲此叅奏者其意不過欲使天下督撫皆因循苟且庸碌偷安邀衆人之虛譽保一巳之身家而不爲國家實心効力以快其黨錮之私心此種結黨營私排擠傾陷之惡習不可不嚴加懲治是以令內閣九卿等公同研究務得實情將謝濟世正法以爲言官不法之戒昨日有人密奏朕云看謝濟世乃邊遠無知愚蠢鹵莽亡命小人而敢以無

理之事妄陳者其中必有大奸大詐之輩暗中指使動以直言敢諫之美譽使激皇上之怒皇上必秉公執法置之重典令皇上有殺言官之名其心術甚爲狡猾皇上既洞悉其奸此時若行嚴究何情不得況案內必牽連多人而謝濟世斷不肯供出實在指使之人且使奸詐之徒反謂得計等語朕是其奏暫寬此一事今內閣九卿等審問謝濟世時將伊所奏田文鏡各欵逐一究訊謝濟世皆茫無憑據俯首無詞則其受人指使情弊顯然李紱前任廣西巡撫謝濟世係廣西人自供曾於本省晉接又於京師相見則平日二人原有往來未必不因李紱有私惠於彼而

欲借此酬報之也謝濟世既自命爲報効國家之人著革職令往阿爾泰軍前効力贖罪此案亦免深究如李紱蔡珽等設有暗中指使之事聞朕此諭不知可自知愧怍與否前朕曾降諭旨凡天下官員有被上司叅劾冤抑者許令赴都察院控訴若黃振國汪誠邵言綸關陖被叅倘由果有冤抑何不遵旨赴都察院辨理乃黃振國汪誠邵言綸賄結黨援搖脣鼓舌將本身所犯之罪巧爲掩飾布散浮言鑽營李紱密奏朕前今又指使謝濟世挺身陳奏關陖以行賄被劾乃不安本分囑託佟鎮寄信隆科多在朕前稱揚其善以圖僥倖在黃振國挾勢婪贓狂妄不法已

罹重罪而汪誠邵言綸關陖等處分不過罷官何至要結黨與請託權要必欲更翻前案報復私仇奸險至此實爲法所難容是以將黃振國汪誠置之重典邵言綸關陖俱令發遣邊衛充軍正如謝濟世奏內所云如此則中州士庶罔不歡欣而百爾臣工咸知儆戒矣如孫蘭苾互揭一事致書於查嗣庭求其辨雪將來審結之時如孫蘭苾果無干涉則已若己身有罪而向人強訴必將孫蘭苾從重治罪朕素性不嗜殺人但此奸惡之風不得不殺一以儆百實爲人心風俗計也半月以前朕面諭九卿翰詹科道戒以搆黨營私徇情請託言之可謂諄切矣乃今有無理

妄奏如謝濟世者與朕前旨顯爲悖謬可見此風一
時難於悛改而朕之所以姑寬謝濟世者益以不教
而殺實所不忍教而不久朕亦不忍即加誅也爾等
諸臣皆由科甲出身將來爲督撫爲學政果能公忠
體國朕必當加恩保護斷不使萋斐之人得以行其
傾陷之計倘懷私挾詐顛倒是非朕亦決不姑貸凡
此構黨排陷之風朕必加整頓者乃正所以爲爾等
諸臣之身家子孫保全久遠之計若諸臣果能遵朕
訓旨凡事秉公持正合乎公是公非則上下一心君
臣合德永享昇平之福豈不美歟諸臣當共勉之

又奉

上諭朕在藩邸時披閱經史之餘每觀釋氏內典實契
性宗之旨因時與禪僧相接惟性音深悟圓通能闡
微妙其人品見地超越諸僧之上朕於西山建大覺
寺爲其靜修之所及朕嗣登寶位凡體國經邦一應
庶務自有古帝王治世大法佛氏見性明心之學與
治道無涉且若以藩邸熟識僧人仍令主席京師天
下或以朕有好佛之心深有未可且有累於性音之
清行而性音亦力辭歸隱遂安禪於廬山隱居寺四
年於茲謹守清規謝絕塵境即本省大吏盡不知不
聞也今聞其圓寂朕心深爲軫恤著照玉林加恩之
例追贈國師并賜與謚號交內閣撰擬其語錄乃近
代僧人所罕能者著入經藏以彰其貞修翼善之功

初九日奉

上諭內大臣馬武抱病危篤勢將不起聞之深爲悽惻
馬武事我
皇考五十餘年朝夕侍奉不離左右恪恭謹愼事事能體
皇考之意從無一件煩勞
聖心之處每當盛暑嚴寒隨從勤勞伊並無幾微倦怠之
色朕幼齡時伊抱扶服事備極小心其情事宛然如
昨伊爲人雖未讀書不能辦理國家政事而侍從
皇考數十年如一日以子臣之情揆之其功較之宣力封
疆贊襄朝寧者似爲更大且生平胸懷坦白情性和

平至於操守一節不過交接之間不能一無所取而
任法貪婪懷私挾詐作威作福如阿靈阿拉錫之所
行伊則從無一事此衆朝所共知者朕追念
皇考凡係昔年侍從之人皆加恩容宥其同享遐年況馬
武乃年齒最高効力最久
聖眷最渥之人衆朝莫與倫比是以朕聞其病勢沉重悲
傷涕泣不能自已屢次降旨欲親身前往看視而諸
大臣合詞勸阻至再至三不得遂朕之願著莊親王
同四阿哥前往代朕看視朕尚望其痊可倘伊病果
不起著照伯爵賜與䘏典賞銀一千兩並給與世襲
阿達哈哈番以示朕優眷老臣之至意

又奉

上諭烏喇等處地方差使應行馳驛如差員自備鞍馬殊覺拮据伊等心有餘而力不足如何行走辦事嗣後凡此等一年差遣應予馳驛及一年之內如何令其不至拮据之處著該部議奏

初十日奉

上諭今歲江南地方秋雨稍多其江安所屬被水之州縣巳令該督撫轉飭有司確查賑恤務使小民得所但聞入冬以後時有陰雨積水未消春麥未能及時耕種恐交春米價漸昂而青黃不接之時更須預爲籌及况蘇松戶口繁多民間食米多取給於外販尤

當早爲留意查江安糧道有存貯還漕一項約計二萬八千餘石安慶廬州鳳陽淮安四府各有分貯留漕之項共計九萬餘石此米原爲地方備用而設但恐年月巳久未必實貯在倉應差京官一員前往確查並會同江南督撫作何分別留運平糶之法以濟民食但江南地廣人稠恐需米之處此數未必敷用必設法多貯方覺寬裕其應作何採買運送備用之處著九卿速議具奏

十二日

諭內閣九卿翰林科道等覽爾等所奏查嗣庭案內李元偉劉紹曾楊三炯私書囑託情節李元偉因沈元滄係查嗣庭同年求其轉懇查嗣庭致書囑託陳世倌楊三炯亦因係查嗣庭同年懇其囑託牛鈕可見爾等漢人於同年師生之誼黨比成風平日則交相固結有事則互相袒護夤緣請託背公徇私似此頹風不知起自何時竟至積錮日深相沿日甚不以爲可恥而視以爲當然以致顧恤私交罔知國法此等惡習實堪慨歎夫國家開科取士原欲得讀書明理之人秉公持正共相砥礪以端風俗以正人心所謂以同道爲朋於國家方有裨益今乃往來囑託彼此營求以朝廷取士之正途爲植黨徇私之弊藪適足以敗風俗而壞人心亦何取於科甲出身之人乎即

如趙申喬乃大臣中之有令名者其臨終時囑其子孫有門生二人某某從未謁見若來京不許其登門其子孫遵奉遺言此二門人至於愧悔無地此人人所共知者以趙申喬清正大臣尚不能免此陋習則其他可知矣然趙申喬究因此遂結私心生子趙鳳詔貪婪不法身受國憲未必非其徇私之報應也又如李紱保薦徐用錫稱其人品端方請帶往廣西以爲士子師範而年羹堯則參奏徐用錫人品不端若用此小人則君子必受其害等語後李紱又奏稱徐用錫爲君子以參奏者爲小人及朕詢問九卿公論僉云徐用錫實係憸邪小人不可錄用乃李紱仍偏

執已見終以年羹堯之黍奏爲小人並以九卿之衆
論爲不公又如陳世倌與陳世倕本屬兄弟同係科
甲出身乃彼此互詆陳世倌以陳世倕爲小人陳世
倕又以陳世倌爲小人究不知其果孰爲小人也可
見爾等漢人各挾偏私黨同伐異顛倒是非互相爭
執竟置公道於不問皆由同年師生之見膠結於中
以致若此也向時多有條陳請禁淫詞小說者不知
淫詞小說冐害風俗然小說中淫褻之詞其害尚小
至於師生同年之聯絡聲氣徇私滅公惑人聽聞之
邪說其害於世道人心者更大且爾漢人以師生之
情同於父子如果視門生爲子弟自當教以忠君爲

國立身行己之道今乃教以貪緣請託罔利營私父
兄之所以教訓其子弟者固當如是乎爾等由科甲
出身者動輒輕視別途之人夫人才何項蔑有古來
名臣碩輔不由科甲者甚多即皋夔稷契豈由科甲
乎乃今之科甲出身者不但詆排捐納之人以爲異
途即特舉之孝廉方正亦以其不由科目而譏誚其
不文豈知孝廉方正亦未嘗不譏誚科甲之人不孝
不廉耶甚且進士則輕舉人舉人則輕生監殊不思
進士果必勝於舉人舉人果必勝於生監乎即如江
浙之人詆山陝人爲愚蠢豈知山陝之人更詆江浙
之柔靡如婦人女子也可見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

轉相譏誚報復之理固如是也山陝之人當佩服江
浙之文江浙之人當推重山陝之武如此則文武並
濟各効所長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普天率土一
團和氣豈不美哉本朝立賢無方非若明代專用科
目一途若科目出身者徇私結黨互相排陷必至撓
亂國政肆行無忌朕爲紀綱法度風俗人心之計豈
肯容若輩朋比妄行必至盡斥棄科目而後已此皆
科目中之敗類有以致之即有議朕爲不重科目者
朕亦有所不恤若畏浮言之譏訕而不能果斷者此
庸主之所爲也只在朕秉公執正可對越
天地神明耳況喪心蔑義之人其是非豈有定準以

聖祖仁皇帝之聖德神功深仁厚澤普天率土浹髓淪肌
爲千古帝王所罕覯萬世臣民所感戴尚不免於查
嗣庭汪景祺之悖理逆天妄肆譏訕究之徒自取誅
戮何損於
聖德之高深乎朕即位以來凡整綱飭紀無不仰遵
皇考之良法美意以實心行實政如果有豐功偉烈大有
造於社稷蒼生垂之史冊萬世自有公論即有查嗣
庭汪景祺之輩心懷悖亂敢於詆誣者亦必自遭天
譴不能倖逃國法究於朕之聲名毫無所損設或朕
無功業可紀即有稱功頌德潤色浮詞朕方滋愧亦
復何益虛詐之行朕恥而不爲也國家用人之道首

重科甲朕於一長可取之人尚必錄用況科甲出身苦志讀書欲爲國家報効之人朕豈反置之不用乎且爾等鄉會中式文章知遇師生禮貌人情之常朕亦非概行禁止也但爾等當豁然如夢之醒洗心滌慮痛除積習以黨援爲戒以道義相規期無負於名教務共砥其公忠若爲同道之朋則益加勉勵若爲同利之朋則力加悛改庶人心正而風俗淳在爾等固永受科甲之恩榮而朝廷亦收得人之實效若執迷不悟仍蹈前愆不獨有玷科甲之名亦且斯文掃地矣爾等欲爲忠良之臣輔朕爲明聖之主惟爾等是望若爾等甘爲朋比小人朕亦無奈受薄待科目之名而已兩無益也爾諸臣其勉之戒之　又奉

上諭今日朕面加訓誨諄切周詳爾等諸臣共相敬聽惟姚三辰之詞色神氣不以朕言爲然伊乃浙人必係查嗣庭汪景祺之同類其胸懷甚不可信朕因浙江風俗頹壞不堪力加整頓務使痛改惡習浙省之人自應感朕恩德共知愧悔乃姚三辰心術不端全無儆懼之意著令其同謝濟世前往阿爾泰軍前効力使之習觀本朝兵制諳練邊遠地宜姑且免其革職朕觀人頗能洞悉隱微姚三辰居心行事衆人內自有知者亦必共服朕之明鑒也

十二日奉

上諭黃振國汪諴邵言綸關暉俱著提解來京俟伊等到時九卿等傳諭與此四人黃振國汪諴之罪不至斬決監候邵言綸關暉之罪亦不至邊衛充軍乃結黨朋謀鑽營李紱蔡珽爲之稱屈復造作浮言指使謝濟世參奏翻案欲以傾陷封疆大臣且李紱密奏田文鏡欲監斃黃振國以滅口不知田文鏡與黃振國有何深讐抑田文鏡有何短處爲黃振國操持而必欲致斃滅口耶朕爲世道人心關係不得不加以重典以儆戒將來是黃振國之死實死於李紱蔡珽謝濟世三人伊在九泉之下亦當痛恨此三人也朕恐伊等下愚不移至死執迷不悟故著九卿將朕此旨明白宣諭俟回奏後將黃振國正法汪諴著於刑部監候秋後處決邵言綸關暉各允發邊遠地方

十五日吏部議敘平定青海人員奉

上諭從前議敘平定青海功績朕俱詢問年羹堯分定等次朕意以爲年羹堯斷不忍欺故信之不疑皆准所請今只就宋可進賞給二等阿達哈哈番而黃喜林賞給二等阿達哈哈番觀之則從前議敘各官輕重失實不能公平顯然矣著將本內諸人議敘之處交與岳鍾琪秉公分別具奏到日議政大臣大學士等定議具奏

又雲貴總督鄂爾泰奏報勦撫狆苗地方寧謐奉

上諭仲苗自數百年以來兇悍不法擾害平民今鄂爾
泰石禮哈馬會伯率領弁兵前往勦撫成功甚速地
方俱已寧謐永無苗人騷擾之患甚屬可嘉著將鄂
爾泰等從優議敘在事官員兵丁俱著照軍功例議
敘如劉業浚當用兵之時退縮不前者著嚴察議奏
十六日吏部侍郎沈近思條奏整飭浙江風俗事
宜奉
上諭據沈近思奏稱浙江一省逆種雙生越水為之增
羞吳山盡皆蒙恥等語朕謂浙省有沈近思一人不
為習俗所染可稱上智不移賢足盡洗越水吳山之
羞恥矣其所條陳浙江風俗十欵事事切中情弊委

曲詳盡甚屬可嘉著發與李衛王國棟照伊所請嚴
行禁約
十七日奉
上諭前差學士何國宗等七人前往山東查看河道朕
俱給與驛站夫馬廩糧不使煩擾地方其遠道踏勘
不通驛遞之處則令該管州縣酌量應付該撫陳世
倌自應將如何供應並議定動用何項銀兩給與不
使累及官民方為妥協今據塞楞額奏稱歷城等二
十一州縣詳報供應欽差食物車馬等項用過銀兩
無項可抵除德州泗水恩縣高唐聊城五州縣情願
將用過銀一千五百九十九兩自行捐備不請開銷

外其餘州縣共用過銀七千二百六十餘兩應於何
項開銷詳請定奪等語何國宗等查看河道既已給
與驛站夫馬廩糧其餘遠道之處地方不遠所需日
用之費甚屬有限今覽塞楞額所奏各州縣應付將
及萬金之多此皆陳世倌徇情結納逢迎欽差之人
任其浮用濫支以博人之稱譽背旨諂媚甚屬無恥
行玷封疆之任前何國宗回京即在朕前奏稱山東
巡撫陳世倌甚好並奏及送伊等盤費各八百兩河
南巡撫田文鏡無所餽送其詞色之間似有以田文
鏡為不敬欽差之意因田文鏡無可指摘而何國宗
等亦俱露不足之色又如查嗣庭奉差江西丁士一

接待踰格孫蘭苾致書訴冤可見奉差之人在外借
端生事情節顯然山東供應欽差濫支之七千二百
餘兩並泗水等州縣自行捐備之一千五百餘兩俱
著於陳世倌名下賠補以警將來阿諛之風何國宗
等不惜地方物力負朕任使交部嚴察議奏
又浙江省在京大臣官員吏部侍郎沈近思等奏
謝整飭化導浙江風俗奉
上諭覽浙江大臣官員等謝恩奏摺若果出於至誠感
激愧悔交加儆戒勸勉則一二年間風俗可望其歸
於醇厚不負朕化導之苦心而爾等身家子孫亦永
受其福倘係粉飾虛文則此奏復何益也朕所不取

向來浙江風俗如此爾等諸人中豈無存心邪曲與
汪景祺查嗣庭相類者前二人罪案敗露之時朕若
一一究問訪察何情不得而朕不忍株連多人曲爲
保全爾等當知朕寬大之恩人人感激砥礪踴躍自
新朕觀浙江風俗讀書人多非强悍愚蠢聖教所不
及如苗猓番獞之可比祇因平時習染旣深而一念
偏邪埋沒本良致昧綱常大義若將此心檢束循理
而行則習俗頃刻變化收效甚速也自玆以往爾等
果能洗心滌慮遷善改過朕必知之倘陽奉陰違仍
沿故習亦難逃朕之洞鑒勉之愼之

雍正四年十二月 五

十八日奉
上諭謝賜履朕向來原不知其人伊初到山東巡撫任
時大臣中數人曾在朕前奏稱謝賜履操守好而才
具平常彼時因魏廷珍陞授湖南巡撫所有兩淮巡
鹽御史員缺甚屬緊要朕遂將謝賜履補授并授爲
副都御史是時山東有貪劣知府陶錦李元龍等數
人經朕訪聞確實諭令黃炳糾參並不由於謝賜履
之陳奏也而謝賜履自居參奏劣員之功山東之人
亦皆歸功於謝賜履則謝賜履之欺世盜名可知矣
及伊到兩淮後雖無貪婪之名然一事不曾整頓至
於湖廣鹽價一事與楊宗仁爭執伊所辦理亦甚不
妥及調補兩浙巡鹽而伊因循怠忽以致私鹽充斥
鹽梟橫行全不能盡心經理俟朕降旨而後稽查使
人歸怨於朕而年羹堯到浙時伊親身昏夜遠接備
極恭敬則其工於諂媚逢迎又可知矣今年夏間陛
見來京以衰老求退朕觀其言動知其爲詐僞之小
人卽伊自稱衰邁不能供職此語亦非實情不過託
詞試探朕意朕料其不能爲國家出力故允從其請
今伊胞姪謝濟世聽人指使顚倒是非擾亂國政此
必係謝賜履心懷怨望平時不以正道敎訓子弟以
致伊姪背公蔑理狂肆妄行干犯法紀著行文本籍
令謝賜履卽速赴京爾等將謝濟世案內情由向伊
一一詢問具奏

雍正四年十二月 [illegible]

十九日奉
上諭從來國家外戚以恭順謙謹爲尚不可驕縱妄行
舅舅佟國綱素性乖謬昔爲都統時每薦舉人員無
論其人之優劣必强求
聖祖仁皇帝擢用如不俞允卽有怫然之意
聖祖仁皇帝將綠頭籤擲之於地伊猶然無恐懼之色且
奏云寧將我都統革去臣所薦無私斷不可不用如
此行謂無禮
聖祖每曲賜包容未嘗加之以罪仍置之大臣之列以保
全之伊不特不感
聖祖高厚之恩而且時懷觖望後往烏蘭布通出兵時

聖祖知其識劣不可大任一切緊要事務俱不令干預但
令管轄火器營伊心生怨懟及臨陣時伊獨穿出色
甲冑單騎馳出鹿角之外以致中鎗身死蓋其平日
蓄志忿戾故特有意輕生以負國體然
聖祖念其既已陣亡仍優加䘏典
聖祖之恩禮外戚始終不替可謂至厚且渥矣其子孫應
倍加感激而諸子皆不然其剛愎無禮大與其父相
同及朕即位之後念其爲
太后戚屬且仰體
聖祖推恩至意於佟國綱之祖父特加䘏典賜以崇階錫
之美謚又勅該部爲之修墓建祠頒賜御書匾額對

聯以光祠宇恩施稠叠寵榮備至乃鄂倫岱法海等
並不知感戴朕恩反以爲此等異數皆因朕優待隆
科多所致其負恩悖義一至於此尚得謂之有人心
者乎如法海乃佟國綱微賤侍婢所生自幼父不以
爲子兄不以爲弟及讀書長成憑藉外戚之勢濫得
科名遂益肆狂縱不知檢束至法海之兄鄂倫岱不
孝於父通國皆知法海之生母沒後鄂倫岱不容其
藁入祖墓彼此遂成仇敵其父子兄弟之間情誼乖
離大率如此法海本屬無能之人
聖祖因伊係舅舅之子且念伊父陣亡故由翰林洊擢廣
東巡撫其在廣東操守雖好然行事乖張於地方吏

治盜案全然不能辦理且進呈奏摺俱係敝紙惡墨
聖祖怒其不敬將其進摺家人痛加責治而法海毫無
畏懼狂悖自如
聖祖恐其貽悞封疆將法海革職令在軍前効力伊至西
寧遂與允禵私相交結允禵爲大將軍時種種貪縱
不法之事法海並不勸阻及朕即位後令允禵來京
法海乃軍前効力廢員未奉朕旨即潛至京師彼時
適値年羹堯來京陛見奏稱法海已經到此且薦其
可以任用朕因命爲江南學院法海蒞任後頗有聲
名朕意欲擢爲浙江巡撫年羹堯復奏法海止可爲
學院不可爲巡撫朕思法海既堪爲學院之任則亦

可以用爲巡撫遂將伊補授浙江巡撫不意法海一
至浙江而狂妄暴戾之性依然不改慢罵司道肆無
忌憚嗣據佟吉圖奏稱法海向司道前極口贊揚年
羹堯爲天下第一豪傑此外之人無一可用其所言
之狂悖如此臣實不願爲伊屬員等語其所以稱贊
年羹堯不過欲要結年羹堯之歡心爲之援助其卑
汚鄙賤無恥喪心於此可見日下杭州將軍鄂彌達
在京陛見亦奏法海前爲浙江巡撫行止乖繆不堪
之甚是法海之不能勝任巡撫人所共知朕前此將
伊調回授以部院事務猶冀其時聆訓旨或能悔過
効力朕之加恩於法海不爲不厚矣法海前自西寧

進京時曾奏允禵向伊云我與皇上已成讐隙朕思向在藩邸與允禵並無嫌隙何事成仇揆之於理允禵必無此言此特法海前與允禵交好故揑造此語以見朕若處分允禵即爲報復仇怨無非深爲允禵預留地步巧圖營護之意今遣人訊問允禵允禵回奏我今身犯重罪蒙皇上不加鈇鉞實感寬宥凡是我所言者無不承認但法海此言全無影響伊現今在京我情願與之質對據此則法海之居心奸險罪惡顯然且伊與鄂倫岱兄弟之間原如仇敵又欲借此以掩飾其骨肉相殘之醜至鄂倫岱結黨悖逆擾亂國政朕將鄂倫岱正法並未株連法海而法海與

鄂倫岱平昔本如仇敵乃鄂倫岱被誅之後伊轉聲露怨望之色此其大詐大奸尚有人臣事君之體乎朕近命法海往西寧撤取塞思黑之家口伊竟不請訓旨冒昧前往前月二十一日塞思黑之家口一到保定伊便欲獨自進京其一同差往之太監王自立郭進玉向伊云我等同辦此事今到保定尚未奉旨怨留我等在此大人獨自進京我等甚是害怕伊對王自立郭進玉云我總是有罪之人此番進京皇上必將我拏問交部彼時必定另差人來料理等語伊遂於二十六日自保定起身前來奏聞朕諭以前次既不請訓旨今又何必瀆奏伊竟不候旨公然自往

保定將塞思黑家口帶領來京並交內務府收管似此悖亂妄行目無國法斷難寬恕將法海革職拏交刑部著順承郡王錫保領侍衛內大臣各部院滿大臣等一一審明具奏

又

諭九卿官員軍民人等制錢乃日用之所必需務使充足流通始便民間之用國家開局年年鼓鑄而京師錢文不見加增外省地方亦未流布是必有銷燬制錢製造器皿以致錢文短少錢價日昂其中情弊顯然朕念切民生屢降諭旨而錢價仍未平減是以禁用黃銅器皿凡民間所有俱給價令其交官以資鼓

鑄此朕悉心籌畫至再至三專爲民間資生便用起見並非朕有需用銅斤之處而廣收民間之銅器於內府也似此有益於民間之事爾等當即踴躍急公欣然交納使錢文贏餘日用贍足尚可待於上官稽查催迫耶況銅器交官皆如數領受價值又何樂而不爲耶且民間器皿非必定需黃銅製造其在有力之家則白銅紅銅皆非難得之物而無力之家如木盆磁器價廉了省亦未嘗不適於用非若錢文爲人人所萬不可缺者朕爲爾等日用之計如此籌畫爾等自爲日用之計更當鼓舞奉行何必遷延觀望命公私俱無所稗益乎與其藏匿於家將來限滿三年

犯禁獲罪何如彼此相勸早為交納既得償值而又
受錢價減省之利益乎朕憫爾等愚昧無知再頒此
旨通行曉諭其咸體朕意

二十日

諭刑部劉天柱所犯止於杖責並非死罪重犯何以至
於監斃在獄著該部查明具奏從來監斃人犯多由
獄官疏忽一任禁卒凌逼所致若使本犯有應死之
罪又當別論其軍流以下輕罪之人瘐斃在獄甚屬
可憫其在獄患病者應否保釋調治再督撫題報監
斃人犯本內務將本犯情罪並病故緣由如何聲明
不令朦混之處著九卿議奏

二十一日

諭戶部江南地方今歲秋冬雨水稍多低窪之處未免
減收目前米價雖平恐明歲青黃不接之時價值不
免昂貴朕心軫念預為籌畫已特遣專官將從前截
留漕米一一清查會同該督撫商酌以濟地方之用
又令該督撫動用正項錢糧委員於鄰省採買米穀
以備積貯平糶之需朕思蘇松常鎮四府地廣人稠
需米甚多而四府所屬漕兌共一百四十餘萬石居
七省漕糧三分之一今州縣既有被水之區恐小民
輸納匪易著將成災五分以上之地畝應出漕米緩
徵一半約計將及二十萬石俾閭閻既寬正額之輸
將而地方又有多餘之米粟則編戶窮黎當不慮其
乏食矣其緩徵一半漕米著於雍正五年秋收後帶
徵完納其不成災之地畝仍照額徵之數准其紅白
兼收著將此速諭該督撫遵行

二十二日奉

上諭年來冬月封印之後政務畧有餘閒朕手書福字
賜內外大臣諸臣奏謝皆稱受朕賜福之恩此世俗
之言非正理也朕何能以福賜諸臣哉不但朕也即
上天亦豈能以福私與一人哉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
天道福善禍淫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詩曰自求
多福古聖人之垂訓深切著明如此從來善惡之報

如影隨形福緣善慶視乎其人之自取他人不能助
纖毫之力也且所謂福者不在乎富貴貧賤之間富
貴人有富貴之福貧賤人亦有貧賤之福有時貧賤
之人循理守分無患無憂其心志安舒四體暢適轉
在富貴人之上是人人各有其福也朕之每年頒賜
福字者蓋欲諸臣觸目警心時時存可以獲福之心
行可以獲福之事如詩人之所言自求多福則諸福
集於其身矣諸臣又皆曰賴朕之福此言亦屬非是
蓋必諸臣皆有福朕方有福是朕實賴諸臣之福也
又必天下百姓皆有福然後為吾君臣之福是君與
臣皆賴百姓之福也願與諸臣共勉修福之道可耳

二十三日奉

上諭戶部尚書蔣廷錫在內廷侍從二十餘年恪慎勤勞實心効力朕御極以來凡交與部院事務皆能悉心辦理明晰妥協簡任農曹尤爲稱職素性篤於孝道其母身享高年蔣廷錫朝夕承歡奉養唯謹朕優眷大臣推恩及於其母時加存問賜賚載頒今聞其母奄逝深爲軫惻特遣大臣前往賜奠茶酒加恩諭祭一次並賜銀一千兩爲殯殮之費以示朕教孝勸忠之至意

二十四日

諭戶部尚書蔣廷錫爾母壽登八十一歲生前受兩朝

恩賚歿後朕又加恩禮爾母可謂全福矣爾當仰體朕意勿過於悲傷愛養精神爲朝廷効力爾母之心亦必大慰

又直隸總督李紱保題景州知州王安仁奉

上諭據李紱奏稱景州知州王安仁到任以來捕絕蝗蝻實心出力等語倘直隸地方果有蝗蝻李紱理應奏報如何隱匿至今於保題王安仁本內始行發明況王安仁於今年五月內到任今年直隸地方雨水調勻並未聞有蝗蝻萌動今將此稿問直隸在京大小官員俱稱景州地方不聞有蝗蝻他處亦不聞有蝗蝻等語李紱所奏王安仁捕絕蝗蝻係何月何日之事著李紱明白回奏

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署江南總督范時繹奏稱本年八月間接准工部咨文令江南製造戰船所用旗幟軍械砲火等項比即委員照式製造齊備茲於十月內又接工部咨文令江南停其製造但此項軍械既已照式備齊不敢藏貯於外仍應送赴天津等語戰船軍械關係緊要應在何處製造工部自當悉心酌定然後行文外省何以既令製造於前又令停造於後前後互異使外省莫知適從甚屬不合著將工部堂司官交部察議具奏軍械器物部中尚未製造而江南俱已製就

著於來春酌量時候運送天津其福建浙江所製器械亦照江南運送之例一體遵行

二十六日奉

上諭朕即位以來視滿漢臣工均爲一體時時訓誨以君臣之間務敦元首股肱一體聯屬之實心而不在於儀文度數之末至於上之賜賚於下下之進獻於上不過藉微物以表誠意之交孚若誠意不孚而徒事虛文則大非君臣一體之道也朕三年以來素服齋居從未令進獻至上年八月二年之期已滿十月爲朕萬壽節在廷諸臣有進獻書籍筆墨文玩之事朕以諸臣之意出於誠懇若一概拒卻恐無以聯上

下之情而成泰交之誼故其物雖極輕微鄙陋朕亦
鑒其悃悃而收納一二件此朕優待臣工曲體下情
之深恩並非以其進獻之物可適於內廷之用而收
納也已旋命停止羣臣之進獻矣朕之視爾諸臣實
不啻家人骨肉是以偶有食用之物朕亦不論物之
輕重遇便即行頒賜如論語所記賜食賜腥古人早
已行之朕實出於一片待下之誠心若云以此鼓勵
望其報効則誠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犬馬矣朕豈
忍爲之乎向來年節之時
聖祖仁皇帝以口外所進鹿豕雉兎之類頒賜諸王外其
餘止及於漢大學士及內廷供奉之翰林則其優待

雍正四年十二月　二四

漢人者如此朕踵而行之徧及於在廷大臣無非家
人父子歲時伏臘歡欣浹洽之意不在微物也乃查
嗣庭私編日記譏訕朝政而於賞賜進獻之物則以
無爲有以少爲多將來散布流傳必致生人議論即
如楊名時李紱何世璂甘汝來等所進之物奏單現
在而李紱甘汝來又因不收再三奏懇爾等觀其所
獻俱堪一笑此亦非伊等今日所進偶涉菲薄乃向
日之例大率皆然我
聖祖仁皇帝六十年來諸臣進獻之物不過如此天下人
所共知者而蒙
聖祖寬大包涵之度鑒其微忱不遺葑菲所收率多筆墨

箋紙書冊之類恩誼可謂至矣假若有悖逆狂妄如
查嗣庭之誣妄記載者六十餘年之久又不知如何
訛言也不幾以
聖祖恤下之弘仁而反啓僉壬之訾議乎朕御極以來事
事率由舊章祇因查嗣庭之妄行訕謗朕心深爲畏
懼是以有禁止漢官進獻之旨即年節賞賜之事朕
意亦在躊躇益恐照舊行之或啓無知小人之議論
若將進獻賞賚概行停止又將謂朕之待下過於嚴
峻無以聯上下之情而不合於
聖祖之政人情叵測衆口難調此雖細微之事中有關係
朕亦不得不加詳慎著將甘汝來奏摺並李紱等進

雍正四年十二月　二五

獻奏單發與漢大學士九卿閱看議奏　漢大學士
九卿等援據舊典合詞奏懇仍照舊例又奉
上諭此朕慎重之意惟恐以濫賞啓人議論又恐因進
獻開諂媚之端故令漢大臣等會議具奏今覽所奏
援引舊典情詞懇切著照所請行至於諸臣進獻之
事外任大臣自古有貢獻方物之理今仍准其進獻
但所進之物必令廷臣共知之朕酌量收納亦必令
廷臣共知之在內諸大臣原無方物可獻若以慶賀
令節之期視爲成例相率進獻朕概不收納朕前所
降諭旨甚明仍著遵行
二十七日

諭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內府佐領官兵國用莫要於制
錢制錢充足價值日平始於衆人生計有益今錢局
每年鼓鑄並未流通于外省理應制錢加多價值日
平乃制錢不但不加多而舊時制錢漸少錢價反覺
昂貴皆因不肖之徒希圖利息銷燬制錢製造黃銅
器皿之所致也朕洞悉此等情弊爰降諭旨禁用黃
銅器皿令給官價收納此特為衆人生計周詳籌畫
使錢文充足有益於衆人之日用並非朕有需用黃
銅之處收衆人黃銅器皿於內府也聞有雖經該管
人員屢行催促不肯即交納者又有遷移隱匿者夫
收交銅觔照常給與官價並非徒交不得價值衆人

自應欣然踴躍各將家中所有黃銅器皿速行交出
何至使該管人員稽查催促耶且衆人家中何必定
用黃銅器皿其有力之家白銅紅銅鉛錫俱屬可用
至中人之家磁器木器未嘗不適於用而所需價值
又復廉省衆人將黃銅器皿交納既可照常得價而
制錢漸漸加多充滿足用於衆人生計亦大有裨益
今與其隱匿家中至三年限滿發覺之日自干罪戾
何如及早交納以得官價乎朕矜恤衆人愚昧無知
妄自取罪故復行降旨曉諭再滿洲本性原以淳樸
儉約為尚今漸染漢人習俗互相倣傚以致諸凡用
度皆涉侈靡不識撙節之道罔顧生計因酌定品次

禁止服色勒限一年令其各按品次服用降有諭旨
甚是明悉此特軫念八旗滿洲官兵如同保赤關係
尤切故曲為籌畫定其品次以禁服色欲令日用充
足非無故而禁止也或有無知之徒猥稱民人奴僕
且並不禁止聽其任意服用何以禁止我輩等語又
不識朕矜恤之意於禁止限內製作新衣並稱是禁
前所製若儘教如此製用則終無底止時矣夫民人
奴僕有何關係安得與官兵比並即使伊等衣服華
美豈遂較官兵榮顯乎須知並非為官兵等不及若
輩是有是禁亦為官兵等之生計而禁止耳人之尊
榮不在衣服惟在各人行止蓋富足之人少而家本

貧乏互相倣傚之人多既已貧乏而又勉强倣傚則
生計愈窘矣衆人與其如此拮据於衣服豈若安守
本分砥礪於學藝品行果能奮發黽勉得歷官階以
至大僚自然得服用矣凡官員兵丁所恃以為生者
惟在俸餉且各有應當之差若因製一衣服即耗費
數月之錢糧其日用尚能饒裕乎夫儉約為持家根
本不能節省於衣物等項焉能有益於生理若能謹
遵朕之諭旨儉約自持不事奢靡濫用至此戶漸臻
充盈之時方感戴朕教養之深恩矣著交與各該管
處再行曉諭務使咸知朕心各求儉約以副朕矜恤
優待旗人之至意

二十九日

諭理藩院向來四十八旗王台吉派爲兩班來往京師本家即有要務或身抱疾痾亦必前來交春始回本地明歲冬季又復該班日期既近冬寒往返勞苦深可軫念伊等內有願請朕安者當於年青時照常前來其年例應分爲三班二年一次俾伊等得以休息爾等議奏

又吏部議准兩江總督范時繹請將江南沿海州縣各缺於記名人員內揀補奏

上諭范時繹奏稱江南沿海州縣及直隸州缺請朕於記名人員內補授部議引直隸總督李紱之例准范時繹所請令其於一年之後方行保題等語直隸地方與京師甚近是以朕允李紱之請暫寬一年之期若因范時繹到任未久屬員難以保題准照李紱之例則凡新任督撫皆可援此例以卸保題之責矣且朕意委令督撫保題者蓋其人係督撫所保倘將來於地方不甚相宜該督撫便於奏請更換若經朕揀選命往恐督撫等不無瞻顧之處該部所議不合著再議具奏

又河道總督齊蘇勒奏報朱家口決口合龍奏

上諭齊蘇勒自簡任河道總督以來謹慎勤勞操守廉介實心供職潔己奉公上年朱家口河水潰決齊蘇

勒遵朕諭旨督率河員加意堵築今據奏報於十一月十三日決口合龍朕心深爲慰悅具見悉心任事經理有方使泛濫河流有安瀾之慶甚屬可嘉齊蘇勒著加太子太傅以獎勞績

雍正五年正月
上諭二十四道
初一日
諭理藩院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念
皇考六十餘年寵錫優待養育之大德深恩凡事誠心為
我
皇考宣力報効及朕即位以來衆蒙古等仍如我
皇考之時一心誠敬宣力報効從前我
皇考以蒙古等居心誠恪忠直降
旨嘉獎之處甚多此可見
皇考之睿鑒一毫不爽今兩年以來凡齊集行禮之處朕

甚嘉悅優待雖事關國家大禮理所當然但衆蒙古
誠心事朕仍如我
皇考之時其傾心感恩之意發於容貌辭色之間朕心甚
為嘉悅將此傳諭蒙古王等知之
初六日諸王大臣以黃河澄清為
聖主上瑞奏請
陞殿受賀奉
上諭覽諸王大臣等所奏以黃河澄清公請陞殿行慶
賀禮朕思
上天之錫福降災即如人君之賞罰也若
上天嘉佑示以休徵而承之者驕矜縱肆怠惰前修則將

轉福為災矣若
上天譴責示以咎徵而承之者戒慎恐懼省改前愆則將
化災為福矣天人感應捷於影響視其人之自取而
天心仁愛雷霆雨露均屬成就之恩一如君臣上下之間
用賞用罰無非曲成之使其遷善改過也朕事
皇考四十餘年當時凡遇
聖諭訓責嘉獎恩寵此心皆以恐懼儆惕處之一念愚誠
深蒙
皇考垂鑒御極以後事
天之心即當日事
皇考之心也乃數年之中休徵疊見難以悉數稽諸史冊

咸稱福慶而朕受寵若驚不以為喜實以為懼蓋恐
前此之受貺無因而後此不能仰副也惟有君臣益
加勉勵一德一心恭承
天眷昔
皇考臨御初年偶有一二災祲之事此特兆三逆之變亂
由於氣數使然而
皇考朝乾夕惕誠敬交孚是以感格
上蒼錫以多福四海寧謐曆數綿長此天道彰明較著者
也朕即位以來敷政宣猷豈足當
上天嘉貺惟有孝敬思慕
皇考之心實為誠切或者仰邀

皇考昭察代籲
昊天默祈福祐從前疊賜嘉祥今又有河清之瑞益許其
已往而勉其將來也朕祇承之下益深敬畏適勉不
逮若允行慶賀則沿襲頌美之虛文大非朕戒做之
素志矣既蒙
皇考錫以希有之瑞應告祭
景陵申朕感激惶悚之誠至於上年朱家口河水潰決朕
勅諭河臣悉心修築今於十二月十三日決口合龍
越三日即有河清之應具見
河神福國佑民功用顯著宜崇祀典以答神庥該部察
例具奏至所請陞殿受賀不必行

初七日
諭八旗護軍統領前鋒統領等前鋒校護軍校前鋒護
軍內有人材可用品行端方及勤謹誠實者上三旗
每旗揀選護軍二百名護軍校二十員下五旗每旗
揀選護軍一百五十名護軍校十五員兩翼每翼揀
選前鋒二百名前鋒校二十員著各該管參領前鋒
校護軍校等秉公據實呈明護軍統領前鋒統領如
護軍統領前鋒統領大臣等各有所知亦著公同秉
公揀選先定之旗分即行奏聞此次揀選勿論佐領
亦不可止論其弓馬
初八日川陝總督岳鍾琪奏報勦撫岣賊奉

上諭賊番金格等依恃險僻肆行不法以劫奪為生且
煽惑普雄一帶番苗負嵎抗拒為地方百姓之害其
來久矣當日岳昇龍年羹堯亦曾奏請用兵征勦皆
未擒獲渠魁使兇苗革心革面前歲因賊蠻阿底加
巴等搶奪不法遊擊蘇凱差遣兵丁追捕賊衆聞風
遠颺該弁將阿租之父姑姑踢打身死阿租遂與其
叔金格挾仇報怨黃夜聚衆劫擄鐵廠民人又將營
兵魏國臣綁去砍死以祭姑姑似此兇惡性成干犯
法紀斷難寬貸是以朕允地方督撫提鎮之請令建
昌總兵趙儒化林協副將張成隆等率領漢土官兵
前往相機勦撫岳鍾琪悉心經理調度有方趙儒張

成隆勇敢當先奉行得宜在事官兵當寒天冰雪之
時不避險阻奮勇効力直抵普雄地方今據岳鍾琪
奏報寨岣賊衆咸知畏威懷德悉就勦撫將賊首金
格阿租闊壽三人擒獲投獻等語渠魁既已伏辜其
餘黨再加詳悉料理安插則從此番地寧謐居民安
堵甚屬可嘉岳鍾琪著該部議敘在事官員兵丁俱
應加恩議敘賞賚著該部定議具奏
初十日
諭諸王大臣朕每逢祭祀天氣必和霽去年冬至祭
天正降瑞雪今日祭
太廟又有微雪可為豐稔之兆此皆

天心默佑朕躬故於祭祀之日示以休徵朕心不勝忻慰
然
天庥滋至人事益不可怠朕又不勝兢惕也爾諸臣共共
勉之

十二日

諭戶部聞江西倉儲虧空甚多現今正在清查向來倉穀舊例存七糶三原爲青黃不接之時用以接濟民食今裴律度因各州縣虧空竟將此爲那補遮掩之計若仍聽其存糶則盤查難於清楚著從雍正五年將糶三之例暫行停止俟各州縣倉穀查清之後奏
聞再行

十三日諸王大臣奏賀黃河澄清再請
陞殿行禮奉
上諭覽諸王大臣等奏稱河水澄清二千里期逾兩旬爲從來未有之瑞懇請陞殿慶賀朕嘗言天下至大庶務至繁斷非人主一身所能經理必賴內外臣工協力贊襄然後可以成一道同風之盛若上有凉德之主而下皆皋夔稷契之臣則工虞水火佐理有人政務亦不患其不舉若上有堯舜之主而下皆共工驩兜之輩則耳目股肱無所資藉政務亦必至於廢弛故人君之道以得人爲要而人臣之道以奉職爲先此一定之理也朕統臨萬方雖刻刻有勵精圖治之念然必賴內外臣工共矢公忠各殫才力然後有實政實效及於吏治民生方可以感
天和而錫繁祉不然則朕雖有勤政之念豈能事事躬親辦理之也今見數年之中荷蒙
上天
皇考默佑屢賜嘉祥茲又有河清之上瑞朕細推天人感應之理自非無因當由內外臣工能體朕宵衣旰食之懷洗滌奉陰違之習分猷効職有數端之善上合
昊天
皇考之心是以錫茲福慶以勵將來爾等試再思之人事甫修僅有數端之善卽邀

上天
皇考之嘉貺若此倘能益竭忠誠事事皆善則其獲福又當何如或由此而侈然自足怠惰前修則其獲譴又當何如可不慎乎可不懼乎況天道惡盈朕心方且因此益加戒懼所請慶賀典禮朕必不行朕念君臣之間實屬一體
上天
皇考旣垂訓於朕朕卽以此訓及諸臣
上天
皇考旣錫福於朕朕卽以此福及諸臣凡屬京官自大學士尚書以下主事以上內大臣都統前鋒統領護軍

統領步軍統領以下叅領以上凡屬外官自督撫以
下知將以上武官自將軍提鎮以下叅將以上俱著
加一級其王公等管理部院都統事務者應如何加
恩之處著宗人府議奏自玆以往內外臣工當益加
黽勉精白乃心和衷共濟矢勤矢慎秉公去私禀
天鑒之既遙念感應之不爽以至誠至敬仰承
上天
皇考之眷佑則受福孔多永永勿替矣勉之勉之

十四日奉
上諭太常寺無養廉之項
先農壇地租銀兩不必於修理

先農壇藉田支用著賞給太常寺為養廉再各處修理
壇廟事宜從前俱著工部修理嗣後如有應行修理之處
或令太常寺會同工部官員估計交與太常寺修理
或即交與太常寺估計具題修理其動用何處錢糧
應於何處奏銷之處大學士會同太常寺議奏

十五日奉
上諭向因年羹堯狂悖妄亂結黨肆行法難寬宥朕出
於不得已將伊治罪又恐其黨援固結不散若將年
羹堯諸子留在京師或彼此暗相比附又生事端深
屬未便故將伊等徙居邊遠之地曾有旨遇赦不赦
今見年羹堯正法之後伊平日同黨之人實皆悔過
解散已無一人比附之者并年羹堯之結黨為時尚
淺是以易於解散非如阿其那塞思黑蘇努阿靈阿
鄂倫岱等之黨固結甚深如膠如漆牢不可破也凡
屬匪黨若恃強不肯解散者朕立志必加誅戮斷不
寬宥以整飭綱紀除國家之大害此旨伊等自取朕
何容心伊等若肯實心悔過解散黨與朕即開恩寬
宥矣今年羹堯之黨既散而當日平定青海伊亦著
有功績著將伊子遠徙邊省者俱赦回交與年遐齡
管束以示朕格外恩宥之至意

十七日奉
上諭各省所貯倉穀原備歉年賑濟之用實百姓性命

所關地方官員虧空倉穀者較之虧空銀兩其罪更
為重大是以朕即位以來時刻以倉儲為念總為民
命起見也雍正元年特頒諭旨令各省州縣於三年
之內將所虧倉穀悉行買補務期足數違者重治其
罪嗣又屢頒諭旨諄諄申飭並諭各該督撫若所屬
地方有不能如期補足情由亦據實陳奏乃江西巡
撫裴徫度奏稱江西倉穀俱已補足並無虧缺且有
數人在朕前稱江西乃產米之鄉不必多貯穀石應
將江西現貯之穀酌量減數糶賣者今據邁柱摺奏
現在查出江西州縣倉穀虧空甚多是裴徫度所奏
顯屬徇隱欺罔而從前之奏稱江西穀石當發糶者

想皆受裴𢕟度之囑託欲借此以掩蓋江西倉穀之虧空耳又據邁柱奏稱現在清查倉糧請將存七糶三之例暫行停止庶免朦混等語據此則江西從前之存七糶三不過借百姓之名以爲掩飾官員虧空之計非眞有出陳易新之事也裴𢕟度身任封疆大臣爲百姓所倚賴而忍以百姓性命所關之物化爲子虛使屬官得其利百姓居其名有是理乎原任布政使張楷陳安策職司錢穀乃敢扶同欺隱以致倉儲虧缺若此從前裴𢕟度奏摺力薦張楷陳安策而張楷陳安策來京陛見亦極口稱贊裴𢕟度似此明係彼此徇情比附袒護屬員盜虛名而貽實患甚屬可惡陳安策著革職與張楷一同鎖解發往江西交與邁柱伊都立將虧空情由嚴加審訊裴𢕟度亦著革職與伊等質審務將虧空之項徹底明白清楚倘張楷陳安策裴𢕟度仍然欺隱含糊不得清結定將伊等在江西地方正法以爲私動倉儲輕視民命者之戒裴𢕟度張楷之居官因循茍且一味求悅於人故稱贊之者甚多卽如阿大夫之譽言日至也而其實則事事廢弛於察吏安民之道全無裨益若田文鏡之居官杜絕私情不肯取悅於衆故謗議之者甚多卽如卽墨大夫之毀言日至也而其實則事事整理於察吏安民之道大有裨益朕欲澄清吏治又安民生故於公私毀譽之間分別極其明晰曉諭不憚煩勞務期振數百年之頹風以端治化之本內外諸臣其共勉之

又

諭戶部據兩淮巡鹽御史噶爾泰奏稱乙巳綱商人呈稱感戴皇恩撫恤鹽豐課裕家足戶盈情愿公捐銀二十四萬兩以充公用以達微忱等語朕軫恤衆商是以減除浮費加添鹽斤種種施恩之處無非欲使衆商均沾利益資本饒裕並不計其感激報效也伊等上年公捐銀兩朕因其旣已捐出難於退還故令卽於本地建立鹽義倉以裕積貯備地方之用今伊

等又復公捐大非朕意但據噶爾泰所奏衆商情詞懇切著將此項銀兩令衆商各暫行存貯將來遇有公事動用之處再候

諭旨或將此項任伊等資生稍息亦從其便向後不必再捐又據噶爾泰奏稱衆商備伊公務銀八萬兩今一併交庫等語此係噶爾泰應得之項若有需用之處聽其自行支用伊若不接受任其退還衆商朕不收受聞得煎鹽竈戶皆居住濱海之地離城最遠一遇歉收之歲覓食維艱若遠赴鹽義倉領取米石恐窮民多往返之勞朕意應計地之遠近人之多寡酌立數倉於近竈之地積貯米穀以備貧苦竈戶一時緩急之用令誠實商人經管

其事若遇歉歲卽以此爲賑貸之資濟其困乏著將
爾泰悉心經理卽於乙巳綱商人公捐銀兩內酌量
動用若干以爲建倉積穀之費並遴選商人管理務
期實有裨益

又奉

上諭江西之民性情忠厚風俗淳良冠於他省且文風
亦好朕甚嘉之數年以來該省大吏朕皆擇安靜和
平者簡用之意欲使地方享無事之福也不料裴𠌯
度張楷陳安策等負朕簡用之恩徇庇屬員輕忽民
命將倉儲緊要之項悉聽官吏侵漁且借存七糶三
之例以爲遮飾虧空之計使民居其名而官飽其利

且使良善之民受貪劣官員之累忍心害理莫此爲
甚朕已遣清正大臣査出種種弊端又揀選州縣數
十員命往將虧空倉穀之員悉行更換俾得徹底澄
清方可以裕民食而除後患江西百姓須知朕愛養
民生之至意倘有不肖官員因虧空敗露而揑稱民
欠者爾百姓卽赴上司告理切勿爲其所愚使劣員
得以漏網無以懲戒將來倘新任州縣官員私徇情
面接受交代將虧空隱瞞經朕察出定將接受之員
正法伊都立素性和平故用爲江西巡撫但其爲人
軟弱好沽虛名朕知其不能清査倉穀之虧空故特
交與邁柱辦理若伊都立稍有掣肘沽名取悅於人
之處朕必重治其罪邁柱辦理此事秉公盡心甚屬
可嘉深得大臣之體著將此曉諭江西官民知之

又奉

上諭從前奉天將軍蘇努等深負
皇考委用之恩於任內之事漫不經心內懷狡詐貌爲好
人沽取虛名將朝廷法紀滿洲制度盡行廢棄侵蝕
庫帑虧空倉糧種種罪惡不可枚舉朕卽位以來雖
悉心竭力整飭修治於今五年尙毫無就緒頃據噶
爾弼奏稱盛京城內所有駐防兵丁六千名節年俱
各搬移城外或百里或五六十里居住等語駐防地
方之兵丁聽其散處僻遠有此理乎此事關係甚重

皆由蘇努肆意擾亂國政嵩祝唐保住甘爲蘇努犬
馬曲意效尤所以二十年來流弊一至於此伊等之
罪至爲深重盛京乃
太祖
太宗開基之地逼近
福陵
昭陵關係甚鉅著將蘇努家產交與嵩祝唐保住査明再
儘伊等所有貲財俱帶往盛京以爲兵丁搬移入城
之費如有應交與都統之處卽著交與都統令伊等
効力贖罪六千名兵丁縱不能盡行搬移但搬移二
三千名伊等之罪惡亦可少輕若不悉心効力定將

伊二人正法

又奉

上諭據傅敏憲德奏稱鄭任鑰在布政使任內時爲伊戚林西周代詳督撫得受販賣硝磺銀一千餘兩等語鄭任鑰在學政任內頗有清名爲巡撫時聞說於應得之項亦不收受鄭任鑰既能邀此虛名朕亦不必詳察其眞實今觀傅敏等所奏以硝磺違禁之物且湖廣地方苗猺雜處例禁更嚴而鄭任鑰身爲封疆大臣縱其私人犯禁取利是鄭任鑰之爲人於人所共知之處則强制不取以沽清廉之名而於人所不知之處則暗中巧取以遂其營私之實況干法漁

利至於如此不知清廉之官當如是否耶彼意在於名實兼收而不知其終歸敗露小人枉爲小人而已又如湖廣社倉一項楊宗仁殫心經理勸導百姓勉力公捐以裕積貯而鄭任鑰身爲巡撫徇庇屬員聽其侵漁置之不問以致民間辛苦蓄積之物皆化爲烏有但知取悅於屬員不顧民生之緩急尚得謂之愛養斯民者乎以上情由著鄭任鑰明白回奏

又湖廣總督傅敏等摺奏鄭任鑰違禁私賣硝磺

臣等受恩深重不敢徇隱奉

上諭所奏甚屬可嘉凡事皆當如此據實入告方可以振數百年之頹風若以此爲嚴刻以此爲攻發人之隱私而互相蒙隱則私弊何日得絶吏治何由能清至奏稱受恩深重不敢徇隱等語所見甚爲狹小凡屬臣工皆當存如是秉公之心行如是報國之事豈問受恩之輕重乎所參著該督撫嚴察議奏

十九日奉

上諭向來內外文武官員虧空甚多我

聖祖仁皇帝深知其弊屢降

諭旨諄諄戒飭祇以

聖心仁慈寬大不忍加誅冀其悛改乃伊等不知感激

天恩反至肆行無忌日積月累虧空之數愈多朕即位以來念此虧空之項關係國帑朕爲天下主豈能以國

家一定之經費任貪官污吏之侵漁令小人藐視國法可乎且聞貪婪之員平日侵蝕國帑而於被參之後則將所有貲財或藏匿於衙署或送歸於鄉里或分寄於宗族親黨之家及接任官查出虧空則故作貧窶之狀希冀遷延數年援家產盡絶之例以圖豁免此種伎倆朕知之甚悉而內外臣工條陳此事者亦甚多是以朕從衆所奏將被參虧空之員搜查其宦囊家產並及其寄放之處蓋不欲使貪污之輩盜國帑剝民膏以飽囊橐也此輩本有應死之罪但朕念弊端已久相習成風若遽然按律治罪則誅戮者衆幾於不教而殺此心有所不忍若仍任其溫飽朕

心又有所不甘故令其完補虧項而後全其性命此
朕仁育義正用中之大道而無知小人妄以為嚴刻
乃坐井窺天之輩亦無足論也朕意原欲暫行二三
年俟天下咸聞朕諭共知朕心之日若再有犯者則
按律治罪今已曉諭四年不得謂之不教而殺矣上
年已令九卿酌定條例向後倘有侵欺虧空之員則
按所定之例治罪有應正法者即照例正法其搜查
宦囊家產並追及於寄放宗族親黨之處應不必行
矣自此諭下之日俱著停止伊等若知朕化導保全
之恩盡洗從前侵蝕之弊實伊等之福亦朕之所深
望若仍執迷不悟顧貲財而不恤身命亦其自取不

足憫惻
二十日大學士富寧安等議奏賞給奉天等處將
軍養廉之項奉
上諭將軍乃邊境大臣一應動用之處甚多別省將軍
俱已量給養廉銀兩惟奉天黑龍江船廠三處將軍
並無養廉之項著將長蘆鹽課餘銀內動用六千兩
分給三處將軍朕思旗下大臣及有職掌之官員亦
宜量給養廉銀兩著動用兩浙鹽課餘銀一萬兩分
給兩翼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前鋒參領護軍參領前
鋒侍衛等再動用兩淮鹽課餘銀二萬四千兩分給
八旗都統以下至參領等

二十三日
諭吏部內外各官皆有職業不可一日曠缺屬在大員
尤為緊要外省督撫在任丁憂者已令聽候諭旨到
日方行離任嗣後三品以上京官聞訃之日其原任
內若無同掌辦事之人仍令本人辦理俟該部具本
開缺奉旨補用人員之後方行卸事其兼管別衙門
者亦一體遵行庶職任不致或曠
二十四日
諭火器營大臣火器營甚屬緊要馬上教習熟練尤為
有益凡屬滿洲以騎射為根本不可專習鳥鎗而廢
棄騎射兵丁在馬上射箭放鎗著加意熟習再兵丁

內有自己養馬學習鳥鎗技藝及勤謹効力當差者
爾等即當獎勉以優等記名其或行走不及者當誘
掖勸勉教訓兵丁須如教訓自己子弟不可遽加
呵責若有下愚不移之人或經再三教訓終不悛改
仍然行止妄亂者豈可留之京師爾等當即行奏聞
發遣爾等凡遇齊集訓練之處將朕諭旨須諄諄勸
誘明白曉諭官兵
又奉
上諭蔡珽向在四川巡撫任內官聲甚厚伊年來作威
作福衆人趨奉即據伊所奏收受餽送之物已經不
少如李紱蔡爾圖之親密朋友亦甚多自然幫助伊

祖墳在永平府曰今永平城垣應加修理著蔡珽卽
於城工効力伊不必親身監督令其子弟家人代辦
伊若有往來關看之處奏聞前往

又奏

上諭上年臘月內據蘇州巡撫陳時夏摺奏所有蘇松
撥運福建米十萬石部文行令易穀二十萬石運往
但運穀脚價繁多若將米石運往可省脚價一半且
今年蘇松等處州縣有數處被水微覺歉收閩省收
成豐稔此米原備積貯之用尚非急需等語朕因蘇
松等處被水歉收又聞閩省秋成豐熟是以批陳時
夏奏摺云用米運閩准爾所奏爾可就近酌量若蘇

松等處米石果少卽將運閩之米題請暫停運送亦
可朕此批示總因地方各有緩急當因時制宜不可
執一而論也今據福建總督高其倬奏稱閩省現在
需米平糶此時風水順利正好運送今江南將米陸
續發往若遲至南風時候便難行走等語該督既稱
閩省需米平糶著將江南米石卽速陸續運往不必
拘定一齊發行務趁風水順利之時將所撥之米運
到以濟閩省之用

二十七日內閣九卿等議奏江南合肥縣參革知
縣馬倬江西宜黃縣參革知縣胡虞繼賫緣請託
妄遞供單照越訴律治罪奉

上諭馬倬胡虞繼俱係査嗣庭門生賫緣請託妄遞供
單情由可惡今但照越訴律治罪不足爲冀比營求
者示戒況伊等本省俱有審理未結之案馬倬胡虞
繼理應靜聽審結若果有冤抑亦應遵旨向都察院
具呈申訴乃於査嗣庭經過之時藉師生情分希圖
囑託鑽營非尋常通候書信可比此等惡習斷不可
長今馬倬胡虞繼既有應發往江南江西質審之案
著將馬倬胡虞繼鎖拏解往俟伊等案件審結之日
解送來京另議奏聞

二十八日奉

上諭地方水利關係民生最爲緊要如江南戶口繁庶

宜更加修濬時其蓄洩以防旱潦向來屢有條奏之
人但未經本省督撫奏請朕意亦久欲興修以資農
務因海塘工程正在營治且水利事關重大必得實
心辦事之人方有裨益卽如目今畿輔水利賴有忠
誠任事之怡親王始可與此大工不然則亦未敢輕
易進行也我
皇考念切民依周知稼穡因康熙四十六年巡省江浙所
至必細驗水土燥濕高下之宜詳考五穀種植之性
躬親講求將附近太湖及通江湖之處條分縷析
特頒諭旨令江浙督撫於蘇松常鎮杭嘉湖地方疏濬河
港以資灌溉修建閘座以便啓閉皆動用公帑錢糧

不使絲毫出於民力恩至渥也乃當時督撫諸臣不
能實心仰體惟以虛文奉行糜費帑金二十餘萬大
都飽於官吏之侵漁而無實效深可痛恨朕卽位以
來事事仰繼
皇考之詒謀永圖民生之遠計本欲俟直隸水利興修之
後令怡親王前往江浙地方相度情形商酌興修之
舉今巡撫陳時夏特行奏請且稱費用不過十餘萬
兩卽可成功據陳時夏陳奏應是地方不可遲緩之
事副都統李淑德昔任江南松江府同知諳悉水利
事宜曾經條奏頗爲明晰原任山東巡撫陳世倌年
力精壯現在閒居著李淑德陳世倌會同巡撫陳時

夏總河齊蘇勒總督孔毓珣悉心踏勘詳加酌議倘
河工緊要齊蘇勒不能親身前往卽行文知會商酌
定議具奏凡建立閘座疏濬河流務期盡除淤塞以
杜泛溢之虞廣蓄水泉以收灌溉之益其一應公費
俱動用庫帑支給一切工程交與李淑德陳世倌監
督辦理並諭吏部將現任部屬及候選部屬府州縣
人員內有具呈願往効力者挑選十餘人帶往江南
不必令出貲財惟令辦理事務交李淑德陳世倌二
人酌量委用

二十九日奉

上諭太常寺卿鄒汝魯進河清頌內有舊染維新風移
俗易之語朕御極以來用人行政事事效法
皇考凡朕所行政務皆
皇考已行之舊章所頒諭旨皆
皇考已頒之寶訓初未嘗少有所增損更張也朕已屢行
曉諭中外大小臣工無不知之今鄒汝魯所云舊染
維新風移俗易不知其出自何心亦不知其有何所
指且所移者何風所易者何俗舊染者何事維新者
何政按尚書曰舊染污俗咸與維新此處豈可引用
耶鄒汝魯前在奉天府尹任內並不實心供職諸事
怠忽聲名亦甚平常來京陛見條奏數事皆屬荒唐
不可行之事朕轉用爲太常寺卿朕見伊言動舉止

知非端方之人又因伊弟縱容家人生事被參革職
伊心懷怨望形於顏色今茲河清之瑞朕並未令臣
工進獻詩文鄒汝魯若不善文詞原可不必陳獻乃
於所進冊頁內出此悖謬之語顯係譏訕甚屬可惡
著交與九卿公同嚴審定議具奏

雍正五年二月

上諭四十道

初三日

諭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凡汝等科甲出身之人朕因
其較之捐納人員與目不識丁之人不同所以欲加
任用若盡如今紋鄭任綸等之營私作弊轉不如非
科甲之人矣非科甲者作弊易於敗露科甲之人作
弊巧詐隱密互相袒護往往不即敗露其害轉大汝
等宜思天人感應之理絲毫不爽果能至誠秉公致
朕於堯舜之君朕必委曲保全盡令爾等為皋夔稷
契之臣將唐宋元明積染之習盡行洗滌則天下永
享太平即爾等子孫亦蒙其福爾等各宜自思朕在
藩邸受
皇考四十年教訓之恩今日以之教訓爾等似此遭逢豈
易逢耶朕所以誨諭諄諄者蓋欲諸臣屏去虛文崇
尚實政以仰答
天眷耳且朕亦並非謂已治虛求共治也爾等試思今天
下之大果事事就理耶爾等讀書原欲致君澤民建
功立業流譽於無窮但功名富貴所謂是有命焉不
可倖而致也即禍患災難亦有命焉不可倖而免也
但當誠意正心竭盡忠藎以為立身事君之本而已
爾等清夜捫心思朕所以誨諭諄諄者果何所為而

然實欲國泰民安衆共受福也朕之所為並無成見
不過渴飲而飢食夏葛而冬裘光天化日因物而施
耳現今黃河澄清朕實不敢以為瑞愈滋恐懼修省
之心也

又

諭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督撫提鎮等猓苗素稱兇悍加
以漢奸販棍潛藏其中引誘為惡以致燒殺劫掠毒
害善良居民深受其擾今督臣鄂爾泰等奉旨勦撫
業已擒獲兇苗販棍正在撫恤地方籌畫久遠之計
朕聞滇黔蜀粵四省接壤之區猺猓雜處不時糾衆
越境讐殺擾害鄰封地方文武官員往往以責任不
專彼此推諉苟且因循以致塵案莫結者甚多此天
下之共知共聞者如廣西西隆州古障地方土目王
尚義等與貴州普安州捧鮓地方之苗目阿九等互
控一案遷延數年之久尚未審理朕已降旨督責此
即其明証也況各省所設汛防在於腹內而猺猓則
環居腹外防範難周遇有殺掠必待事主稟報始行
追捕往返耽延兇徒已遠遁矣四省督撫提鎮宜各
委賢員於四省接壤之地勘明界址凡猺猓販棍往
來要路設立營汛派撥遊守等官帶領弁兵駐防稽
察倘有越境讐殺劫掠之事即時擒拏不使漏網其
委防弁兵以一年為期即於四省附近營伍內輪流

攙擴如一年之內無越境生事之人有而能逐名拏
獲者四省督撫提鎮會同保題從優議敘兵丁量加
賞賚倘有貪功生事騷擾地方者立即題參從重治
罪朕意如此於地方有益與否共如何分界設汛派
撥弁兵經理妥協之處著四省督撫提鎮悉心商酌
定議具奏
又
盛京刑部侍郎王朝恩奏員外郎滿達禮虛領買米
帑金失於覺察自行檢舉奏
上諭王朝恩著嚴察議奏噶爾弼尹泰俱係朕赦罪擢
用之人因盛京向來風俗頹壞特命前往令其稽查

積弊整頓陋習有應奏聞之處即應奏聞此等領銀
不行採買情弊盛京內外無有不知者伊二人如云
不知則是伊等於地方之事全不留心訪察負朕任
用之恩其罪更大如云知而不參則徇情隱匿可乎
著噶爾弼尹泰明白回奏至動用錢糧事件該御史
有稽察具題之責況傳色納差往盛京時朕有諭旨
令其一應事務留心稽察奏聞今何以不將滿達禮
等領出庫帑不買米石情由查參之處亦著明白回
奏
又福建總督高其倬奏報參革興泉道陶範自縊
身死奏

上諭從前因蔡珽侵罵屬官以致重慶府知府蔣興仁
憤激自盡一案朕念一介小民偶有此事尚應報官
詳察焉有身叨一命之榮而輕生若此或有萬不得
已之情爰降諭旨嗣後大小職官若有自盡情節令
該督撫等據實具題明白歸結誠恐上司凌逼屬員
致受冤抑也高其倬毛文銓系性和平非凌虐屬官
之人而參革之興泉道陶範不俟審理明白輕生自
縊其中若無別項情由何不靜候審訊再將屈抑之
處遵朕從前所降之旨赴都察院申訴況陶範被參
之案其罪不至於死料必以爲官職家財既不能保
不若以一死抵賴留貲財爲子孫之計情節顯然即

如上年肇高廉羅道李濱與李秋聯謀肆志妄行以
致虧空及被楊文乾參劾乃輕輕投環挾制上司此
皆因平日情弊敗露故捨命抵賴似此刁惡之風亦
不可長著將陶範嫡親子弟并家人等令該督撫嚴
審所有贓款著落追賠具奏
又四川巡撫馬會伯參奏捏報貢生病故之原任
教授彭鎔本
上諭胡耀祖出外遊學多年不歸以致該學教官彭鎔
誤聽傳聞將伊造入病故冊內此亦情理間有之事
非有心作弊也及彭鎔聞知胡耀祖現在即自行檢
舉是彭鎔本無大過不在應議也至於彭鎔之子唯

恐有累伊父考成私求和息亦世俗之常態總之此事前後始末非實有情弊關係吏治民生者比且胡耀祖既許和息而又復行控告明係苛索無厭不肖安靜之人若必將此等事一一題參窮究恐生事之徒開借端爭訟之漸著將馬會伯題參之處不必究問

初四日奉

上諭廕生効力令其回籍者宜添令其照班敘用字樣若止令其回籍豈不似得罪發回原籍耶

又奉

上諭前據李紱奏稱田文鏡欲監斃黃振國以滅其口等語著將黃振國再行細訊田文鏡有何不公不法之事爲黃振國挾制而必欲置之死地以滅其口黃振國係必應正法之人此時有何顧忌田文鏡若果有不公不法之事著伊據實供出並不因其供出田文鏡之短方行正法亦不因其不供出田文鏡之短遂可遞寬減也據黃振國供稱伏讀上諭說黃振國之罪不至斬決可見皇上至聖至仁原不要殺我是李紱蔡珽謝濟世三人要殺我等語朕前謂黃振國之罪不至於斬決者乃謂從前田文鏡參劾之案其罪本不至於死地及被參之後蔡珽爲之黨護李紱爲之陳奏謝濟世又爲之翻案鉤結黨援造作蜚語

挾亂國政誣陷大臣爲世道人心之害所關甚大是黃振國之罪雖服極刑而有餘尚得謂之罪不至死乎但其所以致此不可赦之死罪者實由蔡珽李紱謝濟世三人成之也著通諭黃振國知之黃振國之孫黃忠衡既有應行質審之語著俟提解到日一併審明具奏

又

諭直省督撫提鎮等向例千把總俱由督撫提鎮拔補往往以其家人長隨及私自効力請託夤緣之人補用徇情面而無公道以致老弱不堪之人得授千把總者甚多其所管汛地道路之遠近俱茫然不知而兵丁內年力精壯技勇可觀者轉不能得一官職甚爲可憫此朕所深知者千把總職掌關係營伍有稽查汛地管束兵丁之責又爲行伍出身之途若聽其因循冒濫何以整飭戎政鼓舞兵心今定半年之限令該督撫提鎮將所轄千把總內除曾經効力久歷行伍中尚堪任使之人外凡有老弱不堪不能稱職者秉公細加看驗考試盡行沙汰不可姑容一人即其中有沙汰甚多者朕亦從寬不究其向來姑容之罪其所沙汰之缺務將兵丁內年力精壯技勇可觀之人從公選擇拔補不得仍蹈故習俟半年限滿之後朕當再降諭旨或於本省布按大員內派人查看

或特差部院大員前往查看如各省千把總內仍有
老弱不堪不能稱職之人則該督撫提鎮有何顏面
對朕卿等當自忖也
又內閣九卿翰詹科道議奏江西考試官查嗣庭
俞鴻圖收受舉人牌坊銀兩除查嗣庭大逆不道
另案歸結其巡撫汪漋布政司丁士一副考試官
俞鴻圖應按律治罪奉
上諭舉人牌坊銀兩分送主考官向來亦相沿行之尚
非贓銀之比但謂主考應該收受亦非也汪漋之過
在於身為封疆大臣而與欽差主考為房屋交易之
事應加處分以儆將來但其為人尚老成著降四級

以京員調用丁士一由部曹擢用御史比時隆科多
曾屢奏其人不可信用朕特簡為巡臺御史隨陞福
建按察使又陞授江西布政使伊受朕格外擢用之
恩當於地方一切有關國計民生之事悉行奏聞方
是乃丁士一負朕深恩並不實心効力其在福建時
阿附滿保黃國材於地方積弊多端俱行隱匿並不
陳奏及至江西又阿附裴𢳣度且以布政司職掌之
錢穀任各州縣處處虧空竟置若罔聞既不稽查又
不揭報其扶同徇隱那移侵蝕之罪顯然著革職發
往高其倬處或有應修城工或別有地方工程派伊
出數萬金効力倘不盡心効力定行從重治罪俞鴻

圖人尚老實著革職在翰林院編修內効力行走倘
三年無過准其開復至查嗣庭俞鴻圖名下追出收
受牌坊銀兩既非贓銀不必入官俟江西會試舉人
來京應試後無論中式不中式者俱按名散給
初五日奉
上諭據河道總督齊蘇勒等先後二次奏報黃河之水
於上年十二月初九日漸清至十六十七十八等日
湛然澄澈至二十二日止自河南虞城縣至江南桃
源縣共六百餘里據總督孔毓珣奏報與齊蘇勒大
畧相同據河南巡撫田文鏡奏報臣於上年十二月
初九日自衛輝府兌漕事竣至祥符縣渡河親見浮

氷開凍之處微覺清澈隨委員查看見黃河自陝州
以下東至虞城一千餘里悉皆澄清又於今年正月
初二初三等日委員親至河口看視尚然清澈又據
初六日同知劉永錫稟報河水猶清據副總河嵇曾
筠奏報與田文鏡大畧相同又據河南巡察給事中
張元懷摺奏黃河之水至正月初九日尚見澄澈又
據署山東巡撫塞楞額奏報十二月初九日曹縣地
方忽見黃河漸清至十六七八等日澄清徹底又據
四川學臣任蘭枝到京口奏於正月初九日在潼關
渡河親見河水清澈計地在陝州以上二百餘里朕
將諸臣所奏合觀之時日多寡不同道里遠近亦不

畫一旣蒙
上天恩賜嘉祥卽一日二日比邑連村皆爲福應初不在
時日之多寡與地方之遠近也今諸臣所奏大概相
同其中微有不同者或因奏報之先後或因各處之
情形或因管轄之疆界地連五省豈能一轍此亦理
勢之常但事關希逢之瑞必應將如何同異之處分
晰明白以爲徵信著總河副總河及河南山東山陝
巡撫委員確查各據實事公同會疏陳奏不必扶同
附會纖毫假借有負朕敬承
天貺之至意

初六日奉
上諭去年田文鏡奏稱正月內糧船俱已出境朕諭李
紱據李紱奏稱今年雨水大於平時幸而糧船得早
出境此後安能盡於正月內卽行出境朕云此事朕
亦難於預定到明年再看今據田文鏡奏稱今年糧
船於正月十二日卽皆出境等語將此交與大學士
九卿等著問李紱伊尚有何說著明白回奏

又
諭兵部水師甚屬緊要現今天津設立水師滿洲官兵
操練學習其江寧駐防滿洲官兵亦應照天津水師
之例設立水師令其操練鎭江水師現有船隻將此
船內酌量撥給江寧將軍令其學習操練至如何操

練應撥給船隻若干或船隻不敷作何添造之處爾
部一併定議具奏

初七日奉
上諭二月十八日爲
皇考聖祖仁皇帝萬壽聖節舊例於是日虔誠齋肅禁止
居宰今應永遠遵行
至聖先師孔子師表萬世查八月二十七日爲
聖誕之期亦應虔肅致敬朕惟
君師功德恩被億載普天率土尊親之戴永永不忘而於
誕日尤當加謹以展恪恭思慕之忱非以佛誕爲比擬也
著內閣九卿會同確議具奏

又奉
上諭修舉水利種植樹木等事原爲利濟民生必須詳
論勸導令其鼓舞從事方有裨益不得繩之以法若
地方官員因關係考成督課嚴急則小民轉受其擾
矣著直隸學臣轉飭教職各官切加曉諭不時勸課
使小民踴躍興作若地方官員怠忽不加勸導或有
逼勒過嚴者著學臣稽察奏報二路巡察御史亦著
善爲勸導悉心稽察如地方官有奉行不善之處卽
行據實奏聞

又奉
上諭朕昨日閱前鋒等射箭甚屬可觀今日看鑲黃旗

護軍等射箭亦好朕心甚喜再將護軍馬兵令八旗
都統副都統護軍統領護軍叅領驍騎叅領等每人
或一百名或五十名或二三十名各分定數目教習
或教習一年或教習半年朕將伊等所教習之人召
來驗看如好朕自有恩賜如不好將伊等治罪其實
心教習與不實心教習者朕自知之爾等將兵丁照
常訓練外此分派教習數目如何分派之處著八旗
大臣護軍統領會同議奏

又奉

上諭據署理廣西巡撫韓良輔摺奏天河縣獄內拘禁
莫東旺一名係李紱批飭枷責追贓結案之犯乃遲

延一載尚未發落以致蠻獞糾集多人推倒土墻將
莫東旺搶去等語此係李紱甘汝來任內之事伊二
人身爲封疆大臣此等細事不能早行完結遲延日
久以致蠻獞敢於妄行有關國體著將韓良輔奏摺
發與李紱甘汝來看令二人明白回奏　李紱甘汝

來遵

旨明白回奏奉

上諭據李紱奏稱莫東旺一案經臣審結臣即起身赴
直隸新任其因何遲延一載尚未發落之處無由得
知等語夫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古人於罷官
之後尚以國事爲念豈有李紱陞任總督不將此事

明白交付接任巡撫囑其早行完結之理著將李紱
甘汝來交部察議具奏

又戶部議覆御史陳學海條奏禁止重耗上民一

欵各省應行畫一奉

上諭火耗原非應有之項乃迫於時勢不能全行禁革
耳故加耗重者必重治其罪而賢員愛養斯民將舊
有之數亦可輕減若一經督撫題定數目則火耗遂
成定額雖遇清廉之官亦不能裁減而遇貪劣之員
又將多取於此數之外以飽私橐必致重累民生該
御史請令督撫具題該部即照所請議覆均屬不合
此處不准行

又湖廣總督傅敏奏請動用耗羨銀兩修築沿江
堤岸奉

上諭據傅敏奏稱荊州地方沿江堤岸例係民堤民修
今請動用耗羨銀兩修築令監修官防護等語朕思
耗羨銀兩亦係小民脂膏凡地方應修工程於民生
實有裨益者即當動用帑金辦理不必取給於耗羨
但此處既係民堤若修理之後即算欽堤則凡遇隨
時補苴之處小民不敢干涉轉致踈忽且恐頑劣之
民恃有朝廷歲修之例不肯用心防護以致潰決害
及田廬而民受其累此等處皆當預爲籌及荊州沿
江堤岸著動用帑金遴委賢員監督修理修成之後

仍算民堤令百姓加意保護隨時補葺俾得永受其益其如何令地方官員稽查照看俾永遠保固之處著該督撫會議具奏

又安徽巡撫魏廷珍叅奏寄監盜犯馬七等四名在逃應將疎脫之獄卒治罪奉

上諭此案强盜四名俱係擬斬重罪乃地方官不牢固監禁以致疎脫情殊可惡從前山東巡撫陳世倌任內有盜犯脫逃嚴加處分之例此案盜犯四名著魏廷珍嚴行緝拏如限內不能拏獲將魏廷珍照陳世倌之例議處

初八日奉

上諭廣東巡撫楊文乾條陳廣東事宜三本一本係肇廣二府修築圍基之事據楊文乾奏稱項沖之處必須用石工修築方能永久約計各項工程非數十萬金不可據阿克敦摺奏則云本地百姓言土堤易於修理若用石工將來民間力量不能修補轉於地方無益是以會稿時未曾列名等語據此則二人意見不同其應如何修理之處難以遥定俟孔毓珣楊文乾到京時令九卿會同確議具奏一本係廣東積貯倉穀之事據楊文乾奏稱廣東一歲所産米石即豐收之年僅足支半年有餘之食合計通省須積穀四百餘萬石等語夫本省所産之米不足供本省之食在歉年則有之若云每年如此即豐歲亦然恐無此理朕思廣東之米所以不敷廣東之用者或田疇荒廢未盡地利或興作怠惰未用人工或奸民貪得重價私賣海洋三者均未可定每年漕運進京之米亦不過三百餘萬石以廣東一省而積四百餘萬石之穀爲數太多難於查核而又當嶺南潮濕之地能保無黴爛之虞乎今廣東各屬現報存倉之穀一百六十餘萬石去冬又令廣西運穀三十萬石以備廣東之用是廣東已有穀一百九十餘萬石若此數實貯在倉顆粒不缺則一時需用儘足支應不慮匱乏矣朕前曾降諭旨言外省巡撫如田文鏡李衛楊文乾

之實心任事自然感召

天和年穀豐稔想楊文乾因朕此旨惟恐地方一時有緩急之需而米穀不足關係伊之聲名故防之於未然而不覺其言之太過耶一本係請開捐納以築圍基以備積貯之事既爲地方需米起見一開捐納則米價反致昂貴於民不便故上年冬底爲廣東籌畫積貯九卿議開運穀捐監之例其所以令其運穀者即是此意若云開捐收納銀兩再委員採買於鄰省則何不動用庫帑採買而必廣開事例乎况廣東既有運穀捐監之例則將來米穀自然日益加多想楊文乾具本時尚未知運穀捐監之議也以上二本亦俟

孔毓珣楊文乾到京之日九卿會同定議具奏至廣
西撥運廣東之穀三十萬石仍遵前旨即速運送
初九日奉
上諭緝盜乃安民之要務兇暴不翦則善良不獲寧居
故立法不容寬貸祇因同夥多人其中原有被人誘
脅而非秉性奸回屢行刦奪者朕仰體
聖祖仁皇帝好生之仁施恩法外必須各省督撫大吏實
心奉行分晰至當使積賊大盜不至漏網方為用法
之平倘姑息養奸意謂多寬一人即可造福是乃縱
盜殃民其造作罪孽更甚於嚴厲苛刻者嗣後督撫
所議擬等之盜犯倘至發遣之處怙惡不悛一經發

覺定將原議之督撫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浙江杭嘉湖三府上年秋冬之間雨水稍多收成
略覺歉薄今年青黃不接之時已令地方官商酌平
糶以濟民食但念米價雖不至昂貴而無力窮苦之
民本無糴米之資甚屬可憫著動用庫銀四萬兩令
巡撫李衛會同將軍鄂彌達觀風整俗使王國棟悉
心商酌於地方或開濬河道或修理城垣堤岸令小
民就近傭工藉以餬口倘四萬金尚不敷用著李衛
等再行具奏請旨
十六日奉
上諭朕聞陝西鄭渠白渠龍洞向來引涇河之水溉田
甚廣因歷年既久疏濬失宜龍洞與鄭白渠漸至淤
塞堤堰大半坍圮醴泉涇陽等縣水田僅存其名深
為可惜特令該督岳鍾琪詳酌興修今據該督親勘
奏稱龍洞急宜挑挖鄭白渠務當疏濬更須修築堤
堰建設閘口以俾堅久已於西安布政司庫貯公用
羨餘銀內先動 千兩委員將龍洞鄭白渠及時挑
濬其建閘工料約估銀七千兩請亦於司庫存貯羨
餘銀內動用等語朕惟興修堤堰乃於民生大有裨
益之事著動用正項錢糧俟一切功程告竣造報工
部查核務期渠道深通堤堰堅固俾農田得以永賴

以副朕保惠元元之至意
十八日都察院參奏兵馬司指揮章廷圻虧空平
糶米錢應革職奉
上諭五城減價平糶米石乃朕軫恤貧民之意所關甚
要今東城兵馬司指揮章廷圻將賣米之錢借易銀
名色發與各鋪戶通同取利任意拖欠以致虧空銀
六千餘兩誠圖計而害民生甚屬可惡伊等既將公
帑取利分肥應加倍追賠著將章廷圻革職並鋪戶
馬君章等俱交刑部嚴審定擬其虧空銀兩著落章
廷圻家產如數追賠一分馬君章等名下亦如數追
賠一分將先完一分抵補帑項後完一分交與養濟

院育嬰堂等處爲賑恤之用京師人民輳集時有平
糶之事必如此懲治庶不肖之徒方知畏懼而不敢
玩法矣
二十日
諭大學士等前據汪漋奏稱江西地方舊有落地稅白
潢爲巡撫時將稅銀裁革不令商民完納而以巡撫
司道公捐銀兩代完每年假造花名冊籍報部其舊
有收稅大使等官仍設立如前而接任巡撫王企埥
裴徠度皆照白潢之例行等語夫國家經制錢糧豈
臣子可以意爲增減若江西此項稅銀不應徵收則
白潢應奏請於

聖祖仁皇帝施恩豁免若係地方應徵之項則自應令商
民完納何得將公捐銀兩代商完課曲市私恩以博
無知小人之稱頌並不計及將來之可長行與否且
此端一開他省督撫何以催辦國賦似此沽名邀譽
大奸大詐之行爲豈人臣事君之道且江西吏治之
壞皆由於白潢而近日參出虧空亦復甚多皆由白
潢當日徇情市恩苟且姑容所致爾等同九卿詢問
白潢回奏至於汪漋身爲巡撫凡事不能據理而行
乃將白潢所行悖理之事奏聞於朕冀朕批示朕若
批令將稅銀豁免則是國家之經費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所未免者而朕安能任意輕免之

耶若批令仍向商民徵收則是白潢已免之項而朕
復行徵收無知愚民豈不歸怨於朕乎若批令照白
潢之例以公捐銀兩代商完課則國體何在有此治
天下之道乎爾等同九卿將此詢問汪漋回奏
又奉
上諭大興縣民楊四毆傷馬順身死一案李紱援照鄭
雄救母毆死鄭義公准其免死減等之例具題楊四
護父以叉桿將馬順打傷仆地又用叉桿毒打並踢
其腰眼殞命而李紱乃云致死出自無心且援鄭雄
救母之例爲比與此甚屬不符夫殺人者死律有明
條若遇有應寬之處朕亦必令廷臣再三酌議而後

定人臣辦事自當按律定擬李紱安得以已意寬縱
枉國法而市私恩著九卿詢問李紱令其明白回奏
二十二日江蘇巡撫陳時夏奏請留漕五萬石以
備江蘇平糶奉
上諭從前陳時夏摺奏用米運閩可省腳價一半朕已
批示准行續經高其倬奏稱閩省現在需米平糶其
江南撥運之米當乘時運送等語比時朕即特頒諭
旨令江南將米十萬石陸續運往以濟閩省之用此
乃酌量二省緩急之處降旨甚明著遵此旨仍將十
萬石之數運送閩省餘著該部速議具奏
二十三日奉

上諭敬覽
聖祖仁皇帝實錄內載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大學
士等奏
旨山東人民出口種地者多至十萬有餘伊等皆朕黎庶
既到口外種田牛理若不容留令伊等何往但不互相
對閱查明將來俱為蒙古矣嗣後山東民人有到口外
種地者該撫查明年貌籍貫造冊移送稽查由口外回
山東去者亦查明造冊移送該撫覆閱稽查則百姓不
得任意往返而事亦得清釐矣欽此朕披讀之下仰見
我
皇考聖慮周詳撫民懷遠之至意此事今尚行否其直隸

雍正五年二月　十九

山西民人亦有往口外種地者亦照此例行否著大
學士等查奏
又
諭順承郡王錫保等據拉錫等叅奏蓋平縣該城掌印
旗員朱成格隱匿九千晌地畝將所收豆草侵欺入
己等語夫盛京地方皆係將軍等所管轄將軍等如
果實心為國家辦事凡事嚴察何至於隱匿地畝如
此之多此皆由蘇努任將軍時專意營私肆其巧詐
以沽虛名貌為好人將官兵等毫不約束稽察敗壞
公事擾亂國政而接任將軍嵩祝唐保住悉皆蘇努
犬馬一味逢迎蘇努將閫事漫不經心止知曲意效

尤以致隱匿地畝有如此之多此皆由蘇努嵩祝唐
保住之所致也今若將隱匿地畝之人嚴審治罪亦
應先將蘇努嵩祝唐保住治以重罪再將他人治罪
方為允協且若照拉錫等所奏將歷來隱匿地畝侵
欺錢糧之人一一查出治罪則牽連之人必甚眾而
況從前又並未曾稽察乎爾等可將朕諭旨行文拉
錫等令其曉諭眾人如有隱匿地畝之事著親自具
呈出首凡兵丁小民親自出首者皆免其治罪雖官
員等親自出首者亦免其治罪倘仍照從前隱匿不
肯出首一經敗露必從重治罪將此明白出示曉諭
官員兵丁小民等知之再朱成格係現任掌印旗員

雍正五年二月　二十

不比從前之人朕特旨派出大臣到彼丈量地畝伊
理應即將從前隱匿地畝侵欺豆草之處據實出首
乃並不出首仍然隱匿地畝情殊可惡著將朱成格
照拉錫等所奏革職俟病少痊即行鎖拏會同盛京
戶部將軍等嚴審定擬具奏
二十四日理藩院議奏鑲黃旗查哈爾旗分厄魯
特世襲佐領鄂爾哲爾圖等控告總管拉布坦等
強娶諾爾布之女搶奪銀物應遣官究審奏
上諭看來總管拉布坦等所行之事是實其新來投誠
之厄魯特等原係
皇考深加憫恤施恩養育之人朕亦深加憫恤施恩養育

伊等無有不知拉布坦等甚屬無耻欲强娶諾爾布
之女擅奪銀兩情殊可惡拉布坦及筆帖式羅卜藏
俱著革職究審此番究審不可不遣大員前往著將
副都統岳爾岱恭布派往再將爾衙門好司官筆帖
式各派一員隨伊等速往究審伊等到彼究審之時
若有應鎖拏夾訊者著即鎖拏夾訊再令岳爾岱恭
布等到彼將衆厄魯特傳集曉諭云爾等內亦有投
誠者亦有擒獲者從前
聖祖仁皇帝格外加恩授爾等以官爵畀爾等以産業今
皇上於爾等恩施勿替長養阜成豈肯容總管等肆
意妄行侵漁凌虐乎朝廷所以揀選人員授爲總管

令其約束者特爲教育爾等恐爾等驟廢生理之故
如果約束有方爾等不知遵奉亦屬不可今拉布坦
等所行甚屬悖謬不堪副後總管等如再勒索爾等
物件即赴該衙門控告毋得隱匿
又甘肅巡撫石文焯參奏趙之璧應賠伊父趙弘
燮贓銀並不依限交納應革去世職嚴追還項奉
上諭趙良棟宣力疆塲勞績懋著是以
聖祖仁皇帝將趙弘燮等加恩擢用畀以封疆重任乃趙
弘燮深負
高厚之恩居官貪劣贓私纍纍其名下應追各項銀兩本
應將趙之璧革去世職嚴追完項但朕念趙良棟昔

日功勳格外施恩及其後裔著將趙之璧從寬免革
職銜其應追銀兩亦著免追留與伊等養贍以示朕
優眷功臣之至意所有承追督催各官亦免查參
二十八日奉
上諭閩廣兩省督撫常稱本省産米甚少不足以敷民
食總督高其倬亦曾具奏巡撫楊文乾則云廣東所
産之米即年歲豐收亦僅足供半年之食朕思本省
之米不足供本省之食在歉歲則有之若云每歲如
此即豐收亦然恐無此理或田疇荒廢未盡地力或
耕耘怠惰未用人功或奸民希圖重價私賣海洋二
者均未可定昨曾面諭九卿今廣西巡撫韓良輔奏

稱廣東地廣人稠專仰給於廣西之米在廣東本處
之人惟知貪財重利將地土多種龍眼甘蔗烟葉青
靛之屬以致民富而米少廣西地瘠人稀豈能以所
産供鄰省多人之販運等語此奏與朕前旨相符可
知閩廣民食之不敷有由來矣著二省總督巡撫等
悉心勸導俾人人知食乃民天各務本業盡力南畝
不得貪利而廢農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穡之艱
至於園圃蔬木之類當俟有餘地餘力而後爲之豈
可圖目前一時之利益而不籌畫於養命之源以致
緩急無所倚賴而待濟於鄰省哉假使鄰省或亦歉
收則又將何如哉該督撫等務須諄切曉諭善爲化

導俾愚民豁然醒悟踴躍趨事則地方不致虛耗而
米穀不致匱乏矣每見各省督撫大吏皆各私其所
轄之地方而於鄰省之休戚膜外視之如高其倬則
請運江南之米於福建而陳時夏又欲留貯於江南
楊文乾則欲運廣西之米於廣東而韓良輔又欲留
貯於廣西伊等各從疆界起見甚屬褊小朕君臨萬
方普天率土皆吾赤子一省米穀不敷自然接濟於
鄰省有無相通古今之義若封疆大吏各據本地實
情奏聞則朕易於辦理倘各存偏向本省之見不肯
通融接濟則朕辦理甚難若開捐納以積穀則地方
米價必致高昂若截漕米以濟民則天庾所關更為

緊要輾轉思維實無善策是在凡為督撫者體朕一
視同仁之意酌地方之緩急為有無相通之道勿以
彼此隔屬有心偏別如此方不愧大臣公忠之誼而
於國家懷保小民之治大有裨益也
又理藩院議奏厄魯特原任散秩大臣兼佐領羅
卜藏錫拉布之妻呈請將伊夫三品官與伊子承
襲奉
上諭厄魯特之官爵原因伊等歸順故
聖祖仁皇帝特恩加授雖無世襲之
旨而伊等各有効力之處著將厄魯特羅卜藏錫拉布之
三品官降一等授為四品官令伊子丹津承襲嗣後
厄魯特之官員病故若有如此効力之人俱著照此
降一等承襲議奏如承襲人員再有効力之處或能
守分勤謹克盡職業者仍將所降品級賞給爾衙門
將此存案再將朕恩旨曉諭厄魯特等
二十九日刑部議奏原任總督年羹堯題參守備
樊如卿婪贓之處委係無辜應免杖責奉
上諭本內議稱樊如卿於本案革職應照官員先參婪
贓革職提問者審無婪贓免其杖責之例完結等語
樊如卿原因婪贓被參故令革職以便審訊今既審
無婪贓其罪不至於革職自應准其開復倘因已曾
革職遂謂無庸議未免冤抑所議不是將本發還著

另議具奏
又奉
上諭前鄂爾泰曾密奏稱廣西泗城土司甚屬不法素
為民害請勅令廣西巡撫提督懲治朕曾降旨詢問
韓良輔據韓良輔奏請欲往雲南與鄂爾泰面加商
酌朕思此事甚有關係自然非韓良輔與鄂爾泰面
議不可昨都察院啟奏原任廣西州判程旦控告羅
文剛一案羅文剛統衆肆惡吞噬十一處村落竟敢
與官兵相抗不容設立塘汛李紱身為封疆大臣逡
巡畏縮苟且彌縫但為掩飾一時之計而於地方之
利害民生之休戚竟不關心甘汝來時為臬司亦因

徇怠忽不能整頓聽令廷臣詢問二人俱俯首無詞即此一節則李紱之在廣西不能實心辦事專務虛名養奸貽患而兇惡之土司皆不能整理約束可知矣李紱甘汝來相繼爲廣西巡撫彼地情形素所熟悉著二人前往廣西辦理土司之事從前蹤縱之兇徒羅文剛等著即交與李紱甘汝來速行擒拏不得容其免脫韓良輔前往雲南與鄂爾泰會商聽著李紱一同前往將副將張傑調至省城署理廣西提督印務李紱一到同韓良輔即起身赴滇韓良輔起身後巡撫印務著甘汝來署理前朕准給韓良輔假期送其母櫬回籍著俟公事定議後伊酌量起身李紱甘汝來負朕擢用深恩今加寬宥容其効力贖罪務將廣西境內不法之苗猺與地方不法之奸民悉心料理俾盡革兇頑遵奉國憲以安良善以靖地方倘因前蹤縱之羅文剛等不能擒獲及伊等料理土司之事虛文掩飾以卸目前之責將來仍有兇苗妄行干犯王章者定將李紱甘汝來在廣西地方正法程旦著交與田畯或於擒拏羅文剛案內有可差遣識認之處在田畯酌量韓良輔奏稱廣西要缺需人著吏部揀選引見又如礦賊盤踞於兩廣之間而兩省官員互相推諉以致宵小肆行良民時受其擾著李紱甘汝來會同阿克敦將兩省彌界一一清查如何

分別防範管理酌定規制使汛地各有專責匪類無計潛藏倘李紱甘汝來仍復怠忽將來發覺定行重治其罪若泗城土司怙惡不悛有應行用兵之處交與鄂爾泰調度廣西巡撫提督總兵官俱聽鄂爾泰節制

又奉

上諭赤金靖逆柳溝三營駐防兵弁所需糧料折給銀兩綽奇題請過五年照內地一例折支在案後因已過五年口外糧價尚屬昂貴該督撫題請仍舊支給統俟事平之日再照內地一例折給亦准行在案今大兵已撤軍務已完自應照內地一例但安西沙州等處城垣渠道正在興工所用人役必衆況兼招民開墾耔粒口糧所需不少口外糧價未必能平兵弁荷戈遠戍邊塞少有不敷朕心深爲憫惻著仍照舊支折令該督撫商酌看口外糧價情形或漸爲遞減或俟屯墾廣收糧價平減之日再題請照內地一例支給

又四川巡撫馬會伯奏請設立舖司奉

上諭康熙六十年年羹堯奏准四川復設舖司比時並未設立每年將工食銀兩各官分肥入已經蔡珽程如絲在朕前參奏故特交與程如絲徹底清查以除積弊今據程如絲詳報四川通省應設立舖司兵四

千餘名共需銀二萬九千餘兩等語向來四川未設舖司何以遞送文書未曾遲悞節年羹堯奏准之後亦並未設立而又特值軍興文移繁冗亦未見有遲滯之處乃程如絲並不遵旨清查轉議增設與從前條奏年羹堯之處自相矛盾前者馬會伯亦繕摺条奏程如絲之貪婪朕已命其具題程如絲著解任其按察使員缺著山東鹽運使葛斗南補授此設立舖司一案著馬會伯與葛斗南確查妥議具奏

二十日管理正白旗都統事務信郡王德昭等摺奏巳故弓匠協領塞克借欠阿其那銀兩將伊孫弓匠佛保每月關支錢糧坐扣一半陸續抵償奉

上諭著將佛保錢糧全扣塞克原係大阿哥允禔之弓匠為人甚屬兇頑從前倚恃允禔處處橫行因其能製良弓是以用為弓匠協領伊先任護軍校時將稅銀五百兩入巳又嚇詐人銀緞等物事發將伊枷責並勒令將所嚇詐之物照數追賠伊乃充發之人阿其那當日借給伊銀者原為代還其追賠之項並非取其利息也阿其那與允禔同惡相濟專意保護私黨沽取虛名

皇考所惡者伊則愛惜之得罪國家者伊即卵翼之且阿其那既曰家貧而乃處處給人銀兩邀買人心如此行為意可知矣爾等將此傳諭九卿大臣知之並將

朕旨於應記載之處記載

又步軍統領阿齊圖摺奏拏獲大盜史五春

上諭此賊於三日之內拏獲甚屬可嘉似此等事件爾衙門應行記檔嗣後凡十日內將賊犯拏獲者爾衙門將所存之銀賞給以示鼓勵其官員紀錄雖由兵部按例議給爾衙門亦應設立冊籍嗣後凡有紀錄一次紀錄二次者存記明白以便稽察又聞夜間行走之人手執一紙口稱傳事即許其行走如此則不肖之徒詐偽朦混亦未可定著即傳諭八旗都統大臣若有夜間傳喚之事或用印文或用条領佐領鈐記關防方許行走如無憑據即以犯夜拏問治罪將此遍行曉諭斷不可輕易放過如此則夜行之人自然禁止矣

雍正五年三月

上諭三十二道

初一日

諭直省各督撫向來苗雄烏蒙狆苗等兇悍性成又有漢奸爲之煽惑引誘是以肆行不法而其地又在深山密箐之間最爲險阻內地干犯重罪之人往往逃匿其中一時難於捕緝如御史董起弼之類數年訪拏不獲未必非竄處苗地以偷生也上年冬岳鍾琪鄂爾泰等奉命勦撫兇苗今據奏報苗雄烏蒙狆苗等悉皆革面革心輸誠嚮化無復從前作姦犯科之惡習則內地犯法之人向來逃竄苗地者此時必不能隱藏又將轉徙他處爲苟活之計矣爲此密諭爾等可乘此機會商酌派人設立賞格各密飭所屬文武官弁嚴行稽查如或踪跡可疑即加盤詰勿使匪類得以漏網倘稽查不愼將來發覺之後定將從前經過之處不行查出之地方官弁及該管上司從重治罪

又吏部將順天學政吳襄保舉生員張鎮等四人帶領引見奉

上諭生員張鎮孟澤新劉鵬振朱函夏等四人俱不及朱函夏尤屬不堪吳襄任學政三年將此等人保舉

其平日不留心考課可知將此四人著與九卿看并問吳襄此四人有何好處遽行保舉吳襄著該部嚴加議處其直隸生員著新任學政孫嘉淦於一年後另行保舉

初二日戶部議覆雲南巡撫楊名時請添委署官員馬匹草料奉

上諭此本內添給委署官員馬匹草料一項伍哥將不應支領之錢糧妄行查取楊名時並不駁回聽其違理查取即便應付兩人輕公帑而市私恩皆實難辭至於原辦官員不過遵照上司文書而行並非出於已意今若令其賠補實爲寃抑著仍施恩豁免則又開將來妄支妄應之漸此項銀兩著於伍哥楊名時名下追取還項以爲後日軍前大臣濫行支應帑銀以市私恩者之戒

初三日奉

上諭自古帝王致治誠民莫不以重農爲先務書陳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詩載豳風備敘田家之力作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云民事不可緩也蓋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農事者帝王所以承天養人久安長治之本也我國家撫綏寰宇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深仁厚澤休養生息戶口日增生齒益繁而直省之內地不加廣近年以來各處

皆有收成其被水歉收者不過州縣數處耳而米價
遂覺漸貴閭廣之間頗有不敷之慮望濟於隣省良
由地上之所產如舊而民間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
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價昂此亦理勢之必然者也
夫米穀爲養命之寶人既賴之以生則當加意愛惜
而不可稍輕棄之心且資之者衆尤當隨時撙節而
不可縱口腹之欲每人能省一勺在我不覺其少而
積少成多便可多養數人若人人如此則所積豈不
更多所養豈不更衆乎養生家以食少爲要訣固所
以頤神養和亦所以節用惜福也況脾胃於信習慣
便成自然每見食少之人其精神氣體未嘗不壯此

顯而可見者至於各省地土其不可以種植五穀之
處則不妨種他物以取利其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
當視之如寶勤加墾治樹藝收穫安可舍本而逐末
棄膏腴之沃壤而變爲果木之場廢養命之恆產以
倖圖贏餘之利乎至於烟葉一種於生人日用毫無
裨益而種植必擇肥饒善地尤爲妨農之甚者也小
民較量錙銖且但顧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故當圖
利之時若令其舍多取寡棄重就輕必非其情之所
願而地方官遽然繩之以法則勢有所難行轉滋紛
擾惟在良有司勤勤懇懇諄切勸諭俾小民豁然醒
悟知稼穡爲身命之所關非此不能生活而其他皆

不足恃則羣情踴躍不待督課而皆盡力於南畝矣
朕聞江南江西湖廣粵東數省有一歲再熟之稻風
土如此而仍至於乏食者是地上之力有餘而播植
之功不足豈非小民習於怠惰而有司之化導者有
未至耶或者曰米穀太多則價賤而難於糶賣昔人
有穀賤傷農之說諺語所謂熟荒者此則不必過慮
假若小民勤於耕作收穫豐盈致於價賤而難於出
糶朕必多發官價以糴買之使重農務本之良民獲
利而有餘貲也朕生平愛惜米穀每食之時雖顆粒
不肯拋棄以朕玉食萬方豈慮天庾之不給而所以
如此撙節愛惜者實出於天性自然之敬慎並不由

於勉強且以米穀乃
上天所賜以生養萬民者朕爲天下生民主惟有敬謹寶
重仰冀
天心默佑雨暘時若歲穫有秋俾小民家有蓋藏人歌樂
土朕既爲億萬生民計不敢輕忽
天賜爾等紳衿百姓獨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乎朝夕生
養之需既受
上天之賜若果加意愛惜隨時撙節則
天必頻加錫賚長享盈寧之福若恣情縱欲暴殄天物則
必上干
天怒不蒙眷賚而水旱災祲之事皆所不免其理豈或爽

哉又聞江西廣西地方竟有以米穀飼養豚豕者試
思穀食之與肉食孰重孰輕孰緩孰急而乃以
上天之所賜小民終歲勤苦之所獲者為豢養物類之用
豈不干
天和而輕民命乎朕所以惓惓訓諭者惟期天下之人專
務本業以杜浮靡愛惜物力以圖久遠共體朕敬迓
天庥勤恤民隱之意則爾等家室必益至於豐饒爾等子
孫必永綿其福澤思之思之毋忽朕言著將此曉諭
內外官民人等並通行遠鄉僻壤咸使聞知
又奉
上諭朕以今年閏月節氣稍遲二月天寒故將會試日

期改至三月但目今天氣尚覺寒冷若再改期又恐
舉子盤費無多難以久於旅食今照舊於初八日入
場著即曉諭各舉子俱許攜帶手爐以溫筆硯皮衣
及厚綿衣服俱許穿進但不許乘機懷挾以滋弊端
場內茶飯著供給官加意預備朕另派大臣照看料
理令早晚給與薑湯并按名給發木炭以資其用
又奉
上諭上年八月內貴州安籠總兵官蔡成貴摺奏廣西
西隆州古障地方王尚義等與貴州普安州捧鮓地
方之苗日阿九等歷年互爭歪染烏舍壩犂磨磙等
寨於雍正二年正月控告焚擄無休及臣抵任時嚴

飭各目不許妄動隨通咨飭查蒙雲貴總督高其倬
照准粵撫咨移行臣將阿九等設法擒勦臣思歪染
等寨未經審勘屬粵屬黔不便遽然用兵請轉咨粵
省撫提各委賢員於交界之地嚴密踏勘併查歪染
各寨錢糧現納何處定案清理果係何目強梁再行
擒治雖督臣高其倬行委普安知州廣西撫臣李紱
行委西隆知州訂期會勘無如託故遲延至今未結
推原其故因土苗自相仇殺俱係外結例無考成是
以頻年漠視伏懇勅下黔粵撫臣另委廉能大員秉
公審斷以杜爭端嗣後審理兩省交界土苗案件請
勅部議定限期完結於邊方似有裨益等語朕隨將

蔡成貴奏摺發與鄂爾泰令其定議奏聞今據鄂爾
泰摺奏查得廣西西隆州古障地方土目王尚義等
與貴州普安州捧鮓地方苗目阿九等歷年互爭歪
染烏舍壩犂磨磙等寨於雍正二年正月控告焚擄
無休兩年以來自前督臣高其倬並貴州巡撫提鎮
諸臣移行粵省撫提諸臣屢經咨催即何世璂到任
後咨檄交馳無如西隆地多烟瘴該牧寄寓省城一
歲中惟冬季暫駐其地而一切催徵事務又復倥傯
遂致任催罔應則愆期之咎多在粵省今准部咨奉
旨令臣與何世璂委大員會勘隨委貴西道吳應龍
前往並咨催粵撫遴委大員速集會審俟審定詳報

到日臣等再當會議竊思隣邊地方苗民雜處搶擄爲常切奪不已姑息因循釀成此習其故多由外結此至當不易之論臣經將分別流土考成使各有專責不致互相推諉遲延不結之處繕摺具題奉旨勅部議覆在案至於黔粵之交原有大江爲界祇因犬牙相錯以致彼此相爭今若劃江而理江以南隷之粵江以北屬之黔則界限井然防守稽察皆易爲力庶幾兩省之紛爭永絶又不獨完結目前案件等語鄂爾泰既稱黔粵兩省當以大江分界使各加防守稽查則爭端可以永息今韓良輔李紱前往雲南與鄂爾泰面商苗地事宜著將黔粵分界事情一併會

商妥議具奏其土苗爭訟案件例由外結者應如何定限之處亦著鄂爾泰韓良輔李紱議奏並將此交與九卿詢問李紱甘汝來如何推諉遲延令伊等明白回奏

又兵部遵

旨合奏定海總兵張溥條奏一本係郎中蘇海汪楙定稿奉

上諭爾部議覆總兵官張溥條奏一本所議甚屬周詳合理此稿既係司官蘇海汪楙所擬足見伊等實心辦事著將伊等記名日後遇有揀選幷引見時將伊等做稿妥協之處註明以示鼓勵嗣後各部院衙門議奏本章內有經朕嘉勵將做稿之司官傳來引見者俱照此例於揀選引見時開註奏明其有做稿二次三次好者亦著開寫至於各衙門議事定稿時若係堂官添改者不可徇情歸功於司官亦不可將司官好處隱瞞不行舉出如此據實秉公自然司官各加奮勉以辦公事爾部將此旨傳諭各部院知之

又刑部等衙門議奏葉始麟毆死人命復誣告他人擬斬監候龍川縣知縣趙文明捏寫供詞應革職奉

上諭此事撫審部駁俱未周詳葉始麟與鄒成若爭控基地知縣趙文明已斷給鄒成若倘云趙文明於此

事庇護葉始麟則何不於爭控基地之時斷與葉始麟據此則趙文明似無情弊或趙文明有所勒索以致激成命案或另有受賄枉法之處則趙文明之罪又不止於溺職其應輕應重緣由尚未明晰著交與該撫公平確審具奏

初五日

諭兵部浙江綠旗兵丁懦弱騎射生疎營伍不整山陝兵丁人材壯健弓馬嫻熟者頗多將陝西各標營兵丁內揀選一百名移駐浙江分撥各標教習訓練俾浙省兵丁亦知鼓勵於行伍大有裨益其撥往兵丁內有人材可用騎射嫻熟能約束教習者即行拔補

千把總督岳鍾琪現在四川爾部行文陝西提鎮
將伊等標下及各營兵丁內漢仗弓馬俱好人夫得
情願攜帶家眷移駐浙江者甘肅固原二提標各選
二十名肅州涼州寧夏西寧延綏與漢鎮標各選十
名共一百名如無家眷隻身願往者亦准其前往倘
兵丁內不能得願往之人即行召募人材壯健弓馬
嫻熟情願移駐浙江者以足其數再兵丁自陝至浙
路途迢遠搬移家口車輛船隻等項沿途費用繁多
兵丁難於措辦係西安地方兵丁交與西安巡撫係
甘肅地方兵丁交與甘肅巡撫酌量多少家口量給
一路足用盤費務令兵丁得霑實惠但人多路遠照

管需人文職著於同知通判內選派一員武職著於
遊擊守備內選派一員沿途督送或一齊起程或分
數起前後起程俟七八月間前往各兵抵浙之後一
切養贍安置之處自有浙江巡撫提督會同料理

初六日

諭八旗都統兵丁等喜喪之事俱已加恩賞給銀兩看
來大臣官員內有家資饒裕者亦有家計艱窘者其
於喜事尚可若遇喪事倉卒之間必致窘迫無措嗣
後八旗大臣官員內若遇喪事有情願借銀者著戶
部借給四個月俸祿至下季扣除若於未及扣除之
前有緣事革職者除世襲官員外仍令其賠補如病
故者著即賞給免令賠補其行取戶部庫銀恐一時
不能即得先將旗下恩賞兵丁銀兩給與再行取戶
部庫銀墊補

又戶部議准雲貴總督鄂爾泰奏請黑鹽井正額
鹽每百觔加薪本銀四分又撥給不敷課款鹽每
百觔加薪本銀二錢至發價定額三分遵行已久
無庸再減二釐奉
上諭此事曾經李衛奏聞朕令鄂爾泰復行查奏今據
鄂爾泰奏請於定額三分內每觔再減二釐以便商
民等語鄂爾泰李衛均非徇情邀譽之人實從地方
起見部中照例議奏雖是但地方出產有舊無而可

以新增者亦有舊有而應當裁減者若有彼此抵算
之項准其據實奏聞則事皆核實而督撫等亦易於
辦理倘再令其增添而不許其裁減則非公平之道
而隱瞞那移之弊且由此而生即如貴州礦廠各處
開閉不常所收賦稅多有隱此補彼者曾經毛文銓
奏明改正雲南自近年以來督撫等清查鹽稅等項
約計增銀甚多著鄂爾泰查明鹽觔內所增銀兩核
算明白抵補減價增薪之數定議奏聞

又刑部奏參革崖州營遊擊劉陞應追官銀限內
全完援例免罪奉
上諭原參劉陞疏內有差遣兵丁勒令黎人供應派出

工役等語朕思內地居民受地方官苛索便於申訴
故易至於敗露若苗蠻黎獞等僻處外地知識庸愚
倘加凌虐更可憫惻應嚴定處分以示懲戒不當照
內地之例嗣後此等外地之人倂改土歸流地方如
該管官員有差遣兵役騷擾逼勒等情其治罪之處
當加於內地一等著九卿詳議定例具奏

初八日奉

上諭各部院漢司官屢經傳班朕得認識滿司官中間
有不甚認識者嗣後凡遇理事之日著將滿司官四
員漢司官四員一體輪流傳班引見伊等若有條奏
之事即於傳班時密封具奏止許條陳一事不得以

數事並奏如此則司官之賢否優劣可知矣

又奉

上諭士子讀書應試須專心講習方可望其成就八旗
舉人生員內在護軍執事人行走者朕念其用度艱
難恐致分心是以於雍正元年特加殊恩令其退回
仍賞給錢糧養贍俾得專心讀書勉勵上進庶國家
可收得人之益今已三年有餘其中或有年力衰邁
及不肖之人徒領錢糧無志上進虛糜國帑者亦未
可知若不加考課分別勸懲無以鼓勵人才著會弼
納查郎阿於會試後將八旗滿洲蒙古舉人生員漢
軍舉人查明人數請題考試其考試官將應行開列
人員請旨派出分別等第甄驗其人品優劣具奏

初九日

諭吏部盛京五部司官多係本處居住之人互相交結
聽徇情面通同作弊欺隱上司習俗甚是不堪朕屢
降諭旨不能悛改若不盡行調換難於整頓爾部將
盛京本處之人現任郎中以下主事以上人員查明
人數悉行調來以京員用其員缺著在京各部堂官
揀選辦事中等司官爾部帶領引見補用所遺員缺
即將盛京撤回之員補授如此則盛京堂官易於辦
理而盛京部院積習可以悛改矣

又直隸總督宜兆熊等參奏原任大名府知府曾

逢聖虧空錢糧奉

上諭曾逢聖著革職押解交與該督等嚴審追擬具奏
曾逢聖曾經李維鈞保舉蔡珽又在朕前力薦及蔡
珽獲罪之後又奏稱曾逢聖操守不好揣蔡珽之意
或因朕已不信其言故特如此陳奏巧於庇護曾逢
聖又或因已身有罪唯恐連累曾逢聖或曾逢聖實
有劣蹟唯恐累及已身故如此陳奏均未可知及朕
詢問李紱李紱又言曾逢聖居官並無操守不好之
處李紱與蔡珽相爲表裏此語未必不出於蔡珽之
指使今宜兆熊劉師恕將曾逢聖虧空之處參劾前
來則李紱從前何以徇私欺罔在朕前保奏著詢問

李紱令其明白回奏朕觀曾逢聖辦事有才而人品心術俱不可信乃可與爲善可與爲不善之人若循分守法則不應有營私作弊之事若營私作弊則不止一端今情節既已敗露著交與宜兆熊劉師恕將伊任內有無劣蹟一一確查若有情弊卽行題參一併質審並曉諭伊原任地方之屬員百姓等有實在被屈及深知伊之劣蹟者准其赴總督衙門控告

初十日奉

上諭王游原係阜城縣知縣經蔡珽奏請調繁補授淸苑縣知縣及李紱到任後朕令天下督撫各明保一人李紱將晉州知州門堯熙具本保奏又具密摺力

薦王游爲直隸州縣第一好官更在所保門堯熙之上又奏稱因伊係特用之員故不便明保等語朕以李紱斷不忍欺朕遂調王游引見特授大名府知府今據宜兆熊等參出王游在淸苑縣任內虧空錢糧倉穀等項甚多天下豈有好官而虧空國帑倉儲者乎朕因李紱薦舉卽將王游從知縣超陞大名府知府推心置腹至於如此而李紱竟忍於心挾欺詐以負朕乎朕思王游雖經調繁亦不爲特用之員而李紱指爲特用不行明保其意必以王游本不可信恐日後敗露累及己身故不居保爲之名而欲指爲朕之特用也且一面明保門堯熙一面卽密薦王游在門堯熙之上此乃巧於力薦王游其狡詐姦回欺罔已極著大學士九卿詢問李紱令其明白回奏至王游虧空淸苑縣錢糧倉穀接任知縣交代時李紱必有逼勒承受情弊著宜兆熊等將實情審出一併具奏

十一日奉

上諭朕辦理天下事務惟有物來順應初無成見成心蓋天下庶務殷繁人情詐僞變幻百出朦蔽欺罔之處往往有之而一時聽從遂不能不有所錯悞此亦勢所必然惟知其錯悞而卽爲改易不存回護之見則悞者可以不悞而是非瞭然人亦知所警懼所以

古之聖賢不曰無過而曰改過不吝朕常以此自勉也如蔡珽程如絲一案今日特宜諭爾等知之當日年羹堯奏請四川開設鼓鑄蔡珽執奏以爲四川不產鉛觔及那親到彼則奏稱川省本有鉛觔而蔡珽勒令各屬詭稱無鉛以撓公事因將鉛觔鍊就進呈似此顯係蔡珽欺罔比時蔡珽又有威逼知府蔣興仁自盡之事年羹堯又奏其任內劣蹟種種是以朕將蔡珽革職治罪及蔡珽到京而年羹堯諸事敗露朕召蔡珽入見伊瀝陳己之枉屈及平日抗拒年羹堯以致被謗之處幷年羹堯貪酷殘暴各欵朕看其爲人聽其言論似乎尚屬和平不應有逼死屬員之

事是以宥其罪而用之伊在朕前奏稱程如絲為四川第一好官因得罪年羹堯是以誣參必欲致之死地今令年羹堯審訊伊必加以重刑則程如絲身命莫保等語朕以年羹堯素性殘虐蔡珽之言自然確實朕豈忍令地方好官受年羹堯之荼毒因降旨令石文焯秉公審理朕並未授意於石文焯令其如何審斷也乃石文焯審得年羹堯所參程如絲興販私鹽放鎗殺人之處俱係冤抑具題前來朕因蔡珽力言程如絲居官甚優是以用為四川按察使以觀其後效至於程如絲被參之案及石文焯審理之處此時雖然歸結而其中虛實真偽朕究未釋然於中數年以來未嘗不時時留心訪察也前者檢閱汪景祺記載程如絲貪橫一條云程如絲重賄蔡珽調補夔州知府程如絲至夔凡商家所有之鹽盡以半價強買之私鹽船自夔至楚者官素不甚禁以活窮民程如絲悉奪之私鹽船過夔程如絲遣人籍其鹽私商不服程如絲集吏人鄉勇獵戶汎兵幾千人往捕治之私鹽及商人過客艤舟關前皆不得過捕者至鳥鎗弓矢競發私商亦拒捕私商與捕人死者枕藉商人過客斃者無算百姓洶洶幾搆大變蔡珽庇之不以上聞湖督楊宗仁受客商呈詞欲入告程如絲指稱是年大將軍意楊督竟寢其事年公聞之遂具題

參劾奉旨革職拏問蔡珽入覲力言程如絲為天下第一清官上將大用之今此案令西安巡撫石文焯秉公確審石欲脫程罪且議復其官以合聖意嗚呼浙撫黃叔琳以置土豪賀茂芳於死遂革職問罪乃知府殺人不計其數而反無過乎汪景祺記載之言如此伊乃年羹堯門下走狗其言何足為據且謂石文焯出脫程如絲之罪乃迎合朕意此語更屬悖謬朕本無意石文焯又何從而迎合之若云朕有所庇護則年羹堯乃朕當時藩邸舊人多年効力朕不庇護年羹堯而乃護素不識認之程如絲乎即如黃叔琳深受朕恩由太常卿歷陞巡撫極蒙委任優眷朕不庇護黃叔琳而乃庇護一海寧無賴之光棍乎朕之賞罰悉本至公無一毫偏向之處而石文焯之開脫程如絲者或因已與年羹堯素日相好故意將年羹堯所參之案審虛以避嫌疑或為蔡珽流言恐嚇故特翻程如絲之前案二者均未可定今觀蔡珽草率放縱徇私妄為則偏向程如絲顛倒是非乃伊之實情而其所行背理之事較其於此者更難悉數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汪景祺雖犯重罪身正典刑然其言未必字字皆虛今伊既有程如絲枉殺多人之語則外間為此語者必不止於汪景祺一人此處甚有關於國家之政事必須究問明白得其實情始

足以清吏治而肅官方剖是非而除壅蔽在朕誤聽欺罔之言誤用宵小之輩寧可認錯不肯容姦寧受前後反覆之名不肯蹈文過怙非之誚諸臣試思之朕不自回護其過失又豈肯為他人掩飾其罪愆乎程如絲興販私鹽放鎗殺人一案著侍郎黃炳前往四川會同岳鍾琪馬會伯及湖北巡撫憲德逐一明白審理從前被程如絲之害者多係湖廣之人著憲德一一查出帶往四川質審再此案內有應行質審之人俱聽黃炳等行文調取質審目今岳鍾琪現在四川著行文令伊暫留川省辦理此事蔡珽候刑部案件質問後即行發往四川石文焯亦著前往四川

於黃炳等會審時令蔡珽石文焯二人在傍觀看

十四日奉

上諭通政司參奏蔡珽將題本誤用奏本內閣又復參奏蔡珽於本章首行違例連寫府丞銜名蔡珽曾為大臣歷官內外辦事多年豈有本章定式茫然不知之理且伊亦曾在朕前將奏本題本之處陳奏極其明晰今乃錯悞若此或伊故意造作以試探朕意或伊負恩妄為天奪其魄著俟蔡珽到京之日九卿詢問具奏

十七日吏部議駁河南巡撫田文鏡請將理事同知偉璱以陞銜留任奉

上諭偉璱著照該撫所請以陞銜留開封府理事同知任但該撫疏稱闔省紳士兵民合詞攀留等語此處不應入於章奏凡紳士兵民保留本地官員之處久奉

聖祖仁皇帝諭旨嚴禁蓋務衆罷市等情該督撫等必行查究故匪類尚不敢輕犯至於保留官員向來並不究問其根由故小人不知畏懼此唱彼和聽人指使賢愚混雜顛倒是非種種弊端如賄買要結之事皆從此出而地方官員必至枉道以求悅於人此風斷不可長如屬員果係賢能稱職該督撫等即據已見具題保薦朕自酌量俞允不必牽引紳士兵民攀轅臥轍等語以開小人生事之端嗣後各省督撫提鎮

一體遵行

又刑部等衙門議准川陝總督岳鍾琪奏趙智被伊胞兄趙宗痛毆情急回擊中趙宗要害殞命趙智擬斬監候奉

上諭趙智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弟毆兄死乃人倫風化所關法無可貸但因其中畧有可原之情故交與九卿再三酌議衆論僉同然後改為監候以姑緩其誅此不過數十案件之中間一從寬之事也昨李紱審擬楊四毆死馬順一案公然以楊四護父殖引鄭璀護母之例欲寬其罪夫殺人者死律有明條

大臣惟有按律定擬以待朕之酌量若似李紱之枉法市恩徇私要譽則是朕之法外施仁偶然原情寬宥之處臣工皆強爲比照題請以濟其私而用法多不得其平矣內外臣工當以李紱爲戒

十八日奉

上諭佐領等並無協同辦事之人若佐領遇有他故不獲辦事該都統輒隨意委人署理與其隨意委署不若每佐領額設副佐領一員令其協同佐領辦事既可互察弊端而事件亦不致於遺悞補授之時將大臣官員以及驍騎校等視其人材可用力能管轄者令其兼理庶於事有裨益著八旗都統議奏

二十日奉

上諭向來督撫提鎮陳奏本章例有副本投遞通政司衙門又有揭帖知會關涉之各部院往往緊要之事未達朕前而先已傳播於衆口又如內外咨呈文書往來該衙門尤易疏忽以致匪類探聽多生弊端間有緝拏之犯聞風遠颺遂致漏網此皆不愼之故貽悞匪輕嗣後一切本章以及咨呈文書除平常通行事件外其有關涉緊要之案與緝拏人犯之處內外各衙門應密封投遞各該管官應謹愼辦理以防漏洩倘有疏忽將來事發之日究問根由必將漏洩之人及該管官員從重治罪其稽察之處交與科道官員倘有疏忽漏洩之事科道不行查出亦一併加以處分其如何詳悉定例之處著大學士九卿會議具奏

又

諭吏部會試舉人著爾部揀選引見併問九卿將所知者舉出再舉人內有伊等同鄉素日推服之人亦著舉人公舉或數人共舉一人或十數人共舉一人俱將姓名註明務須有猷有爲有守之人方可推薦不得冒濫

二十四日禮部奏會試舉人叩荷

特恩合詞陳謝奉

上諭朕視天下萬民皆爲一體況讀書鄉薦之人異日俱可作朕股肱耳目是以朕心待之實有一體聯屬之意愛養培護卽如自厚其身此皆出於中心之自然並非欲邀天下士子之感頌也今舉子等以會試叩荷特恩合詞陳謝是尚不能深悉朕一體相關之意而存上下彼此之形跡矣朕待天下惟有一誠而崇儒重道之心尤爲篤切但所崇者皆眞儒所重者皆正道若徒尚虛文邀取名譽致貽世道人心之害朕不忍爲也爾等讀書之人實四民之所觀瞻風俗之所維繫果能誦法聖賢躬修實踐宅心正直行已端方則通籍於朝必能爲國家宣猷樹績膺棟梁之

選郎退處鄉閭亦必能教孝勸忠爲衆人之坊表故
上習既端而人心尚有不正風俗尚有不淳者無是
理也爾等既感朕恩即當仰體朕心恪遵朕訓爭自
濯磨或出或處皆端人正士爲國家所倚賴如此方
爲實心報效不在感恩奏謝之儀文也

二十五日奉

上諭操守乃立身居官之要而操守貞正清廉又實屬
甚難之事如怡親王之一塵不染其存心有如鐵石
諸臣無有能及之者實目中所僅見可爲大小臣工
之模範如年羹堯等貪贓壞法之徒肆行妄取及至
身敗名辱重罹罪譴家貲盡入於官追悔莫及亦何

益之有哉凡人立身居官當先定一主意終身守此
而行不敢尺寸即如出門行路之時自然預定主意
認定一條正道前往斷無有信步亂行之理亦斷無
有知其爲荊棘險阻而肯由此而行之理何以於立
身居官此等大節則冒昧苟且任意妄行若預先茫
無定見者且明知其爲悖理犯法可危可懼而往往
以身試之是何異於行路者明知其爲荊棘險阻而
以身陷入其中哉此等之人總由於私意固結於中
財賄誘惑於外貪小利而忘大害顧目前而喪生平
是以舍正路而弗由履危途而弗覺誠可憫可歎之
甚也

又戶部奏川省復設鋪司工食銀兩內餽送扣留
各項分別著追奉

上諭此案該撫等疏稱餽送塞爾圖進藏盤費銀一萬
六千兩應交該旗著落追賠等語此項銀兩若果係
年羹堯餽送塞爾圖則動用公帑者乃年羹堯之罪
與塞爾圖無涉不應於塞爾圖名下追賠若係塞爾
圖巡撫任內之事則塞爾圖不應借進藏盤費名色
動用公項今祇含糊著落具題皆係從前稽查此案
之人不行秉公查勘若非故意屈抑塞爾圖即是有
心袒護塞爾圖矣著交與岳鍾琪馬會伯將此項再
行確查具奏

又刑部奏參革高安縣知縣鄭勛私置糧斛一案
該撫所議未協應令再審奉

上諭部頒制斛不能敷用是以該令私置一斛此亦情
理之常若借此科徵米石自應重治其罪今該撫審
得徵收漕米一萬二千餘石只多收米二十八石據
此則該令本無貪婪情弊可知裴𢔶度原參民怨沸
騰之語既無實據該部何得執此一語必欲窮究強
坐其罪所駁不是著另議具奏

二十六日奉

上諭京師爲輦轂重地理宜肅清但五方雜處品類混
淆往往有各省游手姦僞之徒潛來居住招搖生事

種種不法或呼朋引類訛詐錢財或捕風捉影指稱綫路或打探信息囑託衙門或揑造浮言煽惑衆聽以及開場局賭誘人為非者難以悉數此誠擾累地方干犯法紀不可一日容隱者也朕思京城內外遠人聚集者雖多皆有容留居住之處或係客店寺廟或係親友居停或係租賃房屋但就其住處稽查自可得其蹤跡除現任官員外如係候補候選之人必有仕籍可稽至於讀書之人或應試到監或處館作幕貿易生理之人或行商坐賈或工匠手藝以及醫卜農圃肩挑負販皆必實有本業營生方可聽其在京居住若閒散游蕩出入詭秘託名餬口四方而實

無恒業者即係姦偽棍徒立宜擯逐嗣後應令步軍統領巡城御史順天府督率屬員於九門五城地方嚴加察訪并出示曉諭京城內外客店寺廟以及官民人等果知其人行踪來歷可以深信方許容留棲止倘係面生可疑蹤跡莫定或人雖熟識而生事妄行者槩不許容留居住若徇情受賄一時姑容經該管官員訪出或本人日後事蹟敗露必將容留居住之人連坐治罪如此則招搖撞騙之徒無地可以潛藏而輦轂之地得以肅清矣其作何察訪取具保結之道不使賢愚混雜惟令奉行得宜不至滋擾之處著九卿定議具奏

二十六日

諭吏部兵部刑部盛京人員習氣澆薄營謀鑽刺朋比侵盜甚是無恥屢加教誡終不悛改皆緣犯法參革究治之後仍在本地居住往往生事滋擾誘人為非無所不至此等敗類若不即令遷移望風俗之歸於淳厚終不可得嗣後盛京居住滿洲蒙古漢軍文武官員除因公註誤獲罪者仍准本地方居住外其犯侵盜虧欠錢糧及姦貪訛詐之事降革者酌其所犯事由或令來京歸旗或著於各省滿洲駐防之處安插如此則不肖之徒漸少而盛京澆薄之習可息爾三部嗣後凡遇盛京人員犯罪案件俱照此定擬仍

將從前盛京旗員所犯侵盜錢糧姦貪訛詐等案內廢員查明奏聞

二十七日刑部等衙門議覆西安巡撫張保題奏唐十兒等毆死屈三讓照律治罪奏

上諭該撫等審擬唐十兒之罪強引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之條甚屬草率屈三讓奪犢之後又用鐵尺打傷王二則與罪人不拒捕之條不符矣唐十兒平日與屈三讓果否不相認識著該撫等確加審訊若唐十兒平日認識屈三讓則當另引相符之律定擬唐十兒之罪若不認識屈三讓則當被奪之時伊但視為中途搶奪之人情急毆打亦事勢之常且屈三讓逞

至次日殞命唐十兒情有可原著免死減等發落照
例追埋葬銀給付死者之家王二係專管馱箱之人
見被搶奪自無束手聽從之理乃被屈三讓毆打至
於傷勝落齒王二情急還毆實屬無罪今該撫等擬
以杖責甚為屈抑王二之罪著寬免若已經發落著
該撫照杖責折贖之數出銀賞給之
二十八日刑部等衙門議奏侍衛達爾當阿鑽營
圖謀擬斬監候奏
上諭朋黨之為害所關甚鉅是以凡有犯者朕必窮究
根柢斷不寬宥從前以達爾當阿之事大臣內或有
黨徇指使之人故交部嚴行審究今既審無別情該

管大臣官員治罪之處俱著寬免達爾當阿係阿靈
阿之子阿爾松阿之弟看其人之行藏心術不減阿
爾松阿著將伊發往寧夏披甲當苦差若果實心効
力伊罪尚可寬免

雍正五年閏三月
上諭三十一道
初一日奉
上諭朕日理萬幾惟欲周知庶務通達下情是以廣開
言路令人條奏事件冀於政治有所裨益近見條陳
人員內頗有能據實陳奏不避嫌怨切中情弊者朕
思此等之人其言既可採錄則其善亦不可泯嗣後
凡內外大小引見人員有所奏條陳曾經發交廷議
允行者著吏部將姓名事件記明檔冊其人日後或
被堂官參劾或被督撫糾參該部議處覆本之時著
將該員某年條奏某事曾經允行之處寫簽夾於本

內進呈以便斟酌其事之重輕量與寬減則國家政
治既得條奏之益而其人亦深受敢言之效庶可共
加勸勵也
又
諭八旗大臣旗人犯枷號鞭責治罪革退官兵並無恒
業在京閒住倚靠親戚為生以致良善之人被累伊
等無事遊手好閒自必為非作惡將此等之人查出
令於京城附近直隸地方耕種井田其作何安置之
處爾等會議具奏
初二日大學士等恭奏詹事陳萬策典試回里行
事狂妄奏

上諭陳萬策著交部嚴察議奏丁士傑身爲提督乃曲
意逢迎本地鄉紳將國家名器褻慢視之私自借人
輕用又不將陳萬策所行狂妄之處據實參聞則平
日之徇情瞻顧可知丁士傑甚屬不合亦著交部嚴
察議奏候選州同李尊仁於
聖祖仁皇帝忌辰演戲大干法紀陳萬策始則說與知縣
令其究問後又令其且緩勿究甚屬多事情弊顯然
且陳萬策强令地方官平糶又查問倉穀數目又煽
惑鄉保具呈無非恐嚇地方官員而博鄉人之感頌
陳萬策既欲加惠鄉里著福建督撫將陳萬策所有
家產貲財查出換易米穀散給伊本地窮民

初四日吏部議覆梁愈達條奏書辦冒充重役官
員處分已有定例無庸議奉
上諭蠹吏舞文弄法地方官員往往被其引誘弊端甚
多斷宜嚴禁本內議稱書辦重役冒充與官員之徇
庇久經定議嚴立處分將梁愈達所奏無庸議等語
此事若果通行各省遵奉梁愈達係候選之員豈有
不知而尚以此陳奏乎若云議定之事即無庸再議
此不過草率塞責之語且從前只議禁止蠹吏並未
議及如何稽查之處是以積弊仍在無從剔除今應
作何稽查之法或交與督撫或責成司道務使胥吏
不能作奸弊端得以止息著再議具奏

又翰詹科道議准石埭縣知縣林大木條陳紳衿
一體編入保甲奉
上諭林大木奏稱紳衿與齊民一體編次保甲此事自
應酌量妥協方可施行據奏看柵支更令以家人充
當等語恐單寒之士無人供役轉致苦累其勢有所
難行此議尚未妥協將本發還著再議具奏
又兵部議駁大學士蕭永藻請以
陵寢贊禮郎揀選補授防禦奉
上諭此事從前部議准蕭永藻所奏遇防禦缺出於鳴
贊內揀選引見補授朕曾降旨以防禦係有責成之
官鳴贊內如果人材可用未嘗不可補授若無可以
補授之人則自京城補授亦可所降諭旨甚明今兵
部議覆本內並不將所降諭旨聲明止稱若於鳴贊
中揀選聲音好者補授恐其不能勝任應將蕭永藻
所奏遇防禦缺出以鳴贊補授之處無庸議夫鳴贊
內豈無一可用之材況朕於鳴贊內用至大臣者有
之豈可一概棄置今並不酌量情理但任意草率議
奏甚屬不合此本發還著再議具奏查弼納著交部
嚴加議處
初五日諸王大臣等參奏法海鑽營狂妄應按律
正法奉
上諭法海原係革職發往軍前効力之人伊到軍前並

無出力之處惟極力鑽營阿附允禵自謂有所依庇
輒敢擅自回京又有種種不法之處本應按律正法
今從寬免死著發往查漢托輝交與通智單疇書管
轄聽其差委在水利處効力行走一切事宜毋許干
預若果實心効力則已如仍不實心効力狂妄虛詐
著通智單疇書即行參奏
初九日九卿遵
旨揀選下第舉人命往各省委署州縣吏部引
見奉
上諭守令乃親民之官關係百姓之休戚故得其人則
民生被澤而風俗日淳不得其人則民生受累而風

俗日薄自古安民必先察吏此不易之經也朕御極
以來夙夜孜孜欲使薄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而
此願一時難遂者則以縣令之不能盡得其人也果
能得有猷有為有守之人布散各省分膺民社之寄
彼一人之精神力量足以貫注乎一邑凡督撫大吏
耳目心思之所不能遍及者縣令皆能體察經理之
則民生安得不厚風俗安得不淳而朕心無一夫不
獲之願於是乎可遂矣向來各省縣令多循資按次
照例選用之員故其中庸碌無能者有之年力衰憊
者有之少不更事者有之以致苟且因循貪位竊祿
諸事闒冗職掌廢弛此等之人尚不能顧一身之考

成豈能為地方之憑藉乎今因會試後天下舉子齊
集京師朕思其中必有才品兼優之士是以特加遴
選畀以縣令之任爾等亦各鼓舞踴躍欲乘此年力
精壯之時為國家宣猷効用意亦甚善然朕之所望
於爾等者不僅在於辦理刑名徵收賦稅了簿書期
會之責而已必須實盡父母斯民之道視衆庶為一
體剛柔相濟教養兼施化澆薄而為醇良懲貪邪以
安善類古稱愛民如子此語最宜體會父母愛子之
心未有不教之正者縣令果視民如子豈有優柔貽
害姑息養奸行婦人之仁忘聖賢之義而可謂之痌
瘝保赤者乎書經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自古聖

賢為治皆尚實政最惡虛名若將存沽名市惠之心
必至為同流合污之鄉愿又何能為整綱飭紀之良
吏乎從來父子之間施者不以為恩受者并忘其感
守令之於民果能潛移默化使閭閻習為固然而泯
其感頌之迹斯不愧父母之稱而媲美古之循良矣
紳士居鄉每多違理肆行之處且師生年誼固結攀
援弊端種種朕令有可約束勸導之者無非欲其屏
除舊習同歸於善並非令地方官有意摧折之也爾
等蒞任後於紳士之品行端方者則當加意敬禮以
樹四民之坊表其小有過愆者則勸戒之令其悛改
其不可覺悟不可寬宥者則置之於法以警其餘如

此則賞罰公明輿情悅服而觀感興起比戶可封矣
爾等既叨鄉薦皆以古之孝廉相比擬所當早夜思
維何以克副此孝廉二字平時株守寒窗則以不獲
見用為嘆今見用矣正可以展布素懷發抒夙抱且
以下第之人選期尚遠而朕破格遴選授以官職即
論感恩圖報之常情亦當人人自奮況朕心實仗爾
等為朕教養斯民移風易俗以成一道同風之盛爾
等豈可薄待其身而為胸習所漸染私欲所牽制乎
爾等果能卓然自立不負選用朕自格外加恩倘拜
命之初一時感激而蒞官以後頓改初心則不但國
典王章無可寬貸即清夜靜思亦應無地自容矣勉

之勉之
初十日奉
上諭凡州縣錢糧之虧空總不出侵欺那移二項當其
侵那之時官固主之而承手之經承自無不知也乃
不行稟阻且從而慫慂之以便作奸分肥迨至本官
監追而經承且優游於事外本官問重罪而經承僅
得不行稟阻之處分故凡虧空纍纍多由於官吏之
相成也朕意以為經承庫吏經管倉庫之人亦宜重
其處分之例更定以勸懲之法凡州縣官到任則先
揀選殷實老成胥吏一人以充錢糧總吏通詳報部
凡徵收錢糧即令隨徵報解不得存留內署承辦五
年該縣無虧空者即將總吏咨部以九品雜職即用
本官少有虧空該總吏力行稟阻如不聽從許徑赴
司院呈明免罪若該吏不行稟阻致本官以虧空糾
參即將經承一同監追該經承減本官一等治罪如
此則經承有所責成迫於勸懲不敢順從本官擅動
國帑亦杜絕虧空之一法其如何詳悉定例之處著
九卿會議具奏
又九卿議覆河南巡撫田文鏡條陳捐納貢監歸
併學臣約束奉
上諭該撫疏稱捐納貢監不日學臣毫無約束之權且
與文武生員歸併學臣約束之例亦不畫一等語今

部議捐納貢監應褫革者令地方官申報督撫移咨
學臣一面褫革一面報部等語此議尚未周備捐納
貢監既令學臣約束若必俟督撫移咨學臣則學臣
仍無約束之權嗣後有應行褫革者令地方官申報
督撫學臣其事屬督撫者准督撫移咨學臣其事屬
學臣者准學臣移咨督撫如此始為周備著將此本
發回添入此語
十一日
諭大學士等從前將軍噶爾弼奏盛京海洋應添設水
師營分佈三處于鳳凰城芘於海塘議政大臣已經
議准續據尹泰奏稱自山海關迤南錦州復州蓋州

地方海洋係進登州之海口不比大海旅順口關現有水師營今天津又設水師營此二營之水師儘可輪班巡察若又添設水師營將來製造船隻修葺營房以及兵餉等項所需錢糧浩繁究於巡察無益等語經議政大臣議令噶爾弼尹泰會同甚一定議具奏今噶爾弼尹泰仍各執己見具題朕意以尹泰所奏爲是如添設水師營果於巡察有益卽多費錢糧亦應舉行今旣無益又何用添設從前朕降諭旨將盛京穀石由海用船運至天津盛京大臣奏稱盛京所有船隻雖以海運穀石看來盛京所有船隻未必照數全備水手未必熟練著將朕旨曉諭議政王大臣此原係議政所議之事著再會議具奏

又奉

上諭據邁柱奏稱江西存倉穀石向來俱係二錢一石折價存留各縣價銀二錢買穀一石實屬不敷等語朕思離任官員交代之際並無穀石在倉而以二錢一石之賤價交與接任之員接任之員力難賠墊以致穀石空虛弊端種種國帑民生均受其累此皆裴徫度及歷任布政使等徇情市惠强令接任官員收受之故著將江西通省折價銀兩交與裴徫度及歷任布政使作速照數買穀還倉不得借端絲毫派累小民其作何勒限及分派經手原任布政使之處著

邁柱查明定議再直隸各省倉穀若有前任官折價存庫者不許新任官接受交代仍令前任官買穀交倉不許顆粒短少其該管督撫上司亦不得徇情寬縱倘敢故違定將本官及該管官分別從重治罪永著爲例

又奉

上諭何祥書以旗人在內廷當差行走蒙
聖祖仁皇帝之恩用至京營遊擊又
特授爲山東登州總兵官何祥書自應感戴
聖恩竭力圖報乃聞伊聲名甚屬平常朕欲試看故調爲古北口提督伊到任後仍聞操守不好而未得實據但奏對與所辦之事甚是糊塗不能勝提督之任是以調取來京今問伊回京時索取永協山海路千總韋正銀六十兩薊協喜峯路把總曾受爵銀五十兩提標左營把總王如綸銀五十兩永協山海路把總武順銀四十兩永協石門路把總賈瑞豹人參半觔貂皮四張再武弁按補請劄俱勒索公費銀十六兩爲肥己陋規以上各項雖未知虛實若何然人言如此必非無因著交部嚴察議奏何祥書旣無操守則其任內必有勒索屬員賄賂之事著交與郭成功逐一詳查並曉諭各屬員從前曾有餽送賄賂何祥書之處著伊等一一自行首出朕皆開恩免其處分倘

此時隱匿不首或何祥書自行供出或何祥書家人
說出或從別處訪聞定將隱匿不首之人從重治罪
十二日兵部奏浙江武舉會試應照文舉人例停
止奉
上諭士習澆漓不干武途若言文生習武則武技亦非
易能之事如果文生能立刻習武則武生亦可旦夕
能文矣况浙省文有餘而武不及毫無不便之處此
奏草率武科著照舊會試
十五日巡察御史苗壽等叅奏灤州知州吳肇等
驗審命案草率朦混奉
上諭該部察議具奏苗壽此奏及關柱從前所奏示年

縣命案俱非巡察御史職掌管轄之事但御史有風
聞言事之責似此有關民命之大案自無推卸不行
陳奏之理倘巡察官員因苗壽關柱等此番陳奏相
率藉口彷傚濫收詞狀以滋紛擾則斷乎不可著將
此曉諭知之
又河南巡撫田文鏡叅奏中牟縣知縣京兆曾承
緝遲延奉
上諭京兆曾著議處具奏向來河南有老瓜賊為害於
往來行旅近見該省屢有圖財害命不知兇犯姓名
之案或係老瓜賊潛匿傷人亦未可定著巡撫田文
鏡按察使彭維新設法緝拏務除匪類免致拖累無

辜此案內張小吾既審無謀害實據即應釋放不得
因兇犯未獲羈留拖累藉口搪塞
十七日奉
上諭昨有人條奏云江南地方屢蒙賑恤弘仁近又與
修水利即編戶細民莫不感激圖報況乃身列縉紳
曾受朝廷厚恩現在擁貲富饒者可將此等重大公
事推作不知祗為肥家之計如原任禮科給事中陳
沂震在京時專能鑽刺包攬保舉及為山東學院將
武生全貲文童過半告病遊學無一不取聲名狼籍
與李樹德朋比分肥每年包送銀三萬兩後差滿時
樹德又為題留復終一任且沂震嘗借當差之名拒

絕伊之親友凡有求其資助者分文不與俱以將來
密雲城下永定河邊不知誰為親友等語作書相覆
彼原打算庶貲銀兩除當大差外仍留餘步究竟並
未為國家絲毫出力貪緣漏網得免派差今居吳江
縣桐盧鎮將城內當鋪收起現在開有三大棧房廣
囤米石貲本豐盈江浙兩省接界之處田產買賣現
銀甚多伏思皇上發帑興工無非為萬民籌畫陳沂
震即使捐貲助工亦於己之田畝有益公然婪贓蓄
積為富不仁欲思安然享用全無急公報効之處深
屬可惡查陳沂震年雖七旬精力尚强長子係舉人
次子當家父子唯以盤剝窮民為事懇請勅下副都

統李淑德江蘇撫臣陳時夏將伊二子調赴工所使
將長橋一帶及吳淞江工程量力捐銀三四十萬兩
尚為易舉裒有餘以補不足用一人以濟千萬人天
理人情既屬允協而兩省之水利亦俱可添補興修
矣條奏之言如此向來學政諸臣營私網利久在
聖祖仁皇帝洞鑒之中本欲將伊等置之於法以懲貪婪
祇以
聖心仁慈有所不忍故擇其聲名甚劣者罰以修河築城
令其効力使不得擁厚貲而長貪墨之風又姑且保
全其身命此乃法外之仁也至於聲名好者如李光
地張鵬翮朱軾陳世倌等則不但不令其効力且

重加擢用而嘉獎之其餘不曾令其効力者不可勝
數此天下所共知者乃奸邪宵小之徒見修河築城
之舉不知感戴保全寬大之恩轉藉口以遂其納賄
婪贓之計良心盡昧天理何存至條陳所述密雲城
下永定河邊之語向來實有此言甚屬悖謬自朕即
位以來嚴加訓飭至再至三而諸臣果能洗心滌慮
潔己奉公屏除昔日陋習朕甚嘉之若有一貪婪不
法之人則求如從前之密雲城下永定河邊豈可得
哉陳沂震聲名既劣而又巧於規避今留江南與水
利之時著交與陳時夏李淑德令伊出貲財一二十
萬兩為地方辦理公事並交與陳時夏查訪不得容
其隱匿

又
諭內務府來京考試舉子等朕加恩體恤屢諭崇文門
監督不必查其行李致滋勒索但恐巡役人等未必
奉行盡善且恐日久弊生或有不肖之徒假冒舉子
名色夾帶貨物亦未可定爾等可於盧溝橋查稅之
所設立店房務期寬展可容多人令考試舉子等即
於店內安放行李其有無應行上稅之項爾等著人
查看看畢給與照票令其入城廣寧門不必重查如
此則舉子行裝不致狼籍亦可免宵小假冒之弊即
尋常商賈在內居住歇宿亦屬其便此事可否舉行

之處爾等詳加酌議具奏
十八日奉
上諭保定府舉人蘇庭係奏內稱直隸帶徵錢糧州縣
併催以菜色初起之民當三春絕乏之日辦理實難
請俟二麥登場三秋納稼之後酌年歲豐歉以定帶
徵多寡之數等語直隸地方前歲被水歉收朕念切
痌瘝焦勞倍切至頒發倉儲七十萬石以為賑糶之
需又與修各處城垣水利工程約費帑金數十萬兩
俾小民傭工以餬其口撫恤之政無所不周查賑之
員絡繹於道所以為畿輔百姓謀安全者已盡朕心
力矣幸荷

上天鑒佑上年二麥大收秋成亦屬豐稔遠近黎庶共樂安居無不感朕恩澤至於帶徵錢糧乃國家惟正之供朕何敢市私恩以邀譽今既格外施仁寬期於從前而補償於今日小民淳朴者多斷不忍於受恩之餘又存拖欠國課之想假使民力果有不足該地方大吏有司自然體朕愛養元元之心暫緩催科之令必不至迫急滋擾也蘇庭既係舉人乃讀書明理者尤當感戴朕恩以完課急公勸導百姓今乃倡議緩徵希冀僥倖以惑人心並言小民菜色初起夫菜色初起四字或可用之於雍正三年秋成被水之後奉旨賑恤之時而蘇庭用之於雍正四年秋成豐稔之後尚得謂之公論乎直隸紳衿包納錢糧積弊種種衆所共知蘇庭必係此等之人故爲此奏以自便其私著將蘇庭革去舉人發與總督宜兆熊劉師恕將蘇庭向日居鄉爲人一併查明具奏

又

諭步軍統領阿齊圖聞京城內有揑造謠言誑騙愚民遊方僧道自稱神仙聚集多人做會者似此匪類著即拏究治罪遞解回籍行文嚴飭地方官永不許出境若再來京被獲將地方官一併題參治罪斷不姑恕歲底著地方官必將解犯存亡詳報爾衙門知之

十九日奉

上諭三農仰賴雨澤所重尤在春時今年三月間直隸地方雨暘不一朕念切民依時時體訪昨閏三月十一日京師及近畿之地俱得雨澤而薊州咫尺間僅有微雨不能霑足朕向來屢降諭旨凡水旱災祲之故或因朝廷政事闕失或因該省大吏及該郡邑有司有乖職守各致愆尤或因本地風俗偷薄人情澆漓此數者皆足以上干

天和致使陰陽違序古人言此最爲詳備而朕研究天人感應之理確然知其不爽是以往復諄諄訓諭中外期於共相儆勉修人事以格

天心此念無一刻或忘也今春畿輔遠近雨澤不均朕再四思維不得其故昨見保定府舉人蘇庭條奏請將本年帶徵錢糧緩其徵收而又故爲迫切愁苦之詞加以菜色字樣欲以聳動朕聽即此可知小民之心無時饜足當收成偶歉之際蒙朕多方拯恤比歲緩徵而小民皆相習視爲固然迨及歲已豐熟全不念租賦乃惟正之供輸將乃分內之事仍思遷延僥倖遂其私心轉覺納科完糧爲意外之事相對輾轉志氣不舒遂致上干

天和甘雨不能應時而降此亦理勢之必然者也況自私自利之念蒙蔽於中而非理非分之望擾攘於懷旣忘朝廷撫綏保護之深恩又忘

上天錫福惠民之大德人情如此尚得謂之風淳俗厚而
可邀
上天之眷佑乎夫錢糧出於地畝凡應完國課者皆係有
產業之家並非無力窮民可比豈有上年豐收之時
全不籌及於今年國課之理假若民力果屬艱難該
地方大吏有司自然體朕宵旰勤民之至意暫緩催
科斷不忍過於迫急竭民力而違朕旨也朕因小民
習染既久私欲難除不識君民一體之情不知天人
感召之理致干
上蒼譴責垂慈示儆朕心深用惻惻切加訓飭果能遵朕
諭旨安分守法循理奉公則俯仰寬舒心志暢適古

人云和氣致祥將見五風十雨大有頻書斷不憂水
旱災祲之為累若宵小無知以為朕因催科降此諭
旨則不但不知朕教養之深恩抑且昧天人感應之
理矣著直隸總督督率有司體恤民隱教養兼施將
朕此旨通行出示曉諭務使遠鄉僻壤之民咸令詳
悉知之

二十日陝西總督岳鍾琪叅奏夔州府知府喬鐸
等隱匿夔關稅銀奉
上諭喬鐸著革職其揑結使欺併程如緣扶同隱漏情
由俱交與黃炳岳鍾琪會同該撫一併嚴審追擬具
奏各省稅課銀兩向來隱匿者甚多雖經奉旨稽查
而徵收官員瞻顧從前隱匿之罪仍復支吾不將實
數盡行報出及至敗露則於隱匿稅課之外又添欺
罔之重罪愈不可逭朕心實為不忍今特沛寬大之
典准各處將實在數目自行首出其從前多收之處
免其究問朕既如此開恩倘再有隱匿情由日後發
覺定治以重罪著該部通行曉諭知之

二十一日
諭內閣九卿等從前朕用岳鍾琪為陝西總督時蔡珽
在朕前奏稱岳鍾琪不可深信朕諭之曰岳鍾琪之
父素與年羹堯不合岳鍾琪受國家厚恩赤心報効
斷無違背君父而有所瞻顧游移之理朕可以力保

之及岳鍾琪到京則在朕前甚稱蔡珽比時蔡珽諸
事尚未敗露是以未將蔡珽讒譖岳鍾琪之處向岳
鍾琪明言但微露其意而已年羹堯用兵之時蔡珽
應運糧餉年羹堯欲借此陷害之故意將岳鍾琪所
統之兵紆道往來調遣使蔡珽轉運不及以報其夙
怨而岳鍾琪則於中設法周全使蔡珽得免遲悞之
罪即此則岳鍾琪實大有功於蔡珽而蔡珽亦不應
以讒言報之也至於平定青海實係岳鍾琪之功年
羹堯不過坐鎮指揮而已若非岳鍾琪智勇超羣剋
期決勝則年羹堯亦不能成功如此之速然岳鍾琪
之所以奮勇直前者乃為國家殫忠宣力以靖邊疆

豈因年羹堯之私情而遂其調度予岳鍾琪進京經過保定時蔡珽向伊言怡親王甚怒傳雍囑伊留心似此無稽荒謬之言不過欲惶惑岳鍾琪之心使其到京茫無定見獲過於朕前以實其從前讒間之語也蔡珽詐偽彰露之後朕面加詰問乃仍敢於欺罔堅不承認後岳鍾琪奏稱蔡珽實有此語伊若不認臣願與面質朕批示岳鍾琪曰以卿股肱重臣朕豈肯令與市井小人質對此語所奏朕已知之矣令董繼舒來京與伊面質蔡珽理屈詞窮自認不諱岳鍾琪乃國家之棟梁封疆之柱石凡爲臣子者皆當加意敬禮愛重而保護之蔡珽乃忍爲讒譖於前又巧

爲播弄於後必欲使之得過以摧折棟梁柱石之材誠不知其何心似此大奸大詐負國負恩伊清夜自思更有何可置辯之處爾等可將此旨宣諭之其前後議罪之本甚多爾等可將各案彙爲一本定擬具

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法敏素善沽名邀譽以取悅於人朕屢加訓諭尚不悛改即如陝西修濬龍洞渠一事原係岳鍾琪密摺奏聞者岳鍾琪不敢自居奏請之功求朕特降諭旨且欲自行捐助以辦公事其公忠體國如此法敏不過遵朕諭旨而於岳鍾琪酌定規模委員辦理之時即欣欣得意以爲己功奏摺內稱岳鍾琪甫議興工即赴川省臣到任後及時與修小民均霑水利等語其掠美市恩之意可見至於臨潼舊渠一段濬流建閘乃因龍洞渠之功程而潤色之初非法敏創此利民之舉也法敏既欲增修亦當奏聞請旨或移咨岳鍾琪商酌定議始得大臣之體而盡朋友之道今乃擅自舉行且有矜誇之意無非歸功於己以博愚人之感頌以岳鍾琪法敏二人之居心行事觀之其務實務名之分相去霄壤矣朕降此旨並非與臣下較論功績也朕所辦理皆天下國家之公事實朕分所當爲但論當與不當耳有何功之可居諸臣所辦

理皆朕之公事亦諸臣職分中事並無功之可居若少涉於私則作威作福乃古聖之所深戒況諸臣皆朕簡任之人若奉行皆是諸臣之功即朕之功也朕有德意乃賴諸臣匡勷入告之力朕之功即諸臣之功也自古帝王天下一家君臣一體理當歸之於公若云臣下當歸功於上是又存偏私狹小之見更不知一德一心之義者也若如法敏此等存心凡遇薦舉人員加恩地方之事則爭競歸功於己而遇參劾懲治之處則推卸於同官歸咎於君上然則公忠體國者顧如是乎其增添臨潼工程動用銀兩著法敏自行捐修以爲人臣侵上之權欺世務名居心無恥

者之戒

二十三日刑部議奏參革太平縣知縣張學都虧
空銀兩不准免罪奉
上諭此事部駁甚是張學都原參續參虧空銀兩多至
六萬有餘祇完過七千餘兩其餘或於別案歸結或
著落各員分賠從前審理此案時未必無曲爲開脫
之處即使分賠有人亦應俟賠完之日始免其罪今
諸項未清遽將張學都免罪俾伊脫然事外可乎著
交與德明將分賠各項有無曲爲開脫之處一一查
明具奏仍將各項按限嚴追完結之日再將張學都
奏請豁免如不能全完仍著落張學都名下追賠

二十四日奉
上諭據浙江巡撫李衛奏稱紹興府知府魏觀台州府
知府楊濰補授已久尚未到任朕查楊濰於上年八
月內補授台州府知府雖伊原任內有審訊事件然
爲期已逾半載太覺遲延魏觀於上年十月內調補
紹興府知府因前任鎮江府交代事件留滯江南今
已半載未赴新任若伊原任內果有緊要案件及經
手錢糧一時不能清楚者陳時夏即應據實奏聞倘
係尋常交代之事即當催令速結早赴新任免致要
缺久懸嗣後各省督撫俱照此酌量催令屬員交代
赴任不得任其遲延

二十五日
諭內閣九卿翰詹科道當日
聖祖仁皇帝辦理天下事務六十餘年事事熟練故當奏
事之時諸臣奏畢即令退散不必久待自朕辦理以
來於大小政務未能洞悉周知而其果否悉合機宜
之處亦未能自信每欲與諸臣商確討論以求其當
是以諸臣奏事前來每多留一二時以待召見詢問
又念諸臣伺候已久已過退食之時每令膳房頒賜
飯食俾得飽餐以辦公事不至枵腹久待此朕體恤
之至意也至於光祿寺每年動用錢糧仍遵
聖祖仁皇帝當年舊額無所增益其因添備桌飯而支用

者朕則另發內帑以給之朕躬行節儉敎導天下時
以撙節愛養爲心而此等多費之處實以辦理公事
之故第恐衆人不知或以每日多備桌飯花費錢糧
輒生議論故特將此細事詢問其應行應止之處爾
等酌議以聞

二十八日戶部議奏原任直隸總督李紱所奏懷
來縣倉廒倒塌小民挖食顆粒無存之處應行確
查奉
上諭此項米石據李紱奏稱倉廒倒塌小民挖食顆粒
無存等語夫官倉米數至於六千餘石之多豈有小
民敢於私取竟至顆粒無存之理明係李紱有意市

恩庇護知縣藉口巧為開脫今部議行令確查與李紱本意不合可即將此米石令李紱賠補以成就其市恩之意

又吏部議奏曲沃縣知縣葉華瞻徇護劣紳崔致遠應革職奉

上諭崔致遠狂妄生事不守本分居家劣蹟種種豈但知縣有稽查約束之責其該管上司官亦應查出糾叅以維風化伊都立在任數載何以不行約束又不據實題叅著伊都立明白回奏

二十九日奉

上諭聞會試舉人感朕特恩以今年為朕五十萬壽特於京城寺廟設立經壇以申頌祝之意此舉甚為虛妄朕臨馭天下孜孜求治凡所行之事惟以循理為本誠以理之所在即

天意所在感孚默應捷於影響若朕所行悉合於理則問心無愧之處即可以對越神明而輿情之頌祝與否皆可置之不問倘所行不合於理則雖有祝釐祈福之繁文正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朕儆戒乾惕之切無時或釋於懷舉人乃平日讀書明理之人當效法古之聖賢豈可為此世俗誕妄之舉且朕正念士子貧寒者多歸途艱於資斧是以賞給路費今乃費於無用之地尤不能體朕之心矣倡為此舉者必係

生事浮夸之輩本應查出究問但念舉情踴躍聞風附和者多姑免深究其所設經壇即行禁止朕又聞各省督撫因朕今年五十萬壽欲購覓玩好之物以為進獻者此舉尤為不可夫地方大吏偶有進獻方物土產者不過借此以達其瞻仰之意而朕之酌量收納又復隨便分賜廷臣者亦所以聯君臣上下之情若今年亦只照每年之例備辦尚准其奏達朕前倘別有玩賞之物概不寓目朕仰賴

皇考福庇在藩邸數十年所蓄器玩頗有及即位後見宮中傳留古玩器皿皆質朴之物居多實無奇異為人所罕見者言之於人亦令人難信視朕藩邸所藏尚屬不逮朕深用抱愧於懷當日二阿哥在東宮時廣蓄奇巧珍貴之物數倍於

皇考宮中之所有朕仰思

皇考恭儉至德實可垂法萬世欽服之誠切於五內益覺二阿哥之所為可輕可鄙人人當以為鑒戒也朕既深知二阿哥之非若朕此時復留心玩好廣收進獻則將來子孫之賢而有識者豈不以此為朕躬之累乎朕意欲俟暇時將宮中所有之物或係

皇考傳留或朕藩邸舊蓄一一分晰標記以明

皇考之儉德俾世世子孫共知之又安肯多收玩好以滋朕心之愧乎況朕所見甚多諸臣自竭力購求亦不

能出朕所見之外不過浪費貲財於市肆之中令小
人得利而已在朕何所取乎朕澄清吏治令督撫諸
臣共勵廉隅即量予公費不過供其日用之需安有
餘貲搜求玩器倘專索之於屬員則又開下吏逢迎
奔競之漸尚望其秉公持奉整飭官方乎朕心惟以
民安物阜為美薦賢舉能為貴倘督撫等秉公察吏
實心為國行一利民之政勝於獻希世之珍也為一
可用之才勝於貢連城之寶也當年
皇考五十萬壽時朕再三懇請慶賀因觸怒不蒙
俞允若以朕所強求而不能仰得
皇考之歡心者今朕五十壽躬自舉行於心實有未安至

雍正五年閏三月　一四

於設立經壇建立碑亭等事在
皇考當日甚鄙而厭之因見諸臣懇之切隨便聽其舉
行乃朕所深悉者而其中羣下隱情在
皇考實不能深知朕居于臣之位四十年於臣庶情形皆
所親見是以不肯復為內外諸臣其共體朕心祇遵
朕諭殫竭誠意屏絕虛文勉之勉之
又山東巡撫塞楞額奏銷建造忠義節孝祠銀兩
本
上諭各省建立忠義節孝祠宇及賞給老民老婦布絹
米石皆係朕之特恩凡地方有司自應實心奉行以
彰朝廷曠典用據安徽巡撫祭參太湖縣知縣有開
老婦名數至二千餘名之多即此則各省有司之奉
行不能無弊可知矣建立忠義節孝祠宇表揚德行
在地方有司獎善勸義之公心即捐輸已資亦當勇
往今朕動用國帑為之建立而承辦各官尚恐於冒
銷錢糧苟幸從事以致易於傾圮有此情理乎著行
文各省督撫詳加察勘有無冒銷果否堅固之處不
得容其朦混并令各地方官將所建祠宇造入盤查
冊內前後交代倘工程不堅未久即至坍塌者仍著
落原辦之人賠補至於承遞照看修葺則係地方官
分內之事若能隨時整理所費不過數金多亦不出
數十金甚易為力嗣後責成於地方官則彼必視為

雍正五年閏三月　一五

已事時時留心大於祠廟有益倘准其動用正項錢
糧修理則不肖有司必至借端開銷而奸胥猾吏又
從中侵漁入已有名無實屋宇必至頹壞負朕彰善
闡幽之至意矣太湖縣官開老婦名數業已敗露被
參各省州縣必有冒濫開銷及胥吏朦混侵蝕等弊
著各省督撫一併確查如該地方官將浮冒之處自
行首出免其治罪倘仍隱匿不報或經旁人告發或
被督撫科道等題參定行嚴加治罪

雍正五年四月

上諭四十八道

初一日奉

上諭大學士富寧安在
聖祖仁皇帝時宣力多年清操素著領兵邊塞十有餘載
備極勤勞自朕即位以來見其辦理軍務恪慎周詳
及簡任大學士公忠誠實靜正和平甚屬可嘉著加
太子太傅以示優眷

初二日奉

上諭近來獲罪人犯報稱病故者甚多從前德麟係內
務府管轄之人犯罪應死尚且逃匿於外今各省遠

方獲罪之犯報稱病故其虛實未可憑信向後犯人
病故著該管官員出具印結並行文本人原籍令地
方官稽查倘有詐稱病故希圖漏網者日後發覺分
別從重治罪

又議政王大臣等奏吐魯番回紇白斤白克奏請
仍照從前每年差四人來京請
安進貢之處應不准行奉
上諭爾等所議不准吐魯番人等來京甚是但止令升
柱遣回紇人回去而不言其故所見甚小辦理天下
事務莫貴於誠理應以誠實開導曉諭之因前策妄
阿喇布坦無故來侵哈密又騷擾西藏
聖祖皇考將沿邊官兵兩路分發原欲直搗準噶爾之巢
穴以彰天討而
皇考仁愛寬大又惟恐大兵直至彼處害及羣生故將大
兵暫駐邊界之處若策妄阿喇布坦自知悔過不生
事端具奏請罪則邊疆之事自可定議完結如不知
悔過仍然生事自取罪戾必加天討破其巢穴因爾
吐魯番當進兵大路大兵前進必由爾吐魯番經過
若不先取爾吐魯番斷乎不可故取吐魯番留兵防
守以保護爾等後策妄阿喇布坦悔過輸誠極其恭
順遣使根敦博羅虎爾哈特來請罪及朕即位仰體
聖祖皇考之心仁愛羣生即將大兵撤回撤兵之後策妄

阿喇布坦或以爾等歸順天朝尋隙生事將爾等騷
擾亦未可定內地相隔甚遠一時不及發兵保護朕
軫念爾等曾降諭旨爾等內有情願隨大兵同來者
任其同來故托克托穆木特移來內地安居樂業爾
等想已聞知今邊界之事雖未完結而大槩已定嗣
後策妄阿喇布坦若果凡事恭順安靜守分則已若
又背端生事朕發大兵前去勦滅準噶爾之時又不
得不取爾吐魯番矣今爾等奏請仍照前差人來京
凡外番部落人等請安進貢從無禁止之例今所以
不令爾等來京者誠恐策妄阿喇布坦騷擾爾等正
為爾等計耳爾等吐魯番非準噶爾一類乃係別部

落同純爾等如云遣人來京之後策妄阿喇布坦聞知即使發兵亦不畏懼可以保吐魯番萬無一失朕亦不禁止爾等之人仍照從前差人來京行走但恐將來策妄阿喇布坦尚或用兵騷擾爾吐魯番之時爾等雖欲奏報內地相隔甚遠大兵一時不及救援也著行文與升柱元齊音額敏等將此譯出回紇字樣曉諭吐魯番之回紇白斤白克等知之

初三日奉

上諭托時向在軍前為允禵用人又貪緣年羹堯屢次薦舉朕因其人稍有才具故屢加擢用至於侍郎從前辦事奏對錯悞乖張之處甚多朕皆寬宥訓導看

其為人機械甚深朕時加教誨終不悛改今日引見人員並不須備綠頭牌及朕詰問乃奏稱已於摺內開寫等語吏兵二部凡引見人員摺內開明履歷仍用綠頭牌以便揀選此一定之例也今托時既不預備綠頭牌又奏稱摺內已經開寫其意以朕未曾看伊奏摺耳凡一應章奏朕無一字不加詳看托時不自引咎反欲歸過於朕情殊可惡朕復加教誨毫不愧懼置若罔聞故嚴加責懲使知悔悟恐無知之徒謂朕箠楚侍郎妄生議論朕深知大臣可殺而不可辱不宜箠楚但托時為允禵用人營求年羹堯薦舉在朕前又如此傲慢雖革職拏問治罪亦無不當所以不即斥革治罪者因伊係朕院內生長之人後進童稚才尚堪用故治以家法以示懲創如仍不改悔朕自以國法治之也

又吏部將會試下第舉人挑選各省教官引見奉

上諭教官有董率士子之責果能實心訓導使諸生讀書循理無佻達囂凌之習則齊民有所觀法風俗可望淳厚所關非淺鮮也乃向來教職因循偷惰全不以教訓為事朕屢頒諭旨而積習如故因於爾等下第舉人中擇文理明通者引見掄補爾等科分名次尚非應選之人朕加恩特用務須勉力供職加意

訓誨六年之內如果著有成效督撫題薦朕格外加恩如仍前怠惰有負職守經督撫題參朕不姑容也

初四日奉

上諭打牲烏喇俱係內務府佐領之人不可令船廠將軍兼轄每年著令乾清門侍衛一員內務府官一員與該處總管同辦事務其三姓地方甚屬緊要與將軍處相去甚遠止有協領辦事若事件有悞並無接辦之人著添設副協領一員授為從三品與正協領一同辦事於事大有裨益

初五日奉

上諭嗣後凡朕交議條奏之事若與從前他人條奏議

覆事內或相雷同或相彷彿其彷彿之中又有稍異
者著將會經議行未經議行並應否議覆之處口奏
請旨或令議覆或將奏摺撤回朕再降諭旨若不奏
聞概稱從前議過應毋庸議等語是何道理著大學
士等傳諭各部院堂官并八旗大臣等

初六日奉
上諭國家設立寶源寶泉二局鼓鑄制錢原期充足流
通以便民用乃鼓鑄日增而錢文不見其多錢價不
見其平民間甚爲不便朕再四思維必有奸僞之徒
銷燬制錢造作器皿以圖利於已而貽害於民者向
已屢經申飭上年又經九卿會議凡黃銅器皿除樂

器圓鏡戥子外其餘不准使用民間所有銅器悉令
交官給與價值朕令先試行於直隸八府及各省督
撫駐劄之省城無非欲杜燬錢之弊而清其源也乃
立法甚明而玩法者尚衆昨步軍統領阿齊圖現於
崇文門外拏獲銷燬制錢之人朕思近在輦轂尚有
此違禁射利之徒則郡邑偏僻之地可知矣現今稽
查甚嚴尚有此愍不畏死之輩則從前未曾嚴察之
時更不待言矣此弊不除則錢文何以得充民用何
由得裕著直隸總督嚴飭各地方官密行緝拏毋致
潛藏以爲民患如有怠忽疎縱不行査出者或被旁
人首告或被京中番捕緝獲定將該地方官照溺職

例革職至於銅器交官給價先試行於直隸八府及
各處省城其餘各府州縣地方一時難於通行故尚
准其使用然朕細思之既准其使用又復任其打造
貨賣則將來仍滋弊端於事無益著該督撫通行禁
飭嗣後各處鋪戶人等不得製造黃銅新器出賣與
人違者照例治罪如此則銷燬制錢之弊可除而錢
文可以常充實便民利用之道也

又奉
上諭雲南貴州廣東廣西四川福建六省道路甚遠命
往試用舉人俱係揀選引見之員嗣後各員經該督
撫題補者不必令其來京著具題補授

又刑部等衙門議覆江蘇巡撫陳時夏奏吳運祥
毆死大功服兄吳聖擬斬立決奉
上諭此本內吳運祥供稱甫出已門吳聖持石抛打吳
運祥情急還毆等語如果所供是實則吳運祥被毆
情急還擊致斃情尚可原但係吳運祥一偏之詞未
有確實証據其或畏罪狡供亦未可定著該撫審明
具奏

又雲貴總督鄂爾泰奏報勦平猓賊奉
上諭據奏猓賊聚衆妄行大干法紀其倡亂要犯刀如
珍等五十餘人及助惡諸兇百餘人悉已擒獲招回
土民三千餘戶知道了在事官弁奮往効力殊屬可

嘉著交該部議敘其被傷官兵著鄂爾泰查明分別
優䘏刀如珍等交與該督撫提督等嚴審定擬具奏
初七日兵部議准福建總督高其倬奏請拔委千
把總奉
上諭此本內但議稱拔委千把令督撫提鎮驗看造冊
報部等語其如何考察功過分別賞罰之處並未議
及甚屬疎漏著再議具奏向來軍政之年該管官員
往往以千把等官參劾塞責似此微弁優者可以隨
時拔用劣者原係咨部黜革何必待五年軍政之時
嗣後著將千把總於軍政內舉劾之處停止
又刑部議覆參革高安縣知縣鄭勛大斛徵糧奉

上諭鄭勛先經該撫參奏私置大斛徵收漕糧革職究
審今既審明並無多收斛面貪婪入己之處是此案
已無情弊朕前已經降旨令部議仍稱本案已經革
職照例免罪不合著查明具奏
又直隸總督宜兆熊等參奏平鄉縣知縣趙道元
私派案內行賄過付之典史陳棟元奉
上諭陳棟元著革職其趙道元私派里民因事行賄情
由該督等一併嚴審究擬具奏知府色爾特拒絕賄
賂不徇私情據實揭報甚屬可嘉若上司官員俱能
似此秉公舉首則夤緣請託之風可以永杜而吏治
可以澄清色爾特著議敘並將此著爲定例

初八日奉
上諭從來爲政在乎得人書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蓋
賢材登進在位者多則分猷効職庶績自能就理而
民生無不被其澤也朕即位以來加意旁求凡所以
延訪擢用之道無不備全如現任官員及候補候選
科目諸人每特令薦舉遴選引見廣開錄用之途冀
收羣策之力又念各省學校之設原以養育人材爰
命學臣保舉賢能升聞於朝以備任使乃直省學臣
所舉人數不多又或草率塞責不能副得人之實夫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古者取人之法惟鄉舉里選合
於三代之制今直省府州縣學貢生生員多者數百

人少亦不下百餘人其中豈無行誼醇篤好修自愛
明達之士乎著知州知縣官會同各該學教官將府
州縣學之貢生生員內居家孝友行已端方才可辦
事而文亦可觀者秉公確查一學各舉一人於今年
冬底申報該上司奏聞請旨其或僻遠之地中學小
學實無可舉者令知縣教官出具印結該督撫查實
奏聞朕因廣攬人材舉此曠典所以黜浮華而資實
用州縣教職等官爲一方師長選賢薦能乃其專責
倘敢有輕忽之心虛應故事濫舉非人者定照溺職
例革職若或徇情受賄則又當重治其罪八旗之滿
洲蒙古漢軍亦照此例將人品端方通曉漢文者着

該佐領各舉一人如不得其人之佐領亦具印結令該都統彙齊奏聞請旨庶使潛修篤行之士得以表見而國家亦收得人之效矣

又奉

上諭今日兵部議奏

陵上防禦官員事件甚屬錯悞且將朕前此所降諭旨遺漏朕詢問查弼納查弼納認罪免冠叩首黃國材楊汝穀胡煦亦免冠叩首此事由蕭永藻陳奏前來原係清字奏摺及兵部議覆亦係清字本章並無漢文漢官亦未列銜此乃查弼納專辦之事黃國材等考通曉清文又習理尚書自不得辭其錯誤之咎而楊

汝穀胡煦以全然不知之事與已毫無干涉者一同認罪何也夫以全無干涉之事在朕前混行認罪則出外必向人訴其屈抑轉覺諸臣之受過皆由他人連累而朕平時之督責申飭諸臣者多非本人之咎也事君之道惟有一誠朕何日不訓誡諸臣望其各矢誠實之心屏去隨聲附和之習倘朕降旨切責時果非本身之過即當據實陳奏方為誠心事君之道今以全然不知之事隨人認罪免冠叩首是為不誠不誠即為不忠豈朕之所望於爾等者乎夫一時貌為恭謹者即將來怠慢不敬之端也不當引咎而信口應承者即退有後言之漸也此等皆難逃朕之洞察惟有君臣之間各秉實心盡去假相方可以正人心而端風俗勉之勉之

又

諭戶部豫省旗丁月糧康熙五十四五十六兩年遇閏加增一事從前屢經部駁不准開銷昨張大有具題前來爾部准其支給此乃據理而行並非聽徇情面或有所請託而然也各省錢糧奏銷案件從前屢經部駁而近日議准歸結者甚多在部議實出秉公但恐無知小人妄生異議或有奸胥猾吏乘此機會借端撞騙均未可定若不明白指出未免致疑竇而滋弊端嗣後若遇先駁後准之案爾部議覆之時可將

某年誤駁之處載入本中如明有情弊不合例處亦聲明交該部察議如此令中外曉然明白如再有不安本分私自營求被人愚弄者一經發覺定將與受之人俱重治其罪

又

諭內閣九卿等近聞外間議論有謂塞楞額署山東巡撫事務精明嚴刻者既加以精明之譽復加以嚴刻之譏此皆由於塞楞額蒞任以來實心辦理數事而宵小之人不得自便其私故造作此語遠近傳播欲使塞楞額聞之怠其整頓積習之心且使眾人聞之阻其急公効力之念也試問塞楞額所辦之事歷歷

可指何者過於嚴刻如山東當日捐納漢餘銀兩各
官分用之項黄炳議於蔣陳錫一人名下著追塞楞
額奏請分晰確查以清多年未結之案此可謂之嚴
刻乎何國宗等奉差山東其所支用盤費俱係地方
公項塞楞額有察核之責不得不據實奏聞亦可謂
之嚴刻乎濟南倉穀減價平糶以濟貧民而經歷石
爲璉任意濫賣與射利之徒塞楞額參劾究問此亦
可謂之嚴刻乎葛斗南詳稱鹽院馬立善有索取鹽
商銀兩之事塞楞額奏聞請旨此亦可謂之嚴刻乎
蘇努之子魯爾金係獲重罪之人今免死安置山東
輙敢縱容家人出入無忌塞楞額畧加管束此亦可

謂之嚴刻乎山東虧空流抵一案展轉拖延多年莫
結塞楞額請將經手官員內現任者於任內著追候
補者於補官之日著追革職告休病故者懇恩豁免
此亦可謂之嚴刻乎況朕以公平之道用人行政臣
下若有嚴刻之心朕無不洞察切加訓誡令其悛改
又豈肯容臣下行嚴刻之事乎即以朕近日之政事
畧舉數端言之李衛參奏李維鈞將僕婦爲妻一事
朕謂其過刻不合大體諭部不必議覆此尚可謂朕
喜嚴刻乎傅敏奏稱湖廣鹽規銀兩先經楊宗仁裁
去而後任各官暗中收受部議請令一一查參朕降
旨寬免此亦可謂朕喜嚴刻乎趙弘燮名下應追銀

兩未完該撫石文焯請將伊子世職革去以便嚴追
朕特降旨豁免此亦可謂朕喜嚴刻乎陝西省違旨
捐納係工銀三萬餘兩該撫請於胡期恒諾穆渾等
名下追出入官朕以此項既不給還本官本役則不
必復行追取此亦可謂朕喜嚴刻乎凡文武官員始
初被參之時革職發審者及審無情弊該部往往以
已經革職無庸議具奏朕俱再三詳察恩准開復此
亦可謂朕喜嚴刻乎四川省教官胡鎔等誤將生員
造入病故册內該撫請將教官革職究問朕察其無
弊特予寬宥此亦可謂朕喜嚴刻乎兵部議稱大同
太原二鎮防汛兵丁若有酗酒賭博者將專汛兼轄

等官定以革職降調朕原情度理特令改輕此亦可
謂朕喜嚴刻乎又兵部以都統綽奇等奏摺遺漏劉
名將都統綽奇副都統馬蘭泰董吉納三人議以革
職交刑部朕以其議處太重特降諭旨切責此亦可
謂朕喜嚴刻乎范時繹以南匯縣失盜一案文武官
所報人數不符遂以知縣勒減盜數題請革職將梟
可一併參劾朕以失盜之初豈能確定人數諭令詳
查此亦可謂朕喜嚴刻乎又如吳禮布參劾僕班之
章京希岱參劾誤班之侍衛朕俱曲體其情而寬恕
具過此皆可謂朕喜嚴刻乎其他與此相類者不可
勝數朕嘗言治天下之道用恩用法務得其平夫平

者即聖人之所云因物付物故謂之嚴不可也謂之寬亦不可也如人言塞楞額精明嚴刻此四字即自相矛盾既云精明則所懲治者必當其罪安得又有嚴刻之誚乎倘爲人臣者廢國家之法以博寬大之稱聽無稽之言遂改其供職之素則因循苟且國家之事必致廢弛而造作浮言者將自謂得計益肆其伎倆而無所底止矣朕因偶有所聞故將其中情弊指出曉諭爾等知之

又

諭內閣九卿等今日爲佛誕之期恰遇西洋國使臣上表稱賀兩事適然相值故於在廷諸臣奏事之暇偶

將朕意宣諭爾等知之向來僧道家極口詆毀西洋教而西洋人又極詆佛老之非彼此互相訕謗指爲異端此等識見皆以同乎己者爲正道而以異乎己者爲異端非聖人之所謂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豈以異乎己者槩斥之爲異端乎凡中國外國所設之教用之不以其正而爲世道人心之害者皆異端也如西洋人崇尚天主夫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故曰萬物本乎天此即主宰也自古以來有不知敬天之人乎有不敬天之教乎如西洋教之敬天有何異乎若云天轉世化人身以救度世人似此荒誕之詞乃借天之名蠱惑狂愚率從其教耳此則西洋之異端也朕意西洋立教之初其人爲本國所敬信或者尊之如天倘謂立教之人居然自稱爲天主此理之所無者也釋氏原以清淨無爲爲本以明心見性爲功所以自修自全之道莫善於此若云必昧君臣之義忘父子之親棄置倫常同歸寂滅更有妄談禍福煽惑凡庸藉口空門潛藏奸宄此則佛教中之異端也儒者守先王之道讀聖賢之書凡厥庶民奉爲坊表倘或以詩書爲弋取功名之具視科目爲廣通聲氣之途又或逞其流言邪說以動人之聽聞工爲艷詞淫曲以蕩人之心志此則儒中之異端也即如巫醫二者雖聖人之所不棄然亦近

於異端而巫以祀神祇醫以療疾病皆不得不用者至村巫誘人爲非庸醫傷人之命此即巫醫中之異端也安可因其異端有害於人而不用藥乎不獨此也即一器一物皆以備用乃位置不得其宜或破損失其本體便成異端矣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某之禱久矣蓋子路之禱異端也夫子之禱正道也同一事而其中之是非邪正分焉是者正者即爲正道非者邪者即爲異端故所論只在是非邪正之間而不在人己異同之迹也凡天下中外設教之意未有不以忠君孝親奬善懲惡戒淫戒殺明己性端人品爲本務者其初創設之人自然非尋常凡夫俗子必有

可取方能令人久久奉行也至末學後人敷衍支離
而生種種無理悖謬之說遂成異端矣與其教有何
涉乎中國有中國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
教不必行於中國亦如中國之教豈能行於西洋如
蘇努之子烏爾陳等愚昧不法之輩背祖宗違朝廷
甘蹈刑戮而不恤豈不怪乎西洋天主化身之說尤
爲誕幻天主既司令於冥冥之中又何必託體於人
世若云奉天主之教者即爲天主後身則服堯之服
誦堯之言者皆堯之後身乎此則悖理謬妄之甚者
也西洋人精於曆法國家用之且其國王慕義抒誠
虔修職貢數十年來海洋寧謐其善亦不可泯蒙古

之人尊信佛教惟言是從故欲約束蒙古則喇嘛之
教亦不輕棄而不知者輒妄生疑議乃淺近狹小之
見也總之天下之人存心不公見理不明每以同乎
已者爲是以異乎已者爲非遂致互相譏訕幾同讐
敵不知人之品類不齊習尚亦不一不能強之使異
亦不能強之使同且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惟存其長
而棄其短知其短而不昧其所長則彼此可以相安
人人得遂其用方得聖帝賢王明通公溥之道而成
太和之宇宙矣
初九日吏部等衙門議覆東光縣知縣鄭三才條
奏各欽奉

上諭鄭三才身任東光縣知縣其所奏必有確知灼見
伊既稱泊河通判兼轄數縣一身難於巡查差役又
滋需索等語部議交與該督撫嚴行查禁督撫所轄
地方遼濶此等細事恐難周知或應添設官員分任
其事或應交與巡察御史稽查之處著直隸總督等
定議具奏又鄭三才奏稱東光縣地棍紳衿把持包
攬挾制官府拖累平民弊端種種自必實有其人著
直隸總督等嚴行約束該巡察御史亦令稽查以儆
刁風
初十日雲貴總督鄂爾泰奏開化府與交趾分界
事宜奉

上諭新立邊界地方自應增兵彈壓鄂爾泰所奏甚是
但只設兵丁百名恐尚未必敷用著行文詢問鄂爾
泰若此地不便多設兵丁恐安南王疑懼則照所請
設立百名若因二營官兵不便多撥故止請百名之
數則不妨再增百名招募充補著鄂爾泰酌量定議
具奏
十二日宗人府衙門議奏允䄉於禁所藏埋魘魅
歷供不諱又供出與阿其那共爲不法應立正典
刑奉
上諭允䄉生性貪汚昏昧爲阿其那塞思黑所欺誘聽
其指使朕恐其在外妄行致獲重罪故將伊禁錮以

保全之伊在禁錮之處仍敢行賄賂之事經伊太監
供首伊亦自認不諱又將從前與阿其那等共爲不
法之事亦皆首出本應將伊即行正法但此等庸劣
不堪之人不能爲國家之害著免其正法仍行禁錮
又刑部等衙門奏虧空錢糧之參革平江縣知縣
楊世芳擬斬監候本
上諭楊世芳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向來督撫等
參劾屬員貪婪不法及虧空錢糧等情始初參奏時
似屬執法及至審結時則又聽本人巧飾之言爲之
開豁如虧空錢糧之案則指爲預備軍需修理文廟
城垣倉廒橋道等項又或揑稱民欠未完前官交代

貽累種種虛詞不可枚舉無非借那移之名以掩其
侵欺之實在於萬難掩飾則以多者爲那移少者爲
侵欺爲之脫其重罪似此相習成風以致劣員無所
畏懼平時任意侵欺預料將來被參亦不過以那移
結案不至傷及性命皆藐國法爲具文而虧空因之
日多矣若諸臣之意以侵盜錢糧數滿二百擬斬立
法稍嚴則內外諸臣不妨條奏寬其銀兩之數以期
法在必行何必虛設科條陽奉陰違使小人生玩法
之心乎布蘭泰所審楊世芳之案應入侵欺者即定
爲侵欺應入那移者即定爲那移甚屬公當深爲可
嘉朕前降旨令虧空被參之員審有侵那二項者先

完那移之項而後完侵欺之項蓋明知以侵爲那之
弊故不得不如此立法也若各省督撫皆能如布蘭
泰此案之秉公審結則天下劣員共知侵欺錢糧貪
婪不法之罪不能漏網凜遵國憲而虧空之弊可除
即先完那移後完侵欺之令亦可不行矣
十四日奉
上諭僧人旣依釋教自當各守清規置身方外始爲清
淨之徒若干犯王章身蹈罪戾已爲佛法所不容何
得復稱釋教俾得藉以爲非大清律名例內開載甚
明而刑部並不遵奉嗣後凡僧人犯法問擬斬絞發
遣軍流充徒枷號等罪者俱勒令永遠還俗至遣戍

之所令該管官嚴行稽查其釋罪回籍者亦令地方
官嚴行稽查不許復爲僧人
又戶部議覆安徽巡撫魏廷珍參奏霍邱知縣焦
世脩等冒銷老婦銀兩交部議處本
上諭魏廷珍旣自行查出參奏從寬免其交部議處嗣
後督撫等有似此始初失於覺察後經查出即行參
奏者著該部將照例處分及寬免之處兩議請旨永
爲定例
又刑部等衙門議奏原任巡撫王景灝冒銷修城
銀兩照例治罪本
上諭此案冒銷銀兩係年羹堯王景灝白訥三人應行

分賠之項年羹堯家產既已入官則年羹堯應賠之
項不應著落王景灝賠補王景灝才尚可用因受年
羹堯之累遂罹重罪其本身應賠之項著勒限二年
嚴行追補若於限內全完朕另降諭旨如再推諉遲
延即照原擬治罪白訥為年羹堯爪牙生事納賄故
發往西寧大通城工効力今此案既有伊應賠之項
著將白訥調回照例治罪監追其城工著另請旨修
理至白訥在工用過已費若干著查核明白准於伊
應賠項內扣除抵銷

十五日奉

上諭朕今年五十前已屢有諭旨宣示諸臣不行慶賀

之禮昨楊名時南天祥奏摺俱稱今年進京慶祝萬
壽朕思
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聖德神功際天蟠地當年五十
聖壽之時尚未允行慶賀之禮朕臨御以來雖時時有勵
精圖治之念又安海宇之心而實在善政善教可以
造福於
社稷蒼生者何事堪以自信正當君臣交相儆勉期於有
成又安可為此粉飾之事以滋煩擾乎朕之待下惟
有一誠諸臣之事君果矢誠懇之念於隱微寤寐之
中尊君親上如詩書所載元后父母之誼豈不勝於
拜舞形墀效稱觴祝嘏之儀節乎況一人具本奏請
來京慶祝則衆人亦必效法具奏焉有天下之將軍
督撫提鎮俱離其職守而來京慶祝之理諸臣既無
全來之理而又各具本章多此陳奏即朕所切戒之
具文假相也於吏治民生有何裨益而為此乎外任
諸臣俱不必具本奏請來京只照當年之例行若有
因地方事務應來京陛見者朕自另降諭旨其各省
耆民等若有欲來京慶祝者著地方官切止之高年
之人長途跋涉未免勞頓非朕體恤之意倘違朕旨
而來俱不許奏聞朕亦不加以恩賜伊等若果有感
恩戴德之忱何不訓誨子弟勸導鄉人使各為善良
各務本業而乃僕僕道路以為報効朝廷即在於此

乎再各省地方若有指稱萬壽建立經壇或聚集梨
園演唱糜費者此皆生事不安本分之徒誘惑愚人
希圖財利尤宜嚴禁以杜浮囂詐偽之風倘地方有
司不行禁止經朕訪聞定照欺罔之律治罪著將此
通行各省並轉飭各府州縣咸使聞知

又奉

上諭千把總係微末之員若來京引見未免艱於路費
前朕已有諭旨將千把總交與該管上司加意甄別
嗣後若尚有劣員該上司自難辭其咎總河標下拔
補千把總向來有送部引見之例今著停止
又工部議准浙江巡撫李衛奏原任淮徐道潘尚

智家產應嚴查估變奉
上諭李衛奏稱應將蠹國害民之家產抵用利濟民生
之塘工其言甚爲有理潘尚智原係出身微賤行止
不端之人朕所素知因馬爾齊哈在朕前再三保爲
稱其熟練河工事務是以姑容年餘及馬爾齊哈諸
事敗露朕知其保爲潘尚智之必係虛詐留心訪察
備知潘尚智劣蹟種種是以將伊革職查其家產乃
伊革職之後仍不悛改舊惡復與慶元私行如鬼如
蜮之事不法已極今李衛奏稱潘尚智原籍查出當
鋪田房不過露出十之三四李衛必確有所見著交
與李衛將潘尚智從前隱匿之項悉心查出以備海

塘工程之用
又原任副都御史鄭任鑰奏明清查江南截留漕
米奉
上諭江南截留漕米原備地方不時之需必須實貯在
倉方可濟用今據鄭任鑰查奏前來雖日今俱已買
補足數然從前虧缺之弊顯然范時繹身爲總督漫
無覺察倉穀爲民命所關若非朕差人清查各官畏
懼足速買補只聽范時繹料理不知糴賑之時倉穀
空虛將指何項應用徒開銷各官之虧空百姓安得
實惠著范時繹明白回奏
又漕運總督張大有因伊姪張景謝補授江川縣

知縣具本謝
恩奉
上諭朕之用人隨材器使悉秉至公未嘗因大臣子弟
而有所偏向之處乃大臣等常因兄弟子姪及同族
之人簡用陞遷具奏謝恩是將國家用人授官之公
事而視爲感恩戴德之私情愚人無知或至妄生疑
議且恐不肖子弟自謂有所倚仗而生縱肆之心非
所以教之也朕方禁止天下之夤緣請託似此顧瞻
子弟之意卽開夤緣請託之端況人品之賢否甚難
保信在父子之間尚有休戚相關之意自然遵其教
誨其餘族黨之人每多貌合而心離者何必爲此虛

文以互相牽累乎惟有各人黽勉自盡其道之爲善
嗣後大臣等父子受恩者准其奏謝若因叔姪兄弟
族黨簡用陞遷奏謝者俱著停止
十六日
諭順承郡王錫保等
聖祖仁皇帝硃批諭旨所關甚大雅爾江阿保泰滿都護
阿布蘭隱匿不交是何意見著嚴詢具奏朕前降旨
命將
聖祖仁皇帝硃批諭旨通行查交今因稽查案件爾衙門
又復查出
硃批諭旨據此則他處有似此隱匿遺漏者亦未可知著

將此再行傳諭八旗內外等處其有隱匿遺漏
聖祖仁皇帝硃批者若自行交出寬免其罪倘不行繳出
經他處發覺定行重治其罪

十七日

諭營田水利官員等朕以畿輔之地水患未除水利未興宵旰焦勞修建大工欲登民生於安阜爾等官員皆情願効力經朕引見命往者自當仰體朕心朝夕黽勉方爲稱職將來朕自加恩今聞在工人員多有因循怠忽不肯實心出力者揣爾等之意以爲朕信任怡親王大學士朱軾而爾等在怡親王朱軾蔭庇之下可以免於過愆遂耽逸偷安苟且塞責或有見

從前議叙人員効力未久俱得邀恩遂各存僥倖之念而無誠實辦事之心此等意見愚昧已極朕只信任怡親王朱軾而怡親王朱軾所用之人朕豈皆深信而宥其過愆乎況怡親王朱軾公忠體國若爾等不肯盡力工程怡親王朱軾亦豈肯徇情而稍爲容隱乎爲此特行曉諭嗣後爾等可痛加悛改勉力急公倘仍前怠玩遲悞公事必從重治罪若係已經議叙之員先勤而後怠其罪更不可逭再怡親王朱軾不能親身到工凡督率在工人員稽察勤惰分別優劣實係段如蕙張燦之專責段如蕙爲人柔善張燦涉於浮誇不能整飭甚負朕擢用委任之意亦著改除舊習倘聽顧情面苟且姑容朕嚴加議處之時悔之不及矣

十八日奉

上諭昨山西奸惡生員李恒榮因田土細事誣告其親戚田帝育等係年羹堯之黨欲爲年羹堯報復已經山西巡撫德明審虛具奏其揭帖內有年公當日手握大權獨據西秦並無叛志之語此雖奸棍揑造之言而外間必有爲此說者如前歲年羹堯調任浙江之後朕令各省督撫提鎮各抒已見議奏年羹堯之罪總兵王安國奏稱皇上既燭年羹堯之奸奪其權而調之內地在今日不過釜魚几肉耳正法亦可放

廢亦可等語是王安國之意以爲年羹堯在陝則可以有爲是以朕特調任以防閑之也王安國身爲武職大員尚出此愚昧之語則此外微賤疎遠之人可知矣年羹堯在陝西時奏請進京陛見凡數十次其意蓋欲來京安慰朕心冀朕不疑則回至秦中徐圖不法之事及到京後朕察其言詞舉動奸僞畢露屢次面加切責使無容身之地但念其平定青海曾有功績望其悔罪改過以保全之故令仍回陝西總督之任乃伊回陝後奏對愈加放肆並無改悔之意故將伊調任浙江尚是始終保全之心也及伊到浙仍復怙惡不悛是以遣人拘執來京聲明其罪寘之於

法當年羹堯在京陛見之時頗有人言不宜令其回
陝者及伊起程時回陝後朕皆屢降嚴旨切責亦有
人言宜留意防閑不可過於嚴厲者此等無識之言
朕俱笑而鄙之蓋朕洞觀遠近之情形深悉年羹堯
之伎倆而知其無能為也年羹堯平日之貪婪暴虐
狂悖乖張近而陝西四川山西河南遠而雲南貴州
內而官弁兵民外而邊藩蒙古無不疾首痛心銜恨
刻骨伊若有一毫妄動之處不必更煩內地之兵只
用鄂爾多斯等沿邊一帶蒙古之兵便擒之而歸矣
徒受叛逆之名立成虀粉年羹堯奸猾性成豈見不
及此乎朕深知其無能不肯輕舉故令復回總督之

任旋授將軍之職此皆掌握兵權之官也若恐其妄
動難以鉗制則在京之時不肯縱之遠去矣王安國
釜魚几肉之說不亦昏憒之甚乎即如從浙江拘執
而來明日張膽並非設法誘致之也蓋年羹堯之不
叛非不為也實有所不能也朕之不隄防年羹堯非
不為也實有所不必也朕揣外間妄生議論之人大
約有二種一種卑鄙庸愚者為年羹堯勢力所恐嚇
遂謂其可以有為而到底不失臣節似覺可原又一
種平日與年羹堯相好受其私恩者則以伊未嘗顯
然背國借此一節為此解免以掩其不臣之罪所謂
欲蓋彌彰者也廷臣議年羹堯之罪九十二條其中

應服極刑者數款朕免其殊死令其自裁且寬宥其
父兄子弟合家之罪後又將伊子發遣遠方者降旨
赦回此朕莫大之恩若果係年羹堯素日友善之人
愈當中心感激何得造為負恩之言為之強辯以亂
是非而惑人之耳目乎即如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
禵等共為死黨包藏禍心交結鑽營妄希非分致煩
皇考聖心鬱怒憔悴成疾[illegible]
旨切責忿激之語令為臣子者不忍聽聞此舉朝所共知
者及朕即位以來望其改過宥其前愆反復開導無
所不至而伊等覬覦之念仍萌奸惡之行不改擾亂
國政蠱惑人心種種不法阿其那竟至敢於大廷廣

眾之前詛咒國家及於朕躬顯為悖逆塞思黑於
皇考龍馭上升之日突至朕前箕踞傲慢中懷叵測後來
發往西寧仍復寄書允禵有機會已失悔之無及之
語阿其那塞思黑二人之惡不可枚舉實逆黨之渠
魁也二人一日不除則逆黨一日不散國家一日不
安是以無奈將伊二人拘禁比時諸王大臣奏請即
行正法而朕未即俞允者乃一時小不忍意畧遲回
耳不意二人遂服冥誅然朕為
宗廟
社稷計若二人不死將來未必不將伊明正典刑以彰國
憲蓋朕受

皇考付託之重不得顧小節而忘大義亦不得顧一身之
毀譽而忘國家之安危朕只論阿其那塞思黑有必
可誅之罪有必當誅之理而斷不避誅阿其那塞思
黑之名也諸臣試思此二人者寬以容之不可嚴以
待之不可放縱之不可禁錮之亦不可果如何措置
而後可以除國家之大患乎至於允禵貪鄙特庸允
禵糊塗躁急生平受阿其那塞思黑之籠絡遂不惜
身命聽其指揮論二人之罪較之首惡實有差別況
人皆庸碌無能者即目前允禵在拘禁之地尚敢詛
咒朕躬為鎮魘之術昨朕既詢問確實亦惟笑而置
之耳試問人臣犯此等之罪而朕不究問何也祗以

允禵伎倆不過止此不能為國家之害則隨便處置
無不可也因李恒榮此案朕明斷曉諭令內外咸知
朕之苦衷也
十九日奉
上諭昨鄂爾泰楊名時以黃河澄清具本慶賀並謝加
級之恩二人本章皆不合定式經通政使題參朕於
鄂爾泰則免其察議於楊名時則交部議處兩人同
一錯悮其本章又同日進呈而朕之降旨各異外間
之人必私相擬議以為有所偏向也不知朕之待人
悉本至公而觀人必於其素不以一事之偶差而掩
其衆善亦不以一端之偶善而蓋其衆愆或為有心

之過或為無心之失朕無不悉心體之或過小而情
不可恕或過大而情有可原或同一錯悮而在彼則
不可恕在此則有可原朕皆竭盡心力加詳察焉總
之物來順應視乎其人之自取朕總不立成見於中
故以為無定而實有定以為有定而又無定所為因
物付物以至公之心行至當之理而已鄂爾泰公忠
體國其辦理之事陳奏之言悉本至誠懇切之心以
為事君之道此等純臣求之史冊亦不多覯故其本
章錯悮之小節朕不但不忍加以處分并不忍發與
部議至於楊名時巧詐沽譽朋比欺蒙從不實心辦
事毫無親君愛國之心與鄂爾泰相去霄壤今若因

恕鄂爾泰之事而并寬楊名時之過則賞罰不當於
朕公平待下之道轉失之矣恐庸人不知朕心妄生
疑議故特曉諭知之若內外諸臣欲邀朕之恩避朕
之罰總在平時自為而已如果公忠體國之臣即使
朕或不明賞罰倒置
上蒼昭昭在上亦必鑒照不爽也自省之道期共勉之
又上大臣等議奏蘇努之子烏爾陳等與阿其那
等結黨亂政復私入西洋邪教請將烏爾陳等凌
遲處死奉
上諭烏爾陳蘇爾金庫爾陳等不遵滿洲之正道崇奉
西洋之教朕令伊等悛改屢次遣王大臣等降旨分

晰開導詢問乃伊等固執已見堅稱不願悛改如此
昏庸無知與禽獸奚別其心固已先死何必加以誅
戮烏爾陳等非鄂倫岱阿爾松阿阿其那塞思黑等
力能搖動政事斷不可姑容於世者可比此等人正
法與否並無關係今王大臣等因蘇努父子從前所
行大逆不道請將烏爾陳等卽行正法所奏雖是但
朕從前已將伊等之罪暫行寬宥今復將伊等正法
西洋人不知其故必以爲伊等因入西洋之教被戮
轉使伊等名聞於西洋著將烏爾陳等交與步軍統
領阿齊圖擇一地方牢固鎖禁俾得用力窮究西洋
道理伊等如知西洋敬天之教自然在朕前奏請改
過也

二十日奉
上諭自雍正二年四年以來外省將軍督撫提鎮等共
有十數處奏請於該地方添設子母礮位經議政王
大臣及兵部議准添設朕已允行昨閱看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四年實錄內載山西總兵官金國
正疏稱臣標下向無子母礮今願捐造二十二位分
給各營操演
上諭大學士等曰子母礮係八旗火器各省製造斷乎不
可前師懿德馬見伯曾經奏請朕俱不許此乃
皇考當日所降諭旨必另有
聖意朕因不知當日曾有此
旨故因外臣之請廷臣之議遂爾准行其議政王大臣中
新任事者自不知從前之例其年久者或因日遠遺
忘或知有舊事而不肯直言均未可定今既已錯誤
應如何辦理之處著議政王大臣定議具奏

二十一日奉
上諭方冬魁乃旗下閒散人而居鄉者必係懶惰無用
之人理宜安分居家今因飲酒沉醉見張四不曾讓
坐遂恃強詈罵扭打以致張四情急刀戳殞命向來
居鄉旗人倚恃強力欺凌民人者甚多卽方冬魁之
事可見著將張四免其死罪枷號兩個月責四十板

從輕發落以爲旗人不論道理恃強凌弱欺壓民人
者之戒著通行曉諭八旗及各處屯莊居住之旗人
咸使聞知

二十二日奉
上諭前有犯法之書辦栢煥章傅元臣因情弊敗露逃
匿無蹤今步軍統領阿齊圖差人密捕於山東金鄉
縣典史署中拏獲傅元臣續據山東巡撫塞楞額報
稱於文登縣典史署中拏獲栢煥章向來犯罪之人
敢於潛逃者因有藏匿之處也而藏匿之人得以容
留匪類者因地方官稽查不力之故也今觀藏匿栢
煥章傅元臣者俱係山東典史彼身爲職官尚敢藏

視王章窩藏重犯則奸民之朋比爲非者又可知矣總因地方官員怠忽因循奉行不力是以逃匿之犯容留之家易於漏網國法廢弛而犯法者愈衆深可痛恨即如本犯所應得之罪未必即至於死何必僥倖免脫以干重典今既負固逃匿是犯法之外又增罪戾必當加重嚴懲以儆無良嗣後若有負罪潛逃者應照原犯之條加一等治罪照加入於死律仍加至立斬而止現任職官有緝捕之責而敢於藏匿犯人大干法紀有乖國體亦應照本犯所得原罪同科其有自行出首者悉從寬免此例新定之後著該督撫通行曉諭所屬州縣限兩月內地方官悉心稽查詳報准窩藏之家自行出首免其坐罪如仍蹈前轍不行出首一經發覺即照新定之例治罪如此則不法之風可息矣其如何定例之處該部詳悉確議具奏阿齊圖委員拏獲傅元臣等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其差委之員亦著議敘具奏

又楚姚總兵官南天培奏請來京慶賀
聖壽奏
上諭南天培久歷行間諸事熟練操守亦好上年十二月進京陛見伊身患病觀其精神昏憒頗覺老憊不甚明白特令醫官調治及病愈赴任之時朕令傳與楊天縱旨意不過數句亦錯悞不能記今覽奏請來京慶賀一本伊到任僅數日雲南去京萬里即欲離其職守僕僕道路有是理乎伊在京時朕切加面訓事君之道惟有一誠今覽此奏總不能領受朕諭看來甚屬昏憒楚姚蒙景總兵甚爲緊要南天培平日老成謹慎但今已年高其尚能勝任與否著鄂爾泰據實陳奏若年老糊塗不能辦事即當令其引退

二十三日奉
上諭治天下之道在於用人今日刑部堂官塞爾圖等保舉筆帖式一人陞補主事朕問其在部辦事幾年則對曰在部三月又問其所以保舉之由則曰因伊坐臺十二年是以舉之朕令內外各衙門遴選人員者原期官得其人人稱其職使吏治民生均收實效也況刑部爲民命所關朕尤加意慎重惟恐用人不當使刑罰偶失其平干
天和而枉國法此意乃舉朝所共知者若大臣等能體朕意秉公去私則所舉之人各稱其職不但國家之事皆辦理得宜且衆人觀感鼓勵盡心職守而貽譏曠官之患與鑽營僥倖之弊俱可除矣今塞爾圖等以
朝廷舉能授職之典視爲用情市恩之地此等事不過身受者一人感激而已而欲有益於國家之事生衆人鼓勵之心豈可得乎朕嘗爲吏治延攬人才而諸臣之薦人也或稱其文學優長或稱其居家孝友

夫優於文學者僅可以膺翰墨之司而居家孝友者國家自有旌揚之典倘因其所長而用其所短不幾因其所短而並累其所長乎天下之人無不誦法孔子試思孔子為政三月而魯大治則孔子豈無實政及於民生哉朕治天下用賞用罰悉秉至公夫賞所當賞則在朕並非加恩而受之者亦不必有私感之念罰所當罰則在朕並非用威而受之者亦不當懷怨望之心凡受恩而生感者即受罰而生怨者也施恩而喜人之感激者即用罰而懼人之怨望者也然則喜人感激則將日日施恩而懼人怨望則將置法度於不用乎孔子為政之初尚有麛裘之謗愛憎之

口何足為憑在大聖人且不免況其他乎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然則天下之大不能無不善之人即不能無怨望之人得不善者之惡豈不愈足以彰吾之善見吾用法之公乎且古人云任勞任怨則不但不避人之怨且以一身直任之而不推諉於他人夫以朕之才智而又居至尊之位若潤色粉飾使天下人人感頌乃至易之事然虛假以沽名優柔以貽患朕不肯為亦不忍為也夫父母之於子未有養而不教者亦未有不教而可謂之愛其子者朕視天下臣民皆吾赤子安忍有苟且姑容之意而不教之以正乎塞爾圖等身為大臣乃庶官之表率今存卑鄙狹小之見既欲市賣私恩則必迴避嫌怨似此市恩避怨之念全是私心即作威作福之所由來也此風斷不可長是以特行宣諭令內外臣工咸以為戒

二十六日

諭河道總督齊蘇勒兩江總督范時繹江蘇巡撫陳時夏欽差料理江蘇水利李淑德陳世倌朕軫念民依以蘇松地勢稍下特遣大臣會同督撫開濬水道為久遠之計太湖之水歸海者經劉河白茆河居多必徑直深廣令水暢出方能一勞永逸圖誌所載二河形勢數十里一徑直趨入海無少曲折因年歲久遠

海口為潮沙堙塞悉成平陸太倉常熟之紳衿土豪霸佔耕種然報科者十無二三私獲重利於己今既開濬疏通務必盡去新漲地畝以復故道方是聞背公懷私害衆利己之徒有不顧者串買地棍投遞公呈或請別開支河或請另開新道其言紛紛不一陳世倌乃但知潔己而不奉公之人李淑德亦旗下武員識見淺鄙倘以似是之言或惑於聽聞或希圖徼利或狗徇情面或依違遷避使積水不能暢出數年後仍漸致壅塞則汝等罪不可逭矣該督撫欽差等當竭力秉公洋勘務為一勞永逸之策倘紳衿惡棍生事阻撓爾等指名題參嚴懲數人則不公不法之

刁風自息矣爾等若少有欺隱苟且塞責了事畢日
代人領過之時莫怨朕未明白曉諭也
又吏部奏磁陽縣知縣惠克廣怠玩盜案照例革
職奉
上諭歷來州縣各官將盜案絕不經意每致大案久懸
惠克廣既不關提人犯又不申覆該上司將吏治視
同膜外情罪甚屬可惡著革職即於該縣監禁俟此
案盜賊拏獲之後再行釋放以為州縣官不實力任
事者之戒
又工部等衙門議處河工効力知縣石鈺擅離工
所奉

上諭河工關係緊要石鈺不令親屬保固輒敢擅離工
所玩忽殊甚著將石鈺立刻調回以此番到工之日
為始再令保固三年以為玩忽職守不急公者之戒
從前陳世倌曾以石鈺回籍伊令親屬在工保固咨
明該部今並無一人在工殊屬朦混著交與塞楞額
查明具奏
二十七日奉
上諭朕從前因炎熱中暑每至盛暑之時心中稍覺畏
怯今年夏至為祀
地方澤太常寺具奏朕見天氣尚涼是以降旨親詣行禮
目來天氣甚覺炎暑若勉強前往轉為不誠朕一舉

一動皆本於實心並無一毫矯飾何況祭祀大典此
次停止親詣行禮著康親王崇安恭代
又奉
上諭朕以移風易俗為心凡習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
與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樂戶浙江之惰民皆除其
賤籍使為良民所以勵廉恥而廣風化也近聞江南
省中徽州府則有伴儅寧國府則有世僕本地呼為
細民其籍業下賤幾與樂戶惰民相同又其甚者譬
如二姓丁戶村莊相等而此姓乃係彼姓伴儅世僕
彼姓凡有婚喪之事此姓即往執役有如奴隸稍有
不合人人皆得加以箠楚迫究其僕役起自何時則

皆茫然無考非實有上下之分不過相沿惡習耳此
朕得諸傳聞者若果有此等之人應予開豁為良俾
得奮興向上免至汚賤終身且及於後裔著該撫查
明定議具奏
二十九日
諭八旗大臣內務府總管直隸州縣緝拏逃盜每蹤
跡察訪至內府莊頭之家而莊頭等護庇不令捕役
進家搜捕以致直隸逃人盜案不能絕踪此皆由內
府莊頭藏匿之故再八旗在屯居住人等多係不思
上進怠惰浮薄之輩在屯閒居不守法度竟有窩藏
逃盜欺凌百姓好事妄為者此等內府莊頭並在屯

與民人雜處之旗人若不嚴加約束必至妄生事端八旗都統內務府總管等行文直隸總督及巡察御史嗣後內府莊頭及鄉居旗人家中有窩藏逃盜者地方官差役搜捕有抗拒者即將窩家一併拏究再或有不守本分酗酒生事妄爲者該地方官即行詳報總督若係旗人由總督移咨該旗係內府莊頭移咨內務府該旗及內務府將應行辦理者即行辦理應行拏送者即行拏送其總督移咨事件每月彙題一次以備朕之詢問其移咨爾等事件若有遲延以致違悞者將爾等治罪若地方官徇隱不行詳報總督或已詳報總督而總督不行移咨各該管處者被

巡察御史查出題參將不行詳報之州縣及不行移咨之總督一併嚴加議處巡察御史徇隱不行查參或別案發覺或經朕訪聞務必重治其罪如此立法則內府莊頭及居鄉旗人各知警戒畏法守分而直隸地方窩藏逃盜之弊可清於鄉居旗人百姓亦大有裨益矣

又宣化總兵官李如栢奏兵丁改用器械事宜奉

上諭覽李如栢所奏調換軍器事宜是從行伍利用起見該部議奏大凡各處營伍所習武藝所用器械操演隊伍向來原無一定之制是以武弁到任往往以己所好尚及素所熟習者操演所屬兵丁間或學習未久而接任官員又另有意見將從前所習者更改調換是兵丁之技藝每視該上司之去留以爲轉移非訓練專精之道也凡事久則熟熟則生巧宜令各省將軍督撫提鎮因地所宜酌定規制永遠遵奉除騎射最爲緊要天下通行學習外其餘各種演習著該上司會同通省大員悉心斟酌應如何操練用何軍器詳悉定議奏聞令各營永遠遵行接任官員不得擅自更改倘將來有應行變通之處著具題請旨如此則兵丁各精其業且使一省之中彼此畫一將來或有調遣會集之處正可相資爲用於訓練營伍大有裨益

上諭十八道

初四日奉

上諭前織造等衙門貢獻物件其所進御用繡線黃龍袍曾至九件之多又見燈幃之上有加以綵繡爲飾者朕心深爲不悅比即加以誡諭近因端陽令節外間所進香囊宮扇等件中有裝飾華麗雕刻精工者此皆費於無益之地開風俗奢侈之端朕所深惡而不取也向來外省諸臣凡有進獻方物朕留於宮中服用者所需實係不多每隨便頒賜諸王內外大臣等所以推廣恩澤也如黃龍繡緞之類既不可以頒

賜諸王大臣不過收貯於宮中耳其餘華燦之物在朕用之心中尚覺不安若賜諸王大臣在伊等亦覺非分豈非費於無益之地乎況朕素性實不喜華靡一切器具惟以雅潔適用爲貴此朕撙節愛惜之心本出自然並非勉強數十年如一日者凡外臣進獻惟應量加工價少異於市肆之物即可見諸臣恭敬之忱何必過於工巧而後見其誠悃乎工匠製造之情喜新好異無所底止見一美麗之式樣彼則競相慕傚後必出奇鬬勝以相誇此雕文纂組之風古人所以斥爲奇袤豈可導使爲之而不防其漸乎蓋治天下之道莫要於厚風俗而厚風俗之道必當崇儉而去奢若諸臣進獻之物以奢爲尚又何以訓民間之儉約乎朕觀四民之業士之外農爲最貴凡士工商賈皆賴食於農以故農爲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今若於器用服玩之物爭尚華巧必將多用工匠以爲之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見輕於古人也且愚民見工匠之利多於力田必羣趨而爲工羣趨爲工則物之製造者必多物多則售賣不易必至壅滯而價賤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於農而並有害於工也小民舍輕利而趨重利故逐末易而務本難苟爲官者遽然繩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勢有所難

行惟在平日留心時刻爲之勸導使小民知本業之爲貴又復訓飭閭閻崇尚樸實工作之間不爲華巧如此日積月累遂成風俗雖不必使爲工者盡歸於農然可免爲農者相率而趨於工矣至如士人所業在乎讀書明理以爲世用故居四民之首然父兄之教子弟亦當觀其才質如何若果穎悟聰慧可望有成則當使之就學而爲士若愚滑中下之資讀書難通即當早令改業歸農使之盡力於南畝以爲仰事俯育之資誠恐讀書不成而又麤識數字嬾廢閒遊必致非分妄爲越禮犯法是浮慕讀書之名而不得其道其傷農而害本者爲尤甚亦不可不知戒也朕

深揆人情物理之源知奢儉一端關係民生風俗者
至大故欲中外臣民黜奢賤末專力於本人人自厚
其生自正其德則天下共享太平之樂矣昔人云由
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不知奢者取用少而費力多
儉者取用多而費力少則由奢入儉乃人人行之甚
便者不可謂難也朕自身體力行為天下先諸王內
外大臣文武官弁與鄉紳富戶當深體朕心欽遵朕
諭期共勉之勿視為具文
又河道總督齊蘇勒等奏報黃河驟漲邳睢等處
堤工俱各保固平穩奉
上諭據奏黃河驟漲邳睢等處堤工危險加意防護幸

遇連日風浪不作大溜仍然中行今水勢已消緊要
工程俱各保固平穩等語朕覽此奏甚為憂心向聞
黃河堤岸高者丈餘低者亦有七尺今水漲不過六
尺而齊蘇勒遂稱兩邊堤岸僅出水面數寸朕思目
今如此倘伏秋水勢或高至八九尺丈餘何以處之
因將此詢問孔毓珣據孔毓珣奏稱此處因往年朱
家海口潰決河身微有淤墊尚未刷深目今堤工加
幫未完是以堤岸較他處低矮等語著齊蘇勒督率
河員預先速為料理修築高厚以防伏秋水汛再據
齊蘇勒奏稱各工預備物料盡皆用完等語著星速
採買備用毋得疏忽慎之敬之

初五日奉
上諭朕覽治河方畧見原任河道總督靳輔昔年修理
河工勞績茂著欲加恩澤以獎勲庸據該部查奏靳
輔於康熙四十六年巳蒙
聖祖仁皇帝特恩加贈宮保給與世職今著追加工部尚
書銜致祭一次以示朕篤念前勞之至意
初六日署廣東巡撫常賚題參澄海縣知縣劉德
基花縣知縣朱紹濂等重耗加徵勒索婪贓請革
職究審奉
上諭劉德基朱紹濂劉應春蘇埏張鈞著俱革職其貪
贓各款情由及本內有名人犯該督一併嚴審究擬

具奏劉德基係朕揀選命往廣東以要緊州縣題補
之員今到任三月遂犯貪婪劣蹟常賚據實參劾不
少瞻顧甚屬可嘉大凡朕所揀選命往人員本不深
知其居心行事不過於引見之時見其狀貌應對似
尚明白遂爾用之為督撫者只當據理秉公不必因
揀選命往存成見於胸中則是非允當賞罰公平屬
員各知勉勵而吏治可以澄清矣若因揀選特用遂
存瞻顧之念則識見愚昧全不知朕心者也劉德基
既經加恩特用若果能勉上進將來之遷擢未可限
量今伊自暴自棄若此是受恩而不知感也且朕屢
頒諭旨若係特用之員居官不好必重治其罪今劉

德甚輒敢恣意貪婪違悖功令是甘犯重法而不知
懼也似此劣員正當懲一儆百故特批示令大小臣
工知之并令朕所揀選特用之人員知所儆戒常賚
著該部議敘具奏
初九日
諭內閣九卿等孫蘭茲被屬員揭告贓欵種種理應靜
候欽差大臣審斷乃於查嗣庭處投遞冤單求其照
拂若果實有屈抑情尚可恕今經邁柱審明所有贓
欵一一確實是孫蘭茲身犯重罪不自悔懼而猶欲
夤緣請託巧於脫卸且伊在任時屢屢朦蔽裴律度
具摺奏稱伊居官之善並實心出力之處朕早已洞

燭其姦所批裴律度奏摺現在今特宣示爾等彼雖
狡詐百出豈能逃朕之鑒察乎孫蘭茲身為道員不
能潔己奉公既犯贓私又復肆行欺罔甚屬可惡著
改為應斬監候其所應追銀十三萬兩有奇著限三
年完納倘逾限不完定行正法爾等將此曉諭孫蘭
茲知之
又宗人府奏公滿都護隱匿
聖祖仁皇帝硃批諭旨不遵
旨呈繳應革去公爵奉
上諭滿都護係朕親叔恭親王之子是以朕即位時任
以要職伊自委用之後雖無貪婪劣蹟總不肯實心
為國家出力惟總總於阿其那蘇努保泰等黨與甘
為伊等犬馬不孝不忠詭詐姦險伊弟海山人甚狂
悖生事不端衆所共知海山之子倫木布
聖祖仁皇帝望其成人令隨乾清門御前侍衛處行走
恩意深渥及
皇考升遐伊竟無滴淚朕見其如此忘恩實為痛恨且其
人亦庸愚無知故令於伊父海山處拘禁滿都護之
弟對青額庸劣無恥在侍衛班中飲酒沉醉竟在中
和殿堦上溲溺滿都護查出隱匿不參及朕聞知止
於革退亦未將伊究治也海山任貝勒時滿都護任
伊麥府隱忍不露而暗將海山謀陷中傷糾伊黨與

極力排擠其姦詐處朕知之最悉雖時加訓誨而伊
並不感恩毫無改悔不思効力國家轉存不忠不孝
之心而於其黨與阿其那蘇努保泰等則甘心出其
胯下視朕有如讐敵伊大罪甚多不勝枚舉因伊尚
無子嗣而彼之兄弟子姪中又無可以襲封之人是
以朕俱寬免今此未交
硃批之事以伊身所犯之罪較論之此猶其小者耳若將
滿都護革去公爵則恭親王子孫中無可承襲之人
勢必斷絕若果有可襲之人朕早已將伊革去另封
一人矣滿都護雖不念其父朕豈不念朕叔父乎著
從寬免革公爵俾伊改悔

初十日奉
上諭從來兇悍之人偷竊姦宄怙惡不悛以致伯叔兄弟等重受其累其本人所犯之罪在國法雖未至於死而其尊長族人剪除兇惡訓誡子弟治以家法至於身死亦是懲惡防患之道使不法之子弟知所儆懼悛改情非得已不當按律擬以抵償如朱倫三因伊弟朱寧三屢次犯竊累伊鬻男變產代賠贓銀又復偷牛被獲故將朱寧三致死朱三傑並未與謀著將朱倫三朱三傑從流等罪俱從寬免又福建德化縣民蔣葭因伊緦麻服叔祖蔣延榮素行不端為族衆逐出蔣葭路遇面揭其短蔣延榮欲毆蔣葭葭急

走仆地蔣延榮趕及跌壓蔣葭身上蔣葭情急以手格傷蔣延榮咽喉越二日殞命此亦當與不法之人為本族毆打致死者同論此案著九卿另議具奏嗣後凡遇兇惡不法之人經官懲治怙惡不悛為合族之所共惡者准族人鳴之於官或將伊流徙遠方以除宗族之害或以家法處治至於身死免其抵罪著九卿詳悉定議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閩省核減逢索銀兩係滿保袒護屬員有意市恩妄請分年扣除遂致貽累接任之員夫接任不辦果有贏餘亦當入於節省項內若僅足供用又豈能更為前任官員賠補大臣辦事務在公平倘宜寬者有意從嚴宜嚴者有意從寬即是作威作福之漸此案銀兩除已扣外其未扣者著落滿保名下追賠以示儆戒嗣後督撫大臣有似此袒護不公之事俱照此例議奏

十五日奉
上諭雍正三年山東巡撫陳世倌奏稱東省環山濱海曠土甚多昇平日久漸次開墾雖題報陞科然不無墾多報少隱漏侵漁情弊惟求將其已往徵其將來勒限一年通省官民令其自行出首於雍正四年入額徵解倘逾限不首者民則從重治罪官則立即參

處等語經部議覆准行在案今據巡撫塞楞額奏稱東省歷城等六十二州縣衛所於雍正四年首報地共一千七百四十餘頃其應徵錢糧俟雍正五年一同入額徵解等語觀山東一省如此則各省向來之地畝隱匿未報者可知矣夫開墾地畝本應隨墾隨報隱匿之罪定例甚嚴祇以法久弊生遂致墾多報少或為民間隱漏或為官吏侵漁積習相沿至於年久而姦民猾吏恐一經首報勢必追究從前侵隱之處因而多方回護百計掩藏於隱糧漏升之外又添欺罔之重罪此等之人雖暗中獲利倖免錢糧然到底干犯國法難免旁人之訛詐欺凌豈能安然坐享

愚昧無知之徒往往如此深可憫惻今朕特沛寬大
之恩准各省官民自行出首將從前侵隱之罪悉從
寬免其未納之錢糧亦不復究問定限一年令其首
報統於雍正七年入額徵解倘逾限不首復行查出
在官在民定行從重治罪著各該督撫轉飭地方官
通行曉諭開導鄉愚在國法無耕田而不納賦之條
在天道亦無背公而能獲福之理當感朕寬大之典
急公嚮善共為良民以受國恩以免罪譴思之
又奉
上諭總兵周開捷之父周文傑任廣東電白縣知縣居
官聲名頗好因請告休朕降旨調來引見意欲另用

今周開捷奏稱伊父年已六十有二血氣向衰力不
從心求請恩准告休俾得迎養情詞懇切周文傑著
加知府銜准其休致再周開捷來京陛見時面懇賜
給伊父母總兵官職銜誥命著照所請給予以示朕
推恩錫類之至意
十七日奉
上諭據倉場侍郎托時等奏稱蘇松常杭嘉湖六府糧
米潮濕霉變有五成六成七成八成不等若一槩駁
回則重船回次遲滯若勒令在通賠償則北地稻米
稀少不敷買補請將五成六成七成之米俟糧務告
竣之後發賣將價銀發與總漕嚴追買補分年搭解

其八成之米於開放甲米時支放等語朕思八成七
成之米俱可供食著將此二項米石開放甲米向例
甲米應將老米粟米稄子米三色搭放今朕加恩令
放老米雖成色稍次然較之粟米稄子米猶為有益
其放米日期先期一月於六月內放起限兩個月從
容放完至於六成五成之米難以支放應如所奏盡
數出糶將所得價值交總漕轉發原兌各州縣照折
淨之數採買好米分年帶運完項但俟漕務告竣方
行出糶不免又有霉爛之患著倉場侍郎即委誠實
人員同各該運弁旗丁親看發賣即將所得價值發
與該督撫糧道等採買好米帶運完項其缺少米石

應如何照例賠補或著落各該上司官員賠補之處
該督撫妥議詳報該部議奏
二十四日刑部等衙門議奏彭瑞仁等興販私鹽
拒捕殺人應令該撫毛文銓查拏黨奏
上諭此事部駁甚是毛文銓前任貴州巡撫時朕聞其
全不實心任事降旨調回時因福建巡撫員缺尚未
得人朕見毛文銓奏對明白且歷外任已久因諄切
教誨開導冀其感恩悛改前非伊亦感悔流涕是以
授為福建巡撫詎意下愚不移到任之後一味沽取
虛名求悅屬員一切刑名錢穀事件全不實心辦理
以致地方姦徒橫行官吏恣意作弊倉庫亦多虛懸

毛文銓每次陳奏地方事務俱屬虛誑恃其姦猾支
吾惟知密摺參劾武員袒護屬吏朕燭照其姦屢加
訓飭仰如一摺奏稱姦民聚衆搶奪直至轅門喧嚷
已將爲首數人枷號結案若不如此非威不畏等語
朕批示云何怯懦至於此極但不知米價可從減糶
否此等越格不法之事而乃輕輕結案此風一長恐
此等事接踵而至矣猶奏稱非威不畏甚屬無恥可
笑之至不知從前督撫可有跪求完事者乎又一摺
奏稱秋成之後米價必不能平必須動發庫銀採買
若至無可如何之後必不能保其不滋事端等語朕
批示云此等光景不預先奏明今已六月方奏云無

可如何之後必不能保其不滋事端是何言歟況閩
省存留新收米穀有三十五萬餘石各府倉穀有一
百四十二萬餘石總不見提起如何動用只講動發
庫銀於鄰省各處採買想倉儲皆虧空無存矣爾所
司何事爾之身家性命事小朕之百姓食用緊要朕
用汝大錯了此諭俟高其倬到時與看又一摺奏稱
景考科未悉鹽政情形等語朕批示云此事爾所奏
不公不實又一摺奏稱周鍾瑄爲禪濟布構陷等語
朕批示云此事朕實難預定俟審明方知是非也又
一摺奏稱滿保黃國材居官操守不好臣一身孤立
獨蒙聖主洪恩方得至此滿保黃國材各有骨肉之

親在朝若知臣如此據實奏聞必然怨恨終身等語
朕批示云可笑之極滿保黃國材之爲人豈待爾奏
不必存此小兒畏人莫如畏天若秉公行事而遭小
人怨恨之乎則無天理矣莫忘朕之面諭不要差了
陛見時念頭勉之伊在朕前如此密奏究亦無一字
實據伊乃黃國材等接任之員乃內則求朕不必宣
露示其不欺外又令二家感其周旋之德姦巧可惡
一至於此又一摺奏稱部撥京餉三十一萬兩零仰
懇聖慈免解等語朕批云此事朕不深悉怡親王公
正無私爾果合理應將情由咨部令便奏朕朕亦發
交部議怡親王若是徇私之人又當一論觀汝如此

屢奏急迫之景必報部存庫之項不足希圖遮掩汝
若果有此等當認罪檢舉若以朕所不悉之事朦混
陳奏希冀降旨無有是理此等偏袒朕不爲也怡親
王朕所深信爾等實不可信也王再不肯將不應撥
之項提撥汝但據實諮部王自有料理若設巧欺隱
莫萌此念毛文銓如此類朦混具奏經朕嚴批切諭
之處甚多乃毛文銓置若罔聞怙過不悛一任屬員
因循作弊全無覺察地方要緊事務並不據實陳奏
今又以私梟拒捕殺人之案稱爲零星小販並不究
訊黠黨查參失察各官似此曲法縱姦大負朕委任
之意有玷封疆重任甚屬可惡毛文銓著解將軍任

留閣將此案務須據實審明定擬具奏朕批諭數摺著九卿看再福州府知府胡承謀把持通省府州縣之事通同作弊欺隱上司毛文銓一味聽其指使如胡承謀此等黨庇欺隱之人甚屬可惡著革職仰速來京朕另有審問處常賚到任著將通省錢糧倉穀一一詳悉察明將毛文銓一切欺隱朦混之弊據實奏聞若亦瞻顧徇情如直隸江西之例朕另委大臣察出時莫怨朕未預行詳諭也

二十五日奉

上諭從前內務府放出為民之太監並諸王貝勒等門下放出為民之太監潛住京師者不少此輩多係年老有病平昔怠惰不守本分之人既經放出除効力年久本管本主保留外不許仍留京師居住屢降諭旨甚是明晰今觀弘昇家放出之太監任禮並未發回原籍尚留在京生事可見向來全不合拏處應故事且在京必有容留之家著交與內務府步軍統領衙門五城似此放出為民之太監除有保留外在京潛住者著嚴緝發回原籍嗣後仍然違旨者一經發覺將容留之人從重治罪內務府總管步軍統領巡視五城之御史一併交部議處如保留京師為民之太監有生事犯法者將保留之人亦著議處著通行曉諭內務府八旗

又

諭直省司道府等官朕惟治道之要莫大於用人督撫經理地方必任用司道府官猶朕統御天下必任用內外諸大臣如廷臣不能實心任事竭力以輔朕則庶務之繁朕豈能以一人獨理如司道府不能實心任事竭力以助督撫則屬員之賢否民間之利弊督撫豈能徧悉而周知用人之關於治道誠至重矣第人之才具不同心術各異用之有甚難者彼司道府等官有一種姦巧之人專務沽取虛名毫無補於地方之實政其心惟知自為而已督撫有所委託稍涉繁難詞非分內所應辦之事即逡巡退縮假此懷姦詭避而反沽不阿諛上司之名殊不知督撫所辦之事即國家之事何一可置分外耶此人之不能為督撫用者也有一種好事之人不安本分督撫寄之以耳目委之以腹心則招搖生事惟所欲為如遇無能之督撫則事無大小任其欺弄督撫為所把持而不能自主如遇有為之督撫則巧窺意旨百計投合陽飾其廉謹勤幹之容陰行其詐偽營私之計督撫不覺入其彀中一任逞其私智此又督撫之用非其人者也須為督撫者勢不能不於所屬之司道府寄耳目委腹心必將遴選其能任事者而委任爲人見其於數人之中專任一二人則議論風生或指為鑽營

或斥爲奔競或目之爲上司之私人或疑其有所囑託而倖進甚至媒孽其短以爲怙勢作威攬權納賄必致損敗督撫之聲名此等皆屬私意非公恕之論也且其人既爲督撫所信任以身入乎局中自當大破情面不取悅於同官不徇庇乎下屬銳意孤行無所顧惜其跡有類於攬權怙勢之所爲論者不察其實從而媒孽之抑何不恕之甚乎朕以爲人之行事所辦在公私是非之間而已即如武斷鄉曲之事閭里所深惡也然使其人若能督率鄉曲之中使之孝親敬長使之服田力穡使之急公奉上鄉人悚畏服從則大有補於風化也倘得謂其武斷乎又如攬權

之臣朝宁所不容也若其人以一身任天下之重不避勞不避怨不爲利疚不爲威惕正色而立於朝者人君自當倚之爲柱石重臣倘得謂其攬權乎雖有貴賤大小之別其理則一也向令此一二專任之司道府官果能秉公持正實心以辦地方之事必且有裨於國計有益於民生不特督撫資其贊助朕亦且嘉賴焉倘何攬權怙勢之可言哉要之用人有專任一二人者亦事勢有所不得已焉耳設使各省司道府等官皆竭誠奉公殫其宣力分猷之實則督撫何樂而不多用也亦猶在廷諸大臣人人懷公忠體國之心則皆朕之股肱心膂朕求之而不可得者又何

取乎一二人之專任哉但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彼爲督撫者因屬員中不能盡得其人而用之乃不得已而以耳目腹心專付之於一二司道府等也或有擇之不精用之不慎所託非人稍有所覺即當警省改悔不可秘護飾非則無過矣如福州知府胡承謀窺見巡撫毛文銓詐僞沽譽投其所好遂籠絡通省官員共相欺隱又能使毛文銓轉而欺朕此其姦惡發覺較前各種劣員尤甚斷不可一日姑容者也朕實深悉直省督撫用人之委曲復洞鑒直省司道府各官種種情僞爲此諄切曉諭俾各警惕猛省直省督撫務須仰體朕察吏之意將屬員時加體察勿爲

宵小欺蒙朕自有遠照斷不使若輩少有遁情夫天下上智下愚之人無幾惟中材可與爲善可與爲不善者居多倘共敬聽朕訓憬然覺悟共勉爲秉公持正實心辦事之人下不愧州縣之表率上以不負督撫任用者不負朝廷則吏治烝烝日上措天下於郅隆之治不亦美歟朕期汝等人人勉之

又吏部將保題不實之刑部尚書塞爾圖等照例議處具奏奉

上諭國家用人全在大臣秉公舉劾倘舉劾不公則無以收得人之實效一涉私心即係作威作福之端所關甚大嗣後大臣舉劾人員有如此徇私不公之處

定行從重治罪塞爾圖於此案姑從寬降三級留任
勵廷儀高其佩海壽俱著降一級留任

二十七日

諭議政大臣安西所設重鎮其兵馬錢糧係按季赴蘭
州支領但邊陲重地恐有一時需用之處朕意欲撥
銀數萬兩交與安西總兵存貯以備安西兵馬之用
哈密亦著存貯數千金倘有需用之處准該鎮一面
奏聞一面動用爾等會同定議具奏

二十八日奉

上諭隆科多結黨營私欺罔狡詐擅作威福放肆貪婪
種種劣蹟全然敗露背國負恩之罪天下共知應爲

人臣之所共憤即向日愚昧錯誤有私心黨附者亦
當急速解散以免罪愆豈有愍不畏死之徒尚敢通
同作弊而大臣官員等審理隆科多犯法之案尚不
秉公據實乃敢顛倒是非輕重任意欺誑國法豈可
容乎鑲藍旗護軍七十八家下婦人王氏代伊小叔
成兒首告菩薩保收藏隆科多赤金六千五百兩寄
據菩薩保亦自認不諱今已於菩薩保屋內起出赤
金四千五百兩及銀三萬餘兩無人不知爲私藏隆
科多應追入官之銀兩也菩薩保黨附姦惡牢不可
破目無國法罪不容誅而刑部則議稱菩薩保身係
職官不宜奉公守法乃與隆科多交結往來希圖護

庇及原任尚書佛格因伊懶惰欲行參奏遂即賄賂
隆科多轉託兒爺鑽營賄囑殊干法紀等語以此輕
淡數語加之於菩薩保而其干犯重法之處全未提
及有是理乎刑部又將成兒擬以絞罪王氏擬以杖
罪凡律例所載家人不許首告家主者乃因事私恨
或無故捏詐恐嚇舉發隱微之類至於結黨悖逆之
徒人人得而誅之若不許家人出首則反叛之人皆
得肆行無忌無事不可爲矣今王氏所告事事皆實
反將成兒擬絞王氏擬杖若如此則是諸大臣之意
將欲預留已身叛逆地步耶菩薩保藏銀之時成兒
勸阻實屬義僕可嘉之人而反觸其怒遂欲殺之以

滅口是菩薩保之忍心害理已極矣王氏既代成兒
首告現在二人自已出名並非匿名可比而刑部欲
強坐成兒之罪無律可引乃引投帖匿名之條曲定
死罪與此事全不相符天理國法安在是誠何心乎
刑部又稱菩薩保所藏銀一萬四千五百兩係伊祖
倭黑遺留並非隆科多寄放之物應將此銀抵補倭
黑虧空其餘給還菩薩保等語查倭黑任內有應追
公項銀七千餘兩現在旗下催追多年豈有收藏萬
餘金而不完公帑之理如果有此銀而抗公帑如許
年其罪又當如何也明係菩薩保以狡供恐刑而轉
推萬餘金之重利何以爲姦惡之戒乎且隆科多

名下未完銀兩甚多而刑部故意將此項開脫是又何心乎且普薩保收藏金銀之後而向隆科多說過隆科多令其轉生利息今金銀現在起出贓據分明萬無可辨耶旗下行文詢問隆科多隆科多不行承認推爲家人所爲是隆科多於負罪之外愈加欺罔毫不愧悔畏懼也今刑部議覆本中並不將伊屢次欺罔之處叙入具奏佯爲不知之狀尙不謂之袒護隆科多乎朋黨者國家之大患是以屢年以來諄諄訓誡宥其既往之愆予以自新之路意謂伊等苟有人心自然改惡悔過不肯自罹罪戾今普薩保公然怙惡不悛干犯法紀伊竟爲刑部司官今部中如此

定議必有庇護普薩保之人刑部堂司官於此等重犯大案敢於黨惡徇私在朕前肆行欺罔若不徹底審明無以消朋黨而懲姦邪著順承郡王大學士馬齊富寧安公馬爾賽都御史査郎阿侍郎岳爾岱永壽衆佛保等將刑部堂司官如何徇情作弊之處嚴加審訊務將實情一一究出倘稍有含糊不明之處朕必親加審問

二十九日議政大臣議奏安西新設鎮兵酌撥銀四萬兩存貯備用奉

上諭著於備用銀四萬兩之外再撥銀二萬兩交與該鎮存貯以備兵丁平時遇[illegible]之用不必具奏仍於發餉時照數扣除

雍正五年六月
上諭五十道
初一日奉
上諭近有不法匪類造作訛言一人煽惑衆口喧騰以
致人心驚惶良民受累如京城之訛傳挑選秀女賜
西洋人浙江之訛傳海寧屠城此等邪說不可枚舉
此必奸惡之徒不肯改過遷善怨朕約束懲治甚嚴
故肆其鬼蜮之伎倆以搖惑衆心以希朕之畏而中
止此則大悞矣朕非庸懦無能主也如京城造言之
人現在拏獲按律治罪惟是百姓等一聞浮言遂爾
倉皇失措皆由平日不知朕之存心故易爲訛言所

動若此在奸民固罪不容誅而小民無識亦殊覺愚
而可憫也朕自臨御以來日夕憂勤惟以愛民爲念
凡所行之政所發之令無一不準乎天理無一不體
乎人情多方籌畫委曲周詳愛我百姓實懷父母保
赤之心恩勤惻怛出於至誠若有一毫不便於民之
處立即措置得宜務使萬民安居樂業無一夫不獲
其所故地方有不肖官員不法奸民定加懲治益
恐奸邪一日不去良善一日不安凡所以懲創奸邪
正所以愛護良善且亦欲令奸惡之徒改過自新庶
幾同歸於善此一片眞誠愛民之苦心
上蒼
后土
聖祖在
天之靈鑒之凡我赤子宜無不昭然共見假如偶有傳聞
其事若不合乎天理不當乎人情稍有知識之人卽
應度理揆情以爲此不合情理之舉斷非我主上所
行者果如此深信而不疑縱使無稽之言百端傳播
亦付之不聽而消歸烏有矣況朕平日欲行一政必
先曉諭再三使人無所疑慮然後舉行何嘗猝然而
行一事以駭人聽聞啓人疑猜乎至於浙江風俗向
來澆薄士子不守禮教勢豪欺壓鄉閭恣意橫行罔
知國法此天下所共知不得不嚴加整飭使惡黨潛

蹤愚民安堵此更朕保護浙人之舉並非棄之於化
外俟能改行率德之時朕自仍沛恩膏也總之奸惡
之人愍不畏死誘國害民法所不宥爾後該地方有
司務期密訪嚴拏立置重典凡爾遠近良民當共信
朕斷不肯爲累民之事一切浮言彼此相戒勿聽則
俯仰順適寢寐安舒永無倉皇失所之慮庶不負朕
勤民保赤之心而奸惡不法之輩亦無所逞其伎倆
矣著將此發與五城順天府及直省督撫轉行各州
縣刊刻頒布務期遐邇僻壤咸使聞知
又吏部議覆貴州布政使祖秉圭條奏督撫題參
各官例應降革者出本後卽行摘印奉

上諭凡外任各官有錢糧刑名事件應行降調革職之
員亦有奉朕特旨留任者故該部議稱不便遽行摘
印但祖秉圭奏稱每見降調革職之員自知功名不
保類多益加恣肆種種劣蹟爲害地方其言切中情
弊亦不可不加防範嗣後遇有錢糧刑名事件應行
降調革職之員該督撫題參之日即行摘印委員署
理俟該部議覆奉旨定案之日再行開缺若有旨寬
免仍准復還原任將此永著爲例

又署湖廣總督傅敏奏請議處虧空社倉穀石各
員奏

上諭社倉之設所以預積貯而備緩急原屬有益民生

之事朕御極以來令各省舉行曾屢頒訓諭務俾民
間踴躍樂輸量力儲蓄不可繩以官法誠以此事若
非地方官勸率照看則勢有所難行若以官法相繩
則又恐勉強催迫轉滋煩擾是以再三訓飭惟期設
法開導使衆樂從不致一毫擾累乃爲盡善也數年
之內各省督撫中奉行最力者則湖廣總督楊宗仁
今據傅敏陸續盤查具奏前來始知湖廣所屬州縣
社倉一案原報甚多而現貯無幾此中情弊想因不
肖有司侵蝕入已或那移以掩其虧空又或因楊宗
仁始初料理此事之時意在鋭於舉行而所屬各官
迎合其意遂虛報穀石之數以少爲多均未可定總
之舉行社倉之法其中實有甚難者我
聖祖仁皇帝深知其難行之處是以李光地奏請而未允
張伯行暫行而即罷此實事勢使然也蓋以民間積
貯言之在富饒之家自有蓄積雖遇歉收而無藉乎
社倉之穀以爲食則當輸納之時往往退縮不前至
貧乏之家其仰給社倉固爲殷切而每歲所收僅供
生計又無餘粟可納社倉以備緩急此責諸民者之
難也至於州縣官員實心視百姓爲一體者豈可多
得今以常平之穀爲國家之公儲關係已身之考成
尚且侵欺那用虧空纍纍至於民間之社倉安能望
其盡心經理使之實貯以濟用乎朕之舉行社倉實

因民生起見又諸臣條奏者多言之鑿鑿是以令各
省酌量試行以覘其成效何如並非責令一概施行
也今湖廣社倉虧缺之數即交與傅敏悉心清查分
別核實倘穀已如數交倉而州縣侵蝕那移忍以百
姓預備之需充一已之私用者著即於原侵那之州
縣名下嚴追賠補斷不容短少顆粒如或民間原未
交倉或交倉之數與原報之數多寡不符者若必欲
令民間照數完納恐小民力有未敷未免竭蹷非朕
曲體民隱之意傅敏辦理此事必須至公至當方於
吏治民生兩有裨益也自古有治人無治法必有忠
信樂善之良民方可以主社倉之出入必有清廉愛

民之良吏方可以任社倉之稽查各省官民果能實力奉行而善全無弊朕實嘉之至於繩以官法而好尚虛名則有司奉行之不善負朕本意矣

初二日奉

上諭學政一官所以化導士習養育人材職任關係甚重近年以來各省督學諸臣頗能仰體朕心祗遵朕訓矢公矢慎杜絕苞苴深可嘉獎但向來學政悉行貪劣以國家興賢造士之途視為己身射利營私之地此固本人之不肖而亦大半由於提調官員贊成之也其學政之秉心貪劣者與提調官通同作弊固不待言而學政之可與為善可與為惡者提調官附引誘之或挾制之使之不得全其操守而於其中翻取厚利此提調官之惡習而天下之所通知者也學政原有關防若提調官持正秉公則學政必不能肆行無忌學政果能公明廉潔提調官更當敬禮而玉成之豈可反導之為非乎提調與學政相為表裏嗣後學政聲名不好應將提調官一併議處其如何定例之處著九卿會議具奏

又吏部等衙門議奏睢州同知李世彥等怠玩河工事務應革職奏

上諭河工關係國計民生朕宵旰焦勞屢頒諭旨向來河員之怠忽不堪朕所悉知每諄諄訓飭齊蘇勒仰

體朕意實心料理李世彥孫國瑜二人以旗員而膺河工之任理當黽勉効力今仍怠玩若此應加重懲以為怙惡不悛者戒著將李世彥孫國瑜即於工所用重枷枷號示眾俟伏秋水汛過後請旨釋放著齊蘇勒查明李世彥孫國瑜在工幾年揆其力量酌令出貲効力向聞河工不肖之員竟有將完固堤工故行毀壞希圖興修使蝕錢糧者此等罪惡尤可痛恨著交與齊蘇勒時加訪察倘再有此等不法之員著即奏聞於工程處正法示眾

又兵部議駁廣東將軍石禮哈請將驍騎校史啓祥等補授防禦奏

上諭石禮哈將朕引見記名之史啓祥等四人於題補驍騎校之後今又題補防禦雍正二年史啓祥等以引見記名既已補授驍騎校則當看其居官辦事何如不必因曾經記名之故又復題陞蓋人之才力各有相稱之職而前後改轍者又多一次引見記名豈能保其終身乎石禮哈謂朕記名之員遂可屢次擢用此乃不能深悉朕意而該部議駁不將此處情節明白指出但渾淪一語亦屬不合朕之辦事若有錯誤諸大臣當直陳無隱若無錯誤之處而外臣錯會朕意即當明白分晰使中外曉然不當含糊具奏此本著該部另議具奏

又工部奏辰州府同知黃澍等採買桅木節省銀
兩交庫應予議敘寶慶府同知甘國雄未繳節省
銀兩行令確查奏
上諭黃澍劉斌著交該部議敘大凡官員辦理錢糧事
件能據實開銷不令浮冐乃臣子職分應為之事至
於議敘出自特恩若存希冀議敘之心而故為節省
又屬不可此案經黃澍劉斌二人連年辦理既有節
省應賜議敘至甘國雄亦不必行查甘國雄有應行
陞轉參罰之處著該部將此節情由奏聞
又江蘇巡撫陳時夏奏報婁江水利工程告竣士
民請建

萬壽碑亭奏
上諭朕以實心舉行實政全不好尚虛文如士民感恩
建碑之事屢降諭旨嚴行禁止今因江南婁江水利
工程告竣士民具呈謝恩內有願鐫萬壽碑之語而
巡撫陳時夏代為具題貼黃內並未將建碑字樣敘
入明係欲從民請故本章內有意含糊甚屬不合可
速止之
初四日奉
上諭朕所交事件甚多諸大臣因何不行覆奏若所交
之事不可施行應將不可施行之處聲明具奏倘不
能辦理應將事件呈送朕前朕代諸臣辦理況朕竟
日坐勤政殿又不憚暑熱欲辦理事務竟無事辦諸
大臣如此因循遲延不奏其意將誰諉乎著交與內
閣將朕特旨交與各該處一切事件俱查明具奏凡
朕特旨所交之事並揀選引見人員非內閣轉交即
奏事人等轉交嗣後奉特旨所交一切事務並揀選
引見人員等事每月將已結未結之處著該處聲明
情由交送內閣內閣於月底彙奏
初六日奉
上諭常平倉穀乃民命所關實地方第一緊要之政數
年以來朕為此事宵旰焦勞諄諄訓誡至再至三若
地方大小官員苟有人心斷不忍置之膜外查福建

通省應貯米穀共一百七八十萬石原以備用為數
可謂足矣乃上年稍覺歉收米價畧長而地方大小
官員與兵民之心皆覺皇皇以缺米為慮彼時朕即
疑閩省積貯之數必有虧空故地方情形若此也朕
留心訪問近聞閩省各屬倉穀錢糧虛懸者甚多有
銀穀兩空者有無穀而俾存價值者至於實貯在倉
者則十無三四毛文銓身為巡撫受朕深恩奉朕當
面諄諄訓勉切諭況稽查錢糧係巡撫之專責伊乃
將無作有揑稱實貯在倉敢於欺罔且忍以百姓性
命之所需供屬員之侵那作弊負國負恩莫此為甚
向來直隸江西二省倉儲不實經朕特遣大臣前往

逐一清查並遴選人員命往將倉儲虧空之州縣官
即行更換是以二省虧空之倉穀漸次清楚今閩省
積弊若此亦當特遣大臣會同新任巡撫常賚將通
省倉穀秉公據實一一清查其揀選府州縣等官著
即帶往并前所發人員遵照諭旨分別題補委署如
有查出虧空之州縣並失察之知府等官即將伊等
解任審追其員缺將前後命往人員應題補者題補
應委署者委署務期徹底澄清不使絲毫朦混以副
朕察吏惠民之至意今差往之人與新任巡撫若仍
瞻顧欺隱料不能逃朕之鑒察不過亦如毛文銓自
取誅戮耳

初七日

諭福建邵武府知府曹友夏福建通省州縣虧空倉穀
錢糧甚多毛文銓與胡承謀通同欺隱經朕訪聞確
實現派大臣前往徹底清查爾既任地方知府地方
情事無不深悉爾所屬之知縣虧空多少從前督撫
滿保等如何徇庇屬員致其虧空毛文銓如何作弊
徇隱高其倬如何寬容種種情弊俱著據實供出現
今降旨將胡承謀提來朕親加訊問將來私毫不能
藏匿爾居官聲名尚好但爾之聲名亦據該上司所
奏其虛實俱未可定今若所供據實尚可寬宥倘有
一字虛假將來與胡承謀所供及欽差大臣所審有
不符之處定行從重治罪

初八日奉

上諭倉場米石乃國家第一要務關係最為重大試思
此項米石民間輸納何等辛苦官員徵解何等煩勞
且糧艘運送京師何等繁難一顆一粒皆當愛惜不
忍輕忽朕為此一事宵旰焦勞時時切加訓飭至再
至三且曾降旨令修理倉厫等項不惜多費帑金務
期完固此臣民所共知者托時陳守創身為倉場侍
郎自當仰體朕心悉心料理使倉厫堅固天庾充盈
不致霉爛乃為稱職非朕特遣大臣等前往查看則
見京通各處倉厫屋瓦滲漏墻壁損壞者十居八九

所貯米石漸至潮濕霉爛夫以如珠如玉之米糧而
視為泥沙之棄擲忍心害理莫此為甚若不嚴行稽
察無以儆怠忽而清弊端在京十倉每倉或都統或
副都統各派一員御史中不論滿漢每倉各派一員
專任稽察之責其米石出入支放奏銷事件不必經
管仍屬倉場侍郎管理其房屋滲漏墻垣損壞與倉
內鋪墊及匪類偷竊一切情弊俱交與派出之都統
副都統御史稽察遇有查出之處即行知倉場侍郎
若倉場侍郎等不即辦理妥協致遲延著派出之
都統副都統御史奏聞倘有應行查出之處不行查
出則將缺少米石應賠之項著落倉場監督等官與

派出之都統副都統御史分賠其通州三倉仰照此
例交與通永道通州副將稽察其失察分賠之處亦
照依京倉施行
又奉
上諭倉儲米穀乃民命所關最爲緊要福建通省倉穀
虧空甚多巡撫毛文銓扶同欺隱經朕訪聞確實特
遣大臣等前往盤查務令徹底澄清使顆粒無虧以
備民間緩急之用朕之爲閩民籌畫者可爲殫竭心
力矣但恐不肖有司等聞欽差將至向紳衿富戶挪
移借貸以掩飾其虧空之項而紳衿富戶等或畏其
威勢或迫於情面不得已代爲應付以圖掩飾彌縫

於一時均未可定朕此番之差遣大臣清查斷不容
有絲毫之隱混隱匿且揀選府州縣等官多員令欽
差大臣帶往將現任府州縣內之錢糧稍有不清者
即令更換是現任者必去而接任者新來倘紳衿富
戶等一將貲財穀米借出便成官物斷斷不能退還
用是特頒此旨明白曉諭俾紳衿富戶等勿墮貪官
劣員之術中使地方積弊永除而後任官員亦共知
儆戒不至仍蹈前轍著將此通行福建郡邑鄉村咸
使聞知
又議政大臣等議奏隆科多私抄
玉牒存貯家中

皇上降旨詢問尚多巧飾並不據實具奏應俟辦完俄
羅斯疆界事件將伊革職拏問治罪奉
上諭爾等所議俟隆科多辦完俄羅斯之事再行拏回
甚非朕意朕從前差隆科多前去並非不得辦理俄
羅斯事件之人以其能辦理而使之也俄羅斯事件
係最易料理之事特給伊効力之路令其贖罪耳乃
隆科多去後看其陳奏一應事件不但不稍改伊之
兇心逆行且並不承認過失而舉動狂悖全無愧懼
之形將朕降旨行文查問之事一味隱匿實情巧飾
具奏無一誠實之語伊既不實心効力則留伊在彼
料理俄羅斯之事反致妄行攪擾毫無裨益即俄羅

斯之事完畢此種種已發覺之罪亦不便寬免可將
隆科多調回令其速來未到京以前爾等請旨
又四川巡撫法敏奏唐十兒毆死屈三讓哉等擬
流奉
上諭查律內搶奪人財物傷人爲首者斬監候又律內
罪人本犯應死之罪而擅殺者杖一百等語今屈三
讓率人中途搶奪皷箱持械毆傷馱箱人王二屈三
讓係搶奪人財物傷人爲首律應斬監候者也管箱
之唐十兒趕到見箱馱已被搶去王二又被打傷情
急毆打屈三讓致死唐十兒應照罪人本犯應死而
擅殺者杖一百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情罪允符前

朕降旨欲將唐十兒減等發落者謂所擬絞監候若與律相符理合詳情議減乃爲妥協也今律文所載杖一百之條正與其情恰相符合該撫何以不引此律而以減等擬流覆奏既自稱前議草率而前此草率定議之員何以又不查參明是固執前見倘果有不應減等之處該撫即當據實陳奏何得含糊朦混定議使罪名與律例不符著該撫再行定議具奏

初九日奉

上諭察木多存貯米石炒麪據該撫楊名時奏請交與胡土克圖管理該部議覆請令楊名時憲德再行妥議具題朕思番民素不食米若將米麪運往中甸則

路遠難於運送今再交與該撫等妥議恐伊等亦未必有善於經理之法著將炒麪二百餘石賞給胡土克圖並將餘剩察木多米一千九百餘石交伊暫行收管嗣後凡往西藏及往來差遣之人應給口糧者即將此項存貯之米動用支給約計一二年間即可動用完畢亦不至於黴爛著將此諭問胡土克圖伊若情願即著管理

初十日刑部等衙門議奏

盛京員外郎江海等領出買米銀兩擅行借放取利

擬斬監候奉

上諭盛京習俗甚屬不堪若將曾經犯法之人仍留彼處勢必惑亂人心又生事端習染不能改革自雍正二年爲始盛京犯法之旗人官員除發遣外其革職枷責案件完結之人俱著勒限送部該部具奏請旨嗣後永著爲例盛京風習改易時候旨再行停止

十二日河南巡撫田文鏡奏請停止城鄉分緝之例奉

上諭覽河南巡撫田文鏡請停城鄉分緝之例應捕協緝之條奏摺甚爲允當明晰朕因向來地方失盜文武官員處分之例尚未妥協年來條奏此事者亦甚多今年朕特令怡親王將各條奏處訪問漢侍衛等會同兵部酌定城鄉分緝之例使文武各有責成便

於稽查兵役各分界限免其推諉朕本意原以武弁之緝盜難於文職欲稍寬其處分今據田文鏡所奏就新例行之則武職之處分轉加嚴重與朕本意不符矣又河工通判張若矩條陳添設捕盜同知通判捕役一事經九卿議覆准行在案今田文鏡亦稱添設廳役無益於捕盜而反滋其弊端以上二條皆關係捕盜之事夫緝盜安民乃國家之要務朕時刻以之爲念惟是外間州縣情形不能深知總不敢自立主見每見條陳所言似乎可採者皆發與廷臣會議而廷臣中亦多未任州縣之人或意見不及或草率從事議准覆奏者其中倘有不便施行之處則在封

疆大臣等將可行與否據實敷陳方不負朕委任之
至意今田文鏡不因已經定例之故緘默不言委曲
周詳直陳情事甚屬可嘉如昔年令旗丁子弟駕運
糧船一事張大有在朕前承認可行朕命其擬寫勅
諭伊即繕寫進呈朕以伊身任總漕所見自然眞確
斷不欺朕故信之不疑而舉行之及至事不可行各
省督撫等陳奏前來次年面問張大有伊奏因出自
上意之事臣不敢直言是何言與以今日田文鏡所
奏與當日張大有之事較之則二人之居心相去霄
壤矣朕爲天下主經理萬幾只期政治得宜民生受
福不肯存回護固執之見不敢避朝更夕改之名如

田文鏡此奏則深知朕心者也著將奏摺抄發各省
督撫提鎮各抒己見悉心定議具奏
十三日奉
上諭田文鏡自簡任巡撫以來體國公忠實心供職整
飭吏治化導屬員懲戒兇頑加惠良善實能盡教養
之道河南吏治之整理此衆所共知者且辦事明白
節練操守清廉凡陳奏朕前之事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毫不欺詐其誠懇之意更屬可嘉著將伊入在上
三旗以示朕優眷賢良大臣之至意
又奉
上諭昨欽差四川審事侍郎黃炳奏稱知府喬鐸隱匿

夔關稅銀十餘萬兩巡撫法敏顯有通同欺隱之弊
而塞欽曾爲戶部司官亦在牽連之內向來朕原不
知法敏之爲人因馬齊薦舉用爲直隸按察使又因
隆科多李維鈞力薦用爲倉塲侍郎後因湖北巡撫
員缺一時不得其人蔡珽力言法敏宜用四川巡撫
是以將伊補授湖北旋調四川乃伊自任巡撫以來
專務沽取虛名並無實心辦事之處朕屢加嚴飭中
外所知其在湖廣也吏治廢弛不能整理倉儲虧缺
不能稽查及傅敏憲德接任皆一一參出其調補四
川也仍如湖廣之因循苟且朕又復嚴加訓誡總不
悛改今夔關隱稅一案程如絲狡猾貪婪而法敏公

然扶同欺罔背負深恩甚屬可惡塞欽乃塞爾圖之
子因其在部尚能辦事經管錢局料理甚屬妥協朕
優陞爲西安按察使兼管河東鹽務伊受格外簡用
之恩自當潔己奉公通盤効力今佛喜喬鐸作弊事
件內供出伊名不容寬貸法敏塞欽俱著解任來京
質對積善向爲刑部司官朕觀其人甚屬庸平因塞
爾圖力薦朕因伊係阿山之子又係法敏親弟伊父
兄受國深恩伊必竭力圖報故用爲江西按察使及
蒞任後一味沽名釣譽扶同欺隱裴率度等種種不
法之事伊皆代爲隱匿昨乃密奏江西有富戶賭博
一案臣執法究治罰米二百石而遇杜以此人所犯

非實在賭博不過燕會遊戲之小節飭令從寬題參
邁柱徇私故縱等語朕接閱此奏即知積善之挾私
誣枉也蓋邁柱之在江西秉公持正釐剔弊端一毫
無所瞻徇若稍存染指之念則於裴律度陳安策孫
蘭芯諸人案內何求不得而乃貪此數百石之穀價
乎此必邁柱整理江西積弊公正廉明毫不瞻顧積
善不得遂其私意故以此小事排擠明係為裴律度
等報復也在朕前輒敢如此揑造誣詞肆計傾陷實
心効力之大臣甚屬可惡此等居心險詐之人斷不
可姑容在位以長刁風著將積善即行革職回京朕
另有處分數年以來朕時時訓勉諸臣以公忠奉職

為先以朋比作奸為戒今觀塞爾圖法敏佛喜積善
塞欽等之所行若此是附己者則曲為包荒異己者
則力為誣陷可見朋比懷私之惡習仍固結而未解
也

十四日庚親王崇安等查奏蘇努遺漏未繳
聖祖仁皇帝硃批奏摺四件奉
上諭蘇努於
聖祖仁皇帝硃批奏摺面頁與
諭旨中間任意塗寫有是理乎如此之人
天地豈有不加誅戮仍令其子孫長進之理著將此摺交
與來奏事之諸王大臣閱看參奏

又雲貴總督鄂爾泰奏請滇黔墾荒照營田例開
捐奉
上諭鄂爾泰請開墾田事例於地方實有裨益但本內
有贖罪一款事屬難行凡罪犯捐贖其應准與否必
須準情度理細加酌量如營田水利內有贖罪之條
朕令該部隨時奏聞請旨定奪即如今日請旨者二
人而朕准其捐贖者只有一人若在外省既不能頻
頻請旨而督撫等又何敢擅自定奪此則事之難行
者也至於捐納一項向因各例人員甚多難於銓選
故降旨停止乃數年以來捐納應用之人將次用完
再越數年必至無捐納之人而專用科目之人矣從

前朕意以為科目之人讀書明理其居官臨民必無
蕩檢踰閑之事近見科目出身之員不但多有苟且
因循之人而貪贓壞法者亦復不少至於師友同年
夤緣請託之風比比皆是牢不可破假若仕途盡係
科目則彼此固結背公營私於國計民生為患甚巨
今鄂爾泰所請墾田贖罪之條既不可行應酌添捐
納事欵除道府同知大員不准捐納外如通判知州
知縣及州同縣丞等官應酌議准其捐納古聖人立
賢無方各途皆有可用之才當使之得以表見不可
執一而論且使富厚有力之家明受官職便不希冀
科名萌營求奔競之妄念亦是肅清科場之道且科

目中人虛聲或衆積習相沿上司往往畏懼瞻顧而
不敢參劾捐納之員一有不善則輿論不肯姑容上
司易於執法兇州縣佐貳等官其職掌亦不甚大倘
不能稱職即便參革且遲官之時朕必親行引見若
才具庸常即令原品休致伊等捐納之時當先自度
量而後從事朕已預諭矣將來科目之人果能痛改
舊習盡變頹風朕又何樂而不信任重用之其如何
開墾定例之處著九卿會議具奏
十五日奉
上諭盛京甚屬緊要兵民旗人最多且地方遼濶十三
城相隔七八百里有餘將軍副都統俱駐劄盛京城

內地方人民習氣甚惡教訓整理不能周到朕意當
照吉林烏喇寧古塔白都納例各設副都統一員管
理自廣寧義州錦州寧遠至山海關設副都統一員
令其分轄福州雄遼南金州鳳凰城岫巖呂順等處
設副都統一員令其分轄使之管理一切事務教訓
衆人改易陋俗當有裨益再開原與吉林烏喇相隔
六百餘里自開原押送發遣人犯官兵往返行走月
餘甚屬勞苦聞得從前以此處往返遙遠議於吉林
烏喇開原適中之地在克爾素驛站左右酌設官兵
以便押送發遣犯人因克爾素驛站與圍塲相近恐
會獸駭逸而止今查此處雖與圍塲相近仍是大路

可以安設官兵惟當禁其驚散圍塲耳但一經安設
即係永遠居住之所必須相視膏腴可耕之地令其
居住則押送發遣人犯往還可免勞苦矣著議政王
大臣詳議具奏
又奉
上諭議政大臣九卿各部院衙門八旗將應奏事件遲
延者甚多從來寬定限期者特爲難辦之事應待行
查有需時日故耳今見三兩日內可以完結之易事
亦習尚未及限怠慢推諉置之不辦及至屆期始行
具奏與原定限期之意實屬相違凡事應隨到隨即
辦理完結乃將易辦之事稽遲時日此不過從中作

弊以爲請託之地而已毫無裨益著議政大臣九卿
將易於辦理事務作何另定限期之處詳悉會議具
奏
又奉
上諭趙殿最前同道柱差往奉天其所辦之事甚屬妥
協差回奏對朕見其人明白可用伊旋丁憂回籍去
年冬計伊服制應滿遂特授爲湖廣按察使及至來
京進見其語言恍惚不似從前詢之則云途中染病
近始少痊朕姑令其到任勉伊實心供職今聞其居
官怠忽於刑名案件全不清楚惟知袒護科目屬員
邀取虛譽趙殿最著調來京以對品京堂用湖南按

察使員缺著江西糧道李蘭補授江西糧道員缺著
南安府知府蕭義宗補授蕭義宗前年引見來京蔡
珽參奏係伊家開戶之人出身微賤朕觀其人尚屬
可用但既係漢軍開戶之人官至郡守亦已足矣是
以令同任供職停其陞轉若不實心効力定行從重
治罪今聞蕭義宗在任盡心辦事聲名甚好朕思從
前開戶之人多有擢至大僚者如佟鳳彩亦係漢軍
開戶曾任巡撫立賢無方豈可因其出身之微限其
上進況從前蔡珽之事未曾敗露其言似覺可信今
觀蔡珽劣蹟昭彰貪汙奸詐種種不法必係蔡珽索
詐蕭義宗不遂其欲以致結怨故行參奏且蕭義宗
平日不肯逢迎蔡珽得其歡心即此一節亦屬可取
朕之用人一秉至公因才器使初無成見蕭義宗停
其陞轉之案著該部註銷
又工部等衙門議覆雲南巡撫楊名時請將鹽務
羸餘銀兩修濬洱海河道奉
上諭楊名時於離任之時奏請將鹽務羸餘銀兩修濬
洱海河道等語楊名時自任雲南巡撫以來於地方
事務苟且因循全不經理一味沽取虛名求悅於衆
滇省鹽政銅廠弊端種種俱係李衛到任之後極力
整頓者而沈元佐一案亦係李衛查出凡滇省鹽務
銅礦錢糧等項楊名時在任多年未能實心辦理一

件逐事難辭責罰衆所共知朕因其爲人雖不肯實
力急公尚能巧詐潔已故姑留在任數年耳今伊當
離任之時更有何顏言及鹽政羸餘銀兩也即此修
濬河道亦不過假公濟私博取去後之名如此用心
尚可問乎自古善則歸君乃人臣之大義似此地方
施恩之事當密行陳奏請朕諭旨如岳鍾琪之在陝
西陳時夏之在江南皆以興修水利之事密奏於朕
待朕降旨施行並未矜朱自以爲功而朕亦未嘗掩
其善也滇省河道如果當修楊名時何以不行摺奏
而必見之本章無非冀滇省人民感頌其善且伊從
前將密奏之摺宣露於外經朕切責由今觀之摺奏
之有礙於奸詐之舉者了然而伊之情弊益顯然矣
楊名時在任多年矣何不早行奏請今將離任之時
亦可以待接任者舉行而乘此時急急題請者是誠
何心朕辦理政事豈尚與大臣爭競聲名況君臣本
屬一體大臣所辦之事即朕之事大臣之是非即朕
之是非也人之怨望大臣即怨望朕也人之感頌大
臣即感頌朕也但詐僞之徒巧取虛譽欲奪同官接
任之美名朕斷不容耳凡以天經地義之道同寅協
恭之誼爲臣子者各當凜遵如楊名時但知有己而
不知有人並不知有君尚得靦顏自命爲讀書人乎
況鹽務銀兩原係國家公項豈可將此爲邀譽沽名

之具楊名時既欲加恵於地方卽當自出己貲以成
此舉如法敏前事一例此河所需工程若干俱着楊
名時捐修每年捐修所需楊名時既已告及亦著楊
名時預爲交送滇省著該督撫察核奏聞將來楊名
時身後著伊子孫承辦使天下之人知沽名邀譽之
徒不但已身獲罪而且遺累子孫也

十六日

諭諸王大臣等蘇努雖已削籍離宗然原係宗室之人
今爾等合詞請將伊之子孫照叛逆例治罪是其子
孫俱應卽行正法此事甚有關係爾等具本之時隨
衆列名或不便獨抒己見今朕特命爾等入見面加

詢問
天地
祖宗昭察於上爾等衆人中或有一人意見不同或心中
以爲尚有可寛之處尚有可寛之人可卽於此時據
實面奏諸臣奏請而朕降旨其辦理之是非實君臣
共之倘有不應誅戮之人加以誅戮使朕有用刑不
當之名實爾諸臣之咎是以再加面詢若諸臣心有
所見藏匿於中而不據實陳奏將來必受蘇努之禍
卽已身倖免其子孫受禍亦必與蘇努之子孫同爾
等思之愼之　又奉
上諭看滿都護今日光景似出實心至於查弼納欲將

蘇努之子孫盡行正法其心較衆人更爲迫切衆人
所執者國法而查弼納所懐者私心也蓋查弼納與
蘇努既固結於先惟恐連累於後不若將伊子孫盡
行剪滅永除己身將來之禍患此情事之必然者卽
此可見結黨之人至於事敗之後其同黨卽自相攻
擊小人情狀古今一轍也嘗見自古以來亂臣賊子
項刻滅亡者無論矣如王莽曹操僥倖成事而受千
古之罵名其依附莽操之人實爲千古所不齒卽本
人之子孫皆避忌而不認其祖父現今秦道然實係
秦檜之後裔衆所共知伊則廻護支吾不以爲祖此
卽惡人之報昭昭不爽甚於國法者也大凡要結黨

與之人平時未必得其相助之力及至有事反多一
等操戈下石之流則小人結黨豈不無益而有大害
乎而趨附匪黨之人平時亦未必得其援引之力及
至有事豈能免於牽連卽幸而逃於法網而憂虞畏
懼慚赧終身豈不可恥之甚乎滿都護查弼納與蘇
努結交之處前後情形如此爾等諸臣皆深知目覩
切當以此爲戒諸王大臣參奏之本著交三法司定
議具奏

十七日奉

上諭近因考試新科進士以宋儒所云士人當有禮義
廉恥句爲論題諸進士試卷進呈朕躬自披覽見其

文藝之工拙優劣固有不同然大槩皆詞章記誦之常談見解卑淺識量狹隘未能真知題中之理蘊而實有發明蓋所言止於儀文末節而已非禮義廉恥之大者也朕則謂古人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者蓋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皆範圍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而士人貴有禮義廉恥之說所指甚遠所包甚宏上之爲人君下之爲人臣皆當求其大者以爲務而不可局於儀文末節之間也以禮言之如化民成俗立教明倫使天下之人爲臣皆知忠爲子皆知孝此禮之大者也進退周旋俯仰揖讓此禮之小者也以義言之如開誠布公蕩平正直使天下之人無黨無偏

和衷共濟此義之大者也然諾不欺出入必謹此義之小者也以廉言之理財制用崇儉務本使天下之人家給人足路不拾遺盜賊不生爭訟不作貪官汚吏無以自容此廉之大者也簞食豆羹一介不取此廉之小者也至於以恥言之爲人君者憲天出治誠和萬民則當以一夫不獲其所爲恥爲人臣者行義達道兼善天下則當以其君之不爲堯舜爲恥若夫迂拘曲謹如鄉黨自好之類不失言於人不失色於人此乃恥之小者耳又何足以盡有恥之道乎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而其道不外禮義廉恥之四端士人者必當以天下爲己任其身既即爲臣之身而有致君之責者豈可徒知禮義廉恥之小節而不知禮義廉恥之大者乎夫禮義廉恥由一端之小者擴而充之皆可以保四海然必知其大者而務之自可不遺於其小若或徒竊小節而不知其大則迂拘曲謹祇圖檢束一身而不敢任天下之重此則細民之行而非士人之道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其可不勉自奮立乎朕引見新科進士之時即欲面加訓諭因天氣炎熱恐伊等暫時聽不能悉心領會今特詳爲宣示朕願與大小諸臣交相儆勉詳思禮義廉恥之大者身體力行則人心風俗烝烝日上而唐虞三代之治庶幾其可復見也

十八日刑部議奏原參署光州知州張球勒借邵言綸銀兩全完減等杖徒奉

上諭張球居心行事狡獪異常河南黃振國汪誠邵言綸等諸案皆由張球起釁夫以田文鏡如此公正廉明之巡撫伊尚敢作弊欺蒙若遇巡撫之平庸者又當何如今黃振國汪誠邵言綸俱擬重罪而張球起釁之人反從輕擬俾得脫然事外可乎朕時以化導人心風俗爲念此等不肖之徒斷難姑容令其寬縱從前朝班官員慢忽不敬此乃大體所關是以朕將失儀司官二人定以重罪後因衆心儆惕朝儀整肅遂將此二人釋放比時朕降旨云此二人從前之獲

罪乃衆人慢忽悞之也今二人之釋放亦衆人之微
惕救之也張球此案與前事相同張球著改絞監候
將來朋比黨援之風果能改易則邵言綸等罪尚可
寬張球亦可免死倘惡習不改將邵言綸同張球一
併正法

又山東巡撫塞楞額奏報濟南社倉工程告竣交
鹽法道管理奉
上諭社倉之設應聽民間自便若以官法繩之必致滋
擾朕屢降諭旨甚爲明晰今塞楞額奏稱山東社倉
交與鹽法道管理等語據此行之將來流弊必有累
及商人之處若云商人力量有餘亦當聽其急公捐

輸豈有將地方公事越格委任使其暗中賠補之理
塞楞額又稱交與鹽道恐有推卸故行題請等語若
係鹽道應管之事該員安敢推卸若不應管理之事
又何可強其承受乎塞楞額此奏未免用巧甚屬不
合著另議具奏

又署山西巡撫高成齡奏參革巡檢薛元祐全完
贓銀例不免罪奉
上諭應追入官銀兩限內全完亦不寬免其罪者特指
騷擾苗蠻黎獞之人犯而言所降諭旨甚明並非內
地通行之例也高成齡不看全案不察來歷妄引此
例具奏實屬草率糊塗之極且各省本章內並無誤
引此例者高成齡何獨錯誤至此著該部察議將此
本擲還令其另行具奏

十九日奉
上諭田文鏡審擬胡大保強行雞姦勒死曹柱兒一案
依強行雞姦例將胡大保擬斬立決具題三法司議
覆以胡大保並未成姦改依故殺律擬斬監候夫不
肖惡徒將良人子弟強行雞姦例應斬決況因雞姦
不從以致勒死人命則以強姦之惡徒而兼以殺人
之重罪有何可矜可疑之處而反從末減若以其未
成姦而改爲監候則視雞姦爲重而轉視人命爲輕
矣有是理乎此特法司諸臣有意苛求田文鏡加以

殘忍之名以致輕重顛倒失其情罪之當而不加察
耳如此存私柰國法何設使田文鏡果有錯誤朕自
知之無俟諸臣如此逐事苛索也此案田文鏡所擬
本爲合理伊於刑名事件詳慎諳練法司諸臣中未
見有能及之者若以私心苛求其短雖極當理之事
亦必浸行改駁豈大臣秉公辦事之義至於刑部衙
門爲天下刑名之總匯亦天下刑名之標準輕重寬
嚴務須持平當理方能使民協於中朕曾因該部於
外省案件每事駁重諭以朕非好刻之主無庸如此
迎合凡事當揆度其理酌量其人如督撫之好寬者
則濟之以嚴督撫之好嚴者則濟之以寬濟寬嚴相

濟而後得乎理之中也乃該部甫承諭旨不過一月即將田文鏡此案合理之事故意駁輕不惟欲以見田文鏡之殘忍苛刻又預料駁輕原屬非理朕必不依部議遂欲并以苛刻之名歸之於朕且必云田文鏡素性嚴刻今遵旨濟之以寬而復不允愈以見朕之好刻如此用心詭譎甚屬可惡向來有內重外輕之說大凡督撫題奏本章必勅部議覆而後施行內重外輕乃事勢之固然也然必該部秉公當理方於
國計民生有益設或一有私心遇督撫之素相親厚者則有意順從之遇督撫之素不相契者則故意駁詰之不竟成重內之弊乎從來內外輕重貴於隨時

調劑原無一定人臣則無論內外不可稍有偏私爲督撫者須體貼內之部院爲部院者須體貼外之督撫內外之局雖分而所辦者皆國家之事安可存內外輕重之見乎如督撫徇情寬容該部據理駁奏則是外臣悅眾沽名而使人歸怨於廷臣也如督撫執法不回該部存私駁詰則是廷臣枉法蹤縱而使人歸怨於外臣也其爲弊均而已矣朕心則初無成見安有內外輕重之分凡事總歸一理務必衷於至當設使在廷諸臣不思秉公持正遇外臣當理之事皆如此有意苛索以曲遂其私及朕據理申飭或轉歸朕以重外輕內之名此朕之所不受也田文鏡具題之案經朕親覽者刑部尚敢意爲輕重若此則凡外省之咨文到部由部自行定奪者其輕重失宜顛倒任意又可知矣嗣後凡督撫咨文到部而各部駁詰非理者准督撫密摺奏聞此案著九卿同三法司是何意見如此改駁將此案主稿之員一併詳察另議具奏

又吏部等衙門議覆貴州布政使祖秉圭條奏苗疆文武官員照邊俸例陞轉奏

上諭沿海等處要缺朕曾降旨令督撫等預先保題賢員引見註冊遇有缺出即行補用今苗疆官員與沿海事同一體此本內議稱俟有缺出令督撫提鎮保題等語甚屬草率著九卿再議具奏凡沿海苗疆烟

瘴邊地等缺調補陞轉之例
聖祖仁皇帝時廷臣及督撫提鎮等屢次條陳曾經隨時酌改朕御極以來條陳此事者亦多又經畧爲變通但有治人無治法此事惟在實心任事之大僚秉公持正因地制宜以期行之無弊而地方收得人之效耳

又兵部奏都統希爾根等帶領人員引見失儀應革職奏

上諭都統副都統等引見人員往往進退參差班行不整朕教導指示約二三十次而希爾根范時捷此次

實出有意違玩非尋常失儀可比希爾根著革職從寬留任至於范時捷乃年羹堯門下鷹犬年羹堯稱其才品超羣滿漢官員無與比並及年羹堯事敗其案內牽連范時捷之處甚多朕俱不行究問且念其爲勲臣之後仍畀以都統重任料伊自必感朕深恩力圖報効乃歷年以來見其辦事皆庸奏對糊塗並無絲毫効力一事可取之處揣范時捷之意或以朕處治年羹堯之故觖望於心不肯黽勉亦或才具本屬不及向因工於諂媚故年羹堯揄揚太過乃至今日底裏畢現耶范時捷著革去都統在侍衛上行走令領侍衛內大臣請旨朕非因偶爾失儀一節處分大臣特降此旨諭衆知之

又兵部議奏步軍統領阿齊圖等拏獲逃犯應行議敘奏

上諭此本內議稱阿齊圖等各加一級紀錄一次以示鼓勵等語夫國家之典賞所當賞而罰所當罰原不專爲鼓勵懲戒而設而人臣宣猷効力實職分之所當然豈必待鼓勵而後勸懲戒而後儆乎況鼓勵等字加之微員兵弁猶可若加之大臣則失體甚矣將本發還著另行具奏

又刑部等衙門議奏張鼎鼐等虧欠銅觔等項銀兩依律斬決奏

上諭三法司將虧欠正項錢糧數十萬兩之張鼎鼐張常住李朝擬斬立決具題朕惟
皇考聖祖仁皇帝寬仁厚德數十年來凡虧缺庫帑之員未加誅戮止令賠補完項此輩侵欺虧空盜國帑以飽私橐罪無可赦然朕亦未忍不教而殺如蘇克濟趙世顯李樹德孫查齊之貪婪侵蝕皆暫緩刑辟責令追賠即一時未能全完尚亦各有抵項至於張鼎鼐張常住李英貴乃內務府至微極賤之人蒙
聖祖仁皇帝隆恩任用輒敢將正項錢糧自支百萬餘兩實爲國法所不容朕復加恩令伊等將平日凡有効力之處盡行開出雖極細微俱准抵銷正項伊等加倍開銷朕俱恩准此外張鼎鼐尚欠銀六十八萬餘兩張常住尚欠銀十四萬餘兩李英貴李朝父子尚欠銀二十二萬六千八百餘兩朕猶未即加誅復給限三年令其賠補寬恩已極乃伊等用心狡惡立意不肯清還至今不但不肯完納且言實無所有此等奸猾巨蠹若不即行正法使侵虧庫項者知所儆戒則國憲何存李朝係認賠伊父李英貴虧欠之項較之張鼎鼐張常住情罪或尚有間此案著九卿詳議具奏

又刑部奏正紅旗佘林佐領下閒散碑頭打死家人雅哈里之妻茲妲應照平人故意毆殺奴僕例

擬以枷責將雅哈里并伊母交與該旗變價給還
伊主奏
上諭磚頭打死家人蕊姐一案據該部奏稱應將蕊姐
之大雅哈里變價給還伊主等語家主打死奴僕有
出於故殺者有因奴僕獲罪而毆打致死者其父母
妻子自應分別安頓豈得一例變價嗣後故殺奴僕
者其被殺奴僕之親屬願投何人應聽其自便此本
發還再議并定例具奏
又署山西巡撫高成齡奏平陸縣知縣何廷元實
屬無爲應改教職奏
上諭高成齡奏稱知縣何廷元實屬無爲請改教職等

六 雍正五年六月 [illegible]

語古稱大舜無爲而治蓋無爲而無不爲也朕治天
下只期諸事辦理不致曠廢原不務有爲之名若該
員不能稱職則當參其庸劣廢弛今將不能辦理事
務之人乃加以無爲字樣寫入奏章實同兒戲又高
成齡於薛元佑本內誤引騷擾苗蠻定罪之例看伊
近來辦理事務糊塗昏憒錯誤種種將本發回何廷
元准改教職著另行具奏
十日廣西巡撫甘汝來奏請將記名人員
命往補授正印雜職各要缺奏
上諭據甘汝來奏稱廣西緊要之缺請將記名人員補
授等語大凡引見人員朕不過觀其舉動應對似覺

可用者即便錄用或偶有記名者亦即遇缺補授並
無預備多人以待各省督撫奏請分發之理即使真
缺需人該督撫祇應請旨勅部揀選方爲得體甘汝
來此奏甚屬糊塗孟浪著另行具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據怡親王奏稱玉田縣之還鄉河隄岸衝決附近
之田禾廬舍有被淹傷損之處朕心深爲軫念著散
秩大臣常明率同御史勒音特錢兆沆二人前往悉
心查勘並帶帑金二萬兩速行賑濟若有動用倉穀
之處將本縣倉穀即行動用務使小民得所不致流
離再被水地畝本年應納之錢糧著行緩徵朕本欲

八 雍正五年六月 [illegible]

加恩將本年錢糧全免但恐此時有已經完納者著
將被水之地明年錢糧蠲免一年該地方有司應加
意撫綏以副朕愛養窮民之至意
又奉
上諭噶爾弼在軍前干犯重罪應行正法監候在案朕
因其諳練明白宥其前愆望其感恩改悔施恩格外
畀以前鋒統領都統之任後見伊辦理旗下事務甚
好適因奉天將軍員缺一時不得其人故將伊補授
諄諄教誨奉天一切事務廢弛應實心整理不得瞻
徇情面所以待之者甚厚而任之者甚重矣伊父亡
故多年朕追敘其舊日從征之勞從前該部不准議

敘因伊陳奏而特旨加以殊恩曠典是不但伊身受
朕赦罪錄用之深恩即加恩伊父一節伊亦當感激
致身圖報乃伊自任將軍以來雖無貪贓枉法之罪
而一味模稜諸事苟且全無實心供職之處深負朕
恩正欲加以處分不料已伏冥誅此伊負朕恩之報
也著革去職銜以彰國法其棺柩不准入城
又奉
上諭蔡起俊向為刑部司官把持部務聲名甚是不堪
及任雲南知府旋以議敘應陞道員其任內劣蹟甚
多本當治罪朕因其辦理軍需可嘉而才尚可用望
其改過自新是以格外加恩用為湖北按察使乃伊

到任後不能潔己奉公操守又復不堪向日為隆科
多門下走狗舉國共知朕知其不可外任故調取來
京授以京堂之職伊不知感恩悔過滿懷怨望見於
辭色嗣因軍前奏銷案件多年未清朕欲遣官前往
會同綽奇查核以蔡起俊久任外官又曾効力軍前
諳練錢糧事務是以令同傅泰前往清查伊等起身
之時朕切加訓諭至再至三蔡起俊自應感朕委用
遵朕教誨實心辦事同寅協恭方可以贖前愆而清
積案乃蔡起俊懷挾私心舉動乖張剛愎自用一切
事件不與傅泰公同商議及到京覆旨又以己意妄
行陳奏摺中列傅泰之名並非傅泰之意蔡起俊狂

悖專恣意欲紊亂國政甚屬可惡著將蔡起俊革職
拏問以為欽差不秉公者戒令該部將伊從前所辦
過犯案件悉行查出嚴審定擬具奏
又奉
上諭昔年曾奉
聖祖仁皇帝諭旨海外噶喇巴乃紅毛國泊船之所呂宋
乃西洋泊船之所彼處藏匿賊盜甚多內地之民希圖
獲利往往有留在彼處之人不可不預為措置欽此隨
經廷臣與閩廣督撫議令內地之人留在外洋者准
附洋船帶回內地奉
旨准行在案此乃

聖祖仁皇帝綏靖海疆且不忍令內地之民轉徙異地實
仁育義正之盛心也但數年以來附洋船而回者甚
少朕思此等貿易外洋者多係不安本分之人若聽
其去來任意不論年月之久遠伊等益無顧忌輕去
其鄉而飄流外國者愈衆矣嗣後應定限期若逾限
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無可憫惜朕意不許令
其復回內地如此則貿易欲歸之人不敢稽遲在外
矣將此交與高其倬楊文乾常賚悉心酌議並如何
定限年月之處一併詳議具奏
二十三日兵部議奏良鄉防守禦胡什巴屬下兵
丁向知縣冉裕棐告借兵糧不肯給發喧譁公堂

以致兩相揭報應請差官審理奉
上諭此事顯而易見何必差官審理從前滿洲兵丁俱
各遵守法度愛惜顏面如公攤公派之事從未有告
訐該管官員上司之理即給發錢糧少有耽延亦靜
聽該員給放之時支領不似漢軍綠旗兵丁因錢糧
等項少有耽延即赴上司衙門控告諠譁也近來滿
洲亦稍染此習矣今艮鄉縣駐防兵糧若係應給之
項知縣不行給發防守禦胡什巴理宜向知縣講明
令其給發若再不給發艮鄉縣密邇京師胡什巴即
應申報該部該旗具奏乃胡什巴並不向該縣講明
又不申報反縱容兵丁家屬赴縣告借糧米如係應

給之項豈有借貸之理甚屬藐法無恥滿洲兵丁斷
不可令染此下賤之習胡什巴既不能彈壓於事前
又復捏詞粉飾具報殊屬可惡著將胡什巴革職並
現獲生事兵丁爾部差司官一員一併鎖拏來京嚴
審定擬具奏其餘兵丁著問明知縣冉裕棐凡此案
內有名者俱令其舉出亦著鎖拏來京審擬將伊等
妻子亦皆帶回京師即歸本佐領聽用當差若有平
素守法應留駐防者令該縣保留兵丁倘皆生事不
法亦著該縣據實舉出一併連妻子撤回交與該旗
所缺之兵著該旗如數另選派往駐防其防守禦員
缺交與該旗開列具奏

二十五日鑲黃旗都統鄂善等摺奏前任都統公
允祹副都統壽治遺漏未繳
聖祖仁皇帝硃批摺子一件今查出恭繳奉
上諭此乃
皇考春秋甚高且
聖體違和之後
親筆所批之奏摺也準情酌理委曲周詳允祹等身為臣
子不能將事務辦理妥協所錄
旨意又復舛錯致使
聖心煩勞細加改正揆以臣子之道於心忍乎朕恭閱之
下實切慘痛向來諸臣辦事之草率

皇考聽政之煩勞大率如此
御筆硃批細改奏摺甚多朕皆敬謹收藏尚未忍展視者
甚多今因鄂善等呈繳前來故宜示諸王文武大臣
等知之

二十六日
諭吏部各省服滿候補人員或因補官之期尚遠在籍
者甚多伊等曾為州縣官較新任之員自屬諳練爾
部即行文各該督撫令其給咨來京以備揀選

二十八日奉
上諭從來忌辰未有禁嫁娶之例前署古北口提督郭
成功參奏遊擊劉繼鼎於

聖祖仁皇帝忌辰婚娶伏念
聖祖仁皇帝忌辰山陬海澨白叟黃童無不周知凡屬臣
工皆當感時哀痛劉繼鼎身爲職官尤宜加謹朕覩
上年曆本所載此日又非婚娶之期劉繼鼎乃敢肆
意妄行爲此蔑禮喪心之事業將伊革職交部從重
治罪矣但曆日爲天下臣民遵行之本今朕查閱雍
正五年御曆於
聖祖仁皇帝忌辰註有婚姻宴會字樣又查通行曆本所
載字樣亦同以如此斷不可行之事載入曆中草率
舛謬甚屬不合嗣後通行曆本中逢

雍正五年六月

太祖
太宗
世祖
聖祖忌辰應將婚姻宴會喜慶等事俱不載入方足至朕
宮中每遇
列祖
列宗并歷代
皇后忌辰皆素服齋居御曆中忌辰更不當載入巡幸宴
會等字樣著欽天監詳議奏請永爲定式
又奉
上諭倉場米石乃國計民命所關顆粒皆當珍惜必廒
座堅完無損壞滲漏之處米粟方不至於霉爛國家

政務莫重於此朕宵旰勤勞時切廑念百計經營布
置卽如廒底之板及四圍之牆尚不惜數十萬帑金
創造修整則身任倉場之責者自當加意慎重以仰
副朕懷倉廒上蓋修理乃極易之事況伊等屢次奏
過不時動茶果銀兩修理朕意必然完固豈有廒座
損漏至此而竟置若罔聞托時陳守創身任倉場全
不實心料理以致各倉廒座損壞滲漏處凡九百二
十九座米粟竟有霉爛者負朕委任深恩實出意料
之外況托時陳守創常常進見亦並無一語奏聞甚
爲溺職著將托時陳守創及各倉滿漢監督盡行革
職解任至御史殷式訓專司查倉之責乃敢扶同徇

雍正五年六月

隱亦著革職解任凡各廒座損壞滲漏之處俱著動
支正項錢糧修理若仍交與舊任各員必致苟且塞
責虛費錢糧不能實在完整著欽差都統御史通永
道等同新任倉場侍郎監督官員實心料理務期修
理完固仍著托時陳守創殷式訓及解任之舊監督
一同看視每倉修理動用錢糧若干卽著本倉監督
與托時陳守創殷式訓分賠補項其有霉爛米石亦
著伊等照數分賠其舊任監督著議政王大臣會同
大學士詳加訊問如有本倉廒座全無損漏者仍留
原任將新補監督撤回如從前曾將滲漏之處詳報
倉場者著將情由聲明奏聞至各倉監督應賠之項

如照數全完准與開復凡事常積玩相沿之時非大加改易不能整頓吏部侍郎岳爾岱順天府府尹劉於義著補授倉場侍郎其各倉監督員缺著各部院速即揀選人員引見順天府府尹事務著申大成暫行署理

又順承郡王錫保等摺奏買富成私買甲米放印子錢應交部治罪奉

上諭部務甚多此事不必交部爾該旗仰行辦理今兵丁等喜喪之事俱有恩賞銀兩儘可治辦完備乃仍賣錢糧米石借用印子銀若不將此追出徒令其僥幸耳將賣錢糧米石及借印子銀人之已還未還本

利銀兩悉令追出賞給拏獲之官兵嗣後如有買人錢糧米石及放印子銀者一經拏獲即照此例賞給拏獲之人再如七八人同賣錢糧米石借用印子銀其中若有一人首出將伊等所借已還未還銀兩悉令追出賞給遵旨實首之人佐領驍騎校係承辦佐領事務之員乃於該佐領內之事不能稽察相應革退將賣錢糧米石及借放印子銀人等如何治罪之處一併定議具奏

雍正五年七月

上諭三十二道

初一日奉

上諭上年湖北地方數州被水收成歉薄已降諭旨令該有司動用倉穀減價平糶以惠窮民今聞本年四五月間有數處雨水稍多江流泛漲沿江之地罹於水患如武昌府屬之咸寧蒲圻嘉魚三縣武昌武左二衛漢陽府屬之漢陽漢川二縣荊州府屬之江陵縣荊州衛黄州府屬之黄陂黄梅二縣俱係濱江之地田畝有被淹之處米價漸昂朕心深爲軫念著該地方官加意撫恤朕又思此縣衛數處既經被水若

仍令其輸納錢糧民間未免力竭著將今歲錢糧全行蠲免倘有已經完納者准作雍正六年應完之項此朕格外施恩該地方大小官吏務須實力奉行使小民均沾恩澤倘有絲毫侵隱假借之處一經察出定行從重治罪再各省藩庫俱有酌留銀兩備用因湖北並無存剩銀兩是以未曾酌留今既有蠲免之州縣恐俸餉公用等項一時或有不敷查湖南藩庫有存府銀三十萬兩著將銀十萬兩就近撥解湖北布政司再將兩淮鹽課撥動二十萬兩以十萬兩解送湖南補項以十萬兩解送湖北備用湖北既有銀二十萬兩則公項需用可以動支俟徵收還項時即

充藩庫酌留之數又聞湖南近江州縣亦有數處被
水著總督巡撫確實查明亦照湖北咸寧蒲圻等縣
衛之例將今歲錢糧蠲免戶部即遵諭行
初二日禮部遵
旨查奏
陵寢神龕帷幔色樣舊例奉
上諭覽所查奏既稱檔案未曾記載原由朕悉心斟酌
陵寢神龕寶座供奉之物色理應相同但供奉多年不敢
輕易更換俟年代久遠遇應更換之時著俱用明黃
色
初三日奉

上諭頃岳鍾琪奏稱四川成都府城中有一男子沿街
呌喊說岳鍾琪帶領川陝兵馬欲行造反其人已被
提督黃廷桂拏獲臣不便徽訊又不敢隱匿等語數
年以來在朕前讒譖岳鍾琪者甚多不但謗書一篋
而已甚至有謂岳鍾琪係岳飛之後伊意欲修宋金
之報復者其荒唐悖謬至於此極岳鍾琪不但才兼
文武懋著功勳而其一片赤心公忠純篤求之古名
臣中亦不易覯朕是以任以西陲之要地付以川陝
之重兵蓋深知其必能造福封疆而深信其斷不負
朕也若云岳鍾琪或有貳心朕當力保之而憸險姦
邪之徒心存悖亂不得遂其私意是以造作蜚語煽

惑人心讒毀忠赤之大臣以摧折國家之柱石其罪
可勝誅乎凡此造言生事之姦人蓋由不知朕之心
并不知岳鍾琪之心且不知朕君臣相信之心而欲
肆其鬼蜮之伎倆此不過自昧良心自速禍患耳於
岳鍾琪何傷乎上年黃廷桂赴任時朕即諭之曰人
之謗毀岳鍾琪者多若再有浮言爾切不可聽惟當
與彼合力同心以辦公事是朕早已料之於先矣今
此成都造言之人斷非出於無因或蔡珽程如絲輩
懷挾私怨暗中指使或再有播弄之人均未可定著
交與黃炳黃廷桂會同嚴審務將實情究出勿令本
人畏罪而自盡勿令姦人殺之以滅口此事關係誣

謗國家大臣重案非民間誣告比也至云岳鍾琪帶
領川陝兵馬造反向來川陝兵民淳良忠厚且受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淪肌浹髓朕即位以來
又屢加恩惠伊等至誠感激西省數年用兵軍民人
人踴躍急公俱云我主之事我輩應當効力從未聞
如浙省刁頑無知之風出 怨言其尊君親上之習
實衆所共知共聞者今姦民乃云欲從岳鍾琪謀反
是不但誣岳鍾琪 人而并誣川陝兵民以叛逆之
罪矣喪心蔑理干犯王章莫此為甚可惡之極黃炳
等務將實情審明具奏
又

諭吏部各衙門筆帖式在部院辦事者俱係將來陞用
堂司官之人雖經考取必當慎重揀選補用方於部
務有益嗣後補用筆帖式時爾部將應補之人俱帶
來引見朕酌量補用其不及者另降諭旨不必辦事
之日隨便告可帶來再筆帖式內若有不願在伊本
衙門行走因而告病解退希圖另補好缺者其起補
時俱著於伊本衙門缺出補用再盛京人員赴任向
來原無憑限往往補用之後經年累月逗遛京城或
在彼處閒住竟不到任其堂官亦不咨查至現任官
員有告假來京者亦多無故稽留不回本任以致部
務廢弛此等風俗不可不加意整理嗣後選補盛京

官員以奉旨之日爲始扣限一箇月到任若有遲誤
者該堂官查明咨部題參照例議處除公事差遣外
有告假來京者該堂官奏明奉旨給假方准其來京

初四日

諭部院八旗大臣今日旗下大臣奏稱馬武家人普大
藏匿隆科多銀兩擬以枷號鞭責等語隆科多銀兩
與馬武家人何涉乃公然敢爲隱匿該旗止擬以枷
責完結明係瞻徇情面朕已諭令改擬具奏矣伊等
倘謂馬武生前効力有年欲爲原諒亦祇可施之馬
武本身何得並免其家人之罪耶從前屢降諭旨令
文武大臣各將家人嚴行約束無得聽其朋謀結黨

串通生事反覆訓誡至再至三無如漸染既久積習
尚未盡除凡屬旗人一入大臣之列即有一出名之
管家內外傳播諸大臣之管家即於同類中輾轉糾
合彼此相邀飲酒唱戲結黨營私各將主人百般引
誘黨與之結大槩多由此起入伊等之黨者則於伊
主之前將入伊黨之主人稱揚贊美令其主人亦互
相交好成黨不入伊等之黨者則於伊主之前將非
伊黨之主人離間陷害令其主人亦互相傾軋成讐
夫家主果念家僕出力欲加撫育之恩亦祇宜於家
門之內加意恩養何必縱容結成黨與以伊等之好
惡爲從違乎如此則大臣等非驅使奴僕直爲奴僕

輩所驅使耳況縱僕在外招搖生事實爲可恥何稱
轉以爲榮及至劣跡敗露爾等爲其所累試何苦乃
爾耶家僕結黨雖屬細事此風關係匪輕嗣後文武
大臣等嚴行約束家僕實力稽查務使各安本分勿
得縱容結黨倘仍前玩忽不加嚴禁致復有結黨生
事妄爲者經朕聞知必將此等惡僕即行正法著通
行傳諭八旗以及內府佐領咸使知之

又吏部奏工部尚書李永紹修造
殿試桌椅遲延復捏奏已經收貯應革職奉
上諭朕即位時聞李永紹居官聲名不好是以調任盛
京工部侍郎令其効力贖罪伊在奉天實能洗心改

過聲名甚優故擢用工部尚書乃伊自任尚書以來
並不實心効力所辦事務舛錯謬妄從前尚可藉口
以阿其那牽制伊不得自由爲詞近年以來舛錯之
處伊爲尚書咎將誰歸如
昭西陵碑文鐫字及恭建
聖祖仁皇帝聖德神功碑關係
祖宗重大典禮伊皆因循怠忽又如製造戰船礮火器械
行文錯誤修理大城牆垣故意遲延其他交部議處
之案甚多今此備造殿試桌椅一事明係有意欺隱
姑念其年老効力多年從寬免其革職著降三級休
致其工部尚書員缺著黃國材補授

又刑部奏原任莊浪同知王廷松那移茶價銀兩
應追補仍於遲煥名下追茶葉二千包入官奉
上諭凡缺欠錢糧著落賠補之案本人不能完補乃再
於應賠之人著落賠補勿令重追屢降諭旨甚明今
刑部既議王廷松那抵借與遲煥之二千包茶價銀
九百兩著落王廷松賠補又議於遲煥名下追茶二
千包入官似此重複著追甚屬不合著再議具奏
又工部議覆奉天府府尹尹泰請修理奉天城垣
奉
上諭工部諸事廢弛於一切工程全不詳悉察核今尹
泰奏請修理奉天城垣其應修之處或係舊日傾頹
或係近今損圮該部並未詳察聲明甚屬疎忽此城
工著照尹泰所請修理其從前如何傾圮及今如何
估計修理之處交與伊禮布武格一併查明具奏
又河道總督齊蘇勒稽曾筠奏報伏汛奉
上諭齊蘇勒稽曾筠奏報伏汛疏內稱頌之語俱有洪
福齊天河伯効靈字樣朕敬
天祀神至誠至恪如齊天字樣實爲越理卽効靈字樣朕
覽之心亦不安嗣後內外臣工本章內將此等稱頌
之語通行禁止
又浙江巡撫李衛奏管理南新關王鈞補足額稅
奉

上諭大凡關稅缺額例應題叅處分其該管官員有設
法彌補者乃係自顧考成期免叅罰無具題聲明之
例今李衛將王鈞彌補情節具題不合但王鈞於浙
江地方公事曾有効力之處今又將缺額關稅補足
著交部議敘後不爲例
初五日奉
上諭非塞爾圖等議奏隆科多昔薩保不法一案悖謬
之極塞爾圖柰性嚚交生事凡屬重案多有牽連如
年羹堯叅琬之案伊俱沾染朕皆從寬不行深究今
伊又袒護隆科多徇私枉法情弊顯然此等背理之
事豈能在朕前欺誑乎凡當日

聖祖仁皇帝屏棄不用之人如阿其那鄂倫岱鄂爾弼法
海額爾金能泰塞爾圖等朕即位以來念伊等皆歷
練事務之人故復任使冀其自能洗心滌慮以贖前
愆豈知伊等下愚不移有過而不知改有恩而不知
感任用未久諸事敗露干犯王章仰見
皇考知人之明洞察其隱微而預知其終身也似此下愚
不移者甚多難以枚舉朕之知人實不及
皇考之萬一中心愧服今因塞爾圖之案將朕心抱愧之
處諭令諸臣知之
又奉
上諭御史博雅查明

陵寢所用器皿並將製造遲延之司員參奏甚是從前朕
將尹泰授為盛京禮部侍郎又總管
三陵事務原令其悉心辦理以除向來廢弛之習乃此項
器皿尹泰並未稽查陳奏甚屬怠忽負朕簡用之恩
著將盛京禮部事務交與武格兼管博雅所奏即令
武格查明議奏再博雅齎送奏摺之人係乘驛馬前
來從前屢降諭旨非係緊要本章不得擅用驛馬今
博雅家人齎送奏摺輕動驛馬而盛京兵部郎行給
與均屬不合著察議具奏
初八日奉
諭吏部八旗恩廕本具奏完日將降授二品廕生之公

侯伯及官員等傳集宣諭曰爾等現今職分應得一
二品廕生因爾等平日自暇自逸不肯盡心宣力爵
高祿重而並無效法祖父圖報國家之心亦不以文
學武藝訓教子弟徒恃父祖舊勞累世榮顯凡遇公
事因循怠忽規避不前惟知縱酒賭博全無上進之
念所以將爾等子弟降授三品廕生且爾等子弟年
俱幼穉若得一品二品廕生當即以員外郎主事補
用補官之後才質庸碌不能辦理部務徒被參革亦
屬可憫今暫給三品廕生正欲使伊等勉力學習若
果能勤謹自立自可造就成人朕非輕視功臣而重
待部院官員也惟望爾等嗣後黽勉向上如爾等子

弟有學習成材之一日爾等本身即可懇恩具奏朕
固樂於加恩若爾等子弟內誠有才質英俊可膺一
品二品廕生之任者爾等今日即可陳奏朕亦樂於
加恩仍賜以一品二品廕生
又署福建巡撫毛文銓題參汀漳道劉燦等互相
揭告俱請解任質審奉
上諭朕看劉燦為人癡鹵不識大體則有之若貪贓枉
法之事可以料其必無聞伊到任後揭報屬員虧空
被人將伊揭帖藏匿伊心憤激於衆人前以首觸牆
旋即具詳解官因士民多人環繞攀留而止今毛文
銓所參道府互揭一案具過自在耿國祚魏彪耿國

詐深負朕恩甚屬可惡耿岡祈著同魏彪解任質審
劉爆仍著在任質審俱交與楊文乾常賚審明定擬
具奏
又刑部咨郎黃炳等奏明會審程如絲販賣私鹽
喬鐸隱匿夔關稅銀等案奉
上諭此案內程如絲所差巡兵甚多黃炳未曾詳究又
據程如絲自認販賣私鹽四萬餘包而蔡珽推為不
知程如絲私販之事為有私鹽至四萬餘包之多而
蔡珽不知之理黃炳亦未將此處究問且所審喬鐸
隱匿夔關稅銀一案佛喜通同作弊之處本內亦未
置議黃炳辦理此事甚屬不及但程如絲蔡珽已擬

立斬罪無可加而案內牽連各犯多人一加駁詰又
至遷延拖累是以交與法司議結將來黃炳倘有另
行差委之處倘似此草率審理定一併嚴加議處程
如絲名下應追贓銀甚多其原籍家產交與浙江巡
撫李衛查明其任所貲財交與四川巡撫憲德查明
勿令絲毫隱匿佛喜負恩作姦甚屬可惡著將伊布
政司任內錢糧事件速令交代滿楚用九條鎖拏解
來京質審
初十日奉
上諭七月初一日朕曾頒諭旨云從來天人感名之理
捷於影響凡地方水旱災祲皆由人事所致或朝廷
政事有所闕失或督撫大吏不修其職或郡縣守令
不得其人又或一鄉一邑之中人心詐偽風俗澆漓
此數端者皆足以干
天和而名災祲是以朕淳諄訓飭頒發諭旨至再至三而
宵旰之時無刻不深乾惕但天下至大兆民至衆察
吏之責莫如督撫親民之官莫如守令若地方有司
官果能視民如子休戚相關平時化導有方痌瘝一
體則民氣舒暢而乖戾潛消設偶遇雨暘愆期又復
為民請命虔誠祈禱自可挽回
天意感名休和如張堪之麥秀兩岐魯恭之蝗不入境史
册所傳皆實有其事實有其理非虛語也近見有司

官平時不能盡愛養之道民生不厚民俗不淳既足
上干天譴及遇水旱又漠不關心不知悔過自省縱
事祈禱虛文亦不過勉強塞責甚至不肖之員惟恐
報災蠲賦已身不得火耗羨餘而隱匿不報者有之
又或本身原有虧空轉冀水旱得邀賑濟以便開銷
而百姓並不沾顆粒之惠者有之似此居心行事竟
將民生疾苦視同陌路則民氣鬱而不舒何以弭天
災而召豐穰乎朕為天下主凡民生之休戚吏治之
得失皆朕躬之責亦難推諉於臣工況臣工之是非
即朕之是非朕又何能推諉乎若言可推諉即近在
京畿地方亦府尹刑部之責言不可推諉則雲貴邊遠

方之事亦朕視同畿內一體辦理之事也如何分得近遠用人察吏之道各有等次朕所察用者督撫也督撫所察用者有司也若督撫不得其人朕之過也有司不得其人則督撫之過也至地方百姓不能爲之遂生復性捍患禦災則其過專在有司矣夫爲政之道在於得人而用人之法只得博採輿論然使但以輿論爲憑則如裴律度張楷人皆稱其秉公持正謹愼和平及至近日江西虧空畢露弊端種種皆裴律度張楷任內之事伊等從前肆其巧詐苟且因循貽害地方其罪實難寬貸至如河南巡撫田文鏡者倘有天理良心喪盡之李紱謝濟世等誣爲貪婪如

此不辯公私顛倒是非實可爲歎息流涕朕御政五載如此者不可枚舉只就田文鏡裴律度兩人言之則輿論之不足憑顯而易見矣輿論既不足盡憑則人之賢否何由而知只得試用之以觀其後此卽古聖人明試以功之意若試之而稱其職豈非朕心之所樂願倘試之而不稱其職自當速行更換豈有劣員既經敗露尙可姑留在任乎乃無知小人不知朕進退人才之苦心而輒有輕於去留之私議此則愚昧之甚者也如田文鏡在任五年朕因其有益於地方屢欲用爲總督尙不忍令其輕去豫省裴律度在任一無善狀朕惑於輿論姑留至於三年以致江西

吏治廢弛至此至今朕心悔不早去尙可謂朕之用人輕於去留乎爲督撫者當體朕察吏安民之苦心竭誠秉公爲國倡率百僚使地方有司皆能實盡父母斯民之道則上與下合爲一心官與民聯爲一體和氣致祥休嘉自集斷不致旱潦之爲憂矣今年春月直隸地方有數處少雨朕心軫念不遑寧處降旨詢問而總督宜兆熊劉師恕坦然奏稱今歲閏月嗣後得雨亦不爲遲朕已降旨切責如此存心悠忽豈能感召
天和從前雍正二年春河南地方少雨田文鏡具摺奏聞詞意懇切憂民之心露之章句朕覽奏爲之心動特

誠祈禱乃伊摺奏到京之二日河南卽得大雨朕先亦曾明諭自此以後三年之內豫省皆獲豐收連歲穀秀十三穗麥秀三岐可見至誠感格無有不應凡封疆大臣皆能如此存心則地方斷無不受福之理田文鏡當加殊恩以獎忠誠任事之大臣著加兵部尙書銜授爲河南總督總兵以下聽伊節制此係特恩不爲豫省定例朕意各省地方莫要於水旱之事當定爲地方官之考成除直隸之玉田寶坻等處江南之泗州盱眙等處湖廣之江陵沔陽等處廣東之圍基等處皆濱江近河素稱沮洳之地似此等地方難以定議外其餘地方官員倘有政治不修化導不

力以致民氣不舒災祲見告者或有自顧已私匿災
不報者應作何嚴加處分之處著大學士九卿詳議
具奏如此則人人知敬
天勤民之道矣自古有治人無治法朕所降諭旨丁寧往
復無非念切民生然必奉行盡善方收實效即如社
倉一事朕數年以來屢屢降旨但可勸民自為不可
繩以官法前楊宗仁在湖廣鋭於舉行而州縣官遂
迎合其意勉強行之近日竟有官吏將此項米穀使
那者此卽奉行社倉之弊非朕之意也又如民間向
來多將膏腴之壤栽種烟果以圖重利朕慮其地荒
農務諭令有司善為勸導使知務本諭旨甚明並非

迫令一時改業也今聞有將民間已種之烟葉竟行
拔去者此時既不能樹藝五穀而已種之物又復棄
置豈不農末兩失大負朕愛養百姓之初心耶朕所
降諭旨明白周詳而奉行者如此舛錯皆係愚劣官
員不能領會且遠鄉僻壤之地未曾曉諭周知此皆
地方大吏疎忽之咎著將此諭旨遍傳直省務使遠
鄉僻壤咸共知之嗣後凡朕令遍諭之旨倘有遺漏
宣示不及之處經朕察出定嚴加處分此乃初一日
所降諭旨也乃數日以來陰雨連綿不見晴霽朕甚
憂畏虔誠修省細思近日用人行政之處可以自信
或因前日頒發諭旨欲將地方水旱定為有司考成
之處其事有所不可故
上天垂象以示意耶其以水旱為考成之處不必定例大
學士九卿不必議奏著將前後所降諭旨彙寫一處
仍復通行並令大小官員各錄一道存貯官署以自
儆省且使知朕敬
天乾惕之至意期與內外大小臣工共勉之其餘仍照前
旨行
十一日奉
上諭
龍神散布霖雨福國佑民功用顯著朕在京虔設各
省

龍神像位為各省所禱今思
龍神專司各省雨澤地方守土大臣理應虔誠供奉
朕特造各省
龍神大小二像著該省督撫迎請供奉本地虔誠展
祀
十二日欽天監奏定曆式奉
上諭民曆內逢忌辰之日豎柱上樑開市此三事不必
刪去著另行改寫具奏
又直隸總督宜兆熊摺奏直隸近河地方堤岸決
口有傷田禾奉
上諭派出那蘇圖傳泰班第每人各帶銀二萬兩前往

直隸地方有應散賑之處即行賑濟務令窮民得所
十三日奉
上諭前聞湖南濱湖之州縣有數處被水已降諭旨令
湖廣總督會同湖南巡撫查明加恩賑恤今據布蘭
泰奏報今年五月以後雨水稍多兼之川嶽水發滙
赴洞庭其近湖低窪之處有湘陰益陽巴陵臨湘華
容澧州安鄉岳州武陵龍陽沅江等十一州縣衛申
報被水已經委員查勘動支公用銀兩賑恤其餘長
沙等九府州屬各報早稻已於六月初收成約計有
八分九分十分不等其中晚二稻盡皆秀發八月俱
可收穫目今米麥價值俱已平減等語朕前令該督

撫行查湖南被水之地今據布蘭泰奏報十一州縣
衛甚為明晰此數州縣連年被水甚為可憫著照湖
北被水之地一體加恩雖據布蘭泰奏稱已經動用
銀兩委員賑恤朕恐所發之銀或未敷用著再動用
司庫帑銀二萬兩作速確查散給務使窮民均沾實
惠如王國棟已經到任即交與王國棟料理至湖南
湖北近江濱湖之地雖地勢低窪易至泛溢然居民
常被水患朕心甚為憫惻或有隄岸未修或有疏濬
不力務須設法經理以安民居俟邁柱到任後會同
湖北湖南巡撫悉心商酌將如何興修防護之處詳
悉速議具奏又聞近日湖南米價稍貴之時即有姦

民撐駕小舟指稱被水災民求乞米糧而搶劫客舟
財物者凡屬良民斷無有因一時被水米貴而肯甘
心為盜之理此皆平素兇惡匪類胸懷詭詐乘地方
稍有旱潦遂以迫於饑寒為名煽惑衆心妄行不法
甚屬可惡即如向來京城地方偶值陰雨車輛難行
米價亦覺騰長此等常各處必有之事豈容小民藉
口以為非乎據布蘭泰奏稱湖南生事為首之姦民
已被擒獲著該撫嚴加審訊或另有指使之人或再
有兇惡之黨務期究問明白不可言迫於饑寒不得
已而為此少加寬縱也著分別首從定擬具奏
十五日河道總督齊蘇勒題參副將興王政苛刻

兵丁以致交甲鼓譟奉
上諭興王政係興永朝之子朕念興永朝當日為人直
率而陞補多又在朕前力薦興王政是以從前降旨
將伊調來引見乃看其人甚是麤莽朕嚴加訓飭令
其勤慎供職屢年以來張大有進京陛見朕問及興
王政張大有力言其居官甚好朕因張大有之言是
以將伊容留在任然副將中稍可簡用之人朕俱擢
為總兵而興王政仍為副將者朕原知其不可大用
也想伊見朕未曾加恩益加怠玩不存上進之志齊
蘇勒疏稱兵丁怨其刻薄料必實有其事著將興王
政革職拏問交與范時繹嚴審定擬具奏至該營兵

丁等果冇被屈情由理應赴上司衙門控告何得倡
率喧譁目無國法著范時繹嚴提究審將爲首者按
律治罪其願退名糧者俱著革去兵丁押回本籍令
該將嚴加管束不許復生事端倘再有過犯從重懲
治
十六日兗州總兵官柏之蕃奏報糧艘出境奉
上諭向來催趲糧艘各官祇圖船隻速出汛地往往不
顧風色順逆及水勢大小催迫前進糧船致有疎虞
嗣後糧艘經過之地若遇風水未便應與運官公同
計議不得趲行以卸已責倘有疎虞之處應將運官
及地方官一同議處其如何定例之處著九卿詳議
具奏

又湖南巡撫布蘭泰參奏攸縣革職知縣陳溥虧
空倉穀接任知縣蕭思謌揑報全完應追賠議處
奉
上諭據奏攸縣革職知縣陳溥任內虧空倉穀未經買
補足數而接任知縣蕭思謌揑報全完蓋因蕭師謌
與陳溥同屬科甲故爾徇私袒護朋比爲姦設遇李
紱楊名時爲督撫則必因其爲科甲而代爲容隱矣
朕因科甲互相袒護之惡習大有關於人心風俗是
以屢降諭旨訓飭再三而伊等尚不知悛改今蕭師
謌既敢扶同揑報應令代爲賠補俾得遂其袒護科

甲之心其缺少穀石勒限一年俱著蕭師謌完補如
逾限不完著監禁嚴追若蕭師謌實在力不能完照
例治罪再於陳溥名下追補
又署湖廣總督傅敏奏黃州府知府王琴請告終
養奉
上諭王琴於上年二月補授黃州府知府到任一年即
請終養既稱伊母年老何不歸養於一年之前而乃
待至到任一年之後若論未經出仕之人或因冀得
一命以榮其親而到任未久卽告終養者其情尙有
可原如王琴則已歷數任陞授知府非初任者可比
此必黃州任內有不稱伊願之處故借此規避情弊

顯然嘗見不肖之員始則用意觀望冀得美缺及身
到地方稍不如意輒以親老爲辭巧於脫卸是以父
母之年爲巳身趨避之計於臣則爲不忠於子則爲
不孝其爲世道人心之害不淺前檢閱查嗣庭筆札
見州縣等官與伊書函動稱如坐水火夫以國家之
官職視同水火恣意怨望此皆無忌憚之小人也況
人臣職守無分難易若皆欲避難而趨易則孰當爲
其難者王琴既存不肖之心其一年任內於地方政
務必怠忽因循所屬倉穀錢糧或有虧空亦未可定
著該督撫委員確查並將王琴居官如何之處據實
奏聞仍詢問王琴如情願供職則留任効力若不願

供職著革去職銜令其終養嗣後外官呈請終養者
應作何定例之處著九卿會議具奏
十七日奉
諭科甲彼此袒護之惡習實有關於國計民生人心
風俗是以朕極力化導訓飭諄諄必欲盡革此積弊
以為久安長治之計乃伊都立以滿洲倖獲一第遂
薰染此習竟至知有科甲而不知朕之諭旨葉華暐
身為縣令亦知有科甲而不知巡撫之憲檄其害可
勝言乎崔致遠為科員時聲名甚屬不好朕即位後
伊所密奏事件甚多皆懷挾私心欺罔陳奏朕洞燭
其姦未曾准行一事且其為人狂妄不端目無國法

不肯受都察院統屬遂倡率衆人妄行瀆奏此時即
應將伊正法而朕開恩寬宥及伊丁憂回籍朕思此
等狂妄不堪之人家居自然肆行無忌特令伊都立
訪察奏聞伊都立奉旨將及一年而故意遲延不行
覆奏及德明據實題參朕令伊都立明白回奏而伊
又復含糊支吾不將覆旨遲誤之處認罪檢舉竟若
朕惟恐人知之者且伊都立推諉知縣葉華暐不行
揭報伊都立身為巡撫於本省彰著之事不能訪察
而悉委知縣主張有此理乎明係袒護科甲並朕旨
亦不遵奉甚屬可惡著交部嚴察議奏葉華暐身為
一縣表率乃庇護劣紳不遵巡撫之檄即是抗違功

令尤為可惡著拏問解往山西此案不必交與高成
齡審理高成齡由舉人出身亦每露沽名釣譽袒護
科甲之病著侯石麟到任秉公將崔致遠審訊令葉
華暐在旁觀看若德明所參崔致遠款蹟審係無辜
將崔致遠葉華暐一同寬宥若崔致遠劣蹟是實即
照崔致遠如何擬罪之處將葉華暐一同擬罪以為
朋比袒護藐視國法者戒夫舉人進士雖同由考試
出身然舉人從一省取中其間文理荒疎而僥倖中
式者甚多是以進士目中往往輕忽舉人而舉人亦
惟恐進士將伊屏棄於科甲之外乃勉強攀援相與
隨聲附和背公徇私至於喪品招禍而不知悔所謂

大言不慚可恥之甚者也況伊都立從滿洲中得中
舉人張楷從漢軍中得中舉人高成齡從北直中得
中舉人文藝淺陋不過短中取長將伊奏足中式之
額而伊等遂靦顏自附於科甲之列不尤為無恥之
甚乎又如今年春間揀選舉人有旗下王文鼎宋維
孜者繕寫履歷進呈居然自稱為一介寒儒此皆薰
染積弊而自忘其醜者也朕以大公至正之道治天
下訓導人心最為先務斷不肯任此惡習頹風相沿
而不改倘仍蹈前轍决不姑貸
又奉
上諭任克慎先掣福建順昌縣知縣缺引見時朕看其

人甚屬庸劣故調簡用為元氏縣知縣伊到任後竟
敢苛派私費是必心懷怨望故爾肆意貪婪非無心
之過也任克慎著交與該督等嚴審從重治罪嗣後
凡屬月選特旨調繁之員若以才具庸常被參尚有
可恕至於操守乃可以自主者倘在任有貪贓欵蹟
著嚴加治罪永著為例
又甘肅巡撫石文焯檢舉審理程如絲一案錯悞
甚多請嚴加處分奉
上諭石文焯審理程如絲之案甚屬錯悞今雖陳辨認
罪總不出朕從前所降諭旨之外石文焯畏縮因循
素性如此但其為人居官小心謹慎伊子石禮哈實

能盡心辦事石文焯從寬免其處分准回甘肅原任
其俸祿永行停止嗣後當痛改前非黽勉効力倘仍
蹈故轍定從重治罪
十九日奉
上諭朕惟
孔子以天縱之至德集羣聖之大成堯舜禹湯文武相
傳之道具於經籍者賴
孔子纂述修明之而魯論一書尤切於人生日用之實
使萬世之倫紀以明萬世之名分以辨萬世之人心
以正風俗以端若無
孔子之教則人將忽於天秩天敘之經昧於民彝物則

之理勢必以小加大以少凌長以賤妨貴尊卑倒置
上下無等干名犯分越禮悖義所謂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其為世道人心
之害尚可勝言哉惟有
孔子之教而人道之大經彝倫之至理昭然如日月之
麗天江河之行地歷世愈久其道彌彰統智愚賢不
肖之儔無有能越其範圍者綱維既立而人無踰閑
蕩檢之事在君上尤受其益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
民志禮運曰禮達而分定使非
孔子立教垂訓則上下何以辨禮制何以達此
孔子所以治萬世之天下而為生民以來所未有也使

為君者不知尊崇
孔子亦何以建極於上而表正萬邦乎人第知
孔子之教在明倫紀辨名分正人心端風俗亦知倫紀
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風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
尤在君上也哉朕故表而出之以見
孔子之道之大而
孔子之功之隆也
二十一日浙江巡撫李衛奏浙省所建
聖祖仁皇帝行宮請延訪高僧焚修頌祝奉
上諭曰
聖祖仁皇帝念切民生省方問俗不費地方一絲一粟每

次頒發
諭旨甚明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至於
駐蹕之所地方預備
行宮乃出於臣工愛戴之心不能禁止亦天下臣民所
共知者今
行宮既屬開設每年修葺需費防護需人在本地有司
未免又多一番經理非所以體
聖心而惜物力也李衛所奏甚是即照所請行其餘地方
有
行宮之處如何辦理方爲妥協著該督撫會同該管官
悉心商酌具摺請旨

二十五日刑部等衙門奏蘇努將
聖祖仁皇帝硃批諭旨狂書塗抹悖逆已極應將伊子孫
照叛逆例治罪奉
上諭朕從前在藩邸時與蘇努並無絲毫嫌怨祇因蘇
努爲人陰險姦邪爲惡黨之首引誘宗親要結匪類
欲以擾亂政事煽惑人心其害實有關於
宗社誠爲元惡渠魁舉朝所共知者朕即位後冀其改過
自新封爲貝勒厚加恩眷而伊並不感恩悔罪仍復
怙惡不悛又見朕防範嚴密伊不得遂其結黨之私
復教導其諸子肆行不法甚至蘇爾金庫爾陳烏爾
臣信從西洋外國之教經朕屢次降旨諭令悛改伊
竟公然抗違奏稱願甘正法不肯改易似此忘本背
君藐視國法喪心蔑理聞者莫不駭異今查出昔年
聖祖仁皇帝硃批奏摺蘇努竟於
御筆中間狂書塗抹見者無不心寒髮指是其背叛之心
顯然昭著罪實同於大逆本應將伊子孫照法司所
議俱行正法但伊子孫多至四十人若悉行正法朕
心有所不忍倘分別存留於法又覺未協今從寬暫
免其死仍照前禁錮著將蘇努父子前後所犯罪案
及朕所降諭旨遍行曉諭伊之子孫等若嗣後伊等
安靜守法再無過犯則開恩全其性命倘諸人中有
一人犯法者不論情罪之輕重定照此本所議將伊

即行正法
二十七日奉
上諭法敏從司官之職朕加特恩用至倉場侍郞歷任
巡撫乃伊深負朕恩一味沽名釣譽苟且因循朕屢
加訓誨而伊全然不知悛改即如南坪覓山之苗蠻
等肆行不法騷擾居民搶奪行旅爲地方之患久矣
岳鍾琪方議用兵勦撫以爲除暴安民之計而法敏
密摺奏稱近邊員弁僥倖軍功議敘遂生喜功好事
之心或致激成事端在國法既不容置之不問而勞
師動衆糜費不貲且未免釀成大案等語此時朕見
其奏猶以爲此庸人迂濶之見或道聽塗說之言而

不識安邊經國之遠圖是以詳悉批示至於數百言
冀其醒悟今岳鍾琪料理南坪苑山等處苗蠻之事
迅速成功永除地方之累而法敏與佛喜程如絲喬
鐸等通同作弊之處一一敗露可知法敏從前之奏
實與蔡珽佛喜程如絲暗結黨援欲以傾陷岳鍾琪
而阻撓國家之政事並非迂濶之見出於無心者也
其護庇屬下貪官隱匿鹽關稅課乃伊營私作弊之
一節耳伊受朕深恩膺封疆重寄不能為地方禁暴
鋤姦乃懷挾私意欲以摧折國家忠赤之大臣而使
邊民常受兇苗之擾害負國負恩莫此為甚法敏著
革職拏問將伊所奏原摺發出交九卿嚴審定擬具
奏

雍正五年七月　三六

二十九日
諭直省總督巡撫等自雍正二年以來朕躬耕耤田而
耤田之中每歲必產嘉穀上年自雙穗至於九穗今
歲則自雙穗至於十三穗在廷諸臣及京都耆庶皆
驚訝以為奇朕之宣示於衆者並非矜詡誇張以為
祥瑞蓋實有見於天人感召之理捷於影響而朕敬
天之心至誠至切願與內外大小臣工共勉之也稼穡為
天地之寶民命攸關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無刻不以重農力穡為先務
仰觀天時俯察地利辨土性而課人功咨雨暘而防
旱潦綢繆區畫旰食宵衣偶遇雨澤愆期
聖心憂勞之切侍側臣子皆惶悚不寧所以為萬世謀粒
食者至矣盡矣朕朝夕瞻仰者四十餘年今纘承大
統勅誠效法念切民依每年虔祀
先農躬耕
帝耤仰蒙
上天眷佑疊錫嘉禾信而可徵纖毫不爽是以特頒諭旨
令各省守土官共舉耕耤之禮為萬方百姓祈禱秋
成今見各省督撫奏報前來處處風雨均調春麥秋
禾並登豐稔雖邊遠荒僻之地亦慶有秋惟直隸湖
廣安徽數州縣近水最低之處常年被潦者畧有淺

雍正五年七月　三七

注亦不為災是今歲可稱大有年矣朕感
上帝之垂慈慶下民之受福而推求其故良由今年各省
初耕耤田各該有司自然小心敬慎齋戒虔誠是以
感格
上蒼而獲此盈寧之錫倘從此益加敬謹不懈初心則歲
歲屢豐可以預必爾督撫等可通行曉諭所屬官民
當禀
帝鑒之匪遙勿視耕耤為故事永矢嚴恪以迓
天和天下臣民受福斯朕之福也思之慎之毋忽朕言

雍正五年八月

上諭三十道

初一日刑部等衙門奏李茂卿打死胡君彩擬絞監候奉

上諭李茂卿打死胡君彩之案若非爾部駁令覆審竟照巡撫等原審結案則兇犯李茂卿竟腕然無罪而屍親胡君星反坐以誣告擬流不惟是非失實亦且究抑莫伸矣今經駁回覆審該撫將一切實情俱已審出按律定擬方成信案似此定稿司官若不量加獎勵則將來實心辦事之員何由鼓舞嗣後如遇此等事件爾部司官苟能細心究核駁令覆審果有實情另行改正妥協者應將定稿司官量加議敘以示獎勸若有將應照覆完結之案妄行苛駁徒滋弊端者其定稿司官亦當加以懲戒爾部統於年底彙奏如此則實心辦事之人知所鼓舞而挾私多事之輩亦知所儆惕矣其作何定例之處爾等公同定議具奏

初二日工部奏都統盧詢等監修昭西陵工程辦理不慎分別處分奉

上諭據盧詢奏稱修工時值雨水連綿磚塊被濕以致入冬冰凍將磚塊擠出週圍裂壘石角磕損等語陵工關係重大自應敬謹修理今盧詢等以冬寒冰凍為詞當時未凍之先何不速行完工及至冰凍之時又何不據實奏聞請旨明係草率怠忽甚屬可惡著將盧詢鈕倫革職令來保動支正項錢糧交與盧詢等速行修理仍著來保監督如果工程堅固完好屆期三年該部奏聞將盧詢鈕倫免其治罪若三年之內有些微損裂之處尚須修補者即將盧詢鈕倫正法

又護理陝西巡撫張廷棟題參鎮安縣知縣武維緒故縱要犯奉

上諭據張廷棟參稱武維緒供稱葉玉文由西安至陝州上京等語此時武維緒供出之時若張廷棟即著要貼人役跟尋蹤跡追捕查拏何難即時擒獲乃張廷棟但將屬員題參以卸已責而不問犯人之必獲與否凡屬實心任事者斷不如是武維緒著照張廷棟所請革職武維緒有無知情故縱情由著該督嚴審具奏張廷棟既將緝捕之責推於屬員朕即以緝捕之責委之張廷棟若張廷棟不能將葉玉文拏獲定嚴加議處以為人臣不實心任事者戒

初四日兵部議准寧古塔將軍庫貯貢穀銀兩酌量賞給拏獲逃犯之人奉

上諭此奏甚屬錯悞庫貯銀兩係正項錢糧何得濫行動用即動用賞給拏獲逃犯之人其浮冒濫賞等弊亦當定其處分之例不然則地方官不留心稽查是

否正犯拏獲即便賞賜必致糜費錢糧且恐不肖之
徒串謀作奸假逃假捕希邀賞賜亦未可定況該將
軍等現有養廉銀兩該地方遇有此等効力之人即
以此項銀兩賞給其於情理亦屬允協著另行確議
具奏
初六日領侍衛內大臣公馬爾賽等奏原任將軍
祁立德在軍前婪贓不法巴達色認伊為父祁立
德題補筆帖式並代伊捐陞主事祁立德巴達色
分別治罪不准援赦奉
上諭此本內將巴達色等議以不得援赦寬免者原為
兵餉事務關係重大之故但本內並未聲明嗣後凡

有軍機兵餉之事俱不應援赦寬免著永為定例
又署直隸總督宜兆熊等題參大城縣知縣李先
枝私派累民奉
上諭李紱任直隸總督時將李先枝題陞天津州知州
朕調來引見看其人甚屬庸常故令仍回知縣原任
今以私派被參劣款現有明據常見科甲出身人員
多有夤緣黨庇之惡習而貪贓枉法者尚不多見今
李先枝目無國法公然私派科斂苦累小民實科目
中極不堪之匪類而李紱乃敢在朕前特薦題補天
津要缺是李紱不但袒護科甲且必有贈受李先枝
請託之處著將李先枝革職拏問其私派情由及本

內有名人犯該督等一併嚴審定擬再將如何請託
李紱之處務須究出具奏李紱受朕深恩不思報効
敢於營私欺罔甚屬可惡著將李紱革職其工部侍
郎員缺著申大成補授仍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前因
廣西貴州查勘疆界及擒拏羅文剛二案將李紱發
往廣西比時降旨若不能拏獲羅文剛即將李紱在
廣西正法今羅文剛已經緝獲是李紱已無可辦理
之事著行文令伊來京現在應行質問之案件甚多
且李紱從在朕前奏稱蔡珽為人粗疎鹵莽則有之
若貪婪不法之事臣可以保其必無今蔡珽諸事敗
露在四川任內受賄貪贓劣蹟昭著李紱敢於庇護

私黨在朕前妄奏此處亦應審問
初七日奉
上諭太常寺奏請修理
壇廟摺內於
祈穀壇下誤寫蜈蚣夾牆字樣
朝日壇下誤寫捌字牆字樣草率已極太常寺漢堂官
只有吳隆元一人伊於
壇廟典禮奏章並不細心檢點任意草率甚屬可惡著將
吳隆元交部嚴察議奏
十一日戶部議准山東巡撫塞楞額奏請將存價
未買倉穀之各州縣令明題參奉

上諭山東捐監之穀每石折銀三錢存貯地方乃係當時經手官員之弊及接任官員因價少難於購買展轉遲延以致穀石久虛未經買補今若責令現任官添銀購買是當日經手之員獲利於前而接任之員代賠於後殊非公平之道當日經手之員多收銀兩現在查明著追令買補倉穀若三錢之數不敷應於此項著追銀兩內准其酌撥添補即行購買以實倉儲其價值數目令該撫照實在時價酌定報部察核其如何辦理方爲妥協之處戶部再行詳議具奏

十二日護理山西巡撫高成齡奏參革糧驛道嚴助虧空銀兩應令原任巡撫德音等分賠奉

上諭此本內議稱嚴助虧空銀兩應令德音蘇瞻金秉掄三人分賠德音蘇瞻現在京師並未與嚴助對質難憑一面之詞遂定分賠之數高成齡所議甚屬糊塗著該部將德音蘇瞻確加詢問定議具奏

十三日奉

上諭各省副將參將著該省之督撫提鎮會同分別列爲一等二等三等出具考語咨兵部添寫履歷年齒鄉貫繕摺進呈其副將參將中有曾經特用及該上司題陞者亦仍分別等次出具考語一體咨部務期秉公據實毋得瞻徇情面

又三法司奏原任山西巡撫蘇克濟貪婪極劣應斬立決奉

上諭蘇克濟在山西巡撫任內虧空侵蝕銀兩至於四百萬兩之多而其詐騙富戶題官受賄及一切婪贓之事尚不在此數之內此衆所共知者及至贓私敗露本應將伊即行正法乃朕格外寬恩暫免其死容其賠補彼時伊父子認完銀一百萬兩此不過四分之一乃伊居住山西數載展轉遲延不行完補竟置國帑於度外伊子達爾布係問擬死罪之人朕念其人尚可用暫寬其罪將伊釋放來京俾得設法料理意欲俟其賠完國帑之後朕尚有施恩之處乃伊但顧私財而不知有國帑且並不顧伊父之性命似此

不忠不孝之人尚得謂之人類乎蘇克濟名下虧欠銀兩四分中只令賠補一分伊又無別項費用之處而藏匿貲財不肯完公是誠何心如李樹德名下虧欠銀兩伊在任時幫助親戚之處甚多今當追補還項之際伊上緊完納漸次清結情有可原若蘇克濟父子則巧詐百出即如餽送隆科多銀兩初訊問時並不實供二次始行舉出是又何心且其所供餽送諸人銀兩又復以少爲多甚屬狡猾且伊向稱蘇瞻爲山西之好官昨蘇瞻藏匿貲財十四萬兩被伊家人首出蘇瞻既是好官尚有銀十四萬兩則蘇克濟歷年貪婪之物藏於何處似此奸惡之徒悖負深恩

藐視國法三法司擬以立斬洵爲不枉今暫緩正法著大學士富寧安左都御史查郎阿會同該旗滿州都統副都統等將蘇克濟父子藏匿寄放貲財之處一一嚴審務將實情究出具奏並將朕此旨曉諭蘇克濟遠爾布知之其家產著照議抄沒入官變價其子孫入辛者庫當差

十六日奉

上諭今年六月內護理甘肅巡撫印務鍾保奏稱固原州於五月二十四日遭遇冰雹暴雨山水驟聚衝倒東南角城墻坍塌兵民房屋被傷田禾現在履畝踏勘等語朕聞之深爲軫念卽降旨勅部速議賑恤昨提督路振揚奏稱固原於五月二十四日大雨帶有冰雹州城東南地勢低下臨河不遠河水泛漲將城根砌石淘鬆以致上截包磚剝落數丈而裏面土城並未損傷內城地高北關地卑城中雨水流聚北關最低之處約有二三尺浸塌兵民房屋二百餘間夏秋田禾雖畧被水雹亦不成災糧價亦未增長現今夏田收穫小麥每一斗時值銀七分八九釐固原斗大以京斗計算是二斗二升有零糧價較前更賤秋禾發生茂盛其兵丁修理房屋已動用營中公項每兵借給銀三四兩並估計城工費用所需不過二三百金今工程將竣地方兵民並無被水不安之處臣

不知鍾保如何陳奏致煩聖心有勅部速議之旨謹將地方情形據實奏聞等語凡地方官員將旱澇之事隱匿不以上聞乃朕所深惡是以屢年以來時加申飭欲其將旱澇之處奏報俾朕得知本地實在情形耳豈有任意增添幸災樂禍之理覽路振揚奏摺知固原偶遇驟雨城墻舊磚剝落數丈土城並未損傷而北關卑下之地水浸房屋致有坍塌亦夏令雨水之時所常有者況城垣廬舍修理甚易所費不過二三百金今俱已完工田禾並未損傷米麥價值較前更賤秋禾甚爲茂盛路振揚身在地方目覩情形據實陳奏如此乃鍾保於地方事情漫不經心並不查勘確實草率孟浪具題張大其事駭人聽聞是何意見著鍾保明白回奏交部嚴行察議

又廣東總督孔毓珣奏報江南宿州靈璧縣地方溝洫不通雨水停積奏

上諭凡爲大臣者皆當視國事如家事卽非己身管轄之地有所見聞亦當據實陳奏方爲公忠之道孔毓珣經過宿州靈璧地方見溝洫不通以致雨水停積卽行奏聞甚屬可嘉孔毓珣著交部議敘魏廷珍身爲巡撫於本省事務漫不關心況陳時夏奏請蘇松興修水利而下江地方卽無積水爲患之事其明驗如此魏廷珍同在江南雖自知無能亦當仿傚辦理

今乃視爲膜外以致低窪之處被水停注其屬疏忽
怠玩魏廷珍著交部嚴察議奏孔毓珣所奏著交與
總督范時繹轉交署布政使噶爾泰確查被水之民
加恩賑恤並將應行疏濬之水道相度修治使積水
暢流不爲民害著噶爾泰先將正項錢糧動用辦理
皆於魏廷珍名下追補還項以爲封疆大臣忽視地
方利弊者之戒

十七日

諭大學士九卿天下庶務殷繁斷非一人所能辦理朕
宵旰勤勞勵精圖治而分猷贊理之任實於爾諸大
臣是賴爲大臣者必須視國事如家事方可謂之公

忠不負朕股肱心膂之寄如爾等自理家務或一飲
一食或製一衣裘或造一器皿必商酌盡善措置得
宜斷無漫然爲之聽其錯悞不適於用之理至於教
導家人約束奴僕其分別優劣賞罰寬嚴之間悉皆
公當不涉偏私蓋不如是則家務不能整飭爾等亦
斷無率意而行之事而獨至辦理公事之時類多苟
且塞責漫不經心或隨衆畫題畫行而於其中之原
委曲折茫然不知或心知其不可而瞻顧不肯直言
以爲非我一人之事不如隨班逐隊以免是非至於
接待屬員如同僚友平時不辨別其是非不督責其
過失及至甄別之際又復聽徇情面曲直不分種種
陋習皆部院大臣所不能免求其視國事如家事者
有幾人哉古人云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言人臣既以
身許國卽當置家事於不問也今縱不能如古人之
體國奉公忘私忘家亦安可視國事家事截然分爲
兩途而輕重疏密其相去若是之遠哉庸臣具臣之
習切宜深戒朕日以良臣名臣之道期望爾等大臣
爾等愼勿菲薄自待負朕期望之心至於諸臣存
心之誠僞朕觀其陳奏之言觀其辦理之事卽可洞
悉其隱微或改變初心或屏除舊習朕一見無不知
之不可不自勉也夫人臣之弊莫大於迎合上意此
朕所深惡而日加訓誡者朕欲大小臣工俱爲好官

爾等若欲迎合朕意何不卽以勉爲好官爲迎合之
首務則朕之心慰爾等亦無負於朕矣

二十日奉

上諭積善由刑部司官朕加恩擢至江西按察使准其
具摺奏事伊自應勉竭忠誠凡有所見據實奏聞乃
自到任以後諸凡事務一槩隱匿並不陳奏伊果庸
愚懦弱不能特立獨行值邁柱到任之時亦當將地
方事務一一告知同心協辦以報朕格外擢用之恩
乃反袒護裴𢜝度等徇庇屬員邀結黨與揑造無稽
之談誣參邁柱實爲深負朕恩邁柱到任以來不避
嫌怨爲地方生民計實心効力天下共知伊縱不竭

誠協助適柱辦理又何忍誣陷適柱此等行事是何
肺腸與誰商議聽誰指使積善向為刑部司官塞爾
圖若非黨與何故將如此不肖之人保舉伊所參適
柱奏摺朕硃批諭旨著富寧安查郎阿會同刑部堂
官閱看訊問積善務將始末緣由審出積善實供則
已若不實供卽嚴加刑訊
又
諭大學士等
皇祖妣
皇妣外家俱有世襲公爵
孝誠仁皇后外家之公爵因常泰獲罪奉

皇考諭旨革退而比時未令承襲者
皇考或有深意存焉今可著常海之子倫布承襲再原任
都統賴塔當三逆變亂時伊統兵征勦克復雲南功
績懋著朕恭閱
聖祖仁皇帝實錄備悉其詳因伊身有過犯其功過適足
以相抵是以未封公爵給以阿思哈尼哈番在國法
實為允當且當日之不優封賴塔者欲使立功之人
咸知儆惕收斂不可恃功驕肆妄為今事歷多年後
人已知鑒戒存法著將賴塔追封為一等公令伊孫
博禮屯承襲以示朕眷念舊臣之至意
又河南總督田文鏡奏進瑞穀奉

上諭朕前降旨嘉獎田文鏡特加尚書銜授為總督今
歲河南通省地方各種收成俱十分豐稔所產瑞穀
至十有五穗之多實伊忠誠任事之感召愈見朕加
恩之公當矣
二十一日戶部奏京通十三倉倒塌滲漏應賠應
修之處交倉場侍郎岳爾岱劉於義查明分派托
時陳守創等名下勒追奉
上諭此事交與岳爾岱稽查實屬繁擾著將伊等應賠
修理倒塌滲漏倉厫所用之錢糧及霉爛米石二項
逐一查清分為四分令其賠補托時陳守創各令賠
補一分其受交代之監督內已過六個月者則與前

任監督無涉令現今離任之監督賠補一分著落殷
式訓賠補一分其接受交代已經兩個月以至五個
月者將前任監督與現今離任之監督各令賠補一
分若接受交代一個月者則與現今離任監督無涉
應令前任監督賠補一分仍著落殷式訓賠補一分
又福建總督高其倬參奏興化府知府卞永嘉等
虧空倉穀奉
上諭高其倬雖將虧空各員題參然屬官虧空從前之
護庇自仍須其寬厚盛德諒其出於不得已也但高
其倬聞朕遣官清查將到閩省始急行參奏身雖謝
罪奈天下人之觀聽何豈不赧顏疏內又將雍正一

年詳報貲貯之處委於黃國材辦云黃國材失察於
前何以毛文銓到任二年並不參奏從來大小官員
任內錢糧案件一經交代卽係後任之責與前官無
干毛文銓既已爲黃國材擔承多年朕又何必苛求
黃國材著楊文乾查審之時凡有干涉黃國材之處
俱於毛文銓名下究問追賠
二十四日刑部等衙門奏原任鎮沅土府刁澣兒
淫貪劣擬絞監候奉
上諭疏內所稱將刁澣家口遷住省城之處朕思伊之
家口若仍留本省管束太嚴則伊等不得其所若令
跳放恐又復生事犯法刁澣之家口著遷往江寧省

城令該督酌量安頓務令得所凡有改土爲流之土
司其遷移何處及如何量給房産俾得存養之處著
九卿酌量該土司所犯罪案分別詳議具奏
二十六日江南總督范時繹參奏巡察給事中博
濟勒索驛站規禮奉
上諭博濟著革職其勒索餽送及挾制調停等情著何
天培陳時夏嚴審定擬具奏凡被博濟勒索之地方
官員若伊等將餽送之處一一據實自行出首免其
議處倘隱匿不言將來一經審出則與博濟一同治
罪范時繹據實參奏不徇情面甚屬可嘉若封疆大
臣事事皆肯如此則不肖無恥之輩共知儆戒於吏

治甚有裨益
又河南總督田文鏡題參確山縣知縣周知非玩
廢不職奉
上諭田文鏡之待屬員悉秉公心並無刻待科目中人
之意而科目出身之員往往被其參劾此皆本人之
自取蓄其意以爲棄此一官而使田文鏡受刻待科
甲之名可以洩其怨憤故有意玩忽事務廢弛政令
以爲被參不過罷官而止卽如李紱謝濟世汪誠等
且不惜身家性命以讒害田文鏡此其明徵也今周
知非係進士出身之員又以玩廢不職被劾此等劣
員因私怨田文鏡而使國家之事廢弛不理可乎此

風斷不可長著將周知非革職拏問此本內所參驛
路墩鋪等項不行修理之處俱著周知非修理完固
後奏聞釋放回籍倘仍前怠玩著田文鏡奏聞從重
治罪嗣後豫省科目出身之員被田文鏡題參者若
有欸蹟則照例審擬其以廢弛不職題參者著該部
將情由奏聞請旨俾科目出身之員因結黨怨望上
司而廢弛公事者知所儆戒
二十七日工部奏庫貯緞紬缺欠令司員賠補奉
上諭此項緞紬向無專管人員以致短少損壞若槩令
司官賠補未免枉濫以前短少損壞緞紬著盡行寬
免凡工部應辦事件俱與內務府相關務須協同辦

理如內監經手之處工部司官不能進內辦理卽著
內務府總管會看其交收物件務須一一淸楚卽如
用過綵紬若交收之時有短缺汚損者便可不收其
未交者若不照數交還卽行指名題參嗣後凡一應
辦用物件俱照此例各處經管之員皆有專責自能
留心查察不致有虧短之弊至現在綵紬其有短缺
汚損者一一記檔或可染色變價爾等酌量行之至
所奏嗣後庫貯物件派出司官專管專收交代淸楚
毋得少有虧缺等語依議

又八旗都統引
見各副佐領奉

上諭八旗人員乃國家根本所關甚重養育敎誨不可
少懈佐領者乃統轄一佐領之人俾佐領下人等皆
不失生計不染惡俗養之敎之使趨於善莫要於佐
領爾等理宜爲國家宣力正己率物敎育所轄佐領
下人佐領內有原管佐領有世管佐領有公中佐領
原管佐領乃
太祖
太宗時爾等之祖或率所部來歸編爲佐領令其管理者
有之或戰陣有功賞賜人口編爲佐領令其管理者
亦有之是雖爾等原管之佐領然佐領下人同是滿
洲其中亦有從爾等之祖宣力國家得授世職之人

之子孫爾等理宜骨肉視之使之成就若自以爲原
管佐領將佐領下人視同奴隸而凌賤之殊屬非理
爾等若倚勢作威心懷私刻行不公平違朕保赤之
念豈惟國法不容亦敗汝祖宗勤勞所立之基業矣
世管佐領亦因爾等之祖曾宣力國家或人材可用
善於管轄故令其管理佐領遂世世相傳以至於爾
等之身爾等理宜將佐領下人愛惜訓誨勉盡厥職
爲國家成就人才念爾祖之勤勞以永保累世所管
之佐領也再管公中佐領之人特以其能理佐領之
事能敎佐領下人是以揀選令其管理益宜將佐領
下人敎育約束俾趨於善爾佐領等果抒誠心爲國

家効力正以持身視佐領下人如同手足誘掖訓導
誠切肫篤則佐領下人無不成就佐領內事無不辦
理矣夫佐領之管佐領下人無異州縣之於百姓如
州縣所轄地方或百里有餘或幾二百里戶口人民
不下數萬徵糧斷訟事件繁多然猶可爲地方興利
除弊懲惡勸善俾庶民各遂其生以佐領視州縣誠
爲甚易一佐領下滿洲多不及二百人少或七八十
人計戶不過四五十家世爲同里孰守分節儉孰越
理奢侈孰孝弟勤學孰妄亂生事誌無有不知者也
管佐領之人誠於佐領內之善者獎勸優待薦舉以
鼓勵之則善者益樂爲善衆人亦皆鼓舞興起勉於

為善矣其劣者亦宜視如子弟開導訓誡初教之不改再則斥辱之誡如此愛惜而訓誨之雖係下愚亦必中心省悟謂此反復教誨之者凡以為我也其必悔前非而趨於善矣倘有賦性頑劣雖行教誨怙終不悛者即申詳參領都統等懲戒之或送部治罪以警衆人如此則佐領下頑梗之徒咸懼而不敢為非矣管轄人者不能免於人之怨巳但當於佐領下奢侈者訓使節儉懶惰者勉使勤公將頑梗之徒毫不徇縱即有一二無知之人初時未免抱憾久而自悟其所以如此者皆以造就伊等俾得遂其生計之故自然漸知感戴矣今佐領內或有不肖之人自恃身

為佐領凌虐佐領下人不論是非恣意妄行其或怠惰之輩託為愿人將佐領事盡諉之驍騎校任其所為其或怠惰之人將應行教諭佐領下人之處並不身親其事視為具文但屬之領催轉相傳示其或貪鄙之輩不知愛惜佐領下人反貪小利而朘刻之則佐領下人何由心服何由成就是以朕今特令每佐領設副佐領一員協同佐領辦事和衷共濟將佐領下人教育約束庶幾於事有益倘副佐領自無佐領不問事理肆行無忌亦屬不合如有此等之人該佐領即申詳都統若佐領與佐領下人結黨目無副佐領朦朧作弊副佐領亦即申詳都統不可彼此瞻徇

情面爾等將朕訓旨謹識於心佐領副佐領凡佐領下事務從公辦理一意和同惟理是求各矜誠心將佐領下人教育約束禁止妄亂賭博酗酒之徒毋使干法亂紀嚴飭怠惰之人使之勤力奉公勸諭奢侈之輩使之崇尚儉樸安分遂生勉習文武之業副朕樂育八旗人材之至意俾凡係佐領下人皆得以成就風俗淳美於以綿子孫無疆之福澤而我朝億萬斯年久安長治之宏規朕可保其無替矣爾等各宜勉旃

二十八日奉

上諭前因湖廣近江濱湖之州縣如咸寧蒲圻數處

時易於被水者今歲又畧被水特頒諭旨將今歲錢糧全行蠲免沔陽潛江監利一州二縣及屯坐此州縣之衛所亦皆屬低窪之地與咸寧等處大畧相同著照咸寧等處之例將今歲錢糧全免其有已經完納者准抵算明年錢糧之數朕因軫念楚省窮民巳發帑銀二萬兩令該督撫加意賑恤此銀倘有不敷查湖北現有買穀備用之銀六萬兩著即將此項銀兩動支於應用之州縣分給賑恤務令均沾實惠

二十九日奉

上諭提督廣東學政給事中楊爾德謹慎老成今聞患病溘逝朕心深為軫惻伊旅櫬回籍時著該地方督

撫酌量照看再伊家有七旬老母著行文浙江巡撫
李衛亦留意照看
又戶部等衙門奏涿州知州鄭錫爵等自首貯銷
老婦銀兩應令署總督宜兆熊等保題到日再議
奉
上諭若該署督果行保題即准結案不必再議此項恩
賞內各省首銷之銀甚多朕令其自首免罪乃屬殊
恩該督撫自應確實查奏倘州縣官不據實數首出
畧舉一二以塞責而暗中仍有隱匿者經朕察出將
本官嚴加治罪該管上司一併嚴加議處
三十日吏部議奏太常寺少卿吳隆元奏事不敬

應革職奉
上諭吳隆元爲人居心甚屬不端向因隆科多年羹堯
在朕前力薦是以擢用然薦舉雖由伊等而擢用出
自朕恩乃吳元隆並無感恩効力之誠凡陳奏保舉
俱逞其私詐且觀其相貌狠顧與查嗣庭相類至於
科甲黨護惡習經朕屢次訓諭諸臣無不心悅誠服
惟吳元隆毫無領受悅服之意此乃黨護科甲之渠
魁也若但將伊革職伊轉得安閒自便著革職仍在
原任効力行走倘再不悛改定行從重治罪
又刑部等衙門奏盜犯顧丫頭等斬決奉
上諭顧丫頭黃三聖俱著即處斬黃三聖已經行刼二
次此案內又復窩盜分贓兇惡已極而陳時夏以爲
情有可原擬以發遣甚屬疎縱前張楷將雍貫強盜
數人改擬寬釋又如今歲秋審招冊內署甘肅巡撫
鍾保將因姦殺死親夫案內姦夫樊先成擬爲緩決
其夫既遭慘死其婦又被極刑皆因樊先成而起今
當秋審之期此人尚可緩決乎又福建巡撫毛文銓
將賭博殺死人命之邱奇章擬以緩決邱奇章設局
誘賭又復毒毆斃人性命兇惡若此尚可緩決乎書
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刑罰之設乃帝王代天
出治除暴安良之要務而庸鄙無識之流惑於救人
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之謬語以爲曲全一人便可得

美名而獲厚福殊不知其人無罪而陷顛危果能救
之則爲陰隲倘係犯罪應死之人而故意寬縱是爲
枉法殃民豈不干天地之和而造子孫之孽乎如國
家之設倉積穀乃水旱緩急之所賴百姓性命之所
關而徇情邀譽之上司一任屬員之侵漁而不問以
致顆粒無存倉廩空虛一時需用無所資藉而嗷嗷
待哺之民已成溝中之瘠是爲民父母而使千百善
良之人死於其手此等罪孽上通於
天今乃於此處不加儆戒恐懼以贖愆尤而欲曲活行兇
刼奪之盜犯以求邀福於冥冥之中安有不遭天譴
者乎古聖人所云罪疑惟輕者亦必其中本有可疑

之處然後酌量從輕未聞於無可疑之中而枉法寬貸以沽長厚之名也夫政寬則民慢因而犯法者愈多是不能息事而轉以生事不能愛人而轉以害人故子產云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此一定之理也朕覽秋審緩決人犯中亦有情罪可惡者或因彼時正法之人已多故從緩決並非一次緩決之後便永不正法也若內外辦理諸臣以為一次既寬便不當正法則與緩決二字之意不符陳時夏毛文銓鍾保身任封疆不能秉公持正而枉法故縱是何意見著明白回奏

又廣東總督孔毓珣題參南雄協副將李建功苦

累兵丁奉

上諭李建功到任未幾若言因操演苦累兵丁如何可令解任李建功不必解任但不便仍留原任著該督酌量調補別營副將兵丁葉肯堂等不服操演擅敢辭糧離伍大干法紀著該督嚴提究審將為首者按律治罪其被營棍脅誘隨行之人審訊時若伊等有情願歸農者著革去兵糧押回本籍令該縣嚴加管束倘再有過犯嚴加治罪

雍正五年九月

上諭二十九道

初二日奉

上諭民生日用所需制錢最為切要朕時為便民起見屢頒諭旨嚴禁銷燬制錢並令京城及各省督撫駐劄之省城不許鑄造黃銅器皿三品以下官員及兵民人等不得私用此朕欲期錢文豐裕為小民易於資生非朕有所需用也已曾諄切詳諭不啻再三自曉然於天下矣京城現今奉行錢價已覺稍平乃近聞各處督撫駐劄之省城銅器店內仍用黃銅鑄造者甚多此明係各省督撫奉朕諭旨之後不曾實力

奉行只以告示曉諭虛文掩飾而已朕時時切諭內外諸臣若朕所頒諭旨有不便於民之處即當據實敷陳請弛其禁斷不可陽奉陰違有失為政之體各省督撫等寧不聞之乎且朕向因錢局鼓鑄日增而錢文日見短少即灼然知有銷燬制錢鑄造銅器之弊嗣於京城內果屢次拏獲銷燬制錢之奸民而欽差官員至甘肅地方亦見有燬錢為器者與朕所料若合符契則黃銅器皿必當嚴禁明矣省會乃督撫駐節之區耳目最近政令易行非若遠鄉僻壤之難於稽察也若果實心遵奉甚屬易事朕為制錢籌畫宵旰焦勞各省地方官辦運銅斤亦甚費經營跋涉

之苦然後官局得以鼓鑄錢文以資百姓之用夫以鑄錢如此之難而奸棍貪財射利竟將已成之錢復行銷燬蠹國害民孰大於此故禁用黃銅者所以杜燬錢之源也乃督撫畏一二犯法貪利工商之怨望背朕旨而輕民計是何心也今特再加訓誡各省督撫務宜實力奉行朕令人於各省查訪倘仍前疎忽定將督撫嚴加處分至於黃銅器皿亦非人生必不可缺之物鐵錫瓦木可以代銅器者甚多朕前諭行甚明況交官仍得價值又何樂而不為但從前曾酙酌三品以上許用黃銅器皿今猶覺濫用者多嗣後唯一品官員之家器皿許用黃銅餘著通行禁止如有藏匿私用不肯交官者槩以違禁論中外臣民其知朕意毋忽

初三日奉

上諭據岳鍾琪奏川省米船往往夾帶私鹽及違禁之物而不肖官吏又復借端需索應照淮安之例酙量稽察榷稅等語查湖廣等數省向來買運川省米石今若照岳鍾琪所奏將來販運米石不致阻滯否著

九卿會議具奏

又奉

上諭福建汀州府同知李暻看來人明白可用是以用為江南太平府知府今因伊同知任內捏報實貯倉糧一案被參革職查伊捏報情由係知府張無咎逼勒李暻已自行檢舉情有可原太平府知府著吏部不必開缺張無咎李暻之案現交楊文乾等查審著行文與楊文乾等若李暻任內只此一案其中無甚情弊則於審結之後令其赴太平府新任倘伊另有虧空不清之項著楊文乾等奏聞請旨再行開缺

又工部議奏革職同知李世彥等分賠工銀奉

上諭河工追賠之項其中情由不一有該員役蝕入己者有修築草率本不堅固易致衝決應當賠修者有當潰決之時該員預知例當賠修而以少報多先留地步者甚至有故意損壞工程以便興修開銷者種種積弊不可枚舉皆屬法難寬宥但亦有經手之員本無情弊而照例則應分賠者在該員則情稍可原而承追之時無力全完亦於國帑無益朕意欲開恩稍為變通其如何酙量分別定例方為妥協之處著九卿詳議具奏此本內朱家口工程因從前並未題估是以該部駮查隨經河道總督將經手人員即派令分賠果否情理允協而於錢糧無虧之處著一併議奏

初五日奉

上諭前胡嘉佩等虧欠帑銀開出朝鮮國人賒欠銀六萬餘兩以抵公項朕恐胡嘉佩等開報不實或有槩

及外國之處故令行文詢問並令內地貿易之人與
朝鮮賒欠之人在中江地方質對明白使中外之人
不得互相推諉以息擾累今據盛京禮部奏呈朝鮮
國王李昑咨文朕見其詞甚支離意多巧飾據此則
該國之人欠銀之處顯然矣本應照議政所議令中
外之人質對明白按數追還朕思當日朝鮮已故國
王李焞才幹優長政令嚴肅深蒙
聖祖仁皇帝眷注嘉獎李焞曾將伊國負欠之人正法想
見其辦事之公明向聞李昑柔懦無能權移於下觀
此咨文推託牽強之語必其陪臣所爲非該國王口
氣益因不得自主之所致似此清查積欠之事該國

雍正五年九月　四

王必不能辦理今若以不能辦理之事委之甚非朕
柔遠之意此案不必質對其朝鮮國人應還之銀著
從寬免追此朕加恩於外藩並非疏法於內地也至
從前該國王李焞理民馭下之善朕至今思之
初七日署廣西巡撫甘汝來等條奏廣西土司事
宜奉
上諭甘汝來李紱等所條奏廣西事宜識見淺陋更多
迂謬不可行之事即如督撫同屬封疆大臣各土司
受其管轄事均一體其文移事件各省定例或由巡
撫會同總督或由總督會同巡撫因地制宜必有深
意若爲巡撫者果能公正廉明恩威兼著土司豈有

但畏總督不畏巡撫之理而甘汝來等闇於大體乃
以去稿之先後駐劄之遠近爲辭至有土司不畏巡
撫並不畏總督等語淺陋已極又如土民習俗爲非
多屬漢奸引誘今甘汝來等奏令各土司敦請師儒
設立義學勢必延漢人爲師而漢人中讀書自好者
未必肯爲土民之師將來桀黠無賴之徒略識數字
借名爲師益得肆其煽惑貽患滋深甘汝來條奏中
欲申禁漢奸以免勾唆而所言如此豈不自相矛盾
乎况土民愚蠢性成惟在地方官約束嚴明使知畏
威戴德庶可收革面革心之效乃欲以三字經千字
文之類謂可使之明義理而消兇惡亦迂濶之甚矣

雍正五年九月　五

疏內又云請嚴懲渠魁以儆諸蠻凡係犯法之人必
誅首惡此又何待甘汝來等之條陳乎廣西土司事
宜鄂爾泰韓良輔現在會同料理若有應行事件伊
等自斟酌陳奏並未令甘汝來等條陳土司之事而
疏內妄稱仰塞詔旨甚屬不合著將此本擲還
初十日營田水利府孫奏定州知州程恂等違悞
工程奉
上諭朕爲直隸地方興修田畝水利以厚民生特令王
大臣等經理其事該地方有司自應休戚相關視同
一體畿輔密邇京師朕時加訪問如保定府知府李
正茂前在知縣任內時正值大水之際伊防護隄工

殫心竭力實為盡職之賢員朕已加恩擢用其有阻
撓公事及玩忽工程者於國法斷難寬貸此所參程
恂駱為香俱著革職在營田水利工程効力行走程
恂荒廢未開之田畝著仍交與程恂營治倘明年再
有遲悞定行從重治罪徐穀瑞因見隄工危險遂推
諉規避將地方之事視為膜外著交部察議具奏又
據欽差大臣常明奏稱寶坻縣最係低窪之地平時
易於被水知縣吳鑾實心辦事將上年特發帑金新
修之隄岸加意保護晝夜巡視是以隄岸完固而地
方不受水患甚屬可嘉著將吳鑾陞授山西大同府
知府常明又稱玉田縣知縣魏德茂專務虛名而諸

事怠玩防守工程亦甚廢弛魏德茂著革職
初十日大學士張廷玉工部尚書黃國材等遵
旨議覆河南總督田文鏡條奏請定事主捏報盜案處
分等欵奏
上諭弭盜安民乃為治之首務但緝盜之例最難於斟
酌盡善行之無弊如立法稍嚴似可防盜犯漏網之
虞杜地方官諱匿不報之患然上司督責州縣州縣
督責捕役按期處分勒限責比過於廹切人多顧恤
考成巧圖脫卸勢必有誣陷寃濫之事如立法稍寬
似可詳籌緝捕免累無辜然又恐州縣視同膜外漫
不經心捕役玩法養奸盜風愈熾此緝盜設法之難
也至於失事之家往往亦有張大其詞者或以少為
多或以竊為強甚至扳害平人洩其私憤挾制官長
任意肆行此又報盜之弊也以上種種情形朕皆知
之甚悉時時籌畫而未得盡善之道今覽田文鏡奏
摺其言甚為明晰且現在豫省地方有全無影響而
捏報被盜者有別因事故而詐稱盜案者有以竊為
強欲快其挾制之私者有以口角微嫌遂報被盜欲
逞其刁誣之計者此皆現在鑿鑿可據之事既有如
此惡習法當嚴加禁止但思若嚴捏報被盜之處分
刁詐者固知斂跡恐謹良者必至不敢報盜矣朕實
難之夫為民害者莫甚於盜則為治者莫切於弭盜

弭盜之法貴乎至公至平確當不易寬嚴輕重之間
皆須斟酌得宜無絲毫偏跛之處則盜犯不能漏網
平民不致拖累官吏皆盡緝盜之責而不敢任意輕
重以失實事主得申被盜之苦而不敢借端生事以
滋擾如此匪類方知儆懼而良民悉得寧居於吏治
民生乃有裨益爾等可會同九卿科道及部曹內曾
經外任年久者悉心酌議務期妥協併將田文鏡摺
奏事宜詳議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凡縣令改授教職者因其不勝牧民之任例當罷
斥朕念其讀書攻苦選授一官不忍遽令廢棄是以

俾居師儒之席以展其所學此朕格外之恩也況教
官有化導士子之責較理民之任關係尤重伊等應
當殫心竭力以盡職守倘因改授之故志氣頹廢奉
職怠忽著各省巡撫學政查參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朕因直隸湖廣州縣數處近江臨河平時易於被
水者今歲又經滂溢故降特旨將錢糧全行蠲免此
乃軫念水鄉之民施恩格外而他處聞知遂生冀倖
之意如固原地方六月偶遇冰雹而鍾保遂張大其
事揑詞具奏續據路振揚摺奏前來始知暫時驟雨
帶有冰雹夏苗並未傷損秋禾發生茂盛今覽鍾保

本章亦自稱勘不成災似此虛假衆所共見朕因人
情如此是以聞江南浙江近水之地亦有數處被水
未曾加以格外之恩然軫念窮民朕懷殷切著江南
總督范時繹動用庫銀二萬兩於上下兩江應用之
處散賑著浙江巡撫李衛動用庫銀一萬兩於應用
之處散賑務選賢員辦理令窮民均沾實惠儻有餘
剩銀兩著該督撫奏聞

又吏部奏署理甘肅巡撫鍾保奏報水災不實照
例議處奉

上諭鍾保由司官之職朕加恩擢用至布政使伊到任
以來專務虛名並不實心辦事上年詳辦兵糧一案
將國家錢糧市恩邀譽今年秋審又將因姦殺死親
夫之重犯擬以緩決刑罰顛倒莫此爲甚見者無不
駭異至於摺奏錯誤乖張之處不可枚舉一味柔軟
沽名鍾保著革職以爲人臣負恩溺職者之戒並非
因其悞報災傷將伊罷斥也

又兵部議奏旗人毆打米廠案內失察各官照例
議處奉

上諭本內議將城守營千總李勇革職據常賚咨稱該
千總駐劄外城應免失察處分因奉部文嚴切只得
勉遵開送等語而兵部遂將李勇議以革職夫以不
應議處之員而常賚見部文嚴切遂爾開報且稱

得勉遵甚屬不合兵部既強駁於前又復定議於後
亦甚不合李勇著免革職常賚與兵部官員俱交部
察議具奏

十二日禮部議駁署廣西巡撫甘汝來奏請鎮安
土府設學奉

上諭甘汝來由部屬用爲府道旋陞廣西臬司又超擢
廣西巡撫伊自應感戴朕恩力圖報効乃聽從李紱
之指使一味沽取虛名並不實心爲國家辦理政務
上年調取來京時朕切加訓誨伊在朕前力認痛改
舊習情詞懇切嗣因泗城土府　案韓良輔前往雲
南與鄂爾泰會商彼時署理廣西巡撫印務不得其

人朕念甘汝來在粤年久諳事熟習是以令伊前往
乃伊到彼仍聽李紱之指使全不改悔前非其奏摺
敷陳之言多有悖謬亦與李紱合詞條陳土司事件
甚屬支離此本內所請鎮安土府設學一事並非目
前苗疆急務而甘汝來趂其署印之時星速為之若
刻不可緩者蓋其心急於沽名市惠惟恐為人所奪
取也此等識見卑鄙之甚甘汝來所請設學一事不
准行著俟韓良輔任事後斟酌具奏又甘汝來謝恩
本內有荷蒙皇上曲賜寬容之語前日楊名時奏摺
內有蒙皇上使過之仁字樣夫人君秉持國法悉本
公心以行直道曲則不直不直則不公矣而甘汝來

所謂曲賜寬容者果感恩之語乎抑必有用意乎凡
人立身當改已之過帝王為治當戒人之過若以使
過為美事則是縱容臣下之愆尤而轉加以任用似
此行之必為世道人心之害安得謂之仁乎此等疵
謬之語本非聖賢之訓大約後世權謀術數之流藉
以掩飾其詐偽而巧猾之人又以此貌為頌揚而隱
含譏刺豈臣子對君之義乎甘汝來謝恩本著擲還
前韓良輔告假送伊母櫬回籍朕允其請令甘汝來
仍署廣西巡撫事務今看甘汝來不宜久署巡撫之
事著即回京巡撫事務仍交韓良輔管理俟楊文乾
回廣東後著阿克敦前往廣西署理廣西巡撫印務

韓良輔方起身回籍

十四日奉

上諭據鄂爾泰摺奏雍正二年雲南提督郝玉麟帶兵
由中甸前進察木多時各兵借倩餉銀五萬七千二
百四十餘兩雍正四年撤兵之時原議作三年扣還
今已扣除本年夏秋二季銀七千一百一十兩其餘
尚有四萬三千兩若照三年扣還之議兵丁畧覺艱
難請寬作六年扣還等語當日兵丁前往察木多時
未免起身匆忙馬駝之屬畧覺多費朕心軫念原欲
將借支餉銀全行豁免以示恩恤因一時未暇降旨
今覽鄂爾泰所奏著將應扣銀四萬三千兩悉行豁

免其已扣之七千餘兩仍照數賞給兵丁使伊等食
用寬裕以副朕愛養兵丁之至意

十五日奉

上諭聖人之道為人臣者過闕必趨而於家庭父母之
前亦有趨庭之禮孔子云事君盡禮人以為諂蓋因
敬謹之念素存於中故舉動威儀之間自無怠忽非
勉強於臨時也前者大朝之時有漢司官二人於班
聯之中大失禮節朕降嚴旨欲重治二人之罪嗣後
衆人皆知儆惕不蹈前轍因而寬釋至於引見之時
往往漢官有在朕前高視闊步舉動不恭者又開各
部堂司官辦理公事滿司見滿堂則屈一膝應對而

漢司之對堂官則或立或蹲一任其意同一堂司何
以滿漢之禮互異即科道滿漢禮節亦不相同況漢
司官陞遷方爲府道道府之見督撫卑躬屈節竟有
違例穿著朝服匍匐跪道備極奴顔以爲恭敬惟恐
以簡畧獲罪者夫督撫品級既不及部院堂官而論
官品級則又卑於道府何以爲京官則傲慢不恭而
爲外吏則謙抑過度是伊等不知爵位之尊卑而但
論權勢之輕重也且漢官之妄自尊大者大約由於
科目出身之人牽制於老師門生年家長輩幼輩之
陋習有不便之處是以將禮節相沿漸至簡畧因而
彼此相習成風不知其非豈可以國家之體統而徇

科目之私情乎伊等若以師生年誼有私情不便參
處何不引廻避之例以遂其素願耶司官不敬堂官
相沿日久視爲固然平日不知禮儀是以至朕前亦
不能約束身心每露草率不恭自蹈失儀之參處也
如昨日御史韓瑛於朕御門時捧持本章竟不恭敬
高舉今已被參現在部議又如原任侍郎陳守創年
羹堯曾奏其粗率無禮狀同畜類一日在諸王大臣
會議之處曳衣露足見者無不哂笑從來滿洲風俗
尊君親上出乎至誠事事不敢越禮而漢人不知倣
傚何也前代人主見臣下失禮之處往往不肯明言
者蓋欲默識於中以觀衆人存心敬肆之真實此亦

自有深意若朕則不然朕以爲人不倦爲心故有一
見聞即明白指示欲其醒悟悛改不忍聽其暗昧終
身大凡爲司官而不敬堂官者其人必無上進之志
此自畫之術也獨不思日前雖爲司官焉知將來不
至堂官之位耶輕人者人亦輕之此往復必然之理
何迷而不察乎滿漢司官之禮自應畫一如何酌定
著九卿會議具奏

又

諭戶部向來山西虧空甚多因帑久虛不能彌補歷任
撫臣每請將虧空人員革職留任彌補不但毫無益
於國帑此等劣員轉將虧空爲護符無所不爲民生

實受其害諾岷蒞任後將虧空人員盡行參革酌定
以公完公之法將州縣之火耗重者嚴行裁汰酌中
量留耗羨抵補無著之虧空不使累及民間而官員
亦免承追不力之參罰又恐官員無以養廉復酌撥
以爲日用之資凡地方公務所需亦皆取給於此上
不誤公下不累民此實通權達變盡善至公之良策
也然諾岷初行此事之時通省屬員深爲怨望致犯
衆怨遠近譁然甚至劉燦特疏題參欲阻撓其事比
時朕即降旨以爲目前事勢諾岷不得不如此辦理
然此事亦惟如諾岷其人者方能行之耳諾岷在任
二年潔已奉公將山西數十年未清之積案經理年

餘即漸漸就緒伊都立接任不過坐享其成耳伊都
立柔懦無能且好務虛名因循瞻顧從前諾岷之未
及清理者伊都立接任後未能清理一事如高成齡
今日之奏請追變原籍家產并催追分賠借欠定以
限期一本當諾岷在任之時高成齡不得已協力相
助上緊辦理及伊都立接任高成齡得遂初心弋取
長厚之名苟且怠忽贊成伊都立之廢弛今見年歲
已久舊案不能楚結又經朕數次嚴諭始行參奏請
定承追之限獨不思數年以來藏匿者藏匿矣花費
者花費矣弊端種種清理愈難高成齡何不陳奏於
從前而乃遲至於今日乎此案應如何追完之處俟

雍正五年九月　十四

石麟到任後與高成齡悉心定議具奏如不能清釐
則伊都立高成齡不能辭代賠之責也伊都立曾奏
稱地方虧空彌補全完之後應將耗羨解充公帑他
省亦屢有如此陳奏之人朕皆嚴切訓飭之蓋耗羨
者出產於地方即小民之膏脂也以地方之出產完
本地之虧項所謂以公完公官民均有裨益若虧空
既完無可彌補則此項耗羨原出於本省官民者應
仍歸於本地之官民豈有將此收入公帑之理況向
來地方公務皆科派閭閻百姓深受其累較重耗受
害更甚若遇潔已奉公之督撫將此項耗羨酌撥預
備地方公務之用實為官民兩便他省亦有將州縣

之耗羨提解十分中之二三以備公用者亦以地方
公務之用若不為之預先計畫則一時需費仍至累
及小民也該地方大吏應念此項雖充公用實民力
之所輸將百凡撙節愛惜不使妄費遇有應用之事
而後動用方為節用愛人之道乃近來督撫藩司等
多以此項既已指之於公取携甚便任意支用如此
則較之收受節禮更為爽便非諾岷提解火耗之初
心矣如湖北藩司黃焜開單呈奏其中李成龍法敏
鄭任鑰等動支於前而憲德傅敏于克莊等效法於
後其所動用之處多係已身用度及酬應交情儀文
議會並無關係地方官民之事即如差人進京齋送

雍正五年九月　十五

奏摺所用路費甚覺浮多直省督撫朕諒伊等多費
皆賜以養廉之項令其足用只可於此中備辦私用
何得動支耗羨之公項耶朕若不行曉諭恐眾人覷
為固然不知檢束而遇應用之際又苦無資故將黃
焜參單發與九卿閱看議奏伊都立將應得之養廉
銀二萬兩奏請歸公而乃動用耗羨轉浮於此數傅
敏亦將規禮養廉銀六千兩奏聞交貯司庫而所用
之耗羨亦更浮多舍此取彼不知是何意見非務名
粉飾巧詐之為而何若朕將耗羨准請歸公而督撫
等將耗羨濫取私用則是當日存留公用之意私而
不公矣無怪乎部見之人嘵嘵有詞也昨田文鏡奏

稱河南固始縣東關官河一道地勢窪下七月間驟
雨水漲東岸長興集西岸站馬集二處被水浸注民
房倒塌漂沒人口幸而水退甚速禾稼無恙並不成
災撫府題請蠲免其被水人民已將司庫存貯耗羨
之銀動撥令道員確查散賑加意撫恤等語如田文
鏡之辦理此事乃以地方之耗羨為地方之公用百
姓得霑恩惠而耗羨之存留誠為有益不負當日存
留之意可以為諸臣之法則大凡地方小有水旱之
事倘不成災於例不應題本者該督撫當就近酌量
料理並具摺奏聞務令朕得知地方情形無絲毫隱
匿方不負封疆大臣之任田文鏡將固始臨河鄉村

被水之處奏聞甚是此處河道或有應修濬以除水
患者著田文鏡商酌辦理朕聞今年將馬湖會經決
口頃和集地方已被水淹而總河齊蘇勒巡撫陳時
夏俱未奏聞其有無潰決之處著齊蘇勒陳時夏據
實明白回奏
十六日雲貴總督鄂爾泰條奏江南三江水利事
宜奏
上諭覽鄂爾泰所奏江南水道事宜甚屬周詳但摺內
有越職陳奏字樣凡內外大臣越職辦事固為不可
至若有關於國計民生者雖非己身職任之事既有
見聞即當據實入告方合公忠體國之義此乃盡職

非越職也如孔毓珣經過鳳陽地方即以水利情形
奏聞朕甚嘉之鄂爾泰所奏著發與范時繹陳時夏
齊蘇勒陳世倌鄂禮就近詳加相度悉心妥議具奏
十七日署廣東總督阿克敦參奏肇高雷廉道王
士俊隱匿羨餘稅銀應革職究審奏
上諭向來各處稅銀為地方官隱匿私用者相沿已久
乃通省之小弊朕已有旨令各自行檢舉免究已往
況王士俊係才能出眾之員今阿克敦所參亦係羨
餘銀兩並非國帑正項及科派贓私可比若因此遂
將賢員罷斥朕實不忍阿克敦甚不體恤殊非大臣
為國家愛惜人才之意此本著發還王士俊不必革

職此案亦不必究問
十八日山東巡撫塞楞額奏東平州安山湖清出
官地請給無地之民蓋房居住奏
上諭塞楞額但奏稱無地之民並其在隄旁蓋屋居住
捕魚為業並未計及窮民蓋屋製船之費應如何酌
量賞助況地方現有耗羨備用銀兩不於此等愛養
百姓之處支給更於何事動用塞楞額所奏甚屬疎
漏著另議具奏
二十三日
諭各省督撫藩臬朕宵旰勤勞時以教養萬民為念是
以所頒諭旨皆正德厚生之要務實切於民生日用

者又恐愚民一時未必能醒悟於是諄諄訓誡至再至三總期四海之廣遐陬僻壤之衆家喻戶曉深知朕視民如子之心自然感發天良遵道遵路以成移風易俗之治朕心何等殷切豈各省地方大吏尚不知之乎乃聞向來諭旨頒至各省者不過省會之地一出告示而已州縣各處並未遍傳至於鄉村莊堡偏僻之區則吏無從知之矣朕以愛育黎庶化導人心至誠至切之苦衷屢頒諭旨而地方大吏竟視爲虛文故事怠忽因循若此尚得謂之不負簡任不愧職掌乎又如禁止黃銅器皿者所以杜銷燬制錢之弊使錢文充裕以便民用也禁止賭博者所以戒

游惰匪僻之行使保家立品以厚民俗也禁宰耕牛者所以重稼穡之資念農夫力田之助也朕爲百姓籌畫者委曲周詳無微不到而地方官員並不實力奉行聞省會之地黃銅器皿市賣如故郡縣之間種種賭具亦市賣如故有司不行禁約上司置若罔聞是朕爲百姓籌畫之至意百姓並未曉然於心無怪乎習而不改迷而不悟也京師乃五方雜處之地凡禁約之事較他省爲難今京城內外市賣銅器及擊聚賭博者俱已禁止豈外省轉不能行乎此等事可以一時禁止實有益而無害而地方大吏所急宜遵行者他如清查保甲積貯社倉之類行之必以其漸

地方始無紛擾若驟然舉行而迫之以官法奸胥猾吏將借端爲非轉爲小民之累今觀地方大吏於應當從容辦理之事則急切爲之而於一時可以禁止之事實有益而無害者則悠悠忽忽漫不經心豈非緩急失宜先後不得其序耶且各處之情形不同而屬員之才力亦不一爲上司者於寬嚴緩急之間又當詳審酌量而出之不然則寬有寬之弊嚴有嚴之弊是皆不可不察也至於邪教妖言大有關於人心風俗該地方官一有所聞即當留心根究庶可以消奸宄而安良善所謂防微杜漸也此山西李恒榮及近日澤州妖言誘人之案即是榜樣倘地方有此等

之事下司隱匿不報或上司知之又欲化有事爲無事勢必致奸宄漏網匪黨無所忌憚附和者愈衆則將來株連者愈多是本欲息事而轉致多事故不如懲治之於早也各省督撫藩臬皆地方大吏勉之毋忽爾等可將朕諭旨錄出寄與知之

二十四日奉

上諭刑名關係民命刑部事務較吏部戶部尤爲緊要吏部誤用一人不過以應得官之人畧早用幾日而已戶部之誤在於錢糧一經知覺即可改正至於刑部之誤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故禮記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

心焉朕於刑名更加慎重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五刑有輕重之等無一非天理之當然故當輕而輕當重而重必須至公至平乃爲欽承天道若以應斬之人而寬以絞罪便是逆天必獲譴責稍寬且不可而況於嚴乎朕爲人君尚不可寬嚴稍失其平況人臣居法司之任者乎凡有案件始之以聽斷繼之以研訊定之以律例若稍有不公不平之處則情罪之輕重不得其宜而用法之寬嚴皆失其當矣當寬而嚴固爲罪孽當嚴而寬孽亦如之蓋鴟鴞不除無以致鸞鳳稂莠不剪無以植嘉禾司刑名者姑息養奸則小人無所懲戒必不能改惡以從善此所謂婦

人之仁其害豈淺小哉故刑法者使人遷善遠罪所以輔教化者也舜之勉皐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夫持法之平可以成協中之化則刑名不誠重哉居法司之任者不但重罪不可疎忽即輕罪亦當詳慎務操其至公至平之心而時凜天監在茲之懼使用法之寬嚴悉當情罪之輕重允孚則不愧明允之司而可以成無刑之治矣

二十五日吏部等衙門議覆河南總督田文鏡條奏嚴禁紳衿苛虐佃戶奉

上諭本內但議佃主苛虐佃戶之罪倘有奸頑佃戶拖欠租課欺慢田主者亦當議及則立法方得其平著再議具奏

又刑部等衙門奏曾越打死伊兄曾燠擬斬監候奉

上諭曾越因伊兄曾燠趕打情急拾取石塊向擲誤傷曾燠且爲首毆打曾燠之曾劉泰與敢後下手之吳子俱經病故是應抵之犯已傷二命今又將曾越擬斬似屬可憫著九卿議奏

又川陝總督岳鍾琪奏報饑民入川請開招民事例奉

上諭岳鍾琪奏稱四川地方外省人民挈家遠來者甚

多皆稱係上年湖廣廣東江西廣西等省逃荒之人朕甚訝之去歲湖廣省内止有近江濱湖州縣數處被水廣東省内則閩基之地易於被淹此二省並非甚歉之歲江西廣西之地亦並未題報成災今逃荒人民遠赴四川者如此之衆其中湖廣廣東兩省尤多朕心深爲憫惻此皆本省大小官員平日全未撫綏以致百姓失所顯然可見身爲司牧而於地方民瘼漠不經心尚何以靦顏任職乎如果歉收即當題請設法撫恤況各省皆有耗羨備用銀兩即當以此爲賑恤貧民之用何得坐視百姓之窮廹不加賑恤而令其逃往他省乎今據岳鍾琪奏請設法安插令

其開墾以為生計此實安輯貧民之急務其牛具籽
種口糧等項之費不必另開事例現今有營田水利
捐納銀兩數餘之項存貯在京著於此內酌撥解川
應用但此等遠來多人良奸莫辨其中若有游手無
賴之徒不行稽查必轉為良民之擾且恐既開招墾
之端愚民無知但圖目前之利必至輕去其鄉亦非
所以愛之也且地方官吏坐視百姓之遠徙異鄉而
不知軫念斷不可不加懲戒著岳鍾琪會同巡撫憲
德行令四川州縣將雍正四年秋冬以後各省入川
人戶逐一稽查姓名籍貫如果係窮民則暫令酌量
安插再備造細冊咨查原籍令原籍州縣造冊回覆

後將伊等留川令其開墾至所用牛種口糧銀兩皆
前將公項給發即著落本籍之州縣官照數補還如
此則游惰之民不致混冒而地方官亦知所儆戒其
以愛養百姓為務可杜流移之患於將來矣其咨查
本籍之時如有實係本地人戶而該管州縣推諉欺
瞞希圖卸責者并著該督撫即行參奏重治其罪其
如何辦理方為妥協之處著九卿速議具奏
又署廣西巡撫韓良輔參奏臨桂縣知縣楊詢朋
怠忽耕耤典禮奉
上諭朕令各省通行耕耤之禮為民祈穀關係最為重
大守土官員自應敬謹奉行乃臨桂縣知縣楊詢朋
於大典初行之時即如此怠忽甚屬可惡著革職將
該縣耤田即交與楊詢朋管理十年耤田一切應用
之錢糧俱著伊辦理若十年內並不怠玩違誤著該
督撫查核奏明倘再有怠玩違誤之處即嚴加治罪
嗣後各省管理耤田官員有怠玩者俱照此例行
二十六日戶部議奏原任四川巡撫塞爾圖侵蝕
鋪司銀兩法敏等並不查參請於隱匿關稅案內
從重歸結奉
上諭朕諄諄以臣下結黨為戒法敏仍復怙惡不悛與
塞爾圖朋比作奸肆行欺罔其罪較隱匿關稅重大
多矣此本內稱於彼案從重歸結部議不是著將此

歸入刑部案內議罪具奏
二十七日九卿議覆閩浙總督高其倬覆奏臺灣
民人不許携帶家口一案奉
上諭九卿所議甚是臺灣民人携帶家口一事應行與
否歷來衆論不一朕令高其倬到閩後詳慎酌量定
議具奏今高其倬本內奏稱若令全不搬移固非長
策若一槩搬移亦非長策等語是高其倬亦胸無定
見而為此游移遷就之詞古人云利不什不變法害
不什不變制者仍照舊例行待朕再加酌量
二十九日奉
上諭八旗一應獲罪人犯俱送刑部監禁監內人多氣

味穢惡一感時氣多成災病旗人與民人不同民人犯法完結之日即回原籍無所用處若旗人罪案完結之後仍供各項差役並非棄置不用之人也所以治其罪者特欲其知所懲戒以改不肖之行耳乃旗人一罹罪戾則成廢人殊覺可惜況監內災病既多而其中所拘禁者又皆惡亂奸險之事罪人犯將旗人與民人一處拘禁豈有善言相告不但不能儆改祇益習於為惡而已甚無益也著將八旗現審之罪人及審明情實之死罪人犯照常在刑部監禁外其審結定罪人等緩決人等候審人等及虧空官銀監追人等八旗各於該處將入官房屋修築高牆分為三所重犯一處輕犯一處犯婦一處如此分別監禁既可滅災病亦無擾亂等事包衣佐領下人等亦照此施行宗室覺羅等於宗人府拘禁如此似為允當著管理旗務王大臣會同內務府總管將此事可否施行及如何修造高牆看守等處詳議具奏

又戶部奏請將各省運到霉濕漕米發還旗丁另行買補奉

上諭今年雨水略多運送米石不無霑濕若令旗丁盡行賠補未免苦累窮丁可但將成塊不可食之米揀出發回

雍正五年十月

上諭四十八道

初二日川陝總督岳鍾琪題報平定建昌冕山賊番奉

上諭冕山賊番向來逞惡肆奸敢行不法久為平民之害而地方大吏俱畏難因循不肯辦理岳鍾琪遵旨勦撫調度有方俾苗疆永遠寧謐甚屬可嘉岳鍾琪交部議敘并將在事官兵加恩議敘賞賚已有旨了其兵丁等如有曾經借支銀兩一槩加恩賞給不必扣還岳鍾琪奏請派兵暫駐以資彈壓之處著照所請行土兵口糧亦照所請賞給

初三日奉

上諭向來甘肅估發兵糧其每年某州縣應撥若干並應支何營兵丁多寡遠近之間總無一定皆聽每年酌估以致胥吏作奸上下其手種種弊端不可枚舉近聞該督撫等已將放糧之州縣與領糧之營汛酌量派定以除積弊現在遵行但平居無事之時支放皆有定額倘遇用兵需餉之際需用糧石不在定額之數若不預定章程恐不肖官吏臨時又開納賄營私之路著總督岳鍾琪甘肅新任巡撫莽鵠立將甘肅所屬州縣額徵糧石之多寡與營汛之遠近逐一計算應如何估撥之處悉心定議先期諭衆知之使

支放皆有成規各皆遵奉不萌鑽營規避之念則於
官弁兵民均有裨益
初四日奉
上諭朕降旨令八旗滿洲火器營兵丁往藍滿橋操演
鎗礮伊等起身甚速今天氣寒冷伊等皮衣未必預
備護軍校及兵丁每人著賞給銀五兩不可令其妄
費務必製備厚毛皮衣此銀著從戶部領取
又署鑲黃旗滿洲都統查郎阿等摺奏原任郎中
折爾金應還錢糧願將本身俸銀俸米及族中人
員俸銀量扣還項奉
上諭折爾金應賠錢糧之罪尚小在隆科多前鑽刺結

黨之罪甚大隆科多將伊護庇屢次欺朕具題保舉
今折爾金所欠錢糧不可將伊族中人員之俸銀扣
還著再給限一年如限內完納則已若不完結再拏
交刑部從重治罪
初五日順承郡王錫保等覆奏會審隆科多重罪
四十一欵擬斬立決奉
上諭隆科多所犯四十一欵重罪實不容誅但
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諸兄弟及隆科多入見
面降諭旨以大統付朕是大臣之內承
旨者惟隆科多一人若因罪誅戮雖於國法允當而朕心
則有所不忍隆科多忍負
皇考及朕高厚之恩肆行不法朕既誤加信任於初又不
曾嚴行禁約於繼今惟有於身引過而已在隆科多
負恩狂悖以致臣民共憤此伊自作之孽
皇考在
天之靈必昭鑒而默誅之隆科多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
附近空地造屋三間永遠禁錮伊之家產何必入官
其應追贓銀數十萬以抵追賠之項尚且不足著交
該旗照數追完其妻子亦免入辛者庫將岳興阿革
職玉柱發往黑龍江當差
初六日奉
上諭覽福建總督高其倬奏稱各處彈兌錢糧之法馬

一以部頒法馬為準福建各屬收解錢糧輕重不等
布政司庫止有部發法馬一副彈兌紛繁將銅磨去
分數漸輕及至不準之時咨部另發往返需時而布
政使日日彈兌雖知法馬不準不得不暫且彈用似
屬未便請將部法一樣發出二副一副存庫一副應
用俟壞繳換又云督撫及鹽法糧儲二道皆錢糧總
司亦請各發部法遵用等語高其倬此奏迂濶鄙瑣
失體之甚部中所頒法馬乃輕重合宜之式樣如所
頒鐵斛一例之事各省布政使自然照此式樣較準
不失毫釐製成法馬日日彈用並令闔屬地方畫一
遵奉其或有出納之際加重減輕者皆當嚴查比較

參處此乃經常之道豈有錢糧總滙之布政司出納繁多專以法馬一副日日彈用以致銅質銷磨輕重失實之理且部中衙環吏換亦不勝其繁有同兒戲高其倬迂濶若此宜乎福建各屬收解錢糧輕重不等如奏摺所云也閩省如此或他省亦有照此弊用者著該部將朕諭旨通行各省知之倘有如閩省因一副常用將銅磨輕與原頒分兩不符者可咨部請另頒給

又奉

上諭臺灣遠隔海洋向來督學官員難以按臨考試是以將學政交與臺灣道兼管朕思道員管理地方之事又兼學政未免稍繁每年既派御史二員前往臺灣巡察應將學政交與漢御史管理甚爲妥協現今御史尹秦在彼著即辦理臺灣學政嗣後永著爲例

又奉

上諭臺灣防汛兵丁例由內地派往更換而該營將弁往往不肯將勤愼誠實營伍中得力之人派往是以兵丁到彼不遵約束多放肆生事此乃歷來積弊朕知之甚悉嗣後臺灣換班兵丁著該管官弁將勤愼可用之人挑選派往倘兵丁到彼有生事不法者或經發覺或被駐臺官員參出將派往之該管官一併議處如此則各營派撥兵丁不敢苟且塞責而海疆

得防汛之益矣

又吏部議奏御史韓瑛奏事失儀應罰俸六個月

奉

上諭韓瑛身爲御史歷任多年於朕御門聽政之時禮儀必當諳習今乃故爲錯誤全無恭敬之意非尋常失儀者比看來其人甚屬粗鄙凡庸著革職科道職司言路乃朝廷政紀所關居其任者原當矢竭公忠無欺無隱方稱言官之職朕觀數年以來科道官員所陳奏者並無忠藎可信之詞其所糾參之督撫則係田文鏡諾岷此二人者實有猷有爲有守之大臣而伊等妄加彈劾如裴律度之在江西毛文銓之在福建俱將通省倉庫任意虧空博濟之在江南賄賂公行贓私纍纍而科道官員皆置之不問又有庸陋之科道既不敢直陳政務之大端又不肯緘默無言恐蹈溺職之誚則摭拾瑣細迂謬毫無關係之事濫行條奏希圖塞責由此觀之科道所言顛倒是非紊亂黑白不過借以行私植黨而已從來人君聽言納諫原爲美德但言之公者自應嘉納而言之私者豈可漫爲聽從今科道諸臣所奏朕若不加採納則歸朕以不能受諫之名若所言謬妄而朕稍爲懲戒則謂朕刻待言官以杜忠諫之路此爲君之所以難也朕年已五十於事務經練甚多又加以勤於政事早

夜孜孜凡是非曲直尚有定見不致爲浮言所動而
謝濟世等尚敢肆爲欺罔莫知畏懼猶謂年少在位
之君閱歷未深意見未定或游移懦弱則一切政務
爲言官所惑亂而敗壞者尚可問乎舊例科道吏部
等官專用科目出身之人科道職司糾參吏部管理
考察相爲表裏凡外任科目出身之州縣官一經行
取內陞卽可補授吏部科道是以在外任時其心自
恃以爲將來內用可操督撫之短長故敢於上司前
傲慢無禮爲督撫者亦恐一朝結怨將來受其報復
一味寬容不加約束此等科目之人互爲袒護如謝
濟世等之植黨營私毫無顧忌其爲吏治人心之害

可勝言乎數年以來行取之典未曾舉行朕蓋知其
弊之深錮有如此也夫科道吏部之必用科目不知
始於何時朕思禮部管理科場翰詹職司文翰國學
官員有課士之責是以專用科目之人若科道吏部
皆係辦事衙門並非用其文墨也況職任重大者如
大學士尚書等員並未拘定用科目之人何以科道
吏部必於科目是選朕意欲將舊例變通以杜黨援
之弊而收用人之效且使科甲袒護之習漸次解散
正所以敎導而保全之也嗣後銓補科道吏部及州
縣行取之例著大學士九卿等詳議具奏但此例相
沿已久今欲變通若稍有未協恐生疑議諸臣等務

期悉心詳考定議如或不應更易卽各陳所見毋面
從背非以蹈欺罔
又戶部議覆西安八旗出征兵丁未扣銀兩應將
各官俸銀扣還奉
上諭凡出征兵丁所借銀兩朕已加恩盡行豁免其官
員等所借俸銀從前所以未曾降旨豁免者原有深
意蓋官員與兵丁不同若與兵丁一體豁免則將來
遇有差遣之時本人不便借支而該管官亦不便借
給緩急之際轉覺無所資藉是以朕之未曾降旨豁
免者正所以加恩於出征之官員也但已經休致及
亡故之人本身既無俸可扣於其子孫俸餉內扣還

朕心不忍除有罪革職人員外著加恩全行豁免其
外委之員本無俸祿可以指借當時何以借與本人
著照兵丁例豁免查明於將錢糧市私恩原借給之
將軍大臣名下追補凡滿洲蒙古漢軍綠旗各處出
征之官員悉照此旨行
初七日奉
上諭外省鄉試房考舊例皆用現任知縣入闈朕思知
縣身爲民牧所司地方政務甚爲殷繁每當鄉試屆
期赴省入闈動經數月諸事必至躭延遲誤且一縣
之中豈可無正印官在署管轄況知縣到任以後日
理簿書錢穀之事於文藝未免荒疎倘令辦事之時

猶必溫習舉業以為房考抡衡之地其勢難以兼顧
又本省本縣應試舉子皆即縣令所管轄之子民於
形迹亦涉嫌疑朕意欲將外省房考之例斟酌更定
或於鄰近省分舉人進士之員在家候選者臨期調
取數十人以為房考之用交與督撫秉公掣
籤令其入闈分校如此則房考非現任之官既可於
政事不致遲誤而伊等候選在家仍可不時溫習舉
業以備衡文之任似為有益但必須籌畫周詳始可
以杜弊端而收科場之實效著九卿悉心詳議具奏

又大學士九卿等奏謝
賜觀浙江巡撫李衛所進瑞穀奉

上諭覽卿等所奏此非朕涼德之所能致想浙省澆習
必然不變矣不然不能感召
上蒼如此之瑞應朕深為浙省臣民慶幸將此諭發與李
衛著曉諭通省

又刑部等衙門奏重陽因姦打死伊妻龔氏擬絞
監候奉
上諭律內所載止殺姦婦者照毆妻至死律擬絞蓋恐
姦情不實將此杜借名殺妻之弊若姦情是實而姦
夫比時走脫拏獲到官承認者亦照此擬罪殊未允
協似應將姦夫議抵著九卿會議具奏

初九日奉
上諭昨蘇州巡撫陳時夏因金磚事具奏前來已交該
部議奏將來吉地所用楠杉木植已降旨交與該督
等動用正項採買不許胞漏恐地方官員陽奉陰違
仍有擾累民間之事應再行申飭凡屬需用各項物
料俱著該督撫動用正項錢糧遴選賢員採買其時
價照數給與不得分毫扣剋務令小民均得利益自
然歡欣樂從其如何辦理方為妥協之處著戶工二
部會議具奏

初十日奉
上諭朕覽文武官員履歷開載年歲多有不實或年歲
本少而增之為多或年歲本多而減之為少此種陋

習漢人最甚近來漢軍亦漸有之惟滿洲官員皆係
眞實年歲無意為增減之事至於外省文武則年歲
不實者尤多此甚無益而可笑也國家用人惟論其
才力之可以辦事任職原不以年歲之老少為重輕
如老成練重之人宜於居官服政年歲雖多而精神
尚健飭屬可用之員若年雖未老而志氣委靡則不
可用是多者不必減之為少也少年精壯之人宜於
効力宜勞年雖尚輕而辦事勤敏亦屬可用之員若
年齒雖大而才具庸劣則不可用是少者不必增之
為多也人之立身事事皆當誠實豈可涉於欺詐彼
增減年歲者無益於功名而有關於品行不可習為

固然也今朕特爲訓諭凡各官從前之年歲不實者俱著即行改正令以實在年歲開明註冊嗣後文武官員倘仍行增減并蹈欺隱之習則其人甚爲無恥而不足責矣

十一日奉

上諭傅爾丹乃勲舊大臣之裔伊在阿爾泰一路將軍任内効力有年因辦理錢糧事務不清以致應賠銀兩甚多此乃管辦錢糧人員不妥故爲所累傅爾丹自署理黑龍江將軍事務以來竭誠辦事効力勤勞伊名下應賠銀兩俱從寬免

又奉

上諭聞索倫達虎里等處兩年馬匹牲畜多有倒斃豐歉不一兵丁生計稍艱著動戶部庫銀五千兩交總管副都統塔爾岱與將軍公同商酌養育索倫窮苦之人及賞給効力兵丁

十二日

諭兵部各省武職内俱有可用之人因各省有題補不題補之分是以各員陞轉遂有遲速之異其有題缺之省分則諳練賢員該督撫提鎮遇有缺出得即揀選保題陞遷甚速至本無題缺及題缺無多之省分即有諳練賢員亦必論俸陞遷格於成例每多遲滯殊覺不均嗣後本無題缺并題缺無多之省分著行令該督撫提鎮秉公揀選諳練營伍操守廉潔勤愼實力供職之員將職名開列具本保題爾部註冊以備朕揀擇酌用其保題人員俟有再行送部引見

又河道總督齊蘇勒等題報泗虹等州縣漲出淤地陞科奉

上諭泗州虹縣等五州縣共漲出新淤之地二萬二千餘頃應陞科銀四萬八千餘兩此皆

天地神明養育萬姓故使從前沮洳之區頓成數千頃膏腴之壤朕心感悅宜虔誠展祀以答

神貺祈建

龍神廟二處著河道總督遣官致祭其

河源之神朕遣官往祭將此交與禮部議奏

十三日奉

上諭今科落第武舉旗下直隸密邇京畿不必賞賜其各省武舉每人著賞銀四兩

十四日奉

上諭滿洲兵丁弓馬技勇均屬優長人莫能及惟於水師向未練習是以朕令天津地方設立水師營以教習之今思杭州駐防兵丁既在濱江沿海之地亦當令其學習水師之事著鄂彌達李衛悉心商酌應於何處設立營房如何布置期於妥協著照潼關之例於杭州駐防之壯丁中挑選充補令其練習似於兵

丁有益而國家亦得水師之用不知杭州壯丁中足
敷挑選否亦令鄂密達李衛酌量

又奉

上諭昨因安圖犯法查其家產知伊埋藏之銀甚多又張文彬家埋藏萬餘金被其義子偷竊此皆近日之事夫天地生財原以資生民之用貴乎流通於宇宙之間故出之於此得之於彼流通轉移各受其益此即裒多益寡酌盈劑虛之道也乃愚昧無知之人不明此義惟恐積之不固秘之不深或以萬計或以數十萬計埋藏於地中多方掩蓋其始不欲令人知之則其所以藏之者甚密迨歲月久遠吏無有知之者而此銀遂至迷失是錙銖而積之什襲而藏之者竟歸於烏有亦惑之甚者矣或有時被他人掘土旁觀忮妬每致紛爭角訟因而受累招尤豈非埋藏者實貽之害乎況地中多藏一金民間即少一金之用不可以不察也似此等藏銀者大抵皆愚昧無知之流向來既未曾禁止又無人明白開導是以迷而不悟自謂得計而不知其非朕為愛養生民計欲使財寶流通彼此得其利濟其在鄉村之間慮有盜竊之患或以金銀藏於牆壁及土坑之中尚在顯淺之處不至迷失若深藏於地中將來歲月既久子孫亦不知踪跡棄置土壤深屬可惜其作何曉諭勸戒禁止之

處著九卿會議具奏再提督衙門等獲有窩村三家店一處偷掘明代舊墳之人竊去金銀珠寶甚多掘墳之人已按律治罪夫以金銀殉葬凡屬愚昧之極毫無益於死者而徒起小人覬覦之心百餘年後尚不免偷掘之事此其於理不當於事非宜更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滿洲從無以金銀殉葬者漢人則間有之今有窩村等處近事若此深可為戒爾將此通行曉諭勸導俾此後官民人等勿為此無益有害之事

又奉

上諭各省總兵官朕命不必進獻土物屢頒諭旨甚明今總兵中尚有進獻者伊等身任鎮守非若各地方督撫有所產方物可以貢獻者比且總兵衙門用度簡少若有所進獻未免又多購買運送之費甚非朕意嗣後各省總兵官俱著恪遵從前諭旨共體朕心不必以土物進獻

十五日

諭諸王滿漢文武大臣國家之首務莫重於用人苟得人而用之則政無不行事無不舉矣顧人材之進退視乎大臣之舉劾凡爾滿漢文武大臣皆有管轄屬員之任其於是非可否之際必以至公至正之心處之毋徇情面毋市私恩毋避嫌疑毋植黨與毋存先後回護之意委曲迎合之心進一人而出於公是退

一人而出於公非即當本人之前而直定其是非可否果能出於至公則人心自無不服何必瞻顧迴避以求悅於衆人哉又見有沽名邀譽之堂官於屬員錯誤之事認之於已為之擔承以博屬員之感頌此皆卑鄙庸陋之見凡事必核其實而始得其平堂官之過失固不得諉之於屬員而屬員之過失堂官亦何必代為承認總以公平之心處之以真實之道行之則屬員咸知上司之正直無私有美斷不至於掩藏有過亦必不能倖免自無人不奮發黽勉爭自淬厲而為國家有用之材矣大臣不可有挾私之心至於固結私黨互相傾害此則私之尤甚者也朋友之義善則相勸過則相規方不愧聖賢之道彼此既列同朝便當有一體相關之誼即稠人廣衆之中不便直指其失而私相晤對之時不妨以已之所聞所見進以箴規使之改過遷善如此方為厚道奈何覿面不言而私相議論傳播甚至各招匪黨密相伺察以為傾陷之計及至事跡敗露彼此俱罹重譴豈不惜哉朕在藩邸四十餘年凡人情世故無不洞悉每見此等傾陷排擠惡習深切痛惡爾大臣等尤當以此為戒又有一種閒雜生事之人萬不可招之門下如醫卜星相以及釋道喇嘛之類安分者少妄為者多或憑仗勢力以欺壓平人或探聽消息以詐取財利

關說事件包攬人情串通家奴引誘子弟且伊等既往來諸大臣之門又將彼此私事密相通知以致銜怨日深互相陷害種種弊端皆由此而起此等小人所以聳動愚人之法有二一則逢人稱贊口不言人之過失而無識之人則以為忠厚老成而信之一則信口雌黃無所許可而無識之人則以為獨厚於已而信之及至往來日久情弊昭彰重受其累而後追悔則已晚矣諸王宗室為國家懿親尤當自知尊重不可有卑鄙之行不可存狹小之見若朝廷委以職任則當秉公持正竭心盡力朝夕黽勉以副委任之意若未有任用之處則當閉戶謹守不萌怨望之心不行非禮之事果能名不愧於玉牒身不玷於宗親即與宣猷効力者無異自能保全爵位安富尊榮世世子孫永受其福矣

又刑部議准王惠等遵例營田贖罪奏

上諭楊廷璋朱維鈞章兗明俱准其贖罪王惠毆斃人命林必映林鼎勳身為巢臨開場放頭局誘賭博大干法紀其贖罪之處俱不准行凡犯毆斃人命其情罪可惡者固不應因其捐贖遂免抵罪稍有可原者自有矜宥之典減等發落亦不當捐贖免罪嗣後毆斃人命之犯有贖罪者即行駁回不必請旨

十六日

諭大學士等陳時夏將鹽梟聚衆拒捕傷人之孫四等
比照朱五臭自首之例擬以發遣經刑部等衙門會
議孫四係販私爲首之犯與聚衆十人以上拒敵官
兵之律相符行令該撫妥擬到日再議部駁甚是從
前陳時夏曾將行刧二次又復竊盜兇惡已極之黄
三聖擬以發遣枉法故縱經朕諄諄訓諭以爲刑罰
之設乃帝王代天出治除暴安良之要務輕重出入
務持其平倘惑於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之謬語
姑息養奸希圖市美名獲厚福適足干天地之和造
子孫之孽現在行令陳時夏明白回奏夫讞獄之道
妄加苛刻使無辜者罹無妄之刑固非欽恤之意若

使不察情理槩從寬典貽留兇暴戕害善良在善良
之遭其荼毒者固多而匪類轉相倣效謂可漏網因
而肆惡無忌卒罹憲典不可勝計皆此婦寺之仁所
釀成者也內外諸臣於聽斷之時能存此平允之心
日久漸致刑措辟以止辟又何嘗不歸於慈祥愷悌
之 迨乎今孫四一案陳時夏强爲援引開釋使目
無法紀聚衆傷人之徒得以倖免本應再行申飭姑
念陳時夏尚屬好官但其性情柔軟不能秉公執法
耳朕不欲屢次顯斥其非爾等可寄信前往諭令知
之

又禮部等衙門議奏滿漢司官回堂儀注奉

上諭堂司相見體統雖經大臣等議定而科道與各部
司官不會與議恐狂妄無知之小人將來別有議論
亦未可知從前將給事中歸併都察院管轄時崔致
遠等心懷不平嘵嘵陳奏此即小人無忌憚之明驗
也此所定儀注若科道與部院司官公同詳議務使
羣情允協方可永遠遵行倘伊等別有意見即以己
意直行陳奏不必雷同即所奏不合朕亦不加懲責

又刑部奏

盛京侍郎永福濫給管押刨參官兵跟役復推諉他
人應革職奉

上諭向來盛京官員之積習甚屬不堪且結黨排陷之

風更不可長從前衆人設計排陷永福之處已經朕
察出實情今此案未必不似從前之故習朕若必令
窮究又恐遲延時日牽累多人且此事亦非重大之
案著照議完結永福爲人孟浪不安靜則有之然向
是實心辦事之員况唐保住魏色扱畀之言亦不足
信永福從寬免革職

又刑部議覆山東巡察張鳴鈞等推廣保甲事宜
奉

上諭保甲之法雖有成規然難於實力奉行又難於盡
善無弊桃源集地方三省連界七邑接壤稂莠雜處
稽察爲難今經該巡察給事中會同巡撫塞楞額陳

奏前來想於保甲之中有應行推廣之處始於地方
有益或州同不足彈壓應改設品級稍大之員或應
添設兵丁以資查察著山東巡撫會同河南總督詳
議具奏
又刑部奏侵用披甲錢糧之寧夏協領明泰全完
減等奉
上諭遣兵鎮守寧夏事屬初設明泰係揀選命往之人
身爲協領並不奉公守法敢於途中侵用兵丁錢糧
如此之多其罪甚大不比尋常犯贓之案明泰應追
銀兩雖已全完不便減等著解往寧夏永遠枷號示
衆再候諭旨

又署直隸總督宜兆熊等題請緩征被水各屬州
縣錢糧奉
上諭朕念直隸近水低窪之處易於被水用沛特恩遣
官發帑加意賑恤此乃格外惠及窮民之意至於被
水之處仍應勘明分數題請照例蠲恤不得因已經
遣官發帑遂不照定例遵行並諭别省知之
十七日奉
上諭今歲各省俱産嘉禾頃馬觀伯復奏稱鄂爾坤圖
喇地方皆產瑞麥有一莖至十五穗之多恭進前來
廷臣見之皆以爲極邊初墾之地有此上瑞尤爲罕
覯朕觀自古聖帝賢王皆專務實心實政不以祥瑞
爲尚朕深明此理擯斥虛文而今年各處所產之嘉
穀朕之所以宣示中外者葢因今歲爲通行耤田典
禮之初即獲感召天和休嘉普應如是是以特爲表
著以明天人感應之理捷於影響庶期中外諸臣益
加誠敬共相儆勉於將來也從前屢頒諭旨甚明但
恐嗣後地方有司未必人人深悉朕心競尚嘉禾之
美名或借端粉飾致有隱匿旱潦之事而不以上聞
者亦未可定著將雍正五年以後各省田畝產有嘉
禾之處俱停其進獻奏聞
又奉
上諭有人奏稱訪察華亭劣紳廖賡謨現任翰林院侍

講今丁父憂未經奔喪回籍從前奉點江西主考嗣
又欽差四川學政交結年羹堯題留在川歲科五次
戀職六年倚比營私聲名很籍回京之後未聞出力
當差擁貲二十餘萬縱容家人子姪横肆不法鄉黨
共知似此黨惡婪贓辜恩殊甚我皇上發帑開濬蘇
松河道爲萬世之利應著廖賡謨出貲財十萬兩以
爲濬河公費原以本地之人捐爲本地之用且其田
畝其多仍收利益似屬情理至當等語向來廖賡謨
之爲人朕原不知之因傅鼐力薦其老成可用不肯
阿附年羹堯以致受其凌賤等語朕因此奏是以加
恩遷擢今傅鼐諸事敗露則從前之薦舉必由於廖

廖賡謨之鑽營賄囑其人品不端可知此所奏情由自然確實著廖賡謨出貲十萬兩以充地方公用現今正定府城工東南二面已經章培基用銀七千餘兩修築完竣其西北二面仰著廖賡謨速送銀二萬兩與正定總兵官張起鵬亦交與章培基修築完工其餘八萬兩著巡撫陳時夏督催交納以為蘇松濬河工程之用

又漕運總督張大有題參武舉王汝羲欠漕抗法泗州衛守備李宗勣徇庇奉

上諭武舉等微末之員在籍犯法經督撫題請革職審訊者從無不准之事是題請竟成故套轉致躭延時

日或至藏匿規避別生事端甚屬無益嗣後若有微末職員犯法應行題請革職審訊者著該督撫一面究審一面將革職之處咨部奏聞如審係無辜將本人開復若地方官有故捏寃抑情弊交部嚴加議處其如何定例之處著九卿會議具奏

又鶴麗總兵官張耀祖奏明前任總兵官趙坤侵蝕國帑奉

上諭張耀祖將趙坤侵蝕銀兩據實陳奏不徇情面可嘉著交部議敘趙坤於領兵進藏之時指兵丁借餉之名侵蝕入己又將正項錢糧私自那用以致貽累營伍趙坤殊玷大臣之體及本恩詔豁免兵丁那借餉銀之時鄂爾泰未經察出亦屬疎忽趙坤名下應追銀九千四百四十六兩著照數追出交與鄂爾泰其應還庫者即行還庫應賞給出征兵丁者即行賞給倘進藏武弁內再有如趙坤之借名侵蝕錢糧者著鄂爾泰查出奏聞著追

十八日

諭戶部石壩等處修建號房原為堆貯倉糧其折改蓋造之費自應請動正項錢糧乃倉場侍郎岳爾岱等奏稱石壩經紀願捐銀二千兩以為人工物料之用并價買空房以足五十間之數以國家應用經費而令起運官糧之經紀捐輸所奏甚屬不合著將動用正項錢糧蓋造之處議奏

十九日奉

上諭向來另戶之人犯罪發遣俱不為奴但另戶亦有不同其中有行同奴僕卑污下賤者亦有原係家下奴僕開戶而為另戶者若發遣遠方不令人管束又致生事嗣後除滿洲正身之另戶外如有此等犯罪發遣者著該部酌量應給披甲之人為奴當差交與刑部定議具奏

又

諭大學士等向來濱海省分之督撫等進獻土物內有黃地紅花之絨毯曾經收受蓋因此毯非外間所可

用是以不便發還並非因宮中需用而收受也此種
絨氊乃係舖陳之物用處甚少今內庫存貯已多而
各督撫近日陸續以此進獻者甚衆在宮中既不需
此而外間又不敢用又不便發還只得收存內庫徒
多無益甚為可惜并不若純黃色之氊尚可賞給侍
衛為馬褂並須賜喇嘛也爾等傳諭瀕近海洋省分
之督撫等嗣後勿再以此氊進獻

二十一日

諭滿漢文武大臣等凡為國家大臣者非爵位崇顯體
貌魁梧之謂必其胸襟識量所見者大方可謂之大
臣朕觀諸臣中有器量小者見朕賞賜則欣喜不勝

金然現於詞色夫受賞而欣喜若此則受罰必怨怒
於心矣朕之賞罰悉出大公總視乎其人之自取受
賞者當思所以致賞之由並思所以不愧乎賞之道
則可以常保其恩賞受罰者當思所以致罰之由並
思所以免罰之道則可以不至於再罰矣

又

諭戶部制錢為民間日用必需之物向來錢價甚昂民
間深為不便朕為民籌畫宵旰焦勞因思鼓鑄日增
而錢文不見其多必有銷燬制錢以為器皿之事是
以令京城與直隸各府及各省督撫駐劄之省城不
許鑄造黃銅器皿凡有黃銅器皿者俱著交官照數
給與價值無非欲錢文充裕俾小民有資生之益而
無乏用之苦也年來於京城內外屢次拏獲銷燬制
錢之奸民而欽差官員於甘肅地方亦見有燬錢為
器者可見銅器若不嚴禁則燬錢之弊必不能除而
錢文必不能裕錢價必不能平此其相因之情勢固
有灼然不爽者京城現今奉行惟謹凡黃銅器皿俱
已陸續交納給價乃聞各處省城並未設有收買銅
器之公所與專司其事之官員則民間雖有銅器何
從交納此皆各省督撫怠忽因循並不實心奉行之
故也用是再頒諭旨著各省督撫設立公所於屬員
中揀擇廉謹老成之人專司其事在司庫先撥數千

金以為價值嗣後陸續給發凡有交納銅器者按其
觔兩給以預定價值不得絲毫扣剋亦不得以重秤
令其虧折夫制錢為日用之所不可缺而器皿則不
必定用黃銅此理甚明此事易曉各省督撫果能將
朕便民利用之至意諄切曉諭而又核實給以價值
則民間之交納銅器者自必踴躍爭先矣著各省督
撫將所買銅器觔兩每年歲底奏聞其所發價值報
部奏銷倘委辦之員有侵蝕扣剋等弊督撫即行題
參從重治罪直隸各府委官之處亦照此一體遵行

二十二日署直隸總督宜兆熊等題報東光縣盜
犯戰二忙等越獄奉

上諭據宜兆熊等奏稱東光縣盜犯戳二忙等四人乘夜越獄向來重犯越獄之事甚多俱有關於國體且此等兇惡之徒逃出更有害於良民從前大盜孔林魏二等越獄經朕切加申飭將督撫地方官嚴定考成伊等始知儆惕將各犯緝獲今各處越獄之風尚未止息與其懲治於事後何如防範於事先或因城垣不完或因囹圄不固或因巡邏人少稽查不密必各處有疎忽之處犯人始得乘間潛逃無所忌憚著各省督撫按察司各就所見應如何料理可免重犯疎縱之處令各具本陳奏著九卿斟酌定例施行數年以來朕因盜案屢降諭旨且令幾輔有司嚴行緝

捕以靖地方而安良善東光縣近在京畿輒敢疎縱若此著將知縣革職此越獄之盜照例勒限緝拏如逾限不獲將總督上司等官一併嚴加議處

又山東學政王世琛摺奏外結事件請定遲延處分奉

上諭直省地方官自理詞訟案件因無定限而怠玩有司遂任意遲延不惟民受拖累亦且吏緣為奸種種弊端朕所洞悉雍正元年命刑部議覆條奏定例府州縣自理事件限二十日審結若隔屬提人以人文到日起限按月造冊申送該上司查考將逾限事件分別重輕題參其有隱瞞徇庇者一併從重議處再九卿議覆雲南總督鄂爾泰條奏土苗外結之案亦照內地所定限期審結又議覆原任藍山縣知縣李宗垣條奏楚尾猺獞關提人犯地方官徇庇不發督撫查參照例議處俱經定例通行直省今王世琛又奏稱外結事件請定限期等語觀此則各省之未能實心奉行昭然可見矣如果現在遵行則王世琛身為學政豈有如此陳奏之理況從前曾降諭旨一切奉行事件有無裨益令該督撫於年底奏聞今此例屢經奏明有益何以視為具文並不實力遵行事關民瘼著再嚴行申飭嗣後直省督撫凡外結事件務照例限審結如有仍前任意遲延該督撫徇隱不行

題參者或另有人條奏或經朕訪聞定將督撫以下各官從重議處其王世琛所奏鄰境關提逾限不發照例參處之處亦屬有益著一併遵行

二十六日戶部議奏銷算右衛官房租銀奉

上諭此本內議稱盤費用過銀兩不准開銷餘剩銀兩委員解部等語此項租銀歷任將軍等俱未曾具奏至塞木德始行奏明且齎送奏摺亦屬公事所用盤費銀兩著准開銷此項銀兩亦不必解部即留在彼處交與該將軍於應用處動用每年報銷永遠遵行

又山東巡撫塞楞額奏明試用知縣閻象年擊鐵委署博平縣知縣奉

上諭從前將應補人員命往各省候缺是以各省督撫將各員掣籤補授至於命往各省委署試用之人原非即應得官之員該督撫等應悉心試看其才具如何酌量人地相宜之處先行委署方與試用之旨相符今塞楞額奏稱博平縣缺籤掣試用舉人閻家年前往署理似此掣籤委署何由得人地相宜之效塞楞額辦理甚屬不合將此曉諭塞楞額并通行各省督撫知之

二十七日奉

上諭朕御極以來愛養黎元勤求治理錢糧耗羨原非應行本欲將各省州縣錢糧之耗羨悉行革除因廣

爲諮詢留心體察知州縣官員實有必不得已之用度若將耗羨盡行禁止在廉謹之員實難支持而貪汙不肖之徒勢必藉口無以養廉而有恣意苛索之事百姓轉受其累是以錢糧之有火耗由來已久各處皆有相沿之例其數亦多寡不同惟應於火耗過重之員重治其罪若有司官酌量收納不加重苛取於民小民亦覺相安此各省之大勢也查各省之中耗羨最輕者莫如浙江一省每兩不過五六分地方官員常以不能敷用爲苦各省之中賦稅最多者莫如江南之蘇松二府浙江之嘉湖二府每府多至數十萬地方百姓未免艱於輸將此二事皆關係官民之要務也查蘇松嘉湖賦稅加重之由蓋始於明初洪武時四府之人爲張士誠固守故平定之後籍諸富民之田以爲官田按私租爲稅額夫負固之罪在士誠一人而乃歸咎於百姓加其稅賦此洪武之苛政也明朝二百餘年減復不一我朝定鼎以來亦照明例徵收蓋因陸續辦理軍需經費所在未便遽行裁減也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常論及此雍正三年朕仰體

皇考多年寬賦之

聖心將蘇松二府額徵浮糧豁免彼時頒發諭旨甚明本欲一體加恩於嘉湖二府因浙江風俗澆漓正須化

導不便啓其望恩倖澤之心故爾暫止今見浙俗漸次轉移將來可望改行遷善朕心深慰特沛恩膏查嘉興府額徵銀四十七萬二千九百餘兩著減十分之一計免銀四萬七千二百九十兩零湖州府額徵銀二十九萬九千九百餘兩著減十分之一計免銀二萬九千九百九十兩零二府共免銀八萬七千二百兩零永著爲例著該督撫率有司敬謹奉行以副朕蠲賦恤民之至意至於浙省地方各官養廉之資更無別項而耗羨則每兩不過五六分以通省額徵之數計之每年耗羨僅十四萬兩自督撫將軍副都統學政及藩臬道府同知通判州縣等官共一百

二十員凡用度公費皆取資於此似不足支應除嘉湖二府錢糧已經減免外著將杭州寧波紹興台州金華衢州嚴州溫州處州等九府額徵銀二百五萬兩按十分之一內存半計算得銀十萬兩賞給各官以爲養廉合之州縣耗羨則有二十四萬兩從雍正六年爲始俱著提解司庫令該撫酌量官職之大小府州縣地方之繁簡秉公派定數目奏聞餘銀存爲本省公事之用朕軫念浙省官民施恩格外百姓賦稅之稍重者則將額徵之數特賜裁減官員用度之不足者則將惟正之供賞給養廉朕今施恩於官者實施恩於民之意無非欲百姓等催科不擾得樂業

於田閭官員等俯仰裕如咸盡心於官守倘官員不知副朕愛民之苦心仍有作奸犯科隱糧逋賦及侵漁公帑剝削民脂者在天理國法俱難姑容加以重懲更無可貸愼之愼之又如四川州縣錢糧甚少官員用度實無所出故一切供應皆出自里民前岳鍾琪憲德等奏稱欲將通省耗羨定爲加二而革去里民一切供應之陋規川民亦甚樂從等語朕以加三耗羨太重未肯允行今岳鍾琪再加斟酌具奏今岳鍾琪奏稱目今時勢非加二不能敷用況從前貪吏有加六七者今既革除一切供應之累又實減耗而並未加耗誠百姓歡欣樂從之舉將來地畝開墾既

多自可次第裁減等語朕思既於官民均便姑且允行俟開墾加增之後再令裁減朕辦理天下事務惟喜據實無隱故將此明白諭衆知之總之朕之行政惟期官民上下相安並受其益無幾微未協之處然後可以垂永遠遵行也

又雲南總督鄂爾泰題報勦撫威遠新平倮賊奉

上諭威遠新平之倮賊倚恃險阻肆行不法爲害地方由來已久鄂爾泰檄令征勦鎮沅之各路官兵乘勢勦撫調度有方令兇犯成擒餘黨就撫地方從此寧謐實一勞永逸之計鄂爾泰辦理甚爲可嘉著交部議敘總兵孫弘本奉該督調度實心効力勞績懋著

著從優議敘烟瘴地方又值炎暑官弁兵丁等奮勇効力其屬勤勞著加恩從優議敘賞賚其中有染病受傷以致身故者俱照陣亡之例一體加恩著該部查明定議具奏

二十八日

諭容美等處土司田旻如朕即位以來念該土司昔曾効力是以加恩優待嗣有人參奏該土司在地方不能安靜奉法者朕令該督撫訪察奏聞據該督撫奏稱該土司近日已悛改前愆愼守法度是爾實能悔過遷善以承恩澤也嗣後果能小心恪愼撫輯苗人約束閤屬共凜王章自可永保世職彼保靖桑植二

土司肆行背理生事擾民在國法難以寬貸是以聲
罪致討爾雖近接鄰境各有攸司爾但自省無過不
必疑懼

又吏部議奏漢興道尤汝徇庇屬員總督岳鍾琪
失察各照例議處奉
上諭岳鍾琪自行查出叅奏從寬免其降級尤汝身係
旗員蒙恩委用乃敢徇庇屬官不行揭報法難寬貸
昨已降旨將尤汝降三級對品以旗員補用今詢問
岳鍾琪據稱尤汝才具尚能辦事用是開恩再降此
旨將尤汝降三級仍留原任安西地方現在招集民
戶耕種地畝今聞安插之計未曾妥協本年民戶到
遲仍是兵丁合力公收其未到之民與損傷牲口之
家恐誤來春耕種著尤汝專司其事悉心料理以贖
前愆務使民人樂業各盡力於屯墾其建設城堡事
務毋交與齊式辦理

雍正五年十一月
上諭三十五道
初三日奉
上諭定例凡在京各部院官員因病告假回籍調理者
病痊之日仍以原衙門補用至在外各官一經告病
卽令休致所以防不肖有司之託病規避也夫外官
有地方之責果係患病不能辦理事務自應呈請離
任但病痊之日格於成例雖有才具優長之員不得
起用殊爲可惜從前有府縣官員告病者朕降旨調
來引見見其才尚可用卽命醫調治痊可仍行補用
誠以人才難得雖片長薄技不忍棄置也嗣後外官
告病者著督撫查明確實具題令其回籍調治痊可
有情願起用者於本籍起文赴部引見仍以原缺補
用如此則可以杜規避之端而人材亦不至淪棄矣

又
諭戶部朕前降諭旨令各省設立收買銅器公所於屬
員中選擇廉謹老成之人專司其事在司庫先撥數
千金以爲價值嗣後陸續給發業經通行曉諭但恐
各州縣與所設公所有相隔甚遠之處民間交納未
便朕意欲令直省州縣凡民間交納銅器准其抵作
正項錢糧但恐交納者多而經費所在有未便之處
或行之既久轉有毀錢交官之流弊應如何舉行方

為安協其可行於何等省分並作何交納抑抵與生
銅熟銅定價之處爾部詳議具奏朕又聞外省官員
有欲捐買銅觔者此斷不可行該地方官但能實心
辦理收銅事務便於公事有益如有已將已貲現買
銅觔者著將銅交官仍照觔數給與價值

初五日奉

上諭奉天習俗不知凡犯罪發遣之人若發往相近邊
地必至逃回又生事端嗣後犯法之人應枷責發遣
者著解送來京照例枷責滿日發與西安荊州等處
滿洲駐防之兵丁為奴向來奉天等處發遣人犯并
彼處旗下家人私自逃走者甚多該將軍等但有緝

捕之名而無其實嗣後著該將軍等將每年緝獲之
犯與未獲之犯於年底報部奏聞候旨分別賞罰其
從前逃走之犯著該將軍等通行出示曉諭給以數
月之限令其自首若伊等於雍正六年五月以前自
行投到則免其逃走之罪仍照本罪安插倘不行自
首被人拏獲則嚴加治罪以上數條著該部定議具
奏

初六日

諭理藩院今年口外蒙古地方雖皆豐收但科爾沁敖
漢等十六處札薩克地方聞得收穫未甚豐盛此等
旗分宜加特恩科爾沁地方五旗著賞銀三千兩此

項銀兩著交與現今在京科爾沁王羅卜藏袞布貝
子拉錫等帶去將科爾沁土謝圖親王等處五旗未
能豐收者查明賞給敖漢等十一處札薩克地方著
賞銀六千兩此項銀兩爾衙門可派司官一員分兩
路帶去會同各處札薩克將未能豐收者查明賞給
再此等札薩克各旗倉內現有存貯米糧其未能豐
收者應如何酌量借給之處爾衙門議奏

又江西巡撫布蘭泰題參撫標遊擊裴魁虛冒兵
糧請革職審擬奉

上諭裴魁為人老實或者辦事糊塗亦未可知因其曾
出兵効力有年是以陞授蔚州參將今布蘭泰參其

遊擊任內虛冒馬糧二分步糧三分守糧六分題請
革職審究凡武弁虛冒糧餉幾分乃係歷來積弊較
之有司之貪贓枉法累及國計民生者原有分別該
上司等自應預先訪聞嚴行申飭令其悛改為國家
愛惜人才若切加訓誨仍不遵奉則當參革治罪今
布蘭泰到任伊始尚未教導屬員遽以空糧幾分將
裴魁參革未免過刻若督撫等皆如此參劾恐有用
之才受微愆之累而不得改過自新者多矣布蘭泰
所參裴魁虛冒之糧大槩確實朕念裴魁從前効力
從寬免其究問著降三級仍留參將之任嗣後當洗
心滌慮以贖前愆倘仍蹈故轍斷不寬貸朕此番降

旨將裴魁寬免深恐各省武弁等剋扣兵糧而該管
上司等徇情寬縱者由此漸多若照劍將裴魁治罪
則又恐各該上司以此事參處為是因而各務搜求
使可用之員微有小過不加訓飭即行黜革實屬可
惜布蘭泰若具摺奏聞朕自當批教導今既具本前
來除准行寬免之外實之料理得中之法朕不得不
明降諭旨至於寬嚴輕重之間朕實以至公之心而
權衡於至當之理倘督撫提鎮等不能深體朕心則
必有寬嚴失當之弊今因此一事將朕意通行曉諭
惟在封疆大臣等祗遵朕訓隨事察理因時制宜遇
屬員中之小過當加訓戒容其改悔自新方能事事
合乎公平至當也

初八日奉
上諭前據怡親王大學士朱軾奏稱直隸水田稻穀豐
收民間多不慣食稻米請發銀採買米石使得貴米
價銀以買小米高粱於百姓甚屬有益此特為民食
計非為倉儲計也近聞州縣中竟有逼勒小民強買
稻米者此等不肖官吏生事擾民將朕愛民德政奉
行不善反為擾民之事較之一切貪劣之員尤為可
惡該督等漫無覺察所司何事此皆庸碌州縣假手
不肖賤役書吏任其顛倒之所致著令確查嚴參治
罪倘該督等徇情慫庇不行查參將該督等一併嚴

加議處著將朕旨傳諭通省務令百姓人人知之
又奉
上諭朕惟漢史始志地理蓋本禹貢職方之遺而條其
郡邑紀其戶口以宣究其風俗教化也今各省皆有
志書惟八旗未經紀載我朝立制滿洲蒙古漢軍俱
隸八旗每旗自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下逮領催閒
散人體統則尊卑相承形勢則臂指相使規模宏遠
條理精密超越前古豈可無以紀述其盛況其間偉
人輩出樹宏勳而建茂績與夫忠臣孝子義夫節婦
潛德幽光足為人倫之表範者不可勝數若不為之
採摭薈萃何以昭示無窮朕意欲論述編次彙成八

旗志書年來恭修
聖祖仁皇帝實錄今已漸次告成即著諸總裁官領其事
選滿漢翰林分纂其滿洲漢軍內有通曉漢文而學
問優長堪備纂修之任者無論進士舉人貢監生員
以至閒散人等俱著該旗都統副都統保送但勿徇
情濫舉不實以副朕慎重著述之至意
初十日奉
上諭朕日理萬幾勤思上治凡外省來京之小臣如州
縣佐貳等官常令引見并許條奏地方事務數年以
來覽所奏甚多其中鄙瑣支離及無關於利弊者悉
皆棄置至或指陳近理言若可採者每多發出或交

九卿議奏或交外省督撫議奏或酌量准行此皆朕
留心政治期有裨益於各地方之意也特恐行之日
久致生弊端或各省督撫藩臬等見地方事務有不
便行行陳奏之處因援意假手於所屬官員令其來
京引見時寫入條陳之內亦未可定朕防微杜漸不
得不預行曉諭倘有此等則顯蹈欺罔之罪一經發
露斷不寬貸至朕於天下政務詳加籌畫以期至當
時時頒發諭旨訓勵大小臣工總為國計民生之至
要在各省督撫諸臣自當實心遵奉但恐日久廢弛
不能事事稟之於心又或前任督撫所奉之諭旨後
來接任者未曾備悉不無借端忽視之弊今特諭各

省督撫等著將歷來所奉上諭俱繕錄成冊一一詳
載以便每日觀覽觸目警心若前後任交代之際即
將此冊傳交不許失漏藏匿如此則前任奉行之諭
旨後任仍得知所遵循觀覽之際悉如親承朕訓於
國計民生庶有裨益

又奉

上諭朕覽明太祖所著洪武寶訓一書詞義周詳告誡
諄切所以教其子孫臣庶者亦費苦心但明太祖起
自布衣奄有天下雖姿性過人而其識見尚局於卑
隘之習故規模未臻於廣大蓋緣文過其實故言行
多不能相符而議論自相矛盾者有之朕觀堯舜授
受心法惟有一中治世之道必事事合乎時中始為
至善而歷代史冊所載帝王之舉動言論每於中道
之權衡未能悉協者大抵由於時勢之所值不同而
政治訓辭亦因之而有偏倚之論者遂不能無疑
議於其間朕意欲將經史所載歷代帝王之嘉言懿
行我

太祖
太宗
世祖
聖祖四聖相承之神謨聖烈合於大中至正之道者採錄
編輯纂為一書以紹執中建極之心傳為萬世子孫

之法簡其書著派翰林官分任纂修陸續進呈朕親
加酌定

又奉

上諭自古治水之法惟在順其自然之勢而利導之蓋
水之為害者大抵由於故道湮塞使水不得徑直暢
流以致泛溢而為患但恐徑直之路湮塞年久或民
間既已蓋造室廬開墾田畝或且安葬墳墓人情各
顧其私不知遠大之計今見欲於此地開濬可道則
因循規避百計阻撓而司其事者未免惑於浮議遂
致遷就紆回別開溝洫苟且從事而不能成一勞永
逸之舉此治水之通弊也昨岳鍾琪奏稱陝西現在

興修漢渠以濟民田亦以開濬之處不無礙於墳墓
故爾遲回朕諭之曰果係民間墳墓所在當給與買
地之價令其遷葬民自樂從岳鍾琪云若果給與遷
葬之費則公私均便小民無不樂從者朕已諭岳鍾
琪在陝遵行目今江南地方現在興修水利著該撫
與欽差官員亦照此辦理若水勢必由之路有礙墳
墓即於興修水利錢糧內動支銀兩給與本人令其
改葬俾小民既有營葬之資而河工亦收利導之益
則水患可除水利可興地方永遠蒙福矣
十一日
諭刑部朕曾降諭旨自雍正五年正月初一日為始直
隸盜案事發仍照舊例不分首從皆斬直隸盜案多
由各省匪類聚集上盜者行文各省督撫出示遍行
曉諭使皆知所畏懼所頒諭旨甚明今年直隸現有
緝獲之案爾部即訊明該犯若地方官已經曉諭該
犯何以愍不畏死尚敢行刦若地方官未經曉諭即
行文該督何以不遵奉諭旨遍行曉諭將緣由查明
咨部爾部具題時將摺夾入本內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江西巡撫布蘭泰奏稱江西所有制錢不敷民間
之用請每歲多撥滇錢一萬貫運至漢口江西省動
庫銀一萬兩委員前往漢口交易運回之日照京中

制錢搭放之例每滇錢一千作餉銀一兩均勻搭放
俾流通交易等語從前鄂爾泰奏請將滇省所鑄錢
文除本省搭放外每年以四萬貫發運楚省川江兩
廣等處朕已降旨允行著戶部行文鄂爾泰於此四
萬貫內以一萬貫運至漢口將起程日期預行知會
布蘭泰令其委員接運
又兵部議奏千總陳天祿等偷運米穀出洋照律
治罪奉
上諭此本內千總陳天祿把總黃正登以本省之人為
本省地方營弁敢於故違海洋之禁所放米船甚為
不法向來朕聞廣東福建之人性多貪利而俗習輕
悍敢於為非其曾經身為武職官弁者或因事革退
閒廢在家往往不能安分常於本地方生事此等人
既久在營伍之中於武職上司衙門往來習熟又因
曾任職官舉動言語足以煽惑本地方之人是以藐
玩國法肆行無忌而愚昧之人被其引誘而不覺朕
意嗣後廣東福建二省及浙江沿海溫台寧波等府
之武職官員有因事黜退已經革職治罪而家居者
不便仍留本地方居住其原任守備千把等官則酌
量派往直隸山東河南等省入伍食糧免伊等在籍
生事既歸營伍則有約束又有兵糧以養贍其身家
其中漢仗弓馬尚好者仍可改過自新勉圖効力之

路似有裨益其副將以下都司以上叅革治罪之員若係本省之人著另行請旨其如何分別定例之處該部詳議具奏

十五日奉

上諭雍正二年冬高其倬在雲南總督任內時奏稱向來本營之兵即拔補本營之千把其營中兵丁非親即友恐難破除情面稽查約束若有志者欲立體統規矩而同輩之千把又羣起而嗤笑之請將雲貴二省考定拔補之人調取外營一員與之對換其同城之營仍不准調換等語比時朕降諭旨覽高其倬此奏料理甚屬合理若應行之於直省該部確議具奏

若有不盡善處亦不可迎合朕意隨經兵部議稱本營兵丁拔補本營千把實有流弊不可不亟為革除應照高其倬所請令各省一體遵行等語朕因內外大臣之議僉同是以准行嗣後即有人奏稱此事於千把總甚不便者朕恐其惑於屬下微員自便其私之議論故如此陳奏曾密批申飭之乃數年以來朕留心遍加體訪始知將此處兵丁用為他處千把實有未便之處蓋兵丁平日所管汛地其情形險阻素所深知及用為千把諸事有駕輕就熟之益若用往他處則初到之時一切茫然必待學習而後通曉此辦理公事之當籌及者也至於微員末弁安土重遷盤費居址措置匪易若令調換至數百里外必至拮据艱難有室家之累此又私情之當籌及者也朕思若以本營之兵丁即為本營之千把誠不能免於牽制瞻徇若於同城之中更換營頭如係左營則用為右營前營則用為後營又如撫標鎮標之同城者亦可互相更換如此庶於公事有益而於私情亦便其地方只有一營者或應於就近調補或應仍照從前舊例以上諸條如何方為妥協著該部定議具奏朕辦理天下政務惟期事事妥協使人人均受其益至於前後互異之名朕所不辭將此曉諭中外知之

又奉

上諭頃四川提督黃廷桂奏摺內稱奉旨沙汰千把總現在標下有千把二員原係長隨出身應在沙汰之列但此二員在軍前甚屬効力是以未曾沙汰特行奏聞等語朕因從前督撫提鎮等拔補千把總多由於請託情面并有以家人長隨中老弱不堪之人補充千把以市私恩者是以降旨令行沙汰原欲督撫提鎮等酌看人材如何及有無効力之處分別定其去留並非謂由長隨出身者盡行黜革也所頒諭旨甚明今觀黃廷桂所奏是伊錯會諭旨之意矣武弁之長隨多有披堅執銳効力行間而漸次立功有用至大員者亦與兵丁一體非文官所僱游手坐食之

長隨可比安得以其出身微賤而棄置之況廷推既存此見或別省督撫提鎮中有似此意見者亦未可知為此再降諭旨倘千把中有人材可用而該上司因其出身長隨而革退者著仍傳補還原職

又刑部議奏私造黃銅器皿案內之監生賈煥照例治罪奉

上諭禁造黃銅器皿屢頒諭旨甚明賈煥身為監生明知嚴禁之事輒敢故意犯法甚為可惡不與銅匠等貪利餬口者比部議止將賈煥革退監生其枷責之罪照例折贖甚屬背謬著另議具奏

十六日雲貴總督鄂爾泰奏報生苗歸誠請更姓

名報部酌定額賦輸租奉

上諭苗民梗化由來已久況屬生苗尤難懾伏綏靖鄂爾泰勦撫並用威惠兼施俾生苗等嚮化輸誠咸願納賦歸附版籍又諺沖逆苗等素稱獷悍難馴今勦撫已靖悉皆內嚮鄂爾泰辦理甚屬可嘉著給與世襲阿達哈哈番以獎勞績張廣泗遵依鄂爾泰調度實心出力著交部從優議敘所有在事官兵應如何議敘賞賚之處著鄂爾泰分別等次具奏

十九日奉

上諭前倉場侍郎岳爾岱劉於義奏稱通倉收貯米石甚多若將旗下兵丁在京應領之米派四旗在通倉支領冬月一季而以次年應運京倉之米收入通倉則通倉新陳之米可以更換收貯即以省出運送京倉之脚價給與兵丁以為赴通搬運之路費足以敷用於公私皆便等語朕因此奏應行發與辦理旗下事務王大臣及該部倉場議奏據王大臣等會議准行具奏朕以所議尚未妥協目前正值冬季支放甲米之時為時甚近著仍於京倉支放此事創行之始著再行詳細妥議俟明年舉行將此面諭廷臣乃今日正黃旗副都統舒楞額奏稱前日奉旨將旗下甲米仍在京倉支領而旗下之人皆歸功於臣之密奏侍衛查爾向臣姪面詢參領閔成烈等又向臣稱贊

此乃關係旨意之事伊等輒敢捏造謠言以無為有強加於臣大干法紀請將閔成烈等四人與臣一併審究從重治罪等語舒楞額並未陳奏旗下領米之事有外間人等不知何所聞見而造此謠言夫以不在通倉領米感激舒楞額之陳奏則必以在通倉領米怨望岳爾岱等可知矣朕日以正人心端風俗為訓誡葢以向來人心不正風俗不端莫甚於懷挾私意造作流言如朝廷行一便民之政則羣然揣度以為出於某人之陳奏若遇無恥之人喜獲美譽亦公然自認而不辭又如朝廷擢用一人則私相揣度以為由於某人之薦舉而平日與其人相親厚者又從

而附會之朝廷處分一人則私相揣度以爲由於某
人之讒譖而平日與其人有嫌隙者又從而附會之
朝廷賞人之善而衆人不以爲有善之當賞但妄議
其得賞之由朝廷罰人之過而衆人不以爲有過之
當罰但妄議其受罰之故此倡彼和散布流傳巧猾
之徒藉以擅作威福者在其中宵小之輩藉以報復
恩怨者亦在其中而大奸大詐之流藉以擾亂國政
蠱惑人心者亦在其中惡習如此竟使朝廷不能興
革一事賞罰一人而謹慎自守之臣工畏避嫌疑將
至不敢陳奏一語此風豈可長乎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功德之盛超越千古朕在藩

邸四十餘年何事不曾閱歷而即位以來夙夜孜孜
勤求治理諸事皆已練習然則
皇考與朕於用人行政之間雖有採訪輿論之時而斟酌
權衡自有一定之見豈但以人言爲可否何以
皇考時此輩宵小妄爲議論相習成風數年以來朕屢加
訓飭至再至三而惡習蔽錮如此之深仍不能悛改
耶從來滿洲風俗最好從不曾爭論財物本朝定鼎
之初兵丁每月給銀一兩並無米石而衆心皆相安
以爲常後蒙
皇考天恩加增至一兩倍之多且數十年來
皇考與朕格外施恩於旗人者不可枚舉今以國恩賞給

之糧石令其在通支領一季而猶恐車價艱難復將
公項銀兩給與本人助其搬運亦可謂體恤之至矣
而乃輒生怨望之心造作全無影響之語似此爭多
較少之惡習希冀無厭之貪心實向來滿洲之所未
見者此等卑汙之習皆始自包衣下賤奴才況且領
米到手並不存貯以爲贍養之計往往賤價糶賣轉
眼又復啼饑號寒此弊端人所共知共見朕爲天下主
又豈能以國家一定之經費曲市私恩以博無知小
人之稱頌乎滿洲漸失舊風總由該管大臣官員等
苟且因循不能化導以致日漸澆薄全失當年淳樸
節儉之意至於造作流言之風尤可痛恨舒穆禄

貴錫奏其屬可嘉著交部議敘朕年來訓誨旗人者
至詳且備今尚有頑梗之人敢於造作流言惑人心
志斷不可不行根究著莊親王順承郡王馬爾賽馬
蘭泰拉欣查弼納德明將查爾開成烈等革職拏問
會同嚴審務將造作此語之人實在情由究出具奏
又署湖廣總督傅敏奏報勸撫謬冲花苗情形奉
上諭花苗地連黔楚素行不法爲害地方今傅敏會同
勸撫楚地從此無兒苗之擾可嘉傅敏著交部議敘
其在事官弁兵丁應如何議敘賞賚之處著傅敏分
別等次具奏
二十日署陝西巡撫鍾保奏薛得混致死尚跟娃

擬絞監候三法司改為擬斬監候具奏奉
上諭薛得溴以石塊爭鬥細事將尚跟娃毆打受傷跟
娃又至跟娃之家踢打其妻及跟娃尋彼理論薛得
溴遂將跟娃用石打倒按地復搯其咽喉斃命似此
殘忍兇惡之徒明係故殺而署撫鍾保以鬬毆定擬
具奏是何意見刑部改照故殺例擬斬甚是從前秋
審時鍾保將因姦殺死親夫之兇犯擬以緩決聞者
莫不駭異今薛得溴之案又復枉法故縱李元英身
為臬司刑名是其職掌凡屬案件皆由臬司審訊轉
詳今此二案或係李元英審擬或出鍾保意見著交
與莽鵠立秉公據實詳查具奏

二十一日奉
上諭昔年
聖祖仁皇帝特頒
諭旨與朝鮮國王倘有盜賊前往伊國劫掠著該國王即
行追拏殺戮生擒解送自朕即位以來又降諭旨若飄
風船隻人內有無票妄行生事者著該國王即照伊
國律例懲戒治罪屢次諭旨甚明今內地盜竊之輩
因各處捕緝禁約甚嚴無處可以藏掩是以潛逃外
國苟且偷生該國王既列藩封當為朝廷盡捕盜安
民之職況奉
聖祖仁皇帝及朕諄諄諭旨而該國王柔懦無能不能遵
奉轉使內地犯法之人恃朝鮮以為潛蹤避罪之地
此風斷不可長嗣後倘有匪類越境生事而朝鮮不
能擒獲以致漏網者著該國王將伊國防汛之員題
參治罪該部將該國王一併議處以為藩王不能遵
旨奉行捕盜安民者之戒著將此行文與朝鮮國王
知之
又刑部將詐欺史道恒銀兩人犯分別定擬具奏
奉
上諭朕時時頒發諭旨以正人心端風俗為首務碩起
泰身為內務府筆帖式輒敢糾約多人將史道恒強
拉至伊家中訛詐銀六百餘兩藐法逞奸莫此為甚

刑部將伊擬以光棍為從之律而以曾經報信現在
脫逃之姚爾尚為首顯有徇情故縱等弊著將刑部
堂官及辦理此案之司官交部察議碩起泰著改為
此案首犯即行處斬姚爾尚著照為從例俟拏獲之
日監候秋後處決
又刑部議覆江蘇巡撫陳時夏奏盜犯何王等擬
斬立決奉
上諭何王顧三俱著即處斬餘依議顧三毆傷事主法
無可貸刑部將伊改為立決甚是陳時夏本章內稱
顧三雖曾毆傷事主但非金刃情有可原等語似此
強為開釋姑息養奸蘇松地方盜案甚多何以示懲

著嚴飭行

二十三日奉

上諭蕭永藻向來操守甚好可稱淸官第一但伊恃其

操守驕矜偏執諸事任意在

聖祖仁皇帝時並無實心効力之處及朕即位因其年逾

七旬爲舊日大臣加恩優待念

景陵事務關係最爲重大特命伊一切總理且令伊得就

閒散之地以頤養暮年正所以善全之也乃伊不知

感朕之恩且以朕不加任用時懷怨望之意自到

陵寢以來事事推諉聽徇不肯實心辦理朕姑容者已五

載矣即如筆帖式等强奪民人牛隻而伊不行約束

小人偷鋸

陵旁枯樹而伊不知查訪貝勒允禑到

陵行禮而伊不行齊集其餘如請安來京不候旨即去如

此疎慢之處甚多不可悉數惟如阿訥允禵以長其

傲慢狂肆之罪而其特行條奏者則裁汰舊設之官

員減去祭祀之乳牛皆如此等之事以爲節省錢糧

之計識見卑鄙不知大體其居心之不敬可知蓋伊

之意中視財物爲重而視禮制爲輕自以爲有操守

一端遂藐視一切將國家應辦緊要之事俱置之度

外也蕭永藻深負

皇考數十年高厚之深恩及朕委任之至意著革職仍在

陵寢地方居住効力

二十四日

諭諸王大臣等朕每恭讀

聖祖仁皇帝實錄必虔加頂禮然後展誦每遇

聖祖尊號必頂禮致敬不敢平視此朕居敬存心不待勉

强者亦非獨一事爲然也聖人戒愼恐懼之功無間

須臾時時收斂此心便是敬稍或不敬則此心縱逸

而不可追矣凡人動怒之時或與人相爭之時心尤

易縱切須以敬自持果能操存涵養不但是聖賢修

己工夫亦可得養生之道不可不加之意也爾等每

聆朕諭旨無不悅服聽從在爾等此時斷無面從背

違之習自因朕之諭旨實足以開發爾等心胸有爾

等見不到處是以聽受之下中心誠服然恐爾等存

此成見或中心以爲是未必果然全是也設爾等陳

奏之言朕或誤以未當者爲當其失僅在一事所係

猶小若朕所發諭旨爾等漫以未盡善者爲盡善其

所係不綦重乎嗣後爾等每聆朕言切須爲朕存心

致思詳加體認不可稍有遷就迎合之意使朕有失

言過舉朕於爾等有厚望焉

又戶部等衙門議覆山東巡撫塞楞額查報原任

巡撫陳世倌等應追賠捐穀奉

上諭從前山東捐穀浮收價銀原有部費飽送銀兩在

內非盡經手巡撫私收入已今因日久無可稽查將
册費公費二項著落趙世顯蔣陳錫名下追賠查趙
世顯名下應追銀兩甚多尚未楚結又添此項亦不
過徒存追補之名此項銀兩非正項錢糧可比著將
趙世顯蔣陳錫名下應追册費公費二項開恩豁免

二十五日奉
上諭隨軍効力之人往往有未諳營伍而具呈願往盡
邊議叙者此等自備鞍馬之人若後來力量不足必
致遲誤公事及遲誤之後又不便與衆一同治罪於
軍前甚屬無益嗣後若有自備鞍馬願往効力之人
俱不必准

又奉
上諭歷來滿洲人材壯健弓馬技勇自古罕與比倫此
天下所共知者前令八旗查得親軍護軍內能開八
力以上硬弓者現有一萬八千餘人昨朕在瀛臺考
試天下武舉騎射之後令八旗硬弓百人當衆人之
前校射伊等所用之弓有十八個力者有十六七個
力者其餘則皆十三個力以上至十五個力不等舉
重若輕從容合度衆武舉等見之咸驚異以為實係
從來目中之所未覩朕心甚為嘉悅其開十八個力
弓者著賞銀一百兩十七個力者賞銀九十兩十六
個力者賞銀八十兩十五個力者賞銀七十兩十四

個力者賞銀六十兩十三個力者賞銀五十兩伊等
藝勇超羣是其盡心學習之所致而朕之深加嘉獎
者則以伊等鼓舞振興專心向上竭誠勉勵之故衆
人不可因此次加恩遂皆以弓力相爭尚嗣後以十
五個力為止不許再加總以誠心演習精嫻熟練為
要將此通諭八旗知之
又營田水利府參奏御史王貴等玩愒玉田縣還
鄉河堤工奉
上諭凡堤工事務承修官與地方有司均有責任定例
昭然嗣後直隸河道工程著河員與地方官協同承
修防護務期保固無虞如限內有沖決之處著落河

員與地方官照例賠修倘再敢怠玩推諉著一併革
職照南河河員李世彥孫國瑜之例枷號工所仍令
賠修以為忽視工程之戒

二十六日
諭刑部衆信偽等行刧岑台聯之家又往蔡祿朝家商
謀行刧別姓且蔡祿朝拒捕鎗死巡檢之時伊等同
在一室相助為虐實屬法所難宥並非尋常夥盜情
有可原者比爾部擬以立決甚是嗣後凡係强盜拒
捕將官兵傷死之案除同夥傷人之時該犯不在一
處者仍照例議罪外其同在一處或三五成羣雖非
下手之人既在旁目覩即係同惡共濟法所難寬應

照舊例即行斬決著各省督撫將此通行曉諭務令悉使聞知向來各省督撫於命盜案件或稱酒後殺傷或稱飢寒所迫以種種套語巧爲開釋是於婦寺之仁而未聞聖賢之義者夫酗酒之徒已非良善況恃酒致傷人命更屬凶殘今不因酗酒而加其罪反因酗酒而寬其罪不但非化民成俗之道且恐奸惡之徒借麴蘖迷心之名以肆其兇暴殺人之計蓋刑罰寬嚴之間一不得當其流弊固無窮也至迫於飢寒之說在老弱之人容或有之然老弱之人雖迫於飢寒亦不能爲盜賊其爲盜賊者必係年力強壯之人既係年力強壯則耕種傭工何事不可以養生餬

口而乃喪心滅理甘蹈刑戮而不惜乎蓋良善之人雖遇飢寒亦斷不爲盜兇惡之人不必飢寒而後爲盜其理顯而易明其以爲盜出於飢寒者乃盜賊巧於避罪之詞而不能化民善俗之庸劣有司亦遂以此藉口欲輕己身之罪凡爲封疆大臣者豈可不察情理而亦存此庸劣之見姑息以養奸乎朕代天以出治督撫受職以理民兇暴在所當懲良善在所當恤所謂天命天討也·夫不獲其所實吾君臣之責倘無辜之民不能保護而安全之而使之有轉徙流亡者此必水旱之不時積貯之未備地利之未興科派苦累之未革實朕與該督撫經理失宜而使斯民罹於困阨也清夜捫心應如何之抱慚負疚若坐視百千良善之失所而不生惻隱之心而轉於兇暴殃民之盜賊加之憐憫欲枉法以保全之豈非賞罰顛倒重負父母斯民之責耶朕儆惕之切無一時或釋於懷願天下督撫臣工咸體斯意

又戶部議覆廣督孔毓珣參奏東莞場大使胡文煥等缺少鹽額應革職留任勒限追賠奉

上諭凡官員任內因錢糧未清議以革職留任者原屬國家寬典蓋欲其於留任後作速完結虧欠之項不使其逍遙事外得以脫然無累孔毓珣於鹽政不得不如此辦理然使限滿不完仍議以革任則怠惰劣

員究竟得以逍遙事外徒貽接管官之參罰而已朕思督撫等奏請革職留任追項之員若不准其留任則地方大吏惟恐欠項無著必有因循瞻顧不即題參之弊但既准其留任應如何勒限嚴追及至限滿不完於革任後應如何治罪懲戒并如何留於原地方嚴追完項之處著九卿定議具奏

二十八日奉

上諭

覽

勅祭祀典禮攸關理宜潔淨齋戒聞得大臣官員於齋戒處飲酒嬉戲殊失敬謹之意理應派官稽察嗣後派

監察御史二員各部院衙門司官四員每旗派賢能
旗員各一員內府官員二員三旗侍衛二員前往
壇內嚴行稽察查出即行參奏其齋戒臨近時將旗下大
臣職名具奏朕酌量派往至於旗下大臣俱有管兵
責任祭祀前期一日不必前往
壇內齋戒於各該旗衙門齋戒至次早預先前往再
天壇內有放鷹打鎗成羣飲酒遊戲者著令禮部太常寺
嚴行出示禁止仍不時派司官前往稽察如有此等
之人即行嚴拏交部治罪

又奉
上諭向來外間常有演習拳棒武藝之人自號教師名

誘徒衆甚有害於民生風俗此等多係游手好閒不
務本業之流誘惑愚民而強悍少年從之學習廢弛
營生之道羣居終日尚氣角勝以致賭博酗酒鬬狠
打降之類往往由此而起甚且有以行教爲名窺探
村莊人家之虛實因而勾引劫盜竊賊擾累地方者
況拳棒之技藝國家無用若言民間學習可以防身
禦侮不知學習拳棒者能有幾人天下人民未有盡
習拳棒之理果使人人謹遵國法爲善良尚廉恥則
盜賊之風盡息而鬬訟之累自消又何須拳棒以防
身乎若使實有膂力勇健過人者何不學習弓馬或
就武科考試或投營伍食糧爲國家効力以圖榮身
上進詎不美乎豈可私行教習作爲無用誘惑小民
以爲人心風俗之害甚屬無益著各省督撫轉飭地
方官將拳棒一事嚴行禁止如有仍前故於自號教
師以演弄拳棒教人及投師學習者即行拏究庶游
手浮蕩之徒知所敬懼好勇鬬狠之習不致漸染而
民俗可歸於謹厚矣

又戶部等衙門奏請查川陝地畝事宜奉
上諭此本內但稱奸民阻撓公事按律治罪而百姓實
有冤抑下情如何準其陳訴之處未曾議及甚爲疎
漏著通行曉諭丈量案內百姓果有冤抑下情准其
十數人同到督撫或欽差官員處不拘何衙門委婉

控告但不許喧嚷其呈狀著督撫欽差官等接收秉
公審理倘所控虛妄將本人照誣告者加等律治罪
所請會同四道丈量地畝人員著於小京堂科道內
揀選并令各部堂官將司官保送一併帶來引見其
帶往丈量人員著於庶吉士現任主事內閣中書中
行評博候補候選人員內揀選引見

又
諭刑部老長等行劫老畢家焚燒一門慘殺四命兇惡
已極乃楊名時僅將毆畢事主之矣畢稱爲法所難
宥其餘衆以被誘入夥情有可原巧爲開脫爾部駁
稱老長殺死老畢妻女之時矣晗尚在其旁何得竟

備並未動手應令該撫嚴審明確再議所擬甚是楊
名時居心卑鄙遇事昏庸平日專意沽名約束不肯
實心任事而於用刑擬罪之處尤多寬縱惟知婦寺
之仁曲意姑息欲邀刑措之虛名殊不知用刑之時
寬嚴適中教養備至自然刑措若使徇情枉法縱惡
養奸或以諱盜為彌縫或以輕典為陰騭或託名於
飢寒所迫或捏稱為被誘隨行種種開脫從命兇暴
之徒得以漏網將來更無忌憚害及善良不可勝道
如此而亦自謂之刑措吾誰欺欺天乎夫春生秋肅
即天道之德刑本並用而不可以偏廢帝王奉天出
治以刑弼教自當敬承天命天討之意恐本虛公方

為欽恤朕於審擬定罪之案每事必斟酌詳慎以期
除暴安良申飭諭旨不啻再三內外諸臣凡有刑名
之責者皆應詳察事理權衡輕重不少寬縱庶幾禁
暴戢奸遠邇乂安今楊名時於群兇焚劫連斃數命
之案如此審擬是誠何心令朕詰問楊名時若另有
所見著據實明白回奏

雍正五年十二月

上諭五十道

初二日奉

上諭曰

聖祖仁皇帝政治典訓從前纂修未曾告成可一併交與
實錄館照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聖訓之例敬謹纂修陸續進呈朕覽

又太常寺奏
朝日壇泉升街牌樓倒壞應將原監督工部郎中藏珠

等議處奏

上諭工部官員等向來侵盜浮冒錢糧弊端種種此奏
內修理牌樓一事即冒銷銀兩至千餘金之多方及
三年即便頹壞此皆阿其那以國家公事曲市私恩
藐忽典禮之所致藏珠著革職枷號於工部之門俟
其應賠銀兩全完之日著工部堂官請旨

又署直隸總督宜兆熊等題參高邑縣知縣沈景
韓等疏縱盜犯越獄奏

上諭斬絞重犯越獄脫逃皆地方官疏縱所致朕屢次
降旨嚴飭而畿輔之地尚有重犯越獄之案若不從
重處分無以示儆沈景韓胡士枚俱著革職令其協

同接任官銜挐務獲倘一年限滿不能拏獲將沈景
韓胡士枚枷號本縣俟緝獲之日該督請旨釋放
初三日奉
上諭前科武進士大半皆授爲侍衛餘亦依次俱得選
用今科進士朕恐其多選侍衛反不能盡心學習所
以揀選侍衛者甚少但伊等未得一時錄用置之閑
散殊爲可惜今特廣爲加恩將未選侍衛之滿洲蒙
古進士授爲藍翎交與領侍衛内大臣効力行走漢
軍進士交與該旗以驍騎校補用其餘漢進士有人
材可用者分發各省資食千總俸著督撫提鎮試看
如果材力壯勇効力勤謹者以守備題補此事著怡
親王康親王會同兵部斟酌揀選詳議具奏

初四日奉
上諭直省拔貢舊例十二年題請舉行一次後因各省
學政不能秉公選取國子監未便照例請行於雍正
元年特行一次朕思各州縣每年歲貢較其食廩淺
深挨次出貢内多年力衰邁之人欲得人材必須選
拔著令各省學臣於科考時照例府學拔取二名州
縣學拔取一名寧缺勿濫務取學問優通品行端方
才猷可用之人令其來京朕將親行考驗令入國子
監肄業如有學問荒陋人品不端才具庸劣者將該
學政嚴加議處嗣後六年選拔一次國子監屆期題

請候旨
又奉
上諭蔚縣廣昌連界之案朕前令直隸山西督撫詳議
具奏何以至今尚未奏聞凡兩省交界州縣歸併之
處甚於地方有益如蔚州蔚縣介在直屬保安西寧
之間自應俱隸宣化府而蔚縣之廣昌巡檢則宜歸
大同府之廣昌縣管轄庶兩省邊界可畫一清楚爲
督撫者不得各持私意輾轉因循著速議具奏
又工部等衙門議覆遴選道員採辦木植奉
上諭各省採辦木植等項俱著該督撫遴選賢員辦理
照民間價值給發不許絲毫抑勉務令均沾實惠仍

著該督撫等時時留心察訪俾屬員敬謹遵奉倘稍
有不遵諭旨之處朕必訪聞將督撫等一併從重治
罪
又山東巡撫塞楞額奏請禁革各處織造差人進
京勒索驛站銀兩奉
上諭朕屢降諭旨不許欽差官員人役騷擾驛遞今三
處織造差人進京俱於勘合之外多加夫馬苛索繁
費苦累驛站甚屬可惡塞楞額毫不瞻徇據實參奏
深知朕心實爲可嘉若大臣等皆能如此則衆人咸
知儆惕孰敢背公營私塞楞額著議敘具奏織造人
員既在山東如此需索其他經過地方自必照此應

付該督撫何以不據實奏聞著該部一一察議具奏
織造差員現在京師著內務府吏部將塞楞額所叅
各項嚴審定擬具奏
初五日刑部等衙門奏直隸省強盜李四等應照
現定之例不分首從皆斬奉
上諭該部奏稱將上年諭旨嗣後直隸盜案不分首從
皆斬之處詢問李四等伊等僉云不知據此則直隸
總督等並未通行曉諭可知直隸尚不實力奉行何
況他省著各省督撫等再行曉諭務令遠鄉僻壤無
不知悉此案盜犯治罪之處著大學士會同三法司
另行定擬具奏

又刑部等衙門議覆程如絲案內書辦章孔昭等
撞騙銀兩分別擬罪奉
上諭朕勵精圖治整飭弊端而胥吏之作奸犯科尤爲
嚴禁數年以來頒發諭旨再三曉諭戒飭不止三令
五申矣各部院堂官皆能凜遵朕訓恪勤奉職而司
官等亦知慎守法度不敢爲非乃章孔昭愍不畏死
輒敢指稱部費招搖撞騙違背朕旨干犯國憲非尋
常犯贓可比應置重典以儆奸蠹著將章孔昭卽行
處斬陶東山金秉衡湯福張盛既屬知情又朋分銀
兩俱著發往黑龍江給與披甲之人爲奴餘依議著
各部院衙門堂司官曉諭各該管書辦等嗣後倘不

遵朕諭旨痛改舊習仍有舞文弄法者一經發覺定
照章孔昭之例卽行正法不稍寬貸
初六日奉
上諭爲治之道首重得人朕臨御以來夙夜孜孜廣爲
諮訪期得人材以理庶政而內外臣工所保舉之員
其中秉公推薦足備任使者固不乏人而徇私濫舉
及茍且塞責者亦復不少卽如前年令各省督撫藩
臬各密薦屬員一人而王朝恩于景濂所舉者則甚
爲庸劣又如令督撫等保送所屬武官而督撫中遂
有不加詳愼但就叅遊等所申送之人卽呈奏朕前
者又或督撫欲爲人而授意於兩司兩司欲薦人而

請教於督撫似此草率從事揆諸古人所云以人事
君公忠爲國之義豈不大相違背乎朕思薦舉人材
關係國家辨材論官之要道舉得其人則政事無不
就理舉非其人則弊端從此而生孟子曰立賢無方
孔子曰舉爾所知觀聖賢之言則知得人之道宜廣
其途以爲收羅而各舉所知庶可以收克知灼見之
益也今特諭內外諸臣等京官自翰林科道郎中以
上外官自知府道員學政以上武官自副將以上旗
員自叅領以上皆令每人各舉一人滿洲官員則保
舉滿洲漢軍官員則保舉漢軍漢人官員則保舉漢
人文職官員亦許保舉武職武職官員亦許保舉文

職於滿漢文武內或係現任職官或係候補候選之人或係進士舉人貢監生員或係山林隱逸務期有猷有為有守品行才具足備國家之用者各人密封奏摺赴奏事人員處轉奏外官則遣家人齎送密摺來京付奏事人呈進即或親戚子姪等亦可據實薦奏不必以嫌疑引避但京官如尚書侍郎外官如督撫提鎮兩司皆係朕已經深知簡任者不必入所薦之列其奏摺內只開列本人官銜姓名註明所薦之人官銜考語不必引頌聖之繁文敷衍粉飾此朕寬求俊乂之苦心冀賢才輩出師濟盈廷俾百職得其庶務畢舉凡有保舉之責者不得瞻顧私交不得徇

人囑託不得互相商議不得輕聽風聞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凡人生平豈無一人熟識深知者況既列朝紳受國家之爵祿而朕又推心置腹畀以舉賢薦能之美事倘猶有懷藏私意濫舉非人者清夜捫心尚可以為人乎且朕之觀人往往洞見隱微將來觀所舉之人即可知舉人者心術之公私識見之明昧亦不使諸臣得以行其私也著內外滿漢文武官員遵諭行

又諸王等奏延信私結黨援欺妄貪婪擬斬立決

奉

上諭延信從寬免死著與隆科多在一處監禁伊子不必革去宗室凡閒散宗室等原有在上府佐領兼轄之例伊等著入顯親王府佐領如奴僕輩管轄驅使至伊之府佐領人等原從顯親王家下分出仍著賞與顯親王延信家產不必入官伊有貪婪銀十萬兩又有稱預貪贓虧缺銀兩著將伊之家產交與旗下大臣等查明還項共該旗佐領著該旗大臣請旨具

奏

又刑部等衙門議覆直隸總督宜兆熊等奏楊自金拒捕劫囚擬斬立決奉

上諭通州盜犯楊自金等聚衆拒捕脫逃情罪甚屬可惡從前朕曾差侍郎黃炳前往通州嚴諭知州黃成

章作速緝拏乃黃成章始初不能自行緝獲迨把總黨彥拏獲數人解交該州差役帶同指拏夥犯即有數十人中途持械劫毆以致捕役受傷楊自金等若非商謀劫奪預先糾約臨時何能聚聚多人且內有數人原係別案大犯是楊自金等皆屬積年慣賊無疑黃成章並不嚴加刑審訊出實情顯有故縱情弊該督亦並不詳訊駁審將黃成章參處遽依所擬草率具題甚屬不合著刑部將此案人犯提解來京逐一嚴審定擬具奏

初七日

諭刑部陳時夏於地方盜案甚屬寬縱劉三案內夥盜

吳大黑輦玉僧又於遞解時在途脫逃此皆陳時夏
平日疎忽以致地方官因循怠玩之故著交與陳時
夏嚴緝務獲夫除暴安良乃督撫大臣爲政之首務
盜賊不靖則良善不獲安居匪類不除則地方不得
寧謐倘優柔貽患姑息養奸實爲第一溺職之督撫
愼之戒之
又江西巡撫布蘭泰叅奏德興縣知縣祁廷芳居
官闒茸奉
上諭祁廷芳著革職其闒茸縱害情由及本內有名人
犯該撫一併嚴審究擬具奏布蘭泰疏稱祁廷芳在
任既久志氣日衰此語甚屬非理從來吏治之道皆

言久於其任熟習土俗民風未聞以在任日久爲不
便於地方者但當論其居官之賢否耳至於官員之
速於陞遷蓋因陞缺不得其人是以將伊擢授並非
不令久於其任也布蘭泰識見淺陋將此等語寫入
奏章不合著嚴飭行
初九日
諭戶部泗城前係土府是以有三年土貢之例今既改
土歸流自有應納賦稅韓良輔何得復以三年土貢
品物歸於正項爲請殊屬不合嗣後悉照例徵輸錢
糧不許借土貢名色重累小民著將土貢等物豁免
又

諭兵部將軍伊禮布於接准部咨事件並不達部具題
竟行繕摺具奏甚屬乖謬朕准伊具摺奏事者或因
關係地方事務不得定見令其請旨耳今伊有接准
部咨事件理應達部具題朕又曾屢降諭旨伊如何
不知乃復將部咨事件繕摺具奏朕豈代伊交部事
件之人朕日御萬幾何暇料理此等事件伊禮布甚
屬無知不敬竟無仰體君上揆度禮義之心且伊禮
布任事以來並未奏一要務迄今數月始將此等微
員告退之部咨事件共二摺具奏是誠何意著明
白回奏並將伊禮布交該部嚴察議奏
又

諭刑部命案關係重大前降諭旨若承審官審擬錯誤
草菅人命而他員能將實情審出者交部議敘今萬
爾德一案該縣誤將柴子昌擬抵該州審出實情部
議未將該州議敘甚屬疎漏著另議具奏
又倉塲總督岳爾岱等題叅運官鄒世權等過淮
逾限奉
上諭糧船抵通若限期緊迫勢難依限全到運官俱被
叅處稍覺可憫著九卿會同倉塲侍郎定議酌寬限
期但不得有悞回空則於公私均便
十一日內閣等衙門議覆河南總督田文鏡條奏
弭盜各欵奉

上諭盜案逾限不完即行叅處原爲官役弛縱而設若
因限期廹促致有誣拏平民栽贓買贓教唆口供扳
累無辜諸弊叢生甚非清理盜案之道嗣後果有虛
實情形未分盜贓未確限內不能完結承審官應如
何詳報上司上司應如何報部展限之處著另議倘
有將易結之盜案不行速結濫請展限該督撫不能
詳情度理漫爲咨部經部駁查者應將該督撫及該
有司如何處分之處亦著詳議又議稱凡報強刧盜
案責令州縣正印官會同營汛星往事主家查勘情
形并訊地鄰更夫人等取供填註則虛實較然不患
事主狡飾等語夫事主之強悍者或以竊報強柔懦

者或以強改竊固有狡飾之情至於地方文武官員
因畏疎防承緝處分恐嚇事主抑勒改供亦未可定
如有此等不肖官吏應作何處分之處亦著詳議又
議稱初報盜刧正印官公出若待鄰邑印官查驗盜
賊必至遠颺應令佐貳捕官會同營汛速驗等語但
佐貳捕官未可深信如遇失事而正印官公出佐貳
捕官一面會同汛弁查驗先行緝捕一面申請隣邑
印官至事主家覆加查驗尤爲詳慎應如何定例之
處俱著詳議具奏

十二日

諭八旗大臣旗員以習武爲要即文職子弟亦不可廢
今覽鑲黃旗漢軍世襲家譜內原任道王希舜將伊
弟兄子姪俱帶赴任所伊子姪每一人豈無二三家
人所養人口既多如何能爲廉吏如何能免私事牽
連子弟隨任但知倚仗叔伯勢力無所不爲擾害百
姓最爲惡習有何善狀漢軍內不得人才皆由於此
年幼者帶赴任所猶可十八歲以上理應留在京城
可以習武者令其披甲學習馬步弓箭與國家出力
可以習文者送赴官學令其讀書若一概帶赴任所
不習文武只圖安逸習成懶惰即捐納得官亦一無
用之人有何益處此後外省官員帶族人赴任所者
永行禁止若係親生之子十八歲以上欲帶赴任所

者具呈該旗大臣請旨方令帶往再旗員不應作外
省驛丞典史等雜職才能之員欲盡忠國家者則因
職分甚微無可見其猷爲坐成廢滯其不肖之人規
避旗下職事捐此微官遠赴外省上司以伊係旗人
不甚約束以致年久在外任意妄爲此等文武雜職
應於何等職銜以下停止用旗人之處爾等會議具
奏再漢軍內壯丁多之佐領每佐領多至數百人竟
有終身不能披甲者滋生之壯丁甚多此等無產業
之人與其留在旗下無用都統等理應具奏或添編
佐領或在直隸綠旗營當兵即在彼處爲民亦得度
日此數事爾等管理旗務王大臣會同吏兵二部詳

悉定議具奏

十二日

諭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凌據奏知爾父病故朕不勝
惋惜因及爾父在時將一切事之始末未得裁處妥
協朕所以惋惜者此也今台吉知以爾父負朕之恩
為非遣使遠來朕甚嘉之又因爾父病故奏請差人
往西域煎茶設供目今西藏地方噶隆阿爾卜巴等
讐殺康濟鼐而頗羅鼐等欲為康濟鼐復讐彼此舉
兵相拒西藏事務作何辦理朕尚在躊躇爾應否差
人煎茶設供之處今且不便降旨且爾奏稱欲往西
域煎茶設供廣行釋教以安衆生伏望明鑒等語夫

廣行釋教之語在爾台吉似屬非分爾準噶爾乃西
北隅一小部落耳釋教之廣行與否豈關爾之煎茶
設供耶朕即位元年爾父奏請寬宥伊之一切罪愆
廣行釋教以安衆生言詞恭順朕以為出於至誠故
欲清理疆界使世世子孫如前來往永遠和睦乃命
使二次以答之朕之推誠如此爾父應欣感奉行乃
反生嫌疑不能遵奉朕旨再羅卜藏丹津乃青海和
碩特台吉巴圖爾之子伊骨肉中無故弄兵互相殘
害朕差大臣前往命各息兵而羅卜藏丹津乃敢悖
我
皇考聖祖養育之恩負朕之德侵犯內境被守邊輕兵擊

敗遠行逃竄夫羅卜藏丹津係逋逃之人爾父宜即
為擒獻始見和好之誼乃於本地隱匿窩留是何意
耶由此觀之以前所奏許多言詞無一誠實處可知
矣前者羅卜藏丹津逃往爾處一則朕未確知二則
為羅卜藏丹津乃一愚戾不忠不孝之人毫無可信
可惜之處爾台吉之父在時乃係年老歷練之人力
能將伊酌量裁處可以生之亦可以制之必不被伊
愚弄是以朕無所計慮不曾勒追夫羅卜藏丹津亦
青海名望之族也今爾年少與彼相等以羅卜藏丹
津志氣高傲不顧恩義之人斷不肯屈於爾下守分
安居必將離間爾等使準噶爾一切好事皆為壞事

於爾大有不便爾務須將羅卜藏丹津送來朕念伊
父台吉巴圖爾從前効力斷不將伊誅戮仍施恩豢
養爾台吉其祇遵朕命將羅卜藏丹津送回照從前
所降汝父一切諭旨恭順奉行方見爾為釋教衆生
之實意爾台吉應將利害是非輕重盡心籌畫自立
主見昔者爾父在日曾答使二次於事毫無所益徒
勞往返今次勅諭爾父與爾之使臣特磊賚回亦
與命使無異也

又上駟院奏鍘草夫六十一因解送錢糧赶回空
車見旂內遺失元寶一錠不敢動用呈報衙門奉
上諭此一鍘草夫役於伊車內拾得銀兩不自隱瞞即

行報出深屬可嘉著即將此銀賞給併將此事通行
曉諭八旗咸使聞知
十五日奉
上諭魏經國係藩下至微極賤之人蒙
聖祖仁皇帝高厚深恩由末弁屢次超遷用至湖廣提督
朕即位時聞伊在楚聲名甚好加恩優待畀以寵榮
因松江地方更為緊要是以將伊調補加以宮保尚
書之銜賞以世襲優崇之職魏經國受此殊眷自應
感恩圖報倍於常情乃伊離楚以後朕訪其在任時
但務沽名釣譽以求容悅於人置國家之事於度外
以致湖廣營務廢弛兵驕將惰毫無整理之處如滿

丕張連登王之樞肆行貪婪而伊並不密奏於
聖祖仁皇帝之前又如奸民謝錄正叛迹昭彰而伊又不
能擒捕於在任之日即在松江任內亦從未曾奏聞
地方利弊一事未曾舉劾一人視國家事如陌路是
誠何心尚謂得之不負恩用乎聞伊從前離任後湖
廣兵丁皆供伊長生牌位亦緣其徇情廢法委曲要
結之所致與陛當日居心行事亦大率相似如楊名
時裴𢓜度毛文銓鄭任鑰張楷輩所長不過操守一
節其所屬之官弁兵民見其無所取於人而又平易
近情諸事寬縱實法總不禁人之為非故賢與不肖
皆相安而眾愛之實巧宦欺世盜名得力之處而不

知姑息成風養奸縱暴以致吏治不修營務不飭其
有害於國計民生不可勝言種種弊端皆此等鄉愿
惡習所貽之累向來廷臣多稱道魏經國等之善今
推原其故總因伊等專務虛名邀取彼地鄉紳為之
延譽故京師稱道之者甚多年來朕屢加訓飭而魏
經國因循聽慣之習執意不改從前吳陞乞休時朕
因其年齒衰邁又復耳聾故優容而保全之如魏經
國者朕若保全之亦屬易事但朕從前格外加恩給
音褒獎今觀其行事足為政事人心之害朕亦不免
從前被欺之過今若不明白宣諭則後來之居官者
皆以市恩邀譽為得計相率而倣傚之其流弊何所

底止前所加魏經國宮保尚書之銜世襲之職俱著
革退著回京另用伊既不能報恩伊子亦豈能在地
方出力魏瑱魏琨亦著來京候旨松江提督員缺著
山東總兵官栢之蕃補授山東總兵官員缺著副都
統劉汝霖補授
又廣西巡撫韓良輔題參桂平縣知縣周鎬溺職
奉
上諭數年以來朕令內外諸臣保舉官員以備任使又
念人之操守品行亦有前後易轍者實難保其始終
不變倘舉非其人即行治罪則不但既舉之後互相
容隱即未舉之前亦必逡巡畏縮而不敢有所推薦

矣朕曲體羣情惟其訪察檢舉叅奏益欲其不扣
護於事後實欲其加意愼重於事先也若以朕既
其處分始初薦舉之時不加詳愼及至敗露之後
視爲泛常毫無悚惶愧赧之意則不幾以保題之大
典爲具文乎朕於特用人員內若有過犯即嚴加治
罪者一以示朕大公無私之心一以昭朕誤用非人
之過朕尚如此諸臣亦當各知儆惕從前諸臣檢舉
本章內皆將該員如何前後改操之處一一敘出俟
朕觀覽今韓良輔所叅桂平縣知縣周鎬乃係丁憂
離任之員韓良輔越例保題特行留任委管稅務者
今以怠玩不職叅奏前來其從前如何保題及伊如

何誤舉抱愧之處一語不曾提及竟若與伊全無干
涉之事靦然不以爲怪甚屬無恥著該部嚴加申飭
周鎬著嚴加議處具奏

十六日奉

上諭李淑德爲人卑汚無恥朕深知之故即位後將伊
革退叅領怡親王令伊辦理家務爲其所愚奏伊人
去得朕念伊祖李榮太勞績漸次復用爲大員屢曾
降旨訓誨周詳而李淑德每事並不實心効力甚屬
卑汚無恥再伊所保佐領蔣璿甚爲無恥不端而伊
保奏之時極爲稱道及命伊前往江南與修水利則
又攜帶處了到彼驕擾地方故將伊調回伊竟無畏
懼之容百方訓誡竟不悛改絕無感恩戴德之心且
軍器甚屬要緊伊身爲副都統有管轄兵弁之職乃
伊之軍器不全假借他人之箭以應點驗現被查出
其一切行事俱負朕委用之恩甚屬可惡李淑德著
革職拏交該部嚴加議罪前朕曾降諭旨令八旗整
理軍器後又賞給銀兩令其置辦寬限五年俾其修
理朕意以爲必已全完矣及今查點而官兵之內尚
有全無盔甲器械者官無器械尤屬可惡著將全無
器械之官員等俱革職拏交該部嚴加議罪其軍器
不全不好之官員兵丁俱照定例治罪再軍器有因
封貯不善以致損壞者著派乾淸門侍衛八員大門

侍衛十六員詳妥查閱將軍器各交給本人倘因封
貯堆積被壓損壞者著賞銀修理此修理銀兩即著
落原看封貯之人賠償庶幾嗣後諸事人知敬謹

十七日奉

上諭沈近思人品端方持躬廉潔凡所委用悉心辦理
正資倚任忽聞溘逝深爲悼惜著加禮部尚書太子
少傅銜蔭一子入監讀書其子尚幼著該地方官加
意照看撫養待成立時送來引見應賜卹典該部察
例具奏著賜銀五百兩吏部派一謹愼司官爲伊料
理後事命平郡王散秩大臣一員往奠該衙門知道
又吏部議覆副總河嵇曾筠奏請將鮑學沛等補

授河工同知等缺無庸議奉
上諭命往河工効力之微員若悉聽其在本地題補恐
啓鑽營之漸嗣後果有在工程得力諳練應於本地
題補者著該總河出具考語送部引見候旨補授
又
諭吏部刑部陳時夏居官尚好但於審擬盜案往往疎
縱今又將傷人盜犯蘇天章任其役供漫行開脫殊
屬不合著交部議處其承審各官不能嚴訊取據確
供亦著查叅議處嗣後江蘇地方盜案內凡有疎縱
應行議處者著將陳時夏一併議處具奏
又

諭刑部江蘇地方盜案甚多或事發脫逃或越獄遠颺
或中途疎脫以致盜犯得以漏網皆係地方官平日
漫不經心之故盜首顧永等脫逃著交與陳時夏勒
限嚴緝如逾限不能拏獲定將陳時夏與該地方官
一併嚴加議處
又刑部等衙門議奏吳高因姦致死親夫復謀娶
姦婦擬斬監候奉
上諭王氏著即凌遲處死吳高既因通姦謀殺林琯又
復行賄私和人命詭名謀娶王氏所犯情罪較大光
棍吏屬可惡吳高著改爲立斬嗣後有似此因姦謀
殺親夫復設計謀娶姦婦爲妻妾者俱照此立決永
著爲例
又刑部等衙門奏金有章等描摹印信包攬捐納
均經身故應無庸議奉
上諭此案將攬捐摹印各犯或稱在家病故或稱未經
到案身故均應無庸議等語此等要犯病故其中難
稱取過印甘各結誠恐虛應故事以致重犯狡飾兎
脫亦未可定況重犯監禁在獄尚有越獄脫逃之事
其未經到案之犯報稱病故何足憑信此本內報稱
病故之金有章等著行文該撫嚴飭地方官悉心確
查取具印甘各結報部倘有揑報等情日後一經發
覺定將該地方官與該撫一併嚴加議處永爲定例

十八日奉
上諭數年以來屢降諭旨令內外臣工將昔年欽奉
聖祖仁皇帝硃批諭旨及朕近年所批奏摺悉行恭繳昨
正白旗都統等奏稱在能泰家中查出
聖祖仁皇帝硃批諭旨裱成手卷二個及詢問能泰之子
據稱當日所奉
硃批已經呈繳此乃摹倣抄寫收貯家中者其言如此能
泰褻慢
御筆違背朕旨除將伊交刑部治罪外著該部將此再行
嚴諭內外臣工倘從前有未曾呈繳者在京則赴該
管衙門在外則赴該省督撫速行呈繳免其遲延之

咨若再有隱匿摹寫收藏等情一經發覺定行從重
治罪不稍寬貸年來諸大臣中間有奏請賞賜硃批
以傳示子孫者朕亦酌量俞允今臣工中若有實情
懇請或自行陳奏或該管衙門代爲啓奏朕自鑒情
降旨何必悖旨私藏自干罪戾倘或瞻自增減顛倒
是非所關甚鉅不得不察也

又奉

上諭吳淞石塘當日勘估之時於海潮紆緩之處酌量
修築土塘蓋因工程浩大諸臣勘估爲節省錢糧起
見故如此定議但東南財賦之區灌溉田畝保聚室
廬全賴海塘捍衛朕思海勢衝激風濤旋轉難定土

塘經歷年久未免可虞不若一例盡修石塘爲百姓
萬年之利似爲一勞永逸朕詢問齊蘇勒亦云甚當
著陳時夏陳世倌鄂禮等將現在土塘改築石塘之
處確行勘估詳悉定議具奏不得借費省工苟且塞
責務須堅固永垂久遠以副朕經理海疆愛養民命
之至意

又奉

上諭向來雲貴川廣以及楚省各土司僻在邊隅肆爲
不法擾害地方剽掠行旅且彼此互相仇殺爭奪不
休而於所轄苗蠻尤復任意殘害草菅民命罪惡多
端不可悉數是以朕命各省督撫等悉心籌畫可否
令其改土歸流共遵王化此朕念邊地窮民皆吾赤
子欲令永除困苦咸樂安全並非以烟瘴荒陋之區
尚有土地人民之可利因之開拓疆宇增益版圖而
爲此舉也今幸承平日久國家聲教遠敷而任事大
臣又能宣布朕意剿撫兼施所在土司俱已望風歸
向並未重煩兵力而願爲內屬者數省皆然自此土
司所屬之彝民即我內地之編氓土司所轄之頭目
即我內地之黎獻民胞物與一視同仁所當加意撫
綏安輯使人人得所共登衽席而後可副朕懷也但
地方遼闊文官武弁需員甚多其間未必盡屬賢良
之輩且恐官弁等之意以爲土民昔在水火今既內

附已脫從前之暴虐即略有需索亦屬無傷此等意
見則萬萬不可著該督撫提鎮等嚴切曉諭不妨至
再至三且須時時留心訪察稍覺其人不宜苗疆之
任即時調換並嚴禁兵丁胥役之生事滋擾務俾政
事清明地方寧謐安居樂業共享昇平倘有不遵朕
旨絲毫苛索於土民地方者著該上司立即參劾重
治其罪即係平日保舉之人亦不可爲之容隱果能
據實糾參朕必宥其失察之愆嘉其公忠之誼該督
撫提鎮等可共體朕心各盡懷保邊民之道

又吏部奏盛京郎中高大魁等違例支給錢糧照
例議處奉

上諭朕因奉天諸事廢弛弊端種種是以揀選人員條設漢官前往整理乃伊等之意不顧爲彼地官職隨意玩忽夫朝廷官爵豈有任人選擇之理若仍然徇情廢弛何必調用京員高大魁係朕揀選命往之員乃伊明知情弊瞻顧匪人甚屬溺職高大魁著革職將此通行曉諭奉天滿漢官員知之

十九日奉

上諭呂謙恒平珠保舉人員奏摺內語甚煩多朕前令保奏人員摺內祗將保奏其人之故出具考語不可添設繁文所降諭旨甚明朕以爲獨有徐元夢一人妄奏不意此二人又如此具奏呂謙恒著交與大學士等嚴察議奏平珠爲人甚屬躁妄不守本分前在圓明園齊集大臣官員特降訓旨時平珠於衆人之前漫行貿奏伊不過一郎中之職耳朕降旨著大臣官員各保一人而平珠保奏八人悖謬極矣此八人俱好之處伊何由得知情甚可惡平珠著革職拏交刑部夾訊定擬具奏平珠所保八人爲人如何交與大學士等驗看具奏

二十日奉

上諭蘇克濟巡撫任內虧空侵欺銀兩多至四百萬兩從前遣人查審俱有確據朕格外施恩暫行寬免其罪著令儘其力量賠補伊父子共認賠銀一百萬兩不過四分之一朕又因伊子達爾布人尚可用將伊釋放特降諭旨俟伊父虧空銀兩賠完之後尚欲錄用乃達爾布悖義逆理吝惜財物以國帑爲與巳無涉並將伊父性命亦全然置之度外藏匿不交歷今數年尚未完納一半朕以蘇克濟曾任封疆大臣若因錢糧用刑朕心不忍是以屢次降旨宣示曉諭伊等若知改過尚可從寬乃伊等並不知悛改其惡仍因循拖延今伊子弟親戚家中之所寄藏并隱瞞之物俱已敗露蘇克濟父子甚屬不忠不孝全不知畏懼國法奸回巧詐百計欺罔觀伊子弟親戚家中查出財物如此則他處隱藏者必多伊等之意以爲現今隱瞞財物俟事完之後可以肥家此等下賤無恥之人朕今亦無可如何只得加之以刑著交該都統等會同刑部大臣將蘇克濟夾審令伊子達爾布在旁觀看達爾布從前毫不思及伊父悖惡已極今見將伊父夾審若仍不供出實情將達爾布亦著夾訊

又奉

上諭據高其倬奏福建提督丁士傑到任之始於營伍頗爲經心近聞躭於逸樂不專心公務以致營伍漸弛且更急於貪取小利將弁兵丁不服不畏與其向在京城昏黷之人夥通販馬散賣各營外說公平交易其實暗用提督之勢壓制每馬一匹向日十六七

八兩不等者所發之馬俱要按照部價庫平二十二兩一匹近因軍政借部册名色每營勝派十二兩[illegible]兩不等臣密行訪知細問各員始行說出又向來提督有親丁名糧八十分以為養廉前任提督吳陞發出四十分與營中只存四十分丁士傑要復舊數乃不肯俟糧出陸續扣補尋事借革兵丁名糧所革之糧不容營中頂補盡行扣起所革又係馬糧合標不服又近有提標前營兵丁黃宇強割民人王貫之田被獲送縣有管隊魏二餘丁黃佛同兵丁等搶犯打傷王貫及至該營遊擊傅為宿送縣將黃佛枷責又有兵丁將枷犯擡去丁士傑不參傅為宿將兵丁止

行棍責又提標兵丁歷有抗糧之習近因丁士傑覓縱抗納益多臣不敢徇隱謹繕摺參奏等語朕思丁士傑由人家僕隸出身甚屬卑賤昔我

聖祖仁皇帝見其人材似屬可用是以格外施恩用至叅將朕即位以來亦因伊人尚明白精采壯健故擢為貴州總兵官伊在任時石禮哈等籌畫勦撫狆苗之事伊百計阻撓極力摺奏經朕切實教導伊亦深知愧悔朕以丁士傑或無膽量是以臨事畏縮故調用福建自調之後並不知感恩報効實心辦事苟且因循凡所陳奏皆屬支離悖謬而且聽顧私交如陳萬策居家不法伊亦徇情隱匿其他怠惰玩忽之處甚多今高其倬參奏前來又有私販馬匹派累兵弁扣剋軍餉多占空糧種種貪劣可見伊卑污下賤之習到底不改所謂下愚不移也丁士傑深負國恩甚屬可惡著革職嚴拏交與高其倬審明定擬具奏

又刑部議覆兩江總督范時繹等清查胡期恒家產一案行令再議奉

上諭清查胡期恒家產一案該督撫等辦理甚不妥協部駁甚是凡兄弟家產有雖係分居而平日託為心腹代為經理或代為置產者亦有雖屬同居而各立產業全無干涉者今該地方官並不查明朦混具奏朕不便降旨且胡期恒家產不應止有此數著該督

撫悉心確查明晰具奏

又兩江總督范時繹奏報估計修濬太倉州河道工料銀兩奉

上諭據范時繹奏稱太倉州鎮洋縣士民僉稱境內劉河鉅工已蒙發帑開濬而七浦一河原係民田沾獲其利今情願照依舊例業戶給食佃戶出力不敢再費帑金等語朕思君民原屬一體民間之生計即國計也倘遇國用不敷之時勢不得不資藉於民力今

國家財用充足朕為地方籌畫萬年之利不惜多費帑金與修鉅工養育萬姓若仍用民力以辦公事非朕本心也況小民効力工程或致荒其本業而又不

免官吏之督催煩擾朕心實爲不忍昨蘇州一二有力之紳士懇請捐貲以助地方之公事與此不同朕是以降旨准行著將范時繹所參士民捐助之處停止仍動用公帑辦理並將朕旨遍行曉諭該州縣士民伊等當體朕愛養元元之心於工程告成之後加意照看歲歲疏濬防護俾地方永受其益則勝於目前之趨事赴功多矣

又雲南巡撫朱綱參奏解任巡撫楊名時任內各官借欠庫銀著落分賠奉

上諭楊名時朕尚未識面聞爲人和平亦有操守觀其人性喜沽名邀譽惟用巧詐以求容悅於衆人而苟且因循置國家之事於膜外且虛僞偏執怙過飾非朕於其屢年奏摺中洞見其爲人時時切加訓諭而伊堅執不改此所謂下愚不移也朕料其任內必有未清之項曾諭朱綱留意清查今據朱綱參奏前來闔省錢糧倉穀遂至虧空如此之多聞者莫不駭異雲南之銀廠稅規鹽法銅礦等項向來積弊甚多皆係李衛清查經畫於前而鄂爾泰悉心辦理於後是以巡撫任內專責之事皆他人代爲料理李衛鄂爾泰料理就緒不過交與楊名時稽查現成錢糧耳乃伊於一切事務全未辦理而所專管之錢糧又復虧缺若此尚得謂之具人心人面者乎常德壽不過藩司之職事事禀承於巡撫即使常德壽侵欺挪移藩庫有不清之項而楊名時爲何容隱不行參奏是楊名時已擔承於身即係楊名時之事與常德壽無涉矣即如從前闔省未清之項毛文銓未曾舉發即係毛文銓之事與前任黃國材無干二省之案若合一轍常德壽不必留滇著即回京常德壽名下應追之項俱令楊名時楚結楊名時著革職交與朱綱勒限令將各項清楚具奏請旨此本內情由仍著楊名時自行明白回奏朕觀其又如何發辦也

二十二日奉

上諭人臣朋黨之獘最足以害人心亂國政唐虞之世共工驩兜革比周爲黨舜必寘之於法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易經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朱子謂上承九五下無應與爲能散其朋黨之象則大善而吉是朋黨之小人固自古帝王之所必誅聖賢之所垂戒其爲世道人心計誠深且切也蓋人臣之道惟在公忠體國古之純臣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精白乃心鞠躬盡瘁念念惟知有君父事事惟知有朝廷雖一己之身家且不暇顧又何至有營私結黨朋比爲奸之事此與純臣之道也惟奸惡之小人其心既陰險狡詐忍於悖逆君父擾亂國政而其才又足以籠絡要結使奸邪之輩盡入其黨遂成牢不可

破之勢當日蘇努阿靈阿鄂倫岱等同惡相濟結為邪黨凡屬在朝臣工其庸懦無能者則棄置之而於聰明才智之人或動之以利或怵之以害或震懾之以權勢或誘惑之以美名使其人不得不陷其術中彼此固結日肆邪謀自以為國家大事皆在其掌握操縱之中斷無有能出其範圍者以此煽惑人心擾亂國政若非我

皇考至聖至明乾綱獨斷則伊等比黨之害可勝言哉朕在藩邸時知之甚悉故臨御以來將伊等朋比為奸之處屢次宣示中外蓋深為世道人心

宗社國家之計不得不痛加懲創嚴加誡諭惟冀大小臣工以伊等為炯戒共絕背公植黨之私時懷公忠體國之念則一德一心上下交而其志同其於世道人心

宗社國家豈不深有利益哉

十二日莊親王允祿等奏繼養另戶旗人之子撥回該旗歸宗其繼養民人之子撥出為民繼養僕人之子分撥僕人之子內如有情願仍歸本主及伊本主亦情願容留者准其容留情願為民者盡行撥出為民奉

上諭繼養子嗣人等原非內府之人除將旗人歸併各該旗外其民人之子及僕人之子俱著為民伊等從前當過官差今撥出為民者各加恩賞銀十兩其撥出為民之後隨分安生毋得妄干法紀倘肆行犯法定行重治其罪著內務府總管等通行傳旨訓飭

二十六日奉

上諭前伊都立在山西巡撫之時朕加恩每年給銀三萬兩以為養廉原為巡撫衙門各項之用至於本省存公銀兩乃係存貯藩庫之項以備地方百姓及緊要公事之用者乃伊都立將養廉之項盡入已囊凡有賞賚兵丁給散貧生修理學宮以及欽差酒席應酬之類俱於存公銀兩內開銷尤可笑者伊都立將進獻之物每年開銷銀四千兩伊都立所進不過山西土產石花魚榆次瓜之類所值幾何亦借進物名色開銷數千金之多忍心害理莫此為甚試思巡撫衙門既有賞給銀三萬兩則前項諸費豈尚不當於養廉內自行辦理而忍開銷公項以充其一己之私用乎且伊都立於巡撫任內曾進銀二萬兩既有此進獻之銀即當以為前項諸事之用乃外為進獻以取急公之名而巧為開銷以行其貪墨之實無恥已極著伊都立明白回奏

二十七日奉

上諭河南蘭陽縣漫口處所有

神像自上流漂來其漫口之水隨即自行沙淤甚屬奇

事該河道總督等當於此處另建寬大廟宇以答
神庥

二十七日

諭淮安裏河同知夏建德向來漢軍人員習氣不堪而
河官更甚凡經手一切工程修築既不完固防守復
多疏虞上下通同侵欺浮冒虛糜國帑甚至冀幸堤
工之衝決以遂其侵那開銷之私計種種弊端朕所
洞悉今總河齊蘇勒悉心釐剔一應工程整頓料理
俱有成效爾等遇此公忠體國之上司正宜洗心滌
慮痛改前非各自奮勉如玩愒不悛經該督題參定
加重處斷不能為爾等寬也蓋河工關係運道民生

雍正五年十二月　十六

河官之責任較之他員實為重大即較之專掌刑名
之責亦更為切要果能實心辦理使河流深通堤岸
堅固運道無阻生靈賴以保全自然永受國恩上可
以顯榮祖父下亦垂裕後人倘怠玩職守工程隳壞
上則辱及先人下則貽害子孫不但一身難逭國法
已也總之職司河道勝任則造福無量曠官則造孽
無窮務須悉知利害殫心竭力相形度勢錢糧必歸
實用工程必期永固若塗飾耳目苟且塞責豈一時
僥倖無虞終必敗露身家性命隨之矣爾將朕此訓
旨凜遵恪守朝夕不忘併遍告河官互相儆戒各加
黽勉以副朕廑念運道民生之至意

二十八日奉

上諭朕因蘇松等處地方水利工程關係民生最為緊
要特遣官員會同巡撫等悉心經理務期修築開濬
以惠烝黎凡工用所需悉發庫帑絲毫不以煩勞民
力諭旨頒布至再至三昨范時繹奏稱太倉鎮洋士
民僉云劉河鉅工已費國帑其七浦一河工程民間
情願出力以助修濬不敢再動帑金等語朕又復降
旨嚴行禁止此中外所共知者頃聞長洲元和等縣
有按照田畝科派銀兩之事朕思工費悉用帑金原
以杜科派田畝之弊昨太倉等處士民懇請出力助
工朕且嚴行禁止豈容不肖官吏按畝派費累及小

雍正五年十二月　十七

民或者夫役等得受官價之外有田之業主幫貼飯
食而不知者遂誤認以為按畝派費亦未可定或者
衙門之雜役本地之攬頭借幫貼飯食之名派雜費
以飽私囊亦未可定著范時繹陳時夏等通行曉諭
令良善之民勿為奸猾所欺並時時訪察稽查除田
主幫貼飯食外倘有胥吏攬頭等巧借名色科派分
文者立即提拏重治其罪並將辦理工程之官員指
名題參從重議處倘官吏人等本無派費累民之處
而本地居民或以工程礙伊宅廬田土不願興修故
捏造浮言以惑眾聽或奸民欲行包攬不遂其私故
傳播此語以阻撓公事則其罪甚屬可惡著范時繹

陳時夏等確實查拏從重治罪

又

諭河道總督齊蘇勒河工各營差遣武弁之處甚多每營止有守備一員管轄其屬不敷且缺乏武職大員著添設叅將一員遊擊二員守備十員叅將令其統轄遊擊令其分管方爲妥協其所設叅將遊擊須將河營內諳練修築之人揀選題補斷不可將前綠營內武弁補授倘有由河營陞出之叅遊等官爾亦細加查訪具題調補若無其人即於河營守備內揀選題補令其勉勵

二十九日奉

上諭據楊文乾奏稱閩省係邊海重地風俗不甚醇樸難於治理大與內地不同今新補各官多係初任不能諳練懇將曾經出仕熟練民事者命往數員交與督撫於緊要縣缺補用等語朕思督撫之教導屬員即如師長之教導子弟也凡人之才力不齊當隨材酌量而善爲訓誨成就之且鼓舞振興必有其道獎一人而使衆人共勸劾一人而使衆人共懲斯可以造就羣材而收吏治之實效實見督撫中有恃才任性者往往自立意見以督課屬員同乎己者則以爲是異乎己者則以爲非此自用而不能教人者也又有謹守自好者只知獨善其身而於屬員之賢否悠悠忽忽無所辨別或明知其庸劣而苟且姑容以沽長厚之譽則人才何由而奮興乎閩省地方緊要數年以來朕時爲廑念屢次揀選人員命往而無如地方積習已深該督撫又復因循寬縱漫無覺察賢否混淆以致屬員無所觀感勸懲而怠惰廢弛者有之營私不法者有之經朕訪聞確實特遣大臣前往清查今已一一顯露通省叅革者十居八九似此緊要地方而吏治玩忽若此必得賢能練達之員始能整頓風而除陋習至於今年命往之員原屬初任者於吏事尚未諳練是以楊文乾有特簡人員之請但在

京候選知縣之員多係初登仕籍即間有再任候補者亦未必即係賢員克勝閩省之任若照常例命往究屬無益再四思維著各省督撫於所屬知縣內除川陝雲貴廣西外每省揀選一人務期於在任年久官員中擇謹慎老成才猷敏練者一面具奏一面作速咨送閩省交與高其倬常賚酌量於緊要縣缺補用原缺著各該督撫題補總因高其倬不能教導屬官只得爲此權宜之計令各省督撫等將素常教導熟習之能員移調一人赴閩以助閩省督撫之用耳倘各省督撫等以膜外視之潦草塞責將來在閩不能稱職或被叅處則大有關於伊等之顏面慎之慎之從來吏治在乎得人而成就各省人材者專於督

撫是賴知田文鏡方直公明善於教導故豫省之屬員賢者益堅其爲善之心中材皆奮其上進之志數年以來賢員輩出朕調用他省者甚多此督撫中之培養人才者也如高其倬性好姑容不能整理以致通省吏治怠玩成風是以揀選命往之員亦漸染地方之習弛其職守通省盡罹叅罰此督撫中之貽悞人才者也凡爲封疆大臣者當以田文鏡爲法而以高其倬爲戒又據楊文乾奏稱汀漳道劉燦操守雖好而糊塗粗鹵才具平常不宜汀漳道之任等語著將劉燦調取來京以對品京官補用汀漳道員缺著將杭州府知府孫國璽補授即孫國璽亦係河南知縣朕擢用者也杭州府知府員缺甚屬緊要著李衛於浙江通省知府同知知州縣等官內揀選題補

雍正六年正月

上諭十二道

初二日奉

上諭從前撥往河南教習椿埽江南河兵一千名原議回日裁汰但此兵丁既熟悉椿埽尚可留用今詢河道總督齊蘇勒據奏南河仍有需用之處此一千名兵丁不必裁汰著仍照原數留營差用河工差遣武弁之處甚多有營止有守備一員亦屬不敷且缺乏武職大員著添設叅將一員遊擊二員守備十員叅將令其統轄遊擊令其分管名爲河營

初四日奉

上諭年前各省遠至雲南俱各奏聞得雪惟陝西並未將得雪之處奏聞朕甚爲注念今聞陝西自十一月十六日起至十八日俱得大雪富寧安及署撫張保爲何不行奏聞再甘肅所屬地方石文焯亦未曾奏聞布政使鍾保係革職之員不行具奏猶可按察使李元英亦應奏聞著大學士等查問

十二日奉

上諭福建係沿海緊要省分最難料理高其倬過於忠厚必需精明強幹歷練之巡撫協理方不致貽悞常賚亦係和平謹慎之人自到閩省觀其奏對覺不勝任滇省雖係嚴疆而鄂爾泰一人足可倚任朱綱審

理楊名時虧空那移案鉏調用福建巡撫朱綱到閩
著常賚往滇調補雲南巡撫其朱綱往閩常賚未到
任之間雲南巡撫印務著總督鄂爾泰兼理

十三日奉

上諭君臣上下之間必至誠相接始不愧堂廉一體之
誼朕待內外大小臣工推心置腹事事至誠從無一
毫虛假而為臣者尚忍以為妄欺詐之意待朕實可
寒心其罪誠不可逭宜兆熊乃旗下平常無能之人
因其尚忠厚謹慎荷蒙
聖祖仁皇帝深恩用至福建將軍伊在任亦並無出力報
劾之處及朕即位以來伊亦不過平常供職前因直

隸總督員缺一時不得其人故令伊署理印務畀以
畿輔節制之重任教導訓誨至再至三勉其不及宥
其過愆然則朕之恩尚可負乎劉師恕向來過失多
端近年屢經敗露朕見其人尚謹慎小心且年力精
壯深有悔過遷善之念是以降旨寬宥格外加恩令
其協辦直隸總督事務以觀其後效然則朕之恩尚
可負乎張适係年羹堯案內獲罪之人中外所知且
又有虧欠錢糧各案法難寬貸朕念伊祖張玉書在
聖祖仁皇帝時効力多年而伊之過犯大約由於年羹堯
之挾制不能自主於是赦其過愆復其官爵諄切訓
諭冀其成人伊亦感激愧悔奏稱情願竭力報効朕

是以用為直隸布政使然則朕之恩尚可負乎魏定
國由知州擢用知府朕初見時伊假作醇謹之狀朕
謂其為人誠實可用又經傅敏法海極力保薦是以
用為直隸按察使伊上年來京陛見朕察其心術知
為沽名邀譽之流並非誠實無偽者曾屢向在廷大
臣言之魏定國由微末之員於數年之內擢至大僚
且因伊服官効力朕推恩及於其父逾格優待然則
朕之恩尚可負乎曾逢聖實係市井光棍由鑽營而
至知府甚屬狡詐前者被參虧空之時朕料其歷任
畿輔多年自尚有作弊貪贓之款項令該督藩臬等
曉諭該地方若果有被屈受害之人准其據實控告

審理以懲貪墨昨聞有老秀才呈告曾逢聖當日居
官劣款而張适將此秀才嚴刑夾訊旋即斃命詭稱
在監病故且坐此人以平素積惡之名不思辯冤既
奉諭旨誣告自有國法即此秀才果有應得之罪亦
當審實奏聞按律罪之於法方足以服眾人之心豈
有訟獄未定曾逢聖之案未結而將首告之人遽以
三木斃其性命之理此不過有意袒護曾逢聖惟恐
控告者多故先殺一人以箝眾人之口似此慘酷之
行世所罕見宜兆熊劉師恕身為總督若罔聞知負
朕任用之恩甘蹈徇隱之咎尚得謂之事君以誠無
欺無隱者乎魏定國專司一省刑名乃一任張适之

恣意妄行全不置問及朕面加詰責則將顛倒是非
草菅人命之數案令推於張适而置已身於事外似
此姦險巧詐之存心朕深惡之若然則直隸之設立
臬司衙門者何爲朕之簡用魏定國者又何取乎觀
此則魏定國之居心行事乃沽取虛譽之輩而傅敏
法海徇庇利護科甲妄行保薦其情狀顯然矣諸臣
試自思之朕以至誠待諸臣至於如此而諸臣以欺
詐待朕至於如此朕安得不爲之寒心而諸臣清夜
自思亦忍爲之乎若不隨其敗露嚴加懲治此風不
息張适魏定國俱著解任著傅敏史貽直前往保定
將曾逢聖各案及夾斃秀才情由一一秉公嚴審務

將實情悉行究出不得絲毫徇隱傅敏既誤薦魏定
國於前倘審理此案稍有疎忽瞻顧之處經朕察出
定行重治其罪直隸布政使員缺著將山東按察使
楊紹補授直隸按察使員缺著將兩淮鹽運使張燦
補授山東布政使岳濬將山東錢糧一一料理清楚
奏聞毫不瞻顧甚屬可嘉朕欲清查山西錢糧著將
岳濬調補山西布政使將高成齡解任江蘇布政使
張坦麟爲人謹愼辦事亦明白但器局稍覺褊淺聞
伊在任與巡撫陳時夏不甚相合此二人皆非懷挾
私心彼此不和者其中必有一是一非撫藩既有不
協之意若仍令共事於地方無益著將張坦麟調補

山東布政使其江蘇布政使員缺著將江蘇糧道趙
向奎補授
二十日護軍參領郎坤奏奉
旨廷臣各保舉一人但諸葛亮猶誤用馬謖臣何敢妄
舉奉
上諭朕因知人之難始令諸臣每人祇保一人今必以
勝於孔明者始行保舉則勝於孔明者郎坤自必知
之孔明所用之人盈千累百而乃因其誤用一馬謖
卽加以不知人之名殊屬乖謬之論郎坤從何處看
得三國志小說來卽欲示異於衆輒敢在朕前沽名
具奏甚屬可惡著該部嚴審議奏以爲此等怪異狡

詐者之戒
二十一日巡察御史楊保等參奏天津旗兵喧鬨
公堂奉
上諭天津新設營兵豈容在地方生事此風斷不可長
著內大臣侯陳泰刑部尚書德明前往天津將一干
人犯嚴加審訊務將實情究出分別定擬具奏都統
公鄂齊來京時亦當委員管束兵丁何以疎縱至此
著將鄂齊及該管官員俱交與陳泰德明嚴察議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雍正二年朕卽諭李維鈞云聞得直隸滄州地方
有偷鑄私錢之匪類應嚴行查拏李維鈞回奏已經

嚴查該地方並無私鑄保奏甚力今步軍統領阿齊
圖奏稱本月內准內務府咨稱番役因公事前往滄
州拏獲私鑄之同純劉七等移送前來臣差千總姜
進祿帶領番役前往滄州將私鑄之夥黨悉行拏獲
並獲鑄錢器皿等語觀此則滄州奸民私鑄之弊由
來已久而地方大吏漫無覺察今始敗露阿齊圖差
官將匪類夥黨俱即捕獲不使漏網甚屬可嘉著將
阿齊圖及所差官弁交部議敘番役著加賞賚其私
鑄一千人犯交刑部嚴審定擬具奏夫私鑄錢文大
干法紀且私鑄不息則錢法不能畫一而銷燬制錢
等弊皆由此而生何以便民間之用此事大有關係

畿輔近地尚有此等奸民則各省遠方難保必無此
弊著通行曉諭再嚴加申飭倘直省督撫中如有似
此疎縱不肯實力查拏者朕留心訪察當差京員稽
捕若一經察出必將該督撫照溺職例處分

二十三日奉

上諭浙江原任糧道江國英案內旗丁名下應扣借支
銀一十三萬四千餘兩朕已開恩准作八年扣補今
查浙省旗丁名下又有造就舢船案內應扣銀二萬
八千六百餘兩當於兩年內扣清完項朕念旗丁運
糧辛苦若於兩年內扣還舊欠二萬餘兩恐伊等力
量不足稍覺艱難著開恩寬作五年勻扣以示朕優
恤運丁之至意

又

諭內閣九卿等楊名時在雲南巡撫之任七年但以謟
媚地方官民為事而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得失全不
置問一味虛假詐偽以求衆人之歡悅而稱道之存
心卑鄙無耻之極且一味袒護科甲顛倒是非以行
其私在任七年僅參一進士出身之知縣然則通省
屬員之多莅任七年之久而科甲出身屬員內只有
此一知縣應行參劾此外皆係賢員無劣蹟之可糾
彈乎即此一事楊名時之居心行事天下後世自了
然知之矣從來迎合上意者謂之謟媚小人乃聖賢

之所不取蓋謂君臣之間尊卑之勢相臨難於徑情
直行尚不當委曲迎合以失為臣之道其他權要同
官與屬員紳士兵民不必言矣豈有卑污下賤謟媚
同官謟媚屬員及所轄紳士兵民以求得其歡心者
謂是當然之理乎若迎合上意則以為非而謟媚衆
人則以為是此則冠履倒置以百步而笑五十步豈
聖賢之明訓耶楊名時只圖一己之虛名而不知綱
常之大義其心實願父為瞽瞍以成己之孝君為桀
紂以成己之忠君父且不顧豈尚計及於吏治民生
乎夫以盜名之邪念至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在家則
為逆子在國則為逆臣矣天理尚可容乎其罪尚可

違乎況巡撫統馭全省賞罰政令皆出其手若要結
衆心何求不得而楊名時乃曲盡諂媚之術以博衆
口之稱料滇省之人必悉爲其奸詐之所籠絡煽惑
而必有去後之思若然則不知有是非之公不知有
國家之法而令欺世盜名者轉爲得計此則甚有害
於人心世道者著總督鄂爾泰通行曉諭使滇省之
人共知楊名時平素之奸僞巧飾於伊奉旨起身來
京之時相率而賤辱之倘仍有爲其蠱惑而禮貌附
和之者著鄂爾泰查拏究治朕亦再加訪問楊名時
既能欺世盜名則朱綱之秉公審理楊名時各案自
違拂衆人之私意或有造作謗語捏寫無名揭帖以

紊亂是非者亦未可定著鄂爾泰嚴行緝捕一面奏
聞一面懲究朱綱秉公執正毫不瞻顧可謂實心扶
持風化之大臣伊起身赴閩之時滇人當尊敬盡禮
以榮其行方爲公道朕恐邊遠之人愚昧無知受楊
名時之欺騙日久而不覺故明白曉諭開導之鄂爾
泰奉朕此旨可沿路通行曉諭倘不能實力施行朕
另有訪聞將鄂爾泰一併議處

二十七日奉

上諭律例之設乃詳情察理揆度至當而後定者也審
擬罪案之時應引某條則引之斷無輕重任意之理
亦無介在兩端之理常見外省本章及法司議覆疏
內往往有先引一例復云不便照此治罪更引重罪
以坐之以此兩說載入一本此乃臣下巧於營私之
陋習或欲以嚴刻之名歸之於上而爲此語或希冀
法外之恩倖邀開脫而爲此語均非讞獄明允之道
從前已經降旨禁止乃去冬刑部本中猶有此陋習
夫治獄之道貴乎得平而司刑之官在乎執法今以
一罪而引兩律則是法無一定而獄不得其平矣豈
朕明刑弼教之至意乎嗣後若再有兩引條例者外
省督撫提鎮本章著通政司駁回將情由參奏三法
司本章著內閣駁回將情由參奏若所犯之罪當引
輕律而故意坐以重罪亦難逃朕之洞鑒內外執法

臣工各宜遵毋忽

二十八日

諭雲貴總督鄂爾泰覽安南國王陳謝本章感恩悔過
踴躍拜命情詞甚屬恭順該王既知盡禮朕亦便可
加恩著將此四十里之地仍舊賞賜該國王特頒勅
諭一道令杭奕祿任蘭枝賫往彼國宣諭朕意但思
朕既加恩外藩亦當俯從民便倘此四十里內所居
人民有情願遷移內地居住者可加意資助安插目
今滇省現有開墾地土之事即令伊等受田耕種務
使得所其情願仍居外地屬安南管轄者亦聽其意

三十日江西巡撫布蘭泰舉報熊應璜入祀鄉賢

奏

上諭前因舉報鄉賢之典甚屬冒濫故令各省查核以
重祀典今若不加意慎重必致仍開冒濫之端據本
內稱熊應璜出宰壽陽輕刑禁耗士民感頌等語查
熊應璜在任未及二年爲期不久其輕刑未知所輕
者何刑而禁耗亦是遵奉諾岷敎令職分當爲通省
皆然者此外善政及民士民實心感頌者更有何事
果克膺鄉賢祭祀之典與否有無實據著行文山西
巡撫查明回覆到日再行請旨

雍正六年二月

上諭三十五道

初三日禮部題明朝鮮國補進貢物奉
上諭朝鮮年貢之例每年貢米百石朕念該國路程遙
遠運送匪易著減去稻米三十石江米三十石每年
進貢江米四十石便足供祭祀之用將此永著爲例
著行文該國王知之

初四日

諭諸王滿漢文武大臣誠親王允祉平昔嗜利營私詐
贓款纍纍經戶部及管該旗事務果郡王等秉公清查
允祉不知愧恥轉具摺陳訴於朕前朕召入問云果
郡王辦理鑲藍旗事務毫無瞻徇出於至公爾轉以
彼爲非然則實心爲國者果非乎且謂伊與爾不合
伊果與爾不合爾又何由而知誠親王奏云聞之於
巴顏德及朕詢問巴顏德巴顏德不靜聽朕旨率爾
對曰全無影響臣並未向誠親王妄出一語誠親王
又復展轉支吾奏稱聞之於蘇白赫蘇白赫聞之於
巴顏德色穆德二人怒形於色仍怨謗果郡王及都
統納奇等不已出言甚覺無禮在傍之諸王大臣目
覩其狀合詞具奏請將伊交該衙門嚴加議處朕令
伊明白回奏今伊具摺回奏前來朕覩前日巴顏德
情形急遽無序曉曉有辭必有與伊干涉之處其爲

彰心狡辯灼然無疑著革職與蘇白赫一同拏問質審都統緯奇辦理此事不徇情面甚屬可嘉著該部議敘其奏副都統常存亦係辦理旗務之人今誠親王只怨緯奇而不及常存則其但知畏懼誠親王而不以國家之事爲事顯然可見常存平日專務求悅於衆公事竝置之不問伊受朕深恩與衆不同理宜感恩圖報今伊行事如此甚屬負恩不加懲治無以爲負恩溺職者之戒著革職拏交刑部治罪王大臣參奏允祉之摺並伊回奏之摺暫行收貯俟過齋戒日期王大臣等會同刑部將鑲藍旗滿洲都統參奏之述舒齊式等及永泰家人保德等究審明白一併具奏奏時將此二摺請旨

又雲貴總督鄂爾泰題參彌勒州知州伍綱昌謀陞蒙化府同知奉

上諭所參伍綱昌著革職黄先爵著革去監生其營謀撞騙等情及本內有名人犯該撫一併嚴審究擬具奏鄂爾泰參奏此事甚屬可嘉各處督撫有舉劾之職朕又令其保薦所屬官員以天下之大官員之衆其中豈無一二不肖之人鑽營上司希圖僥倖者若該管上司果能據實題參則衆人知所畏懼杜絕私弊屏去邪心於吏治風俗甚有裨益數年以來朕甚望天下有此秉公持正之督撫乃竟未見一人今鄂爾泰此奏誠不愧公正大臣之道夫爲大臣者持躬律己雖可以自信無他而戚友家人及屬員胥吏各色之人甚多斷難保其必無招搖生事借名撞騙之弊其爲大臣者旣不能用心覺察於平時及至敗露之後又復姑容隱忍妄謂化有事爲無事化大事爲小事以博寬厚之名其爲害於人心風俗者不淺且摘發奸弊懲一儆百乃整飭官方之要道豈得謂之多事豈得謂之苛刻豈得謂之瑣碎若好爲容隱行其私恩小惠徒使此輩作奸犯科之人感恩得志而已其於良善毫無裨益非聖賢之道也年來在內惟怡親王察出屬下作弊之人即行參奏而在外則僅見鄂爾泰此事此皆能訪察於平時而又不徇隱於事後者大臣等皆當以此爲法著行令各省督撫知之

又奉

上諭據鄂爾泰奏稱石阡府知府員缺奉旨著臣題補今查現任無合例之員相應請旨揀補等語凡係奉旨題補之缺與尋常照例題補者不同若應陞官員內無合例之人即應將不合例而可以勝任者題補但將不合例之處於本內聲明具奏請旨如此則要地可以得人亦不至稽遲時日矣將此通行各省督撫知之

初五日奉

上諭果郡王爲人甚屬直樸謹慎品行卓然朕即位以來命王辦理理藩院及三旗事務數年王矢志忠誠毫不顧及已私執持正理纍不驕徇贊襄朕躬允稱篤敬王微有弱疾雖偶爾在家調養而一切交辦事件仍然盡心料理即近日條奏誠親王一事亦非常人之所能者且從前待隆科多並不屈讓甚屬可嘉較之誠親王之待隆科多年羹堯越禮致敬作諂媚卑汚之舉動相去奚啻天淵今承我

聖祖皇考六十餘年至聖至神化洽宇宙之恩普天共享昇平固無庸似昔年諸王効力於行間朕以爲若能盡心爲國備極忠誠恪守臣子恭順之道較之捐軀委命敢蹈白刃者其人爲尤勝其事爲尤難著將王晉封親王爲朕之子弟及世世子孫之表範其一應典禮著該部查例具奏

又奉

上諭據高其倬奏稱臺灣南路營叅將員缺請於記名人員內欽簡補授等語凡屬水師記名人員俱已用於閩廣二省安得尚有未用之人如李春楊恩即係朕所記名者李春尚未到烽火門之任楊恩亦到任未久今因水師要地需人只得將此二人補授非另有深知之人而不用也督撫大臣於該地方應題要

缺平時當留心人材遇有缺出擬名具題朕若另有記名之員人地甚相宜者自然於伊等具題到日批出乃若將應題要缺盡推諉於朕是誠何意著飭行

又奉

上諭據孔毓珣奏稱龍門協副將景慧奉該管總兵官調取考驗遭風漂沒又該協右營把總謝廷彥輪值冬季巡遊帶領兵丁泛海亦被風漂沒等語聞之深爲憫惻查康熙五十二年內福建臺灣廣東碣石有海洋遭風傷損官兵之事蒙

聖祖仁皇帝特頒諭旨令地方大吏加以恩卹並令嗣後通行但向來未曾分別官兵詳著爲例恐地方官奉行不力或至日久廢弛亦未可定朕思海洋危險之地凡官弁兵丁等若因公事差委遭風受困者當照軍功加恩倘有不幸至於身故者當照陣亡之例優卹再漕運船隻在大江黃河危險之地遭風漂沒者亦係因公情實可憫又如黃河下埽之人辦理工程不惜身命均當比照軍前之例定以恩卹之條著九卿分別詳細定議具奏景慧謝廷彥及兵丁等應如何加恩之處一併議奏

又戶部侍郎法寶等叅奏錢局匠役潘士花等聚衆喧嚷奉

上諭匠役人等食物短少剋扣之處如果稟明監督而

監督等罪之不理其罪自應歸之監督嚴加議處若
不會稟明輒敢聚衆喧嚷則刁風斷不可長應將匠
役人等嚴加治罪著交與提督阿齊圖會同該部審
明定擬具奏
初六日奉
上諭
闕里興修工程已經三年何以至今尚未告竣大學士
等可寄信與巡撫塞楞額令董事諸臣實心料理務
使堅固貽垂永久毋得惜費省工躭延時日報竣之
後朕或親詣展禮或遣親王大臣前往俟再降諭旨
又奉

上諭朕惟風雨時若百物繁昌皆由誠敬感格
天心用能福佑下民時和歲稔而司天號令長養阜成
風神之貺厥功允懋頻年以來朕虔祀
龍神有祈必應其福庇蒼生者歷有明驗因思古稱
雨暘燠寒以風爲本亦宜特隆祀典以答洪庥考之
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風師虞書禋于六宗劉歆鄭
康成之說咸謂六宗之內風其一也歷代各置壇兆
至宋祥符間曾立風伯廟近代及本朝俱列
南郊四祀之中典禮具備今欲於都城和會之地特建廟
宇因時禱祀以展朕爲民祈福之誠應如何考據禮
儀相度營建之處著禮工二部會同內務府詳議具
奏
初七日奉
上諭前貴州貴東道李日更摺奏今歲黔省自夏徂秋
民食甚艱竟有連日不舉火者各府米價甚貴每石
一兩六錢至二兩不等何世璂隱諱並不陳奏且時
至臬司衙門置酒宴會互爲賓主置百姓呼籲於不
聞等語朕覽李日更所奏因係屬員參奏上司體統
所關不便將何世璂詰問俟另行訪察確實與否再
降諭旨並將李日更調取來京面加詢問朕心原未
肯遽信也今觀何世璂新奏二事甚屬巧詐且無恥
之甚貴有玷大臣之職即如貴州地方向來受兇苗

之害久矣從前石禮哈奏請用兵而何世璂陳奏力
言其不可經朕降旨切責何世璂始具奏認罪今鄂
爾泰等將烏蒙等素難懾服之兇苗悉行勦撫是以
黎平接壤之謬冲等苗陸續就撫其餘皆聞風畏懼
抒誠嚮化此雖會同楚省辦理實鄂爾泰之功也今
何世璂將他人辦理就緒之功攘爲已功並無一字
提及鄂爾泰且靦顏自述其調度之方並敷陳其善
後之策而全忘其從前畏縮阻撓之語大言不慚莫
此爲甚又如貴州官莊學租米穀一項向來陋規名
爲散給貧寒之用而實爲巡撫司道衙門之供應石
禮哈摺奏將米變價以爲各官之養廉此就貴州本

地情形斟酌辦理名也今何世璂奏稱仍以此項之
米穀爲散給貧寒之用夫通省地方甚廣人數甚多
何世璂此舉徒有散給之名而無散給之實是石禮
哈之改爲養廉者欲與衆官公用此米穀也何世璂
之指稱散給者欲巡撫一人獨據此米穀也蓋不但
沽名而且併收其利矣又何世璂奏稱今年通省收
成十分豐足間有數處八九分不等米價甚賤每一
市斗價銀一錢合倉斗則一斗五升不止等語較之
李日更所奏則大相懸殊李日更所奏或有過甚之
處然伊身在地方豈敢以全無影響之詞見之奏摺
今何世璂以十分豐收粉飾陳奏則將百姓疾苦隱

匿不報之處顯然何世璂已降旨調取來京著將李
日更奏摺一件何世璂奏摺三件存貯內閣俟何世
璂到京之日大學士九卿將此詢問令其明白回奏
初九日雲貴總督鄂爾泰奏報歸化苗民冊籍奉
上諭前因長寨後路克猛等處生苗向化輸誠歸附版
籍所有在事官兵應行議敘賞賚者已著鄂爾泰分
別等次具奏今又續報歸化生苗戎長冗壤等寨冊
籍甚屬可嘉據鄂爾泰奏稱提督楊天縱辦理苗疆
事務實心効力勞績懋著等語著賞給拖沙拉哈番
以示優奬其在事官兵俱著議敘賞賚交與鄂爾泰
一併分別等次具奏

十一日奉
上諭兩淮商人感戴朕恩急公念切數年以來將正項
及帶鈔銀兩俱照數全完又捐銀數十萬兩辦理地
方公事甚屬可嘉今因揚州修濬水利工程又請公
捐銀三十萬兩以佐公費朕聞之心甚不忍此衆商
効力之處或係伊等力量寬舒實心踴躍合力捐輸
以報國恩而襄公事或係地方大臣官員等授意商
人而有此舉著詢問衆商令其務將真情據實呈明
該督再行具奏請旨
又戶部等衙門奏清查虧空錢糧奉
上諭清查虧空案件若不將差往之員預定考成恐伊

等怠玩從事且地方督撫若不與欽差官員一體考
成使之功過相同則必有推諉等弊於公事無益此
本內未曾議及著再議具奏又本內奏稱江南浙江
二省虧空甚多應先行清查等語江南現有巡察御
史浙江現有觀風整俗使二省再各派一員同往辦
理該部將滿漢京堂科道職名開列請旨又聞江浙
近海地方偷運米石出海之弊尚未盡除亦交與派
往之人一併嚴查毋得疎漏
十五日
諭各直省督撫布政使等任土作貢天地之常經守法
奉公生民之恒性斷無有食地之利而不願輸納正

供以甘蹈罪戾者何以錢糧虧空拖欠之弊積習相
沿難於整理如此一則胥吏中飽之患未除也或由
包攬入已或由洗改串票或將投櫃之銀釣封竊取
或將應比之戶匿名免追種種弊端不可枚舉其故
皆由於錢糧完欠細數官未嘗顯示於民在官則以
爲民欠在民則以爲已完故吏胥得以作奸而官民
並受蒙蔽也應飭州縣官每年令各鄉各里書手將
所管欠戶各名下已完銀糧若干尚欠若干逐一開
明呈送州縣官查對無差即用印出示各貼本里使
欠糧之民家喻戶曉如有中飽等弊許執串票具控
則吏胥不得肆其奸盜矣再則不肖有司借端侵漁

那新掩舊之弊不可不察也朕因各省舊欠甚多恐
民力難於輸納格外開恩准其分年帶徵其應徵之
數有在十年以內者亦有寬至十年以外者酌其多
寡分別遠近此朕愛養黎元之至意期於民欠易完
而民力可紓也乃聞有不肖州縣官另立私冊於每
年應徵分數之外溢額多收及至報解之時止照分
數起解該管上司因其已經照數起解不復再行稽
查而此多徵之數遂得任其侵那又成虧空之項且
民間見已經完納者徒供官吏之侵漁亦遂怠其急
公之念而抗延拖欠之事由此而起朕意分年帶徵
之項亦應將花戶名下每年應完若干之處詳細開

明出榜曉示令其按數完納違者治以抗糧之罪倘
有急公良民完納在分數之外者該州縣官加以獎
賞據實詳報若州縣官果能勸導百姓於應徵分數
外多完若干者著督撫具題照例議敘以上二條乃
據朕所聞書示各省督撫布政使等其作何因地制
宜之道與斟酌立法之處總在地方大臣詳察弊端
權衡損益督率有司實心經理果得忠誠廉幹之人
自無不可清釐之事即如閩省各屬虧欠甚多竟成
錮習朕察知其弊特遣大臣前往清查而各官侵那
之項俱已一一敗露此日前之事中外所知者又如
鳳陽知府朱鴻緒來京引見時奏稱在鳳陽任內有

舊欠錢糧十萬兩之多伊將民欠確查明白以理曉
諭勸導之民間無不踴躍輸將如期完納其胥吏地
棍之包攬侵蝕者伊亦定限令其交完並諭以逾限
不交即將眷屬監禁追比吏胥等果知畏懼依限交
納於兩年之內清完十萬兩之逋欠此亦日前之事
也治賦在乎得人除弊方能立政任地方之重寄者
其慎思之

十七日奉
上諭前因李日更屢次具摺參奏何世璂任內事件是
以將伊二人調取來京意欲令其質對今覽何世璂
奏摺朕已深悉伊二人原係上司屬員而所奏事件

又屬瑣屑細務不必令其質對何世璂爲人尚屬謹慎老成但過於柔善不宜巡撫之任著留京以侍郎補用李日更現在患病著在京調理候朕另降諭旨

又奏

上諭黃成章初任順義縣知縣隆科多在朕前屢次薦舉朕因通州地方緊要將伊擢用知州伊在任數年一味沽名邀譽取悅於人全不實心辦事即如令其緝拏盜賊而伊故意疎縱令其禁宰耕牛而伊玩忽不問令其禁燬制錢而伊漫無覺察是其爲人專以鑽營奔競爲務於職分所當爲之事全不經心若不嚴加處分無以爲曠職營私沽名邀譽者之戒該部議奏

又山東巡撫塞楞額題參兖州府通判羅鴻德侵匿稅課奏

上諭向來各處稅課銀兩隱匿者甚多本應按律究治朕格外開恩屢降諭旨准其自首免其從前隱匿之罪並不追其多收銀兩所以曲全之者至矣而不肖官員尚有背恩違旨仍前隱匿者此等之人利欲熏心不知大義不畏國法尚得謂之有人心者乎應加重懲以儆貪墨且伊等既惟利是圖必使之失利方知醒悟今與以一年之限倘再有隱匿不行首出而待上司查出或接任官查出舉報者除該員作何嚴

行治罪外仍將多收之銀加倍追出賞給查出之人其有在任不行自首而離任後被人查出者亦照現任官治罪追賠此事如何詳悉定例之處著九卿會議具奏

又湖北巡撫馬會伯查報解任天門縣知縣吳文煊虧空倉穀奏

上諭社倉捐穀聽民自便不可繩以官法朕屢發諭旨至再至三各省督撫辦理此事但當將已交在官而官吏侵蝕者查令追賠若民間一時虛報數目而力量實不能完者悉令催交小民必致擾累此處朕亦屢行曉諭今據馬會伯奏稱天門縣勸輸穀石實欠在民應飭地方官於來年秋收時勸催里民交納等語所奏甚屬錯誤此項穀石不必催追聽從民便輸納吳文煊亦從寬免議併將此曉諭各省督撫知之

十九日奏

上諭外省州縣官員引見時有留京以部屬試用者皆因觀其人才具似屬平常而一時未能遽定是以令其在部辦事以試看之若此等之人用爲部屬即照常例陞轉恐平常之員與部中辦事之能員無所分別非當日留京試看之本意凡奉旨交部試用之員俱俟該堂官委用試驗具奏保舉後方准照例陞轉著將此傳諭各部知之

又刑部等衙門議覆天津州知州宋晶與天津總兵趙國瑛互訐一案奉

上諭趙國瑛出旗下悉領朕加恩擢為天津總兵官乃不思感恩報効輒敢玩法營私縱云庇護親黨致書囑託一時迫於親戚之情而至於食牛賭博之禁奉有嚴旨內外各宜稟遵趙國瑛身為地方大臣更當實心遵奉並查拏他人之違禁者豈有因知州禁約廢弛而伊卽公然犯法食牛之理觀此則伊衙署中私藏賭具不遵禁令之處顯然矣趙國瑛深負朕恩甚為可惡著照議革職發往阿爾泰驛站効力贖罪後具致書說情係奉上司指使情有可原著降二

級留任佟金身為旗員不守法度倚恃親戚為地方官輒敢交結生事此等不法之處本內並未議及甚屬疎漏佟金著革職發往白都納當差滿國麟著降二級從寬免其調用宋晶著革職從寬免其徒杖餘依議

又江蘇巡撫陳時夏恭報松江府華亭縣地方甘露呈祥奉

上諭據奏松江地方

天降甘露該省臣民皆以為朕之功德感召所致合詞頌祝等語夫甘露之瑞載在禮經自古以來咸稱嘉慶今蒙

上天恩賜若不以為瑞非所以敬承

天貺也但此番未見於宮庭上苑而見於松江想因江南地方官員有惠政及民或本地民人風俗良善有上感

天心之處是以錫茲瑞應昭示羣黎朕深為該地方稱慶若官民等歸美於朕朕不敢居也但願該地方官民紳士受

天恩賜倍勵虔恭官斯土者益厚其教養之道居是邦者愈篤其忠孝之忱吏治清明民風醇厚則

上蒼眷佑錫福方來此則朕之深望也勉之勉之

二十一日奉

上諭程元章條奏各款具見實心辦事漳州地棍目無法紀攬搜考場希圖作弊甚屬可惡該督等已經奏聞似此不法之徒地方文武官員應嚴拏重懲以示儆戒考試冒籍之弊向來習以為常理當清查禁約各省學臣未曾條奏及此惟楊超曾將陝西屬縣之事曾經奏聞兄今滇黔楚粵等省苗民嚮化新增土司入學額數為學臣者尤宜加意禁飭毋使不肖士子冒其籍貫致阻土民讀書上進之路再者朕念各省學臣用度不敷特令各該地方給與養廉俾伊等盤費從容得以盡心考校杜絕私情但聞向來陋規學臣有餽送督撫之項今若外有養廉之名而暗中

仍有餽送之實則考試必至不能肅清深負朕加恩學臣之意矣目前雖無此事因恐將來日久弊生故
諭及之

又奉

上諭上年署黑龍江將軍傅爾丹報稱鑲白旗達爾佐領下披甲人春書夫妻父子弟妹及奴僕等九人俱被賞伊爲奴之紀二殺死等語此事甚可駭異凡屬免死發遣爲奴之犯皆係秉性兇惡之徒發遣之後怙惡不悛者多往往在外恣意妄行不服管束伊主亦無如之何此等皆係已犯應死之罪格外恩免之人嗣後若仍有兇暴者不論有應死不應死之罪伊

主便置之於死將伊主不必治罪但將實在情節報明該管官員咨部存案其發遣當差之犯若不守法度被該管官打死者亦將該管官免其議處但將情由報部存案再徒犯與平人鬬毆被打身死者將平人治罪之處從寬減等如此則兇惡之徒有所畏懼自然改過遷善不敢爲非矣著將此通行各處曉諭
咸使聞知

又奉

上諭永順土司彭肇槐恪慎小心恭順素著兼能撫輯士民遵守法度甚屬可嘉據湖廣督撫等奏稱彭肇槐情願改土爲流使土人同沾王化朕意本不欲從其所請又據辰沅靖道王柔面奏彭肇槐實願改土爲流情詞懇切朕念該土司既具嚮化誠心不忍拒却特沛殊恩以示優眷彭肇槐著授爲參將卽於新設流官地方補用並賜以拖沙喇哈番之職世襲罔替再賞銀一萬兩聽其在江西祖籍地方立產安插俾其子孫永遠得所著該部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張棠蔣文瀾等因該地方興修水利裨益民生特捐己貲以助工程之用急公効力甚屬可嘉朕念張棠蔣文瀾二人皆係候補道員今因年老不能出仕特加京堂職銜以示恩榮張棠著加太僕寺少卿銜

蔣文瀾著加光祿寺少卿銜蔣文源等照部議俟查明職銜到日再議嗣後各省若有急公効力人員該督撫具題該部請旨

又奉

上諭上年聞湖廣廣東江西等省之民因本地歉收米貴相率而遷移四川者不下數萬人已令四川督撫設法安插毋使失所但思上年江西收成頗好卽湖廣廣東亦非歉歲不過近水之地畧被淹損何至居民輕去其鄉者如此之衆也因時時留心體察今據各處陸續奏聞大約因川省曠土本寬米多價賤而無知之民平日既懷趨利之見又有傳說者謂川省

之米三錢可買一石肉價一錢可買七觔此等之言
最易動愚賤之聽又有一種包攬棍徒極言川省易
於度日一去入籍便可富饒每戶得銀包送愚民被
其煽惑不獨貧者墮其術中卽有業者亦鬻產以圖
富足其情弊大抵如此獨不思川省食物價賤之故
蓋因地廣人稀食用者少是以如此若遠近之人雲
集一省則食之者衆求如從前之賤價豈可得乎况
彼此相隔或至千里或數千里小民離棄鄉井扶老
挈幼跋涉山川安有餘貲以供路費中途困阨求救
無門不相幸而爲匪類勢必爲溝中之瘠矣此時追
悔亦復何及豈非輕舉妄動自貽伊戚乎草野識見

庸愚必須訓示方能醒悟爲地方官者當撫綏之於
平日而勤教之於臨時開其愚蒙䘏其窮困念念如
保赤子時勤訓導使百姓知故土之可戀轉徙之非
宜則愚民之不醒悟者亦少矣且各省皆有可墾之
田土卽如廣東高雷廉三府儘有荒地可以耕鑿而
所以任其廢棄者聞其故有二一則民俗好爲爭競
當其未墾之時則置之不問及至既墾之後則羣起
相爭是以將可耕之壤抛爲曠土甚爲可惜一則墾
田必須工本而寒苦之民不能措辦以致委諸草莽
爲有司者當如何經其疆界以息爭端助其籽種以
資耕作寬其陞科之年優其上農之賞則百姓斷無

有不踴躍鼓舞趨事赴工者矣凡地方荒棄田土皆
地方官不實心愛養體恤百姓之所致也朕宵旰勤
勞無刻不以百姓生計爲念數年以來所以爲閭閻
籌畫者費盡苦心茲頒諭旨並非禁百姓之謀食於
他方也祇以愚民無知圖利心切惑於邪說見異而
遷遂輕舍故鄉甘受流離之苦朕心實爲不忍夫在
彼在此皆吾赤子若本籍果逢歉歲難以資生該地
方有司自能仰體朕心卽時奏聞朕必沛以恩膏使
之得所何必分散他方以希冀不可必得之利乎著
各督撫將此通行曉諭所屬官民等咸使聞知
又江蘇巡撫陳時夏叅奏署武進縣知縣朱和均

等徇縱蠹役科派銀兩奉
上諭朱和均陳陞誠俱著革職其徇縱蠹役科派銀兩
等情及本内有名人犯該督一併嚴審究擬具奏江
南各屬興修水利工程浩大恐蠹役人等借端科派
者不止此二縣該督撫等應時加察訪有聞卽行叅
奏懲治勿謂已經叅處二縣可卸稽查之責以致或
有疎縱俾奸蠹等苛索滋弊擾累民間也
又福建巡撫常賚奏流犯鄧亞四同妻何氏脫逃
署同安縣知縣王世遴等照例議處奉
上諭流犯鄧亞四同妻脫逃與單身逃遁者不同若平
時加以約束或臨時卽行追捕均不至於兔脫無踪

觀此則該縣法度之廢弛可知矣嗣後逃走之犯有攜帶妻子一同走脫者將該管官從重處分並著該部定例具奏

二十五日奉

上諭凡保送人員必量其材具可以勝任者方可保舉如大興縣員缺甚屬緊要有旨著加意揀選今鄂爾奇胡煦保送之庶吉士原袁戴等看來人雖似老成謹慎而才具甚屬平庸未必勝大興縣之任但朕乍見實不能定其可否不便揀補著鄂爾奇胡煦於原袁戴等四員內指定一員能勝大興縣之任者保奏朕即將伊補授到任後如不稱職誤事經該府尹題

參即將鄂爾奇胡煦一併嚴加議處

又奉

上諭據四川巡撫憲德奏稱程如絲於未正法之先自縊身死固屬地方該管各官疏忽之咎但程如絲正法之旨於部文未到之先此信已早到五六日顯係提塘於塘報中先期漏洩向來提塘之弊似此預通信息者甚多大有關係請將各省提塘通行革退等語朕思提塘管理京報設立已久若禁革不用似屬難行但伊等借郵傳之名作奸滋弊習以為常如奉旨正法之人可以預通信息早使聞知亦可將奉旨寬宥之人先期設詞恐嚇詐騙其間弊端種種不可不加防範應否如憲德所請將提塘通行禁革或如何定例俾緊要事件不致先期漏洩或以官人承充提塘分別賞罰定其考成著九卿確議具奏

二十六日刑部等衙門議駁江蘇巡撫陳時夏奏周得安致死弟命一案奉

上諭周得安謀佔弟妻復將弟命致死慘惡已極該撫將得安照兄奪弟財持刀故殺之例擬絞具奏情罪不合該部所駁甚是巡撫陳時夏辦理地方事務悉皆盡心但於人命盜案之事審擬多未妥協已屢降諭旨切加訓誨從前朕因江蘇地方命盜之案甚多刑名之任較他省更為緊要白清在刑部辦事年久

故用為江蘇臬司並望其與陳時夏共事一方受其教導今觀陳時夏之辦理刑名如此何能增長白清之識見著將白清調為浙江按察使令李衛教導之倘不勝浙江之任著李衛據實奏聞董永芠久任臬司刑名素所諳練著調為江蘇按察使朕聞陳時夏在任於衙門微細之事及家務瑣屑之件皆親自料理毫不假手於人伊奏摺中亦自言如此朕曾屢加誡諭蓋一日之工夫有限一人之精力無多若必欲將鉅細精粗之事悉出一人之手則工夫甚迫精力已疲顧此失彼必因小事求其周詳而大事轉致疏漏矣本末輕重之間不可以不審人有謂陳時夏短

於才者朕謂伊非短於才祇以過於拘泥疑畏不能任人而力量又不能兼顧遂多缺略之處供人指摘耳為大臣者切宜留意

二十九日奉

上諭吏戶兵刑工五部堂官今皆各殫厥職贊襄政治共相黽勉矢勤矢慎端方自持剔除情弊杜絕請託甚屬可嘉朕深許之夫大臣者果能廉潔自守其用度必稍不敷朕因國家政事賚藉大臣之力而使之分心家計朕心不忍五部大臣內除差往外省署印之人外俸銀俸米著加倍給與其署理之大臣亦照此賞給若遇罰俸案件將朕分外所給之俸不必入

議

又奉

上諭郎坤著革職枷號三個月鞭一百發落郎坤將三國志小說之言援引陳奏其罪不至於擬斬兵刑二部如此定擬具奏朕覽閱本章時即疑為出自查弼納之意今當諸王大臣前面加詢問知此稿果係查弼納所定而眾人從之者蓋因查弼納原係蘇努等之黨從前曾擬斬罪蒙恩赦宥伊欲自掩其匪黨不法之罪故將他人輕罪亦從重擬斬使眾人觀之以為法司之擬斬決者其所犯之罪不過如此也其居心甚屬狡詐著將查弼納交部嚴察議奏

又大學士馬爾賽等參奏御史鄂奇善曾元邁該班早散應交部議處奉

上諭鄂奇善曾元邁不必交部議處伊二人係新進小臣即全無勤慎敬謹之意若不加教導無以為越禮偷安者之戒著鄂奇善曾元邁每日在圓明園伺候將一切失儀諠譁之處俱交與伊二人稽查日未出時至宮門日入後退散倘行走再有怠惰之處定行從重議處著將此曉諭科道翰林等官既經此番教導之後倘有似此怠惰者即行從重處分必不寬貸